

史家名著译丛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罗马帝国衰亡史

②

【英】爱德华·吉本著 戴圣刚译

〔英〕爱德华·吉本 著

罗马帝国衰亡史

②



席代岳 译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人：周殿富
总策划：崔文辉
责任编辑：武学
封面设计：SDDoffic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卷 / (英)吉本(Gibbon, E.)著;
席代岳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12
书名原文: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SBN 978-7-80762-473-8

I. 罗… II. ①吉…②席… III. 罗马帝国—历史 IV.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99250号

书 名：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卷)
著 者： [英]爱德华·吉本
译 者： 席代岳
出 版 者：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者：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27.25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者：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80762-473-8
定 价： 80.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 罗马帝国衰亡史 |

罗马的万神庙。该神庙始建于罗马共和国末期，系纪念屋大维打败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而建造。后经哈德良皇帝重建，并于609年改为圣母与诸殉道者教堂。



1
2 3 4



1. 325年，基督教会的领袖们齐聚尼西亚，召开著名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会上制定了尼西亚信经，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条。
2. 圣三一三面像。
3. 圣安布罗斯。米夏埃尔·帕赫尔1483年所作诺伊斯蒂夫特修院教父祭屏之一联。
4. 下方的毁坏圣像者正在迫害公开宣扬信仰的圣像崇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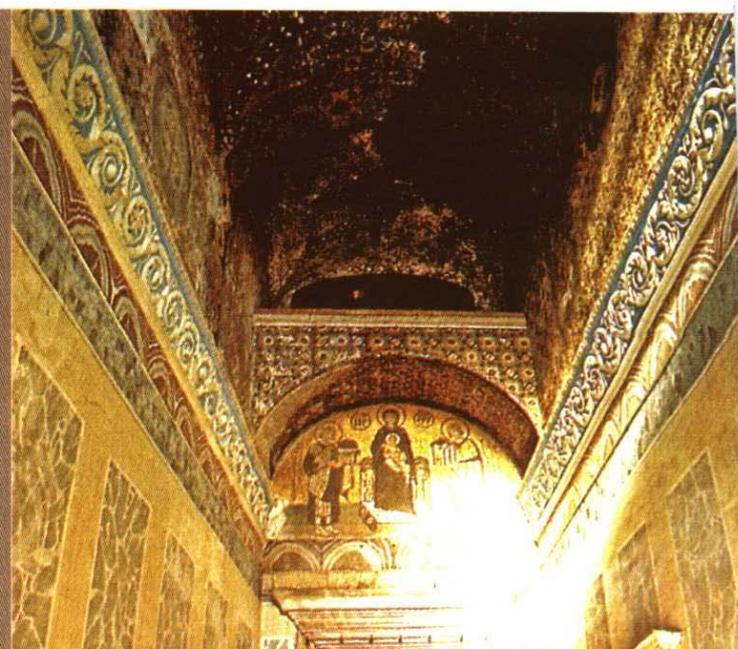


| 罗马帝国衰亡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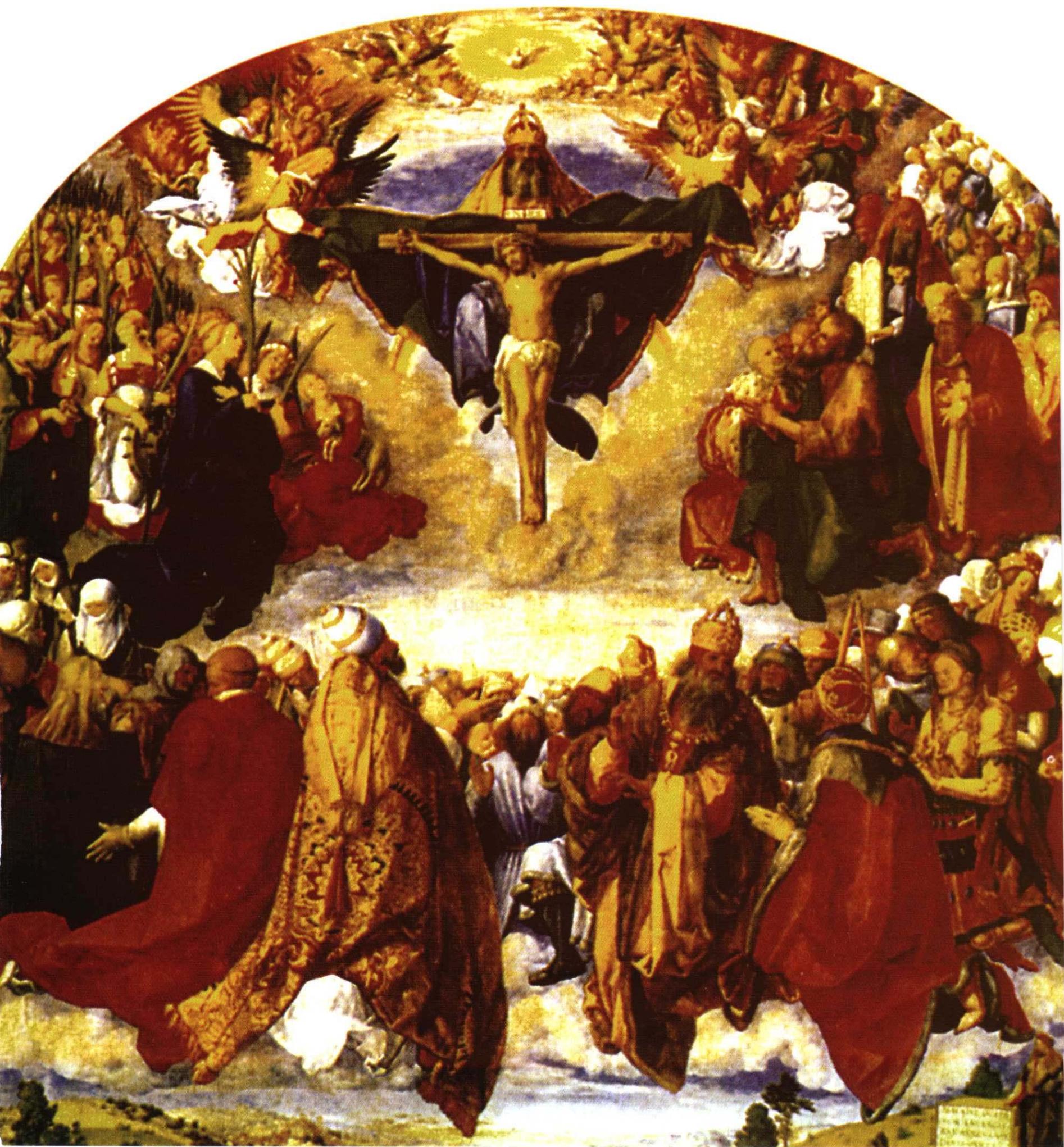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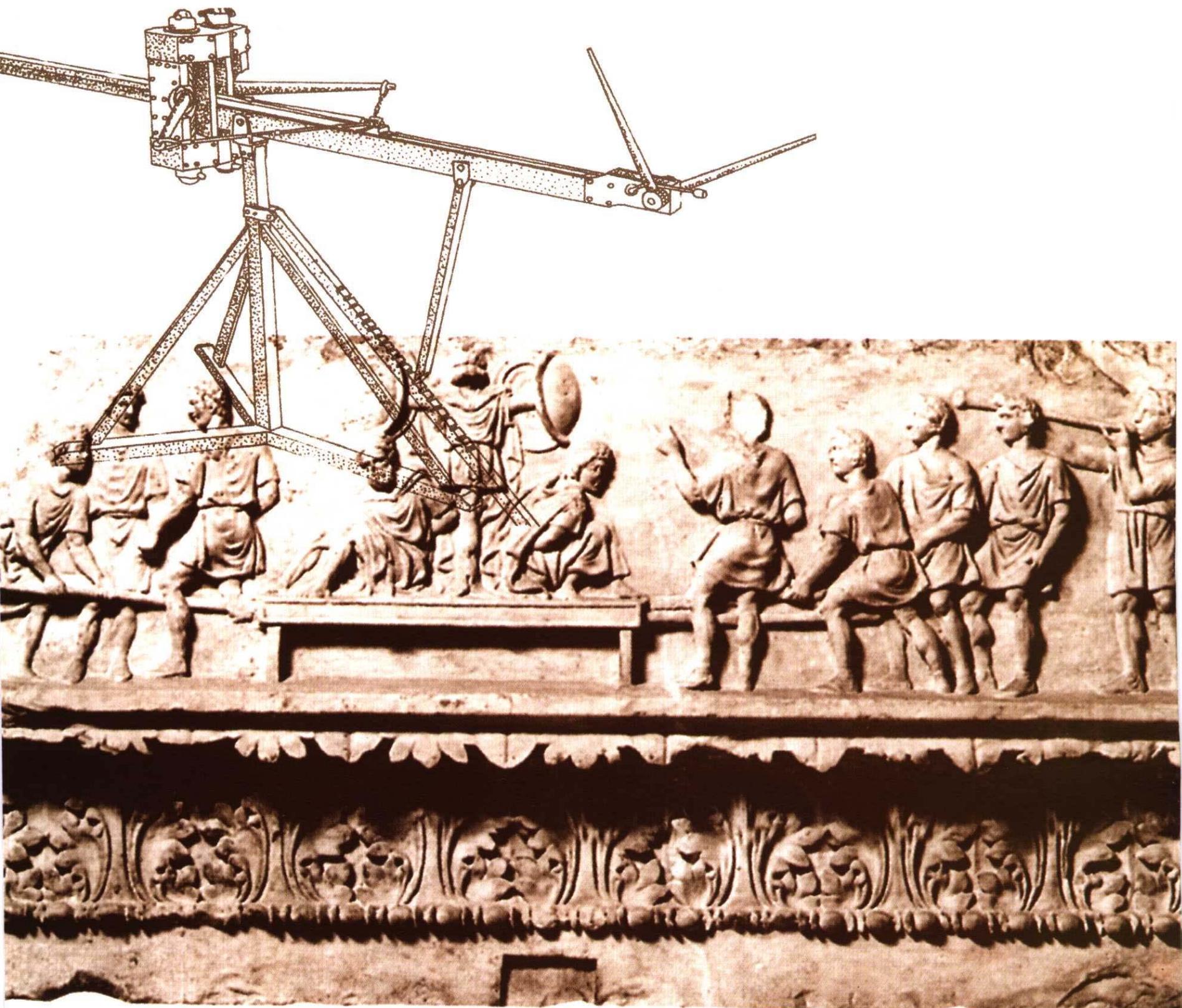


1	2	
3	4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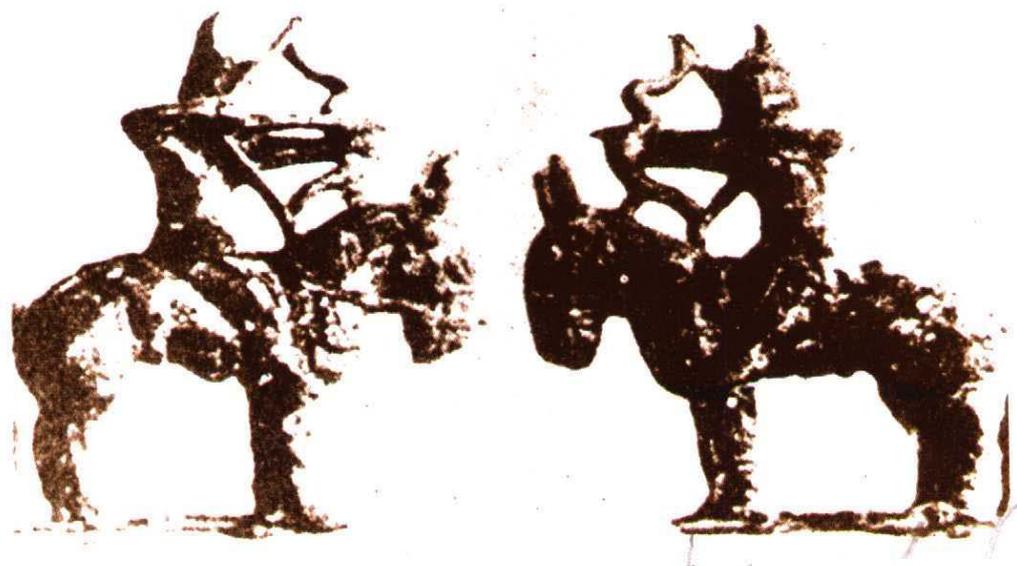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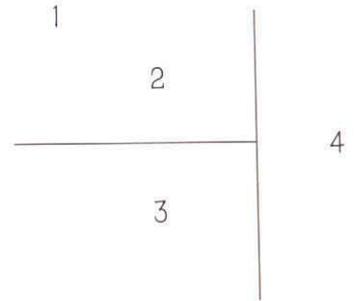


1. 一枚上有君士坦丁大帝头像的罗马金币。
2. 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母亲圣海伦娜，11世纪镶嵌画。他们所握的十字架，据称即耶稣在其上受磔刑者，史称为海伦娜在圣地旅行时所发现。
3. 罗马城的圣彼得像。
4. 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廊上装饰的圣母画像远景。
5. 《崇拜圣三位一体》，丢勒作于1511年。





1. 罗马军队攻城时使用的武器——scorpio的复原图。这种发射器可以射出标枪，是罗马军队攻城时常用的武器之一。
2. 反映罗马凯旋仪式的浮雕。图中的将军在战车上头戴桂冠通过罗马的街道，身边是战利品和战俘。
3. 匈奴骑兵铜像。
4. 罗马军队战斗的场面，石棺上的浮雕。





一幅5世纪晚期的象牙双折画，以象征的手法表现帝国的旧都罗马和新都君士坦丁堡的形象。左侧的君士坦丁堡所佩王冠上有城墙的图案，右侧的罗马所戴面纱和手里的花卉则象征着婚姻。

目 录

第十七章 君士坦丁堡奠基 君士坦丁的政治体系及其成就 军事纪	
律和训练 宫廷 财政(300 A. D. - 500 A. D.)	1
一、君士坦丁堡建城的源起及其形势(324 A. D.)	1
二、君士坦丁堡的范围和主要的建筑物(324 A. D.)	8
三、君士坦丁堡的人口结构和所享有的特权(324 A. D.)	12
四、君士坦丁的位阶制度和主要等级(330 A. D. - 334 A. D.)	15
五、执政官和大公的权势及地位(330 A. D. - 334 A. D.)	18
六、禁卫军统领和都城郡守的职责和权柄(330 A. D. - 334 A. D.)	21
七、行政区域的划分和行省总督的行政权力(330 A. D. - 334 A. D.)	24
八、军事组织的调整和改革及对后世的影响(330 A. D. - 334 A. D.)	28
九、尚武精神的断丧及蛮族进入帝国军队(330 A. D. - 334 A. D.)	31
十、主要宫廷大臣的职务及其权责(330 A. D. - 334 A. D.)	34
十一、告发成风及滥施酷刑的状况(330 A. D. - 334 A. D.)	38
十二、财产估值诏书的运用和缴纳贡金的原则(330 A. D. - 334 A. D.)	40

十三、丁税的实施和对通商贸易造成的影响(330 A. D. - 334 A. D.)	42
第十八章 君士坦丁的性格作风 高卢战争 君士坦丁崩殁 帝国分	
 由三个儿子统治 波斯战争 内战 君士坦提乌斯获得胜	
 利(323 A. D. - 353 A. D.)	48
一、君士坦丁的性格特质及其行事作风(323 A. D. - 337 A. D.)	48
二、君士坦丁处死长子克里斯帕斯之本末(323 A. D. - 337 A. D.)	50
三、君士坦丁诸子侄之教育和继承状况(323 A. D. - 337 A. D.)	54
四、萨尔马提亚人的习性、征战和内迁(331 A. D. - 335 A. D.)	57
五、君士坦丁崩殁及屠杀血亲之残酷事件(335 A. D. - 337 A. D.)	61
六、沙普尔称帝后波斯赢得东方战争的胜利(310 A. D. - 350 A. D.)	64
七、兄弟阋墙的后果及马格嫩提乌斯的篡夺(340 A. D. - 350 A. D.)	70
八、君士坦提乌斯运用合纵连横之优势作为(350 A. D.)	73
九、君士坦提乌斯击败马格嫩提乌斯赢得墨萨会战(351 A. D.)	75
十、君士坦提乌斯荡平内乱之绥靖工作(352 A. D. - 353 A. D.)	78
第十九章 君士坦提乌斯独自称帝 加卢斯之死 尤里安身处险境	
 尤里安在高卢的胜利(351 A. D. - 360 A. D.)	81
一、竖阉乱政及对君士坦提乌斯的影响(351 A. D. - 353 A. D.)	81
二、加卢斯的性格作风和残酷恶行(351 A. D. - 354 A. D.)	83
三、加卢斯乱政被黜及遭到处决(354 A. D.)	86
四、尤里安身处险境仍能力学不懈(355 A. D.)	88
五、君士坦提乌斯擢升尤里安为凯撒(355 A. D.)	90

六、君士坦提乌斯巡视罗马及多瑙河的征战(357 A. D. - 359 A. D.)	92
七、沙普尔入侵帝国东部的作战行动(357 A. D. - 360 A. D.)	96
八、高卢的危局及尤里安的困境(356 A. D. - 360 A. D.)	103
九、尤里安在高卢受到掣肘及应变措施(356 A. D. - 360 A. D.)	105
十、尤里安赢得斯特拉斯堡大捷及后续行动(357 A. D. - 358 A. D.)	107
十一、尤里安三渡莱茵河战胜蛮族(357 A. D. - 359 A. D.)	111
十二、尤里安在高卢的施政作为和对后世的影响(356 A. D. - 360 A. D.)	113
第二十章 君士坦丁改变信仰的动机、经过及影响 合法建立基督教教会(306 A. D. - 438 A. D.)	116
一、君士坦丁改变信仰的时间和动机(306 A. D. - 337 A. D.)	116
二、颁布《米兰敕令》的始末和主要内涵(313 A. D.)	119
三、君士坦丁确立君权神授思想的背景(324 A. D.)	121
四、宗教象征和发生奇迹的有关事项(324 A. D. - 338 A. D.)	124
五、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指导和最后的受洗(337 A. D.)	130
六、基督教教会合法地位的建立和传播(312 A. D. - 438 A. D.)	134
七、基督教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区分(312 A. D. - 438 A. D.)	136
八、基督教神职制度的内容和原则(312 A. D. - 438 A. D.)	137
第二十一章 异教受到迫害 多纳图斯教派的分裂 阿里乌斯的宗教争论 君士坦丁及其子统治下教会和帝国的狂乱状况 异教的宽容(312 A. D. - 362 A. D.)	149
一、基督教的异端教派受到迫害及产生分裂(312 A. D. - 362 A. D.)	149
二、三位一体论的哲学渊源和发展经过	153
三、三位一体论的主要观点和对基督教的影响	156
四、基督教有关本体同一和本体相类的争论	160

五、阿里乌斯派主张的教义和拥戴的信条	163
六、君士坦丁对宗教争论所持的态度和看法(324 A. D. - 337 A. D.)	167
七、君士坦提乌斯偏袒阿里乌斯派的行为(337 A. D. - 361 A. D.)	169
八、阿塔纳修斯的宗教热忱和行事作风(326 A. D. - 373 A. D.)	172
九、阿塔纳修斯多次遭到放逐及赦回(326 A. D. - 373 A. D.)	173
十、君士坦提乌斯对阿塔纳修斯的迫害行动(353 A. D. - 355 A. D.)	179
十一、宗教争论引起亚历山大里亚大屠杀始末(356 A. D.)	182
十二、阿塔纳修斯逃亡和藏匿的传奇事迹(356 A. D. - 362 A. D.)	184
十三、罗马帝国两个都城的宗教信仰状况(356 A. D. - 362 A. D.)	187
十四、异端教派残酷和怪诞的宗教狂热行为	191
十五、异端教派和宗教争论造成的重大影响	194

第二十二章 尤里安在高卢被军队拥立为帝 进军获得成功 君士坦提 乌斯殒于军中 尤里安的内政修明(360 A. D. - 363 A. D.)	199
一、君士坦提乌斯逼使尤里安陷入绝境(360 A. D.)	199
二、尤里安为高卢军队拥立为帝之始末(360 A. D. - 361 A. D.)	203
三、尤里安稳定内部迅速向东方进军获得胜利(360 A. D. - 361 A. D.)	206
四、君士坦提乌斯逝世消弭帝国的内战(361 A. D. - 362 A. D.)	213
五、尤里安持身之道及对宫廷的改革(362 A. D. - 363 A. D.)	215

	六、成立法庭审理罪犯及祛除前朝的暴政(363 A. D.)	218
	七、尤里安的施政作为及其治国的风格(363 A. D.)	221
第二十三章	尤里安的宗教信仰 一视同仁的宽容作风 企图恢复异教的多神崇拜 重建耶路撒冷神庙 运用各种手段对基督徒进行迫害 宗教外衣下的偏袒行为(351 A. D. - 363 A. D.)	
	225
	一、尤里安的宗教信仰和叛教行为(331 A. D. - 351 A. D.)	225
	二、尤里安的哲学思想和神学体系(351 A. D.)	229
	三、宗教狂热所形成的宽容政策(361 A. D. - 363 A. D.)	232
	四、恢复异教信仰的具体措施和行动(361 A. D. - 363 A. D.)	236
	五、尤里安在耶路撒冷重建犹太神殿(363 A. D.)	241
	六、迫害基督徒的方法、手段和目标(363 A. D.)	246
	七、安条克的异教神庙和月桂树林(363 A. D.)	250
	八、圣乔治的事迹和传奇(356 A. D. - 363 A. D.)	253
	九、阿塔纳修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动乱(362 A. D.)	256
第二十四章	尤里安进驻安条克 远征波斯的成就 渡过底格里斯河 尤里安撤军后崩殁 约维安被推举为帝 为拯救罗马军队与波斯签订丧权条约(314 A. D. - 390 A. D.)	
	260
	一、尤里安进驻安条克准备波斯战争(362 A. D.)	260
	二、安条克概述以及尤里安的作为(362 A. D.)	262
	三、尤里安的进军部署与内河航运(363 A. D.)	267
	四、尤里安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作战行动(363 A. D.)	270
	五、入侵亚述以及毛盖马尔恰的围攻(363 A. D.)	272
	六、尤里安的将道和底格里斯河渡河之战(363 A. D.)	
	276
	七、尤里安战争指导和破釜沉舟的作为(363 A. D.)	
	280
	八、态势逆转下罗马大军的撤退行动(363 A. D.)	283
	九、尤里安苦战重伤及最后崩殁之情况(363 A. D.)	286

十、约维安被推选为帝及后续的撤退(363 A. D.)	289
十一、约维安的软弱以及与波斯的和平谈判(363 A. D.)	292
十二、羞辱的和平条约和尼西比斯的放弃(363 A. D.)	294
十三、尤里安的葬礼及后世对他的评价(363 A. D.)	297

第二十五章 约维安的统治与崩殒 瓦伦提尼安继位为帝,其弟瓦伦斯辅佐,导致帝国的分裂 政教合一统治方式 日耳曼、不列颠、阿非利加、东方地区与多瑙河地区的状况 瓦伦提尼安崩殒 两子格拉提安与瓦伦提尼安二世继承西罗马帝国(343 A. D. - 384 A. D.)	300
一、约维安的统治和逝世的情况(363 A. D. - 364 A. D.)	300
二、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即位为帝(364 A. D.)	304
三、西罗马和东罗马帝国最后的分治(364 A. D.)	307
四、普罗科皮乌斯在东部叛乱的行动(365 A. D. - 366 A. D.)	308
五、严厉取缔魔法和暴虐的恶行(364 A. D. - 375 A. D.)	312
六、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宽容政策的颁行(364 A. D. - 375 A. D.)	315
七、瓦伦斯偏袒阿里乌斯派的宗教迫害(367 A. D. - 378 A. D.)	318
八、政教合一制度及对教会的严格要求(366 A. D. - 384 A. D.)	321
九、蛮族的入侵和帝国对外的征战(364 A. D. - 375 A. D.)	324
十、日耳曼地区的陆上和海岸的蛮族入寇(365 A. D. - 371 A. D.)	324
十一、在不列颠对苏格兰人的绥靖行动(343 A. D. - 370 A. D.)	331
十二、阿非利加的莠政所产生的后果(366 A. D. - 376 A. D.)	336
十三、波斯战争的结局及有关的事迹(365 A. D. - 384 A. D.)	341

十四、哥特人的崛起和多瑙河地区的征战(366 A. D. - 375 A. D.)	345
十五、瓦伦提尼安的崩殒和格拉提安的接位(375 A. D.)	350
第二十六章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 匈奴人从中国到欧洲的发展过程	
哥特人被迫渡过多瑙河 哥特人之战 瓦伦斯战败殒身	
格拉提安举狄奥多西为东罗马皇帝 狄奥多西的出身背景	
和功勋成就 哥特人定居得到和平(365 A. D. - 395 A. D.)	354
一、罗马世界天灾示警及蛮族状况(365 A. D.)	354
二、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和居住状况	356
三、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猎和部落的统治	359
四、匈奴的兴起以及对中国的征战和败亡(201 B. C. - 93 A. D.)	363
五、匈奴人向西迁移及其产生的影响(100 A. D. - 300 A. D.)	367
六、哥特人被匈奴人击败恳求罗马保护(375 A. D. - 376 A. D.)	370
七、哥特人渡过多瑙河遭受严苛的待遇(376 A. D.)	373
八、哥特人叛乱及与罗马帝国的争战(376 A. D. - 377 A. D.)	376
九、哥特人的联合行动及罗马帝国的各项作为(378 A. D.)	380
十、亚德里亚堡会战的始末及后续状况(378 A. D.)	385
十一、哥特人围攻亚德里亚堡及对帝国的蹂躏(378 A. D. - 379 A. D.)	387
十二、格拉提安拔擢狄奥多西为东部皇帝(379 A. D.)	391
十三、狄奥多西赢得哥特战争的重大事迹(379 A. D. - 382 A. D.)	393
十四、安置哥特人在帝国各地及其影响(383 A. D. - 395 A. D.)	398
罗马帝国历代皇帝年表	401
罗马帝国行政区图(180 A. D.)	409

第十七章

君士坦丁堡奠基 君士坦丁的政治体系及其成就
军事纪律和训练 宫廷 财政(300 A. D. - 500 A. D.)

须知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帝最后一位敌手是气运乖戾的李锡尼(Licinius),战败的君王成为俘虏,只能装饰胜利的光辉。中兴之主度过安宁和昌盛的统治时期,把罗马帝国留给继承的皇子,再加上新的都城、政策和宗教。况且,他所推行的改革受到后代统治者的奉行和推崇。君士坦丁和他的诸子在位期间,发生多起重大事件,历史学家一定要全力以赴,才能将只有时间联系的各种场面,一一整理出大致的头绪,否则便会因量多事繁而无以为继。在叙述加速帝国衰落的战争和变革之前,应该先详细说明有助于帝国强大和稳定的政治制度,采取古代对世俗和教会方面尚未知晓的分类原则,就教诲和批判的立场,对于基督教的胜利及其内部的纷争,提供足够而确实的史籍数据。

一、君士坦丁堡建城的源起及其形势(324 A. D.)

李锡尼战败黯然引退,获胜的君王建造一座城市,命中注定要在争胜之地统治未来的东方,使君士坦丁的帝国和宗教能够万古长新,永垂不朽。戴克里先当初迁都的动机,不知是出于刚愎自用还是策略需要,要从古代政治中心脱身出来。后继者拿他当榜样一直沿用四十年,显示这个动机的力量确实强大无比。罗马的地位已没落,原来附属的王国,慢慢否认这个城市在政治上具有最高权力。一位黠武好战的君王出生在多瑙河地区,在亚细亚

的宫廷和部队里接受教育,为不列颠军团拥立称帝,当然会对凯撒的国土冷漠以待,视若无物。意大利历来把君士坦丁尊为救星,只是他偶尔会移樽就教。他向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发布的诏书,大家都会非常恭敬的接受,但是自皇帝登基后,人民很少有机会一睹天颜。君士坦丁在精力充沛的壮年,统治着广阔的国土,根据和平与战争的情势,一直亲身在边界上活动,无论是和缓而庄严的行进还是不辞辛劳的戒备,时刻都准备与外来或国内的敌人一战。随着他逐渐抵达巅峰时期,年龄日益衰老,开始预想定都在永久的位置,保持王权的实力和威严。

君士坦丁认为最佳地点位于欧亚边界,可以部署强大的兵力,一方面用来压制居住在多瑙河和塔内斯(Tanais)河之间的蛮族,另一方面对波斯保持警觉,该国国王受到屈辱条约强加在身的束缚,始终感到怒气填膺。戴克里先当年基于这些考虑条件,大张旗鼓建设尼科米底亚(Nicomedia)的行宫。这位教会保护者始终憎恨死去的戴克里先,何况他有雄心大志,想建立名声能永垂不朽的城市。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交战的后期阶段,有机会从军人和政要的立场,反复考量拜占廷举世无匹的绝佳位置,不但自然条件可以拒止外来敌人的进攻,同时交通极为方便利于通商贸易。早在君士坦丁很多代之前,便有一位高瞻远瞩的历史学家^①,曾指出这个地点的位置有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身为希腊实力弱小的殖民地才能掌握海上霸权,有幸成为独立而繁荣的城邦国家^②。

我们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响亮的名气来衡量拜占廷的范围,这座皇都的形状近似不等边三角形。钝角的尖端指向东方和亚洲海岸,直逼色雷斯·博斯普鲁斯(Thracian Bosphorus)海峡的波涛;城市北部以海港为界,南面濒临普罗蓬提斯(Propontis)海或称为马尔马拉(Marmara)海;三角形的底部对着西方,邻接欧洲大陆。周围的陆地和水域的形势和分布情

^① 波利比阿(Polybius, 200 B. C. - 118 B. C., 希腊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史籍》)提到拜占廷的和平经常受到破坏,由于野蛮的色雷斯人(Thracians)入侵,原来的区域日益缩小。

^② 被称为海神之子的航海家拜扎斯(Byzas),在公元前656年为城市奠基,追随的人员来自阿尔戈斯(Argos)和迈加拉(Megara),拜占廷后来为斯巴达将领保萨尼阿斯(Pausanias)重建,率军在此据守。有关拜占廷对抗比提尼亚(Bithynia)国王高卢人菲利普的战争,我们不相信真有其事,古代的作家,出生在这个壮丽的城市获得伟大的声名之前,就运用奉承和虚构的手法,写出这段历史。

况,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不加以详尽说明,很难了解清楚。

黑海的水流经过曲折海峡,日夜不停迅速奔向地中海,波斯普鲁斯海峡不仅历史留名,在古代神话更是众所周知。绿树成荫的陡峭海岸布满了庙宇和神圣的祭坛,充分显示希腊航海家的无能、畏惧和虔诚,一心想着要踏着阿尔戈(Argonauts)号英雄人物*^①的足迹,重新探访险恶的黑海。这一带海岸长期流传着的故事,像是淫荡的鸟身女怪^②占领菲纽斯(Phineus)神殿,以及森林之王阿密库斯(Amycus)在塞斯图斯(Cestus)向勒达(Leda)的儿子挑战^③。波斯普鲁斯海峡的尽头是库阿尼恩(Cyanean)礁岩,据诗人描述,之所以全部浮在海面上,那是天神为防止俗人因好奇而窥探^④,特意用来守护黑海入口处的屏障。从库阿尼恩礁岩到位于拜占廷顶端的港口,蜿蜒曲折的波斯普鲁斯海峡长十六哩^⑤,宽度一般在一哩半左右。欧亚两大陆上修筑的新城堡,建立在塞拉庇斯(Serapis)和朱庇特·乌利乌斯(Jupiter Urius)这两座著名的神庙之上*^⑥;希腊皇帝修建的一些老城堡,占据海峡最狭窄部分的地区,相距对岸突出的海滩不过五百步而已。

这里的要塞在穆罕默德二世(Mahomet II)*^⑦企图包围君士坦丁堡的

*^① [译注] 阿尔戈英雄是指伊阿宋率领英雄好汉搭乘阿尔戈号帆船前往卡尔基斯寻找金羊毛的传奇,后来产生许多悲欢离合的情节。

^② 勒·克拉克(Le Clerc, Jean, 1657 A. D. - 1736 A. D., 亚美尼亚学者和东方学家)很高兴加以推测,他认为那些所谓的怪物不过是蝗虫而已,叙利亚人和腓尼基人都用这个名字来称呼那种昆虫。大群蝗虫飞行时候产生噪音,毁损农作物而且死后会有恶臭,等到刮起北风将它们吹到海里,所描写的状况都与事实很类似。

^③ 阿密库斯的居所在亚细亚,位于新、旧城堡之间,地名为劳鲁斯·因撒那(Laurus Insana)。菲纽斯住在欧洲,位在黑海,靠近名叫毛洛摩(Mauromole)的村落。

^④ 海面有几处尖锐的岩石,在海浪中起伏显现,船只经常会不注意撞上去。目前有两个小岛,分别靠近欧亚两洲的海岸,在欧洲这边因庞培之柱(The Column of Pompey)而闻名于世。

^⑤ 古代测量的距离是一百二十个斯达底亚(stadia),合十五罗马里(一罗马里等于0.9三哩),是从新城堡的位置算起,但是现在把海峡一直延伸到卡尔西顿。

*^⑥ [译注] 塞拉庇斯是埃及的地下之神或冥神,在罗马帝国受到很普遍的崇拜,建立很多的庙宇。

*^⑦ [译注] 穆罕默德二世(1430 A. D. - 1481 A. D.)外号“征服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穆拉德(Murad II)二世的儿子,1451年接位,精明干练,残忍严苛,1453年5月率领大军攻取君士坦丁堡,是回教声势最盛的时代。

时候,曾全部重新整修,增加守备强度^①。土耳其的征服者可能不太清楚,在他统治时期近两千年以前,大流士(Darius)曾经选定此地,修建一座把两个大陆连接起来的浮桥^②。距离老城堡不远处,有个被称为克利索波利斯(Chrysopolis),或称斯库塔里(Scutari)的小镇,这是君士坦丁堡的亚洲郊区。博斯普鲁斯海峡在逐渐展开与普罗蓬提斯海会合时,正好穿过拜占廷和卡尔西顿(Chalcedon)之间的一片海域。卡尔西顿还要比拜占廷早几年由希腊人修建完成,缺乏眼光的建造者竟然没有从地理位置的形势来加以考量,海峡西岸显然比东边更为优越,这种糊涂作法一直受到后人讪笑。

君士坦丁堡的港口可说是博斯普鲁斯峡的一条臂膀,有金牛角(Golden Horn)的美称,是指弯曲的部分像公鹿的犄角,或者该说更像一头公牛的弯角^③,"金"字更是生动的形容,因为各种财富从最遥远的国家被四时不断的季风,吹进君士坦丁堡安全而宽广的海港。吕库斯(Lycus)河由两条溪流汇合,不停向海港注入淡水,不但可清除水底污物,还为定期返回河口的鱼群提供适合的栖息地。整块水域几乎感觉不到潮汐涨落,港口水深恒常不变,船上货物不需小船接驳,可直接运上码头。这里经常停靠许多庞大船只,船头靠在码头的栈房边,船尾还在水面漂浮。从海港里的吕库斯河口,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臂膀长度有七哩,但是入口处却仅宽约五百码,必要时横拉起一根粗大铁链,可以保护港口和城市不受敌舰袭击^④。

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Hellspont)海峡之间,欧洲和亚洲的海岸同时从两边向后延展,环抱着马尔马拉海,古代称之为普罗蓬提斯海。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进口,一直到赫勒斯滂海峡的出口航程约为一百二十哩。要是有人经过普罗蓬提斯海的中部向西航行,跃入眼帘的景色是色

① 希腊帝国时代这些城堡用来作为国家监狱,得到莱西(Letche)这个恐怖的称呼,意为“遗忘之塔”(Towers of Oblivion)。

② 大流士把属国的名字和陆海军的惊人兵力数量,用希腊文和叙利亚文铭刻在两根大理石柱上,后来拜占廷人把石柱运进城内,用来作为城市保护神的祭坛。

③ 这个尖角已经逐渐消失,也可以这么说,海港的深处大部分都已经淤塞。

④ 铁链在卫城(Acropolis)这端,也就是现在的基奥斯克(Kiosk),一直横过海港,连接到盖拉塔所建高塔上,同时在适当的距离用堆积的大木块加以支撑。

雷斯和比提尼亚(Bithynia)在远方的高地,背后高耸奥林波斯(Olympus)山*^①终年积雪的峰峦。左侧愈离愈远是一个深入陆地的海湾,戴克里先的皇都尼科米底亚位于海湾的底部。再就是经过库济库斯(Cyzicus)和普罗科那苏斯(Proconnesus)等几个小岛,然后才能在加利波利(Gallipoli)抛锚停泊,到了这里,分隔欧亚两大洲的这片海域又收缩起来,再度成为一条狭长的海峡。

地理学家利用最精确的测算方法,探勘赫勒斯滂海峡的形势和范围,算出这条出名海峡的曲曲折折水道有六十哩长,一般宽度为三哩^②。现在海峡最狭窄之处,是土耳其古老的城堡北面,塞斯图斯与阿比杜斯(Abydus)之间的一段海面。勒安得耳(Leander)*^③为获得爱人芳心,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游过惊涛骇浪的急湍海流;薛西斯(Xerxes)为将一百七十万蛮族^④运往欧洲,在两岸距离不超过五百步的地方,用船只搭起了一座硕大无比的浮桥。在收缩得如此狭窄的海面,看来构不上“宽广”两字的称呼,荷马和奥尔甫斯(Orpheus)*^⑤倒是经常用来形容赫勒斯滂海峡,可见人们对大小的概念原是相对的比较。沿着赫勒斯滂海峡前进的旅客,尤其是那位诗人,在蜿蜒曲折的海流中随波荡漾,极目远望像是抵达天地的尽头,四周的田园风光,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忘却大海的存在。想象力很容易让他把这条海峡,看成是宽广奔腾的河流,急湍的溪水在森林和陆地之中流过。最后通过一个宽阔的出口流入爱琴海,或称多岛

*^① [译注] 奥林帕斯山有两处,一在小亚细亚,即今土耳其的乌卢·达格(Ulu Dag)山,标高二千五百四十三公尺;另一处在希腊北部,是全世界知名的圣山,高二千九百一十七公尺。本书所提的奥林帕斯山是指前一处。

^② 希罗多德(Herodotus, 484 B. C. - 430 B. C., 古希腊历史家,被称为“历史学之父”,著有《历史》,是西方第一部历史巨著)叙述黑海和波斯普鲁斯,都用斯达底亚来表示距离,事实上并不正确。

*^③ [译注] 勒安得耳是传说中的希腊青年,每夜泅渡赫勒斯滂海峡与情人相会,后遭淹死,女友是女祭司希罗(Hero),亦投海自尽。

^④ 参阅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七卷,凭着这部作品,他为自己和国家的名声建立起不朽的纪念物。书中所叙述的内容一般都很正确,无论是波斯人还是希腊人,基于虚荣心作祟,过分炫耀自己的兵力,也夸大胜利的成果。我认为无论如何,入侵的波斯人兵员再多,也不可能超过要攻击国家的总人口数。

*^⑤ [译注] 奥尔甫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七弦琴,能使猛兽俯首。

之海(Archipelago)^①。

远古的特洛伊(Troy)就坐落在艾达山(Mount Ida)山脚一个小高地上,居高临下俯视着赫勒斯滂海峡的开口处,西摩伊斯(Simois)河和斯卡曼德(Scamander)河是注入海峡的两条小河,永不干涸的水流要算增加的水量,真是微乎其微。当时希腊人的军营沿着海岸延伸大约十二哩,从西格安(Sigean)到罗提安(Rhoetean)海岬,大军的两翼高举阿伽门农(Agamemnon)*^②大纛,选出最勇敢的精锐部队担任守卫。这些海岬中第一个先被阿喀琉斯(Achilles)率领所向无敌的迈米登人(Myrmidons)占领*^③,英勇无畏的埃阿斯(Ajax)*^④便在另一个海岬安营。过分傲慢的埃阿斯,终于被忘恩负义的希腊人当成牺牲品,坟墓就建在他曾经极力加以保护的水师附近,使得那个地点免得遭受愤怒的约夫(Jove)和赫克托耳(Hector)*^⑤所摧毁。后来在这里兴起的罗提姆(Rhoeteum)小镇,居民将埃阿斯奉为神明^⑥。君士坦丁在最后选定拜占廷之前,曾想到把帝国的中心建立在这著名的位置,据传说罗马人最早在此生息繁衍。他首先想选来作为新都城的地址,便是位于古特洛伊城下方,面对罗提安海岬和埃阿斯坟墓的广阔平原。尽管这计划很快就被放弃,在这里留下未完工的雄伟墙壁和城堡,至今每位航行经过赫勒斯滂海峡的旅客,仍旧受到吸引会特别注意。

① 塞普西斯(Scopsis)的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就荷马(Homer,约公元前九至八世纪,古希腊吟游诗人,著有史诗《伊利亚德》和《奥德赛》)的三十行编目,写出六十册书;斯特拉博(Strabo, 64 B. C. - 23 A. D., 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所写第十三册,可以满足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

*② [译注]阿伽门农是迈锡尼(Mycenae)国王,也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之兄,希腊最美的女人海伦是其弟媳,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拐走,引起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希腊联军由阿伽门农出任统帅,战后返国为妻子及情人所谋害。

*③ [译注]阿喀琉斯是帕琉斯(Peleus)和忒提斯(Thetis)之子,出生后被母亲抓住脚踝浸入冥河,以致全身除脚踝外刀枪不入,是希腊最著名的勇士,在特洛伊战争中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射中脚跟,战死在城外;迈米登人就是帖撒利(Thessaly)人,当地的骑兵训练最佳,忠心耿耿追随国主阿喀琉斯,万死不辞。

*④ [译注]埃阿斯是仅次于阿喀琉斯的勇士,阿喀琉斯战死后,他的胄甲给了尤利西斯,埃阿斯愤而自杀。

*⑤ [译注]约夫是朱庇特降临世间的称呼;赫克托耳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长子,他杀了希腊大将帕特洛罗斯(Patroclus),阿喀琉斯为友报仇将他杀死。

⑥ 对船只的处理是将他们拖上岸来,至于埃阿斯和阿喀琉斯设置的岗哨,荷马叙述得非常清楚。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君士坦丁堡的确据有优越地位,仿佛是大自然专为君主国家设计的政治中心和首都。这个位于北纬四十一度在线的皇都,正好从所坐落的七个小山,俯瞰着欧、亚两大洲海岸;气候温和宜人、土地肥沃富饶、海港宽阔安全,坐落大陆边陲一个面积狭小的范围之内,防守容易。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等于君士坦丁堡的两道大门。当敌军从海上来犯的时候,可以闭关自保,又能随时为前来贸易的船队敞开大门。东部各行省所以能生存发展,应该归功君士坦丁的政策。黑海地区的蛮族在上一代大动刀兵,曾经进入地中海腹地,现在知道无法超越坚固的屏障,被迫终止海盗行径。即使这两道海峡的大门全关闭,都城依靠所圈入的宽广土地,仍能生产各种物品,满足居民的生活所需和奢华要求。在土耳其高压之下呻吟不绝的色雷斯和比提尼亚海岸,靠着葡萄园、果园和农业收成,呈现富饶的景象。普罗蓬提斯海以鱼类资源丰富著称,有些鱼到了汛期,无需任何技术,也不必花费多少劳力,便可大量捞捕^①。等到两个通道为对外贸易完全敞开,可以按照季节变化,轮番接纳来自南面和北面,黑海和地中海的天然物产和人工财富。从日耳曼和西徐亚的森林直到遥远的塔内斯河和玻里斯提尼斯(Borysthenes)河的源头,所有能收集到未曾加工的产物,欧洲或亚洲的工匠所能制造的任何手工艺品,加上埃及的谷物,印度运来的宝石和香料,始终随着季节的风向,行驶进入君士坦丁堡港口,连续许多世代,此处一直是古代世界的商业中心。

君士坦丁堡同时具备了美观、安全和富足,可以证明君士坦丁的选择极为正确,不应引起质疑。但是不论在任何时代,一个伟大城市的诞生,总得和神话传说或圣贤英雄联系在一起,才能显示出伟大和威严。皇帝不愿居功过多,把全部责任包揽在己身,归之于神意的安排,更可以万无一失,根基永固。他在一份法规里告诫后代子孙,完全听从神的旨意,为君士坦丁堡奠定千秋万世的基础。这方面,尽管没有说明上天如何启发他的心灵,谦虚的沉默所留下的遗憾,却被后世的作家凭着聪明才智获得补充。他们详细描绘君士坦丁夜宿拜占廷城内,神明在他的睡梦中显灵的情景。拜占廷的守

^① 在很多不同种类的鱼获当中,以金枪鱼最为出名,我们从波利比阿、斯特拉博和塔西佗(Tacitus, Publius Cornelius, 55 A. D. - 120 A. D., 罗马元老院议员,执政官和行省总督,著有《历史》和《编年史》,记述罗马帝国的初期史实)的作品中,得知拜占廷的税收主要来自渔业。

护神,像一位年迈体衰的老太婆,忽然在他面前变成如花似玉的少女,于是他亲手用帝国一切伟大象征,作为她的装饰^①。君王醒来后对吉利的梦境,仔细揣摩预兆,接着就遵从天命毫不迟疑尽快办理。凡一座城市或殖民地奠基命名之日,罗马人总按照传统规定,古老的习惯多半带有迷信观念^②,不惜一切花费也要举行隆重庆典。尽管君士坦丁想要减少异教味道过于浓厚的仪式,却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处心积虑要让在场的臣民,留下威严而充满希望的深刻印象。皇帝手执长矛,步行在庄严队伍前,领导众人划出未来城市的界线,圈入的范围愈来愈大,一直到随从在惊愕之余,不得不壮着胆子告诉他,划入市区的地面超过巨大城市的最大面积。这时他说:“我还得继续前进,直到引导我的神灵叫停为止。”对这位超凡人圣的领导者,我们不想继续揣度他的性格或意图,还是实地描述一下君士坦丁堡的边界和范围。

二、君士坦丁堡的范围和主要的建筑物(324 A. D.)

就这座城市的实际情况来说,称为“后宫”的宫殿和林园据有东面的海岬,就是七座山丘的第一座,占地大约一百五十英亩。土耳其人戒备森严和专制统治的建筑物,正好兴建在希腊共和国原来的基础上。不过也可以这么假定,当时的拜占廷人看到海港有很方便的条件,急于想超过现在后宫的界线,向港口扩大他们的居住区。君士坦丁新建的城墙,横跨三角形比较宽阔的腰部,在古老的工事相距十五个斯达底亚(stadia)*^③的地方,从港口直接兴建到普罗蓬提斯海。城墙将古老的拜占廷包括在内,把七座小山的前五座都容纳进去。在走近君士坦丁堡的人看来,这七个山头一层高过一层,景色极为壮观。城市的奠基者死去约一个世纪之后,新的建筑物一面向上方的港湾发展,另一面沿着普罗蓬提斯海延伸,已经覆盖第六个山丘狭窄的

① 希腊人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 752 A. D. - 818 A. D., 神父、教士、神学家和教会编年史家)、锡德雷努斯(Cedrenus, 11 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以及亚历山大里亚编年史的作者,局限于含混笼统而且全凭想象的表达方式。为获得更特别而且深入的看法,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拉丁文作家,像是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的威廉(William, 死于 1143 年的英国历史学家)。

② 这些迁移者在典礼中挖一个洞,每人把从出生地带来的一把泥土放进去,象征他们在此成立新的家园。

* ③ [译注] 斯达底亚是古希腊的长度单位,约为 607 - 738 呎。

山脊,以及第七座山丘宽广的山顶。

年轻的狄奥多西(Theodosius)为保护城郊地区,不受蛮族长年的骚扰,兴工建造长度足够的永久性城墙^①,把整座城市围得固若金汤。从东面海岬到金门,君士坦丁堡最长的直径约为三罗马里^②,周长在十到十一罗马里之间,按英制计算面积大约有两千英亩。现代旅客有时延伸君士坦丁堡的边界,把欧洲这边相邻的村庄,甚至亚洲的海岸全都包括进去^③,这种虚张声势过分夸大的作法,并无任何根据。不过佩拉(Pera)和加拉塔(Galata)这两个郊区,虽然在海港另一边,却可以视为城市的一部分^④。要是加上这两地的面积,有一位拜占廷历史学家将他的出生地,也就是这座城市的周长估算为十六希腊里(大约十四罗马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⑤。面积如此宽广的城市,作为一个帝国的首都是绰绰有余,但是君士坦丁堡在这方面,仍旧屈居于巴比伦、底比斯(Thebes)^⑥、古老的罗马、伦敦甚至巴黎^⑦之下。

① 狄奥多西在公元 431 年修筑一道新城墙,447 年被地震摧毁,经过统领居鲁士(Cyrus)三个月的努力全部重建,到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在位时期,首次把城郊的布拉契尼(Blachernae)并入城区之内。

② 在《职官志》里记载的长度是一万四千零七十五尺,单位很可能是希腊尺,丹维尔(M. d'Anville)曾经换算出与英尺的比例。很多作者提到圣索菲亚(St. Sophia)教堂的高度是七十八哈希麦特腕尺(Hashemite cubits),相当于一百八十英尺,也就是说每腕尺等于法国的二十七寸。

③ 做事认真的泰弗诺(Thevenot, Jean de, 1633 A. D. - 1667 A. D., 法国旅行家),用步行测量三角形的两个边,就是从基奥克斯的后宫走到七座塔,花费时间是一个小时又四十五分钟。丹维尔很仔细的查证,认为按照这样的计算,整个城市的周长大约是十到十二哩。图内福尔(Tournefort, Joseph Pittonde, 1656 A. D. - 1708 A. D., 法国旅行家和古物学家)的估算太夸大,没有将斯库塔里(Scutari)包括在内,就有三十到三十四哩,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有违他平素做学问的原则,倒是令人觉得奇怪。

④ 查士丁尼(Justinian)为美化市容,种植很多树木,用成列的无花果树将城市划分为十三个区。佩拉和加拉塔位于北面郊区,最初的命名,佩拉的意义是“袋子”,这跟它的地势有关,一看就清楚,至于加拉塔的取名就不知道含意何在了。

⑤ 整个长度是一百一十一个斯达底亚,每一希腊里是七个斯达底亚,合六百六十法国腕尺(每一法国腕尺等于一.九五公尺或六.四英尺),有时算为六百腕尺。

⑥ 古籍里提到巴比伦和底比斯的大小都很清楚,并没有夸大而且计算准确,这两座历史上的伟大城市,巴比伦的周长是二十五哩,底比斯有三十哩。

⑦ 若将君士坦丁堡和巴黎作比较,用五十个法国腕尺平方作为一面积单位(一腕尺等于一.九五公尺,所以五十个腕尺平方,约是一百公尺平方,相当于一公顷的面积),君士坦丁有八百五十个面积单位,而巴黎有一千一百六十个面积单位。

罗马世界的主子建设新都不仅要发扬统治的光辉而且要流芳万世,为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竭尽了数百万臣民的财富、劳力和智慧。有人计算出皇室的花费实在惊人,仅就城墙、柱廊和供水渠道,支用大约两百五十万英镑^①。覆盖黑海海岸的森林,普罗科尼那斯小岛上著名白色大理石采石场,可提供取用不尽的建筑材料,只需经过一小段水路就能源源不断运往拜占廷港口。成千上万的劳工和匠人胼手胝足,希望工程早日完工。心急的君士坦丁很快发现,技术水准日益下降,建筑师无论技术还是数量,与庞大设计的要求完全不符。甚至就是距帝国最遥远的各行省,奉派总督要立即兴办学校,指派教师,利用可获得奖金或特权的诱惑,把大批曾受过较好教育的天才年轻人集中起来,学习从事建筑行业的相关技术^②。

皇帝运用统治权力,找到最优秀人才进行新城的土木工程,装饰都市的艺术作品,全都出自伯里克利(Pericles)和亚历山大时代*^③最著名的大师之手。要想再使菲迪亚斯(Phidias)和利西波斯(Lysippus)*^④的天才复活,那确实超出罗马皇帝的能力。然而大师留给后代不朽的作品却无处躲藏,全部暴露在好事虚荣的专制帝王面前,任凭他肆意掠夺。在他的命令之下,希腊和亚细亚许多城市最有价值的装饰品全都被洗劫一空,像著名战役的战利品,具有宗教意义的圣器,古代的神明、英雄、智者和诗人的知名雕像,全都用来增强君士坦丁堡威名盖世的风光。历史学家锡德雷努斯(Cedren-

① 相当于六万磅重量的黄金,是从科迪努斯(Codinus)那里得知费用的总额,但是作者的名声不佳,除非资料来源没有问题,否则凭他对古代的计算方式不熟悉,很难令人相信这个数据会很正确。

② 这个法规是在334年颁布,传送给意大利统领一体遵行,辖区包括阿非利加在内。戈德弗罗伊(Godefroy, Jacques, 1587 A. D. - 1652 A. D., 法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曾编纂《狄奥多西法典》)对这方面作过研究,他的评述可以用来参考。

*^③ [译注]伯里克利和亚历山大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希腊的文治和武功均已达巅峰,马克思说:“希腊内部极盛的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

*^④ [译注]菲迪亚斯(490 B. C. - 430 B. C.)是希腊的雅典雕刻家,在古代极负盛名,平生代表作以卫城的三座雅典娜女神像,以及奥林匹克神庙的宙斯像最为出色,现无作品传世。利西波斯为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雕刻家,作品以大理石为主,人物的体态修长,富于视觉效果,除仿制品外无原件留存。

us)①非常感慨的评论,体现伟大人物的纪念品全部都在这里,除了没有灵性以外,其余可说是应有尽有。君士坦丁的城市和帝国处于衰落时期,只要人类的思想受到政治和宗教双重奴役,就绝不可能找到荷马或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②的灵魂。

征服者围攻拜占廷之时,把营帐安置在第二座丘陵居高临下的山顶,为了永久纪念这次伟大的胜利,选定极其有利的位置建造市政广场,外形看来像是圆形或是椭圆形。两个遥遥相对的广场入口构成凯旋门形状,四周柱廊布满各种雕像。中央矗立一根高大的纪念碑,受到战火的毁损而称之为“烧焦石柱”,立在二十呎高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上,系由十块高十呎,周长约三十三呎的斑岩拼成。在石柱的顶端,大约距地面一百二十呎的高处,安置阿波罗的巨大青铜雕像,据猜测可能是从雅典,或弗里吉亚(Phrygia)某个市镇运来,一般认为出自菲迪亚斯之手。这位艺术大师雕刻的日神,要是按照后人附会之言,就是君士坦丁皇帝本人,右手拿令牌,左手抓地球,头戴金光闪亮王冠。赛车场或称椭圆形大竞技场,是座堂皇的建筑物,长四百步宽约一百步,两个大门之间的场地设置各种雕像和方形石碑。这里可看到气势雄伟的残留古物,三条蛇缠在一根铜柱上,三个蛇头过去支撑着金色三角祭坛,是希腊人击败薛西斯以后,得胜的勇士铸造此战利品,奉献给德尔斐(Delphi)神庙③。土耳其征服者用粗暴双手,损毁椭圆形竞技场美丽的外

① 他曾经描述过这些雕像,对荷马的半身像更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可以看出,锡德雷努斯在模仿前代的风格,要创造出更幸福的时代。

* ② [译注] 德谟斯提尼(384 B. C. - 322 B. C.)是雅典雄辩家和民主派政治家,反对马其顿入侵希腊,发表《斥腓力》等演说,终因当时要组成希腊联军击灭波斯,使得他对抗专制极权的努力失败,自杀身亡。

③ 这些神圣遗迹的管理人,假若知道下列证据很可疑,一定会感到高兴。(1) 最早献祭用的三足青铜鼎和圆柱,陈设在德尔斐神庙,这点从希罗多德到保萨尼阿斯(Pausanias, 143 B. C. - 76 B. C., 希腊旅行家及地理学家),都曾证实过。(2) 异教徒佐西穆斯(Zosimus)和欧西比乌斯(Eusebius, 四世纪, 凯撒里亚主教, 历史学家、辩论家)、苏格拉底(Socrates, 380 A. D. - 450 A. D., 拜占廷教会历史家)、索德曼(Sozomen, 400 A. D. - 450 A. D., 希腊律师及教会历史学家)这三位教会历史学家一致同意,是君士坦丁下令将德尔斐神庙的神圣装饰搬到君士坦丁堡,并提到放在椭圆形竞技场(Hippodrome)的盘蛇石柱。(3) 所有欧洲游客到君士坦丁堡游历,从布翁德蒙特(Buondelmonte)到波科克(Pocock, Edward, 1604 A. D. - 1691 A. D., 英国东方学者),他们参观的地方和描述方式都大同小异,不同之处是因为土耳其人造成的破坏。穆罕默德二世(Mahomet II)用战斧,把盘蛇石柱上一条蛇的下颚砍掉。

观,仍旧沿用着阿特梅丹(Atmeidan)的旧名,实际上他们拿来当做马术教练场。

皇帝从观赏赛车节目的宝座前面,经过一道螺旋形阶梯直达王宫^①。这里有一群宏伟的建筑,几乎不亚于罗马城的王宫,加上附属的庭院、花园、柱廊等,从椭圆形竞技场到圣索菲亚大教堂^②,占据了普罗蓬提斯海沿岸很大一片地方。还可以对大浴场赞扬一番,这是君士坦丁施展大手笔,用高大的石柱、各种大理石雕刻,以及六十多座青铜像加以装饰,却仍沿用宙克西普斯(Zeuxippus)这个旧名^③。我们在这里如果刻意详细描绘城市各地点的不同建筑物,就会偏离这段历史的主题。总而言之,凡能显示伟大都城的宏伟和壮丽,提供众多居民便利和娱乐,在君士坦丁堡的高墙之内,可说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新都城建设百年后所记录的文献,开列的项目是:一所学校或学府、一座赛车场、两所剧院、八个公共浴场、一百五十三个私人浴室、五十二座柱廊、五座谷仓、八条水渠或水库、四个用于元老院会议或法庭审判的宽广大厅,十四座教堂、十四座宫殿、还有四千三百八十八间房屋,在高大和华丽方面,绝非一般平民住宅所能比拟^④。

三、君士坦丁堡的人口结构和所享有的特权(324 A. D.)

奠基者其次所关切的重大问题,就是钟爱的城市人口过多。罗马帝国东迁之后紧接着黑暗时期,这一重大问题所造成的危害,无论产生远期和近

① 拉丁文 Cochlea 意为“螺旋”,希腊人指称“螺旋楼梯”,拜占廷历史里常提到。

② 这里有地形上的三个要点,可指出皇宫位置:(1)从椭圆形竞技场,或称为阿特梅丹,有一条楼梯与皇宫相连。(2)在普罗蓬提斯海边建筑一个人工港,经过一段大理石阶梯,可走上皇宫花园。(3)奥古斯提姆(Augusteum)是面积阔广的外廷,有一边据有整个皇宫的正面,另一边邻接圣索菲亚教堂。

③ 宙克西普斯是朱庇特的称号,此浴场位于老旧拜占廷市区,迪康热(Ducange, Charles du Fresne, Seigneur, 1610 A. D. - 1688 A. D., 法国东方学者和语言学家)认为指出真正位置并不难,从历史上的事件来看,与圣索菲亚教堂和皇宫都有关联。班杜里(Banduri)有不同看法,若按照最早的计划,位于城市另一边,靠近港口。

④ 罗马的大型建筑经统计有一千七百八十座,使用的拉丁文是 domus,一般是指富丽堂皇的大厦;君士坦丁堡没有将寓所和住宅算在里面。旧都城有四百二十四条街道,新都城有三百二十四条。

期的影响,都被虚荣的希腊人和轻信的拉丁人完全忽视^①,这方面实在令人感到奇怪。人们一直提到,罗马所有的贵族家庭、元老院成员、骑士阶级以及不计其数的随从人员,都跟随皇帝迁到普罗蓬提斯海岸。大家也都相信,荒凉的古都完全留给外来户和当地平民混杂的人群。那些早已改为果园的大片意大利土地,马上就无人居住和耕种。现在要在这部历史中,对夸大失实的说法,都还原本来的面目。君士坦丁堡的发展不能归于人口自然增多,也不能说是生产的需要,必须承认这块人为的殖民地,要牺牲帝国原有许多旧城,才能兴建起来。罗马及东部几个行省许多富有的议员,受到君士坦丁堡的邀请,皇帝为自己的住所选择一个运气很好的地点,让他们也来此定居。主子的邀请往往与命令很难区别,皇帝表现慷慨好施的态度,立即赢得心甘情愿和兴高采烈的服从。他把新都城多处修建的宫殿分赠亲信,发给土地所有权和固定津贴,以维持高贵而体面的生活,还把本都(Pontus)和亚细亚的领地,划给都城的永久住户作为世袭产业^②。诸如此类鼓励措施的优惠条件,很快难以为继遭到废止。

无论政权中心位于何处,国家岁入相当大的部分总会被皇帝本人、政府大臣、法庭官员以及宫内人员挥霍一空。最富有的省民被利益、权势、欢乐和新奇的强大动机所吸引。居民中人数众多的第三阶层,在不知不觉中由仆役、工匠和商人形成,他们靠出卖劳力,满足上层人士的需要或奢侈的生活谋生。不到一百年,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和人口已可与罗马一争高下。整排新盖的建筑物,根本不考虑卫生条件或生活方便,非常稠密的紧塞在一起,留下极其狭窄的街道,使得拥挤不堪的人群、马匹和车辆几乎都无法通行。原来圈定的城区范围已渐渐容不下日益增长的人口,新的建筑从两边向大海方向延伸,增加部分可成为一座面积广大的城市。

① 现代希腊人非常奇怪,对古老的君士坦丁堡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对土耳其和阿拉伯作家的错误可以原谅,希腊作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的语言里就保存着很多可靠的史料,但是他们宁愿道听途说,受传统的摆布,不肯面对真正的史实。科迪努斯的作品中,就在一页里,可以找出十二个不可原谅的谬误,像是塞维鲁(Severus)和尼格尔(Niger)的和解、他们子女之间的婚姻、马其顿人围攻拜占廷,以及高卢人入侵,将塞维鲁召回罗马等等,而且从塞维鲁去世到君士坦丁堡奠基,其间有六十年的历史没有交待。

② 科迪努斯说,君士坦丁比照自己在罗马的宫殿,为元老院议员构建住屋,他们在惊喜之余真是感恩不尽。事实上这些都是虚构的故事,而且内容前后矛盾。

罗马的贫民靠着政府经常不断分发酒、油、粮食、面包和铜钱或实物,几乎不用劳动谋生。君士坦丁堡的奠基者效法头一位凯撒的手法^①,有的地方尽量慷慨豪爽,却遭到后代的指责。一个国家的立法者和征服者,认为自己付出生命的代价,获得阿非利加以后,自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②。奥古斯都(Augustus)却费尽心机,力图使罗马人民建立这种概念,现在既然已能过富裕生活,便应彻底忘怀过去的自由权利。提起君士坦丁堡的挥霍毫无道理可言,不论从公共或私人利益考量都无法原谅。他为建造新的都城,每年从埃及强征来的税收,实际上全用来养活一群妄自尊大的懒汉。皇帝制订其他法规倒是无可厚非,就实质而论确也无关紧要。他把君士坦丁堡分为十四个地段或区域^③,市民会议尊为元老院^④,使这里的市民享受意大利式的特权,将这座新兴的城市称作殖民地,成为古罗马第一位最受宠爱的女儿,德高望重的母亲仍然享有法律上最高领导地位,能与她的年岁、威严以及过去伟大成就完全吻合^⑤。

君士坦丁堡珍爱这座城市,全力督导加速工程进度(330 A. D. - 334 A. D.),城墙、柱廊及主要建筑物经过几年时间全部完工;根据另一记载,只要几个月的工夫就大功告成。这种异乎寻常的急迫猛赶,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许多工程都是在仓卒中草率完成,以后几代皇帝的统治期间,为维护建筑物不致崩塌,真是克服不少的困难。等到显现出新奇和宏伟气势,城市的奠基

① 这是苏格拉底一厢情愿的说法,每天定量配发粮食的人数高达八万人。根据瓦列西乌斯(Valesius)的翻译,所说的粮食可能是谷物,要是说成面包也没有错。

* ② [译注]阿非利加努斯·西庇阿是普布里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的儿子,公元前202年在扎玛(Zama)会战击败汉尼拔(Hannibal),摧毁迦太基,使得阿非利加成为罗马帝国的行省,与西西里同是供应罗马人民的谷库,由于粮食不致匮乏,才能争雄天下。

③ 君士坦丁堡的行政区域,在《查士丁尼法典》提过,狄奥多西二世的《职官志》也有详尽说明。十四个区中最后四个,没有包括在君士坦丁堡所建的城墙之内,所以城市的划分,是否归功于奠基者的高瞻远瞩,这点令人感到怀疑。

④ 尤里安(Julian)第十一封书信,提到元老院议员的职务,不是荣誉而是一种负担。布莱特里(Bléterie, Jean Philippe Réne, de la, 1696 A. D. - 1772 A. D., 约翰逊教派神父)认为他在信件中所说的状况,不是指君士坦丁堡。

⑤ 尤里安为君士坦丁堡感到庆幸,因为它的地位不如罗马,所以没有在帝国的城市中位居榜首,免除树大招风之危,当代人认为他的话确是执平之论。等到狄奥多西的两子将帝国分治以后,东帝国日益繁盛,佐西穆斯、苏格拉底和索佐曼,夸耀新都 and 旧都已成平分秋色的局面。

者已在为庆祝落成进行筹备^①。在这样一个大规模和值得纪念的节日里,表演节目之多和花费之大,不难想见。还有一个具有永久意义的奇特情况,在此要提出说明。每当城市的生日来临,遵照君士坦丁的命令,要在一辆凯旋式使用的战车上,放置一尊君士坦丁的雕像,用木头制作外面包金,右手拿着城市守护神的小型塑像。仪仗队的士兵手持白色细蜡烛,身着盛装,随着庄严行进的队伍一起穿过大竞技场。队伍行经在位皇帝的宝座,他从座位上站起,非常虔诚的向前代皇帝表示感激和尊敬^②。城市的落成典礼上,还通过一道雕刻于大理石柱的诏书,赋予这城市第二罗马或新罗马之名^③。然而君士坦丁堡这个名字始终胜过那高贵称呼,而且,在经过十四个世纪的变革之后,仍旧保留缔造者永垂不朽之名^④。

四、君士坦丁的位阶制度和主要等级(330 A. D. - 334 A. D.)

建立新都城以后,必然伴随民政和军政制度的革新。最早由戴克里先提出,经过君士坦丁加以改进,接着由后面几位继位者完成,这样一套复杂的政治体系,不仅通过一个庞大帝国的奇特形象,能够发人深思,同时还揭露出帝国迅速衰退的秘密,让人知内在的原因。追溯过去任何一种独特的制度,难免要与或早或晚的罗马的历史发生关系,研究较适当的时间界线,应该包括从君士坦丁继位到颁布《狄奥多西法典》^⑤,约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时

① 锡德雷努斯和佐纳拉斯(Zonaras, 11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推崇当时流行的迷信方式,我们因此知道,君士坦丁堡奉献给无垢圣母马利亚(Virgin Mother of God)。

② 《亚历山大里亚编年史》对于这种很特殊的典礼仪式,很早就有详尽的记载。蒂尔蒙特(Tillmont, Louis Sebastien le Naia de, 1637 A. D. - 1698 A. D., 法国教会历史学家)对异教风气的蔓延感到不满,认为在基督教君王的统治下,不应有这种状况发生。君士坦丁的友人觉得此风不可长,但是他们没有权利不予记录。

③ 现存君士坦丁颁发的奖章上,可以看到君士坦丁堡的名字。

④ 丰特内勒(Fontenelle)用鲜明的笔调,经常嘲笑人类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君士坦丁的遭遇似乎让他感到高兴,原来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个名字,好建立万世不朽的基业,现在改为平民化的称呼伊斯坦布尔(Istambol),这是土耳其人对希腊语误解所致,但是在很多方面仍旧沿用来的称谓:(1) 欧洲各国;(2) 现代希腊人;(3) 阿拉伯人的著作,随着在非洲和亚洲所征服的地区,散布到很广的范围;(4) 一般有知识的土耳其人,就是皇帝在公布的敕令中还是照旧使用。

⑤ 《狄奥多西法典》在公元 438 年颁布。

间。从此段历史以及西部和东部的《职官志》(*Notitia*)*^①当中,可看到有关帝国情况最丰富和最权威性资料^②。要说明这些杂乱的内容,便不得不在短时间内中断正常叙述。有些读者不了解法律和社会习俗的重要性,才会对此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所具有的好奇心,只是一味追逐过眼烟云的宫廷变故,重视某个战役中偶然发生的逸闻轶事。

罗马人天生男子汉的傲气,只有掌握实权才能获得满足,把夸张的形式和虚假的场面留给崇尚虚荣的东方。当他们的古代自由权利所获得的高尚品德,渐渐连虚名也难以维持时,罗马人朴实的社会风尚,在不知不觉中被亚洲宫廷讲究场面那种装模作样的习气所败坏。个人出众的功勋和所发挥的影响力,在共和国能引起众人的注目,然而在君主国家不仅无足轻重也不能发挥作用,反而会被专制政体的皇帝全力加以扑灭,取而代之是下级服从上级的严格等级制度。从坐在皇座阶梯上的拥有头衔的高层奴隶,一直到滥施权力最下贱的专制工具,相互之间存在着非常可鄙的依赖关系,有利于维护现有政权能够长留久治,因为人们担心变革会断送前程,抹除以往服务可能得到的报酬。

在这种神圣的位阶制度(hierarchy)(这正是大家常用的一种称呼)之中,每一个层阶都有的极其严格的标记和规定,地位的高低靠各种毫无意义的严肃礼节表现出来,其学习这些礼节是一门大学问,发生任何差错便是褻渎的行为^③。双方的交往何其傲慢与谄媚,采用大量西塞罗几乎听不懂词汇,奥古斯都可能愤怒予以禁止,使得拉丁语文的纯朴完全受到破坏。见到帝国的高级官员,甚至包括君主本人,总要加上一些令人莫名的称谓,如真诚的阁下、庄严的阁下、高贵的阁下、卓越的阁下、崇高和绝妙的伟大阁下、辉煌和雄伟的大人阁下(your Sincerity, your Gravity, your Excellency, your Eminence, your sublime and wonderful Magnitude, your illustrious

*^① [译注]《职官志》登录罗马帝国所有民政和军事的职务和任职者的姓名数据,现在留下的原始文件有一千五百五十一份,涵盖的时间是4世纪中叶和5世纪,是研究当时政府组织和现况的最好史料。

^② 潘奇罗卢斯(Pancirolus)在立论精辟的著述中,指出《职官志》与《狄奥多西法典》好像在同个时期颁行,也就是438年,所提证据很薄弱,只能算是臆测之辞。就我个人的看法,这部辞书完成的时间,是在帝国最后分治的395年,以及蛮族入侵高卢的407年之间。

^③ 格拉提安(Gratian)皇帝把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视为神圣的父皇,非常肯定他发布《官阶尊荣法》的功绩,保证要贯彻执行。

and magnificent Highness)等等不胜枚举。委任职务的命令或证书上,总装饰着最能表明其工作性质和高贵地位的图案:像是在位皇帝的肖像或画像;一辆参加凯旋式的战车;用四支蜡烛照亮的法典,放在覆盖着华贵绒毯的桌子上,代表管辖行省的象征性图形;统率军队的名称和旗帜。这些表示他们官阶的象征物品,有时真的就陈列在大客厅里;有的则当他们公开露面时,出现在浩浩荡荡仪仗队的最前面。他们的行为举止、服装饰物以及随从人员,莫不曾经过精心安排,要求对于皇帝陛下钦点的官员表示最大崇敬。罗马帝国的政府运用这套制度,就一位见解高明的观察家看来,确实是在演出连台好戏,剧中充满各种不同性格和职位的演员,根据原始的样板人物,重复背诵同样的语言,模仿同样的动作。

帝国中央政府任职的要员称为“显贵”,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其一为建有功勋者(Illustrious),可以称之“特勋阶”;其二为德高望重者(Spectabiles)或众望所归者(Respectable),可称之为“卿相阶”;其三为世家出身者(Clarissimi)或获得官位者(Honourable),可称之为“士尉阶”。在最早的罗马时期,后面提到的这个用词克拉里西穆斯(Clarissimus),只不过是一般用来表示尊敬的称呼,后来变成专用以指元老院成员的特殊称呼^①,后来又变为用以称呼那些由元老院选出,担任各行省总督的官员。那些认为自己官职和地位显然高于一般议员,因而必须有所区别的人,为虚荣心所驱使,全都热中于“卿相阶”这个新称呼。“特勋阶”一直专用于称呼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位阶较低的两类人所尊敬和服从,只限于:一、执政官和大公;二、禁卫军统领,包括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郡守;三、骑兵和步兵的主将;以及四、皇宫中侍奉皇帝负有神圣职责的七位大臣^②。在一般认为应该处于平等地位的杰出行政官员,资深者也只能和同僚享受相等的荣誉^③。皇帝乐于不断对臣下施恩,时而会毫不费力的颁发荣誉证书,用来满足朝臣迫切的虚荣心,如果他们还有野心那也不会轻饶。

① 安东尼皇朝统治期间所编纂的《法典全书》,元老院议员合法的称呼是“克拉里西穆斯”,它的含意是世家子弟。

② 我没有提到两种地位较低的阶级,就是 Perfectissimus 和 Egregius,可以赐给还未获得议员身分的任何人士。

③ 品秩官阶的有关规定,无论巨细都要获得皇帝的首肯,包括详尽的例证和冗长的说明,由权责部门按规定办理。

五、执政官和大公的权势及地位(330 A. D. - 334 A. D.)

罗马的执政官还是共和国最早行政官员的时候,拥有的权力来之于人民的抉择;帝国时代早期的罗马皇帝对奴役臣民的作为,还想加以掩饰,等到戴克里先即位,执政官改由元老院选出,人民仅有一点自由权利的痕迹也被彻底消灭。那些一年一度获胜后被授与执政官荣誉的候选人,装出一副哀伤的神色,叹息他们的前辈受到可耻的遭遇。有几代的西庇阿(Scipio)和加图(Cato)家族,通过一项无意义又劳民伤财的公众选举的形式,不得不冒受到拒绝带来屈辱的风险,恳求民众将票投给自己;现在完全不一样,只要有高尚的品德,必能得到一位贤明皇帝的肯定,他们的政府会赐给他正当的报酬,能生长在这个时代真是他们的幸福^①。皇帝在写给两位当选的执政官的信中声明,他们获得这项崇高的职位,全是由他亲自决定。当年执政官的名字及肖像雕刻在镶金的象牙板上,当做向各行省、各市镇、各级官员、元老院及人民赠送的礼品,在帝国境内到处散发。执政官庄严的就职仪式,一般都在宫殿进行,在长达一百二十年之久的这个期间,罗马实际上已不存在这种阶级的古老行政官员^②。

每年元旦的早晨,执政官全都佩戴上高贵的标记,穿着紫色的服装,用丝绒和金丝绣成的袍子,有的还缀有珍贵宝石。在这庄严场合,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官员着议员的服装前来陪伴。走在前面的扈从校尉*^③过去手里擎着明亮的斧头,现在却是毫无实际用处的束棒。游行队伍从皇宫走向大竞技场或城市中心的市政广场,执政官登上高坛,坐在专为他们制作的仿古坐椅上,立即开始行使一项司法权力,宣布解放一个带到面前来的奴隶。这一仪

① 奥索尼乌斯(Ausonius, Decimus Magnus, 310 A. D. - 395 A. D., 罗马诗人)对此毫无价值的题材,进行了详尽叙述,可说一无是处。这个题材倒是马梅提乌斯(Mamertius, Claudius, 4世纪,罗马官员,《尤里安颂辞集》编者)费了一番心血才提出来。

② 从卡鲁斯(Carus)即位到霍诺留(Honorius)的第六任执政官就职,经过一百二十年,这期间,每年的元月1日,皇帝几乎都不会在罗马主持执政官的任职大典。

*③ [译注] 扈从校尉担任执政官和有军事指挥权将领的护卫,携带权标和斧头,象征有打杀的权力。扈从的人有十二员,因为早期的伊特拉斯坎(Etruscan)有十二个城市,每城派遣一位执法官为执政官服务。

式的真正用意,是将创立自由权利和执政官的布鲁图斯(Brutus)*^①,再现他闻名于世的措施,就是正式接受告发塔昆文(Tarquins)的阴谋,把忠实的温德克斯(Vindex)当成自己的同胞。

接连几天,公开的庆祝活动一直在所有主要城市进行。罗马是出于传统习惯;君士坦丁堡则是有样学样;迦太基、安条克(Antioch)和亚历山大里亚,是因为喜欢热闹和富足的生活。帝国的两个都城,每年在剧院、赛车和竞技活动^②等方面的花费足有四千磅黄金(约合十六万英镑)。巨大的开销若超出行政官员的财力和意愿,亏空部分将由帝国的国库予以补助。执政官在完成这些传统活动后,便可随意退到幕后去过自己的生活,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沉思回味自己伟大的一生。他们不能主持国家的政务会议,也无法参与和平或战争的決定,这些人即使无才能(除非真正担任有实权的职务)也无关紧要,他们的名字只不过作为记录之用,注明在一年的某一天曾经坐过马略(Marius)和西塞罗(Cicero)的宝座。在罗马帝国奴性意识超越一切的末期,人们仍感虚名不亚于拥有实权,甚至比掌握实权更为有利。执政官头衔还是野心分子一心追求的辉煌目标,是对高尚品德和忠诚服务的最高奖励。至于那些连共和制影子都厌恶的皇帝也知道,每年接受一次执政官的地位和荣誉,可以增加尊严和威风^③。

综观历史,罗马共和国的初期,便已确立“贵族”和“平民”阶级划分的作法不仅严格而且彻底。财富、荣誉、国家机关职位和各宗教仪式,几乎全归于贵族,运用令人难堪的手段保护纯洁的血统^④把他们的部从*^⑤完全置于奴仆之列。这种区分和追求自由权利的民族在精神上完全无法兼容,其间

*^① [译注] 这位布鲁图斯是公元前6世纪的罗马爱国志士,虽然有王族血统,推翻王政建立共和,不久在公元前507年的一次作战中阵亡。

^② 克劳狄安(Claudian)对于新任执政官所举办的表演,像赛车场、剧院和竞技场的各种节目,不仅生动且极尽幻想能事加以描述,角斗士残酷的搏命死斗受到禁止。

^③ 后来会有提升执政官职权的想法,主要来自尤里安在君士坦提乌斯充满奴性的宫廷,对大家所发表的演说。

^④ 《十二铜表法》禁止贵族和平民的近亲结婚,但是法律敌不过习俗,基于亲情就是有严格的规定还是没用。译者注:罗马人所谓的近亲包括亲兄妹、堂兄妹和姑表兄妹,然而凯撒就是与姑母之女结婚。

*^⑤ [译注] 罗马共和国时代,在意大利投效的部族和建立殖民地的过程中,领袖和属下之间,产生庇主和部从的关系,相互之间有正式的权利和义务,这是稳定社会的主要力量,等到帝国时代逐渐瓦解。

经过许多护民官*^①的不懈努力和长期斗争,终于消灭贵族和平民的界线。平民中最活跃和最有出息的人士,积累大量财富,追求名声荣誉,获得战争胜利,结交有利联盟,这样经过几代之后,他们也以古代贵族的后裔自居^②。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贵族家庭,经历自然的淘汰,频繁的对外和国内战争的消耗,等到无能而又无钱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已混入平民群众当中,他们的数目直到共和国末期都有减无增^③。现在还能肯定自己纯正的出身,追溯到罗马或共和国始建初期的贵族家庭,为数已是屈指可数。想当年凯撒、奥古斯都、克劳狄(Claudius)和韦斯巴芗(Vespasian)等人,为使高贵和神圣的家族能永远延续下去,从元老院中选拔出一些才能之士,使他们成为新贵族^④。这些人人为的补充(其中总会包括一些最主要的家族)却很快又被暴君的愤怒、频繁的变革、习惯的改变或民族的混合所消除殆尽^⑤。

等到君士坦丁登上王位之时,这些豪门世家已所剩无几,只不过让人模模糊糊的记起,在老旧的传统中,曾经有一个贵族阶层在罗马人中间居于首位而已。组织一个贵族阶级的集团,可以保证王权得以行使的同时能发挥限制的作用,这可是与君士坦丁的性格和政策完全违背。但是,如果即使他

*^① [译注] 罗马自古以来区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所有的军国大权为贵族掌有,引起平民的不满,在历史上发生三次大规模的平民脱离事件。第一次是公元前494年,事后设置护民官,保障平民权益,经由平民大会(Comitia Tributa)产生,任期一年,共有十员,有否决权可以推翻各级官吏的命令和法案。

^② 萨路斯特(Sallust, 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86 B. C. - 35 B. C., 罗马史学家)生动叙述朱古达(Jugurthine)战争中,贵族骄纵的气焰,就是很有修养的梅泰卢斯(Metellus),认为他的部将马略并没有立下盖世功勋,对于元老院竟擢以执政官的高位,感到无法忍受。然而两百年以前,梅泰利(Metelli)家族混杂在罗马平民之中,从家姓凯基利乌斯(Caecillius)的语意可以得知,高傲贵族的先世不过是军中的小贩。

^③ 在罗马开城八百年时(大约是47年),古老贵族世家留存不多,连凯撒和奥古斯都分封的新贵,也开始走向没落。斯考鲁斯(Scaurus)的家族[是埃米利(Aemilli)家族的一个分支]已衰败到穷途末路,他的父亲是木炭商,只有十个奴隶,财产不到三百镑,靠着儿子斯考鲁斯建立军功,才使得整个家族又兴旺起来。

^④ 阿格里科拉(Agricola)功勋盖世而又志行高洁,被韦斯巴芗皇帝封为贵族,获得列身罗马古老世家的殊荣,然而他的先世至多不过是骑士阶级。

^⑤ 卡索邦(Casaubon, Issac, 1559 A. D. - 1614 A. D., 古典文学家和神学家)迫得奥勒利乌斯·维克托(Aurelius Victor, Sextus, 320 A. D. - 389 A. D., 历史学家)承认这件事,说是韦斯巴芗曾经新封一千个贵族。像这样夸张的数字很难让人相信,因为整个元老院阶层的人数也没有这么多,除非把罗马的骑士也包括在内,他们与元老院议员的区别,在于所穿的长袍有红边。

真正想要这么做,不是随便发一个文告,就能核定需要时间和舆论的认可才能建立的体制,这已经超出他的能力和权限之外。他的确重新恢复罗马“大公”的头衔,只是当成加之于个人的荣誉,并不是世袭的称号。这些新贵族为了表示礼貌,仅仅屈从一年一度具有临时权限的执政官。他们却享受高于国家所有重要官员之上的地位,可以极随便的接近皇帝本人。这特殊身分的授予是及身而止,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在皇宫中生活到老的宠幸和大臣,这个名词的根本含意,由于无知或逢迎已被曲解。君士坦丁时代的大公被尊为皇帝和国家的“元老”。

六、禁卫军统领和都城郡守的职责和权柄(330 A. D. - 334 A. D.)

禁卫军统领的地位与执政官和大公的命运不能相提并论。执政官和大公过去的显赫地位已成明日黄花,仅剩下一个空洞的头衔;禁卫军统领则逐渐从低下的地位步步高升,真正掌握罗马世界的行政和军事大权。从塞维鲁(Severus)到戴克里先的统治时期,护卫和皇宫、法律和财政、军队和行省全部都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他们就像东方帝国的“首相”(Vizirs),一手握着皇帝的玉玺,一手举起帝国的旗帜。统领永远抱有强大的野心,有时对待奉的主人构成致命的威胁,一般都受到禁卫军官兵的支持。性质傲慢的军队在实力被戴克里先削弱,最后终于被君士坦丁制服以后,仍能保住官职的统领,毫不费力当做皇帝的侍臣,安置在发挥作用而又恭顺臣服的地位。禁卫军统领不再对皇帝的人身安全负责,失去对整个宫廷各个部门一直拥有和行使的司法权力。他们不再直接指挥罗马军队中精锐的选锋,在作战时负责冲锋陷阵以后,君士坦丁立即剥夺统领的军队指挥权。最后通过一项奇妙的转变,皇帝卫队的队长全部转任各行省的行政长官。

按照戴克里先建立的政府改革计划,四位君王每人都有自己的禁卫军统领,等到在君士坦丁手中再次统一帝国以后,他仍旧设置四个统领,分别管辖所属的各个行省。其一,东部统领的司法权伸展地球上三个主要部分,原来是在罗马直接管辖之下,那就是南从尼罗河大瀑布到北边的发西斯(Phasis)河岸,西从色雷斯的山区到东边的波斯边界。其二,潘诺尼亚、达契亚、马其顿和希腊所属主要行省,接受伊利里亚(Illyricum)统领的管辖。其三,意大利统领的权力不仅限于头衔所表明的地区,实际上还统治远至多瑙

河畔的雷提亚,地中海处于附属地位的岛屿,以及阿非利加大陆从昔兰尼(Cyrene)到廷吉塔尼亚(Tingitania)之间大片地区。其四,高卢统领所统辖的地区,在复合名称下包括相关的不列颠和西班牙;事实上从安东尼(Antoninus)边墙直到阿特拉斯山(Mount Atlas)山脚,整个区域莫不接受他的命令,服从他的权威。

禁卫军统领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之后,奉命对臣服的民族行使民政管理权,这样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可一展长才,满足个人野心。凭着他们的才智,被委以司法和财政的最高权力,在国家的和平时期,几乎包括国家和人民各自应承担的全部责任和义务。国家的职责主要是保护遵守法律的公民,人民则是尽己义务,拿出部分财产以满足国家开支的需要。钱币、公路、邮政、粮食储备、制造及一切对帝国繁荣有关的生产活动,都受到禁卫军统领的控制。他们是皇帝陛下的直接代言人,有权在宣布一项诏书时,按自己的意图进行解释,督导贯彻实施,有时甚至局部加以修改适合当前的状况。他们监督各行省总督的施政作为,免除玩忽职守者的官位,对犯有罪行者予以惩处。下级司法机关的任何重要案件,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如需上诉,都要送到统领的法庭进行审判。他的裁示是最后的判决,绝不容更改。皇帝不容有人对他的判决有相反意见,也不许任何人对如此蒙受信赖而赋予无限权力的官员,表示任何不满。他的任命完全符合个人的地位^①,如果他存心贪婪,随时都有机会捞到大笔酬金、礼品及各种回扣。尽管皇帝再也用不着担心统领的野心,却也十分留意小心处理,通过任期较短或年限不定的办法,减弱重要职位所能掌握的权力^②。

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城市,由于特殊的地位和无比的重要,不受禁卫军统领的管辖。罗马的辽阔地域以及根据过去的经验,法律的运作非常缓慢而且成效极差,使得奥古斯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在这里专设一位新的行政长官,铁面无私以运用专制权力,控制地位卑贱喜爱闹事的民众。瓦列里乌斯·墨萨拉雷(Valerius Messalla)曾被任命为罗马第一任郡守,只有他的名声可以当此重任而不致引起非议。仅仅上任几天之后,这位才能

^① 查士丁尼在帝国的财政极为拮据时,还在阿非利加设置一位禁卫军统领,他的薪给高达每年一百磅黄金。

^② 我们要想了解罗马帝国的高阶职位状况,可以参阅潘奇罗卢斯和戈德弗罗伊的有关著作,他们搜集很多史料和法规,融会贯通以后,归纳出极为精辟的论点。

出众的公民^①辞去职务,用不愧为布鲁图斯之友的口吻宣布,他无法行使与公民自由权利完全相违的专制力量。后来随着人们的自由意识逐渐淡薄,愈来愈体会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性,看来最初设置郡守,专门运用铁腕镇压奴隶和流浪汉,现在可以把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司法权,扩展到骑士阶层*^②和罗马贵族的身上。自古以来,每年选出法务官担任行使法律和主持公道的法官。但是任期无限、能力很强的行政官员,通常会成为皇帝的心腹,法务官不可能长时间与这些行政官员争夺司法审判的控制权。因此法务官的法庭常无人问津,人数也从十二位到十八位之间,逐渐减到二三位,重要的职能仅限于如何花费巨资,为人民的娱乐筹办各种赛会。

罗马执政官的职位变为虚有其表的装饰,而且在首都连充场面的作用都谈不到以后,郡守占据在元老院中空出来的位置,很快就出任重要议会的主席。郡守接受来自一百哩范围内的起诉案件,经过立法同意管辖权的下授原则,市府的权力全由他授与所属的下级单位。罗马的郡守要负起繁重任务,有十五个官员做他的助手,其中有些职务就称呼来说在原来与他的地位相等,甚至过去还是他的上级。各个主要部门都和一个人数众多的监察单位发生联系,这个监察单位相当于城市的警备队,专门负责防火、防盗和防范各种夜间的非法活动;同时还掌管公众所需的粮食及其他食物的储存和分配;管理港口、水渠、公用水沟以及台伯河(Tyber)上的航运和河道;负责监督市场、剧院的工作和一些私人及公共的工程。这个单位有很高的警觉,等于现在一般警察负责的三个主要工作:就是公共安全、民众生活和清洁卫生。此外市府非常留意首都的市容美化和各种装饰纪念物,专门委任了一位保管雕像的检查官,负责保护这批无生命的罗马人。根据一位老作家非常夸张的计算,雕像数量之多不在活人之下。君士坦丁堡建立约三十年之后,这座发展中的城市,为

① 墨萨拉雷的名声为举世所誉,还不足以尽言所建功勋。他在青年时代经过西塞罗的介绍,与布鲁图斯建立深厚的友情,献身共和国的大业。直到腓力比之役战败,受到战胜者的宽恕,不计前嫌加以提携和任用,在奥古斯都宫廷里发挥长才,擢升高位。墨萨拉雷的武功是平服阿基坦,获得凯旋式的殊荣,在辩才方面更要与西塞罗一争高下。他精通各种文学和艺术,愿意支助富于才华的人士,晚年经常与贺拉斯(Horace)探讨哲学问题,也在餐桌上与德丽娅(Delia)和蒂布卢斯(Tibullus)月旦人物,鼓励年轻的诗人奥维德(Ovid)写出第一流的作品。

*② [译注] 罗马的骑士阶级为处于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社会阶级,完全以财产为准,由监察官核定,在百人连大会(Comita Centuriata)中拥有十八个百人队。

了相同的目的设置权力和地位相类似的行政官员。总之,这两座城市的郡守以及四个禁卫军统领之间,彼此的地位完全平等^①。

七、行政区域的划分和行省总督的行政权力(330 A. D. - 334 A. D.)

帝国的位阶制度中被尊为“卿相阶”的一批人,在“特勋阶”的统领和行省“士尉阶”的行政官员之间,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其中那些以代行执政官的名义出任亚细亚、亚该亚(Achaia)和阿非利加的总督*^②,自认是高人一等,事实上过去都是德高望重之士,倒也获得大家的认同;然而他们审判的案件,可以上诉到统领那里去作出终审,成为不能独断专行的唯一限制*^③。帝国的民事政府被分为十三个大行政区(Dioceses)^④,每一个行政区的面积都相当于一个强大的王国。其中第一个行政区在东方伯爵的管辖之下,只要看一看他的办公室,竟有可以称之为秘书、文书或信差的六百名工作人员,在他的手下担任各种工作,便可以从而得知他的职务是何等重要而且杂乱^⑤。埃及的特派行政长官(Augustal Praefect),已不再由罗马骑士担任*^⑥,

① 费利克斯·康特罗里乌斯(Felix Cantelorius)就这一方面写出见解独到的论文,让我们获益不浅;此外,《狄奥多西法典》第十四卷,对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政治,详尽叙述很多细节的部分。

*② [译注] 奥古斯都时代,行省区分为直属皇帝和元老院代管两种,其中亚细亚、希腊(亚该亚)和阿非利加,由元老院派出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比起皇帝以将领代行统治的行省,享有更大的殊荣和更高的地位。

*③ [译注] 本书提到十三个大行政区,实际上埃及应包括在东方行政区以内,所以是十二个大行政区。要是按照314年的行政区划分,四个禁卫军统领的管辖地区应该是:高卢统领辖有不列颠、高卢、维尼西斯和西班牙四个大行政区;意大利统领辖有意大利、阿非利加和潘诺尼亚三个大行政区;伊利里亚统领辖有梅西亚和色雷西亚两个大行政区;东方统领辖有阿西阿那、庞梯卡和东方三个大行政区。

④ 欧纳庇乌斯(Eunapius, 345 A. D. - 420 A. D., 希腊修辞学家和宫廷史官)很肯定的表示,亚细亚总督(代行执政官头衔)地位非常特殊,不受统领的管辖。要是我们了解这点,那么说到副统领的统治权,更无法让他接受。

⑤ 阿非利加总督(代行执政官头衔)的属下有四百名各级执法人员,全部都有很高的薪给,由国库或行省支付。

*⑥ [译注] 从帝国时期起,埃及的治理便异于其他行省,奥古斯都直接派遣骑士阶级人士担任行政长官,因为皇帝把埃及视为私产,所以不设总督,位阶较低更好控制,一则埃及最为富裕,直接掌握取用方便,再则为屋大维直接得自女皇克莉奥帕特拉。

但是这个名称仍然保留,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和居民的脾气,过去曾赋予极大的权力,现在则握在东方伯爵的手中。余下的十一个大行政区像是阿西阿那(Asiana)、庞梯卡(Pontica)和色雷斯,马其顿、达契亚、潘诺尼亚或西伊利里亚,意大利、阿非利加,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则由十一个副统领或统领代表(Vicars or Vice-praefects)^①负责治理,这种称呼本身便足以表明他们的身分和地位。这里顺便提到罗马军队的将领,以及有公爵和伯爵头衔的军官,都容许使用“卿相阶”的头衔和称呼。

皇帝的御前会议弥漫着彼此妒忌和相互排挤的气氛,大家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罗马征服者最早的政权形式非常简单,等到并吞大片国土以后,无形中划分为数量繁多的行政区域,分别归入一百一十六个行省(三个是代行执政官出任总督的行省,三十七个是一般总督的行省,五个是佩着军阶出任总督的行省,七十一个设省长的行省),维持一个巨额支出的庞大政治机构。其中有三个行省由代行执政官治理,这些行政官员的头衔不同,位阶也依次升高,用以代表身分的标记多得不可胜数,他们的待遇因为情况的变化,各人的生活享受和获利多少并不完全一样。他们全都(除了代行执政官)属于“卿相阶”这一阶层,都是蒙受皇帝的恩典,在四大统领或其副手的管辖下,被委任以掌管本地区司法和财政大权的重任。卷帙繁多的法典(Codes)和民法汇编(Pandects)^②,可以为研究各行省的行政体系,提供丰富而详尽的数据,而且研究的时间前后涵盖六个世纪,是充满智慧的罗马政治家和法律家的心血成果。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只需摘录两个制止滥用权力独特而合理的规定,就可以说明问题所在。其一,为了维护和平和秩序,授与各行省总督执法的尚方宝剑,可以进行人身的惩处和刑求,对重大罪行更掌有生杀大权。然而他们无权让被判死刑的罪犯,自行选择处决的方式,也不能对罪犯判处温和而又能保持颜面的流刑。郡守所专有的特权,可以向犯人处罚高达五十磅黄

① 意大利有位副统领驻守罗马,他的统治地区是城市一百哩之内,还是延伸到意大利南部的十个行省,这个问题倒是引起一些争论。

② 备受赞誉的乌尔比安(Ulpian)写出很多法学著作,现有的十卷作品中,有一本提到代行执政官头衔出任总督(这些行省通常划分给元老院管辖,总督由元老院派出,与皇帝直辖的行省有所区别,主要地区是阿非利加、阿哈伊尔和亚细亚)这个职位就所授与的权责在主要的法律条款方面,与其他行省的总督并没有差别。

金的罚金,他们的副手仅能处罚几盎司黄金的罚款而已^①。放纵较大的处分权,严格管制较小的权力,这种做法实际出于十分合理的考虑,那就是较小的处分权容易被滥用。各行省的行政官员要是产生愤怒的情绪,常常对臣民采取迫害的行动,使得自由权利和家财产业受到影响。然而,这些官员基于审慎或人道的考量,还是害怕自己犯下残害无辜的罪行。要是作进一步研究,有关流放、巨额罚款或选择较不痛苦的死法这些问题,特别与富豪和贵族有关。那些容易被行省行政官员,当做满足贪欲或发泄愤怒的对象,便可以躲开暗中的迫害,去接受禁卫军统领更为严格公正的裁判。

其二,让每个人感到担心的事,莫过于正直的法官会因涉及本身的利益或有感情的联系,在审判时发生偏袒的行为,因而制定严格规定,除非获得皇帝的特准,任何人不得在出生地的行省出任行政职务*^②,禁止总督的儿子与当地居民联姻,也不得在自己权限所及范围内购买奴隶、土地或房屋。尽管已有如此严格的预防措施,君士坦丁皇帝经过二十五年统治之后,仍然对司法部门的贪污受贿和欺诈行为十分痛心。有些法官自己或经由法庭里的官员,安排与当事人面谈的机会,对案件的及时安排,有利拖延,以及最终如何判决,都可以公开出价讲情,皇帝了解这些情况,表现出极大的愤怒。这些违法活动的始终存在,或许很少受到惩罚,从一再重申的重要法令和收效甚微的厉声申斥,可以得到证明^③。

行政官员都来自法律事务这个行业。著名的查士丁尼学院(Institutes of Justinian)教授罗马的法律,便是查士丁尼皇帝为国内的青年所兴办。这位君王为了鼓励他们勤奋学习,不惜屈尊降贵提出保证,有一天他们凭着能力和才智会从帝国政府得到丰厚的报酬。学习这门学科可以获得远大的前途,在西方和东方的一些较大的城市,都有学校专门教授基础课程,其中以位于腓尼基海滨的贝里图斯(Berytus)学校^④名气最大,自亚历山大·塞维

① 其他官员的罚锾额度:各行省的省长或行政长官只有两个盎司;副统领是三个盎司;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东部地区的伯爵、埃及的行政长官是六个盎司。

* ② [译注]我国古代自汉唐以来,规定地方官不得在本乡本土任职,尤其是明清两朝要求更为严格,可见为加强监察和惩治不法,无论中外做法大致相通。

③ 芝诺(Zeno)曾立法规定,总督卸任后要留在行省五十天,用来答复各项指控。

④ 贝里图斯的学校,办理得斐然有成,使东部地区能保存罗马的语文和法律,从3世纪延长到6世纪中叶。

鲁(Alexander Severus)时代以来的三百年中,教育办得非常成功,学院的创办人为自己的家乡带来很多的好处。经过五年正规课程的训练以后,学生分散到各行省去寻找待遇优厚和职位体面的工作。在这个早已被复杂凌乱的法律、诈术和罪恶所败坏的庞大帝国,他们有无穷尽的就业机会,仅是东部的禁卫军统领法庭,便可以为一百五十个法律工作者提供职业,其中六十四名享有特权,每年从中间选出的两名,年薪六十磅黄金,主要是为国家的利益充当辩护士。考验他们法律才能的第一步,是不定期指派他们充当行政官员的陪审法官,逐渐提升为出庭辩护的法庭担任主审法官。他们可以得到行省的管辖权出任高级行政官员,依靠自己的才能、名声,或强有力的后台,能够高升到“特勋阶”的地位^①。

在法庭的实际工作中,这些人总把“讲理”当成辩论的工具,完全根据自身的利益来解释法律,因而在公开处理国家司法事务的时候,这种有害的风气,可能成为他们的性格的一部分。从古到今许多法律工作者,他们的表现无愧于崇高而明智的职业,怀着纯真的忠诚之情,竭尽自己的心力智慧,担任这个无比重要的职位。等到罗马帝国司法制度开始衰败,法律人员的普通升迁都充满种种徇私苟且的现象。这项高尚的技艺在过去被视为贵族的神圣遗产,现在却落入刚刚抛掉奴隶身分的自由人和平民之手,他们不是凭着专门技能,而是靠诈术在经营一项下流的罪恶业务。有些恶讼师设法探求别人的隐私,目的是要挑起不和,引起诉讼,使自己或同伙有机会大捞一笔。还有一些人关在房中,摆出法律专家的架势,对富有的当事人把无关紧要的细节说得天花乱坠,就连简单的事情也弄得真相不明,或者故意添油加

^① 我在前面曾经探讨佩尔蒂纳克斯(Pertinax)的经历和升迁过程,现在将马利乌斯·狄奥多鲁斯(Mallius Theodorus)的各项文官职位提出说明:(1) 他的辩才出众,在禁卫军统领的法庭获得律师和辩护士的职务;(2) 负责治理阿非利加一个行省,担任省长或是行政长官,因为治理有方,得到建立铜像的殊荣;(3) 指派为治理马其顿的副统领;(4) 出任财务官;(5) 出任神圣赐赏伯爵;(6) 派任高卢禁卫军统领,这时他的表现像年轻人那样积极进取;(7) 受到罢黜以后,曾经息隐很多年[受到诗人马尼利乌斯(Manilius)的批评和指责,带来很大的困扰],全心用来研究希腊哲学,到397年任命为意大利的禁卫军统领;(8) 仍旧担任最高阶职位,399年封为帝国西部的执政官,宦官优特罗皮乌斯(Eutropius)是他的同僚,因为丑闻去职,所以纪年和签署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9) 408年第二度担任意大利的禁卫军统领。虽然他也要花钱请克劳狄安写颂辞,凭着极其渊博的学识,说他与西曼库斯(Symmachus)和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都能保持亲密友谊,从此就可看出马利乌斯·狄奥多鲁斯的不同凡响,确是当代伟大人物。

酷,把绝无道理的讼案说得头头是道。这些律师组成外表体面而为众所周知的特殊阶层,放言高论的腔调充满整个法庭。他们对公正的名声不感兴趣,其中大多数就法律的指导而言,被人称为无知的土匪。他们把当事人带进一个浪费、拖沓和失望的迷宫,然后经过几年无聊的折磨,当事人的耐心和财产即将消耗殆尽,最后便被一脚踢开。

八、军事组织的调整和改革及对后世的影响(330 A. D. - 334 A. D.)

奥古斯都所运用的政府组织策略,授与总督全部的统治权力,尤其在皇帝直辖的行省更是如是。方面大员无论平时或战时,按照个人的作为获得奖励或接受惩处,穿着文官的袍服在法庭治民,也要能全副铠甲率领军团出兵征战^①。在税赋的征收、法律的执行和军事的指挥,享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所以只要个人的忠诚产生问题,统治的行省也会涉入谋叛的活动,虽然如此,这种组织和用人的策略还是很少改变。从康茂德临朝到君士坦丁统治,将近有一百名总督运用各种方式,打出反叛的旗帜,纵使有人获得成功,但是在君王猜忌和残酷的作为之下,很多无辜者受到枉曲,涉嫌者受到阻止^②。君士坦丁为了确保王权的稳固和帝国的平静,不受掌握方面大权臣属的威胁,决定把领军和治民的权责分开,一劳永逸解决帝国的隐忧,以往虽然也曾实施,都是一时的权宜做法。

禁卫军统领在过去掌控帝国的军队,现在把军事指挥权转移到主将的手里。君士坦丁设置步兵和骑兵两位主将,位阶都是“特勋阶”的侯爵,平时负责部队的训练和纪律,战时无论军队是由步兵或骑兵编成,由这两位主将共同指挥。等到帝国划分为东西两部,主将的人数也就倍增,后来又负责莱茵河、上多瑙河、下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四个边区的将领,按照同样的位阶和头衔区分指挥权责,防卫帝国的任务交付给八位步兵和骑兵主将。在主将下面又设三十五位军事指挥官,配置在各行省,其中三位在不列颠、六

① 西塞罗以代行执政官头衔出任西里西亚总督,他用元老院和人民的名义,对不列颠的部将授与同等的权力。

② 杜博斯神父(Abbe Dubos)很用心的研究过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的各项制度,特别提到,要是奥托(Otho)在执行密谋前被处死,那么我们现在看他就会像科尔布罗(Corbulo)一样,受到不白之冤。

位在高卢、一位在西班牙、一位在意大利、五位在上多瑙河、四位在下多瑙河、八位在亚细亚、三位在埃及以及四位在阿非利加。他们的位阶通常是伯爵或公爵^①，其中是有一些区别，跟现代语言所表示的意义并不一样，在使用时会让人感到奇怪。要知道这是运用拉丁文所产生的讹误所造成，一般他们对军事首长都用第二种称呼，也就是各行省的军事指挥官全都是“公爵”。其中不到十位享有更尊贵的地位，他们的位阶是“伯爵”，不仅是荣誉也深受器重，是君士坦丁的宫廷所授与，伯爵的服饰可以着金带以示区别，而且俸给非常优厚，可以用来维持一百九十名下属和服务人员，及一百五十八匹马。

各级将领奉有严格的规定，禁止干涉民政，尤其是司法和税务，但是在军事指挥和部队有关事项，也独立于文官系统之外。君士坦丁在这个时候，对教会阶层给予合法的制裁力，使得罗马帝国在民事和军政方面获得良好的平衡。由于这两个部门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且双方的行事原则大相径庭，经常会引起争执造成不和，有的地方对帝国是产生好处，但是也会带来有害的影响。当然行省的将领要与总督联合谋叛引起动乱，确实会很困难，可也别期望他们能齐心合力服务帝国。等到有事之际，军方迟迟未能发兵救援，而且行政部门也不愿向军方低头。部队没有接奉命令，也没有粮草的支持，经常是留在原地待命，把国家的安全置之不理，让毫无防卫能力的民众，任由愤怒的蛮族去蹂躏。君士坦丁的分权，使得国家丧失进取的活力，倒是能够确保君王的统治。

提到君士坦丁还有一件革新之举应加以谴责，其结果是斲丧军队的纪律，造成帝国陷入沦亡的局面。在他与李锡尼争夺天下，赢得最后胜利之前，有十九年的时间不顾帝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福祉，全副力量投入内战。敌对的双方为了逐鹿罗马世界，把防守边疆的兵力大部分抽调一空，各方控制地盘内的大城市，像帝国的边界一样，驻扎数量庞大的军队，把自己的同胞视为绝不饶恕的敌人。等到用国内守备部队平定内乱以后，战胜的君王缺乏智慧和毅力，用来恢复戴克里先严格要求的军纪，制裁带来致命影响的放纵行为，这种习性的养成，在于过分溺爱部将和军事制度不彰所致。君士坦

^① 虽然在史籍和法典上经常提到军事阶级的伯爵和公爵，但是我们还是要从《职官志》有关资料中，真正知道编制上的数量和职位。

丁统治期间,宫廷掌握的部队称为内卫军^①,还有负责守卫边疆的部队称为边防军,这两种军制差别很大,为此订出相关法规。内卫军的待遇较高而且能享受特权,除非是应付紧急的战争状况,平时驻扎在宁静无事的行省,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兴建军营,运用高压手段实施军事统治。士兵日久顽生,逐渐忘怀军职应该具备的素养,过着纸醉金迷的平民生活,不是自甘堕落去从事小本行业,好赚取蝇头薄利,再不然就是无所事事,整天在浴场和剧院打混度日,完全失去积极进取的活力。部队变得不重视军事操练,专一讲究饮宴和穿着,他们平素的作为让帝国的臣民感到畏惧,等到蛮族大军压境,表现出战栗畏战的怯懦姿态^②。

戴克里先和他的同僚,沿着大河兴建坚强的防线,现在不是疏于工事的保修和维护,就是缺乏守备的决心和勇气。边防军表面上还保持原有的数量,可以负起守备的任务,但是他们的战斗精神已经恶化到屈辱不堪的地步,只要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这些困难和危险就会全部暴露出来,尤其是他们的薪给和恩赐只有内卫军的三分之二,更是让人愤愤不平。甚至就是特种部队和军团,待遇已接近内卫军的水平,在荣誉的称号方面,不及内廷部队受到君主的宠爱,难免心存梗蒂。君士坦丁一再对边防军发出严厉的威胁之辞,说他们要是胆敢变节叛乱,或者纵容蛮族入侵,分享掠夺的战利品,就要派大军镇压,严惩不贷,但是这些都无成效可言。所以会不断发生灾祸,主要是当政者的作为欠当,用不公正的严厉手段无法解决问题。虽然建立功勋的君王费尽心血,恢复边疆守备部队的实力和数量,帝国一直到最后发生分裂为止,君士坦丁轻率而软弱的施政作风,所造成致命的伤口,使得民不聊生,国力凋敝。

在位者畏惧有实权的将领和部队,同样采用怯懦的策略,打散战力集中的单位,贬黜有军事才干的官员,认为愈是软弱无能的部属愈会听命服从,以至于有几位君主心存这种想法,采用各种制度来推展,尤其君士坦丁更是如此。罗马的军团因为百战功高产生狂妄的骄气,自认有实力可取而代之,

① 罗马军队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编组形态,无论是历史学家、罗马法规或者是《职官志》,都显得讳莫如深。戈德弗罗伊从《狄奥多西法典》的有关数据中,撰写出冗长的专书以及简缩的摘要,可以供我们参考。

② 阿米阿努斯(Ammianus Marcellius, 330 A. D. - 395 A. D., 军人和历史学家)特别提到国内部队爱好睡柔软的床铺,在大理石的房屋里休息,他们的酒杯比刀剑还要来得重。

战胜的营地经常成为反叛的温床。自古以来,军团从建立开始保持六千人的兵力,一直到戴克里先当政,每一个军团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都是战争胜利的宠儿,光耀夺目占有一席之地。不过数年之后,这些巨大的战斗体减缩到人数极为薄弱的地步,举例来说,七个军团加上一些协防军,部署在阿米达城抵抗波斯人的围攻,整个守备部队加上不分男女的居民,还有逃离乡村的农夫,总数一共不到两万人^①。基于事实和一些证据,相信军团部队的编制和有关的战斗精神和纪律,全部出于君士坦丁的决定。虽然保有原来的番号和荣誉,但是军团的步兵只有一千人或五百人,过去很多单独履行任务的分遣部队,经常发生谋叛事件,现在感到实力微弱不敢轻举妄动,就是一旦生事也容易加以制止。

君士坦丁后续各帝,沉溺于夸大的炫耀心理,发布的作战序列有一百三十二个军团,铭刻在官兵总名册上,以显示帝国实力举世无双。这些部队在减编以后剩下的人员,再分配到几百个步兵支队和骑兵分队。数量极为庞大的兵员、番号和旗帜,确实令人生畏,也可以看出各个不同的民族齐心效忠帝国。罗马民权伸张的共和国时代,军队之所以战无不胜,全在于力求简约务实,虽然留下的痕迹很少,但是在双方交战之际,罗马军队的严阵以待和亚洲国家的乌合之众,成为强烈的对比。一位爱好古物的考据家,只要勤于爬梳,就可从《职官志》中找到很多胪列的项目;历史学家要想让自己满意,一定要进行深入的探讨。根据查证各种相关资料,知道君士坦丁后续各帝在位期间,帝国的边疆有大军防守,经常性的驻地和派遣守备部队的位置,一共有五百八十三处,总兵力有六十四万五千人,数量之庞大不仅远超过古代的需要,就是以后的朝代也无法达到当时的规模。

九、尚武精神的断丧及蛮族进入帝国军队(330 A. D. - 334 A. D.)

基于社会的状况各异,军队的征集来自不同的动机。蛮族勇武无知为

^① 阿米阿努斯在叙述这场战事的时候,指出两个高卢军团奋不顾身的对敌发起冲锋,等于是以卵击石,无济于事。(译按:要知道共和国时期,罗马军队出征,每位执政官所统率的部队只有两个军团而已。)

天性好战所驱使,共和国的市民受强烈的责任心所感召,国君的臣民受到荣誉感的鼓励尤以贵族为然,然而一个陵夷式微的帝国,那群生性怯懦而习于享受的居民,不是为了图谋利益才会在军队服役,就是受到严刑峻法的逼迫。罗马帝国的政府,军费支出的增加,对军队不断的赏赐,以及为了收揽人心和浪费放纵所设立各种新名目,使得财源日渐枯竭,但是就行省的青年而言,为了投身危险而困苦的军事生涯,这些增加的待遇是必要的补偿。征兵的身高标准已经放宽^①,就是身为奴隶,在心照不宣的纵容下进入各个军事阶层,丝毫不受歧视和排斥,还是无法克服当前的困难,获得正常而足够的志愿服役兵员,逼得皇帝采用更为有效而高压强制措施。为了奖励士兵勇敢杀敌,对退役荣民授与土地,从现在起附加条件,包括最早给予领地所有权的人员在内,就是他们的儿子要想获得继承权,必须在军中服役一定年限,成年开始就要履行责任,凡是胆怯逃避者给予严惩,不仅丧失荣誉和财产,有时甚至连性命都不保^②。退役荣民之子每年获得人数有限,不能满足服役兵员的需要,经常需要从行省办理征集,要求每位地主不是自行从军,就得找到替代人员,再不然支付巨额罚款获得免役。这种金额在降低以后,还要四十二块金币,对志愿从军人员而言真是高得离谱,政府当局对不愿服役的及龄役男,同意他们有选择的余地^③。士兵这个行业确实令人生畏,耽于安逸的罗马人在心理上已无法适应,意大利甚至行省有很多年轻人,为了逃避兵役的压力,将右手的手指切除。这种奇特的自残行为变得非常普遍,在法律上遭到严格的取缔^④,在拉丁文的词

① 瓦伦提尼安把征兵的身高标准定在五尺七寸(约一百六十三公分),按照英制是五英尺四英寸半;过去的标准是五尺十寸,最好的部队要求是六罗马尺(还不到一百七公分)。

② 在《狄奥多西法典》第七卷,可以见到“老兵”(De Veteranis)和“老兵之子”(De Filiis Veteranorum)两个称呼,军队服役的年龄规定各有不同,通常从十六岁到二十五岁。要是老兵之子服役时还带着一匹马,就有权进入骑兵部队,带来两匹马可以获得某些有利的特权。

③ 按照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说法,同样是瓦伦斯皇帝在位时期,要想免除兵役,有时要付八十块金币。

④ 奥古斯都曾经下令,罗马骑士阶层的人员,要是使两个儿子伤残而无法履行兵役,财产全部充公,本人拍卖为奴。如果一位讲究温和治国的篡夺者,竟使出这样的严刑峻法,也可看出当时逃避兵役的风气。阿米阿努斯认为意大利人的柔弱和高卢人的刚强,是两者最大的差别。然而过了十五年以后,瓦伦提尼安对高卢的统领颁布法令,凡畏战逃亡者施以活活烧死的惩处。在伊利里亚的逃兵数量相当多,流风所及,使行省的征兵受到影响。

汇中有特定的用语^①。

选用蛮族进入罗马军队,变得日益普遍而且需求殷切,也带来致命的危机。剽悍大胆的西徐亚人、哥特人和日耳曼人,乐于战阵之事,发现对行省的保护比抢劫带来更大的利益,投身行伍不仅加入族人的协防军,而且是自行编组军团,还有进入威名远播的内卫军部队。等到蛮族自由混杂在帝国臣民之中,逐渐明了状况,对当地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产生轻视,也模仿文明社会的权术手段。罗马人的知识使他们保持有利态势,能够支持帝国的伟业,虽然日趋没落尚能相安无事,罗马的骄傲取决于蛮族的无知,等到蛮族获得知识达到对等的条件,也就对罗马失去原有尊敬之心。蛮族士兵只要展示出军事才能,毫无例外升任更高阶的指挥职务,可以担任军事护民官、伯爵、公爵,甚至独当一面的将领,即使祖先是外国人,也毋须自惭身世加以掩饰。这些将领就是遂行战争对付自己族人,也会受到信任,他们宁受效忠誓言的束缚而非同种同源的血统,然而他们难免犯下通敌罪行,或是受到猜疑,为的是邀集敌人进犯掠夺,而在退离时坐地分赃。大军的营地,以及君士坦丁子孙的宫殿,都受到他那大权在握的党羽法兰克人的统治。法兰克人非常合作也热爱自己的国家,要是个人受到冒犯等于是国家受到侮辱。

暴君卡利古拉想将执政官的紫袍授与他所钟意的人选,就亵渎神圣的传统而言,他授与心爱的一匹马,比起所选择的对象是日耳曼和不列颠最高贵的酋长,也不会带来更多非难,引起更大惊异。三个世纪的变革,使人民不再抱残守缺,固执成见。君士坦丁公开核定要把执政官的荣誉授与蛮族,等于是给他的继承人开了先例,因为这些将领的功勋和服务,够资格升到罗马人的最高阶级^②。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对于法律不仅无知而且轻视,无法负起文官的职务,使得他们的权位与军职的才能积不兼容,就会造成大权旁落的现象。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有成就的市民,他们经

^① 这些规避兵役的人被称为老鼠(Murci),在普劳图斯(Plautus)和菲斯特斯(Festus)的作品中提到 murcidus 这个称呼,是指那些懒惰而怯懦的人。按照阿诺比乌斯(Arnobius)和奥古斯丁的说法,这些人会受到穆尔西亚(Murcia)女神的庇护。从怯懦所表示的含意来说,murcare 这个字等于是“自残”(mutilare)的同义语,为习于中世纪拉丁文的作者所惯用。

^② 欧西比乌斯和奥勒利乌斯·维克托肯定会赞同此一说法。然而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用在年号上具名的执政官一共有三十二人,其中没有一位是蛮族。就我的解释是君主很慷慨,不会小气到舍不得给有功将领以执政官的职位,而是这种职位毫无实权,只能聊备一格,丝毫引不起部将的兴趣。

由学习的过程,能写能读,发挥个人的才能和进取的精神,所具备的特质是适合于法庭、元老院、军营和学校各种不同的职位。

十、主要宫廷大臣的职务及其权责(330 A.D.-334 A.D.)

总督和将领总是远离朝廷,在各行省和军队中行使代表皇帝的权力。除此之外,皇帝把更为亲近的七位侍臣加封为“特勋阶”,完全依据对个人的忠诚,分别委任他们负责有关皇帝个人安全、划策献计和财产管理的事务。皇宫中皇帝的寝宫由一名受宠的宦官掌管,按当时的称呼叫做侍寝大臣(Praepositus or Praefect of the Sacred Bedchamber),他的职责是侍候皇帝处理国事或娱乐,留在皇帝身边就可以狐假虎威,显得有几分光彩。皇帝要是有资格统治天下,他的寝宫总管(原应如此称呼)一般都是能干而且身分低下的仆从,机灵的下人善于处理偶尔不应听到的机密,在无形之中就是没有多大天分,也可以爬升到很高的地位。很多官员有高明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也不一定能有这种机运。狄奥多西的几个孙儿堕落而又荒唐,从来不接见臣民,受到敌人的藐视。他们竟把侍寝大臣的地位提高,超过宫廷中其他一切主事的大臣,甚至这位宦官的副手也服侍在皇帝身边,成为大批体面奴隶中的头号人物,在皇帝看来应当比埃及或亚细亚“卿相阶”的总督更要高一等。侍寝大臣的司法权是得到内廷伯爵或称监督官的认可,他的两大职权范围是管理皇帝豪华的服饰和奢侈的饮食^①。

重大公共事务完全交付给御前大臣(Master of the Offices)^②,凭着过人的勤劳和才能去处理。他是宫廷职位最高的行政官员,负责检查“民政和军事学习院”(Civil and Military Schools)的纪律,接受来自帝国各地的上诉,其中有些案件与大批特权人物有关。这些人在宫廷里服务,认为自己和他们的家属可以拒绝接受一般法庭的裁决。皇帝和臣民之间的通信联

① 这可能是一种隐喻而已。帝国首位皇帝自以为长于用兵,所以把他的宫廷总管取名为营地统领,授与伯爵的位阶。卡西多里乌斯(Cassiodorius)很严肃的向皇帝表示,这样一来,外国使臣能够接受非常丰盛的皇家宴席招待,皇帝和帝国的名声都会得到好评。

② 古特里乌斯(Gutherius)很详尽的解说御前大臣的功能,以及在他属下各级官员的职掌。虽然他认为这个官位可以追溯到安东尼时代,甚至到尼禄在位,但是在君士坦丁统治以前的史书上,从来没有发现过,所以他的努力毫无成效可言。

系由国务大臣(Minister of State)负责,他的手下有四个办公室,其中第一个负责皇帝的起居注和记录,第二个负责书信,第三个负责请愿书,第四个负责文献和各种法令、法规。每个办公室都由一名属于“卿相阶”地位较低的长官管辖,四个办公室的工作共由一百四十八名秘书分担。这些部门要处理各种各样内容复杂的报告或文献资料,大部分是从法律工作人员中挑选出来,还破例任命了一位希腊语的秘书,过去认为是有失罗马帝国尊严的做法。为了接待来自蛮族的使臣,还任命几位通事。现代国家极为重视的外交事务部门,当时却很少引起御前大臣的注意。在他的观念里,帝国的驿站和军械库才是特别关心的重点。帝国生产军械的城市有三十四座,十五座在东部,十九座在西部,在这些城市设有工厂长期雇用工人,生产各式各样防御性的铠甲、攻击性的武器以及军用投射机具和器械。这些装备一般都先储存在军械库,有的也直接送往部队分发运用。

长达九个世纪的过程之中,财务官(Quaestor)的职位经历重大的变革。早期的罗马每年都由人民选举两名较低阶的行政官员,减少因执政官亲自管理国库引起的非议^①,同时对执掌军队指挥权的执政官或行省管理权的代行执政官,配属类似名义的助手。随着帝国领土的逐步扩大,原来两名财务官逐渐增加到四名、八名、二十名,在某一短期内甚至有四十名之多^②。许多高贵的公民最大野心是取得这个职位,就能在元老院出任议员,得到这个晋身之阶,以后才能获得共和国的荣誉,所以担任财务官是每个人最正常的期望。奥古斯都一方面极力表示支持自由选举,同时又表达出自己的意愿,每年可以在元老院推举部分候选人的特权。他常常从表现出色的青年中挑选一位,在元老院会议上宣读他的演说或书信。奥古斯都这种做法被继任的皇帝模仿,临时性的委托竟然演变成为固定的职位。受到青睐的财务官

① 塔西佗提到最早的财务官是由人民选出,那是共和国成立以后六十四年的事;但是也有人认为,很早以前就有这个职位,每年由执政官指派,甚至更早是国王自行任免,这种年代久远而又含混不清的论点,曾经引起学者的争议。

② 塔西佗认为有二十个或更多数量的财务官。迪翁(Dion, Cassius Dio Cocceianus, 150 A. D. - 235 A. D., 罗马行政官员和历史学家)很委婉的提到,要是凯撒在任独裁官之时,一次指派四十名财务官,那是为了便于付出大宗借款好收买人心,然而他所增加的法务官人数,在后续朝代一直保持下去。

具有崭新而引人注目的性质,终能独自摆脱按年资晋升的压制^①,认为他代替皇帝草拟的演说^②具有绝对法令的力量,后来更具有法令的形式,于是他便被认为是立法权力的代表、议会的发言人和民法条例的原始出处。他有时被邀请去与禁卫军统领和御前大臣,一起参加帝国的最高司法会议;还经常接受下级法官解决疑难问题的请求;但是他并没有负责管理杂乱的事务,有足够的时间和才智去培养雄辩的口才,尽管这种品味和语言的运用已日趋衰落,却仍能使罗马法律保持庄严的气概。在有些方面,帝国财务官与现代司法官的职务很相似。虽然不识字的蛮族似乎使用大印,皇帝颁布法案时却没有引进这种做法。

帝国的财政大臣被加上非常奇特的称号“神圣赏赐伯爵”(Count of the Sacred Largesses),用意是让人感觉到每一项支出,都是靠着君王的慷慨解囊。一个脑力再好的人,对于庞大帝国的行政和军事部门每年和每天无数的开销,也弄不清楚其中的详细情况。事实上为了管理账目,雇用分属十一个不同办公室的好几百人,按照专业分工检查和监督各自负责的工作,而且在人数方面,总会有日益增多的趋势。所以很多次想要实施大规模的裁员,把无用的多余人员打发回家,特别是有些人原有很好的工作,偏偏要想尽办法钻入息丰厚的财务部门。帝国共有二十九个行省税务官,其中十八个人都和国库司库大臣一样被加以伯爵头衔。司库大臣还把自己的司法权力,扩展到各个开采和提炼贵重金属的矿场、把金属铸造成通用货币的铸币厂,以及最重要城市中为国家急需储备各种财宝的金库。司库大臣监管帝国的外贸活动,控制所有毛、麻织品的生产工厂以及生产的工序,包括纺纱、织布和染整,这里主要的工作由大群奴隶身分的妇女负责,生产的产品供应军队和宫廷使用。这样的工厂在引进纺织技术较晚的西部,可以列举的数

① 年轻而没有经验的财务官,一般是在二十五岁时出任这个重要的职位。政务繁忙的奥古斯都,不让他们管理钱财出纳和国库业务,派到其他的部门。等到克劳狄在位,财务官恢复原来的职掌,后来在尼禄统治时期,终于将财务官这个职位全部革除。上面所说是在帝国任职的财务官,至于在直属皇帝的行省,财务官受到行省财务长官的支持,更能发挥作用,所以他们也被称为主计官。在元老院管辖的行省,一直到马可·安东尼在位,还可以发现一大堆财务官。我们从乌尔比安的著作中,知道塞维鲁家族当政时期,行省的行政组织全部撤销,加上后来发生的困难,每年或三年一度选举财务官的传统,无法实施自然终止。

② 帝国的继承人有时会让官员保住原有的职位,像是图拉真将他的财务官和表亲,托付给哈德良如同他在位时那样加以照顾。

量有二十六座,至于工业发达的东部各行省,这样的工厂会更多^①。

专制君王可随心所欲征收和支用国家的岁入,此外皇帝本人就是极为富有的公民,拥有面积广泛的产业,需任命一位伯爵或内务大臣(Treasurer of the Private Estate)负责管理。这些财产中一部分是早先的国王或共和国的地产,也有若干得之于世代穿着紫袍的家族,绝大部分的来源污秽很不光彩,靠没收和侵占他人财产。皇室的产业遍布全帝国,从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到不列颠的各行省。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土地肥沃,使得君士坦丁要把全地区尽量圈为己有,这位君王和继承人抓住机会,利用宗教热忱来掩饰贪婪行为。他们取缔科马纳(Comana)最富裕的神庙,尽管战争女神的祭司长曾维护过在位亲王的荣誉,皇帝还是把大片献给神明的土地全归为私有,毫不考虑上面住着信仰战神^②的六千居民和奴隶;他们认为这块土地居民本身毫无价值。从阿格莱乌斯(Mount Argaeus)到萨鲁斯(Sarus)河广阔的平原,大量繁殖闻名于古代世界的好马,有着神骏体态和飞驰速度。这类神圣的动物必然供应宫廷,或用于帝国的赛车活动,特别订出法律加以保护,民间的主人不得有违犯规定的行为^③。卡帕多细亚的产业非常重要,特派一位伯爵监管^④,帝国其他地方则由低阶官员负责。到处都有司库大臣的副手管理私产以及公共财产,各自独立行使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可以控制行省的官员。

保护皇帝人身安全,经过精心挑选的骑兵队和步兵队分由两名内廷伯爵(Count of the Domestics)指挥。官兵的总数是三千五百人,分为七个教练队或分队,每队五百人,光荣的任务在东方几乎全部由亚美尼亚人担任。每

① 此一部门有两位主管财务的伯爵,《职官志》里提到东部正好出了差错。可以清楚得知,当时的金库设在伦敦,而在温切斯特(Winchester)有一座女工宿舍和厂房,不列颠还不够资格设置铸币厂和军火库,高卢却有三个铸币厂和八个军火库。

② 赫赫有名的贝提斯(Beltis)神龛,位于卡帕多细亚的科马纳,本都有个城镇也叫科马纳,同样设立供奉贝提斯的庙宇,等于是前者的分身。德斯·布罗斯(Des Brosses)当时出任省长,他认为两个科马纳城镇膜拜的神祇都是贝提斯,她是东方的维纳斯,也是生殖女神,实在说她并不是战争女神。

③ 卡帕多细亚养育的马匹举世闻名,戈德弗罗伊对此很感兴趣,搜集古代相关资料。他提到最佳品种之一名叫帕尔马提安(Palmatian),原主谋叛后,此一品种的马匹被充公,养马场位置离提亚纳(Tyana)有十六哩,靠近从君士坦丁堡到安条克的大道。

④ 查士丁尼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才要直接统治卡帕多细亚行省,全权委托给所嬖幸的内侍,这位宦官原来负责管理寝宫。

当举行公共纪念活动,部队便会排列在皇宫的庭院和柱廊,高大雄伟的身躯,严肃寂静的纪律,持用金银镶嵌的兵刃,盛大的军容表现出罗马帝国的威严。从这七个分队中再挑选出两队骑兵和步兵担任贴身卫士,只有最优秀的士兵才有希望获得这种特殊的荣誉。他们骑马在内廷值勤,有时还会被派到行省,迅速有效执行主子的命令^①。内廷伯爵有的后来升为禁卫军统领,与统领一样,他们都希望经由服务皇宫进而能够指挥军队。

十一、告发成风及滥施酷刑的状况(330 A. D. - 334 A. D.)

罗马帝国修筑道路及建立驿站,使朝廷与各行省之间来往方便。这些设施有时却被滥用,造成难以忍受的弊端。总共雇佣了两三百名信差,在御前大臣底下工作,负责通报每年当选的执政官名册,及皇帝的诏书或战争得胜的消息。这些人后来向君王报告他们所知的行政官员或普通公民的所作所为,因而成为君王耳目,给人民带来莫大祸害。软弱无力的统治必然产生有害的影响,他们的人数增加到一万人之多,并且完全不顾再三告诫他们的法令。他们把有利可图的驿站业务,变成掠夺性的压榨工具。这些经常与皇宫有联系的信差,在能得到好处和奖励的鼓舞下,急切希望能发现在进行中的阴谋,到处打探暗藏的不满以及打算公开叛乱的准备活动。他们装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戴着热爱国家的面具,掩盖对真理正义的践踏和对罪恶犯行的歪曲。他们可以把诬陷的毒箭,随意对准真正有罪者或清白无辜者的胸膛,只要这些人惹他们生气,或是不肯花钱消灾。不论是出生在叙利亚或不列颠的忠诚臣民,都有被戴上脚镣手铐,拉到米兰或君士坦丁堡法庭的危险,面对告密者罪恶的诬陷,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辩护。要是按照当时采取的法律程序,只有绝对的必要才能容许辩解,如果定罪的证据不足,可以随意使用酷刑,使被告再也难逃法网。

审判委员会(Quaestion)是罪恶的渊藪,这种实验性质的做法,会造成误导带来很大的危险,古罗马的司法界虽允许它的存在,并未得到公开承认。罗马人只将这种血腥的审判过程用在奴隶身上,不论从正义或人道的角度

^①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在军中多年,也不过获得“卫国勇士”(Protector)的位阶。得此荣誉的军人若列在前十名,可担任元老院议员。

来看,在那些傲慢的共和国人士眼中,对奴隶的痛苦根本视若无睹;如果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他们绝不会同意对公民的肉体任意折磨,因为这是神圣的权利不可侵犯^①。要是研究一下提比略(Tiberius)到图密善(Domitian)这些暴君的历史,里面详细记载许多滥杀无辜的情况,然而只要国民的自由权利和荣誉思想还能发挥影响力,一个罗马人即使面临死亡的威胁,非常不可能受到屈辱性的酷刑^②。对各行省的行政官员而言,他们的行为不为罗马的准则所约束,也不必遵守罗马人民严格的信条;他们不仅使用酷刑对付东部暴君统治下的奴隶,还施加在马其顿人身上,这些人民过去只服从受宪法制约的君主。就是靠自由经商而兴盛起来的罗得岛人,以及维护并提高人性尊严的雅典人,也都逃不掉酷刑的威胁。由于省民无力反抗只有默许,使得各行省的总督,不仅获得随意使用刑具的权利,一开始是要强迫流浪汉或平民罪犯承认所犯的罪行,逐渐发展到完全混淆阶级的区别,践踏罗马公民的基本权利。

臣民基于恐惧心理只有请求颁布性质特殊的豁免令,君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非常愿意实施这些保护办法,这样一来等于变相容许使用刑术,合法授权不必有任何忌惮。豁免令的范围在于保护所有属于“特勋阶”和“卿相阶”的人士;主教和属下的长老;讲授人文科学的教授;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市府官员和他们三代以内的子女,并且保护所有未成年的儿童。帝国新设立的司法制度却又加进一条致命原则,只要涉及叛国罪,其中包括经过律师的罗织,证明被告对皇帝或帝国怀有敌意^③,一切特权便全都无效,所处的地位一律变得同样可悲。皇帝的安全比公理正义和人道考虑更为重要得多,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即使是老人的尊严和青年的无知,都同样受到最残酷的惩罚。告密者恶意检举的对象,指控为犯罪活动的同谋和见证,提出的犯行完全是凭空捏造,这样的恐惧像利剑一样,永远悬挂在罗马世界主要公

① 知名之士对于“刑求”这个问题的看法,在《法典大全》中表露无遗,很严格的限定只能施用于奴隶身上。

② 在反对尼禄的皮索(Piso)谋叛案中,只有埃比卡里斯(Epicharis)一个人受到严刑拷问,其他人员未受任何伤害。当然像这种例子提出来并没有必要,但是要找出有力的案例,说是“刑求”非常普遍,倒也相当困难。

③ 才智过人的乌尔比安对这个法学观点所下的定义,看来被卡拉卡拉(Caracalla)的宫廷所采用,而不是被亚历山大·塞维鲁的宫廷所仿效。

民的头顶^①。

十二、财产估值诏书的运用和缴纳贡金的原则(330 A.D. - 334 A.D.)

上述弊端不论多严重,都只限于少数罗马臣民,他们无论因先天继承或个人机运而获得财富,势必引起君王忌妒,所处情况虽危险,因为能获得生活上的享受,所以也算得到若干补偿。数百万升斗小民,对君王的畏惧并非暴虐而是贪婪,因为税赋太重;他们无法过与世无争的生活,有钱的财主还能忍受,贫穷阶级根本无力负担。一位有见识的哲学家,他认为人民所能享有自由或受到奴役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征税的原则和手段,同时他大不讳断言,按照自然界的不变法则,凡是享有自由愈多的人所负担的税赋就会增加,反之处于被奴役地位就会成比例的减少。这种论调,像是无视于专制政体,会给人民带来不幸和灾难,至少可用罗马帝国的历史加以驳斥,可以指控在位的君王剥夺元老院的权势、搜括行省财富。商品的各种关税和消费税都没有废止,在难以觉察的状况下,全转嫁到买主身上。君士坦丁和后续各帝的税收政策,采用简单而直接的方式,更能符合专制政府的精神。

财产估值诏书(Indiction)^②的源起是为了要能正常的征收罗马人的贡金^③,后来用于中古世纪编年史的主要参考数据。皇帝用紫色墨水亲自签署这份极为重要的诏书,在9月1日前两个月,颁发给每个行政区的主要城市。“财产估值”这个字,要是用很简单的概念来表示,就是依据预先推算出来的贡金数额,每年应在指定的期限内缴纳。一般估算的供应量,缴交的比例要视实际需要和预判需求的状况而定,经常是支出超过税收,或者是税收在经过计算以后发现有短缺的现象,就在超量财产估值(Super-indiction)的

① 阿尔卡狄乌斯·查里西乌斯(Arcadius Charisius)是资格非常老的律师,《法典大全》引用他的观念,认为凡是涉及谋叛案,严刑拷问是为法所容的正当行为。阿米阿努斯基于强烈的恐惧感,认可这种暴君可以恃仗为恶的原则。君士坦丁的后续各帝,增订几种法律使得“刑求”更为有效。

② 每十五年颁布的财产估值诏书,能够用来探索君士坦提乌斯在位时的状况,更可追溯到君士坦丁时代。后来的教廷继续沿用,但是把年度的开始时间,很合理的从9月1日改为1月1日。

③ 《狄奥多西法典》第七卷所列最前面的二十八个头衔,都有详尽规定,主要是与各行省的贡金有关。除非有权力可强制征收,否则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名义下增税,强加在人民的身上,把行使统治权最重要的功能,传达给禁卫军统领来执行,在某些状况下,同意供应公共服务的紧急需要,或是预作准备。这些法规(有很详尽而且错综复杂的细节部分,要加以追述实是过分的冗长)的执行,主要区分为两个过程:对征收对象的构成部分决定应收的额度,也就是罗马世界的各行省、各城市和个人,所估定的税赋;接受个人、城市和行省分别呈缴的额度,累积起来解交皇家金库。由于君王和臣民的账目全部要公开,能够永久查阅,而且重新修正的需求,预判可以圆满完成原定的缴税义务,因此庞大的财务机构在官员的推动下,按照每年的周期不停的运转。

税收对行政部门而言,极关紧要也特别重视,需要行政长官和行省的代表发挥最大智慧。然而一群下级官员要争权夺利,有的后台是帝国的财务大臣,也有行省总督派出的人员,由于管辖权很复杂,难免引起派系之间的冲突,为了夺取鱼肉人民的肥缺,双方经常发生争执。工作勤奋的官员只会引起嫉妒和责怪,他们把费用和危险全部强加在“里长”(Decurions)的身上。这些人构成城市的地方团体的主干,皇家法规有严厉的条文,责成他们要民间社区承受应有的负担^①。帝国全部的地产(不包括国君的世袭产业)都是征税的项目,每位新购买土地的人都要承受原地主的纳税义务。一次精确的人口普查,或者可以说是土地测量,是唯一最公平的方式,求出适当的比值,确定每位公民对公共服务所应尽的责任。经由财产估值众所周知的期限,大家认同像这样一个困难而又费钱的作业,保持十五年的周期重复一次。行省派出测量官来丈量土地,有关土地的性质,像是耕种农地还是放牧草地,是葡萄园还是树林,都要很仔细的加以记录,要按照五年的平均产值来估算它的价格。在报告里把奴隶和牛只的数目当成最主要的部分,地主据以宣誓,保证一切都真实无虚。经过严格的检查,如果发现有伪造作假或规避执法人员的意图,要当成重刑犯予以处罚,而且是叛逆和褻渎两种罪行。

贡金大多用货币支付,帝国流通的币值中依法只接受黄金,其余税款由

^① 整本《狄奥多西法典》对什长(Decurions)(在民间是里长)这个头衔,有关的条文规定得特别详尽,很多市民列入这个最常见的阶级,所以有一百九十二种法规涉及什长的职责和权限。

每年的财产估值诏书,决定其支付比率,要求供应的方式非常直接,也更难忍受。按不同土地的性质和产品,各种项目像葡萄酒或油、谷物或大麦、木材或生铁,省民用劳力或费用支付,运送到皇家仓库,根据宫廷、军队、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大都城的使用状况,再加以分配。财税委员经常要办理大宗采购,严格禁止赔偿行为,不得接受与征收实物同价格的金钱。初期小社区的环境很单纯,可用这种方式征集人民自动奉献的物品,一旦处于自由操控和极度严苛的状况下,就有可回旋的余地。在一个贪污腐化和绝对专制的君主政体之中,高压权力和欺骗技巧永远在斗法^①。罗马行省的农业已逐渐凋敝,在君主专制的发展过程,国家的宗旨趋向于背离“以农立国”的原则,使臣民失去支付现款的能力,皇帝只能靠着清除债务和减免贡金来赢取民心。坎帕尼亚是肥沃而富裕的省份,罗马在此赢得最早的胜利,也是权贵退休后养老之处。按意大利新的行政划分,在大海和亚平宁山脉之间,从台伯河延伸到锡拉鲁斯(Silarus)河的区域。在君士坦丁死后六十年内,实际测量出有三十三万英亩土地,因荒废和弃耕而获免税,几乎占行省总面积的八分之一。此时尚无蛮族踪迹,这种令人惊异的荒芜程度,在法律上已登记有案,这要归因于皇帝的施政作为^②。

十三、丁税的实施和对通商贸易造成的影响(330 A. D. - 334 A. D.)

无论是基于策略或出于偶然,征税方式像是要将田赋归并在丁税^③内,政府把解交金额分配给各行省,用缴纳贡金人口数和应缴税款总数来

① 政府采取许多预防措施来制止官员的违法滥权,即使是征收或购买谷物,都有规定。但是只要有人读过西塞罗控告韦雷斯(Verres)的起诉书,对于谷物的过磅、付款、验货和运输,都可以从中间学到贪污舞弊的手法。有些总督不识字,对于法规和案例根本没有概念,贪赃枉法更是毫无顾忌。

② 霍诺留(Honorius)皇帝在父皇死后两个月,也就是在395年3月24日,刊行《狄奥多西法典》(法典成为正式的法规颁布运用,要等到438年,瓦伦提尼安三世即位以后)。里面提到荒废的田地有五十二万八千余罗马亩,我将它换算为英制,一罗马亩约合二万八千八百个平方罗马尺。

③ 戈德弗罗伊对于“丁税”(capitation)有深入研究,提出的论点受到重视,但是他解释“丁口”(coput)这个字,认为是据以分配财产的分量,或是不动产的丈量,完全否认个人税额财产估算值的观念。

表示。后面的金额用前面的人数来除,可得到估定税额,也可说一个行省包含众多丁口。丁口就是负担贡金的人头数,每个人头按比率得到定值税额,此定额不仅要普遍接受,也是法定的算定值。一个负担贡金的人头,因意外事件影响和整体环境变化,所代表的身价经常会变动。有很多奇特状况被当做知识而得以保存,最重要的一件案例,有关于罗马帝国最富裕的行省,现在是欧洲最光辉耀目的王国。君士坦提乌斯贪婪的大臣刮光高卢财富,每个人头每年的贡金是二十五个金币,接位的皇帝推行仁政将丁税减到七个。在极端剥削和暂时施惠之间的合理比率,应定在十六个金币,大约等于九英镑,这才是高卢征税的正常标准^①。这种计算对有心人联想到的两个困难,也不会忽略不管,事实上可推论出后续状况,就是大家对丁税的力求平等和惩罚严厉感到震惊万分。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项目,要是稍加解释,对于帝国式微的财政状况,倒可以泄露一点真相。

其一,财产的维持出现不公平的状况就会引起不满,这是人性不变的法则,由于税制的要求征收应完全平等,这确实也会使君王丧失微不足道的收益;实际上的做法却是剥削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生计,此即罗马丁税的原则。在执行时却感觉不出不公平,主因是贡金乃根据实况来缴纳,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征收。几位贫穷的市民可合组成一个人头,共同分担税款,富有的省民依据财产,可负担好几个名额的丁口。对统治高卢最有成就的皇帝,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曾提出最富诗意的要求,他把自己负担的贡金,比拟为希腊神话里的怪物革律翁(Geryon)*^②,恳请

① 要计算君士坦丁和后续各帝的货币值,可以参考格里夫斯(Greaves, John, 1602 A. D. - 1652 A. D., 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研究罗马银币“笛纳”(Denarius)以后,所写内容极为精辟的论文,得到以下各项原则:(1) 无论是古代或现代罗马磅,它的金衡重量单位是五二五六格令(grains),比起英国磅的五七六〇格令,大约轻了十二分之一;(2) 一磅黄金合四十八个奥瑞(aurei)金币,但是那个时代铸成七十二同样面额的小块金币;(3) 五个奥瑞可兑换一磅白银的法定货币,因而一磅黄金,按照罗马的算法是兑换十四磅八盎司的白银,照英国的算法是十三磅白银;(4) 英国一磅白银铸成六十二个先令。根据这些数字,可以知道罗马的一磅黄金等于英国货币是四十英镑,而且罗马人在计算大宗金额时,通常用黄金作单位,因此我们可以把奥瑞金币当成法定的通货,固定的兑换比率是十一先令。

* ② [译注] 赫尔克里士是宙斯和美女阿尔奇索厄(Alcmene)的儿子,为天后赫拉所妒恨,被迫完成很多危险的工作,成为脍炙人口的“十二项功业”,其中第十项是杀死厄里茨阿岛的三头三身怪物革律翁,把劫去的牛群送回来。

赫尔克里士大发慈悲,砍掉恶龙的三个头好拯救性命。西多尼乌斯是财产极为富有的诗人,他都不断提到这个问题,等于画出许多高卢贵族像带来死亡的许德拉(Hydra)*^①一样,长着一百个头,躯干伸展到整个国土,吞食数以百计的家庭。

其二,就高卢丁税平均值而言,允许每年的额度是九英镑,可拿来与国家的当前状况做比较。现在法国受到专制君王的统治,有一群勤勉、富裕和热情的人民,要想达成目标还有相当困难。法兰西的税收并没有因恐惧和奉承而加以夸大,不至于超过年度总额一千八百万英镑,由二千四百万居民来分担^②。其中只有七百万人是有能力的父亲、兄弟或丈夫,此外都是妇女和小孩免于纳税的责任。每个负担贡金的臣民有相等的比率,每人不会超过五十先令(二十一先令为一英镑),他们的祖先高卢人正常缴纳的税金,反而要高出四倍之多。所以有这么大差异的理由,不全在于金银的缺乏或富足,而是古老高卢和现代法国的社会状况有很大差别。国家的每位臣民若都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庞大的税额就会由全体人民来分担,不论是征自财产或消费。古老高卢的大多数土地,跟罗马的其他行省一样,都是由奴隶耕种,要是换成农民的话,受到束缚的状况与严苛的奴役制度也没什么差别。主人享受劳力的成果,大多数人陷在贫穷状况,任何市民只要拥有相当财产,或过着温饱的生活,就会列名在贡金名单上。这部分的人虽少,负担更大比例的丁税也是合理的事。这种主张的真相可用以下例证说明:埃杜伊人(Aedui)是高卢最有势力和最进步的部落或城邦,据有广大的区域,现在包含大约五十万居民,隶属奥顿(Autun)和讷韦尔

*^① [译注] 赫尔克里士的第二件工作,是除去勒那(Lernaean)平原上的九头蛇许德拉,虽然头被砍断又会重生,最后还是死在赫尔克里士的神力之下。

^② 完成这样的工作并不容易,政府将出生、死亡和婚姻的登记资料加以整理才能得到有关的人口数据,资料现存放在巴黎“统计总局”(Contrôle Général)。整个王国的年度平均出生人口,采取五年的数据(从1770年到1774年,前后两年都包含在内),是男孩479 649人,女孩449 269人,合计928 918人。埃诺特是法国的一个省,每年出生人口是9 906人,从1773年到1776年,平均人口总数是259 097人,分析后可知,年度出生人口与总人口数的比率,大约是一比二十六,这样可算出法国的总人口数,一共是24 151 868人。如果采用较保守的比率一比二十五,那么整个王国的人口是23 222 950人。从法国政府孜孜不倦的研究中(个人认为值得效法),我们对这个重要的题材可以获得更正确的数据。

(Nevers)两个主教辖区^①,等到增加沙隆(Chalons)和马孔(Macon)以后^②,人口总数到达八十万人。在君士坦丁时代,埃杜伊地区提供两万五千个人头数的丁税,由于无法忍受贡金的重担,君主将人头数再减少七千个。刚好出现相类似的情形,像是赞同明智的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见解,也就是有自由权利和缴纳贡金的市民没有超过五十万人。政府行政在正常状况下,每年支出计算大约是四百五十万英镑,虽然看起每人分担比正常的税额超过四倍,但是皇帝直属行省高卢的征税,只是法国现在税收的四分之一。君士坦提乌斯的横征暴敛算出来是七百万英镑,尤里安仁慈或明智的统治减到两百万英镑。

地主深受其害的丁税,自由市民中富有而数量庞大的阶层却可以逃避。财富无论来自技艺和劳动,或存在于金钱和商品,为分享这些财富,皇帝把分开计算且是个人的贡金,强加在臣民有关贸易和经商这方面。虽也有免税措施,对时间和地点都有严格限制。像是允许地主出售自己土地的产品,对于自由业经过批准给予某些特权,但是与商业有关的各方面,都因严格的法律规定而受到很大影响。亚历山大里亚有地位的富商,从印度进口宝石和香料供西方世界使用;放高利贷的人从金钱的利息,谋得不劳而获的可耻收益;手艺精巧的制造商、工作勤勉的匠人,甚至僻远乡村毫无名望的零售商,都要让税务人员进入他们获利的场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不光彩的俸给也甘之如饴,能够容忍公娼这门行业。

这种施用于各行各业的普通税,在第四个年度征收而称之为“五年摊捐”。历史学家佐西穆斯提到,每到接近这要命的期限,市民无不涕泪齐下,

① 勃艮第的奥顿是埃杜伊人的首府,古代的统治地区包括邻近的讷韦尔。奥顿和讷韦尔现在都是主教辖区,前者有六百一十个教区,后者有一百六十个教区。就行政区域划分,勃艮第现在是法国的一个省,它的教区经统计有四百七十六个。根据十一年的出生人口登记加以分析,用一比二十五的比率,可算出总人口数,再除以教区数可以得到每个教区有六百五十六人,而奥顿和讷韦尔共有七百七十个教区。这样就可算出埃杜伊人据有这个地区,它的人口总数是 505 120 人。

② 沙隆和马孔都是主教辖区,前者有两百个教区,后者有两百六十个教区,可以得知人口总数是 300 750 人。这个增加的地区可以找出原因来加以证明:(1) 沙隆和马孔在早期都是埃杜伊人的统治地区,这点毫无疑问;(2) 在高卢的《职官志》中,它们并未列入城市,只能算是军事营地;(3) 在第 5 和第 6 世纪之前,这两个地点未设置主教府邸。然而欧迈尼斯(Eumenius)在所写的《颂辞》中有段文章,成为有力的反证,使我不敢把埃杜伊人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的地盘,沿着可通航的索恩(Saone)河向前延伸。

惶恐万分。税务人员为达成缴纳的金额,运用令人憎恶及不自然的方法,穷人经常受到鞭笞,才能被评定合于免缴税款的要求。佐西穆斯带有热情和偏见的控诉中提出的证词,根本无法证明是否属实,但是从这种贡金的性质,可以获得合理的结论,那就是非常武断的决定配额,极端严苛的征收方法。商业行为产生不为人知的财富,技艺和劳力的利润并不很稳定,只能靠着自由心证来裁定财产估值,倒是很少损害到国库的收入,不像征收土地税的状况,可以用没收财产的方式获得欠税。有关商人的征税,除了对身体施以惩罚以外,找不到让他们吐实的更好办法,就像商人的贸易,不能没有可见而永久的抵押品一样。过去用很残酷的方式对待无能力支付国家税款的债务人,因为君士坦丁合乎人道的诏书,不仅证实也获得减轻,例如不允许滥用枷架和鞭刑,准备宽大和空气流通的牢房作为监禁之用。

君主有绝对的权力征收普通税,偶尔呈献“冠金”,仍旧保留原来的名义和民众同意的形式,这是一种古老习惯。共和国的盟友把他们的安全和能够获得解救,归功于罗马武力的成就。甚至意大利的城市,为了颂扬胜利将领的功绩,装饰凯旋式华丽的排场,就自动呈献金冠作为礼物,等到典礼完毕供奉在朱庇特神庙,为未来的光荣作为永久的纪念。随着热情和谄媚的风气开始盛行,受到欢迎的捐献不仅数量增多,尺寸和重量也加大。凯撒的凯旋式礼品丰富,以致巨大的王冠有两千八百二十二个,总重量是黄金两万零四百四十磅。深谋远虑的独裁官*^①立即将这笔财富熔化,花在士兵身上比用于神明更能发挥功效。以后的皇帝取法前贤并加以改进,将华丽的饰品换为帝国通行的金币,当成更容易接受的礼物^②。自发的奉献最后成为欠恩应尽的责任,也不再限于凯旋式的场合,认为是君主国的城市和行省得到许可,经常是皇帝纡尊降贵的宣布即位、出任执政官、皇子出生、晋封凯撒、战胜蛮族,或者任何能使皇帝在位的编年史,踵事增华的实际或假想事件。罗马元老院的特别赏赐是黄金一千六百磅,大约六万四千英镑,抑郁的臣民

*^① [译注] 罗马共和政体的独裁官,是一个负责处理危机的职位,基于紧急状况或特定需要,由元老院推派,有权召集“百人连”大会,选举下任执政官,即使护民官也不得对独裁官行使否决权,任期通常为六个月。

^② 西班牙的塔拉戈尼斯(Tarragonese)行省向克劳狄皇帝呈献七顶金冠,高卢另外还送了七百磅黄金,这是我依据利普修斯(Lipsius, Justus, 1547 A. D. - 1606 A. D., 学者和政治理论家)修正后的合理数据。

用巧妙措辞加以颂扬,君王把这些无益但蓄意而为的证词,当成是忠诚和感恩的表示,心满意足加以接受^①。

一个民族若过分傲慢或自怜,都不可能对自己的实际处境作出正确的估计。君士坦丁的臣民觉察不到才智和品德已经日趋堕落,使他们失去祖先所具有的尊严;他们面临暴政的疯狂、纪律的废弛以及赋税的日增,不仅身受其害而且深感痛恨。历史学家不怀偏见,一方面承认民众的确有理由感到不满,同时也看到可以减轻苦难的有利条件。蛮族风暴转瞬间会使罗马帝国的伟大丧失基础,至今仍被拒止或阻挡在边境地区。整个地球有相当多的居民,在培育艺术和文学的园地,仍然享受着高雅的社交生活。民政体系的形式、权力和经费能够抑制嚣张跋扈的军人集团。尽管法律受到特权的破坏和巧辩的歪曲,罗马司法制度运用明智的原则,能够保存秩序和公正,这是东方专制政体难以想象的事。宗教和哲学对人类产生保护作用。自由权利这个名词,虽然已经不会使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感到惊愕,能够提醒在位的皇帝,他所统治的国家并不是奴隶或蛮族^②。

① 元老院议员可以免于出钱为胜利者制作金冠,因为他们并非战败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向皇帝奉献黄金还是有这个必要。

② 狄奥多西大帝训勉其子,有些话很值得深思,他指出罗马的皇帝有别于帕提亚的国王,不是靠皇家血统而是凭着才德服人。

第十八章

君士坦丁的性格作风 高卢战争 君士坦丁崩殒
帝国分由三个儿子统治 波斯战争 内战 君士坦
提乌斯获得胜利(323 A. D. - 353 A. D.)

一、君士坦丁的性格特质及其行事作风(323 A. D. - 337 A. D.)

君士坦丁迁移帝国的统治中心,对国家的行政和宗教制度进行重大的改革,他到底具有何种性格,一直是人们注意的重点,引起极大的分歧。基督教徒出于强烈的感激之情,不惜使用推崇英雄甚至圣徒的辞句,来装饰这位基督教会的救星;那些遭到压制的人群无比愤怒,认为君士坦丁既懦弱又邪恶,把他说成是历史上最可憎的暴君,他的登基有辱帝国的尊严。这些不同的看法经过很多世代还能保留下来,虽然程度有所差异,但是他的为人处世至今天仍有褒贬。只有站在公正的立场,把他那最热忱崇拜者所不能否认的缺点,和他那不共戴天的仇敌也不得不承认的优点,不怀任何成见综合起来,才有希望对这位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勾画出一个正确的形象,也才能毫无愧色的为史实所接受。假若不能从恰当而明晰的角度,把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仔细的划分为几个阶段加以研究的话,马上就会发现,要想把不协调的色彩混合在一起,将不兼容的性格特点调和起来,结果所产生的形象很可能像是一个怪物。

君士坦丁有得天独厚的外表和心灵,身材雄伟、相貌英俊、举止得体、在男性的阳刚活动中表现出矫健的身手和灵活的技巧。他从少年时期直到进入老年之后,始终保持着强壮的体魄,家庭生活始终坚持清心寡欲的原则。

他非常喜欢参加社交活动,可以随意与人交谈。尽管有时会不顾自己高贵的身分,在无法控制之下对人大发脾气,一般而言,他那待客以礼的态度,凡是接近过的人都会倾心不已。有人怀疑他交友是否真诚,然而从很多情况看来,证明他并非刻薄寡恩,不能同生共死之徒。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这方面的缺失并未妨碍他明了知识的重要,在他大力支持之下,艺术和科学还获得相当的发展。他勤奋处理公务不知疲倦,活跃的头脑毫不间断用于阅读、写作、思考、接见外国的使节、研究臣民的疾苦和不满。即使那些指责他措施不当的人,不得不承认他具有博大的胸怀和坚持的耐心,才能规划出无比艰巨的计划,不被学识的偏见和群众的叫嚣所阻挠,最后终于能够贯彻完成。他在战场上能够把自己的大无畏精神,成功的灌输给手下的士兵,指挥大军的才能已臻完美的境界。他与国外和国内的敌人作战,获得辉煌的胜利,应归功于他的将道,并非运气而已。他热爱荣誉,看作是辛劳工作的奖赏,也是激发积极作为的原动力。自从他在约克登基那天起,非常正确的认定,当前危险的处境、敌手的性格特质、自觉有高尚的品格、预见自己的成功可以为混乱的帝国带来和平与秩序,这些因素形成无可遏止的野心,主导着他的生命,所以能够达成最后的目的。早在他与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和李锡尼进行内战之时,他这一边已经赢得人民的好感,因为他们将暴君毫无忌惮的行径,和君士坦丁明智公正的施政进行比较^①。

设若君士坦丁在台伯河畔战死,甚至在亚德里亚堡(Hadrianople)的平原上阵亡,这些除了极少数例外,后人所知君士坦丁的为人可能不外乎如此。但是,在他最后一段统治期间(根据同时代的一位作家,非常温和而关怀的叙述),使他丧失身为罗马皇帝却无愧于后代子孙的荣誉。奥古斯都的一生在开始是一位毁灭共和国的暴君,后来逐渐变成国家以及全人类的父亲。君士坦丁则不然,看到一个长期受到臣民爱戴和使得敌人丧胆的英雄,却为自己的运气所荼毒,建立威震天下的战功,却再也毋须掩饰自己的行为,最后堕落成残暴而放荡的君主。他统治的最后十四年(323 A. D. - 337 A. D.),尽力所维持的安宁局面,只能说是粉饰的太平并非真正的繁荣。进

^① 君士坦丁德政最主要的资料是来自优特罗皮乌斯和小维克托,两位都是非常公正的异教徒,在他整个家族绝灭以后才记录当时的史实。甚至就是佐西穆斯和尤里安皇帝,也都承认君士坦丁的作战英勇和军事功勋。

入老年的君士坦丁更被两种彼此对立、但也可以相互调和的恶行所玷污,就是纵情任性的掠夺和挥金如土的慷慨。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多年累积的财富,全被他挥霍一空。这位征服者进行的各种革新措施,都得大量增加开支,同时各项公私建设、宫廷用度及庆祝活动的开销,都要立即大量供应现金;对人民的压榨,是能维持君王无限制浪费的唯一资金来源。他那些品德败坏的亲信,靠着主子的慷慨大方全都十分富有,还要肆无忌惮地掠夺侵占和贪污受贿。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虽受到掩盖,在政府行政机构各部门中,却已是公开的秘密。

大家都能觉察到,皇帝本人尽管仍能获得臣民顺从,却已渐渐失去他们的敬爱。愈进入晚年,他愈刻意追求穿戴和举止,使他更为人们所鄙视。傲慢的戴克里先采用亚洲华丽的排场,在君士坦丁身上显得软弱和阴柔。他戴着各种颜色的假发,是当时的巧匠精心制作,一顶式样新颖无比昂贵的皇冠,浑身珠光宝气,还戴着项圈和手镯,再加上一件像水波拖在后面的丝质长袍,上面绣着金碧辉煌的花朵。这样的装束即使穿在年轻又愚昧的埃拉伽巴卢斯(Elagabalus)身上,也会让人感到俗不可耐。现在要想从年事已高的君王和罗马年迈的老兵身上,找到失去的智慧和简朴,那更是难上加难^①。繁荣和放纵所败坏的心灵,不可能升华为宽宏的气度,能够藐视猜忌,大胆发扬怒道。马克西米安和李锡尼致死之道,按照他们从身为暴君所习得的原则来看,可以说是命该如此。一篇文章提到君士坦丁有损晚年名声的处决,也可以说是谋杀的客观叙述,所能引起非常坦诚的联想,只能说这样一位皇帝受到情绪或利益的支配,就会毫不犹豫的牺牲法律的公道和仅存的人性。

二、君士坦丁处死长子克里斯帕斯之末末(323 A. D. - 337 A. D.)

君士坦丁终其一生好运相随,飘扬着胜利的旌旗,同时也使他的家庭生活充满希望和欢乐。那些统治时间漫长,使国家最繁荣的前辈,像是奥古斯

^① 尤里安在当凯撒时就想嘲笑他的伯父,他那值得怀疑的言词,得到学者如施潘海姆(Spanheim, Ezechiel, 1629 A. D. - 1710 A. D., 古典学者和作家)的证实,主要是从奖章上可得知。欧西比乌斯认为君士坦丁这样的穿着和打扮,是为了公众而不是因自己喜爱。我们必须承认,爱慕虚荣的纨绔子弟,并不需要找任何借口。

都、图拉真和戴克里先,生前都因没有后代而深感不安。在那个经常发生动乱和变革的时代,不容任何皇室有足够的时间,让后裔在紫袍的庇荫之下成长茁壮。但是等到哥特人克劳狄(Claudius)获得皇位,他的弗拉维(Flavian)皇族却延续了好几代。君士坦丁本人也把从他父皇那里继承来的宝座,传给了他的子息。皇帝曾结婚两次,出身寒门的密涅维娜(Minervina)是他年轻时合法的伴侣^①,她仅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克里斯帕斯(Crispus);后来娶马克西米安(Maximian)的女儿福斯塔(Fausta)为妻,她生了三个女儿和三个名字相近的儿子:小君士坦丁(Constantine)、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和君士坦斯(Constans)。

君士坦丁大帝三个胸无大志的兄弟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Julius Constantius)、达尔马提乌斯(Dalmatius)和汉尼拔利阿努斯(Hannibalianus)^②,虽然没有实权,都享受到最高荣誉和巨富财产。三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位,活着时鲜为人知,死时也未留下后代。两个兄长都娶元老院有钱议员的女儿,为皇族增添了新的支派。封为大公(Patrician)的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他的儿子以加卢斯(Gallus)和尤里安(Julian)两位的名声最大。后来封为监察官(Censor)*^③的达尔马提乌斯,他的两个儿子也分别叫做达尔马提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君士坦丁大帝的妹妹安娜斯塔西娅(Anastasia)和尤特罗皮娅(Eutropia),分别嫁给出身贵族,具有执政官身分的元老院议员奥普塔图斯(Optatus)和涅波提阿努斯(Nepotianus)。他的三妹君士坦提娅(Constantia)的生平事迹和所受苦难,在历史上享有盛名,在丈夫李锡尼败亡后一直寡居;经过她苦苦哀求,结婚所生下的儿子当时才没有受到牵连,生存一段时间并且保留凯撒的头衔,看来还有渺茫的继位希望。在这个弗拉维家族之中,除去这些妇女和她们的亲眷以外,还有十到十二位男性。按照现代法律术语,应被称作皇族血统的亲王,似乎全应按出生

① 佐西穆斯和佐纳拉斯让人以为密涅维娜是君士坦丁的侍妾,但是迪康热(Ducange, Charles du Fresne, seigneur, 1610 A. D. - 1688 A. D., 法国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发挥侠义的精神,从一份颂辞中找到证据,能够肯定她的身分。

② 迪康热续佐纳拉斯以后,认为汉尼拔利阿努斯的名字原来叫君士坦丁,只是不知后来为何被长兄所占用。

*③ [译注]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政体最尊贵的职位,共有两位,由“百人连”大会选出,任期五年,未曾担任过执政官者不能出任,主要职责是审查元老院议员资格,核定各种阶级和财产。

顺序,继承或者辅佐君士坦丁的王位。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个人数众多的兴旺家族,很快就只剩下君士坦提乌斯和尤里安两个人,像在悲剧诗人感叹珀罗普斯(Pelops)和卡第穆斯(Cadmus)的诗篇*^①,能从所描述的罪恶和灾难中幸存。

克里斯帕斯是君士坦丁的长子,也是帝国的推定继承人,公正的历史学家都把他说成是一位对人友善而且卓然有成的青年。关于他的教育和学习的问题,全寄托给在基督徒中最有口才的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负责。在培养这位杰出学生的兴趣、唤醒他的良知方面,拉克坦提乌斯是最称职的导师^②。克里斯帕斯在十七岁那年,就被授与凯撒的称号,赋予管辖高卢各行省的权力,正好发生日耳曼人的进犯,可以让他尽早施展军事才能。在其后不久爆发的内战中,父亲和儿子分掌兵权。从这段历史的记载得知,强攻李锡尼以优势舰队全力固守赫勒斯滂海峡的行动,充分显示克里斯帕斯的英勇和才干。赫勒斯滂海战的胜利对结束战争发生很大作用,东部臣民向他们欢呼,君士坦丁和克里斯帕斯这两个名字已合而为一,高声宣告整个世界已被征服,现在全都处在仁德的皇帝和其子的统治之下。一个皇帝到了老年,很难获得公众的喜爱。年轻的克里斯帕斯的身上,布满朝气的辉光,从各方面来说,都能受到朝臣、军队和人民的尊敬,确实赢得他们的爱戴。对于一个治国多年经验丰富的君王,臣民在承认他的功绩时总是感到很勉强,常常抱着不公正的态度,夹杂着表示不满的抱怨,但是只要看到他的继承人表现出一点良好的品德,认为可以获得个人和公共幸福,便一厢情愿对他怀有无限的希望。

克里斯帕斯受到人民爱戴所产生的危机,很快引起君士坦丁的注意。不论作为父亲还是国王,都无法容忍有人与自己处于平等地位还能共存。他并没有用信赖以获得感恩,确保儿子对自己的忠诚,却要坚决阻止尚未实现的野心可能引起的越轨行为。克里斯帕斯很快看到未成年的弟弟授与凯撒头衔(324年10月10日),掌握高卢各行省原属他管辖的特殊部门。他自

*^① [译注] 珀罗普斯被其父塔塔卢斯(Tantalus)宰杀以飧众神,受到众神的怜悯而复活;卡第穆斯是腓尼基的王子,曾杀死巨龙而埋其齿,牙齿变成一群武士从地中跃出,相互残杀剩下五名,追随他建立底比斯城,引进文字。

^② 拉克坦提乌斯后来之所以贫苦无依,一方面可以用来赞扬他是公正无私的哲人,也可以拿来羞辱那位毫无人性的东家。

已是长大成人的王子,近年内有过重大功绩,非但没有得到奥古斯都的高位,反而像囚犯一样关在父亲的王宫,听任阴险的敌人对他进行恶意的中伤,毫无自卫能力,自然深感不满。处在这样一种痛苦的环境里面,年轻的王子恐怕很难做到处处注意自己的举止,尽量压制自己的情绪。而且还可以断言在他身旁,一定聚集着许多行事冒失或怀有二心的随从,用尽心机故意挑逗他发泄不满,也许他们还接到密令,要随时对他告发。就在这一段时期,君士坦丁发布一道诏书(325年10月1日),不论真假如何,明确表示正在怀疑有人阴谋策划推翻他本人和政府,不惜以荣誉或重金为诱饵,呼唤各种层次的告密者,即使是执政官和大臣也可以大胆检举,甚至连朋友或最贴身的亲信,都无一例外。同时他还庄严的宣布,将要亲自聆听这些指控,对有害于他的人进行报复。最后他还用一段祷告结束他的敕令,这段祈祷词倒是真的表露出他对危险的担忧,恳求最高的神明仍如既往保佑皇帝和国家的安全。

告密者接受优厚的条件奉命行事,自然全都通晓宫廷的斗争艺术,选定克里斯帕斯的朋友和亲信作为有罪的告发对象。再说皇帝既已答应要进行充分的报复和惩罚,显然他的诚意毋庸置疑。君士坦丁虽然把自己的儿子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在表面上却保持着关心和信任的态度,授与他各种勋章,和往常一样祝福年轻凯撒的统治能够长久而又太平。人民并不知道宫廷的秘密,仍旧爱戴他的德行和尊敬他的地位。一位请求将他从流放地召回的诗人^①,用同样的热情歌颂父亲和儿子的伟大。现在到了庄严庆祝君士坦丁统治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时候,皇帝决定为此目的要把朝廷从尼科米底亚(Nicomedia)迁到罗马,准备在那里举行极其盛大的欢迎仪式。这时每个人眼睛所见和嘴巴所说,都要极力装出幸福和快乐的样子,可以用庆祝仪式和伪装掩饰的帷幕,暂时盖住最阴险的报复和谋杀计划。可怜的克里斯帕斯在节日期间被皇帝下令逮捕,君士坦丁放下父亲的亲情,却没有保持法官的正义,审讯极为草率而且秘密进行,看来他也感到让罗马人看到年轻王子的悲惨命运,有失皇家的颜面。克里斯帕斯被押解到伊斯特里亚(Istria)的波拉(Pola),不久便遭到刽子手杀害,要不就用较仁慈的方式给毒死(326年7月)。态度和蔼可亲的李锡尼(Licinius)是位年轻的凯撒,也因克里斯帕斯的事件受到株连。君士坦丁最喜爱的妹妹痛哭流涕,哀求他饶恕她的儿

^① 这位诗人的名字是波菲里乌斯·奥帕塔提阿努斯(Porphyrus Optatianus)。

子,说她的儿子除了出身别无罪过,就这样无法打动他那极其刚愎的猜忌心。君士坦提娅在儿子被杀以后很快逝世。有关这些不幸王子的故事,他们犯罪的事实真相,接受审判的方式,以及如何被处死的细节,都已淹没在不可知的神秘气氛之中。那位显贵的大主教用一部洋洋洒洒的作品,盛赞这位英雄人物的美德和虔诚,有关这场悲剧的细节,却小心的避开不着一词^①。这种不顾遭人责难的做法,也不能不使我们想起,现今一位最伟大的君王采用完全不同的态度。拥有全部专制权力的沙皇彼得大帝,把有罪或已十分堕落的儿子判处死刑的理由,完全交给俄国人、欧洲人以及他的子孙后代去评论*^②。

三、君士坦丁诸子侄之教育和继承状况(323 A. D. - 337 A. D.)

克里斯帕斯的冤曲早已得到大家的承认,以至于现代希腊人,虽然对都城奠基人无比崇敬,但是他犯下杀死亲生儿子的罪行,因碍于人类的感情,无法为之辩护,只能勉强加以掩饰而已。他们提到伤心的父亲一发现指控不实,由于自己轻信谗言,发生错误置自己的儿子于死地,立即向世人公开表白悔恨和痛苦;为丧生的亲生子哀悼四十天,这期间他停止沐浴,断绝所有的生活享受;还说他为了让子孙后代引以为戒,特地给克里斯帕斯立了一尊金像,上面镌刻铭文:“献给受枉定罪的儿子。”^③如此煞有其事的故事,理所当然可以得到学者的支持。但是如果查阅一下更早和可信的记述,知道君士坦丁用血腥屠杀和报复来表达他的忏悔,为了弥补误杀无辜儿子的过失,却处决也许真有罪孽的妻子。他们把克里斯帕斯的不幸,归之于继母福斯塔的阴谋,无法消除的仇恨或无法满足的情欲,使她在君士坦丁的宫廷

^① 欧西比乌斯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面对事实,争辩毫无意义,这是埃法格里乌斯(Evagrius Ponticus, 346 A. D. - 399 A. D., 基督教神秘主义学者)在两百五十年以后推论出来的看法。

*^② [译注] 彼得大帝(1672 A. D. - 1725 A. D.)长子亚历克斯是废后叶芙朵基娅所出,从小与父皇极不相容,后被取消继承权。亚历克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处获得庇护,1702年受到诱骗归国,以谋逆罪起诉,尚未宣判已遭处决。

^③ 科迪努斯为了证明雕像是君士坦丁树立,后来由于阿里乌斯的怨恨心理,才将这座像藏匿起来,在他凭想象所写的史书中,特别假造希波吕图斯和小希罗多德两位证人。其实他的记载完全是空中楼阁,根本毫无价值。

里,重演了希波吕图斯(Hippolitus)和非德拉(Phaedra)的悲剧^①。拿密诺斯(Minos)的女儿^{*②}做榜样,马克西米安的女儿诬告她的非亲生儿子,对她这个贞洁的王后有乱伦企图,由于皇帝嫉妒心重,很容易颁发处死这位年轻王子的敕令,除掉妨碍她亲生儿子更上层楼的可怕对手。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对孙儿克里斯帕斯的早死非常伤心,要为他进行报复。没多久就有人发现,当然也可能是造谣,说福斯塔正和一个在御马厩服役的奴隶有罪恶的勾搭^③。对她的判决和治罪是在提出指控后立即进行,特意将奸妇放在蒸气浴池中,用烧得更热的高温给闷死^④。有人也许会想到,二十年夫妻生活的感情,考虑到儿子是预定王位继承人的荣誉,应该会软化君士坦丁的铁石心肠,不管她犯下多大的罪行也只有容忍,在独自关押的牢房里消磨罪恶的余生。

现在看来这些说法都是无的放矢,对这一段存有许多疑点和混乱的奇特历史,没有办法弄清楚真实情况。不论是攻击君士坦丁或为他进行辩护的人,全都忽略接位的皇帝统治期间,发布的两篇重要文告中非常重要的段落。文章在开始就盛赞福斯塔皇后身为女儿、妻子、姊妹和多位王子的母亲,所拥有的懿德、美貌和幸运^⑤。另外一篇有段话说得非常明白,小君士坦丁在他父亲死后三年被害,他的母亲为自己的儿子遭到不幸而伤心哭泣。尽管有许多异教和基督教的作家都提出肯定的证据,仍然让人相信或至少不免产生疑问,福斯塔会逃过丈夫盲目多疑的残暴行径。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子的枉死,再加上大批有地位而无辜的朋友遭到处决,无论如何,可以让

① 佐西穆斯认为这是我们这时代的作品,其实凭着现代人的智慧,只要获得古代若干线索和暗示,就能将情节并不明显、叙述并不完整的故事,加油添醋说得天花乱坠。

*② [译注] 密诺斯是克里特岛的国王,宙斯和欧罗巴(Europa)的儿子,死后成为冥府三判官之一。他的女儿非德拉是阿提卡国王提修斯(Theusus)的妻子,与前妻之子希波吕图斯调情,遭到拒绝愤而自杀,遗书说遭继子调戏,提修斯大怒,请海神处死希波吕图斯。

③ 佐西穆斯把这件事归之于君士坦丁死去两个妻子,一个是清白的福斯塔,另外那个淫妇是三位继承人的母亲。根据杰罗姆的说法,克里斯帕斯和福斯塔的死亡,中间隔了三四年之久。老维克托很审慎的不着一辞。

④ 要是福斯塔被处死,按照情理一定在宫殿内私下执行。演说家克里斯托异想天开,竟说是把这位皇后赤身裸体丢在荒山旷野,让猛兽给吃掉。

⑤ 尤里安好像把她称为克里斯帕斯的母亲,她可能采用那个头衔,至少她并不是迫害过他的仇敌。尤里安把福斯塔的命运与波斯皇后帕里莎提斯(Parysatis)相比,罗马人很自然的想到这是另一位亚格里皮娜(Agrippina)。

罗马人感到这件事极其荒唐,才会在宫门口张贴讽刺诗,把君士坦丁辉煌而又充满血腥气味的统治,说成和尼禄不相上下。

克里斯帕斯遭到处决,帝国王位继承权落到福斯塔的三个儿子,小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斯和君士坦斯身上。这三位年轻王子先后都授与凯撒的称号,晋升的时间分别是父皇在位的第十年、第十二年和第十三年。罗马帝国出现众多的主子,认为是出于亲情的偏爱加以原谅,不知皇帝究竟出于何种动机,将自己的家庭乃至全体人民的安危于不顾,毫无必要把两位侄子达尔马提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提升高位,确实令人难以理解。前一位授与凯撒头衔,与他的堂兄弟地位平等;为了讨好后一个,君士坦丁特意创造一个新奇的称号“至尊者”(Nobilissimus)^①,随着这种称号更赏给他金紫色的袍子。罗马帝国各朝所有的王子当中,只有汉尼拔利阿努斯破格加以国王的称号。即使是在君士坦丁治下,这种做法不仅离奇也无法解释。帝国的奖章和当代作家的文章,可以成为确凿的证据。

君士坦丁公开认可五位年轻的继承人,整个帝国对他们的教育问题感到十分关心。他们要进行各种体能的锻炼,为将来应付疲劳的战争生活和繁忙的高阶职务预作准备。有人偶尔提到君士坦提乌斯的教育情况和各种才能,认为他在跳远和赛跑等体育运动方面表现出色,还说他是射箭的高手和熟练的骑士,不论是骑兵还是步兵使用的武器全都能运用自如。为了增加君士坦丁几个儿子和侄子的学识,对教育的要求也很严格,只是成效要差一点^②。皇帝不惜重金,请来讲授基督教教义、希腊哲学以及罗马法理方面的知名学者,至于教导皇家青年如何治理政府和知人善任,则由他亲自现身说法。君士坦丁的才干是从逆境奋斗中,经历长期的磨炼所获得。他从私人生活的自由交往中,在伽勒里乌斯充满危险的宫廷里,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力求在同侪中出人头地,依靠个人行为所表现的谨慎和坚强,求得当前的安全发展和未来的伟大成就。他的子侄是命中注定的继承人,在皇宫里生活和接受教育,身边围绕阿谀奉承之徒,从小过着奢侈的享乐生活,一心想着自己将要继承王位。他们处于高贵的尊荣地位,不容许纡尊降贵去了

① 君士坦丁以前的皇帝,都把“至尊者”当赞颂语,这并不是一个合法且确定的头衔。

② 君士坦提乌斯的学习精神非常勤勉值得钦佩,他的想象力很迟钝,在诗文和修辞方面的学习没有什么成效。

解事情的真相,他们站在高位向下看,各种人物都显得平凡,所有事物看起来都简单。

君士坦丁纵容子侄,让他们在不知世事艰难的年轻时候,就负起统治帝国的责任,只有拿管辖下的人民当做实验品,来熟练统治的艺术。小君士坦丁指派到高卢地区掌握军国大权,他的弟弟君士坦提乌斯将父皇的世袭领地,换取富庶而又战事较少的东部各行省。意大利、西伊利里亚和阿非利加尊崇君士坦丁的第三个儿子君士坦斯,把他看作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代表。君士坦丁还把达尔马提乌斯派到邻接哥特人的边区,后来把色雷斯、马其顿和希腊交给他统治。凯撒里亚(Caesaarea)选作汉尼拔利阿努斯的住处,他的新王国计划由本都、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和小亚美尼亚(Lesser Armenia)所属各行省组成。所有王子都分别建立适当的行政机构,每人都分派一定数量的卫队、军团士兵和一些辅助人员,用来维持高贵的地位和维护个人安全。君士坦丁把自己所相信的人,安排在他们身边担任大臣和军事指挥官,协助年轻王子行使赋予的权限,甚至进行相当控制以免发生差错。等到他的子侄年龄较长、经验更加丰富之后,对他们运用权力的限制才逐渐放松。皇帝始终把奥古斯都的头衔留给自己专用。尽管他经常委派凯撒前往军队和行省,始终让帝国全都听命君士坦丁本人,只有他才是最高首领^①。塞浦路斯虽然有个赶骆驼的人发起带来麻烦的叛乱^②,君士坦丁的政策还是积极进行对付哥特人和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的战争,这些都没有干扰到最后十四年的平静统治。

四、萨尔马提亚人的习性、征战和内迁(331 A. D. - 335 A. D.)

人类种族有不同的分支,萨尔马提亚人非常特别,将欧洲古老居民的形体和肤色,与亚洲蛮族的生活和习俗融合在一起。根据战争与和平的各种偶发事件,才会产生联盟或征服的行为。萨尔马提亚人的国界原本在塔内

^① 欧西比乌斯有计划的提升君士坦丁的权势和尊荣,对于他把罗马帝国当做私人产业来分给儿子,全都加以肯定。至于如何划分行省的数据,可能是来自优特罗皮乌斯和两位维克托的著作,还有就是瓦伦西安的文集。

^② 出身卑微的卡罗西鲁斯(Calocerus)是叛变的首领,也可能只能算是一场暴动,由于达尔马提乌斯的处置非常机警,乱平被捕以后在塔苏斯的市场被活活烧死。

斯(Tanais)河两岸地区,有时为了扩展领地,会推进到维斯图拉(Vistula)河与伏尔加(Volga)河之间的广大平原。他们捉摸不定,四处移动,为了照料为数众多的牲口和牛群,追捕各种猎物,从事战争以遂行烧杀劫掠。妻子女住在活动的营地,有点类似小型的城镇,只有牛只拖曳的大车和各种覆盖的帐篷。国家的军事力量在于骑兵部队,战士的习惯是经常保持一两匹备用马,前进和撤退非常的迅捷,可以对远距离的敌人实施奇袭,要是无法力敌也能逃脱追击。他们缺乏钢铁材料,用很原始的方法制造出甲冑,就是将马蹄的硬趾,切成薄片后磨光打亮,仔细像鱼鳞一样排列起来,很坚固的缝在亚麻布做的内衣上面,就可以用来抵挡刀剑和标枪^①。萨尔马提亚人的攻击武器是短剑、长矛、强弓和箭囊,他们克服需要的压力,就将鱼骨做成武器锋利的尖头,习惯上浸泡在有毒的溶液里,使伤口遭到毒药的危害^②,这是最不人道的作战方式。这个民族就人性方面而言,因习性残酷而受到众人的痛恨;这个国家就战争方法而言,因资源的缺乏而受到大家的轻视。蛮族只要从荒野出现,到处搜寻可以猎取的对象,一脸浓密的胡须和未梳理的长发,皮毛外衣从头包到脚,狰狞的面貌和强健的体魄,表现出内心的暴虐无情,罗马行省文明程度较高的民众看到以后印象深刻,感到极为惊慌和恐惧。

感情丰富的诗人奥维德(Ovid),年轻时代在罗马过着奢靡豪华的生活,后来因故受到惩罚,流放冰天雪地的多瑙河岸,在那里面对荒野里愤怒的怪物,丝毫没抵抗能力,使得他对这个民族的铁石心肠感到极为畏惧,后来用温和的语气帮他们说话,倒是令人感到惊奇。奥维德表达出怜悯之情,有时也混合着缺乏男子气概的悲伤^③,他栩栩如生的描写蛮族的衣着和举止,葛特人(Getae)和萨尔马提亚人的武力和入侵,联合起来就是为了要破坏和毁

^① 保萨尼阿斯提到,雅典的埃斯库拉庇斯神庙,保存着一副萨尔马提亚人的胸甲,好奇心很重的旅客会仔细加以检视。

^② 曾有篇论文提到有毒的标枪,通常毒液是从植物中提炼出来,西徐亚人用毒蛇加上人血。这种状况在人和神这两个世界都常发生(希腊神话里,天神使用毒物当武器非常普遍),要是有纪律的敌人使用有毒武器,并不能说他是野蛮民族。

^③ 奥维德(43 B. C. - 17 A. D., 罗马诗人,代表作为长诗《变形记》,以及《岁时记》和《哀歌诗简》)在七年悲惨的放逐生涯中,写出九卷《哀歌诗简》,除了文辞典雅结构完整,在那种困苦的环境里心灵到达更高的深度,而且罗马的诗人之中除了他,再也没人有机会见识到黑海的旅程和异乡的景色。

灭。从历史记载可以得知,贾齐格人(Jazygae)是萨尔马提亚人的一支,也是这个民族最英勇善战和人数最多的部族。他们受到物质生活的诱惑,要在帝国的边区找到永久的居留地。奥古斯都当政后没有多久,达契亚人(Dacians)原来居住在蒂萨(Teyss)河两岸靠捕鱼为生,被迫退到多山的国度,把上匈牙利肥沃的平原放弃给获胜的萨尔马提亚人。他们所占领的地区以多瑙河为界,另一边是半圆形的喀尔巴阡山脉成为北面的屏障^①。萨尔马提亚人据有这个有利的位置以后,只要受到屈辱的刺激,就会看准机会发起攻击,或是在礼物的安抚下暂停入侵行动。他们对于各种威力较强的武器,也逐渐获得使用的技术。虽然萨尔马提亚人没有建立功勋获得声名,编成的骑兵非常强大,经常协助邻近的友人,像是东方的哥特人和西方的日耳曼人。他们生活在酋长的统治之下,建立一种无常规可循的贵族制度。等到汪达尔人受哥特人的压力而逃亡,他们迁入遗留的广大地区,把原来居住在北方大洋的滨海民族,就是著名的阿斯廷吉人(Astingi),从里面选出人来当国王^②。

黩武好战的独立国家带有敌意的行动,就会使国境的臣民引起争执,一定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汪达尔人的诸侯受到畏惧和复仇的刺激,哥特人的国王想要将领土从黑海延伸到日耳曼边区,马罗斯(Maros)河是注入蒂萨河的支流,河水染着蛮族奋战的鲜血。萨尔马提亚人见识到对手的实力强大而且人数众多,恳求罗马的君王给予保护,虽然罗马人乐得隔山观虎斗,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还是对哥特人武力的发展也起了警惕之心,君士坦丁立即声称要帮助较弱的一方。狂妄的哥特人国王阿拉里克(Araric),不愿坐待罗马军团的攻击,无所畏惧的渡过多瑙河,对整个梅西亚行省带来恐怖和破坏。为了对抗极具毁灭性敌人的入侵,年迈的皇帝御驾亲征(331 A. D.),但是在这次的作战中,无论是他的指挥还是机运,几乎使他从事国内外战争的

① 萨尔马提亚人的贾齐格部族定居在提比斯库斯河的两岸,普林尼(Pliny, 27 A. D. - 79 A. D., 罗马博物学家)在79年出版的《自然史》里曾经提到过。在斯特拉斯和奥维德的时代,也就是六十或七十年前,他们居住的地区已经越过葛特河,到达黑海的沿岸。

② 有关汪达尔国王统治萨尔马提亚人的假说,需要跟哥特人乔南德斯(Jornandes, 6世纪时哥特人历史学家,著有《哥特史》)与君士坦丁的希腊和拉丁历史学家的看法一致才行。也可以说,伊希多尔(Isidore, 560 A. D. - 636 A. D., 圣徒,塞尔维亚主教,神学家)所居住的西班牙是在哥特人统治之下,所以把萨尔马提亚当做他们的敌人,而不是汪达尔人。

百世英名,毁于一旦。他很羞辱的看到自己的部队,遇到数量微不足道的蛮族支队就逃走,被追赶直到设防营地的边缘,逼得他为了顾虑安全,很可耻的仓皇后撤。第二次发生的对抗事件以及成功的军事行动,能够恢复罗马人的名誉。在一场顽抗到底的斗争中,兵法和纪律的威力总要胜过乌合之众和匹夫之勇,哥特人遭到击溃的军队脱离战场,放弃残破的行省和进入多瑙河的退路。虽然在这次作战是君士坦丁的长子接替指挥,威名远播的胜利(332年4月20日)还是归功于皇帝的运筹帷幄和洪福齐天。

君士坦丁后来尽力促成与切森尼苏斯(Chersonesus)人的协议^①,终于对哥特人能够获得优势的局面。切森尼苏斯人是自由不羁而且英勇好战的民族,首都位于陶里卡(Tauric)半岛,也就是现在的克里米亚,仍旧保存着希腊殖民地的遗迹。他们由一位终身职的行政长官管辖,也有一个元老院在旁协助,为了强调议员的重要性,特别尊称为“元老”。切森尼苏斯人激起反对哥特人的情绪,想到上个世纪的战事,能够以极为弱勢的兵力对抗哥特人的侵略。他们用商业和贸易的共同利益,与罗马人联合在一起,因为他们拿仅有的产物,像是盐、蜂蜡和皮毛,交换亚细亚各行省的粮食和各种制品。他们服从君士坦丁的征调,在行政长官狄奥杰尼斯(Diogenes)的指挥下,整備一支兵员相当庞大的军队,主要的战力是来自十字弓和战车。切森尼苏斯人的行军非常迅速,发起奋不顾身的攻击,在协助皇家的将领作战之时,使哥特人转变作战的重点,结果在各方面都打了败仗,被驱赶进入山区,在这场非常惨烈的战役中,仅是严寒和饥馑就消灭十万敌人。最后哥特人卑屈求饶,君士坦丁同意对方的和平要求,接受阿拉里克的长子作为最具保证的人质,同时他很慷慨的赐给哥特人酋长很多头衔和报酬,尽力要让他们相信罗马人的友谊,双方不要再兵戎相见。皇帝对忠诚的切森尼苏斯人表示感激之意,更是用心良苦,他把皇家的饰品赠给行政长官和他的继承人,用华丽的光彩来满足国家的尊荣,特别规定他们的船只在黑海各港口的贸易,永久豁免关税,答应支助固定的补助金,不论平时和战时,都供应铁器、谷物、食油和其他的物品。但是在处理萨尔马提亚人有关问题之际,皇帝认为

^① 我感到很抱歉,叙述切森尼苏斯人的战争和协议,毫不犹豫的采用《生为帝王者君士坦丁》(*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这本书的资料,我现在发现作者是10世纪的希腊人,他对古代历史的记载不仅混乱,而且很多是杜撰的故事。

把他们从即将绝灭的状况下解救出来,已经是仁至义尽,同时也过于精打细算,从前通常有一笔赏金,用来付给这些民不聊生的民族,现在为支付战费也都扣除不放。

蛮族为得不到赏金激怒万分开始轻举妄动,萨尔马提亚人忘记自己刚刚接受的恩惠,也不管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处于危险的地位,开始对帝国境内发起袭击(334 A. D.)。君士坦丁极为气愤,决定不管这些蛮族的死活,也不愿再对抗格贝里克(Geberic)。这位很有声望的武士刚坐上哥特人的王座,起了并吞萨尔马提亚人的野心。汪达尔人国王威苏马耳(Wisumar)用大无畏的勇气保卫国土,没有外援必须独力支撑,在一场决定性的会战中被击败,而且惨遭屠杀,萨尔马提亚人的年轻精英也都伏尸沙场。这个民族剩余的人员为了保卫国家,采用权宜之计将奴隶武装起来。这些奴隶都是从强健的部族中掳获,曾当过猎人和牧人,在大声叫嚣的支援下报了战败之仇,把侵略者逐出国界。萨尔马提亚人立即发现,把国外的世仇大敌变成国内的心腹大患,不仅更为危险,而且无法解决。这些奴隶因过去遭受奴役而气愤填膺,为目前的光荣而得意忘形,于是在利米甘特人(Limigantes)的领导下,宣称他们拯救这个国家,所以要夺取统治权力。面对愤怒且失去掌握的群众,他们的主人毫无抵抗能力,情愿过困苦的流放生活,也不要再在奴仆手下苟延残喘。这时有些逃亡的萨尔马提亚人不顾羞耻,投靠在哥特人带有敌意的旗帜下,还有更多人团结起来撤过喀尔巴阡山脉,投奔他们的日耳曼同盟夸迪人(Quadi)。夸迪人在未耕种的国土里,划出一大片多余的荒野分给他们。这个苦难民族的绝大部分人员,把希望寄托于富裕的罗马行省,于是向皇帝恳求保护和宽恕,只要接受他们,准许他们在内地定居,就会绝对效忠帝国,郑重保证平时要尽臣民的责任,战时愿意从军当兵,对帝国忠诚不变尽到最神圣的义务。依据普罗布斯及后续各帝所采用的政策,非常愿意接受蛮族建立的殖民区,就从潘诺尼亚、色雷斯、马其顿和意大利划出大片土地,供给三十万萨尔马提亚人作为居住和维持生计的地方。

五、君士坦丁崩殒及屠杀血亲之残酷事件(335 A. D. - 337 A. D.)

君士坦丁重挫哥特人的威风,接受降服民族的效忠宣誓,再度宏扬罗马

帝国的权势。各国的使节来自埃塞俄比亚、波斯以及最遥远的印度,祝贺国家的和平与繁荣^①(335年7月25日)。如果他把长子、侄子和妻子的死当做莫大的运道,那么他的三十年统治,无论从公私两方面来看,可以说毫不间断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从奥古斯都以后所有皇帝,在位都没有这样长的时间,也享受不到他这样大的福分。三十周年的隆重庆典之后,君士坦丁大约又活了十个月。他在六十四岁的高龄,经过短期的病痛,便在尼科米底亚郊外的阿库里昂(Aquyrion)宫,结束令人难忘的一生(337年5月22日)。他到这里原是为了清新的空气和神奇的温泉,希望重新恢复日见不支的体力。哀悼活动和葬礼仪式过度铺张,超过以往任何一位皇帝丧事的规模,完全不顾古老罗马城元老院和人民的要求,已故的皇帝遗体仍按照生前最后愿望,运到以建造者为名对他表示永久纪念的城市。君士坦丁的遗体用各种象征伟大的服饰装扮起来,身着紫袍,头戴王冠,躺在一张金床上,安置在王宫专为出殡布置得金碧辉煌和灯火通明的殿堂。觐见的仪式仍然严格按照过去的程序进行,在每天规定的时间,政府、军队和皇族的重要官员仍旧跪在地上,非常严肃的围绕在君主身边,仿佛他仍活着一样,表示出忠心耿耿的态度。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这种像表演的仪式持续相当时间。一些阿谀的臣民尽量掌握机会,恭维君士坦丁受到上天的特殊恩宠,只有他在死后仍能继续统治帝国^②。

不过这种统治只是空洞的形式,等所有臣民不再想得到他的恩赐,也不畏惧他的震怒,大家发现这位绝对专制君王的愿望,已很少有人放在心上。那些在过世君王的遗体前敬礼有加,表示无比崇敬的大臣和将领,已在暗中策划,夺掉达尔马提乌斯和汉尼拔阿努斯的统治权,原来是君士坦丁指定由他的两个侄儿继承。由于对宫廷的具体情况了解太少,很难断言那些密谋的发起者,要这样做是出于何种动机,至多只能假想是对禁卫军统领的忌恨和报复。阿布拉维斯(Ablavius)受先帝的宠爱,

^① 欧西比乌斯在提起印度人时注意到三种状况:(1)他们来自东边海洋的对岸,所叙述的可能是中国的海岸,或者是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海岸。(2)他们带来光辉的宝石和不知名的动物。(3)国王树立君士坦丁的雕像,臣民提出抗议,因为这样等于承认君士坦丁具有最高的权力。

^② 君士坦丁在圣使徒大教堂为自己准备神圣庄严的坟墓,只有欧西比乌斯对君士坦丁的生病、死亡和葬礼有完整的记录,把君士坦丁一生最好事迹写在第四卷。

对人表现十分狂傲,有很长一段时间左右着皇帝意志,后来有负皇帝的信赖和厚爱。大臣和将领为获得军队和臣民谅解,表面上编出冠冕堂皇的道理。他们振振有辞倒也并非虚妄的辩说,只有君士坦丁的亲生儿子才能享有最高权力,指出争权君王日益增多就会产生危险,彼此敌对的王子毫无手足之情,也不知相亲相爱,已在威胁着国家安全。这项计谋是在秘密策划下积极进行,直到有一天各个部门忽然异口同声宣布,除了先帝的嫡子,他们无法接受外人统治罗马帝国。较为年轻的达尔马提乌斯靠着友情和利害关系,加上继承了君士坦丁大帝的部分才能,理所当然成为拉拢的对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好像没有采取任何手段,用武力来保护自己和兄弟,从慷慨的伯父那里所获得的合法权益。他们处于疯狂怒涛的威慑和压力之下,局势掌握在无法和解的仇敌手中,他们既没有办法逃跑也无力反抗。他们的命运拖延到君士坦提乌斯前来处理,他是君士坦丁最宠爱的次子。

皇帝临终前的遗言,是要让君士坦提乌斯主持葬礼,这位王子仗着接近东部的关系,轻易阻止远在意大利和高卢的弟兄采取行动。他占据君士坦丁堡皇宫以后,第一要消除皇室亲属的恐惧心理,庄严宣誓要保证他们的安全。第二则是急着寻找合理借口,使自己能从冒失的承诺中脱身,不致受到良心谴责。这时欺骗的伎俩用来为残忍的阴谋服务,一纸显而易见的伪造文件,却得到神圣人物的背书。君士坦提乌斯从尼科米底亚主教手中,得到一份确认为他父亲的遗嘱。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皇帝表示怀疑自己被兄弟毒死,要求儿子惩罚凶手,不仅要为死去的父亲报仇,更要保障他们自己的安全。可怜的王孙无论他们提出多么充分的理由,反驳那谁也不相信的指控,为自己的性命和名誉辩护,立即被愤怒士兵的呼声压制下去。这些士兵公然宣称,军队同时是这些罪犯的复仇者、审判官和刽子手。诉讼程序的基本精神和形式,都被一场混乱不堪的屠杀破坏,君士坦提乌斯的两个叔叔和七个堂兄弟倒在血泊中,其中以达尔马提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最为知名。其余人员包括与先帝妹妹结婚的罗马大公奥普塔图利斯,还有以权势和财富而论,可能觊觎皇位的禁卫军统领阿布拉维斯。

如果对这血腥的谋杀描绘得不够仔细,还可补充说明,君士坦提乌斯娶叔叔尤利乌斯的女儿为妻,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堂兄汉尼拔利阿努斯。

君士坦丁出于策略考量,不顾世俗礼法反对,在近支皇族之间结成婚姻关系^①,仅足以向世人表明,这些王子王孙对极近的血缘关系既毫不在意,视天真幼小亲属的苦苦哀求无动于衷,自然对以婚姻为基础的亲密关系也同样冷漠无情。广大的家族,仅只有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两个最小的儿子加卢斯和尤里安,从刽子手的屠刀下脱身,也是那些疯狂的士兵杀得心满意足之后,才饶了这两个幼儿。君士坦提乌斯趁他弟兄不在,犯下令人发指的滔天大罪,后来有一段时期,不免对他在年轻无知的时候,受到图利自己的大臣在旁怂恿,加上军队的喧嚣形成无法抗拒的威胁,做出残害至亲的暴行,内心感到略为悔恨^②。

弗拉维家族大屠杀发生之后,三兄弟经过磋商重新划分帝国各行省的疆域(337年9月11日)。小君士坦丁是年纪最长的凯撒,除了居有最高的位阶以外,还获得了以先帝之名,也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都城。色雷斯以及东部地区划归君士坦提乌斯,作为他可以世袭的领地;君士坦斯则被承认是意大利、阿非利加以及西伊利里亚的合法君主。军队都服从他们继承的统治权,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之后,接受罗马元老院授与的奥古斯都头衔,这三位王子登基之时,年龄最大的不过二十一岁,其次为二十岁,最小的一位才十七岁。

六、沙普尔称帝后波斯赢得东方战争的胜利(310 A. D. - 350 A. D.)

欧洲黠武好战的民族都已投效在两兄弟的旗帜之下,率领亚洲战力虚弱部队的君士坦提乌斯,只得独自承受波斯战争的重担。君士坦丁去世之际,沙普尔(Sapor)登上东方的宝座,他是霍尔木兹(Hormouz)或霍尔米斯达斯(Hormisdas)的儿子,纳尔塞斯(Narses)的孙子。纳尔塞斯被伽勒里乌

^① 古代的法律已实施了五百年,废止后仍无法根除罗马人的成见。他们仍旧认为堂表兄妹之间的婚姻,是一种带有血亲通奸性质的乱伦。尤里安的内心基于迷信和愤恨,指责堂表兄妹之间的联姻关系。这种禁止事项在君士坦丁死后恢复,并加强要求,但依据法理学的原则,并没有引用到欧洲的民法和不成文法之中。

^② 尤里安指控他的堂兄君士坦提乌斯犯下屠杀亲人的罪行,只有他间不容发地逃脱毒手。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 293 A. D. - 373 A. D., 圣徒、神学家、教会政治家,捍卫正统教会对抗阿里乌斯派)肯定这种说法,虽有不同理由,他还算得上是君士坦提乌斯的仇敌。佐西穆斯也提出同样的指控。优特罗皮乌斯和两位维克托只是简单几句带过。

斯击败以后,只有退避三舍承认罗马的威权。尽管沙普尔的统治时期非常绵长,现在已进入第三十个年头,他本人却还正当盛年,因为命运的特殊安排,他登基的日期早在出生之前。霍尔木兹的妻子在丈夫去世时正怀着身孕,腹中孩子的性别难以确定,能否顺利生产无法预料,不免在萨珊(Sassan)皇室的亲王当中挑起非分之想。祭司肯定霍尔木兹的遗孀必将顺利产下男孩,得以消除发生内战的威胁,波斯人屈从于迷信的预言,毫不迟疑准备为他举行加冕典礼(310 A. D.)。在皇宫正厅的中央放着皇帝的御床,王后庄产的躺在上面,在可能掩盖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继承人头部的地方,放上一顶王冠。波斯总督和大臣俯伏在地上,对着看不见而又无知觉的君主,用虔诚的礼节表示崇敬^①。

如果从民族的习性和他的统治时间异常长久来看,这个奇特故事确有几分可信的话,那不仅要羡慕沙普尔的幸福,更应钦佩他的天赋。他在波斯后宫的阴柔环境受着与外界隔绝的教育,居然了解锻炼意志和身体的重要,在对专制权力的绝对责任和诱惑毫无体会之时,便早已登基称帝,凭着他的功勋,真可说是当之无愧。他在幼小的年纪,因为国内的混乱不可避免饱尝各种灾难。强大的也门或阿拉伯国王提尔(Thair),不断骚扰和掠夺他的都城。由于先帝的妹妹身为公主被掳走,损害到王室的尊严。然而自从沙普尔成年以后,骄纵的提尔国王,连带他的民族和国家,全部降服在锋芒初试的年轻武士脚下。他非常明智采取恩威并济的办法,运用这次胜利发挥最大的效果,竟然使得既恐惧又感激的阿拉伯人,对他赠封“杜拉克纳夫”(Dhoulacnaf)的头衔,也就是“民族捍卫者”的称号。

沙普尔敌人认为他兼具军人和政治家的美德,要为他的祖先雪耻复仇的愿望激起旺盛的企图心。罗马人掌握底格里斯河对岸五个行省,他要从这种不利的困境中脱身。君士坦丁在军事方面的声望、罗马政府实际或表面所具有的力量,都使沙普尔暂时停止发起攻势。沙普尔采取敌对行动激怒对方,先运用谈判的技巧探试帝国宫廷的耐心。君士坦丁的逝世就是

^① 6世纪的阿戈西阿斯(Agothias, 536 A. D. - 582 A. D., 拜占廷诗人和历史学家)是这些故事的作者,他在宫廷的大使馆里,经由翻译家塞尔吉乌斯(Sergius)的协助,从波斯的编年史学家所摘录的文件里获得很多数据。

战争的信号^①,叙利亚和亚美尼亚边界的实际状况像是在鼓励波斯人,征服不仅容易,而且可以获得丰富的战利品。宫廷的疯狂屠杀等于发出警告,把违法乱纪和暴动叛乱的风气,扩散到东部地区的军队之中。军队不再受到纪律的自我约束,无法像过去仍旧对资深的指挥官保持服从的习性。行事谨慎的君士坦提乌斯在潘诺尼亚和兄弟会谈以后,匆忙赶到幼发拉底河岸,军团逐渐恢复原有的士气和纪律。沙普尔还是趁着混乱的状况围攻尼西比斯(Nisibis),在美索不达米亚占领几处重要的城堡^②。

亚美尼亚名声显赫的提里达特斯(Tiridates),凭着本身智勇双全加上对罗马的忠诚,长期以来享受着和平与光荣,与君士坦丁保持着坚固的联盟关系,在世俗和灵性方面产生同样的利益。由于提里达特斯改变信仰,像这样一位英雄的身上显现出圣徒的气质,建立基督教的信仰,并从幼发拉底河传播到里海之滨,亚美尼亚用政策和宗教的双重束缚,紧紧的依附着罗马帝国。很多亚美尼亚贵族不愿放弃众多的神明和妻妾,不满的派别扰乱公共的宁静,辱骂年迈体衰的君王,像是等不及他死期的来临。提里达特斯终于在统治五十六年以后逝世,亚美尼亚王国的气数随着他一同绝灭。

合法的嗣子被放逐,基督教的教士被谋杀或被赶出教堂,阿尔巴尼亚的蛮族从山区被邀请下山。两位最有权势的省长篡夺皇家的纹章和权力,恳求沙普尔给予援助,打开城门让波斯的守备部队进驻。基督教团体在阿尔塔克萨塔(Artaxata)大主教的指导下,向虔诚的君士坦提乌斯求助,这位大主教是启示者圣格列高利(St. Gregory)的后任。经过三年的动乱之后,亚美尼亚王室有位名叫安条克(Antiochus)的官员,成功获得皇帝的委任和支持,拥护提里达特斯的儿子科斯罗伊斯(Chosroes)接位。对于阿尔萨息(Arsaces)家族忠心耿耿的家臣,就用职位和报酬收买,同时宣布大赦,大部分变节的总督都不究过往。罗马从这次事变中只获得表面的虚名,并非实际的利益。科斯罗伊斯是位虚有其表的君王,天生懦弱无能,无法胜任战争的烦剧工作,讨厌人际间的交往。他在伊琉塞鲁斯(Eleutherus)河畔的树丛

① 塞克斯特斯·鲁弗斯(Sextus Rufus)肯定的说,波斯人想求和然而徒劳无功,因为君士坦丁正准备进军。他在这种情况下所提出的权威性说法,没有哗众取宠之处。欧西比乌斯的证词更为重要,他提到条约即使还没批准,准备工作也已做好。

② 君士坦提乌斯在这年的作战中,可能赢得相当斩获,所以把阿迪阿贝尼库斯·马克西穆斯(Adiabenicus Maximus)的这个头衔尊封给他。

中建造一所宫殿,就从首都退居到那里,从事打猎和弄鹰打发闲暇时光。他为了能让自己过安逸的生活,即使受到再大的羞辱也不以为意,屈从沙普尔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每年支付贡金并归还富裕的阿特罗帕提尼(Atropatene)行省。这是提里达特斯穷毕生精力,加上伽勒里乌斯战胜的军队,才从波斯手中割让给亚美尼亚^①。

君士坦提乌斯在位的期间很长,波斯战争(337 A. D. - 360 A. D.)带来的灾难使东部的行省吃尽苦头。轻装部队不定期的人侵,越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从泰西封(Ctesiphon)的城门直到安条克,不断散布着恐怖和破坏。沙漠里的阿拉伯人也趁火打劫,只是因团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嗜好有所不同,有的随着自主性很强的酋长,参加沙普尔的部队,还有些部落以无庸置疑的忠诚,为罗马皇帝效命^②。在战争的重大行动之中,双方的表现都极为英勇,罗马和波斯的部队一共发生九次浴血大战,君士坦提乌斯亲自指挥两次。一般而言当时的状况对罗马不利,但是在辛格拉(Singara)会战(348 A. D.)罗马军队奋不顾身的英勇行动,几乎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沙普尔的大军用三座桥梁渡到底格里斯河前进,辛格拉的守备部队全部撤收下来。波斯人占领靠近希里哈(Hilleh)村附近一处有利的营地,大量兵工辛劳工作,在一天之内环绕营地挖出深壕,堆起高耸的防壁。他那数量极为庞大的军队,当排列成会战队形之际,布满整个河岸和邻近的高地。有一块十二哩长的平原,横亘在两军之间。双方像是等不及开始接战,蛮族轻微抵抗就无秩序的向后逃走,好像是无谓阻挡重型军团的实力,也可能要诱使对方疲惫。罗马军顾不得炎热和口渴,穿着厚重铁甲追赶敌军越过平原,列队在营地前掩护撤退的骑兵,也被他们切成数段。君士坦斯也匆忙的跟着追击,想要约束部队的冒险急进,提醒大家快要接近夜晚会很危险,看来已经无法在白天完成任务。部队打仗靠

^① 当时的演说家提到这件事只是含糊笼统的暗示一下,亚美尼亚的历史学家叙述非常的详尽,可见两者之间的说法倒是很吻合,当然一般学者重视后者所提供的数据,把前者的颂辞看成可有可无。要是相信摩西的说法,安条克这个名字在前几年出现过,当时他只是个位阶并不很高的政府官员。

^② 阿米阿努斯很生动的描绘萨拉森人游牧和掠夺的生活,从叙利亚的边界延展到埃及的瀑布。也可以从马尔库斯(Malchus)的冒险事迹中知道,杰罗姆(Jerom, Eusebius Hieronymus, 圣徒、西方教会的教父、圣经学者和翻译家)很有趣的提到当时的情况,说是从贝里亚(Beraea)到埃德萨的大道,盗贼多如牛毛。

着自己的英勇,并不完全听从指挥官的经验和能力。大家默不作声,就像是喧闹抗议长官的怯懦一样,只是愤怒的冲向前去攻击,把壕沟填上,打破防壁,分散开来进入帐篷里,找水喝来恢复体力,同时也因卖力而有丰硕的收获感到高兴。

智慧过人的沙普尔期盼胜利的时刻即将到来,他的部队大部分都配置在高地,对于前面的退兵只是在旁观望,置之不理。现在趁着暗夜的掩护衔枚急进,同时波斯的弓箭手在营地亮光的引导下,对于没有着上甲冑和四处乱跑的人马,箭矢如雨一般落下。根据可信的史实记载,遭到击败的罗马人死伤惨重,军团逃走的剩余人员也吃尽苦头才能生还。甚至在措辞最温和的颂词中,都承认皇帝的荣誉被不服从命令的士兵所玷辱,对于悲伤的撤退状况就避而不谈。然而后来有个受到收买的演说家,为了破坏君士坦提乌斯的名誉,用非常冷静的态度提到不敢置信的残酷行为,说是对皇室的荣誉是极大的污点,要大家深植在脑海中留给后世子孙来批判。这件惨剧就是沙普尔的儿子在波斯人的营地被俘,不幸的青年是王座的继承人,就是最野蛮的敌人也会产生同情心,结果毫无人性的罗马人先施以鞭笞,再用酷刑折磨,最后当众处死。

沙普尔大军掌握战场的有利态势,连续获得九次胜利,使他的名声因英勇善战和指挥若定,传遍世界各国。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设防城市之中,只要最坚强且最古老的尼西比斯,仍旧为罗马人据有,沙普尔就不可能完成他的计划。尼西比斯从卢库卢斯(Lucullus)时代*^①起,就有东部雄关的美名,在这十二年内,为对抗沙普尔的大军,受到三次壮烈的围攻(338年、346年、350年)。这位君王鞭策大军进行六十天、八十天和一百天的不断攻击,三次都受到重大损失,在羞辱状况下被罗马军队击退。尼西比斯是范围广大且人口众多的城市^②,离底格里斯河有两天行程,位于迈西乌斯(Massius)山麓优美而肥沃的平原地带,四周围绕三重砖墙,外有很深的护城壕。卢西里阿努斯伯爵(Count Lucilianus)率领守备部队实施英勇抵抗,受到民众义

*^① [译注]卢库卢斯(Lucullus, Lucius Licinius, 110 B. C. - 56 B. C.)是罗马将领,曾任财务官、行政长官,击退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Mithradates)的入侵,以生活奢华著称于世。

^② 尼西比斯现代已减少到只有一百五十户人家,沼泽地区生产稻米,肥沃的草原从摩提尔(Mosul)一直延伸到底格里斯河,覆盖着城镇和乡村的遗址。

无反顾的支持。尼西比斯市民在主教训诲下众志成城^①，面临即将到来的危险使他们向军队效力。他们认为沙普尔的目标是要在这里扶植波斯殖民地，把他们驱赶到遥远的蛮荒之地，去做野蛮人的奴隶。他们因前两次的围攻获胜，得意洋洋充满信心。

伟大的国王自尊心受到打击，率领着波斯人和印度人的联合部队，第三次向尼西比斯进军。一般用于战场的投射机具，或者是拿来破坏城墙的攻城序列，因为罗马人对这种技术极为精通，所以无法发挥作用，围攻很多天毫无进展。沙普尔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真无愧是东部的君王，那就是要运用自然界的力量。当时正是亚美尼亚高山积雪融化的季节，从平原和尼西比斯城之间流过的迈多里乌斯(Mygdonius)河^②，就像尼罗河一样泛滥成灾，淹没邻近的地区。波斯人使用大量劳工，把城市下方的河道堵住，然后筑起土堤把河水限制在里面，这样就成为一个人工的湖泊，再准备一队战船，里面装满士兵。同时有一种机具可以抛射五百磅重的石头，全部排成队形前进，可以与防壁上守备的部队处于同等的高度来接战。高涨的水势带来无可抗拒的力量，对战斗的双方部队都产生致命的作用，后来终于有一段城墙抵不住累积的压力，突然之间崩溃，出现长达一百五十呎广阔的缺口。波斯人立即发起全面的攻击，尼西比斯的存亡到了最后关头。排出大纵深的攻击队伍之际，重装骑兵在前面担任先锋，在泥泞中的行动受到妨碍，还有大部分在冲锋时没有注意，淹死在积水的洼地里面。战象受伤引起狂野的暴怒，使得攻城列队更加混乱，同时四处奔逃，践踏数以千计的波斯弓箭手。万王之王端坐很高的御座，看到部队不幸的混乱场面，只有压住心中的怒气下令收兵，经过几个钟头的整顿后再继续攻击。勇敢的市民抓住机会，连夜施工改进防务。等到第二天波斯人发现，整段缺口部分已经筑成一道六呎高的新城墙。

① 狄奥多尔(Theodore, 7世纪出生于耶路撒冷的教皇, 642 A. D. - 649 A. D.)把这样的奇迹归于埃德萨的主教圣詹姆斯, 主要原因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 他带着罗马皇帝的图像来到城墙上, 派遣一支蚊蚋大军去叮咬战象的鼻子, 使一大群新来的塞纳契里布人(Senacherib)感到非常难受。

② 尼布尔(Niebuhr, Carsten, 1733 A. D. - 1815 A. D., 德国探险家和科学家)虽承认迈多里乌斯河会涨水, 他在那里看到一座十二孔的桥梁, 很难相信他怎么把一条小溪当成宽阔河流。当时有很多情况仍不清楚, 所描述的巨大挡水工程, 就让人无法相信。

沙普尔对于没有掌握战机而感到失望,而且还损失两万人马,仍旧发挥不屈不挠的意志,继续对实力减弱的尼西比斯层层包围。后来之所以没有成功,是他要去防卫波斯的东部各省,对抗马萨格塔人(Massagetae)难以抗拒的入侵。等他获得东部吃紧的信息以后,立即放弃围攻,迅速离开底格里斯河岸向阿姆河前进。他要从事的西徐亚人(Scythian)战争极为危险而困难,使他马上要跟罗马皇帝签订停战协议,这件事对两位君王都同样重要。后来才知道君士坦提乌斯的两位兄弟,因为在西部发生的事变中死亡,自己面临内战的威胁,他的实力不容分散,要发挥最大努力和勇气应付当前的变局。

七、兄弟阋墙的后果及马格嫩提乌斯的篡夺(340 A. D. - 350 A. D.)

帝国在分治以后,三年时间很快过去。君士坦丁的儿辈似乎迫不及待让世人知道,即使那些他们没有能力治理的国土,还是对分配的状况感到不满。最年长的君王立即抱怨,把被谋杀的亲戚那份领地拿来分赃时,受到了欺骗。虽然他对君士坦提乌斯下毒手所立的功劳,不敢争辩只有屈服,但是坚决要求君士坦提乌斯放弃阿非利加各行省,因为他的弟弟从死去的达尔马提乌斯手里,得到富裕的马其顿和希腊,只有这样才算公平。小君士坦丁非常在意这件事,在经过冗长而没有结果的谈判之后,激发他凶狠的天性,也听从亲信的意见,认为不论是基于地位或利益,必须对争执采取行动。于是他率领一群喧闹的乌合之众,不像出征倒是适于打劫,穿过朱里安·阿尔卑斯(Julian Alps)山,突然侵入君士坦提乌斯的疆域,在阿魁利亚(Aquileia)四周的乡土,首先遭受他气愤填膺所带来的暴虐行为。君士坦提乌斯当时驻扎在达契亚,所采取的措施非常审慎而且更能发挥作用,等听到他的长兄入侵的信息,从伊利里亚部队中,派遣一部选锋先行出发,自己再率大军随后跟进。在部将优越的指挥之下,很快终结这个有违天理的争执。小君士坦丁与选锋遭遇后,对方佯作不支败逃,他在追赶之际中伏。这位性急的年轻人和少数随员,被隐藏在树林中的敌军袭击,受到包围以后惨遭杀害(340年3月),他的尸体在阿尔萨(Alsa)河找到,获得君王葬礼的尊荣。他的行省全部向胜利者输诚,作为兄长的君士坦提乌斯并没有分到一杯羹,君士坦提乌斯理所当然占

有帝国三分之二的疆域^①。

君士坦斯的气数不过多延长十年,还是一位国内的叛徒,用更可耻的手为他的长兄报杀身之仇。君士坦丁建立的制度带有致命缺失,他的儿辈在统治上展现懦弱和无能的一面,特别由于他们本人的恶行和疲软,立刻失去臣民的尊敬和爱戴。君士坦斯从军队毫无功绩可言的成就之中,变得极为狂妄高傲,他缺乏能力又不专心国事,更被人轻视。他喜爱一些日耳曼俘虏,原因是他们年轻迷人,民众当成丑闻的话题到处传播^②。有蛮族血统的马格嫩提乌斯(Magnentius)是极具野心的军人^③,公众对君士坦斯未能维护罗马的荣誉感感到不满,使他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皇帝的卫队约维安斯(Jovians)军团和海克留斯(Herculians)军团,都把他看成首领,所以他从中选一帮人成为心腹,在皇家营区保持最有利和最重要的地位。他和马塞利努斯(Marcellinus)建立友谊,获得大量钱财的支持,才能用很慷慨的手段来发起叛变。士兵被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所说服,就是要顺应公众的呼吁,挣脱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不要成为世袭制度下的奴隶,选择一位更积极而勇敢的君王,并对他的德行给予报酬,就像对待堕落的君士坦斯的先人那样,让他从平民擢升到世界的宝座。

等到阴谋成熟可以执行的时候,马塞利努斯借口庆祝儿子的生日,摆出很隆重的场面,款待居住奥顿(Autun)城在高卢宫廷中担任高职的知名人士,身分都是有战功的侯爵和男爵。山珍海错的饮宴很技巧的拖到夜深,宾客毫无顾忌的自由交谈,故意说些非常危险甚至叛逆的话,也没有引起一点怀疑。突然之间家门大开,马格嫩提乌斯在离开一会以后,穿着登极的冠冕和紫袍进入宴会大厅,谋逆分子马上用奥古斯都和皇帝的称号向他三呼万

① 这次内战的起因和结局,叙述得杂乱无章而且矛盾百出,我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主要还是参考佐纳拉斯和小维克托的观点。小君士坦丁逝世曾经正式宣布追悼文,可能找出一点蛛丝马迹,但是演说家为了审慎起见,何况他们的对题材的运用品位不高,所以只是一些含糊其辞的口号。

② 君士坦斯有这种邪恶的嗜好,要不是经过公开的承认,在他兄长之下担任高官的老维克托,也不可能用肯定的语气加以证实。

③ 这方面倒是可以相信,马格嫩提乌斯所出生的蛮族殖民区,是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君士坦丁的父亲)在高卢建立。马格嫩提乌斯的行事风格,使人想起爱国者莱彻斯特伯爵(Patriot Earl of Leicester),也就是名声显赫的蒙特福德(Montford),说服老实的英国人追随他。虽然他是法国人,却大起兵刀要把英国人从外国宠幸手里解救出来。

岁。这些人不论是基于惊讶、恐惧、酒醉还是野心的驱使,还有些人根本不知事态的严重,都异口同声的参与欢呼。卫士很快将效忠的誓词拿走,市镇的城门紧闭,在日出之前,奥顿城市和宫廷里所驻守的部队和金库,都奉马格嫩提乌斯为主人。就谋叛者而言,他们秘密行动用尽心机,认为会对君士坦斯造成奇袭的作用。谁知君士坦斯正在邻近的森林里从事喜爱的狩猎,或许是私下进行带有犯罪性质的娱乐活动,虽然被他的部队和臣民所遗弃,已经没有反抗的力量,听到叛乱迅速展开的消息,还是有时间赶快逃走。他打算搭船离开,到达西班牙一处海港之前,就在比里牛斯山麓靠近海伦娜(Helena)^①的地方,被一队轻骑兵赶上,也不管这里是神圣的庙宇所在地,君士坦丁的儿子被奉行任务的队长下令杀害(350年2月)。

随着君士坦斯的过世,让人知道重要的革命行动竟会如此轻易达成,西方各行省均开始仿效奥顿宫廷的先例。意大利和高卢两个主要行政区,全部都承认马格嫩提乌斯的主权。篡位的僭主运用各种高压手段,搜括国库的金银财富,根据他应尽的义务,给拥立的部队付出很大一笔赏金,同时要供应内战所需的费用。伊利里亚为四战之地,从多瑙河延伸到希腊半岛的顶端,长期以来服从一位老将的指挥。维特拉尼奥(Vetranio)献身军旅生涯^②,以优异的服务和丰富的经验博得名声,特别是他生性单纯深获部下的爱戴。他对君士坦丁家族的顺从已成了习惯、责任和义务,对于主子仅存的儿子,立即给予强烈的保证,无论是他个人或部队的忠诚之心绝不动摇,对于高卢的叛徒要施展报复的手段。维特拉尼奥的军团受到叛乱带来的利益所引诱,并没有敌忾同仇的心理,于是他们的领袖也立即丧失坚毅和忠贞之心,何况君士坦提娜(Constantina)的名衔,为他的野心带来一种似是而非的借口。君士坦提娜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她的父亲君士坦丁大帝封给她奥古斯塔(Augusta)的名号,于是她亲手把王冠戴在伊利里亚老将

① 古老城市一度很富裕,昔日名称为伊利贝里斯(Illiberis),慷慨的君士坦丁提高它的地位,用自己母亲的名字来增添城市光彩。海伦娜[当地人还是叫它埃尔纳(Elne)]成为一位主教的驻地,很久以后府邸才搬到佩皮尼昂(Perpignan),是现代鲁西永(Rousillon)地区的首府。

② 优特罗皮乌斯在叙述维特拉尼奥,比起两位维克托更为心平气和,而且也更为详实可信。维特拉尼奥出生于梅西亚最野蛮落后的地区,父母是家世卑微的平民,没有受过教育,等到晋升高位才开始学习识字。

的头上(350年3月1日),期望他的胜利能达成她梦寐以求的虚荣,原以为她的丈夫汉尼拔利阿努斯死后,一切都成了泡影。这位新登基的皇帝或许没有获得君士坦提娜的同意,虽然行为可耻还是要与西部的篡贼结盟,即使马格嫩提乌斯的紫袍上,还沾染着她兄弟的鲜血。

八、君士坦提乌斯运用合纵连横之优势作为(350 A.D.)

像这样重大的事件发生以后,影响到皇室的荣誉和安全至深至巨,君士坦提乌斯正好趁机终结劳民伤财的波斯战争,尽快回师以保住天下。他把东方的政事托付给部将照料,后来交给堂弟加卢斯统治,等于是把他从囚禁的监牢提升到君王的宝座。他在向欧洲进军之际,回思前尘不禁心潮汹涌,希望与畏惧、忧伤和愤慨在胸中起伏不已。等他到达色雷斯的赫拉克利亚(Heraclea),皇帝接见马格嫩提乌斯和维特拉尼奥派来的使臣。叛逆阴谋的发起人马塞利努斯,采取各种手段将新主子推上帝位,很大胆的接受危险的任务,与从政府和军队中选出有名望的三员显贵,组成使节团,奉有指示要来抚慰君士坦提乌斯愤怒的情绪,同时要晓以利害关系使他心生畏惧。他们经授权提议他与西部君王的友谊和联盟,用双重婚姻来巩固双方的关系,那就是君士坦提乌斯娶马格嫩提乌斯的女儿,马格嫩提乌斯与野心勃勃的君士坦提娜结婚。同时在协议中承认,东方的皇帝具有优越的地位。万一要是个人的骄傲和手足之情,逼得他拒绝公平合理的条件,使臣奉令要详加说明,如果他胆敢激怒西部统治者所具有的优势力量,轻率的举动将遭到无可避免的毁灭。君士坦丁家族过去赢得很多胜利,亏欠属下的能力和军团的牺牲实在太多,所以大家才会英勇的站起来反对。

君士坦提乌斯认为这些意见和理由值得仔细的研究,要延到第二天才能答复。就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是要使大家对内战抱持一致的看法,于是他在会议中讲话,与会人员不论是真的忠诚或仅仅装出煞有其事的样子,都默不作声的静听。他说道:

昨天晚上在我回宫休息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的幽灵抱着我被谋杀兄弟的尸体,在我的眼前升起。他那熟悉的声音坚定我复仇的决心,要求我不能让公众失望,向我保证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和不朽的光荣,我

的军队能够戴上正义的冠冕。

君王亲口宣示出光明的远景,化解一切疑虑,也结束所有的谈判,用藐视的态度拒绝可耻的和平条款。僭主派来的使臣只放回一位,带着君士坦提乌斯傲慢的答复,其余几位脚镣手铐下狱,他们犯了谋叛大罪,没有资格获得赦免的特权。敌对双方加强准备,战争已经无法避免(350 A. D.)。

君士坦提乌斯身为君士坦斯的兄长,采取上述措施来对付高卢谋叛的篡贼,也是他应尽的责任。基于维特拉尼奥的状况和性格,要运用比较温和的办法。东部皇帝的政策主要着眼在于分化敌人,力求伊利里亚的部队与叛乱团体划清界线。要让爽直而单纯的维特拉尼奥上当受骗是很容易的任务,何况这些日子里他一直在荣誉和利益两个对立的观点上摇摆不定,等于向世人展示出浮夸的习气,在不知不觉中入了圈套,愿意参与一场狡诈的谈判。君士坦提乌斯承认他是帝国合法而且地位相等的共治者,条件是要公开宣布拒绝与马格嫩提乌斯建立可耻的联盟关系,在双方行省的边界上指定一个地点见面会商,为了巩固友谊要立下忠诚的誓约,对于内战期间的行动律定共同遵守的原则。双方达成协议以后,维特拉尼奥率领两万骑兵以及数量更多的步兵,向着撒尔底迦(Sardica)前进^①,他的实力远胜过君士坦提乌斯。表面上看来伊利里亚的皇帝,能够控制对方的生命和气数,但是君士坦提乌斯靠着私下协商成功,开始引诱维特拉尼奥的部队,并在暗中要诈要让他的帝位不保。维特拉尼奥手下的将领,没有说是一定要倒向君士坦提乌斯这边,他们准备抱着观望的态度,看整个部队在情绪的激动下,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

双方的军队联合起来,在靠近城市的大平原上参加集会。按照古代的传统规定,要在中央设置军事法庭,也就是一个高起的将坛,皇帝根据惯例在庄严和重大的场合对部队训话。罗马人和蛮族的队伍井然有序,人人执着出鞘的短剑,举起如林的长矛,骑兵分队和步兵支队按番号排列,可以从他们的兵器和旗帜加以区分,绕着将坛形成巨大的圆形阵式,集中注意力保持安静,不时发出响彻云霄的喧嚣和欢呼,才会打破肃杀的气氛。两位皇帝

^① 撒尔底迦位在现代城市索非亚(Sophia)附近,比起纳伊苏斯和西米乌姆这两个城市,就当时状况来说,更适合作为会谈地点,杰罗姆、苏格拉底和索德曼都认为没错。

出席这次隆重的集会(350年12月25日),应该向官兵说明国家事务有关的状况。君士坦提乌斯有皇家的血统所以位阶列在前面,虽然他的修辞学并不十分高明,提到自己在当前的困难情况下,所有的作为极尽坚毅、机巧和雄辩之能事。他的演说在前面部分,重点仅是针对高卢的僭主,接着用充满悲情的语气,哀悼被残酷谋杀的君士坦斯,暗示除了他的兄弟以外,没有任何人自称有权继承他的地位。他用欣慰的语气显示出皇室家族的荣誉,唤醒部队要记忆光辉的往事、英勇的勋迹、盛大的凯旋以及君士坦丁大帝慷慨的赏赐,应该用军人的誓约来效忠他的儿子。然而深受他栽培之德的部下,却忘恩负义引诱大家违纪犯法。围绕在将坛四周的军官,奉到指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为了赞同他的话不仅有理,而且具有无法反驳的权力,高声欢呼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是他们合法的统治者。

忠诚之心和悲愤之情在士兵的队列中传播开来,撒尔底迦平原激荡着巨大的喝彩声:“赶走傲慢自大的篡贼!君士坦丁之子胜利成功万岁!我们打着他的旗帜就会百战百胜!”几千人在喊叫、摆出威胁的姿态、武器可怕的撞击声,使维特拉尼奥胆战心惊,气焰全无,站在变节的部下中间,气急败坏不发一言。他已经无法退避,只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取下头戴的冠冕,在两支军队的注视下,全身拜倒在征服者的脚前。君士坦提乌斯掌握制胜的局面极其谨慎,刻意表现出温和的形象,请年迈的求饶者从地上起来,刻意用讨好的名字尊称他为“老爹”,亲手扶他步下宝座。普鲁萨(Prusa)城被指定为退位君王的休隐之地,当然也可以说他被放逐到那里,享受六年平静而富裕的生活才过世。他经常对君士坦提乌斯的仁慈宽厚表示感激之情,并且用他那友善的单纯心地,劝他的恩主放弃争霸世界的雄心壮志,在平凡中寻求自我的满足(就像他那样能够顺其自然),达成无为而治的理想^①。

九、君士坦提乌斯击败马格嫩提乌斯赢得墨萨会战(351 A. D.)

君士坦提乌斯在这次值得纪念的事件中,最令人称道的地方,就是他的

^① 小维克托指出维特拉尼奥的放逐,特别用称号“享福的退休者”(Voluptarium Otium)来加以强调。苏格拉底负责与皇帝联络,实在说维特拉尼奥就是一个“脑袋单纯的笨蛋”(prope ad stultitiam simplicissimus)。

行为能够尽量做到公平正直。他的廷臣把他用心良苦的讲话,比拟伯里克利和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在雅典对民众的演说,胜利的雄辩说服武装的士兵,弃暗投明做出最好的选择。他与马格嫩提乌斯即将到来的斗争,不仅关系重大而且血流成河更为惨烈。僭主快速进兵好来迎战君士坦提乌斯,马格嫩提乌斯亲率大军,全部由高卢人、西班牙人、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所组成,在省民的支持下成为军团的主力,这些蛮族是帝国的世仇大敌,更是令人望而生畏。下潘诺尼亚(Lower Pannonia)有一块肥沃的平原^①,位于德拉弗(Draue)河、萨沃(Save)河与多瑙河之间,形成面积辽阔的舞台。双方的战斗人员都富于作战技巧,而且不愿放胆进攻,内战的军事行动拖延整个夏天。君士坦提乌斯宣称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西巴利斯河(Cibalis),只有这个地点才能决定胜负,因为提到西巴利斯河,他的部队就受到激励,会记起他的父亲在这个幸运的地点,领军作战获得胜利。然而,皇帝用无法攻破的堡垒工事围绕着他的营地,看来并没有主动出击,反倒是拒绝接受敌军的挑战。马格嫩提乌斯的目标是诱使敌人应战,再不然就迫使对手放弃有利的阵地。为了达成要求,他运用各种运动和部署的手段,配合欺敌的计谋,从他通晓兵法看来,可见得是一位有经验的军官。他带领军队突击重要的城镇锡斯西亚(Siscia),对首府西米乌姆(Sirmium)发起攻击,这些要点都位于御营的后方,期望能打开一条通路越过萨沃河,进入伊利里亚东部各行省。要是他能将对方兵力强大的分遣部队,诱进阿达尼(Adarne)的狭窄通道,就可加以分割后再各个歼灭。

高卢的僭主在整个夏天看来是主宰着战场,君士坦提乌斯的部队倍感困苦而且士气低落。他的名声在世人眼里日趋下降,甚至自贬身价要求签订和平协议,把阿尔卑斯山以外各行省的主权,全部让给谋杀君士坦提乌斯的凶手。能言善辩的菲利普是皇家的使臣,他极力主张这个提议,马格嫩提乌斯的会议和军队都有意愿接受。这位狂妄自大的篡位者,很不谨慎的听从友人的谏言,下令将菲利普当成俘虏囚禁,再不然就当做人质。同时他派遣一位官员前去谴责君士坦提乌斯,说他不够资格统治帝国,用答应赦免他的罪

^① 布斯比奎斯(Busbequius, Augerius Gisleniu, 1522 A. D. - 1592 A. D., 佛兰德斯的外交家,对土耳其人的生活和历史提供很多有价值的的数据)横越下匈牙利和斯拉夫尼亚时发现,土耳其人和基督徒的相互敌对行动,使得整个地区成为一片焦土。然而他提到那里土地特别肥沃,草的高度长到可以把大车遮蔽住,使人无法看见。

行来侮辱他，条件是要卸下紫袍马上退位。皇帝基于荣誉只能这样回答，他相信自己的理由合乎正义的要求，复仇之神必然给予保护。他非常了解到自己所处的状况极其困难，也不敢表达心中的气愤提出抗议。无论如何，菲利普的谈判没有发生效用，然而他使法兰克人西尔瓦努斯(Sylvanus)这位有名声和功勋的将领下定决心，抛弃马格嫩提乌斯，在墨萨(Mursa)会战前几天，带着大量骑兵投向君士坦提乌斯的阵营。

墨萨这个城市又称埃塞克(Essek)，靠着德拉弗河邻近有一个沼泽，是匈牙利的战略要点，现代有一座用船只连接的浮桥，至少有五哩长，所以地位显得更为重要^①。马格嫩提乌斯挥军指向墨萨，发起突击放火焚烧城门，正要架起云梯攀登城墙，英勇的守备队扑灭火焰。君士坦提乌斯的部队即将到来，使他没有时间继续进行围攻作战。皇帝立即排除妨害运动的唯一障碍，督促军队的主力在附近的山头占领阵地。墨萨四周的战场是一片毫无掩蔽的平原，君士坦提乌斯的会战队形是右翼用德拉弗河做依托，在左翼方面不仅占有地形之利，而且配置优势的骑兵，延伸出去超越马格嫩提乌斯右翼的侧背。双方从早晨开始列阵，大部分时间都在焦急的等待，没有发起攻击。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巡视队伍，用雄辩的言词鼓励官兵英勇作战，退到离战场不远处一所教堂，在这决定胜负的日子里，向他的部将下达命令投入战斗^②。他们竭尽所能发挥奋不顾身的精神和训练有素的技巧，确实值得君王的器重，非常明智的从左翼发起行动，整翼骑兵采斜行队列向前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过敌军的右侧，对方在措手不及下无法抵挡猛烈的冲锋。西方的罗马部队训练良好，能够很快重新整顿，日耳曼的蛮族部队习性英勇，也要保持令名于不坠。双方的局面稳定下来变成正常的接战行动，这时要靠着掌握特定的关键因素，才能捕捉战机造成态势的逆转，整个会战一直打到深夜才分出胜负(351年9月28日)。

君士坦提乌斯依赖骑兵发挥战力才能获得最后胜利，他的重装骑兵就像一群钢铁铸成的巨人，身上的锁子甲发出耀眼的光芒，用沉重的长矛冲开

^① 这座有名的大桥是苏莱曼苏丹(Sultan Soliman)在1566年构建，两侧是高塔，用大木块堆起来做支撑，方便他的部队向匈牙利进军。

^② 君士坦提乌斯这天与墨萨的阿里乌斯派主教瓦伦斯(Valens)一起祈祷，主教宣称会战一定得胜，使皇帝获得信心。蒂尔蒙特注意到尤里安对君士坦提乌斯在墨萨会战表现的英勇事迹，竟不置一辞，这种沉默的态度，有时就成为最可靠的证据。

高卢军团坚强的阵式。等到军团开始败退,第二线轻骑兵分队的运动更为灵活,手执长剑杀进敌军退守所形成的空隙,使得对方大乱无法掌握部队。这时巨大的日耳曼主力几乎毫无掩护,完全暴露在东方弓箭手矢无虚发的火力之下,整个蛮族部队被痛苦和失望所驱策,为了逃命纵身到德拉弗河宽阔的急流。总共有五万四千人被杀,胜利者的战死人数超过战败者^①,可以证明作战的情况是何等的坚忍和激烈。

有位古代作者特别提到,帝国的兵力在墨萨会战中消耗极为惨重,尤其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损失更多,如果不是这样白白牺牲,非但可以用来防卫帝国的边疆,更能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增加罗马光荣的名声。虽然有个受到收买的演说家大力抨击,指责僭主在接战开始就抛弃自己的旗帜逃离战场,这种空穴来风的话根本不值得相信。马格嫩提乌斯展现出将领和军人的风范,一直到局面无法挽回而且营地被敌军占领,为了考虑到安全才丢掉皇室的标饰,克服很多困难摆脱轻骑兵的追击,对方始终跟随快速的逃亡行动,从德拉弗河岸纠缠到尤里安·阿尔卑斯山麓。

十、君士坦提乌斯荡平内乱之绥靖工作(352 A. D. - 353 A. D.)

冬天快要到来,生性怠惰的君士坦提乌斯提出很勉强的理由,把战争行动延迟到第二年春天(352 A. D.)。马格嫩提乌斯的行营设在阿魁利亚城,下定决心要固守山区和沼地的通路,用来防卫威尼斯行省的边界。他在阿尔卑山的一座碉堡,被对方用秘密行军一举攻占,只要人民还偏向于支持僭主的作为,他绝不会放弃对意大利的掌握。等到尼波提安(Nepotian)的起兵举事不成功以后,僭主的大臣实施残酷的报复行动,在罗马人的心中留下恐怖和愤恨的深刻印象。尼波提安是优特罗皮娅公主的儿子,也是君士坦丁的侄儿。这位生性冲动的青年,对于西部帝国的令牌竟被叛逆的蛮族所篡夺,心中感到气愤填膺,就将奴隶和角斗士武装起来,组成一支铤而走险的队伍,击败罗马实力衰弱只能维护社会安宁的警卫队,接受元老院所提供的

^① 按照佐纳拉斯的记载,君士坦提乌斯出战兵力八万人损失三万,马格嫩提乌斯的兵力是三万六千人损失二万四千,有关其他的情节看来也可靠,只是僭主的兵员数量不对,可能是作者或者是抄写者出错。马格嫩提乌斯集结西部帝国全部兵力,包括罗马人和蛮族的部队,不仅强大而且让人畏惧,所以估算至少有十万人。

人质,然后僭用奥古斯都的头衔,很快垮台的统治只有那动乱的二十八天。随着正规部队的进军,充满野心的希望顿时破灭,尼波提安被杀,他的母亲优特罗皮娅和追随者全部遇害。叛乱行动受到镇压,发布“公敌宣告名单”,凡是与君士坦丁的名号和家族有亲属关系,或是涉及举事反抗的人员,都逃不脱制裁的毒手。

但是在墨萨会战以后,君士坦提乌斯立即成为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主人,一群被放逐的贵族冒险在亚得里亚海的港口装备一支舰队,从胜利者的营地里获得保护,开始进行报复的行动。他们的同袍传来秘密的消息,罗马和意大利的城市已经被说服,要在他们的城墙上展出君士坦提乌斯的旗帜。心怀感激的老兵因他的父亲而过着富裕的生活,现在向他的儿子表达忠诚感恩之心。意大利的骑兵、军团和协防军重新向君士坦提乌斯宣誓效忠,篡夺者警惕到弃职逃亡的人员增加,被迫带着仍旧对他忠心耿耿的部队,撤退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高卢各个行省。这时有一支分遣队奉命对马格嫩提乌斯的部队施加压力,截断他们逃离的路线,成功使他们过于目中无人,对手在帕维亚平原找到机会,转过身来袭击在后追赶的部队,屠杀殆尽的结果虽然对胜利毫无助益,总算一泄心头之恨。

气数将尽的马格嫩提乌斯雄风顿失,知道毫无希望还是主动求和。他先派遣能力信得过的元老院议员,接着是几位主教,认为凭着他们的圣职会蒙优容接见,说明他愿意卸下紫袍退位,奉献余生为皇帝效犬马之劳。君士坦提乌斯公开宣布不能变更的决心,就是要惩治凶手的罪行,胜利的军队将击败所有的抵抗,至于其他人只要抛弃反叛的旗号,答应尽量给予宽恕和赦免。一支皇家的舰队很容易把阿非利加和西班牙掌握在手里,摩尔人各族不再观望表示肯定的姿态,相当战力的部队登陆以后通过比里牛斯山,向着马格嫩提乌斯最后的根据地里昂(Lyons)前进。僭主的脾气因遭遇的灾难而凶性大发,何况他也不是善良之辈,可能采取各种极端行动,逼得高卢的城市随着他一齐玉石俱焚^①。因此他们不能坐以待毙,特里夫(Treves)是禁卫军治理下的首府,发出叛变的信号,关上城门反对德森提乌斯(Decentius),

^① 尤里安强烈抨击僭主不惜孤注一掷,采取很多残酷的手段,为了战争的需要也可能是贪婪的敛财,颁布诏书强制执行,用高压的方式要臣民购买皇室的封地。这种财产不仅产权可疑而且非常危险,在当时动乱的状况下,可以拿来当成叛逆的证据。

他被他的兄长擢升到凯撒和奥古斯都的高位^①。德森提乌斯不得不从特里夫撤退到桑斯(Sens),立刻就被日耳曼的军队所包围。君士坦提乌斯竟将这种带来不良后果的伎俩,引用到罗马的内战冲突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皇家的部队打开科蒂安·阿尔卑斯山(Cottian Alps)的通道,在塞琉古(Seleucus)山的一场血战,马格嫩提乌斯的党派从此烙上叛逆者的恶名。他没有能力再组成一支大军进入战场,忠贞的卫队被暗中收买,当他在公众中出现要用言辞来激励士气,受到的欢迎是异口同声的呼叫:“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万岁!”僭主现在发觉大事不妙,他们准备牺牲最受厌恶的罪犯,来换得对手的宽恕和赏赐。他为了阻止他们的计谋,就用佩剑结束自己的生命(353年8月10日),这比遭到敌人处死更为方便也更有荣誉。而且他们为了复仇,就会用正义和亲情做借口来大事渲染。德森提乌斯在得知兄长去世的消息,也步其后尘上吊自杀身亡。

谋逆活动主使人马塞利努斯在墨萨会战后消失踪迹^②,这个叛乱失败被判有罪的党派,幸存的领导人物被处决以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安宁。严酷的审讯行动延伸到每个涉及叛逆案的人员,不论是自愿参加还是被迫入伙,全不放过。绰号叫“株连者”(Catena)的保罗,办案有高明技巧而且行事极为残刻,被派到不列颠遥远的行省,追查漏网后潜伏的谋逆分子。马丁是这个岛国的副行政长官,对这种做法表示非常的气愤,就被罗织为犯罪的证据,逼得总督怒极用剑刺伤皇室的大臣,最后只有了结自己的性命。帝国西部最无辜的臣民也受到牵连,不是放逐边陲就是籍没家产,有的被处死甚至受到酷刑迫害。怯懦的人通常表现暴虐的天性,君士坦提乌斯毫无恻隐之心。

① 马格嫩提乌斯的奖章用来庆祝两位奥古斯都和凯撒的胜利,凯撒是他另一个弟弟,名叫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

② 尤里安对这个人的下落不知怎么表示才好,或许是自知犯了大罪只有一死了之,要不然就淹死在德拉弗河,或者被复仇恶魔把他从战场抓到地狱受永恒的惩罚。

第十九章

君士坦提乌斯独自称帝 加卢斯之死 尤里安身处险境 尤里安在高卢的胜利(351 A. D. - 360 A. D.)

一、竖阉乱政及对君士坦提乌斯的影响(351 A. D. - 353 A. D.)

君士坦提乌斯获得内战胜利之后,将整个罗马帝国被分割的行省又重新统一起来。这位软弱的君王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缺乏天生的领导才能,他不但惧怕自己的军事将领,又不相信手下的大臣,使得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只不过是罗马世界建立起宦官阶层的统治。那些可怜的畸人是古老东方世界专制制度下的产物,使用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管理皇帝后宫的嫔妃和压制不服从专制统治的人民。罗马皇帝因为要模仿亚洲的奢华生活,宦官遂也被引入希腊和罗马,后来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在奥古斯都时代,招人厌恶的侍阉原本被看成服侍埃及王后的怪物,后来却逐渐迈入贵妇人和元老院议员的家庭,甚而打进皇帝的宫廷。图密善和涅尔瓦(Nerva)用严厉的诏书加以限制,高傲的戴克里先却极其喜爱与重视,谨慎的君士坦丁将这些人贬到最低贱的地位^①。等到堕落的儿子即位以后,侍阉在宫廷的人数却是日益增多,逐渐了解与掌握君士坦提乌斯的机密会议。一般人都厌恶和蔑视这些残缺不全的家伙,认为他们不再具备人类的正常

^① 在《罗马皇帝传》中有一段话,朗普里狄斯(Lampridius)称赞亚历山大·塞维鲁和君士坦丁抑制宦官的势力,严辞指责其他朝代,纵使竖阉作恶乱政。

机能,根本不可能怀有任何高尚的感情,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活动^①。竖阉都擅长谄媚奉承和阴谋诡计,交互利用君士坦提乌斯的畏惧、怠惰和虚荣,控制他的思想和行动^②。君士坦提乌斯根本是从哈哈镜里看到帝国的繁荣,竟然毫无顾忌纵容他们的不法行为:拦截受害行省向皇帝提出的请愿书;贪赃枉法和出卖官职获得大量财富;让别有用心的人士从他们手中买得特殊权力以提高地位,使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受到屈辱^③;听任竖阉对于具有独立精神、不屑请求奴隶保护的正人君子,发泄心中的仇恨。这些奴隶当中以寝宫总管尤西比乌斯(Eusebius)最为著名,君主和整个宫廷全都受到他的控制,以致一位公正的历史学家加以讽刺,君士坦提乌斯倒能得到这位狂傲的宠臣几分信赖。在他使用诡计的怂恿下,皇帝对倒霉的加卢斯签署处决令,从而在玷污君士坦丁家族荣誉的滥杀名单上增添新的罪行。

君士坦丁两个侄儿加卢斯和尤里安,侥幸逃过士兵愤怒的屠刀,这时哥哥才不过十二岁,弟弟刚六岁。由于哥哥体弱多病,留在君士坦提乌斯身边,依靠虚伪的怜悯过着朝不保夕寄人篱下的生活。君士坦提乌斯知道,如果杀死两个幼小的孤儿,等于赤裸裸向世人暴露他的残暴^④。他们被分别安置在爱奥尼亚(Ionia)和比提尼亚的城市,作为流放和接受教育的地方。在他们逐渐长大勾起皇帝猜忌之心,他感到为万全之计,最好将两个不幸的青年关在凯撒里亚附近的马色兰(Macellum)城堡。他们经历六年的囚禁生

① 色诺芬(Xenophon, 431 B. C. - 350 B. C., 古希腊将领, 历史学家, 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著有《远征记》、《希腊史》)提到居鲁士(Cyrus)信任宦官, 将自身的安全交给他们护卫, 倒是有很特别的理由。居鲁士看见被阉割的动物, 不易控制的暴烈天性消失, 变得驯服听话, 而且体能和精力并未减弱, 所以他认为这些人受过手术, 就会自外于人类社会, 更加依附他们的恩主。人类在这方面有长久的经验, 并不认同居鲁士的判断, 当然也有若干很特别的例子, 有些宦官确实非常忠诚, 英勇过人而且才华出众。但是我们检视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历史, 就会发现宦官势力的兴起是王朝覆灭的主要因素。

② 阿米阿努斯写出这段历史的目的, 是在使马梅提乌斯、利巴里乌斯(Libanius, 314 A. D. - 393 A. D., 安条克修辞学家和诡辩家)和尤里安自己的严厉抨击, 显得公正有理, 君士坦提乌斯宫廷确实恶贯满盈, 人神共愤。

③ 奥勒利乌斯·维克托指责君士坦提乌斯疏于政事, 行省的总督和军队的将领用人不当, 从他即位以来诸般举措, 可以获得结论, 那就是国势陵夷以致难撑危局, 朝中大臣较他本人更难辞其咎。

④ 格列高利·纳齐安赞(Gregory Nazianzen)指责背教者忘恩负义, 阿雷苏萨(Arethusa)主教马可救过他的性命, 竟然恩将仇报。我们听说尤里安曾经藏匿在教堂的圣所, 然而这种传闻并不可靠。

活,所受到的待遇,一半倒是如同所愿,有细心监护人的照顾,一半则充满对多疑暴君的恐惧^①。他们的监狱是几代卡帕多细亚国王所住的王宫,环境优美,建筑壮观,室内十分宽敞。他们在最优秀的老师指导下,进行知识的学习和体格的锻炼。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指派前来侍奉或更应该说是看管君士坦丁的两个侄子,倒也无愧于他们高贵的身分。这两个小孩非常清楚,他们已经失去财产、自由和安全的保障,完全与社会隔绝,再也见不到他们所信任或尊敬的人士,每天只能和严格按照暴君命令行事的奴隶相伴,度过凄凉的时光,而且那位暴君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是完全断绝和解的希望。最后由于政治形势的紧迫,皇帝也或许是他的宦官,不得不给二十一岁的加卢斯加上凯撒的头衔(351年3月5日),为增加双方牢固的政治关系,还把君士坦提娜(Constantina)公主嫁给他。在一次正式会晤中,两位君王互相保证从此绝不让对方受到伤害,然后毫不延迟回到各自的领地。君士坦提乌斯继续向西进发,加卢斯则在安条克定居下来,管辖东部统领的五个大行政区^②。这次幸运的升迁,新加封的凯撒当然不会忽略他的弟弟尤里安,让他同样得到适合身分的称号、表面上的自由和一份世袭的财产^③。

二、加卢斯的性格作风和残酷恶行(351 A. D. - 354 A. D.)

史家提到加卢斯表示出口诛笔伐的态度,认为这位凯撒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甚至就是尤里安也想遮盖自己兄长的败德恶行。加卢斯既没有天分和才气,更缺乏不耻下问的精神来弥补学识和经验的不足,就这样从监狱擢升到帝王的宝座。他自小身遭惨祸生长在孤独的环境,没有人给予

^① 有关尤里安接受教育和历尽艰辛的最可信记录,是他写给“雅典元老院和人民”的书信,这也是他公开的宣告。利巴里乌斯站在异教徒这边,苏格拉底要帮基督徒说话,他们都保存一些很有趣的情节。

^② 有关擢升加卢斯出任凯撒,可以参阅埃达提乌斯(Idatius)、佐西穆斯和两位维克托的著作。根据斐洛斯托杰斯(Philostorgius, 368 A. D. - 433 A. D., 拜占廷历史学家)的说法,有位阿里乌斯派主教提奥菲卢斯(Theophilus),曾经以保证人的身分参加盛大的婚礼,对加卢斯的支持不遗余力。蒂尔蒙特认为这件事不可能发生,一位异端分子没有资格获得皇室的殊荣。

^③ 最初同意尤里安在君士坦丁堡研究学问,因为声誉日隆而引起君士坦提乌斯的猜忌。年轻皇子接受劝告,为了息事宁人,退隐到比提尼亚和爱奥尼亚,僻远之地不会引人注目。

指导和纠正,养成阴郁而粗暴的乖戾性格。忍受回忆的痛苦使他失去同情和宽厚,抱着睚眦必报的心理,对于接近的人员或权力压制下的臣属,会突然发作无法控制的狂怒,甚至给这些人带来致命的危险^①。君士坦提娜是他的妻子,前面曾经提到过,她不算一位女人而是一个地狱的泼妇,用嗜血的无厌胃口,给她的丈夫带来难以忍受的苦恼^②。她从来没有发挥正面作用的影响力,提出仁慈和宽厚的意见,反而要激起他那凶狠恶毒的情绪。她羡慕虚荣,把女性的温柔置之度外,为了一串珍珠项链就痛下毒手,一位清白无辜而操守良好的贵族被夺去生命^③。加卢斯的残酷暴行,有时会公开的展示在对民众和军方的行刑之中,有时因为违反法律和审判程序,就加以掩饰伪装。安条克的私人住宅和公共场所,到处充满着密探和告发者,就是凯撒自己也会穿上平民服装隐藏身分,带着可憎的性格去刺探消息。宫殿的每处地方陈列着杀人的凶器和刑具,叙利亚的首都弥漫着愤恨不平的冤气。东部的君王就是因为自己感到害怕的何其多,值得统治的又何其少,所以选择臣民作为泄愤的对象,用无中生有的叛逆来指控省民,就是连自己的廷臣也不信任,猜想他们借着机密的通信,激怒怯懦的君士坦提乌斯产生疑惧之心。岂不知这样一来,等于是剥夺自己唯一的支持,就是人民的拥戴,同时也供应“亲者痛而仇者快”的把柄,使皇帝有堂皇的借口使他丧失帝位和性命。

只要内战尚未决定罗马帝国的命运,君士坦提乌斯对选来统治东部的君王,装着不知道他懦弱和残酷的施政作为,而且发现高卢的僭主派出刺客到安条克,就拿来让公众知道,皇帝和凯撒基于利益联合起来,这时迫得他要面对同一位敌人,必须容忍加卢斯^④。等到君士坦提乌斯的胜利已成定局,那位完全依赖于他的共治者,对他既没有帮助也无法形成威胁。皇帝的作为对所有的事务不仅要求严格,而且用多疑的眼光予以详细的调查,于是

① 我必须引用优特罗皮乌斯的评叙,他在加卢斯去世后十五年写出这部简史,时过境迁,没有利害关系,对书中人物不必故意奉承,也毋须哗众取宠加以诽谤。

② 阿尔米努斯个性诚挚,不会误用史实以月旦人物,但是讲求辞藻华丽,主观意识甚重,难免被人视为不合情理。

③ 这个人是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克勒马提乌斯(Clematius),唯一的差错是不肯与岳母发生苟且之事,她因爱生恨,非要取他性命不可。

④ 刺客花钱买通一群军团的士兵,谋叛活动被租房屋给他们的老妇人发觉,受到告发因而事机泄露。

私下决定,要剥夺加卢斯的紫袍,或者至少要他离开亚细亚安逸享受的环境,参加困苦而危险的日耳曼战争。提奥菲卢斯(Theophilus)是叙利亚行省的执政官,逢到荒歉以致供应不足,遭到安条克民众的杀害,也被认为是心生怨恨的加卢斯在后面的纵容和指使,不仅是恶性重大的暴虐行为,对君士坦提乌斯统治的无上权威,构成危险的轻侮举动。在这种状况下,两位“特勋阶”的大臣,东部禁卫军统领图密善(Domitian)和宫廷财务官蒙提乌斯(Montius),负有特别任务要督导和改善东方的局势。他们奉到指示在晋见加卢斯之时,举止要温和有礼,用最高明的手腕说服他,接受兄长和共治者的邀请(354 A. D.)。

鲁莽的禁卫军统领没有采用审慎的措施,使得自己丧失性命,牵连到加卢斯难逃灭亡的命运。图密善抵达安条克以后,在经过宫廷的门前就表示出不屑一顾的态度,用旅途劳累身体微恙做借口,接连几天杜门不出,暗中准备一份煽风点火的报告,传送给皇帝的宫廷。最后经不起加卢斯的再三邀请,禁卫军统领屈就对方参加会议。他在起头就口述简单而傲慢的训令,意思是凯撒要立即赶回意大利,根本不留给他料理家事的时间,而且加以威胁,要是延误或是迟疑就会受到惩罚。身为君士坦丁的侄儿和女儿,无法忍受一位臣下的无礼,这对夫妻为表示自己的愤怒,立即交代卫兵看管图密善。虽然发生争执,仍旧有调解的空间。然而蒙提乌斯这个政治人物,虽然具备手腕与经验,却由于轻举妄动使得事态的发展不堪收拾^①。财务官用傲慢的语气指责加卢斯,未经授权怎么可以免除官员的职位,怎么敢囚监禁卫军统领。加卢斯召开军政官员的联席会议,要求两位代表就统治权限的问题,对个人和权责提出辩护。等到他那鲁莽的性格被激怒以后,听从下面人最危险而且不顾一切的意见,这种草率的行为就等于宣战。他命令警卫全副武装,把安条克的民众集合起来,激起大家狂热的情绪,呼吁大家重视凯撒的安全,对他受到侮辱采取报复行动。民众服从他的命令带来致命的后果,他们丧失理性把禁卫军统领和财务官抓出来,用绳索绑住双腿拖过城市的街道。不幸的受害者在咒骂声中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的尸体被

^① 引用阿米阿努斯的原文有错,所以前后文矛盾,可借一份古老手稿,修正其中的谬误,若把 lenitatem(温和宽厚)改为 levitatem(轻举妄动),则整个意义就很明白。

投入奥龙蒂萨(Orontes)河中^①。

三、加卢斯乱政被黜及遭到处决(354 A.D.)

不管怎么解释,发生这种行动完全出于加卢斯的唆使,以后要想认定自己清白无辜,唯一的希望是诉诸战争的胜利。这位君王的内心首尾两端,交织着暴乱和软弱,既不敢僭用奥古斯都的头衔称帝,也不敢动用东方的部队和财力来保护自己。君士坦提乌斯故意装出平静无事的样子,让他上当受骗。皇帝在不知不觉中将亚细亚的老兵军团调走,使加卢斯的宫廷毫无实力,空虚得不堪一击。君士坦提乌斯认为在加卢斯的首都将他逮捕,仍旧会带来危险,要是用缓慢而更安全的手法来加以掩饰,岂不是更容易手到擒来。君士坦提乌斯像平常那样写来一封信,里面满是信任和友情的表白,带来莫大的压力,信里规劝凯撒要善尽居高位者的职责,在军国大事上能够分劳分忧,要他用亲身莅临、提供意见和支持军队的方式,来协助西部帝国。在新仇旧恨的相互伤害之下,加卢斯知道无法善了,感到畏惧万分,但是他完全放弃逃走或抵抗的机会。当时有位护民官名叫斯库底洛(Scudilo),貌似忠实的军人,用花言巧语骗他放心不会有事。他想靠着妻子君士坦提娜帮他说话,谁知她竟然因水土不服而逝世,结果她所犯下的贪婪恶行,全部算在他的头上,让他更难逃灭亡的命运^②。

拖延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满心勉强的凯撒启程前往皇帝的宫廷,从安条克到亚德里亚堡,带着富丽堂皇的长列车队,横越自己所管辖的广阔疆域。他用赛车场的比赛节目,款待君士坦丁堡的民众,为了自我安慰真是煞费苦心,很想隐瞒焦虑的情绪不让世人得知。无论如何,旅程的状况使他警觉到迫近的危险。在所有主要的城市,接触的大臣心中早已有打算,奉命要逮捕他的官员窥探他的动静,防备他在绝望中做垂死的反扑。在他离开安条克以后,派员接收他所留下的行省。他在路途上遇到很冷淡的致意,有的根本

^① 阿米阿努斯写出气势博大的一部史书,仅仅参考第十四卷的第七和第九章,就已足敷使用,毋须从各种不同来源,搜集分散而且不完整的资料。斐洛斯托杰斯虽然偏袒加卢斯,他的著作颇有价值,不可忽略。

^② 君士坦提娜比她的丈夫先出发,途中得到热病,过世在比提尼亚一个名叫科隆姆·盖利康隆姆(Coenum Gallicanum)的小镇。

置之不理。公路两旁驻扎的军队,在他的车队接近之际,听从预先的计划撤离,以免滋生事端,引起不必要的内战^①。加卢斯得到允许在亚德里亚堡休息几天以后,接到一道内容傲慢而又毫不通融的旨意,声势浩大的随从队伍要留在当地,他自己只能带着十辆驿车,尽速赶到皇帝在米兰的行宫。在迅速行进的途中,过去因为他是君士坦提乌斯的兄弟和共治者而备受尊敬,现在官员慢慢变得毫无礼貌,对他的言行非常随便。加卢斯从这些随员的面容上看起来,他们虽然是护卫,马上可以成为处决他的刽子手。他开始归咎于行事的荒唐鲁莽,在恐惧和悔恨中回想他的作为,才惹来悲惨的命运。

迄今为止对他的掩饰行为,等到了潘诺尼亚的佩托维奥(Petovio)全部掀开。他受到指示前往郊区一座宫殿,将领巴尔巴提奥(Barbatio)带着一队精选的士兵,等待地位崇高的牺牲者到来,一点怜悯之意都没有,也无法用金钱收买。等快到黄昏的时候,他很可耻被剥夺凯撒的头衔受到逮捕,立即送到伊斯特里亚(Istria)位于波拉幽僻的监狱,近年来很多皇室人员在此丧命。他感到大祸临头,等到他那不共戴天的仇敌欧西比乌斯出现,知道已无法幸免。这位阉宦是以皇帝的代表和法官的身分,审讯他在东方的作为和行动。加卢斯为羞惭和罪行所压倒,毫无反抗的能力,承认所有指控的刑事罪名和谋叛行为,全部归咎于妻子的指使。君士坦提乌斯原来对这件事就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等到核阅审讯记录,更是气愤万分。皇帝相信与他势不两立的堂弟只要活在世上,就对他的安全构成威胁,于是签署死刑判决书,传送出去后立即执行。君士坦丁的侄儿双手被绑在背后,像十恶不赦的罪犯在监狱被斩首^②(354年12月)。当时有人要为加卢斯开脱,好减轻皇帝的残酷行为,说动他起了怜悯之心,尽力想要追回血腥的处决令,派出第二位信差传令暂时缓刑。受到阉宦阻止未能成行,因为他畏惧加卢斯记仇的性格,同时也想把东方富庶的行省,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

^① 驻扎在亚德里亚堡的底比斯军团,派代表来见加卢斯,毛遂自荐愿效犬马之劳。《职官志》记载,共有三个底比斯军团,热情澎湃的伏尔泰(Voltaire, Francois Marie Arouet de,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为铲除可恶的传闻,不使流毒遗害人间,借着微小的理由,声称罗马军队根本没有底比斯军团这个番号。

^② 尤里安公开申诉他的兄长未经审判即行处死,这样一来,他对敌人的残酷报复就是正当的行为,至少也有借口可以防止别人的指责。但是也会让人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君士坦提乌斯剥夺他继承帝座的权利。

四、尤里安身处险境仍能力学不懈(355 A. D.)

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Constantius Chlorus)为数众多的后裔,目前除了在位的皇帝,只有尤里安幸存于世。不幸生于帝王家使他涉及加卢斯的罢黜事件,原来放逐到爱奥尼亚美丽的乡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立即在重重警卫的监护下押解到米兰的宫廷,在那里过了七个月心惊胆战的生活,时刻忧虑会遭到可耻的处决。他的家人历尽迫害,连朋友和仆从都受到牵连,每天都有人因此丧命,有些惨剧就在他的眼前发生。他的面容表情、举止态度,甚至就是沉默不语,都有人带着不怀好意的眼光,在一旁详细的观察。他不断受到敌人的攻讦和围剿,虽然并没有触怒这些人,要想用心机玩手段他还是门外汉^①。虽然处于不幸的逆境,尤里安在无形中涵泳坚忍和审慎的修养,像保护生命那样维护自己的荣誉,不因宦官的狡猾诡譎而被罗织入罪。他们处心积虑想套出他的肺腑之言。他保持警觉,抑制自己的悲伤和愤慨,用高贵的态度不屑于奉承暴君的作为,不肯假装认同兄长的被谋杀是罪有应得。尤里安把自己能够大难不死,抱着虔诚的心理归之于神明的保佑,罪孽深重的君士坦丁家族接受正义的审判,遭到绝灭的惩处,唯独他因清白无辜获得赦免^②。上天所施予他的援手,正就是优西比娅(Eusebia)皇后^③对他的关照之情,他内心充满感激。皇后是位美丽而贤德的妇女,能左右丈夫的心意而据有极为优势的地位,运用很多措施来平衡宦官弄权的不法活动。尤里安在保护人的说项之下,得到允许到宫廷觐见皇帝。他获得相当的自由来为自己的状况提出辩护,蒙恩听取他的倾诉。虽然他的敌人一直力言,加卢斯之死会产生仇恨,即使对尤里安加以赦免,还

^① 尤里安在写给雅典人民的书信中,对自己身处险境和内心感受,描述极为生动。他用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想要夸大自己的痛苦,同时暗示整个期间延续一年以上,但是就时间上看来与《编年史》的记事不尽吻合。

^② 尤里安要把君士坦丁家族的罪行和不幸,故意塑造成充满隐喻的传说,同时很乐意的叙述和传播。他的第七篇《演说辞》,结语部分就是用这种方式表达,立场公正的布莱特里将它翻译成拉丁文。

^③ 优西比娅皇后是马其顿人,生长在帖撒洛尼卡的贵族家庭,父亲和兄长都曾出任执政官,在352年与皇帝结婚。在帝国分裂的时代,不论是哪一派的历史学家,都对她赞誉有加。

是会对皇帝带来危险。优西比娅温和的处理方式在会议里占了上风。宦官畏惧第二次会面可能产生的效果,皇帝听从劝告,将尤里安暂时送到米兰附近,后来才想到雅典这个城市,是最合于尊贵身分的放逐地点(355年5月)。

尤里安自己从幼年时期,就将希腊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学术知识和宗教信仰,不仅作为嗜好而且要奉献出全副热情。他以愉快的心情遵奉命令,平生素志终能如愿以偿。远离喧嚣的军队以及阴险的宫廷,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在学院的树丛之下,与当代的哲学家自由交谈讨论。他们孜孜不倦教导皇家学生,陶冶天赋的禀性,鼓舞自负的才情,激励献身的精神。这种辛劳并非没有收获,尤里安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对雅典保持关怀之情,一直在慷慨的心胸里盘旋不已,这里是他的权力成长之地,对于往日充满难以忘怀的回忆。温煦文雅以及和蔼可亲的态度,从他的气质再联想到他的地位,哪怕是初次交谈的陌生人,也和一般市民那样为他倾心不已。有一些同学或许会用带着偏见和憎恶的眼光,检验他的行为,但是尤里安在雅典的学院里,建立起沛然自若的风格,大家都肯定他的德操和才华,很快传播到罗马世界^①。

尤里安在雅典不问世事,把时间全部用来专心学习,皇后要为他的前途打算,一点都没有疏忽不管,决定要按照计划去推行。自从不久之前凯撒弃世,留下君士坦提乌斯单独料理国事,庞大帝国所累积的重压使他倍感辛劳。就在内战的伤口快要愈合之际,高卢的行省因蛮族的肆虐而兵刀四起,萨尔马提亚人不再视多瑙河为插翅难越的天堑,逍遥法外的伊索里亚人打家劫舍的恶行更为猖獗。这批强盗从崎岖的山地冲下来,蹂躏邻近地区,甚至胆敢围攻塞琉西亚的主要城市,所幸有三个罗马军团严密守备,才未能得逞。最关紧要之事,波斯国王因战胜而得意忘形,再度威胁亚细亚的和平,于是西方和东方都亟需皇帝的御驾亲征。君士坦提乌斯首次诚心默认,以他一己之力无法事无巨细照应广大的疆域。那些奉承的阿谀之辞,说他凭着全能的才华和天赐的洪福,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现在已经于事无补,于是他能够心平气和听取优西比娅的建议,满足厌倦怠惰的情绪,又不会触

^① 利巴里乌斯和格列高利·纳齐安赞极尽雄辩之能事,前者把尤里安捧为英雄人物,后者贬之为罪恶暴君。格列高利是尤里安在雅典的同学,很戏剧化的叙述背教者在早年就有邪恶的征候,不仅是身体有缺陷,就是言语和行为也极为怪僻。他倒是否认自己有预测的能力,知道尤里安会给教会和国家带来灾祸。

犯猜忌的傲慢心理。她意识到加卢斯的阴影始终盘踞皇帝的心头,于是提及两兄弟完全相异的性格,从幼年就已经看出,可以比之于图密善和第度(Titus)*^①,用这种方式很技巧的转移君士坦提乌斯的注意力。她不断灌输皇帝有这种看法,尤里安是一位禀性温和毫无野心的少年,只要授与紫袍就会忠心耿耿感恩图报。同时他有资格升任一人之下的高位,为皇室增添荣誉,不会争权夺利,抢走君王和恩主的光彩。受宠的宦官虽然反对,在私下经过一番顽固的奋斗以后,还是降服在皇后的权势之下。皇帝决定在尤里安与自己的妹妹海伦娜(Helena)举行婚礼以后,授与他凯撒的头衔,让他统治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国土。

虽然有召他返回宫廷的命令,同时暗示即将来临的高位,当尤里安不得不离开喜爱的隐退地,带着含泪面容告别雅典人民,表达出真挚的悲伤之情。他为自己的生命、气运甚至未来的事功而担忧不已,唯一的信心来自坚定的意志,相信密涅瓦(Minerva)女神*^②会赐给他力量,采取适当的行动,同时从日神和月神那里,获得天使在冥冥之中所给予的保护。他满怀忧惧赶赴米兰的皇宫,发现那些谋害家人的凶手,带着虚伪的面孔和充满奴性的态度向他招呼,坦诚的青年不会掩饰自己愤愤不平的情绪。优西比娅为完成仁慈的策划而无比喜悦,像一位姊妹那样温柔的接待他,用安抚的拥抱尽力驱除他心中的恐惧,安排光辉的前途使他抑郁的恨意得以调解。他第一次把希腊哲学家的长袍,换成罗马帝王的军服,剃去胡须的面容和局促不安的态势,好几天内都在宫廷引人发矇^③。

五、君士坦提乌斯擢升尤里安为凯撒(355 A. D.)

君士坦丁时代的皇帝要选择一位共治者,不必再移樽就教元老院,但是为使提名的批准获得军方的同意,认可的过程还是让人感到焦虑。在这样

*^① [译注] 第度和图密善都是韦斯巴芗皇帝的儿子,两人的性格作风有天壤之别。第度在位一年死亡,全罗马感到哀伤,其弟接位后成为暴君,被家奴所杀。

*^② [译注] 密涅瓦是罗马神祇中司智慧、艺术、发明和武艺的女神,就是希腊神话的雅典娜。

^③ 尤里安用幽默的语气,提到他蜕变的过程、沮丧的心理以及突然进入一个新世界,那种困惑的感觉。新世界的一切事物对他而言,都是那样的陌生而且具有敌意。

严肃的场合,全副戎装的警卫和驻地在米兰附近的军队全部参加。君士坦提乌斯登上高台,手牵着堂弟尤里安,这天正是他二十五岁的生日(355年11月6日)。皇帝精心准备讲辞,构思完美而且富丽堂皇,明确表示各种危险威胁到国家的繁荣,需要提名一位凯撒负责西部的政局。他个人的意见要是得到认同,只有君士坦丁的侄儿才能获得紫袍的尊荣,这时下面响起一片满意的喃喃声,因而证实可以得到士兵的认可。他们注视尤里安坦率的面容,很高兴的看见他的眼中闪烁着热情的火花,带着温煦的羞涩而缓和下来,这是他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男子汉的气概。接着进行他的任职典礼,君士坦提乌斯用充满威严的口吻向他讲话,就他的年龄和地位居长必然采用这种方式,告诫新任凯撒建立英雄的事业,不要辜负神圣而不朽的名号。皇帝对共治者提出强烈的保证,他们的友情绝不会受到时间的磨损,也不会因远距离的分离而告中断。等到演说完毕,士兵用盾牌撞击膝盖,发出巨大的赞许声音。军官围绕将坛,用相当保留的态度,向君士坦提乌斯表示要用建立功勋来报答拔擢之恩。

两位君王乘坐一辆战车回到宫廷,在缓慢的游行途中,尤里安内心背诵所喜爱的荷马诗句,可以用来表达对前途的恐惧^①。叙任式以后凯撒在米兰停留二十四天,统治高卢的第一个月,等于过着华丽而严苛的囚禁生活,获得的尊荣不足以补偿所丧失的自由^②。他的行动受到监视,通信受到拦截,基于审慎起见,不得不婉拒最亲密友人的来访。过去跟随他的家臣,只允许四个人留在身边,两名侍从、一名医生和一名图书管理员,最后一位雇来照料花费高价搜集的书籍,这是皇后送给他的礼物。她很用心的研究各种学识,在这方面与她的朋友一样培养出浓厚的兴趣。除了几位忠诚的仆人以外,基于凯撒的地位崇高,需要有一班家务人员在旁照料。这些人都是一群奴才,对于新主人根本没有任何忠诚的感情可言,大部分人员一无所知而且满怀疑虑。他缺乏经验需要一群明智之士在旁协助,但是有详细的指令,用来规定他在用餐时的服务以及时间如何分配,这种做法只适用于导师严格管理下的年轻人,而不是独当一面指挥重要战争的君王。要是他热切期望

^① 荷马把“紫色”这个字当做“死亡”的形容词,意义含混倒是很常见。尤里安同意这种说法,用来表示个人焦虑的性质和目标。

^② 尤里安用极为悲惨的辞句,表达他身居高位所感受的痛苦。皇家御宴有精美而奢华的饮食,年轻的哲学家对此不屑一顾。

获得臣民的拥戴,这时君王因畏惧而感到不满就会加以阻挠,甚至就是婚姻生活的结晶,因为优西比娅心怀嫉妒的诡计而引起流产。她在这一方面,似乎完全缺乏女性的温柔,也失去宽宏大量的气度。

尤里安回忆父亲和兄弟的遭遇,不时提醒他处于险境之中。由于西尔瓦努斯(Sylvanus)不幸的命运,更增加他的忧虑。西尔瓦努斯在擢升前那个夏天,选来担任重大的任务,要从蛮族僭主的手中解救高卢。这位将领发现在宫廷中留下最危险的敌人,在几位主要大臣的鼓动之下,道行高深的告密者弄到他写的几件推荐信,就把书信的内容抹掉只留下签名,空白的羊皮纸表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由于他的朋友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识破这件陷人人罪的阴谋。皇帝主持的重要会议,政府和军方将领参加,无辜的西尔瓦努斯得到平反。但是阴谋破获太迟,诽谤的报告和仓卒籍没他的家产,使他感受不白之冤,激起气愤的首长起而叛变。他在大本营科隆登基称帝,采取积极的行动,威胁要入侵意大利和围攻米兰。在这场危机发生以后,一位与他同阶的将领乌尔希西努斯(Ursicinus)再度受到重用,过去他在东部服务的绩效出众,受到一场叛乱的牵连而去职。他为同样性质的冤屈所激怒,就发布煞有其事的声明,急着率领一些追随者投效西尔瓦努斯的阵营。乌尔西努斯的行动完全是皇帝的安排,接着他就背叛过于轻信的朋友,于是西尔瓦努斯的统治只有二十八天就惨遭杀害(355年9月)。士兵并没有犯罪的意图,只是盲目追随领导者,这时立刻恢复他们对帝国的忠诚。那些奉承君士坦提乌斯的人,盛赞君王的智慧和运道,说他不费吹灰之力消弭内战于无形^①。

六、君士坦提乌斯巡视罗马及多瑙河的征战(357 A. D. - 359 A. D.)

君士坦提乌斯与尤里安分别以后,为了保护雷提亚边区和迫害正统基督教会,在意大利停留十八个月,皇帝在回到东方之前,巡视古老的都城(357年4月28日),出尽风头也满足好奇心。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从米兰沿着埃米利亚-罗马涅区(Aemilian)大道和弗拉米尼亚(Flaminian)大道前往罗马,等他快要接近城市不到四十哩,这位在行军途中的君王,过去从未征服国外的敌人,

^① 阿米阿努斯原原本本知道西尔瓦努斯的作为和下场,他自己就是少数追随乌尔希西努斯假装前往投靠者之一,历尽艰辛把西尔瓦努斯篡夺的政权弄垮。

竟然要摆出凯旋式的行列。所有的大臣穿着华丽的服饰,组成金碧辉煌的扈从队伍,承平时受到无数侍卫和御骑的前呼后拥。这些禁卫军分队全副戎装,衣甲鲜明,丝质旗帜用金线作成浮雕,绣成各种龙形,在皇帝四周迎风飘扬。君士坦提乌斯独据一辆华丽的御车,庞大的车身用黄金和名贵的宝石做成装饰,除了在通过城门时低头致敬之外,他装出一副凛然不可冒犯的神色,帝王的庄严看来像是有点无动于衷的模样。宦官把训练波斯青年的严格纪律带进宫廷,他们谆谆教诲要养成忍耐的习性,因此在缓慢而酷热的行进当中,皇帝安然稳坐,全身丝毫不动,也不会左顾右盼,四处张望。罗马的官员和元老院议员全部出来接驾,皇帝很留心的打量共和国的市民尊容,以及贵族家庭的执政官形象。无数民众排列在街道两旁,在睽别三十二年以后,再能够见到神圣的君王,群众一再欢呼表示欣慰之情。君士坦提乌斯很幽默的表示,好像全人类突然集合在这个地方,真是使他大吃一惊。

君士坦丁之子临时居住在奥古斯都的宫殿,主持元老院的会议,步上西塞罗经常登临的讲坛,对着议员发表高论,在赛车场的比赛中受到非常殷勤的接待,接受金冠和颂辞,是代表他统治都城郡守,特别准备用于这次大典。他在短暂的三十天访问期间,花费很多时间视导艺术和权势的纪念物,散布在罗马七山和其间的谷地。他赞誉卡皮托神殿的威严气势,卡拉卡拉以及戴克里先浴场的庞大高耸,万神殿的对称简朴,第度大竞技场的气象万千,庞培剧场以及和平女神庙的典雅结构,然而超凡入圣的建筑物当属图拉真广场和纪念圆柱。君士坦提乌斯承认要不是这些建筑物既创新而又雄伟,能够获得举世称誉的声名,否则就配不上世界的首府。今天的旅客注视古代罗马的遗迹,从无瑕美景的光辉中抬起头来,心中常会顿生不胜欷歔之感。

君士坦提乌斯对这次的视导行程感到很满意,也激起他的好胜之心,要对罗马呈献纪念物以表达感谢之意和慷慨之诚。最初的想法是比照图拉真广场,树立巨大的大理石雕像和骑马铜像,经过深思熟虑以后,考量到执行的困难^①,还是选择装饰都城的方式,把埃及的方形尖石碑当礼物送给罗马。

^① 霍尔米斯达斯(Hormisdas)是波斯流亡在外的皇子,他对皇帝做这件事有所评论,像是“要想养匹马,先要有马厩”(所谓马厩是指图拉真广场),真正的含意是建纪念物要有功勋。霍尔米斯达斯也有其他的名言流传,如“发现死在罗马与他处无殊,此为亡者唯一不快之处”,要是我们在阿米阿努斯的作品中读到,不过再度证明罗马人的虚荣心而已,这也是愤世嫉俗者所具有的矛盾心理。

年代久远文明灿烂的时期,好像在创造拼音文字之前,古老埃及统治下的城市像是底比斯和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树立相当数量的方形尖碑,造型的简单和材质的坚实使人感受深刻的印象,历尽时光的侵蚀和人事的沧桑,毫无损伤巍然屹立^①。有几根很特别的石柱被奥古斯都和后续各帝,当做权势和胜利的象征,运到罗马成为地久天长的纪念物。最后还留下一根方形尖碑,因为体积巨大而且带有传统的神圣性质,长时期以来逃脱征服者基于虚荣心的掠夺。君士坦丁计划用来装饰新都城,下令将它从赫利波里斯的太阳神庙前的基座上移开,然后顺着尼罗河运往亚历山大里亚。这时君士坦丁逝世,整个计划就暂时停顿下来,而这座方形尖碑命中注定,要由他的儿子献给帝国古老的首都。特别建造承载力和容量惊人的船只,用来运送极为沉重的花岗岩石柱,从尼罗河的河岸直达台伯河。君士坦提乌斯的方形尖碑在离城三哩的地方上岸,动用大量人力和技术,树立在罗马大赛车场之中。

君士坦提乌斯接到伊利里孔行省传来警报,即将陷于水深火热的危险之中,就仓卒启程离开罗马。狂乱的内战造成不利的影晌,罗马军团在墨萨会战遭受难以补救的损失,使得整个地区毫无防卫的能力,暴露在蛮族轻骑兵的威胁之下。特别是夸迪人的入侵,这个凶狠勇猛而且实力强大的民族,将日耳曼人有关作战和用兵的方式,与盟友萨尔马提亚人交换经验,更能发挥双方的优点。边区的守备部队没有能力阻止他们的前进,怠惰的君王最后被迫要从帝国遥远的边疆,将最精练的内卫军集结起来,亲自率领赶赴战场,指挥整个战役的进行,准备在秋季和来年的春天,全力执行这场态势险恶的战争(357 A. D.、358 A. D.、359 A. D.)。皇帝在船只搭成的桥梁上通过多瑙河,将进兵途中遭遇的敌人打得溃不成军,直接杀进夸迪人的心脏地带,严厉报复罗马行省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丧失斗志的蛮族立即屈服乞求和平,愿意归还俘虏的臣民,为了补偿他们过去的恶行,提供地位高贵的人质,作为未来遵守规定的保证。第一位前来向君士坦提乌斯求饶的酋长,故示大方的廷臣拿来做榜样,鼓励那些胆怯或固执的酋长起而效法。皇帝

^① 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游览底比斯古老的遗迹,最年长的僧人向他解释象形文所代表的意义。很可能在拼音字母发明之前,这些模仿自然而且变化多端的图形,就是埃及人的常用文字。

的御营挤满来自遥远部落的王侯和使者,他们的国土位于下波兰(Lesser Poland)的平原,可能认为自己安住在高峻的喀尔巴阡山脉后面。君士坦提乌斯与多瑙河对岸的蛮族约法三章,特别对遭到放逐的萨尔马提亚人,表示言不由衷的同情,这批人在奴隶的叛乱中被赶离自己的家园。他主持一场非常重要的登基典礼,把权力归还给夸迪人。皇帝运用表现慷慨而讲求权谋的政策,把萨尔马提亚人从受制于人的屈辱状况中解救出来,用单独的条约恢复民族的尊荣,联合在一位国王的统治之下,成为罗马帝国的朋友和同盟。

君士坦提乌斯宣布自己的决定,认为有关各方的问题能够公正的解决,只要把利米甘特人绝灭或驱离以后,行省就可以保证得到和平。因为这个民族起于奴隶的本性,他们的风俗习惯一直在传播邪恶的暴行。要遂行这个计划虽然带来荣誉却困难万分,利米甘特人的领地在罗马人这方面,受到多瑙河的保护,与敌对的蛮族隔着蒂萨河。两条大河之间全都是沼泽地区,经常发生泛滥形成错综复杂的荒原,只有居民熟悉不为人知的小路和难以穿越的丛林,才能够在当地通行无阻。等到君士坦提乌斯的大军快要接近,利米甘特人用尽阵前求情、诈术欺骗或是武力对抗等各种办法,君士坦提乌斯严厉拒绝他们的哀求,识破蛮族粗糙的欺骗伎俩,运用作战技巧和坚定士气,击退利米甘特人暴虎冯河的勇气。其中有一个最好战的部落,定居在面对蒂萨河与多瑙河会合口的小岛,答应过河参加友善的会议,好趁机对皇帝的营地发起奇袭。就在他们要想动手之际,结果自己成为背弃信义的牺牲者,四周受到严密的包围,被骑兵践踏毫无还手之力,受到军团的大肆屠杀。他们不愿向敌人求饶,带着大无畏的表情历经痛苦的死亡,手里仍然紧握着武器。这次的胜利使得相当多的罗马人,陈尸在多瑙河的对岸。泰法勒人(Taifalae)是一个哥特人的部落,受雇在帝国的军队服务,在蒂萨河这边进击利米甘特人。自由的萨尔马提亚人是他们过去的主人,受到希望和复仇的激励,穿过多山的国土,进入从前属于他们所有的中心地区。蛮族的木屋建在荒野的深处,引发火灾使他们的位置无所遁形。士兵充满信心在沼泽地区作战,只有在通过时会带来危险。利米甘特人最勇敢的武士处于穷途末路的困境,决心拿着武器死战到底,根本不作屈服的打算。老年人运用权势,力主从长计议终于占了上风,恳求的群众跟着他们的妻儿子女,全部来到皇帝的御营,听取征服者对他们命运的宣判。君士坦提乌斯自认有仁慈

之心,愿意原谅他们一再犯下恶行,赦免这个有罪民族的余众,指定很遥远的国土作为流放地,让他们在那里安养生息过和平的日子。

利米甘特人只有心不甘情不愿的听从命令,等他们抵达指定地点,终于可以安顿下来之时,又回到多瑙河河岸,尽力夸张困苦的情况,热情表达报恩的忠诚,恳求皇帝在罗马行省的界线内,赐给他们一块不受干扰的居留地。君士坦提乌斯对于蛮族的反复无常和不守信义,虽然过去有多次的经验,还是不以为意,情愿听取奉承者的意见。这些人表示要是接受一个供应士兵的殖民区,会为帝国增添尊荣和利益,到那个时候,要获得臣民缴纳的不当罚金,比要臣民从军服役更容易。利米甘特人得到批准可以渡过多瑙河,皇帝在靠近现代城市比尤达(Buda)附近的大平原,给予群众觐见的殊荣。他们围绕着将坛,好像表现出尊敬的态度,倾听充满温语慰勉和庄严神圣的讲话。这时有个蛮族把他的鞋子抛到空中,大声的喊叫着:玛哈(Marha)! 玛哈! 这句话表示轻蔑的挑战,等于向群众发出信号。他们愤怒的一拥而上要抓住皇帝本人,他的宝座和黄金的卧榻都被无礼的抢走,但是侍卫拼死抵抗,使他获得机会骑上一匹快马,从混乱的现场逃脱。蛮族安排奸诈的偷袭是极不荣誉的行为,立即为数量和纪律都占优势的罗马人所平服,只有利米甘特人的名字和种族全部绝灭,战斗才宣告停止。自由的萨尔马提亚人获得古老的家园以后开始重建,虽然君士坦提乌斯并不相信他们善变的性格,心中仍旧希望他们能够感恩图报,对未来的行动会产生影响。他对地位高贵的酋长齐扎伊斯(Zizais)印象深刻,这位酋长有雄伟强壮的体魄和逢迎奉承的态度,就赐予国王的名号。齐扎伊斯证明他的统治产生很大的作用,很诚挚而持久的照顾恩主的利益。君士坦提乌斯由于获得光辉的成就,胜利的军队用“萨尔马提库斯”(Sarmaticus)的名号向他欢呼。

七、沙普尔入侵帝国东部的作战行动(357 A. D. - 360 A. D.)

罗马帝国和波斯王国分别在遥远的边疆多瑙河和阿姆河*^①,抵抗蛮族的人侵,这两个地点相距有三千哩,至于两国之间的国界,在停滞的战争和

*^① [译注] 阿姆河(Amu Darya)位于中亚,全长一四〇〇哩,从帕米尔高原流向咸海。

不稳的和约之中,经历世事的兴衰和沧桑。君士坦提乌斯派驻东部的两位大臣,禁卫军统领穆索尼安(Musonian),才德不足以服人,而且缺乏诚信;美索不达米亚的卡西安(Cassian)伯爵,出身行伍,是个身强力壮的老兵。他们与波斯省长塔马沙普尔(Tamsapor)展开秘密谈判(358 A. D.),使用亚细亚充满奴性和带着奉承意味的语言,对和平的提案加以解释以后,再传到波斯国王的营地。他决定派出使臣,表示对罗马人苦苦哀求所提出的条款,会予以批准。纳尔塞斯(Narses)奉命出使,一路很风光的通过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长途跋涉以后抵达西米乌姆(Sirmium)。在第一次觐见之时,虽然来使非常恭敬,国王傲慢的信函却将真相表露无遗:

万王之王沙普尔,日神和月神的兄弟(像这样崇高的头衔完全是东方人的虚荣心作祟),对于他的兄弟君士坦提乌斯凯撒,因为天灾人祸的教训更能明理守分,感到非常欣慰。身为大流士·希斯塔斯皮斯(Darius Hystaspes)的法定继承人*^①,沙普尔要郑重声明,马其顿的斯特里蒙(Strymon)河*^②才真正是帝国古老的边界,不过这样宣布只是证明行事稳健,不做非分之想。要让他得到满足,在于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所属各行省,何况这些地区都是运用欺诈的伎俩,从他祖先的手中夺去。沙普尔再次重申,要是不能归还这些有争议的国土,就不可能在稳固而长远的基础上,建立任何和平条约。同时他敢很自豪的提出威胁,要是使臣得不到承诺空手而归,他准备在春季出动大军,用武力来维护正义的要求。

纳尔塞斯天生具有文雅和友善的态度,在不违背所负职责的状况下,尽力软化所传信息的刺耳音调。在御前会议里,对于信息的方式和内容都经过审慎的衡量,就用下述的答复打发使臣归国:

君士坦提乌斯有权拒绝接受派来大臣的非正式声明,该员所扮演

*^① [译注] 大流士·希斯塔斯皮斯即大流士大帝(550 B. C. - 486 B. C.),继承祖父居鲁士建立的波斯帝国,已达巅峰时期,公元前491年率大军入侵希腊,失败而归。

*^② [译注] 斯特里蒙河流经希腊北部的安菲波里斯(Amphipolis)入爱琴海。

的角色得不到在上位者任何明确的命令。皇帝并不反对一个和平而光荣的条约,况且像这样的和平条件,说要等到战力集中在东部狭窄的边界才提出,现在竟然提到罗马世界至尊无上的皇帝面前,不仅没有礼貌而且极为荒谬,只有表示愤慨对使臣加以拒绝。战阵之事谁也没有把握,沙普尔应该记得,罗马人有时会在战场吃败仗,但是他们最后总是赢得战争的胜利。

纳尔基斯离开以后过不了几天,罗马帝国派出三个使臣前往沙普尔的宫廷。现在波斯国王从西徐亚人的远征中班师,回到位于泰西封(Ctesiphon)的行宫。这次选出一位伯爵、一位律师和一位雄辩家,负起出使的重要任务,君士坦提乌斯私下对缔结和约感到焦虑,对三位人选中,凭着第一位身居高职的地位,第二位精通法律的技巧,第三位口若悬河的辩才^①,心存希望可以说服波斯国王,放弃固执而又无理的要求。双方谈判的进展,被安托尼鲁斯(Antoninus)充满敌意的手段所反对和破坏^②,安托尼鲁斯是叙利亚的罗马臣民,受到压迫后投效敌营,沙普尔允许他参加御前会议,甚至与国王同桌共餐。按照波斯人的习惯,经常会在进食时讨论重要的军国大事^③。这位头脑灵活的亡命之徒,想尽办法使国王觉得有利可图以外,还可以满足报仇的心理。他不断激起新主子的野心,能够掌握最好的时机,这时最勇敢的内卫军追随皇帝,在多瑙河参与遥远的战争,他催促沙普尔率领波斯大军,加上凶狠蛮族的联盟实力更为强大,立即侵入精疲力竭又无防卫能力的东部各行省(359 A. D.)。罗马的使臣无功而返,第二位大使同样有很高的地位,在严格的限制下被拒于千里之外,并且要挟加以处死或放逐。

① 卡帕多细亚的优斯塔修斯(Eustathius)是诡辩家,也可称为哲学家(这两种称呼在那时代几近同义),他是詹布利库斯(Jamblichus)的门徒,圣巴西尔(St. Basil, 329 A. D. - 379 A. D., 圣徒、凯撒里亚主教、对抗阿里乌斯的主要人物)的朋友。欧纳庇乌斯很高兴把蛮族国王受到蛊惑的光荣事迹,归功于这位有哲学家风范的大使,说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完成任务。

② 安托尼鲁斯合乎礼仪用尊敬的态度,接待罗马的将领,使对方感到宾至如归。阿米阿努斯在提到这位叛徒时,抱着同情和钦佩的心情。

③ 阿米阿努斯注意到这些细节,证明希罗多德的记述真实不虚。波斯人的确有恒久不变的生活方式,不论在哪个时代,他们都高歌痛饮沉溺于醉乡之中,设拉子(Shiraz)的美酒远胜穆罕默德的律法。

阿米阿努斯这位服务军旅的历史学家,正在波斯人准备用船在底格里斯河上构筑桥梁之时,派遣前去观察对方军队的动静。他们在亚述平原一座小山顶上,看到远至地平线的尽头,全部布满人员、马匹和武器装备。沙普尔位于队伍的前面,穿着华丽的紫袍特别引人注目,希俄奈特(Chionites)国王格伦贝特斯(Grumbates)在他的左边,这是东方人最尊贵的位置,有一副严厉的面孔,是老迈年高而威名显赫的武士。君主把右边留给阿尔巴尼亚国王,他率领来自里海海岸的独立部落,省长和将领按照不同的阶级散布在两旁。除了东方奢华的后宫行列以外,整个军队包括十万名作战人员,惯于吃苦耐劳和行军作战,从亚洲国家最勇敢的战士中挑选出来。罗马的叛徒运用各种手段,要在御前会议中引导沙普尔的行动。他提出非常明智的意见,大军不应浪费整个夏天,进行冗长而困难的围城作战,要直接对着幼发拉底河行军,接着要毫不耽搁向前挺进,迅速占领叙利亚实力薄弱而富裕繁盛的首府。

波斯人刚一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发现敌人已经早做安排,运用诸般手段以迟滞大军的前进,破坏原订的计划。居民带着牛群安顿在防御能力很强的地点,整片国土的粮秣和草料全部放火烧掉,河流的徒涉地点打进削尖的木桩成为强固的工事,各种投射机具和弩炮布置在对岸。幼发拉底河正是季节性的涨水期,妨碍到蛮族袭击泰普萨库斯(Thapsacus)河的桥梁,只有夺取此地才能打开最常用的通路。他们那位极为高明的向导马上变更作战计划,然后指导军队绕一个大圈,虽然路途较长,可以通过富裕的地区,对着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前进,幼年期的巨川变成水浅可以越过的溪流。沙普尔以明智的不屑态度,对尼西比斯(Nisibis)的实力置之不理,当他在阿米达(Amida)的城墙下通过时,决定要试一下自己的威望。要是国王的御驾亲征根本不畏惧守备部队,那对方见到这种气势立刻就会归顺。城上投出一枝标枪,无意中成为亵渎神圣的奇耻大辱。沙普尔看到被钉在地上的皇家头巾,知道自己完全弄错状况。气愤填膺的君王根本没耐性听取大臣的劝告,他们恳求不要为满足一时愤怒之情,而牺牲成功的大好机会。次日格伦贝特斯带着一群选锋前往城门,要求城市立即投降,这是对君王草率和无礼行为之后,唯一可接受的赎罪方式,回答他的提议是矢石交加,箭如雨下。他的独子是个英俊勇敢的少年,被从弩炮中发射出来的标枪贯穿整个胸膛。希俄奈特王子的葬礼完全采用本国的仪式,沙普尔用非常庄严的

保证抚慰年老父王丧子之痛,会把罪恶的城市阿米达当成一个火葬堆,来给他儿子抵命,使他的英名能流传千古。

阿米德或称阿米达是个古老的城市,有时采用省民的称呼叫做迪亚尔贝克尔(Diarbekir)^①,位于肥沃的平原,形势非常有利。底格里斯河的天然水道和人工沟渠纵横,可以用来灌溉,有一条水势不大的溪流弯成半圆形,绕着城市的东边流过。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在不久以前,将自己的名字赐给阿米达以示最高荣誉,增加城墙的强度和修建高耸的塔楼,提升整体的防御力量,设置一个军械库供应各种投射机具。当此处被沙普尔的大军包围的时候,正常的守备部队增援到七个军团的兵力。波斯国王在开始就抱着乐观的希望,认为胜利靠着按部就班的正规攻击。在他那声势浩大的阵营里,参与的几个国家都各别指定展开的位置:维尔泰伊人(Vertae)人在南边,阿尔巴尼亚人在北边,弥漫着悲痛和愤慨情绪的希俄奈特人在东边,塞格斯坦人(Segestans)在西边,是最勇敢的战士,一列无坚不摧的印度战象掩护着正面^②。每一边都配置波斯部队,用来支持攻击的效果,激励高昂的士气。国君自己毫不考虑高贵的地位和本身的安全,全副戎装亲自督导围攻作战,激起年轻士兵视死如归的勇气。经过顽强的战斗蛮族遭到击退,他们还是不断的冲锋,结果牺牲惨重被赶离接战的位置。有两个过去参加叛军的高卢军团,乱平后被发配到东部,在一次夜间突击中杀进波斯的营地,凭着不讲纪律的蛮勇赢得莫大的令名。

在不断的攻城行动中有一次最为惊险,有个背叛的逃兵出卖阿米达,向蛮族指出一道秘密而被忽略的阶梯,从悬崖上面凿出来成为打水的小径。这座悬崖矗立在底格里斯河的溪流旁边,七十名从皇家卫队选出的弓箭手,保持肃静爬上控制悬崖有三层楼高的木塔,在高处升起波斯人的旗帜。这个信号使攻击部队信心大增,同时也使被围人员士气沮丧。要是这群敢死

^① 迪亚尔贝克尔又称阿米德,或是喀拉-阿米德(Kara-Amid),土耳其官方数据上记载,这个城市有一万六千户,统治的帕夏(Pasha)有三座马尾旌府邸。“喀拉”的含意是指“黑色的砖石”,用来筑成固若金汤的古老城墙。

^② 这里提到的四个民族:阿尔巴尼亚大家都耳熟能详;塞格斯坦据有广大而平坦的国土,位于呼罗珊(Khorasan)的南边和印度(Hindostan)的东边,现在还保持原来的名称。虽然巴兰姆(Bahram)出兵塞格斯坦,夸耀获得巨大的胜利,但八十年后塞格斯坦终于独立,成为波斯的盟国。我们对维尔泰伊和希俄奈特的状况一无所知,个人以为这两个国家位于印度和西徐亚的边界。

队在这位置多支持几分钟,他们的牺牲可以赢得光荣的代价。沙普尔运用强攻或诡计都无法奏效以后,只有进行旷日持久、步步为营的围攻作战,并且向罗马逃兵请教各种围攻技巧,在适当的距离开挖对进的战壕。担任这项任务的部队在向前推进之际,用坚固的盾屋做成可移动的覆盖,以抵御投射的矢石,在深沟的上面也要架起防盾,保障士兵着手损毁城墙基础的工作。同时开始构建许多木塔,下面装上轮架可向前推动,供应士兵各种投射武器,一直到能够处于同样的高度,与守卫在壁垒上的部队接战。每一种抵抗方式,无论是可以想到的技巧,或是可以发挥的勇气,全部用在阿米达的防御作战。沙普尔的工程和装备,被罗马人的火攻所摧毁也不止一次。但是被围城市的资源会耗用殆尽,波斯人修复受损的装具,继续向前逼近,攻城槌把城墙打出一条很大的裂口。守备部队的实力因作战伤亡和瘟疫流行,损耗到不堪再战的程度,只有屈服于疯狂进击和强打猛攻。士兵和市民及他们的妻儿子女,全无法从后面城门逃走,在征服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下,无一幸免。

阿米达的毁灭使罗马行省获得安全。胜利的兴奋情绪很快消失无踪,沙普尔有时间仔细考量,为了惩罚拒不从命的城市,损失大军最精练的部队,耗费征战最有利的季节^①。身经百战的老兵有三万人葬身在阿米达城墙之下,交战不断的围攻持续七十三天,失望的君王装出一副凯旋的模样回到都城,内心感到懊恼不已。还不仅如此,蛮族盟友善变无常,在遭遇未曾预料的困难以后,就想打退堂鼓放弃战争。年迈的希俄奈特国王因报复而得到满足,丧子情景的恐惧使他打道归国,这已剥夺家族和国家的接位希望。沙普尔在次年春天率领进入战场的大军(360 A. D.),无论从实力和士气方面来说,不再能支持他那漫无边际的野心。他放弃征服东部的构想,只要能够收复美索不达米亚两个设防城市,那就是辛格拉(Singara)和贝扎布德(Bezabde),他就感到满足。这两个城市,其中一个位于黄尘滚滚的沙漠之

^① 阿米阿努斯注意到该年的编年史有三个很特别的情况,相互之间无法自圆其说,也与史书的记载不尽吻合。(1) 沙普尔进犯美索不达米亚正值谷物成熟,整个地区与阿勒颇(Aleppo)处于同一纬度,这个时候应该是4月或5月;(2) 沙普尔的进军受阻于幼发拉底河的泛滥,通常发生在7月和8月;(3) 沙普尔围攻七十天才夺取阿米达,已经是深秋季节。要让这些看起来矛盾的事项说得通,那么我们只能设想波斯国王有些迟缓,历史学家有些差错,天候季节有些混乱。

中,另外一个城市坐落在很小的半岛上,为底格里斯河深邃而急湍的激流所环绕。五个罗马军团成为俘虏,人员被送到遥远的地方囚禁,位于波斯国境的边陲地区。军团的编制已经缩小,是君士坦丁时代的杰作。拆除辛格拉的城墙以后,征服者放弃这个孤独而偏远的位置。他很细心的恢复贝扎布德的堡垒工事,在这个重要的前哨派驻守备队,并且当成老兵的殖民区,充分供应各种防御器具,激起他们高度荣誉和忠诚的情操。等到战役将近结束,用来征服维尔塔(Virtha),或称之为特克里特(Tecrit)*^①未能获得意料中的成效,使沙普尔的军队蒙受羞辱。一直到帖木儿(Tamerlane)时代*^②,此地被还认为是阿拉伯人坚强无比难以攻陷的城堡。

防卫东部对抗沙普尔的大军,需要最优秀的将领而且要能施展才能。非常幸运,勇将乌尔希西努斯就在行省服务,只有他能给士兵和人民信心。在此危急关头,却因宦官陷害,皇帝将乌尔希西努斯调离现职,东部军事指挥权交付给萨比尼安(Sabinian)。这位狡猾而富有的行伍军人,虽然已经到达衰老的知命之年,却谈不上有任何经验。生性猜忌而又反复无常的监军宦官,接着又发布第二道命令,乌尔希西努斯再度被派到美索不达米亚边疆,要他将功抵罪,勤劳国事,如果获得荣誉,归于毫无奉献而又在暗中害人的仇敌。萨比尼安留在埃德萨的城墙之内,镇日无所事事,只会举行无聊的阅兵来打发时间,并且要求用皮瑞克(Pyrrhic)战舞*^③的步伐,按着笛号的节奏前进,把有关公众的防卫工作置之不顾,全部推到勇敢而勤奋的东部前任将领身上。不论乌尔希西努斯提出任何主动积极的作战计划,像是建议编组一支轻便而又灵巧的军队,由他亲自率领,从大山的山脚下面绕过,拦截敌人的运输车队,骚扰波斯人绵长的阵线,甚至去解救陷于绝境的阿米达,怯懦而嫉妒的指挥官宣称,他奉有严格的命令不能危及部队的安全。阿米达终于失守,英勇的守军要是逃过蛮族的刀剑,也会死在罗马军营行刑队

*^① [译注] 特克里特现在是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故乡,他建立的复兴党以此地为大本营。美国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对整个区域大力扫荡。

*^② [译注] 泰摩兰又称帖木儿(1336 A. D. - 1405 A. D.),出身于鞑靼人的蒙古贵族,兴起于撒马尔罕(Samarkand),征服西亚、波斯、阿富汗、印度,直至小亚细亚,创立帖木儿帝国。1405年出兵攻打中国,对象是明成祖永乐皇帝,暴卒于军中。

*^③ [译注] 皮瑞克战舞是希腊的传统舞蹈,青年男子或儿童随着鼓笛的节奏前进,可用于军事操练。

的手里。乌尔希西努斯后来经过不公正的调查,认为他犯有过失,被毫无担当的萨比尼安惩处,丧失军阶和职位。

君士坦提乌斯在接到报告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立即感觉到这种陷害忠良之事无法避免,使得受到枉曲的部将义愤填膺,然而长久以来政府的原则就是宁冤勿纵。后来皇帝自己发觉,要从外敌的入侵中防守东部的疆域,绝不是容易的任务。君士坦提乌斯征讨多瑙河的蛮族,在完成安抚和绥靖的工作以后,开始缓慢向着东部进军。等他的大军扫过烧得片瓦不覆的阿米达以后,率领优势兵力围攻布德。在巨大的攻城槌不断冲击之下,城墙震动得几乎要倒塌下来,城镇已经到达罗掘俱穷的地步,但是守备部队靠着百般忍耐和大无畏的精神,还是坚守不懈。等到雨季将近,皇帝只有解围而去,很不光彩的退回设于安条克的冬营。倨傲自负的君士坦提乌斯和才情自诩的廷臣,在波斯战争中没有发现任何光荣事迹,可以提供材料写出流芳后世的颂辞。然而他的堂弟尤里安,经委付高卢行省的军事指挥权以后,建立功勋的简略事迹已传遍整个世界。

八、高卢的危局及尤里安的困境(356 A. D. - 360 A. D.)

内战的愤怒使人盲目,君士坦提乌斯所以把高卢人的国土,放弃给日耳曼蛮族,乃是因为高卢人对与他争天下的马格嫩提乌斯,始终抱有好感,承认僭主的权威和指挥。一大群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Alemanni),受引诱渡过莱茵河,起因在于获得礼物和承诺,再不然是产生抢夺战利品的希望,还有就是对征服的区域盼能永久据为己有。皇帝基于暂时的需要,可以获得一臂之力,结果这草率的权宜之计,激起蛮族贪婪的念头。君士坦提乌斯立刻发现要想打发可畏的盟友,是很困难的工作,心里感到无限懊恼。等尝到甜头,知道罗马世界是如此富裕,也就顾不得忠诚和叛逆之间细微的区别。这些毫无纪律的强盗,把帝国所有的臣民当成世仇大敌来看,凡是想要的财物全部都得弄到。四十五个富裕的城市,像通格里(Tongres)、科隆、特里夫、沃尔梅斯(Worms)、斯皮尔斯(Spires)、斯特拉斯堡(Strasburgh)等,以及大多数乡镇和村庄,全都遭到抢劫,化为灰烬。

日耳曼蛮族仍旧信守祖先遗留的教条,痛恨城墙对行动的限制,用厌恶的口吻称之为监狱和坟墓,把他们独立的居所建立在河流岸边,像莱茵河、

摩泽尔河(Moselle)及默兹河(Meuse),将大树砍倒横放在道路,当成粗制滥造的工事,以防范遭到突击的危险。阿勒曼尼人所留居的地区就是现在的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法兰克人占据巴塔维亚人(Batavians)的岛屿,算在一起就是广宽的布拉班特(Brabant)*^①,然而以获得托克萨德里亚(Toxandria)^②这个称呼而知名于世,可说是高卢王国的发源地^③。从莱茵河的源头一直到出海口,日耳曼人征服的区域是在河流西岸,大约向前延伸四十哩,整个地区聚集很多用自己姓氏和宗族命名的殖民地,他们所毁灭的地区比起征服的区域起码大三倍。在较远距离以外无防守能力的乡镇,高卢人全逃离一空。设防城市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实力和预警没信心,他们所赖以维生的谷物,只能种植在城墙附近。军团的编制日益缩小,缺乏薪饷和粮食,没有武器和纪律,传闻蛮族将要奔杀而来就胆战心惊,甚至光听到名字就吓得面无人色。

面临如此悲惨的处境,一个毫无经验的青年,指派前来拯救和治理高卢的行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毋宁是展现皇室虚有其表的伟大形象。尤里安以不求闻达的心情,接受学究式的教育。他对书本较之武艺更为娴熟,对死亡较之生存的印象更为深刻,因而使他自外于战争和政府的实际运作,就这方面而言,完全是一窍不通。他不断笨手笨脚重复温习各种军事操作,这些知识对他而言极为重要,难免叹息的叫道:“啊!柏拉图,柏拉图!哲学家怎么会有这种工作!”然而就是思辨哲学把最高贵的教条和光辉的例证,充实在尤里安的内心。对有些负重责大任的人来说,他们太不把这些哲学放在眼里,尤里安就是受到陶冶才会喜爱德业、追求声誉、藐视死亡。他在学院养成自我克制的习惯,这也是军营中严肃纪律的基本要求。简单的自然需

* ① [译注] 布拉班特是古老的大公国,领有后来的低地国家,分为荷兰和比利时两国。

② 这个名称来自普林尼,他的家乡是意大利的托克森德里(Toxandri)。到后来,托克萨德里亚经常在中古时代的史籍上出现,是满布森林和沼泽的地区,从通格里附近一直延伸到瓦哈尔(Vahal)河流入莱茵河的会合口。

③ 丹尼尔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论点,那就是法兰克人在克洛维(Clovis)时代之前,从未在莱茵河的这一边获得永久居留地。学识渊博而且待人亲切的比耶(Biet),也不认同这种武断的说法,他提出很多证据,证明法兰克人在克洛维登基前一百三十年,就一直据有托克萨德里亚整个地区。比耶的论文在1736年得到苏瓦松(Soissons)学会的褒奖,在这个学术领域,古物家勒波夫神父(Abbe le Baeuf)是知名学者,虽然同行相妒,拜读他的著述也赞不绝口。

要用来律定食物和睡眠的方式,不屑于佳肴美味布满餐桌,他的欲望满足于粗糙和普通的饮食,跟最低阶的士兵完全一样。在高卢寒冷的冬天,他的寝室没有生火保暖,通常在短促而受到打扰的睡眠以后,中夜从铺在地板的毛毯里起来,处理紧急的事务,巡视营地的状况,或者偷得片刻空闲,进行最喜爱的研究工作^①。他在过去经常运用辩论的原则,对所中意的题材发表公开的演说,现在可以用来鼓励或安抚杀气腾腾的武装群众,更能发挥所望的效果。虽然尤里安早年的谈话和写作都已习惯使用希腊语文,非常熟练而且能够掌握辞章之美,但是他的拉丁腔调已到达如假包换的程度^②。

尤里安开始并没有规划要成为立法者,或是担任法官的工作,所以他的重点不可能放在罗马的民法体系方面。他从哲学的研究养成坚持公理正义的信念,靠着仁慈的性格来化解乖戾之气,了解公平处理和讲求证据的基本原则,对于最复杂冗长的问题都有耐性进行调查,充分掌握关键所在以进行讨论,使事件能够真相大白。施政作为和战争遂行,必须考虑环境和状况的不意变化,所以没有实务经验的学生,常为最完美的原理在执行的时候,达不到预期效果而困惑不已。尤里安在获得最重要的学识以后,从自己才智的活力所能得到的协助,如同萨路斯特(Sallust)从智慧和经验给他的支持,可以说是不相上下。萨路斯特是位高阶军官,立刻向他诚挚的表示忠心不贰。他的友谊对君主极具价值,虽然他是正直不阿的廉洁之士,但是深知“忠言逆耳”的道理,能够很委婉的说明事情的真相,而又不会伤害到君王的颜面^③。

九、尤里安在高卢受到掣肘及应变措施(356 A. D. - 360 A. D.)

尤里安在米兰穿上紫袍以后,立即被派往高卢,随身带着实力微弱的卫

① 阿米阿努斯钦佩尤里安在高卢过着严以律己的生活,就因为这样,尤里安才能嘲笑君士坦丁家族的种种不法行为,使得当时的朝野人士感到大为惊异。

② 尤里安在希腊的学院接受教育,认为罗马语是外国话,也是一种通俗的方言,只有在必要的场合才使用。

③ 萨路斯特是表现优异的大臣,我们并不了解他的实际职务,后来尤里安任命为高卢都统,受到皇帝的猜忌很快被召回。我们现在还可读到一篇充满情感而又引经据典的文章,尤里安为失去益友深感悔恨,对自己的令名受损自责不已。

队,兵力只有三百六十人。他在维埃那(Vienna)*^①度过痛苦而焦虑的冬天,一举一动全部都掌握在直接听命于君士坦提乌斯的大臣手中,只把奥顿被围和获救的信息通知凯撒。那座古老大城仅有的保护是塌毁的城墙和怯懦的守备部队,靠着一些老兵要保卫自己的家园,重新拿起武器,下定必死的决心才拯救整个城市。他在行军离开奥顿途中,通过高卢行省的心脏地区。尤里安尽早抓住机会展现出过人的英勇,率领一小队弓箭手和重装骑兵,选择较短而危险性较高的道路。这时蛮族主宰战场,他只有且战且退的应付敌人的攻击,最后终能光荣而安全的抵达兰斯附近的营地,罗马军队奉命在此集结。年轻君王的风范恢复官兵低落的士气,他们从兰斯出发搜寻敌军,虽然信心十足却差点命丧沙场。阿勒曼尼人熟悉地区的状况,暗地里将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在一个下雨天的黑夜里,抓住机会全力攻击罗马人的后卫。部队的秩序一时大乱,好不容易整顿妥当,已经损失两个军团。尤里安经过这次的教训,体认到谨慎和警戒是战争艺术最重要的课目。在第二次作战行动以及接着完成的各项成就,尤里安不仅湔雪前耻,进而建立在军事方面的声誉。蛮族的机敏使他们在不利状况下能够全身而退,他虽然获得胜利但却无法尽歼敌军,未能达成决定性的效果。他向着莱茵河河岸进军,视察残破不堪的科隆,让自己了解到战争的困难,在冬天快到时撤军回师,引起宫廷和军队的不满,自己也觉得没有达成任务^②。敌军的战力并未被击破,就在凯撒离开部队,刚把大本营开设在位于高卢中心的桑斯(Sens),立即遭到大群日耳曼人的包围,接着展开围城作战。虽然他感觉当时的形势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仍旧展示出深谋远虑的大无畏精神,完全可以弥补在作战位置和守备部队方面的劣势。蛮族围攻三十天未能得逞,难掩失望的怒气只有黯然退兵。

尤里安虽然感到骄傲,只能感谢他自己的兵力,如果再深入考量就给自己带来痛苦,因为那些因荣誉和忠诚应该尽力协助他的人,却要抛弃、背离他,将他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马塞卢斯(Marcellus)是高卢的骑兵主将,严格遵从宫廷猜忌的命令,对于尤里安所处的困境,完全视若无睹漠不关心,并且制止

* ① [译注] 维埃那在法国境内,现在名叫维埃纳(Vienne);而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当时叫做文多博纳(Vindobana)。

② 在谈到第一次参加作战的状况,阿米阿努斯因获胜而感到自豪。尤里安自承毫无贡献,遇见敌军就尽快后撤。

他所指挥的部队开拔前往解救桑斯。要是凯撒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仍保持沉默,那也可以说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使他本人和权势都受到世人的轻视。要是这种形同犯罪的行动都不加处置,可以肯定是出于皇帝的授意,就像过去对弗拉维家族的皇子皇孙痛下毒手,一样难逃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责难。马塞卢斯被召回,只是不痛不痒的解除原来的职务^①。塞维鲁(Severus)补升遗留的空缺指派为骑兵将领,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兵不仅勇敢而且忠诚,能够很尊敬的提出意见,执行时满腔热血全力以赴,而且毫不犹豫的服从最高指挥权力,因此尤里安在保护人优西比娅的照顾下,最后终于掌握高卢的军队。尤里安在接踵而至的战役(357 A. D.)中,采用极明智的作战计划。他亲率剩余的一群老兵,还有相当数量经他同意征召的新兵,很勇敢的杀进日耳曼军队的驻防地,用非常审慎的态度重建萨韦尔纳(Saverne)的防御工事。

在这个地形有利的要点,不仅可以阻止蛮族的进犯,更可以截断敌军的退路。就在此时,步兵主将巴尔巴提奥(Barbatio)带着三万人马的大军,从米兰开拔通过山区,准备在巴西尔(Basil)附近搭桥渡过莱茵河。可料想得到,阿勒曼尼人在罗马大军夹击之下,很快就会被迫撤离高卢行省,尽速赶回去保卫自己的国土。由于巴尔巴提奥的无能、嫉妒或是领受密旨,遂行战役的希望完全破灭。从巴尔巴提奥的行动来看,他不仅是凯撒的敌人,还是蛮族的盟友,竟能允许一支掠夺者的队伍,几乎就在营地的门口自由通过和返回,丝毫不加以理会。这样的疏忽或可归咎于缺乏能力,但是他采取叛逆行动,烧掉一些船只和大批储存的粮食,毁弃高卢军队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成为通敌行为和犯罪意图的确凿证据。日耳曼人对缺乏实力或意图不敢冒犯他们的敌人,通常表示轻视。巴尔巴提奥可耻的退兵,剥夺尤里安所期望的支持,单独留下他要从极危险的情势下全身而退,得不到安全保障,也丧失军队荣誉。

十、尤里安赢得斯特拉斯堡大捷及后续行动(357 A. D. - 358 A. D.)

阿勒曼尼人免于入侵恐惧后,马上准备教训罗马年轻的君王,因他竟妄

^① 利巴里乌斯公开表示,召回马塞卢斯是因为他有优异的军事才能,生怕他帮助尤里安建立功勋。而且尤里安很委婉的提到,除非他找到很好的理由,让受到触怒的宫廷感到满意,否则他很容易被迫退位。

想争夺此区的所有权。阿勒曼尼人认为无论基于征服或条约,他们拥有此区乃毋庸置疑的事实,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将兵力运过莱茵河。凶狠的克诺多马尔(Chnodomar)挥舞着沉重的标枪,就像从前对抗马格嫩提乌斯的兄弟并赢得胜利一样。他担任蛮族的先锋是靠着从前的功绩,心中激起好战的冲动,因长期的征战经验而使他知所节制。在他后面跟进的人员,是六位与他一样有王室血统的国王和十位诸侯,加上一长列斗志高昂的贵族,以及来自日耳曼各部落的三万五千名勇敢战士,光是看到如此庞大的阵容,阿勒曼尼人就有必胜的信心,从逃兵所获得的情报,更让他们士气大振。他们得知凯撒只有一万三千人的薄弱军队,军队驻扎的位置离阿勒曼尼人在斯特拉斯堡的营地,约有二十一哩的距离。尤里安带着劣势的军队,决定主动迎战蛮族的乌合之众,战机的获得要趁阿勒曼尼人处于分离状况,集结不易之时予以区分击灭。

罗马人编成两路纵队以密集队形进军,骑兵在右而步兵在左,等发现敌军时白日将尽。尤里安想延到次日早晨开始会战,使部队获得所需的睡眠和食物,消除身体的劳累。他还是带着几分勉强,最后屈服士兵要求出战的呼声,以及作战会议立即接战的意见。他训示大家要奋战到底,证明急于歼敌的热情并没有误事。虽然如此,要是战败难免受到轻率冒进和傲慢无知的指责。出战的号角响起,下达口令的喊叫在原野上回荡,两军对进发起狂暴的冲锋,凯撒亲自指挥右翼,主要仗恃弓箭手的技巧和装甲骑兵的冲力。在敌人轻骑兵和轻步兵混合部队的凌厉攻势下,他的阵式不断被击破。看到六百名以勇敢著称的装甲骑兵逃走^①让他懊恼难安,尤里安靠着亲自处理和个人的声威,才阻止逃亡和重新整顿部队。他完全不顾本身的安危,赶到他们的前面以大义相责,领着部队转回去对抗胜利在握的敌军。步兵两条阵线之间的战斗极为激烈,双方誓死不退杀得血流成河。日耳曼人具有身强力壮和人高马大的优势,罗马人着重于纪律严明和坚忍不拔,就像蛮族在帝国的旗帜之下服务,能把双方的优点都结合起来,他们的蛮力所发挥的效果,还是要靠优秀领导者的指挥,因此这也决定那天会战的结果(357

^① 等到会战打完以后,尤里安为了整饬严格的军纪,对临阵脱逃的人员,并没有判处极刑,而是命令他们在营地穿着女装,受尽嘲笑。等到下次战役,这些人英勇作战,恢复自己的名誉。

年8月)。

在这次值得纪念的斯特拉斯堡会战中,罗马人损失四位护民官和两百四十三名士兵,凯撒获得无上的荣誉^①,高卢的行省得以脱离苦海。六千个阿勒曼尼人在战场被杀,还不包括淹死在莱茵河,及企图游过河而被标枪刺死的人^②。克诺多马尔被敌人包围成为俘虏,连带三位同伴,他们愿意与酋长同生共死。尤里安在会议中用隆重军礼接待,对于克诺多马尔的战败,用宽宏大量的气度表示怜悯。成为俘虏虽应感到羞辱,他隐藏蔑视之心不表露出来,并未将降服的阿勒曼尼人国王当成展示的道具,让高卢城市欢迎这种奇观。尤里安倒是把国王当做胜利的纪念品,让他很恭敬的拜倒在皇帝的脚前求饶。克诺多马尔获得人道的待遇,没有耐性的蛮族国王受到战败、囚禁和放逐的播弄,必然不久于人世。

尤里安将阿勒曼尼人从上莱茵(Upper Rhine)地区各行省驱除殆尽以后,转而对付法兰克人。这个民族定居在高卢和日耳曼边界,位置更靠近海洋,不仅人多势众且具有凶悍斗志,是蛮族中最可畏的敌手。虽然他们在抢劫的诱惑下激起强烈的欲望,还是公开宣称对战争有全心奉献的喜爱,认为可以表现人性最光荣和幸福的一面。他们的心志和身体因不断参加作战行动,锻炼得无比坚强。可借用一位演说家鲜明的语句来表示:“他们喜爱冬天的冰雪犹如喜爱春天的花朵。”在斯特拉斯堡会战后的12月份,尤里安攻击一群法兰克人,大约有六百人退到默兹河边的两座堡垒里^③,在严寒季节发挥不屈不挠的精神,忍受围攻有五十四天之久,一直到最后才因饥饿而精疲力竭。这时敌人在河上加强警戒,将要打破双方对峙的僵局,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逃脱的希望。法兰克人答应放弃古老的规定,这还是第一次,那就

① 尤里安在斯特拉斯堡大获全胜,表现得非常谦虚,佐西穆斯甚至将它比喻为亚历山大战胜大流士。然而我们并不了解尤里安有何军事素养和才华,居然可以让后世一直注意这一天的行动与成功之道。

② 利巴尼乌斯把被杀蛮族多算两千人,比起佐西穆斯为了增加英雄的光彩,说是杀死敌军六万人,那真是瞠乎其后。要不是怀有私心的历史学家,把一支由三万六千阿勒曼尼人所组成的军队,加以灌水说成是无计其数的庞大蛮族,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过分夸大的被杀人数,归咎于抄写员的笔误。

③ 希腊的演说家对尤里安的一段话发生误解,提到法兰克人的军队说是不过一千人。他们满脑袋都是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ian)战争,把法兰克人比为拉栖代蒙人(Lacedaemonians),被围在斯法提里亚(Sphacteria)岛,城破后全部被害。

是他们过去服膺的真理：“不是征服就是死亡。”

凯撒立即将俘虏送到君士坦提乌斯的宫廷，皇帝当成最有价值的礼物接受，很高兴增加很多人高马大的战士到特选的部队，可以担任皇帝的私人警卫。这一小群法兰克人的顽强抵抗，让尤里安深入考量远征的困难，准备在来年的春天实施，要对付整个日耳曼民族。他勤勉的完成各项工作，用迅捷的行动奇袭积极的蛮族，使他们不胜惊惧。他命令士兵携带二十天的干粮，立即将营地设置在通格里附近。这时敌人仍旧以为他还留在巴黎的冬营，等待运输车队将补给品从阿基坦缓慢的运上来。他不让法兰克人有联合行动或深思熟虑的机会，用高明的战术行动将军团从科隆到海洋成一线展开，军队获得胜利，拿出杀一惩百的手段，立刻使各部落陷于绝望的深渊，只有苦苦哀求征服者大发慈悲，表示出唯命是从的态度。顺服的卡马维人(Chamavians)退过莱茵河，回到原来的居留地，允许萨利安人(Salians)领有新垦殖的托克萨德里亚，成为罗马帝国的臣民，提供必要的协防部队。双方以庄严的誓词缔结条约(358 A. D.)，帝国指派长期工作的检查员与法兰克人住在一起，有权强制各部落严格遵守各项规定。

在此可以叙述一段插曲，像是精心编制、情节动人的悲剧，不仅事件本身很有趣，也无损尤里安的英名。当卡马维人求和之时，尤里安要求国王把儿子作为人质，这样他才有恃无恐不怕对方反悔。一时之间笼罩着凄惨的沉默，夹杂着眼泪和呻吟的声音，等于在宣告蛮族因悲恸而不知所措。年老的酋长用哀伤的语气说道，他现在因丧子而痛苦万分，谁知还为族人带来灾难。这时卡马维人趴俯在宝座前面，突然之间，认为已经被杀的青年成为俘虏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喜悦的嘈杂声很快的肃静下来，大家很注意的倾听凯撒在会议中发表的谈话：

看这位年轻人是国王的儿子，刚才还在为他的遇难而流泪。你们是因为犯了过错才会失去他，神明和罗马人把他归还给你们。我会一直照顾和教育这位年轻人，不仅当做个人功业的纪念物，也是你们诚挚友谊的保证。你们必须守信遵奉规定，不得违背立下的誓言。共和国的军队会报复不忠不义的行为，罪行重大万无生理，清白无事必得赦免。

蛮族觐见后退出,感受到友情的温暖,怀抱感激和钦佩的心情。

十一、尤里安三渡莱茵河战胜蛮族(357 A. D. - 359 A. D.)

从日耳曼蛮族手中解救高卢行省,对尤里安而言不过是牛刀小试,他渴望与帝国首位皇帝,以及其他威名显赫的君主一比高下,从一个事例就可以证明,他曾写下他的在高卢的作战记录^①。尤利乌斯·凯撒不无自负的提到,曾经两度越过莱茵河,尤里安夸口说他在接受奥古斯都头衔之前,已经带着罗马的鹰帜安渡巨川进行三次远征(357 A. D.、358 A. D.、359 A. D.)。斯特拉斯堡会战以后,日耳曼人惊愕之情表露无遗,鼓励他安排第一次的试探。部队虽然表明毫无兴趣,但是折服在领导者雄辩的口才之下。他要与将士同甘共苦,保证赢得光荣的胜利。梅恩(Meyn)河两岸的村庄储满谷物和牛群,受到入侵军队蹂躏。模仿罗马文雅开化所构建的重要房舍,全部为大火吞噬。凯撒很勇敢向前推进十哩,直到大军的行动为黑暗无法穿越的森林所阻,隐藏的通路有秘密陷阱和埋伏,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到处充满危机。地面已覆盖白雪,尤里安把图拉真所建古老的堡垒修复以后,对于归顺的蛮族同意签订十个月的休战协议。为了违犯条约要求报复行动,尤里安着手第二次的远征,渡过莱茵河去教训傲慢的提尔马尔(Surmar)和霍尔泰尔(Hortaire),这两位阿勒曼尼人的国王曾参加斯特拉斯堡之战。他们答应归还仍旧活着的罗马俘虏,于是凯撒要求高卢的城市和乡村,对于所损失的居民人数提出确实的报告,他能很快而又正确的指出,蛮族在哪些地方想要做手脚欺骗他,这样一来,大家深信他具有超自然的学识和能力。

他的第三次远征较前两次获得更大成就,且影响更为深远。日耳曼人集结战力,沿着对面河岸运动,想毁坏桥梁,阻碍罗马人进军的通道,蛮族周到的防御计划,竟被巧妙的牵制行动打得措手不及。三百名全副轻装的精兵搭乘四十条小船,保持肃静顺流而下,在敌人哨所不远处登岸,勇敢敏捷的执行命令。蛮族的酋长参加夜间宴会,放心大胆喝得醉醺醺回去,结果遭

^① 利巴尼乌斯是尤里安的友人,明确暗示这位英雄人物曾经撰写关于高卢的作战记录,但是佐西穆斯仅从尤里安的演说集和书信中获得资料。在写给雅典人民的文章中提到日耳曼战争,虽然寥寥数语,不失为准确的记载。

到奇袭。毋须重复千篇一律令人厌恶,全是杀戮和破坏的故事,可以很明显知道,阿勒曼尼人当中六个最傲慢的国王,完全听从尤里安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其中三位获准到罗马军的营地,去见识严格训练和雄壮军容。有两万名俘虏被尤里安从蛮族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在结束战争后越过莱茵河班师。他的成就重振古代的光荣,可与布匿(Punic)战争和辛布里(Cimbric)之战*^①的胜利相提并论。

尤里安凭着英勇无敌的气势和指挥若定的修为,确保了国家的和平,这时他所推行的工作,更合于人道的关怀和哲学家的风范。高卢的城市在蛮族入侵中遭到破坏,他竭尽全力加以修复,从门兹(Mentz)到莱茵河口之间特别提到七个重要前哨,在尤里安的命令下全部整修,加强各种工事和装备^②。降服的日耳曼人接受公正而屈辱的条件,负责准备和运送所需的材料和物质。尤里安本着热心公益的精神,竭尽心力督导计划的执行,这种风气普及到整个部队,就连协防军对劳苦的勤务,也放弃可以要求豁免的权利,能与罗马士兵一样担负起吃力的工作。凯撒无可旁贷的职责是要为全体居民和守备部队,提供安全和维持生存的粮食,前者之所以弃逃和后者之所以叛变,完全是因为饥馑所造成的致命和必然的后果。高卢行省的耕种土地受到战争灾难带来的干扰,只要给予父爱的关切之情,大陆的缺粮可以用邻近岛屿丰收的食粮来加以供应。从阿登(Ardennes)森林伐木建造六百艘大型三桅船,经过几趟到不列颠海岸的航行,回程都是满载谷物,然后顺着莱茵河上行,把货物分配给沿河的城镇和据点^③。尤里安的军队恢复自由而安全的通航,在此之前君士坦提乌斯牺牲尊严,却要花钱购买,用两千磅白银

*^① [译注] 公元前 113 年辛布里人和条顿人联合进犯意大利北部,屡次击败共和国大军,威胁罗马的安全。元老院将战事托付马略负责,公元前 102 年,马略在阿利克斯(Alix)会战彻底击灭敌军,经过后续的作战,终于除去心腹大患。

^② 有关这七个哨所的位置,其中四个现在是知名城镇,像宾根(Bingen)、安德纳赫(Andernach)、波恩(Bonn)和努伊斯(Nuyss),另外三个是崔西森米(Tricesimae)、夸德里布吉姆(Quadriburgium)及卡斯特拉·赫库利西河(Castra Herculis)或称赫拉克利亚(Heraclea),都已湮灭无踪,还能让人相信,在夸德里布吉姆的地面上,荷兰人构建谢讷克(Schenk),这名字使做学问一丝不苟的布瓦洛(Boileau)感到不快。

^③ 我们相信尤里安对这件事的处理,留下很特别的记载,佐西穆斯把船只的数目增加两百艘。要是我们根据尤里安所说的六百艘运粮船,每艘可载七十吨,输出的总数是十二万夸(每夸脱等于八个蒲式耳)。像不列颠这样的地区能够担负如此庞大的出口量,在农业方面的发展要有极大的进步才行。

当做纳贡礼物。吝啬的皇帝不愿把这样大额的金钱发给士兵,却同意供献给蛮族。尤里安的机智和坚定使他能接受严酷的考验,这些部队虽然不满,却仍旧随他赶赴战场,其中经历两次战役,他们都没有得到正常的薪饷和额外的赏赐^①。

十二、尤里安在高卢的施政作为和对后世的影响(356 A. D. - 360 A. D.)

深切关怀臣民的安宁与幸福是尤里安用人行政的指导原则。他把自己住在冬营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处理行政事务,常常愿意用行政长官的身分出现,并不喜欢摆出主将的威严。在他准备出征之前,先将呈上来让他审定的大部分公私案件,交给各行省总督去处理,但等他回来以后总会重新仔细检查处理的状况,对过于严苛的法律略加缓和以资弥补,详阅法官的判决提出复审意见。他不愿被人视为心地善良的滥好人,也不会为了实现法律的公正,纵情于草率而鲁莽的行动。在控诉讷博省长犯有敲诈勒索罪的案件中,能够用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的态度,压下法官过于偏激的情绪。激动的德尔菲迪乌斯(Delphidius)大声叫着说:“如果只凭被告否认就能翻案,那还能定谁的罪?”尤里安则回答说:“如果只凭别人认定有罪就能判决,那还有谁能清白无辜?”在处理有关和平与战争这些重大问题,君主的要求与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君士坦提乌斯根本不考虑这是一个民穷财尽的国家,还是一味的欺榨压迫无所不用其极,要是被尤里安的德行所阻止,不能尽兴掠夺所要的贡品,便认为自己的感情受到伤害。尤里安拥有皇家的权柄,有时会出面纠正下级官员公然的贪污行为,揭露他们进行掠夺的各种手法,提出力求公允简单的新税制。君士坦提乌斯为了能够掌握财政起见,将有关权责交付给高卢统领佛罗伦提乌斯(Florentius),这个酷吏个性阴毒,根本不知怜悯和同情为何物。即使有人提出非常客气和温和的反对意见,傲慢的大臣都抱怨不已,有时使得尤里安感觉自己的行为未免过于软弱。凯撒以厌恶的心情批驳一项征收特别税的法令,特别提到民众苦难状况,所以对统领送给他签署的超量财产估值,表示拒绝的态度。这样一来,终于激怒了君士坦提乌斯的朝廷。

^① 尤里安的部队发生叛乱的事件,时间一定是第二次在莱茵河上航行之前。

尤里安在写给最亲近友人的一封信中,毫无顾忌表达出非常激动的情绪。他叙述自己在高卢的作为以后,接着说道: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门徒会采取与我不同的做法吗?我能将管辖下不幸的臣民弃之不顾吗?难道我不应责无旁贷的保护着他们,免得让毫无人性的强盗,对他们施加无休无止的伤害吗?一个放弃职守的护民官会被处死刑,剥夺举行葬礼的荣誉。如果我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忽略更为神圣和更加重要的职责,那又有什么资格定别人的罪呢?神既然把我放置这个高位上,他的恩惠就会引导我、支持我。如果我终必遭受苦难,将会因为自己拥有一颗纯洁、正直的心而感到欣慰。真希望上天能让我现在有像萨路斯特那样的顾问!如果他们认为应该派个人来接替我,我将毫无怨言的拱手让贤。我宁愿尽量用短暂的机会做些好事,也不愿意长时间或永远作恶多端,认为不会受到惩罚。

尤里安依附于人非常不稳固的处境,能发挥道德勇气,充分显示出他的节操,同时也掩盖他的缺点。这位在高卢地区维护君士坦提乌斯统治的年轻英雄,没有授与彻底清除政府弊端的权力,却有勇气减轻人民的灾难痛苦。除非他有能力使罗马人恢复尚武精神,或能够与帝国为敌的蛮族,学会过勤劳和文雅的生活,那么无论是与日耳曼人媾和,还是征服日耳曼人,照理都不可能指望保证人民获得安宁。然而尤里安在高卢的胜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制止蛮族的入侵,从而延缓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高卢的城市长期受到内战纷扰、蛮族入侵和国内暴政蹂躏,因为尤里安发挥有利的影响力,现在重新恢复生机。获得美好生活的希望日增,逐渐产生勤劳的精神。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受到法律保护而再度兴旺;工匠组织的同业工会,挤满有能力及受到尊敬的成员;年轻人不再反对结婚,成家的人也愿意生孩子;公众和私人的庆祝活动按照传统习俗办理;各行省的交通状况很安全,显示出国家繁荣景象。像尤里安这样有理想的人,一定会感受到他给民众带来欢乐情绪,必然会对巴黎格外感到满意和亲切,因为这是他冬天的居所和特别偏爱的地方。这座占据塞恩河西岸大片土地的辉煌都城,最初不过是局限河中的一个孤岛,居民靠河流供给纯净和甜美饮水。激流冲刷四周城墙,只有两座木桥可通入城中。塞恩河北边覆盖着一片森林,在

河的南边现在称作大学区的地方原是一大片房屋,其中点缀着一座王宫和竞技场、几处浴场、一道水渠和一个供罗马军队操练的战神广场。严酷的气候由于靠近海洋得到调和,通过实验获得经验,精心种植和照顾的葡萄和无花果获得成功。在严寒的冬季塞恩河河水常结出极厚冰层,顺流而下的巨大冰块,可能会使亚细亚人联想到从弗里吉亚采石场采到的白色大理石。安条克的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使尤里安留恋心爱的卢特夏(Lutetia)^①,在这里可以过严肃而简单的生活,何况居民不懂得或不屑于搞娱乐性的戏剧活动。尤里安要是将毫无男子汉气概的叙利亚人与勇敢诚实的高卢人相比,便会感到生气,因而对于克尔特人性格中过于纵酒误事这唯一的缺点,他也可以原谅。如果尤里安今天能重游法国首都,可能会去和知识卓越的学者交谈,这些人都有能力理解和教诲希腊人的门徒。对这个不因沉溺奢华生活并而丧失武德的民族,他也会原谅他们做出生动而美好的蠢事。他必定会对那些无价的艺术品百般赞赏,表现出完美的风格,使人类社会的交往更加柔美、精纯和高尚。

^① 卢西夏(Leucetia)或称卢特夏,是这个城市古老的名称,按照4世纪流行的方式,使用领地称呼帕里斯(Parisii)。

第二十章

君士坦丁改变信仰的动机、经过及影响 合法建立基督教教会(306 A. D. - 438 A. D.)

公开建立基督教是帝国内部最重大的变革,引起人们极大关切,也提供最宝贵的教诲。君士坦丁的胜利和政策已不再影响欧洲当前局势,但身为君王却改变信仰的印象,至今仍保留在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田,像牢不可破的链条,把在位时期的教会体系和现今的观念、情感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君士坦丁改变信仰的时间和动机(306 A. D. - 337 A. D.)

想要公正面对这个问题绝不能漠然视之,出现意料不到的困难,那便是难以判定君士坦丁真正改变信仰的准确时间。口若悬河的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在宫廷任职(306 A. D.),迫不及待向世界宣告^①,高卢的君王堪称光辉典范,在称帝之初承认真正和唯一的上帝,崇拜他无

^① 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 240 A. D. - 320 A. D., 基督教护教辩护家)的《神圣制度》出版日期,开始讨论就会发生困难,需要解决,看来这两个最早的版本,一个是在戴克里先宗教迫害期间刊行,另一个较晚是李锡尼在位之时。我的看法是拉克坦提乌斯费尽心机,要让他的构想能为高卢的君主,就是君士坦提乌斯所接受,正当伽勒里乌斯、马克西明甚至李锡尼迫害基督徒的时期,约在 306 至 311 年。

上的权威^①。博学的欧西比乌斯(Eusebius)把君士坦丁的虔诚信仰,归于他正在准备远征意大利之际,天空忽然出现神奇景象(312 A. D.)。历史学家佐西穆斯(Zosimus)恶意的断言,皇帝是在双手沾满他大儿子的鲜血之后,才公开抛弃掉祖先和罗马所信奉的神明(326 A. D.)。各执己见的权威说法之所以混乱不堪,完全是君士坦丁本人的行为所造成。按照严格的教会规定,把他尊为“首位基督教皇帝”的说法,在他临死以前不配使用这个头衔,因为他只是在最后一次患病,才初步接受教义举行按手礼^②,然后依照正式施洗仪式成为教徒^③(337 A. D.)。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实际态度,有的地方很含糊也可以说是有所保留。必须用细心和精确的研究态度,才能弄清楚皇帝先自称教会的保护者,后来成为基督教的改信者,这样一个缓慢让人难以觉察的过程。彻底消除原来的教育使他养成的习惯和成见,转而承认基督的神圣权柄,认清他的启示和原来崇拜的多神教完全无法兼容,对他而言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他在心灵上或许经验过相当的困扰,教导他在进行帝国宗教改革的重大问题,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总要能在安全而有效的推行的时刻,才逐渐表露新的观念。在他临朝统治整个期间,基督教像一条缓慢流动但逐渐加快的河流,前进方向却因当时变化不定的局势、小心谨慎的态度,以及反复无常的个性,有时会受到阻挠,有时会发生改变。

他允许大臣为了说明主子的意图,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各人的原则。他在同一年里发布两件诏书(321 A. D.),运用手段使臣民在希望和恐惧之间获得平衡。第一件是庄严奉行安息日^④给全民所带来的喜悦,另一件是命

① 这是首次出现也是最重要的一段,在二十八个抄本中已删除,但是还保存在另外十九个抄本里。若要比这些抄本的价值,其中一本已有九百年之久,是法兰西皇家图书馆的藏书,最受到学者重视。在博洛尼亚(Bologna)经过校正的抄本已将这段删除,蒙福孔(Montfaucon, Bernard de, 1655 A. D. - 1741 A. D., 法国学者)认为发生在6世纪或7世纪。大部分编者颇有鉴赏眼光,还能保持拉克坦提乌斯原有风格。

② 这种仪式施用对象是开始信仰基督教的人士,君士坦丁第一次接受,是在受洗和死亡前夕。基于这两种事实的关联性,蒂尔蒙特勉强同意瓦列西乌斯提出的论点。

③ 在8世纪时,基于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贡献,罗马所流行的传说,认为他在死前的十三年就已受洗。对于这样逐渐传开故事,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Cardinal Baronius, 1538 A. D. - 1607 A. D., 教会历史学家)说自己在早年也深信不疑,到现在即使梵蒂冈也很难加以支持。

④ 君士坦丁把奉献给上帝的日子称为“太阳日”(Dies Solis),这样一来听在异教徒臣民的耳里,也不会激怒他们。

令定期实施肠卜仪式^①。这场重大变革还处于前途未卜的状态,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都同样以非常急切的心情,注视着君王的行动,但是两者的感受完全相反。前者激起高涨的热情和虚荣,尽量夸张君王对基督教的偏爱和信仰的忠诚;后者在焦虑尚未转变为失望和仇恨之前,一直对世人甚至对自己采取掩饰态度,那就是罗马的神明不可能仍然视皇帝为信徒。基于这种热情和观点,使得当时怀有成见的作家,根据自己所主张的信仰,公开宣布这是基督教和君士坦丁最光辉或最污秽的统治时期。

即使君士坦丁的谈话和行动,曾经透露对基督教的虔诚,但是他在接近四十岁时,仍坚持奉行旧教的各种仪式^②。他在尼科米底亚的宫廷就是这样施为,也许是出于恐惧,当然也可视为高卢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或政策需要。他的性格极其慷慨,多神教的庙宇得到重建并且变得更为富足。帝国铸币厂出产的奖章上,都镌刻朱庇特、阿波罗、马尔斯和赫尔克里士的图像和象征。他对父亲君士坦提乌斯的一番孝心,使得奥林帕斯山的神明,增加父皇神化以后的庄严形象^③。君士坦丁最崇拜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还特别喜欢人们把他比作光明和诗歌之神。那位神明百发百中的神箭、明亮照人的眼光、月桂编成的冠冕、千秋万载的英姿,以及文雅风趣的才艺,全都表明他正是一位年轻英雄的保护人。阿波罗的神坛上总是堆满君士坦丁热心奉献的供品。他尽量让轻信的平民相信,皇帝得到神明的特许,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保护神的威仪。无论他在清醒还是接受神明启示的时刻,都会出现种种吉兆证明他是永久和常胜的统治者。太阳神当成君士坦丁所向无敌的指导者和保护神,因而受到举世的颂赞。异教徒普遍相信,这位获得神明恩宠的信徒要是忘恩负义,就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报复^④。

君士坦丁对高卢行省实行职权有限的统治时期(306 A. D. - 312 A.

① 戈德弗罗伊自认要善尽评论家的宗教责任,须全力为君士坦丁开脱,但巴罗尼乌斯的宗教信仰更虔诚,用很严苛且就事论事的态度,谴责君士坦丁的亵渎行为。

② 狄奥多里特(Theodoret)像是要让人相信,海伦娜对其子施以基督徒的教育。我们接受欧西比乌斯极为权威的说法,她自己接触基督教还得感激君士坦丁。

③ 可以参阅迪康热和班杜里提到君士坦丁的奖章,只有少数城市享有铸造钱币的特权,铸币厂制作奖章要经过皇室当局的批准。

④ 欧迈尼斯(Eumenius)的颂辞是在意大利战争前几个月发表,里面充满君士坦丁异教信仰的证据,根本无法加以否认,尤其是对阿波罗和太阳神的崇拜,更是无比的虔诚,后来就是尤里安也曾提及此事。

D.),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君王的权威和制定法律的保护,至于维护神明的荣耀,很明智的留给教徒自己去料理。如果真能相信君士坦丁自己所讲的话,说他亲眼见到罗马士兵对一些仅仅由于宗教信仰不同的罪犯,采取极其野蛮的残暴行为^①,使他感到非常愤怒。他在西部和东部看到严苛和宽容产生的不同后果。他那不共戴天的仇人伽勒里乌斯,就是实施严苛政策的例证,使他更加觉得难以忍受;他在垂危父亲的要求和劝告下,效法父亲所实施的宽容政策。就是这些原因,使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毅然终止或废除带有迫害性的诏书,给予所有公开宣称自己是教会成员的信徒,有从事个人宗教活动的自由。这位早已暗自对基督的名字和基督教的上帝表示由衷尊敬的君王,教徒对他的关怀和公正产生孺慕之情。

二、颁布《米兰敕令》的始末和主要内涵(313 A. D.)

征服意大利约五个月以后,罗马皇帝颁布著名的《米兰敕令》(313年3月),庄严而明确宣示他的旨意,恢复正统基督教会的和平。两位西部君王在一次面对面会谈之中,君士坦丁的聪明才智和权势地位都略胜一筹,提出双方联合的要求,他的共治者李锡尼欣然同意。这两位君王和政权所产生的力量,使震怒的马克西米安不敢轻举妄动。等到东部的暴君过世以后,《米兰敕令》就成了罗马世界的基本法。基督徒被不公正剥夺的公民权利及信仰权利,在两位英明的皇帝手里全部得到恢复。法条明文规定,凡被没收的礼拜场所和集会地点,都必须无条件无代价归还给教会,更不得拖延时日。在发布这道严格命令的同时还非常慷慨的承诺,要是愿意用公平合理的价格购买回来,皇家的国库将予以补偿。这些有利于社会的规定,目的在使宗教信仰能够维护未来的平静,运用广泛平等的宽容原则作为基础,然而这种平等会被后来的教派,解释为对他们有利和另眼相看的殊荣。

两位皇帝向世界宣告,他们把绝对的自由权利给与基督徒和所有其他人员,用来追随自己希望加入或已经笃信的宗教,或认为对自己最有用的信

^① 这件事很容易转嫁到希腊译者的身上,说是他们窜改拉丁文原本的意义。老迈的皇帝可能用异常憎恨的心情,回忆戴克里先宗教迫害的事例,这时的感觉比年轻时代和异教信仰时期还要深刻。

仰。他们详细解释易于含混的词语,排除各种例外情况,命令各行省总督对这份保护宗教自由的诏书,一定要按照规定要点,真实不虚的加以执行。他们不惜谆谆教诲,向臣民阐述颁布宽容基督教诏书的两大原因:其一是出于万民的善良意愿,要维护全民和平幸福;其二是经由这种作为表达虔诚愿望,能够荣获天上神明的恩宠。他们从自己的身上已经应验神的恩惠和至德,相信天恩永远保佑君王和万民的繁荣昌盛。从这些模糊而粗糙的虔诚表现,可以推断出三种彼此相异但并非不发生关联的假设。首先,君士坦丁的信仰可能一直在异教和基督教之间徘徊。其次,根据多神教理由不充分但非常谨慎的说法,他可能把基督教的上帝,视为上天庞大统治集团众多神明中的一员。再者,他可能抱定富有哲理的观点,这种想法也许更能引人入胜,那就是尽管有众多的神明、仪式和观点存在,崇拜一个共同造物主和宇宙之父,使所有教派和民族获得统一。

君王对问题的商议受世俗利益的影响,总是多于对抽象理论的考虑。君士坦丁逐渐增加的爱好和倾向,基于他对基督教品格的敬仰,特别让他建立信心,就是传播福音可以指导个人及公众的德性。身为专制君主,他的作为可以毫无忌惮,他的情绪也可以唯我独尊,但是有一点必然是与他利害相关,所有臣民必须遵守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然而最明智的法律运用时也不够周详和稳定,很难发挥鼓励善行的功能,有时也不能制止罪行的产生。单凭法律的力量对所谴责的行为并不能完全加以阻止,对所禁止的行为也不一定能够惩处,因而古代立法者把扩大教育和舆论的影响作为辅助手段,曾经一度为罗马和斯巴达带来活力和纯洁的各种原则,长久以来都随着帝国的专制和衰败而消失殆尽。尽管哲学所能发挥支配人类思想的力量非常有限,异教的迷信鼓励人们行善的影响力极其微弱,处于这种令人失望的情况下,睿智的官员会高兴见到一种宗教的成长茁壮,在人民中间传播纯良、仁爱和遍及世界的道德体系,适合各种行业 and 不同生活水平的人群,接受人们尊为上帝的教诲和意志,被永恒的善恶均有报应更加强说服的力量。希腊和罗马的历史经验都不能告诉世人,听从神启的观念,在推动并改革国家体制方面,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君士坦丁听到拉克坦提乌斯恭维而又极富哲理的言论,也许会产生信服的心理。这位雄辩的护教家不仅坚定相信并敢于大胆断定:崇信基督教将重现罗马原创时期的纯真与美好;真诚信仰上帝对起源于共同祖先的人们,

可以消除他们之间的战乱和纠纷；福音的真理会遏制人们所有的邪念、敌意和私心；一个民族广泛受到真理和虔诚、平等和温顺、和谐和博爱的激励，统治者就不必用武力来维持正义。

在君王的极权统治甚至压迫之下，依然主张服从和无条件依顺的福音精神，必然会被享有绝对权威的君王，视为值得利用和提倡的美德。原创基督徒建立政权管理制度的基本思想，并非基于人民的意愿，而是出自上天的意旨。掌握统治大权的皇帝，尽管采取叛逆和谋杀的手段篡夺宝座，后来却急着打出天授神权的旗号。他滥用权力的行为就只对上帝负责，臣民却被效忠的誓言所束缚，对这样践踏自然及社会法则的暴君，也甘心情愿接受他的统治。谦卑的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就像送入狼群中的羔羊，即使为了保卫宗教也无权使用武力，因而在短暂人生中，为虚名私利所引起的争端杀戮同类，更是视为莫大的罪恶。基督徒在公元开始的头三个世纪中，表现耶稣门徒逆来顺受的忠诚，那是早在尼禄时代就宣扬的教义，不涉及阴谋叛逆和公开暴动的罪恶，保持纯洁和清白的生活。即使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们也未曾想要与暴君在战场决一胜负，或者愤然迁移到世界遥远的角落。后来那些敢于争取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法兰西、日耳曼和不列颠的新教徒，被称为改革派并与原创基督徒混为一谈，自认受到侮辱。我们应该推崇而不是指责祖先的进步思想和精神，他们相信宗教不能消除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许我们应把原创教会的坚忍既看作一个弱点，也视为一种美德。有一派毫无战斗力的平民，没有首领、武器和防御工事，在罗马军团的统帅面前进行没有效果的反抗，应该会自取灭亡。然而这些基督徒祈求戴克里先息怒，或恳请君士坦丁开恩，大可有理有据以提出他们信守顺从和驯服的原则，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他们的作为也都符合这个要求。他们甚至会进一步表示，假若皇帝周围的臣民信奉基督教义，全都学会忍辱和顺从，帝王的宝座就会建立牢固而恒久的基础。

三、君士坦丁确立君权神授思想的背景(324 A. D.)

按照神意安排，皇帝和暴君都是上天派来治理或惩罚地球上各民族的使者。神圣的历史多次提出人所周知的案例，表明上帝对特选子民的治理问题直接进行干预，他把令牌和宝座交到摩西、约书亚(Joshua)、基甸

(Gideon)、大卫、马加比(Maccabee)*^①这些英雄人物的手里。他们具有崇高的品德,产生的动机和带来的结局全部是神的恩赐,他们进行武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救教会,使教会保证会赢得胜利。若说以色列的士师(Judges of Israel)*^②只是偶然任职和临时需要的行政官员,犹太的国王却从伟大祖先临终时的御体涂油仪式,获得世袭传承和长期有效的权利,不会因自己的恶行而丧失,也不会因子民的一时不满而被剥夺。同样具有特殊神力的天主,现已不为犹太人所专有,可能选中君士坦丁与其家族作为基督世界的保护人。

虔信上帝的拉克坦提乌斯,以先知的口吻宣称,君士坦丁必将长期维持光辉灿烂和遍及世界的统治^③。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都是和神的宠儿分享帝国各行省统治权,后来都成为他的敌手。接着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惨死,很快便结束基督徒对他们的仇恨,满足他们讨还血债的愿望。君士坦丁对抗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最后取得胜利,清除仍然反对“大卫第二”^④的可怕竞争对手,看来他的大业完全是上天特别照顾所造成的结果。马克森提乌斯这个罗马暴君的个性,不仅有负皇帝的尊严,同时也玷污人类的天性。尽管基督徒可享受一时的恩惠,他们却同时和其他的臣民一样,随时可能受到毫无节制的暴政之苦。李锡尼的所作所为很快就暴露出,他当时对《米兰敕令》的人道规定明智表示赞同,全出之于勉强。在他的领地内禁止召开全行省的宗教大会;有基督徒身分的官员全被极不光彩的解职;如果说他避免进行全面迫害的罪行或危险,但是他公然撕

*^① [译注] 以色列人的支派玛拿西人受到米甸人压迫,基甸奉神之旨意率领三百人作战,成为击败敌人的民族英雄,参阅《圣经旧约全书·士师记》;大卫(1140 B. C. - 962 B. C.), 公元前 1010 年在扫罗死后接位为以色列国王,建立大卫王朝,参阅《圣经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下》;西门·马加比(Simon Maccabee) 在公元前 143 年,利用罗马人和帕提亚人的战争,从塞琉西亚获得独立,重建犹太国,定都耶路撒冷,由他的亚斯漫尼(Asmonaeon)家族统治,再度实施神权政治。

*^② [译注] 士师是指以色列领袖从约书亚当代的长老开始到王国建立为止,他们的职责是拯救犹太人,脱离抢夺的敌人之手。主要士师有俄陀聂(Othniel)、基甸、耶弗他(Jephthan)、参孙(Samson)、撒母耳(Samuel)等人,参阅《圣经旧约全书·士师记》。

^③ 欧西比乌斯无论在哪本著述中,频频向帝国灌输一种概念,君士坦丁的君权来自神授。

*^④ [译注] 基督教把君士坦丁誉为“大卫第二”,重点在于君权神授,维持神治政权的性质,建立合于上帝旨意的国度。

毁自己的庄严承诺,执行部分迫害行动,反而使人更为深恶痛绝。根据欧西比乌斯的生动描写,当时的东部正处在地狱的黑暗深渊,来自天堂的吉祥光芒温暖并照亮西部各行省。大家认为君士坦丁的虔诚是武力正当性的完美证明。他在军事的胜利和对成果的运用,进一步肯定基督徒普遍的想法:这位英雄的一切活动全都受到万王之王耶和华的感召和引导。意大利的征服产生范围广阔的宽容诏书,等到李锡尼失败,君士坦丁获得整个罗马世界的统治权(324 A. D.),立即多次发出指示,要求所有臣民立即效法君主皈依神圣的基督教。

认为君士坦丁荣升高位直接与天意有关的观点,在基督徒的思想中引起两种看法,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有助于证实拉克坦提乌斯的预言。一是基督徒的热切和积极的忠诚,愿意为君士坦丁尽一切努力;二是基督徒充满信心期待,勤奋的努力定会得到上天神奇的帮助。君士坦丁的敌人把他在不知不觉中与基督教会的结盟,归结为出于利害相关的动机,显然在实现他的野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公元4世纪初期,帝国人口里基督徒还只占很小的比例。然而在日趋堕落的群众之中,他们看待主子的更换,就如同奴隶一样漠不关心,这种宗教团体的精神和团结,可能是从良心的原则出发,必要时可以不惜牺牲身家性命,这种做法会对人民的领袖有些帮助^①。君士坦丁的父亲做出榜样,并且教导儿子要重视并奖励有才能的基督徒,在分配公共职务的时候,可以从这些人中选派能够完全信赖的大臣和将领,他们对君士坦丁的忠诚可以说毫无保留,相对而言就可以加强政府的力量。这些有声望的传教士的影响,宫廷和军队接受新教信仰的人数必然会迅速增加。充斥在罗马军团各个阶层的日耳曼蛮族,对这方面毫不在意,有关宗教问题全都会接受主帅的信仰。因而可以断言,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后,大多数士兵都发誓用手中的武器,效忠耶稣基督和君士坦丁的事业^②。

人类的自然习惯和宗教利益,逐渐消除长期流行于基督徒之中战争和

^① 在上个世纪开始之时,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而法兰西的新教徒仅有百分之十五。对这两个国家而言,教徒的精神力量和权势地位,是当局极为关切的目标。

^② 日耳曼人具有豪迈不羁的天性,即使各部族在宗教改信的历史过程中,这种民族的特质始终保持不变。君士坦丁征召日耳曼人组成军团,而且从他父亲开始,宫廷里充满基督徒。

流血的惨剧。在君士坦丁善意保护下所召开的宗教会议,主教权威及时用来核定宣誓的军人对宗教应尽的义务,或者在教会平安无事之时,用来对不愿服行兵役的士兵进行革出教会的惩罚。君士坦丁在他自己的统治领域,不断增加忠实追随者的人数和忠诚的热情,在那些仍然为对手所占有或篡权的行省,依旧可获得一个强有力派别的支持。不满情绪在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治下的基督徒臣民中暗暗滋长;后者不加掩饰的仇恨情绪,只不过使基督徒更热心为其对手的利益奋斗。不同行省的主教彼此相距甚远,定期书信往来使他们可以自由表达各自的愿望和计划。毫无危险的传递情报,有助于推动君士坦丁的统一大业,为宗教信仰做出最重要的贡献,因为君士坦丁已经公开宣称,他要拿起武器拯救基督教会^①。

四、宗教象征和发生奇迹的有关事项(324 A. D. - 338 A. D.)

宗教热情鼓舞着军队和皇帝,激励士气、增加战力,充满信心奔赴战场。上帝曾为以色列人在红海开道,在约书亚的号角中让耶利哥(Jericho)城墙倒塌*^②,也会为君士坦丁的胜利显现出他的威力。教会历史证明他们抱着期望的确很有道理,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使第一个基督教皇帝改变信仰,就是靠着那明显的奇迹,现在也已获得证实。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何者才是真实的原因,是否出于想象,确实值得后人加以研究。我将尽力把所涉及的标帜、梦境及神启符号逐一考量,将这段奇妙的历史故事,区别出合乎事实的部分和有关神奇的部分(在一篇似是而非的论文中,所有部分已被巧妙揉成一团,文藻优美,言辞华美,然而史实内容完全禁不起考证),使大家对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的著名故事,有正确认识。

施用于奴隶和异族的刑具,让罗马市民产生恐惧的感觉,因而十字架的

^① 欧西比乌斯一直认为君士坦丁与李锡尼的第二次内战,带有宗教十字军的性质。有些基督教军官受到暴君(李锡尼)的引诱,说是要恢复他们的地位和权势,就回到军中服役。后来尼西亚大公会议订出的第十二次教规,对这些人的行为加以谴责。要是这种很特别的请求被皇帝所接受,就不像希腊译者、巴尔萨蒙(Balsamon)、佐纳拉斯和亚历克西斯·阿里斯特努斯(Alexis Aristenus)所留下的记载,能够轻描淡写了事。

*^② [译注] 耶利哥是位于死海北边的古城,据《圣经旧约全书·约书亚记》记载,约书亚要攻城,祭司吹响号角,城墙即神奇的倒塌。

概念与罪恶、痛苦和丑行紧密联系在一起^①。这种连人类的救世主都免不了亲自忍受的刑罚,君士坦丁在统治的区域很快废止,并非出于仁慈而是信仰的虔诚^②。他在罗马城中竖起自己的雕像之前,早就很清楚的表示,对自己的教育和人民所带来的偏见感到厌恶,因此他让雕像的右臂擎着一个十字架,并附上一篇记述战绩的铭文,把对罗马的拯救全归于这一吉祥形象,力量和勇气的真正象征^③。这同一形象使得君士坦丁的士兵所携带的武器全都神圣化:十字架在他们的头盔上闪闪发光,雕刻在他们的盾牌上面,编织在他们的旗帜中间。就连那些装饰君士坦丁本人的神圣象征,只不过比一般人所用的材料更考究,做工更细致而已。表现十字架取得战绩的旗帜则被称为拉伯兰旗(Labarum)^④,此一含意不明却闻名遐迩的称呼,据说是用世界所有的语言为基础定名。它的基本构造是一根长杆中间横架着一根短棒。悬挂于短棒之下的丝质绸幡上,非常奇妙的编织在位君王和其子的图像。长杆顶端是一顶金质王冠,四周环绕着神秘图案,表现出十字架形态及基督教的缩写名字^⑤。拉伯兰旗交由五十名侍卫保管维护,他们全经过考验,不仅忠诚可靠而且骁勇善战,所享受的荣誉和待遇更显得与众不同。经

① 基督教的作家,像是查士丁(Justin, 100 A. D. - 165 A. D., 圣徒、神学家)、米修斯·法埃利克斯(Minucius Faelix)、德尔图良(Quintus Seo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us, 155 A. D. - 220 A. D., 早期基督教神学家、辩论家)、杰罗姆以及都灵的马克西穆斯(Maximus of Turin),对于十字架的造型和外表相似的物体,无论属于天然生成或人工制造,都曾深入研究,获得相当的成效。这些颇具代表性的象征,例如子午线和赤道的相交、人类的面孔、飞行中的鸟类、人在水中游泳、船上的桅杆、耕地的犁、军队的标旗等等。

② 参阅奥勒利乌斯·维克托的著作,他认为制定这些法律,就是君士坦丁的宗教信仰极为虔诚的明显例证,对基督教如此推崇的诏书,值得放在《狄奥多西法典》里,而不是用第六卷所列第五位和第十八位头衔,间接的表示敬意。

③ 君士坦丁的雕像,还有就是十字架和铭文,可能是他第二次巡视罗马时设立,也有人认为是第三次。但是就元老院和人民的感受而言,击败马克森提乌斯之后是设置公共纪念物的最佳时机。

④ 虽然格列高利·纳齐安赞、安布罗斯(Ambrose, 339 A. D. - 397 A. D., 圣徒,米兰主教)、普鲁登提乌斯(Prudentius, Clemens Aurdius, 348 A. D. - 405 A. D., 基督教拉丁诗人)等人,都用过“拉伯兰”或称“拉波兰”(Laborum)这个名词,但是它的来源和含意始终不得而知。学者费尽力气,要从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克尔特语、条顿语、伊利里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中探讨它的语源,都无成效可言。

⑤ 库佩(Cuper)和巴罗尼乌斯查看古老纪念物的铭文,把每字的头一个字母记下来,再拼凑成新字,对写的含意加以解释和附会,这种方式在基督教世界极为流行。

过几次幸运的偶然事件,很快引起一种传说:保卫拉伯兰旗的侍卫在执行任务之时,全身刀枪不入,对敌人的攻击毫无所惧。

第二次内战期间,李锡尼感受到神圣旗帜的可怕威力。君士坦丁的士兵即使陷入困境,一看到拉伯兰旗立即产生战无不胜的士气和信心,与它对阵的军团,无不惊慌失措恐惧万分^①。此后基督教皇帝多以君士坦丁为榜样,出征的队伍无不高举十字架旗帜。等到狄奥多西自甘堕落的继承人,不再身先士卒带兵打仗后,拉伯兰旗被当做一件意义崇高而无实际用途的圣物,陈列在君士坦丁堡的王宫^②。这面旗帜所表现的荣誉,还保留在弗拉维家族纹章上面,这个家族出于感激的宗教热忱,一直把基督名字的缩写图案安放在罗马国旗正中央。还有就是用于宗教和军事的纪念碑上,加上维护国家的安全、争取军队的荣誉、恢复人民的幸福,这些庄严华丽的词句。保存到今天的一枚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奖章,镌刻在拉伯兰旗旁边是一行令人难忘的铭文:“追随此旗,百战百胜。”

原创基督徒在遇到危险和灾难之际,都会用手划出十字架记号,保护精神和肉体安全。这种手势被用于一切宗教活动,同时也用于日常生活,绝对可靠的动作使自己免于神灵和世俗邪恶力量侵害^③。君士坦丁非常谨慎,采用渐进的步骤到最后才接受基督教真理,同时也采用基督教的十字架象征记号,他这种宗教奉献的精神是否合于教义,只有教会当局才有足够权威来确定。有位与君士坦丁同时代的作家,曾在一篇正式文章中对宗教的成因作过全面研究,他提出的证据对这位皇帝的虔诚信仰,赋予更为惊人和崇高的特质。这位作家非常肯定的提到,君士坦丁在与马克森提乌斯决战的前夜,睡梦中得到神的指示,要他将代表上帝的神圣符号,基督的名字的缩写图案,刻在士兵盾牌上面。皇帝遵从天命令,获得米尔维亚桥之战决定性的胜利,作为上帝对他的勇敢和顺从所赐予的酬报。基于某些问题,使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对这位

① 君士坦丁使用拉伯兰的标志是在远征意大利之前,但是从有关的记载里,并没有提到要高举在队伍的前面,这样做是十年以后的事,他公开宣布自己与李锡尼有不共戴天之仇,要成为教会的解救者。

② 塞奥法尼斯是8世纪末叶知名学者,距君士坦丁有五百年之久。现代希腊人颇不喜在战场展示帝国或基督教的旗帜,虽然在防御时靠着迷信的举动来建立信心,但是不管想象力多丰富,也无法保证赢取胜利。

③ 学识渊博的耶稣会教士佩塔维乌斯(Petavius),搜集很多有关十字架展显法力的文章和资料,在上个世纪使喜爱争论的新教徒产生很多困扰。

善于辞令的作家作出的判断,不信其真实性,因为他出于宗教热情或利害关系,一直全力支持当权派^①。他在罗马胜利约三年之后,发表的作品与尼科米底亚迫害者的死亡有关。地点相距一千哩,再加上一千天的时间间隔,这就完全足够制作出一批宣传资料,目的是要让人看到就会相信。这当然能获得皇帝的默许,因为在听到一个既能提高自己声望、又有利推动计谋的绝妙故事,绝不会表示反感。李锡尼当时还掩饰对基督徒的仇恨,同样是这位作家站在支持的立场,写出祷告方式的显灵景象,说李锡尼与暴君马克西明的军团作战之前,一位天使在他的军队面前再度现身。

这种神迹一再出现,不仅没有产生抑制作用,反而使人类的思考能更为理智^②。如果把君士坦丁的梦境,单独拿来仔细加以分析,就会从皇帝所要推行的政策,或者他对宗教的热情来加以解释。在决定帝国命运的那一天,他时刻不安的等待,一阵短暂而又时断时续的睡眠,可以消除烦躁的情绪。这时令人景仰的基督形象以及人所共知的宗教象征,很可能自动出现在皇帝活跃的想象之中,何况他崇拜基督的名字,暗中乞求基督徒的上帝显示神威。正如杰出的政治家会毫不犹豫尽量运用军事谋略,他也像菲利普和塞多留(Sertorius)那样利用宗教方面的骗局,非常巧妙的获得成功^③。古老的

① 这位历史学家能够泰然自若发表他的演说,当时东方的统治者李锡尼,仍与君士坦丁和基督教保持友好关系,倒是可以确定。有鉴赏力的读者可发觉到,这篇文稿的风格与拉克坦提乌斯大不相同,很多地方的文字运用都很低劣,勒·克拉克和拉德纳(Lardner, Nathaniel, 1684 A. D. - 1768 A. D., 新教徒神学家, 圣经学者)都抱这种看法。为拉克坦提乌斯辩护的学者,对于所取书名以及作者是多纳图斯或凯基利乌斯,提出三点理由,每条单独的理由还是有缺失,合起来非常有分量。我原来还是犹豫不决,后来根据科尔贝特(Colbert)的手稿,认定作者就是凯基利乌斯。

② 伏尔泰的看法可能有点道理,他把君士坦丁的获胜,归功于拉伯兰的名声盖过李锡尼的“天使”,即使帕吉(Pagi, Antoine, 1624 A. D. - 1695 A. D., 编年史家)、蒂尔蒙特和弗勒里(Fleury, Claude, 1640 A. D. - 1723 A. D., 教士、教会历史学家)全都心仪“天使”的形象,那也是乐于更多的神迹出现而已。

③ 除这些众所周知的例子外,托利乌斯(Tollius)发现安蒂冈努斯(Antigonus)有不可思议的想象力。他为了让部队安心,就说他看见一个五角形(这是人马平安的记号)的光芒,还有“所向无敌”几个字。托利乌斯根本不提这段历史的出处,就是指责他也没有意义。狄奥多鲁斯(Diodorus, Siculus, 公元前1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 46 A. D. - 119 A. D., 传记家、哲学家,著有《希腊罗马英雄对比传》)和查士丁并没有保持沉默,他们提到波利阿努斯在他的作品里单独有一章,列举安蒂冈努斯十九个战争谋略的案例,完全没有记载这段神奇事迹。

民族都认为梦源于超自然的力量,高卢军队有相当多人员,很早就相信基督教非常灵验的象征。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一事的真伪,只有事实本身能予以证明。无畏的英雄已越过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Apennine)山,必然会在罗马城下一战而胜,对于获得的结局看为意料中事。元老院的成员和人民,忽然从暴君统治下被解救出来,自然感到欣喜万分,把君士坦丁的胜利看成非人力所及的奇迹,但是又不敢明说靠着神祇的保佑获得大捷。这次事件三年以后建立凯旋门,用模糊的文字颂扬君士坦丁,靠着 he 伟大的心灵和诸神的护佑,拯救共和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为罗马雪耻复仇。一位异教徒演说家最早抓住机会向征服者歌功颂德,认为君士坦丁有幸能与最高天神保持秘密的直接交往,最高天神把凡人的事务交托给属下神明管辖。这样他便提出一个可以说得通的理由,君士坦丁的臣民难道不应该追随君王,也去信奉新兴的宗教。

哲学家以冷静的怀疑态度,研究世俗和宗教历史的梦境、征兆、神迹和怪诞事件之后,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目击者的眼睛受到假象的欺骗,那么读者所理解的状况,多半都会受到编造故事的愚弄。任何一件违背正常情理的事物、形象或意外事件,总会有人随意指称背后必有神明直接参与。惊愕的群众产生巨大的想象力,有时会给迅速在天空滑过的流星,加上匪夷所思的形状和颜色,用语言和动作来表示莫大的惊奇。纳扎里乌斯(Nazarius)和欧西比乌斯是两位著名的演说家,用精心制作的颂辞,不遗余力渲染君士坦丁的丰功伟业。在罗马取得大捷过了九年(321 A. D.)之后,纳扎里乌斯撰文描写自天而降的神将^①,细心描述天兵天将的优美姿态、精神面貌和巨人一般的形体,神圣的铠甲所散发的耀眼光芒,以及毫不在意任凭凡人对他们随意观望,听他们交谈,同时还自称受到派遣,即将飞往君士坦丁皇帝那里为他效力助战。为表明这段奇观的真实性,这位异教徒演说家更求助于听他讲演的全体高卢民族。他还希望通过现在公开发生的事件,为古代神明显灵的事迹^②找到可信的证据。欧西比乌斯的基督教神话最初可能是起源于梦境,经过二十六年的时间(338 A. D.),已纳入一个更为正

^① 某些现代人毫无警觉而胃口又贪婪,连纳扎里乌斯这个异教徒所丢出的饵都要吞食。此处没有必要指出这些人的名字。

^② 天空出现卡斯托(Castor)和波卢克斯(Pollux)双子星的奇观,特别用来预告马其顿战争的胜利,这段事迹从历史学家和公共纪念物都可加以证实。

确和高雅的模式。其中写到君士坦丁在一次行军中,亲眼见到在正午太阳的上方,矗立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十字架饰物,上面镌刻着“以此克敌”几个字。天上的景象使皇帝和全军为之震惊,当时在选择宗教信仰问题上,他还没有拿定主意,但是在震惊之余再加上当天晚上所见到的景象,却决定他的宗教信仰。耶稣基督夜间亲自在他眼前出现,展示与天空所见相同的十字架形象,要君士坦丁制作出同样的旗帜,抱着必胜的信心,举着旗帜向马克西提乌斯和他的敌人前进^①。

这位饱学的凯撒里亚主教似乎也有所感觉,最近新发现的神奇传闻,可能会使虔诚的读者感到吃惊或难以相信。欧西比乌斯既没有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严格加以查证,这样常常直接有助于分辨事件真伪^②;也没有收集并记录活人的证词,想必会有众多人员曾目睹惊异的神迹^③。欧西比乌斯仅谈到已死的君士坦丁曾提供非常奇特的证据,却令他感到极为满足。他说君士坦丁是在事情发生许多年以后,在一次无拘束的谈话中,对他讲述亲身经历的离奇意外事件,同时还郑重发誓,保证所讲的情况绝无虚假。饱学的教长具有审慎的态度和感激的情分,不容许他怀疑胜利的主子讲话的真实性。他曾明确表示,像这样的事如果从比他地位稍低的人口中说出,他绝不会相信。何况据以产生这种信念的基础,不可能在弗拉维家族失势后继续存在。天空出现图像的故事后来被不信教的人百般嘲笑,就是紧随在君士坦丁改变信仰以后,那段时期的基督徒也根本不予理睬^④。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教会,却都接纳有助于促使一般民众崇拜十字架的神奇故事。一些勇敢而明智的批评家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同时据以说明,在降低第一位基

① 君士坦丁所说的神迹并非颠扑不破的真理,欧西比乌斯对此深有所感,虽然自己非常支持,但是在所著《教会史》上即略而不记。

② 君士坦丁记述,他征讨马克森提乌斯,越过阿尔卑斯山之时,看见天空出现十字架。特里夫、贝桑松(Besançon)等地省民因虚荣心,认为确有其事并深信不疑。

③ 阿尔泰米乌斯(Artemius)是个老兵也是殉教者,对于君士坦丁所见到的景象,以目击证人的身分留下正式记录。即使是信仰虔诚的蒂尔蒙特也拒绝接受。

④ 4世纪和5世纪的神父支持此事不遗余力,写出汗牛充栋的讲道辞,不断推崇教会和君士坦丁的胜利,他们并未提出让人信服的证言。这些年高德劭的神职人员,从未对此一神迹表示任何嫌弃之意,足证他们不熟悉欧西比乌斯笔下的君士坦丁生平事迹(事实上杰罗姆对此一无所知)。像这样一份宗教论文的出现,是因为有人致力于《教会史》的翻译和继续撰写,也有人对所以产生十字架的异象,认为是别有用心。

督徒皇帝的胜利成果之前,君士坦丁见到上帝显灵的故事,在迷信的传统中一直据有非常神圣的地位^①。

五、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指导和最后的受洗(337 A. D.)

信奉新教勤于思考的读者,认为君士坦丁叙述自己改变信仰的过程时,以慎重其事的态度有意作出伪证,将假说真。读者还可能不加思索断言,他在选择宗教信仰之际,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据一位不信上帝的诗人描述),利用教堂的祭坛作为阶梯以登上帝国宝座。然而像这样苛刻而绝对的结论,从对人性的理解来看很难成立。在宗教狂热流行的时代,可看到最会耍手腕的政治家,有时也会为自己所挑起的狂热所感动;即使是最正直的圣徒,也免不了利用危险的特权,拿欺骗说谎和虚伪作假的手段来保卫真理大业。自身利益往往是世人决定信仰的标准,同时也指引所采取的行动;同样出于世俗利益的动机,君士坦丁经深入的考量,认为这会影响到在公众面前的行为和声望,就在不知不觉中选择名利双收的教派。公众认为他被上天派来统治人世之说,可满足个人虚荣。他在事业上的成就证实,君权神授的说法完全以基督启示的真理为基础。无意中夸大的颂扬有时能激发真正的美德,君士坦丁一开始所表现的虔诚或许是故作姿态,经由赞扬、习惯和典范影响,逐渐变成严肃信仰和热诚皈依。新兴教派的主教和学者,若从衣着和举止来看都不配进入宫廷,却被邀请与皇帝一同用餐,陪伴出外远征。他们之中有一位埃及人或西班牙人^②,智能超群,君主心仪不已,异教徒说是使用魔法的结果。拉克坦提乌斯发挥西塞罗的辩才润饰《福音书》箴言^③,欧西比乌

^① 基督教信仰极为虔诚的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确信曾出现神迹。1643年,戈德弗罗伊首先表示其事可疑,马格德堡研究世纪论的作家也抱持同样观点。这时开始,很多新教徒的城市都倾向于怀疑和不信,肖费派(Chauffepie, Jacques Georges de, 1702 A. D. - 1786 A. D., 新教教士)全力提出异议。1774年,索博纳(Sorbonne)的杜瓦辛(Abbé du Voisin)神父兼医师写出《辩护书》,内容丰富且中肯,值得赞许。

^② 这个受到礼遇的人士可能是科尔多瓦的主教奥修斯,他宁可像神职人员一样照顾教堂,也不愿统治包括几个行省在内的特别行政区,阿塔纳修斯简略提到他高尚的人品。他在宫廷中未受迫害全身而退,产生很多不公的流言,造成很大打击。

^③ 拉克坦提乌斯信仰基督教,基于个人的道德良知而非莫测高深的天命。

斯奉献希腊人学识和哲理服务宗教^①，两人被君王视为挚友，交往非常亲密。辩论大师耐心观察说服的缓慢过程，了解皇帝的性格特质和理解能力，很技巧的提出各论点，使他易于接受。

即使身为皇帝的教徒会带来利益，他与数以千计信奉基督教义的臣民最大差别，是身着紫袍的荣誉地位，并非异于常人的智慧和美德。在文明进步的时代，使格劳修斯(Grotius)、帕斯卡尔(Pascal)和洛克(Locke)*^②加以赞赏或深为信服的道理，能让知识有限、头脑简单的军人完全接受，这不应看成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谈起这位军旅出身的君王，白天的工作极为繁重，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勤奋学习圣经教义，撰写神学论文，然后拿到人数众多的集会去宣读，获得听众的如雷掌声。在一次至今尚可见到原文的长篇大论演说，皇家的传教士详细论述许多有关宗教的道理，同时他满怀喜悦之情，畅谈西比莱(Sybilline)的《神谕集》^③和维吉尔(Virgil)的第四首《牧歌》^④。在耶稣诞生前四十年，曼图亚(Mantua)的吟游诗人似乎受到以赛亚(Isaiah)的神圣启示*^⑤，用充满东方宏伟象征意义的壮丽词句，歌颂圣母重临人世、蛇的诱惑失败和即将出生的上帝之子。这位天神朱庇特的后代，将洗掉人类的罪孽，用天上的父所具有的美德统治和平的宇宙，蒙受天恩的种族即将成长茁壮，原始简朴的国家即将普及世界，纯真幸福的时代即将重新出现。诗人可能不了解伟大预言的秘密语义和目标，最后被加在一位执政

① 法比里修斯(Fabricius, Johann Albert, 1668 A. D. - 1736 A. D., 学者和语文学家)用一贯的治学精神，从欧西比乌斯所著《福音书研习入门》一书中，找到所引用文句的来源，把三到四百位作者的名字全部臚列出来。

*② [译注] 格劳修斯(Grotius, Hugo, 1583 A. D. - 1645 A. D.) 荷兰法学家、诗人、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由他奠定国际法的基础。帕斯卡尔(Pascal, Blaise, 1623 A. D. - 1662 A. D.) 是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为概然率理论建立者之一，律定流体力学的帕斯卡尔定理，有多种思想史之著作。洛克(Locke, John, 1632 A. D. - 1677 A. D.) 英国唯物论哲学家，反对“天赋神权”的理论。

③ 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还是要靠一个非常神秘的组合字句，在大洪水后第六个世纪，出现在埃里斯兰·西比尔(Erythraean sybil)神谕中，由西塞罗译为拉丁文。三十四句希腊诗文的起首字母，拼成预言式的字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全世界的救世主。

④ 皇帝透过他对维吉尔(Virgil, Publius Virgilius Maro, 70 B. C. - 19 B. C., 罗马时代最伟大诗人，代表作有《埃涅阿斯》)的释义，有助于对拉丁文原诗的了解和体认。

*⑤ [译注] 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拯救”，他在公元前740年担任“先知”的职分，将神的话语传给众人，任职长达五十年，传说在玛拿西(Manasseh)王统治时被锯死，可以参阅《圣经旧约全书·以赛亚书》。

官的幼儿头上,这位执政官也可能是执政三人团之一^①,这种说法结果变得毫无价值可言!如果对第四首《牧歌》作出更崇高的解释,虽然看起来会有点似是而非,那就是说这首诗真的使一位基督教皇帝变更宗教信仰,那么维吉尔可算是传播福音最杰出的教士。

基督徒的宗教活动和礼拜仪式尽量保密,竭力避开外人的耳目,甚至连新加入尚未受洗的教友,都不得与闻,可以增加神秘感和好奇心。主教出于小心谨慎,制订种种十分严厉的教规,却对帝王新教友完全放任不管,这也是出于审慎的作法,因为不惜采取迁就的手段,把他拉入教会的阵容,此事极关重要。因而在君王承担基督徒的义务之前,便已获得允许或者至少是默认,他可以享受最大限度的特权。执事宣布异教会众退出大会会场,皇帝不必离开,可以与信徒共同祈祷,聆听主教的讨论,宣讲最深奥复杂的神学问题,参加盛大的复活节和各种神圣的守夜仪式。他甚至当众宣布,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更可以说是亲身体会基督教各种神秘活动的教士和导师。高傲的君士坦丁免不了要摆出与众不同的架势,事实上根据他的贡献也有这种资格。在时机尚未成熟的状况下,宗教过分严格的措施,很可能会断送掉改变宗教信仰的成果。要是教会遵守严厉的规定,把这位君王拒之于千里,他又已经抛弃供奉多神的祭坛,那么帝国的主人便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可以信奉。他最后一次前往罗马,骑士阶级组成欢迎的队伍,他拒绝在前面领导游行,也拒绝当众向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庙许愿,等于放弃并侮辱祖先的迷信传统。早在君士坦丁接受洗礼和去世之前很多年,他便已向世人宣告,无论是他本人或他的图像,将永远不会出现在偶像崇拜的神庙之中,同时他却向各行省散发很多种奖章和图片,显现皇帝参加基督教仪式虔诚而恭敬的形象。

骄傲的君士坦丁拒绝接受新人教者的恩典,让人难以解释或原谅,但是他的洗礼一再延迟,倒是可以用基督教会古老习惯的准则和做法加以说明。洗礼仪式^②由主教亲自主持,加上几个教士的协助,时间是庄严的复活节和

^① 不论是波利奥(Pollio)、朱丽亚、德鲁苏(Drusus)或马塞卢斯(Marcellus)的长子或幼子,资格都不符合编年史和史书上的记载,何况维吉尔判断力良好,更不会提出这种说法。

^② 可以观察到一种情况,现代教堂实质上背离古老的惯例,那就是在施洗仪式(即使为幼儿施洗)以后,接着举行坚信礼和领受圣餐。

圣灵降临节之间的五十天*^①，在教区大教堂里行。这段神圣的日子里，有一批儿童和成年人被教会接纳。审慎的父母常常把自己儿女的洗礼，推迟到他们能明白自己所许诺的责任时。古代严厉的主教一定会要新入教的教徒经历两年或三年的见习期，那些新加入的教徒出于各种世俗或宗教方面的原因，很少表现出急于要拥有基督徒身分的迫不及待心情。洗礼仪式可以全面和彻底消除一切罪孽，受洗后的灵魂将立即恢复原来的纯真，从此可以永远得救。在那些改信基督教的人士中，有许多人认为是很不明智的事，那就是把令人肃然起敬而无法重复举行的仪式，匆忙的履行完毕，或者是把失去无法再得而又极为贵重的恩典，轻易的加以抛弃。推迟洗礼却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享受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乐趣，同时又能把确保得以赎罪的简便办法，掌握在自己手中^②。福音书具有极为崇高的理想，在君士坦丁感情上所留下的印象，与在他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相比起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所指引的伟大目标，走过一条黑暗而又血腥的战争和谋略之路，在获得全盘胜利之后，更毫无保留让自己完全听任命运的播弄。

君士坦丁不去强调超越图拉真和安东尼，因为他们具备不完美的英雄主义和不信上帝的哲学思想。然而处于巅峰期的君士坦丁，却把年轻时代获得的声誉完全断送。随着逐渐深入认识真理，相应的行为却愈来愈背离仁德规范，就在他召开尼西亚宗教会议那年，处决自己的长子，也可说是谋杀，使得宗教史上最高贵的盛典受到玷污。从此事发生的日期，可驳斥无知和恶毒的佐西穆斯那毫无道理的说法^③，那就是在克里斯帕斯死后，身为父

*^① [译注] 天主教的圣灵降临节在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就是复活节后五十天；犹太教称为五旬节，在逾越节(Passover)后五十天。

^② 教会的神父指责心术不正的推迟，但是并不拒绝这场胜利的功效，就是举行临终洗礼又未尝不可。克利索斯托列举三点理由，反对这些小心自保的基督徒。(1) 我们的目的是喜爱和追求德行，并不是求得升天国的报酬；(2) 我们受到死亡袭击，没机会举行洗礼；(3) 我们虽然进入天国，但只能像一颗小星在闪烁，与正义的太阳无法相比，这些太阳在勤勉、胜利和荣耀的轨上奔驰。我相信洗礼的推迟虽然带来很坏的影响，没有受到任何宗教会议的指责，教会也没有作出任何表示。主教只要有一点机会为皇帝效劳，就会燃起熊熊的热情之火。

^③ 所有教会的作者都认为这是可恶的谎言，对待佐西穆斯极为苛刻，只有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要利用这位“非基督徒”(Infidel)作为工具，来对付阿里乌斯信徒欧西比乌斯，所以对佐西穆斯比较客气。

亲的君士坦丁非常悔恨,他能从基督教教士那里获得赎罪,反倒是异教徒祭司不愿给予赦免。克里斯帕斯的死亡,使君士坦丁在选择宗教的问题上不能再犹豫不决。他不可能到现在还不了解,教会确实有一种无比灵验的处方,只不过他不愿服用而一再向后延,直到死亡临头不能再反悔,再要推迟就会带来危险。到他最后一次病中,在尼科米底亚的皇宫召见几位主教,看到他热切请求于是为他进行洗礼。他们听到皇帝郑重宣称,他在余生一定要做到不愧为基督的门徒,以及他受过洗礼穿上新入教者的白袍以后,很谦恭的拒绝再换上皇帝紫袍的做法,无不使在场的主教受到很大的启发。君士坦丁的榜样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的威望支持推迟洗礼的做法^①,后来的暴君也都相信,在长期统治中可能双手沾满无辜者的鲜血,全都会在带来新生的圣水中冲洗得一干二净。这种滥用宗教教义的错误解释,对于高尚品德的基础造成非常危险的威胁。

六、基督教教会合法地位的建立和传播(312 A. D. - 438 A. D.)

慷慨的庇主将基督教置于罗马世界的宝座,教会用感恩之心高度赞扬他的美德,原谅他的过错。希腊人不会忘庆祝皇室圣徒的节日,在提到君士坦丁的名字时,特别会冠以行同使徒尊称的名号^②。当然这也不过是一种比喻,如果指的是神圣使徒的品德,就会变成非常夸张而又俗气的奉承话。如果这种对比只限于基督福音获得胜利的程度和次数,那么君士坦丁的功劳并不亚于上帝的使徒。他颁布宽容基督教的诏书,将阻碍基督教前进的世俗不利因素全部排除,基督教众多活跃的教士都得到承诺和慷慨的鼓励,让他们自由的运用打动人心的说法,用理智和宗教的热忱宣扬神启的真谛。两种宗教势力真正处于均势状态的时间很短暂,野心和贪婪的锐利眼光很快就会看出,加入基督教不论对眼前的利益还是将来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好处^③。人人都希求得到财富和荣誉,皇帝是最好的榜样。在他的劝说之下,再加上不可抗拒的笑容,皇宫里充斥着唯利是图和奴颜卑膝的人群,一定会

① 凯撒里亚主教认为君士坦丁完全是基于信心才能得救。

② 在黑暗时代的希腊人、俄罗斯人,甚至拉丁人,都想将君士坦丁放在圣徒之列。

③ 君士坦丁经常提到,凡是在讲道时提到基督,无论是真心或假意,都使他感到愉悦。

为基督教拉到不少信徒。有些城市自愿拆除原来的神庙,以显示日益增加的宗教热情,结果都被授与某些特权,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捐赠。东部的新都城君士坦丁堡,从未遭受过偶像崇拜的玷污,更因这种独特的优越条件而受到众人景仰^①。社会下层民众的行为准则以模仿为主,在出身、权势或财富方面处于优越地位的人士一旦改变信仰,那些附属于他们的群众立即纷纷效法^②。据说在一年中,除相应数目的妇女和儿童外,就有一万两千位男士在罗马接受洗礼,又说,皇帝许诺赠给每个改变信仰的人一件白袍,外带二十个金币。如果这些说法属实,要让一般民众得救也未免太过容易。

君士坦丁强势的影响力,并不仅限于他短短的一生,或所统治的疆域之内。他让自己的儿子和侄儿所受的教育,确保帝国有一批信仰更为坚定和虔诚的王子,因为他们从很小时开始,便已经被灌输基督教精神或有关基督教的学说。战争行为和商业活动已把福音教的知识传播到罗马帝国以外的地区,蛮族原来对出身卑贱而又奉令信仰的教派,产生反感而深为厌恶,很快仿效世上最伟大的君王和最先进的民族,对他们信仰的宗教表示无限崇敬。聚集在罗马军队旌旗下的哥特人和日耳曼人,对高举在军团前面闪闪发光的十字架,愿当做胜利的象征而奉献牺牲,他们凶狠的同胞同时获得宗教信仰和人性仁慈的教育。伊比利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王仍旧崇拜原来的保护神,始终保存基督徒名称的臣民,很快就与罗马教友建立起神圣而永恒的联系。在战争期间的波斯基督徒,有人怀疑他们宁可不要国家,也不会放弃信仰的宗教。但是只要在这两大帝国之间出现一丝和平,袄教祭司的迫害行动在君士坦丁的干预下就会受到有效的制约。

福音教的光芒照亮印度的海岸,原来深入阿拉伯半岛和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殖民地,全都反对基督教的扩张,但是当地人士对摩西的启示早已有所了解,传教士的努力因而在某些方面更易于收效。君士坦丁时代的弗鲁

^① 蒂尔蒙特费了很大精神和力气来为君士坦丁堡辩护,说这个城市童贞纯洁,驳斥异教徒佐西穆斯的邪恶说法。

^② 雷纳尔(Raynal, Guillaume Thomas, 1713 A. D. - 1796 A. D., 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神父是《政治哲学史》的作者,指责君士坦丁订出法律,将自由仅仅给予信仰基督教的奴隶。皇帝确实颁布过一项法律,限制犹太人对基督徒奴隶行割礼,或许是不得保有基督徒奴隶。这项并不完整的规定仅限于犹太人,对大部分奴隶而言,都是基督徒或异教徒主人的财产,改信宗教以后,原来在世俗的处境并没有改善。雷纳尔神父受到蒙骗,我不知道是受谁的影响,他写的史书真是妙趣横生,完全不提资料引用的来源,可说是不可原谅的缺失。

孟提乌斯(Frumentius),终身致力传教工作,要使封闭地区的人民改变宗教信仰,至今仍受到阿比西尼亚人的尊敬。在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统治时期,提奥菲卢斯(Theophilus)^①的出生地是印度,曾被同时授与大使和主教职务,带着皇帝送给萨巴人(Sabaeans)或荷美莱特人(Homerites)的两百匹纯种卡帕多细亚骏马,乘坐在红海航行的船只。提奥菲卢斯还带许多其他有用的新奇礼物,可能引起蛮族的钦羨和赢得他们的友情。他花费好几年的时光,走遍这片灼热的土地,在各处成功进行宗教事务方面的访问。

七、基督教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区分(312 A. D. - 438 A. D.)

罗马皇帝拥有无法抗拒的实力,在改变民族宗教信仰这个重大而危险的问题上都完全表现出来。军事力量的威慑行动,镇压异教徒只会产生微弱怨言,可以相信基督教教士以及一般人民的欣然皈依,完全是出于良心的驱使和感恩的情绪。罗马体制早已确定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任何社会阶层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对宗教的关心既是行政官员的权利也是应尽的义务。君士坦丁和他的继承人不相信这样轻易的改变宗教,便会丧失任何方面的皇家特权,也不认为在改变信仰以后,就不能为所保护和笃信的宗教制订法律。罗马皇帝对于整个教会仍然拥有最高司法权。《狄奥多西法典》第十六卷,在几个不同的标题下,明文规定皇帝在基督教会行政机构中所享有的权力。

这种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相互区分的观念,过去对希腊和罗马的自由精神从未产生影响,却被合法建立的基督教会所接受并肯定。从努马(Numa)*^②到奥古斯都时期,最高祭司的职务总是由国家最杰出的元老担任,最后更和帝国的高级官员混为一谈。国家最高行政官员出于迷信或政策需要,一般总要亲自行使神圣的职能。无论罗马还是行省没有任何阶层的祭司,自称较别人更为圣洁,更能和神明直接沟通。基督教会在圣坛前的献祭永远由专职教士负责,君王的精神地位却比最低等的执事还要低,所以

^① 提奥菲卢斯在幼童时,就被迪瓦(Diva)岛的同胞当做人质送到罗马,在那里接受教育,不仅博学多才而且信仰虔诚。迪瓦或称马累(Male),是马尔代夫的首府,这个印度洋上的岛国由两千个小岛所组成。

*^② [译注]努马(Numa, Pompilius, 700 B. C.)是罗马七王执政时代的第二代国王,创立宗教历法和制定各种法规。

只能坐在教堂内殿的围柱以外,与普通的教徒混在一起^①。皇帝可以作为人民的父亲受到朝拜,他对教堂的神父却必须表示出子女的恭顺和尊敬,君士坦丁对圣徒和忏悔牧师所表示的尊敬,很快就让骄傲的主教阶层也获得这种荣誉^②。行政和教会在暗中争夺审判权,使得帝国政府处处感到为难。用不洁的手碰到神圣的约柜*^③,会带来罪恶和危险,这难免让一位虔诚的皇帝感到吃惊。把人分为僧侣和俗民两大类,在古代许多民族中都早已盛行:印度、波斯、亚述、犹太、埃塞俄比亚、埃及以及高卢的祭师,都是通过神明的渊源获得世俗的权力和财产。这些受人尊重的制度逐渐融入各国的社会习俗和政治体制之中^④,当时的行政机构抱持反对或蔑视的态度,更而强化原创基督教会的纪律。基督徒早已选举自己的执事人员来征集和分配特殊的税收,在得到人民同意以后,经过三百年实践所成形的法典,规定教区的内部政策。当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时,他似乎是和一个特殊的独立社会签订永久性的盟约。皇帝和继承人所授与或认可的特权,不会看成是宫廷的恩宠,而认为是教会的合法和永恒权利。

八、基督教神职制度的内容和原则(312 A. D. - 438 A. D.)

正统基督教会共有一千八百名握有宗教及合法审判权的主教^⑤,其中一千

① 有些与成例相违的事项,逐渐在君士坦丁堡的教堂里盛行起来,个性刚直的安布罗斯,要求狄奥多西坐在讲坛围栏的下面,让他知道,就算是一位君主,在教会的地位与教士还是有所差别。

② 图尔(Tours)主教马丁参加马克西穆斯皇帝的宴席,在向皇帝敬酒之前,先接过一名随从送上酒杯,赐与陪同出席的长老;皇后先是坐在餐桌的旁边,等待马丁到来。对一位主教或是圣徒,是否要用如此特殊的礼遇实在令人感到怀疑。

* ③ [译注]《出埃及记》里提到比撒列(Bezalel)制作约柜,内装刻着十诫的两块法板,放在犹太神殿的圣所内。

④ 普鲁塔克写出有关伊西斯(Isis)和奥西里斯(Osiris)的著述,让我们知道,埃及的国王登基以后不算是祭司,必须经过一种仪式引进神圣的阶层。

⑤ 没有一位古代的作者或是原始的记载,能够很准确的算出主教的数量。东方的教会有部分名单,都是比较近代的数据。像查理·保罗(Charles Paolo)、路加·霍尔斯特里乌斯(Luke Holstenius)和宾厄姆(Bingham, Joseph, 1668 A. D. - 1723 A. D., 教士、牛津大学学者、历史学家)等学者,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研究天主教所有的主教辖区,发现与罗马帝国的疆域完全吻合。在《基督教的古物》一书中,谈到教会的地理状况,有很详尽的地图。

人在帝国的希腊省区,八百人在各拉丁省区。教区管辖的范围和边界的设立,是基于最早传教士的热情和成就、群众的意愿和福音书的传播程度,在不同的状况下偶然形成。主教教堂一个接一个排列在尼罗河两岸、阿非利加海岸以及前执政官管辖下的亚细亚地区,直至南部意大利各省。高卢、西班牙、色雷斯和本都的主教都管辖着极大一片土地,还委派一些农村副主教在下级教区行使职权。一个基督教教区大到涵盖一个行省,也可能小到仅限于一个村庄,所有的主教都有平等尊严的地位,全都得到使徒、人民以及法律赋予相同职责和权力。君士坦丁推行军政分离政策的时代,教会和国家出现一种新成立的神职制度,能够长留久治,不仅受到尊敬,有时会产生危险。关于神职制度的内涵和特性,可以择要按下面几方面简单说明:一、公开的选举;二、教士的任职;三、财产;四、民事审判权;五、教会的谴责;六、公开演说的训练;七、宗教会议。

其一,公开的选举:基督教会合法地位建立后,选举的自由权利还依然存在。罗马臣民只有在教会中,才能享受失去的权利,原来在共和国时,他们可选出必须服从的行政官员。只要有主教逝世,大主教教区立即发布命令,委任某位副主教代行主教职权,并限期进行选举。下级教士有选举权,最有资格评定候选人的优劣;城市的议员和贵族,地位很高或财富出众者也有选举权;选举大权最后还掌握在全体教徒手里,他们在选举日,成群结队地从教区最遥远的角落前来,有时候会发出喧闹的呼喊,完全压倒理智和法纪的声音。他们的欢呼声有时正好落在最合格的候选人头上,选出年长的长老或圣洁的僧侣,或者以虔诚和狂热著称的世俗教徒。大家全力求取主教职位,特别是在那些富裕的大城市,主要是把它当做一种世俗的高官,并不在乎宗教界的地位。讲究利害关系,激起私恨怨恨,运用欺骗伎俩,贿选腐化堕落,以及流血暴力活动,过去曾败坏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选举自由,现在使圣徒继承人的遴选受到影响。有位候选人大谈自己家族的荣誉,另外一位用丰盛的佳肴笼络选民,还有第三个比起其他的竞争对手更是不择手段,公然提出贿选的作法,凡是帮助他实现下流无耻愿望的人员,将可以分摊一份从教会贪污的财产^①。

^① 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的书信,提到高卢教会所发生的一些丑闻。要知道高卢比起东方,没有那样高的文化水准,也不会那样的堕落腐化。要是高卢教会尚且如此,那么东方教会更为严重。

民政和教会法令把普通群众排斥在庄严的重要事项之外,古代宗教法规规定担任主教资格的年龄、地位等有关限制,使候选人不致过分浮滥。行省所有主教在空出职位的教堂举行会议,任命人民选出的候选人,所具有的权威多少可控制住选民的情绪,纠正选民的错误。这些主教有权拒绝任命不合格的人选,不同派别激烈争斗时,有时由于他们的公正调解而得到解决。教士和教区人民不论是顺从还是反抗,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先例,最后逐渐成为正式的法令和各行省的习俗^①。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宗教原则,那就是没有得到教民的同意,不得派遣主教到一个正统教派教堂。皇帝身为罗马或君士坦丁的第一公民,也是公众和平的捍卫者,可有效的公开宣告自己希望的大主教人选,这些专制君王都尊重教会的选举自由,因为在重新分配国家和军队的职位时,他只有容许一千八百个终身任职的宗教官员,通过人民的自由选举接受他们的服务。这些不能被免职的宗教官员,自己也绝不会擅自抛弃光荣的职位,自然吻合一般法律的原则。明智的宗教会议想使每个主教都有固定的处所,不得随意调动,但是收到的成效不大。西部的纪律不像东部那样松弛,信仰热情使得规定成为需要,也就同样收效甚微。愤怒的主教彼此严厉指责的对立情绪,只不过暴露出共同的罪孽,知道他们的行为全都让人诟病。

其二,教士的任职:主教具有精神世界承先启后的功能,这种极为重要的特权就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美德,一种义务,一种必须肩负的责任,对于痛苦的独身生活^②更是一种补偿。古代宗教专设非常独特的祭司阶层,奉献一个神圣的种族,一个部落或一个家族,用来永远侍候神明,这种制度的建立只是为了拥有而不是为了征服。这些祭司的子女非常骄傲而且获得保证,可以接受神圣的遗传。家庭生活的烦恼、欢乐和关怀,又会逐渐消除炽烈的信仰热情。每一位雄心勃勃的候选人,渴望进入未来的天堂,或是得到现世的职位,基督教圣殿的大门都为他们敞开。教士的职务与军人和行政官员没有不同,具有天生的性格能力热心于宗教职务,被有眼光的主教看

^① 有时会运用法律规定或者是在双方同意下进行调停,经由其他派别的提名,不论是主教还是教徒,就从三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

^② 教士的守贞在5世纪和6世纪时,开始订出规定当成必须遵守的纪律规定,非常严格的要求,而且要不断的查问,当然会引起极大的争论。

中,认为他的品行和尽心做事的态度,可以维护教会的荣誉和利益。主教^①(法律制止滥用权力之前)根据职权可以强制心怀不轨的野心分子,保护受苦受难的平民大众,奉行按手礼授予世俗社会里最珍贵的特权。

整个正统教会教士的人数比罗马军团的士兵更多,皇帝却豁免他们应尽的公私劳役、市政职务、个人赋税和奉献乐捐,这对一般公民来说那可是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教士担任的圣职就算抵销对帝国应尽的全部义务^②。每位主教对委派牧师拥有绝对不可干预的支配权,也获得受委派教士永远的服从,因而每个主座教堂的教士连同下属的教区,各自形成永久性的正常社会。君士坦丁堡^③和迦太基的大教堂维持一个拥有五百名圣职人员的特殊机构。那个时代迷信的风气盛行,把犹太教会堂和异教庙宇的各种盛大仪式都引入了基督教会,使得各种职位^④和人数都在毫无自觉中迅速增加。成群列队的各级教士,像是执事、副执事、辅祭、拔魔师、读经师、唱诗班以及门房,都在各自的职位上为盛大的礼拜仪式增添气派的场面。教士的称呼和特权还被广泛授予许多热心支持教会统治权的虔诚教友。曾经有六百名游方教士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病榻边为病人祈祷,一千一百名掘墓人在君士坦丁堡埋葬死者。成群结队来自尼罗河畔的僧侣,像一层乌云遮住整个基督教世界。

其三,财产:教会在《米兰敕令》颁布(313 A. D.)后的收入和安宁都获得保障^⑤,基督徒不仅重新收回被戴克里先迫害政策所夺去的土地和房

① 托马森(Thomassin)和宾厄姆花很多心血讨论教士的神召、任命和服从等问题。当圣杰罗姆的兄弟在塞浦路斯圣职任命的时候,执事用力堵住他的嘴巴,免得他提出正式的抗议,使神圣的仪式成为无效。

② 教士从基督教皇帝获得豁免状,有关规定列入《狄奥多西法典》第十六卷。博学的戈德弗罗伊还算坦诚的举例说明,由于他兼具市民和新教徒的身分,使得相互对立的成见获得平衡。

③ 君士坦丁堡教堂的人员,有六十名长老或神父,一百名执事,四十名女执事,九十名辅祭,一百一十名读经师,二十五名唱诗班,以及一百名守门人,总共是五百二十五名,这个适当的数目是由皇帝决定,用来解除教堂的困境。要是编制更大,就会产生债务和高利贷的问题。

④ 拉丁教堂的位阶有七级,主教并不包括在内,其中四个最低位阶,现在都没有运用,只保留名衔。

⑤ 《米兰敕令》承认教会有关土地权的问题,也有详尽的规定,经过国家最高行政长官正式宣布以后,各级法庭如同民法条款加以接受。

屋,对过去在行政官员默许下占有的财产,从此才真正具有主权。等基督教成为皇帝和帝国的宗教后,全国教士马上有权公开要求得到相当数量的生活费用。对一般人民而言,每年征收一定数量的税款,比起摆脱迷信活动所要求的奉献,必须忍受更加沉重的负担。但随着基督教的日趋茁壮,要求和开支也逐渐增大,教会阶层必须靠信徒供奉,才能维持并且富裕起来。在《米兰敕令》颁布八年之后(321 A. D.),君士坦丁公开容许臣民可自由将财产遗留给基督教会。教徒在生前要过奢侈的生活,或是因贪心而难免对奉献有所保留,等到临死时,对宗教的慷慨行为如潮水一样奔腾出来。有钱的基督徒跟着学习君王的榜样。专制君王毋须得到世袭遗产,一样能富可敌国,而且不论如何行善也获得不了善果。君士坦丁未免过于听信闲言,以为牺牲全民勤劳所得利益,来养活不事生产的教士,把全国的财富全分给教会,就可邀得上天恩宠。带着马克森提乌斯的头颅,前往阿非利加示众的使臣,受皇帝之嘱带给迦太基主教凯基利安(Caecilian)一封信。皇帝在信中通知他,已命令该省的金库把一笔三千袋或一万八千磅白银的巨款支付给他本人,还将进一步指示他设法解决阿非利加、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各地教会的困难。君士坦丁的慷慨大方随着宗教热情和罪恶行为一同迅速增长。他命令各城市分出相当数量的粮食充实教会慈善事业的基金,不论男女只要甘愿过着僧侣生活,都将受到君王的特殊宠爱。

位于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大教堂,可以清楚看出年已衰老的皇帝,要想与完美的古代建筑一比高下,显露出来的心态,只是夸耀的宗教热忱^①。这些宗教建筑的形式多为简洁的长方形,有的向两边扩张形成圆顶,还有伸出两臂成为十字架形的建筑。所用木材大部分是利巴尼乌斯(Libanus)的雪松,屋顶上铺着镀金的铜瓦,墙壁、柱子、地面等都用色彩斑斓的大理石镶面。装饰圣坛用的是大量珍贵的金银、珠宝、绸缎,这些格局宏伟的圣殿可以靠着地产收入,当做最稳的财务基础。

^① 凯撒里亚的主教为了迎合主子的心意,在公开的场合详尽述说耶路撒冷教堂的精美壮丽,虽然教堂已不存在,但是他在君士坦丁的传记里,还有一段说明教堂的建筑和装饰。他同样也提及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大教堂。

从君士坦丁在位到查士丁尼统治的两个世纪,帝国一千八百座教堂不断得到君王和人民不容他人染指的财产,日益变得更为富有。合理分配给主教的年收入可能是六百英镑,这样可以使 they 与富人、穷人之间都保持相等的距离^①。随着所管辖城市的升级和繁荣,他们的财产无形中提高很多。一份虽然不完整但真实可信的租税清单^②,详细列举了分属于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东部行省三座罗马大教堂——圣彼得、圣保罗和圣约翰·拉特兰(St. John Lateran)大教堂——的房产、作坊、果园和农庄的收益。这几座教堂除了留作专用的油、亚麻、纸张、香料等租税外,每年还生产两万两千金币或一万两千英镑的税金。在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时代,主教早已无法获得教士和人民的真正信任。各教区教会的收入总分为四部分,一份主教自己支配,其余三份分配下级教士、救济穷人、用于公众礼拜费用。为避免这项神圣的委托发生舞弊,经常进行严格的查核^③。教会的财产仍然要按规定向国家纳各种税款。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帖撒洛尼卡(Thessalonica)等城市的教士可以要求并获得减免部分捐税;但是里米尼(Rimini)宗教大会提出全部豁免的要求,由于时机尚未成熟,遭到君士坦丁儿辈的坚拒。

其四,民事审判权:拉丁地区的教士感激君士坦丁赐给他们的礼物,接受独立的司法权利,在民法及公共法规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法庭^④,实际上却是时机恰好以及教士的勤奋所产生的结果。不过有些基督教皇帝慷慨赐与教士一些司法特权,使他们不仅保住并且进一步提高圣职人员的

① 早期教长和最富有主教的岁入并不需强制征收,主教的每年入息最高可达三十磅黄金,最低有两磅,中等标准约十六磅,但是年入息一般都比实际收入要低很多。

② 从梵蒂冈得到的记录都让人感到怀疑,这些租金总额虽然古老倒是很可靠,至少可以用来当做证据,如果出自伪造,那也在于教皇把农庄而不是把王国当成敛财目标的时代,也就是说时间要早很多。

③ 教会收入的合法分配,在安布罗斯和克利索斯托那个时代还未建立。辛普利修斯(Simplicius)和杰拉修斯(Gelasius)是5世纪末叶的罗马主教,在致教友的信函里提到,收入的分配具备普通法的效力,这种方式为意大利习惯法所认可。

④ 我们从欧西比乌斯和索佐曼那里确知,扩大和肯定主教的审判权来自君士坦丁,这件著名的诏书出自伪造,所以没有列入《狄奥多西法典》。戈德弗罗伊用令人满意的方式加以证实,说它并非赝品。孟德斯鸠不仅是律师也是哲学家,认同君士坦丁这件诏书,并没有表示丝毫怀疑之处,真是令人感到奇怪。

地位^①。

(1)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只有主教享有珍贵无比的特权,那就是只能由同样身为主教的同僚对他进行审判。即使犯下最重大的罪行,也只有同教弟兄组成的宗教会议判定他是否有罪。这样的法庭除非因为个人仇恨关系,或是宗教思想不能兼容而激起的愤怒,一般对犯罪的教士总是尽量宽容,甚至公然偏袒。君士坦丁却对此十分满意,他认为公开的丑闻比暗中让当事人逍遥法外更为有害。他在尼西亚的大公会议中公开宣称,如果他碰上某位主教正在和人通奸,他将脱下御袍,好遮盖那位宗教的罪犯,这番话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启发。

(2)主教的教内审判权对教会阶层来说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他们的民事纠纷已不在世俗法规的审理范围之内。教士的轻微过失,不会因公开审判或处分使教会丧失颜面。年幼的孩子从他们的父母或教师那里得到温和的指责,在这里也只不过受到主教较为严厉的训斥。如果教士所犯的罪行比较严重,仅是撤销神圣而且待遇优厚的职务,已不足以抵偿所犯的罪行,那么罗马的行政官员可以挥出正义之剑,不再考虑宗教豁免权的问题。

(3)主教的仲裁权获得正式合法批准,法官据以运用的宗教法规,因各方金表同意而被视为有效,裁定以后不容上诉,也不得推延执行。行政官员以及整个帝国臣民纷纷加入基督教的情景,逐渐消除基督徒原有的恐惧和疑虑。但他们遇事仍求助于主教法庭,因他们信赖主教法庭的能力和正直,圣奥斯丁(St. Austin)语带满意的抱怨说着,宗教永远为招人怨恨的俗事干扰,不断裁定谁该得到多少金银、土地和牛羊。

(4)古老流传对罪犯的庇护权也转移到基督教,慷慨而虔诚的狄奥多西

^① 教会审判权这个题目陷入宗教热忱、迷信偏见和利害关系的浓雾之中,我手里有两本立论公正的专书,就是弗勒里所著《教会法规的原则》和詹农(Giannone)所著《那不勒斯民权史》,他们基于职业和性格理应提出持平之论。弗勒里是法国传教士,对于国会的权威抱着尊敬的态度,詹农是意大利的律师,畏惧教会的权势。我在看到这么多非常特别而又不完整的事实以后,只能提出以下的意见,那就是现代作者刻意处理这类题材,等于要牵着读者的鼻子走,还有就是注释过多,已到不成比例而使人厌恶的地步。

二世将庇护权扩大到圣地的邻近地区^①。逃亡者甚至是罪犯,都可前来恳求上帝和他的使者主持正义或给予宽恕。这样一来,专制主义的粗暴行为由于教会的干预获得缓和,最有地位的臣民在主教的斡旋和求情之下,生命或财产可能得以保全。

其五,教会的谴责:主教永远是考核教民品德的监察官,有关赎罪的戒律也全都纳入整套宗教法规体系之中^②,精确规定私下或公开忏悔的责任、取证、定罪以及量刑的原则。教皇如果在惩罚凡人隐匿而未彰显的罪行时,却对行政官员明显的恶行和深具破坏性的罪过仿佛视而不见,那他就无法真正行使精神的监察权。如果想对官员的行为依法审理,却又非有政权机构的管辖权不可。主教需要考量宗教、忠诚或恐惧等相关问题,能够保护皇帝的圣职人员,使他们不致受到信仰狂热或私仇愤恨的伤害。主教却大胆谴责没有穿上紫袍的暴虐官员,把这些等级较低的僭主逐出教会。圣阿塔纳修斯(St. Athanasius)就曾将埃及的一位大臣处以破门罪,他所宣布有关火和水的禁令,也被庄严送交卡帕多细亚教会^③。

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时期,赫尔克里士的后代子孙^④,口才出众、彬彬有礼的辛尼修斯(Synesius),在昔兰尼古城遗址附近接替托勒密(Ptolemais)的职位。这颇有哲学修养的主教,尽管并不愿意担当这一角色,却仍处处表现出应有的威仪^⑤。他惩治人称利比亚恶魔的安德洛尼库斯(Andronicus)省长,

① 在保罗修士的著作中,有一段精彩的论点,提到庇护所的起源、权利、滥用和限制,他特别提到古代的希腊有十五或二十个阿济拉(azyla),也就是庇护所,目前在意大利只在一个城市里还可发现几处。

② 宗教会议决定的信条,使忏悔行为的法学概念能不断改进,但是从很多案例看来,仍交给主教自行裁定。就像过去罗马的法务官,偶尔会把一些要求遵守的规定,公开印发出来。第四世纪有所谓教规信函,这要感谢伟大的巴西尔首先采用。

③ 巴西尔公开宣称,他之所以蓄意提到这件事,就是要说服总督,即使位高权重,也无法免于被逐出教门的判决。就他的论点来说,甚至就是顶着皇冠也挡不住梵蒂冈雷霆一击。枢机主教就这方面来说,比起法国天主教会的律师和神学家,更能表现出一致坚持的态度。

④ 他的祖先当中有斯巴达第一任多里克(Doric)国王欧里西尼斯(Eurysthenes),是赫尔克里士第五代的直系后裔,铭刻在拉栖代蒙人(Lacedaemonian)殖民地昔兰尼的公共名册上。像这样血统纯正声望卓越的谱系已有一千七百年之久,就算没有加上赫尔克里士的皇室祖先,在人类历史中也已经无可匹敌。

⑤ 辛尼修斯先前曾经表示自己不合资格,他喜爱世俗的学识和运动,没有办法过独身守贞的生活,不相信复活也不愿拿无稽之谈来教训民众,除非让他在家中从事哲学的思维和探索,还可以考虑。埃及大主教提奥非卢斯知道他的名气和为人,接受他非常特别的要求。

此人占据可以图利自己的职位,毫无忌惮滥用权力,采取一套搜刮民财和施展酷刑的新办法,更因为亵渎神明而加重压榨百姓的罪行。辛尼修斯开始用温和的宗教方式,等到劝诫无法挽救行政官员傲慢堕落的灵魂,只有用宗教法庭的权威进行最后裁判^①,结果使安德洛尼库斯、他的同伙以及家族,全都遭到人类和上天的唾弃。

那些比法拉里斯(Phalaris)或西拿基立(Sennacherib)*^②更为残酷,比战争、瘟疫或蝗灾破坏性更大而又不肯悔改的罪人,将被剥夺作基督徒和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也就失去进入天堂的希望。主教告诫数量众多的教士、行政官员和人民,要与耶稣的敌人断绝交往的关系,不容这些人进入自己的家门,不和这些罪人共餐,也不能在一起共同生活,更不让他们参加庄重的葬礼。托勒密教会的名声并不响亮,所作所为引起反感,却向全世界的姊妹教会发出了这份声明。那些拒绝遵守这项教令的俗人,将被视为与安德洛尼库斯及其邪恶的追随者同罪,要受到同样的惩罚。这一可怕的宗教法规用非常技巧的方式,强加于拜占廷法庭,使得惶恐万分的庭长只得向教会乞求宽恕,也使得这位赫尔克里士的后代子孙,可以命令一位俯伏在地的暴君平身,这种乐事倒是容易获得。诸如此类教规和事例,一直都在毫无知觉的状况下,为长期骑在帝王头上的罗马教皇,铺平胜利的道路。

其六,公开演说的训练:每一个获得民心的政府,都经历过群众粗俗不堪和无的放矢的叫嚣和呐喊,并产生很大的效用。这种肆意的攻讦随着冲动的情绪,很容易传播开来。冷漠的性格受到激发,坚定的理由也被推翻,凡听到的人在内心引起共鸣的同时,也受到周围广大群众的影响。公民自由权利受到彻底破坏,使得雅典的政治煽动家和罗马的护民官全都沉默下来。布道的风气是基督徒献身宗教相当重要的表现,但在古代的庙宇里却付之阙如。直到帝国各地的讲坛挤满神圣的宣讲人,他们能享有异教前辈想也不曾想到的特权,从这时起帝王再也不会听到群众演说家的刺耳声^③。

① 逐出教门的判决用措辞严谨的文体,方式是包括整个家庭在内,这种做法不甚公正,后来就改为“国内停权”(national interdict)。

* ② [译注] 法拉里斯是公元前549年西西里的暴君,用铜制的牛烧红将人活活烤死,很像我国殷纣的酷刑炮烙;西拿基立是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国王,两次入侵犹太王国,击败巴比伦重建尼尼微,是手段残酷的暴君。

③ 讲道是主教最重要的职责,有时会托付给长老,像是克利奥斯托和奥古斯丁。

护民官所提出的理论和雄辩,马上就会出现许多熟练而坚定的反对者,同样在后面跟着很多摇旗呐喊的人,争着出头加以反驳。在这种情况下,真理和良知的目标往往从敌对情绪的斗争中获得意外的支持。不论是主教还是受到主教慎重委以布道特权的长老,知道顺从的听众被各种繁杂的宗教仪式摆布得非常听话,布道者对自己的讲辞,丝毫不用担心会有被打断或受到质疑的危险。

基督教教会对上级的指示会严格服从,只要罗马或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用居于高位的手定好音调^①,从意大利或埃及数百个讲坛,立即会响起完全相同的和声。这种制度的设计值得赞许,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布道人敦促大家履行社会职责,他们称颂完美的修道士所具有的品德,对个人而言会带来极端的痛苦,对人类根本没有一点益处。他们对慈善事业的规劝,暗中透露希望为了赈济穷人,最好让教士来管理信徒的财产。代表上帝最崇高的属性和法则,为形而上学的诡辩、俗气的仪式和虚构的神迹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玷污,他们用最大的热情所鼓吹的主题,不外是憎恨教会的反对者,发扬宗教美德服从教堂的神职人员。当公众的和平因异端邪说和分裂活动而受到干扰的时候,神圣的布道者便吹响了引起不和的号角,甚至煽动叛乱也都在所不惜。这时会众的头脑会被神秘的论调所扰乱,挑逗性的言词更激起狂热情绪,于是他们从安条克或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堂里冲杀出来,准备自己去做殉教者,或者让别人去为教会牺牲。这种在风格和语言方面发生谬误的状况,在拉丁地区主教的激烈演说中随处可见。但是格列高利(Gregory)和克利索斯托(Chrysostom)的文章,却常常拿来和雅典最辉煌的典范相比,不管怎么说至少比亚洲的状况要好得多^②。

其七,宗教会议:基督教共和国的代表每年定期在春季和秋季聚会,宗教会议向罗马世界一百二十个行省,传送基督教的教会教规和立法精神^③。

① 伊丽莎白女王在政府实行特别措施时,常常运用这种言辞和手段,来博取民众的好感。她的继承人感受到这种“鼓声”的敌意,再下一代更是如此,那就是她所说的:“要向人民讲道理,击鼓把牧师召来。”

② 这些谦恭有礼的演说家知道,他们拿不出奇迹当礼物,只有努力靠口才混饭吃。

③ 尼西亚大公会议颁布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教规,对于教会会议、都主教、大主教的有关事项,订出基本规则。尼西亚教规涉及教士的利益,受到曲解、滥用、篡改和伪造,罗马的郊区教会转移给罗马主教管辖,引起激烈争议。

依据法律规定,授权大主教或首席主教,召集他所管辖行省的副主教举行会议,用以改进与会人员的行为,重申神职人员的权利、表达在座人员的忠诚。如果教士和人民选出填补红衣主教团空缺的候选人,就对他们的绩效进行审查。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迦太基以及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享有更大的审判权,可以召集所属的主教举行多种会议。但是最关紧要的大公会却只有皇帝本人有权决定。每当教会中出现紧急情况需要采取此类重大步骤时,他会立即向各行省的主教或其代理人发出强制性召唤令,同时附有可以使用驿马并支付足够旅费津贴的证书。在君士坦丁统治的早期(314 A. D.),那时他还是基督教的保护人而非教徒,把有关阿非利加问题的争论,交给阿尔勒(Arles)会议去处理。来自约克、特里夫(Treves)、米兰以及迦太基的主教,操着本乡本土的语言,在会议上像朋友和兄弟一样,讨论拉丁地区或西部教会与大家利害相关的问题^①。

十一年之后(325 A. D.),在比提尼亚的尼西亚召开阵容盛大而且千古留名的大公会议,能够通过与会人员最后的裁定,彻底解决在埃及出现有关三位一体的问题,事实上这种争论非常微妙。三百八十名主教听从宽容君王的召唤全部到场,与会人员包括各个阶层、教派和称号的教士总共是两千零四十八人。希腊的教士都亲自前来,拉丁地区的教士在获得同意后,由罗马教皇派出的代表团担任。皇帝经常御驾亲临为期两个月的大会,让侍卫等在门外,自己(在得到会议的同意之后)坐在大厅中央的矮凳上。君士坦丁耐心听别人发言,讲话非常谦虚。如果他的话对辩论产生了影响,总是很谦恭的声明,他是使徒继承人的行政首长,绝不是审判官,何况各位都奉神的指派成为地上的僧侣。一位专制君王对无拳无勇的臣民集会,竟然表示如此隆重的尊敬态度,唯一先例就只有采用奥古斯都政策的罗马帝王,一度对元老院所表示的崇高敬意。

就在短短五十年中,一位精于哲理的旁观者,看到世间风云变幻,不免想到罗马元老院的塔西佗,和在尼西亚会议上的君士坦丁。朱庇特神殿之父和基督教教会之父都同样日趋堕落,在品德方面全都无法和原来的创始人相比。基督教的主教深深扎根在公众舆论之中,比较能够用合理的傲气

^① 我们只看到三十三或四十七个主教的签署,但是阿多(Ado)指出有六百名主教参加阿尔勒会议,这位作者可能没有算清楚。

维持自己的尊严,有时甚至还能用英武的气概反对君王的意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迷信思想的发展,曾使宗教会议丧失威信软弱无能、意气用事和愚昧无知,都已被世人逐渐淡忘。整个基督教世界全无例外,完全听命大公会议永远正确的教条。

第二十一章

异教受到迫害 多纳图斯教派的分裂 阿里乌斯的宗教争论 君士坦丁及其子统治下教会和帝国的混乱状况 异教的宽容(312 A. D. - 362 A. D.)

一、基督教的异端教派受到迫害及产生分裂(312 A. D. - 362 A. D.)

极为感激的教士用赞美的声音,推崇君士坦丁一生的作为,使他们可以发挥宗教热情,增进实质利益,获得安全、财富、荣誉和尊敬。君士坦丁支持正统教会的信仰,认为是政府官员最神圣的义务和最重要的责任。《米兰敕令》是信仰自由的大宪章,赋予罗马世界每位臣民有权利选择和主张自己的宗教,这个极为宝贵的权利立刻受到侵犯,皇帝自认了解真理,所以吸取迫害的典则。对正统教会持异议的教派来说,基督教的胜利给他们带来苦难和压迫。君士坦丁很容易相信,异端教派敢于争论他的理念,反对他的统治,是执迷不悟的犯罪行为,要及时采用严苛的手段,运用时加以节制,从永恒惩罚的危险中,将这些可怜的人们拯救出来。皇帝非常慷慨对正统教会的教士赐予酬劳和豁免,分离的教会不得享受这些特权,要求大臣和教谕采取行动,不得浪费时间。有些异端的徒众因帝国尚未统一而能苟延残喘,等到征服东部,随着立即奉行诏书,等于宣告他们完全受到绝灭的命运。在充满宗教狂热和严辞指责的序幕以后,君士坦丁绝对禁止异端教派的集会,籍没他们的公共财产,作为国家的收入或是供正统教会运用。

有些教派抗拒皇室的严厉作风,像是萨莫萨塔(Samosata)的保罗,领导追随的徒众进行直接的反抗;弗里吉亚的孟他努派(Montanists)还是狂热的

继承先知的预言；诺瓦替安派(Novatians)严正否认尘世的悔改所能产生的效果；在马西昂派(Marcionites)和瓦伦提尼安派(Valentinians)的领导之下，亚细亚和埃及形形色色的诺斯替派(Gnostics)信徒，又开始重整旗鼓，蠢蠢欲动；或许就是摩尼派(Manichaeans)最近才从波斯，传入东方和基督教神学^①中最欺世盗名的著作。企图将可憎的异端完全根除，或者至少要能限制他们的发展，已经雷厉风行的推动而且颇有成效，从戴克里先的诏书中引用一些刑事规定，这些“改宗皈依”的方式受到有些主教的赞许，他们过去尝过高压手段的滋味，现在有权诉诸这方面的要求。

有两个微不足道的情況，可以证明君士坦丁的内心，没有完全被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所腐化。在他谴责摩尼教和同宗的派别之前，决定对相关教义就本质方面进行精确的探索 and 调查，不相信他的宗教顾问会公正无私，于是把这件很精细而微妙的工作，交付给一位学问渊博而且行事稳健政府官员负责，只是并不知道这位官员很容易被金钱收买。另外一件是皇帝很快被说服，他对诺瓦替安派的正统信仰和严谨教规加以禁止，是过于仓卒的举动。教会所以对诺瓦替安派产生异议，是他们认为有些戒律条款并非救赎世人的基本要件。为此皇帝特别下了一道诏书，赦免诺瓦替安派教徒在法律方面的罪行^②，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兴建一所教堂，尊重他们的圣徒所行的奇迹，邀请该派的主教阿塞西乌斯(Acesius)参加尼西亚的大公会议。同时他用开玩笑的口气，温和的嘲讽这位参加会议的主教，说他的教条太过琐碎。从君主口里所说出的话，自然会被赞美和感恩的心情所接受^③。

君士坦丁在马克森提乌斯死后，立刻用胜利的军队光复阿非利加，误以为一位受过教化的改宗者能适合该地，结果产生不停的怨言和相互的指控，给他的统治带来很大的困扰(312 A. D.)。等他得知这样大的地区，从昔兰

① 对蒂尔蒙特、博索布勒(Beausobre, Issac de, 1659 A. D. - 1738 A. D., 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和拉德纳的见解做了一番检查以后，我认为摩尼在270年以前，甚至就是在波斯也没有传播他的教派。确实很奇怪，一个含有哲学思想的外国异端，竟会很快进入阿非利加的行省，然而我很难反驳说是戴克里先的诏书要禁止摩尼教，这是巴罗尼乌斯所发现的事实。

② 这份诏书如同普通法一样，没有列入《狄奥多西法典》，可能在438年的时候，这个教派被定罪后已经根绝。

③ 索佐曼和苏格拉底这两位历史学家受到怀疑，认为他们附和诺瓦替安派的教义，我觉得没有道理。皇帝对这位主教说道：“阿塞西乌斯，准备梯子，好吊死自己进天国。”大部分基督教的教派，要轮流向阿塞西乌斯借梯子。

尼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各行省,都因宗教的纷争而动荡不安,真是感到非常的惊异。人心涣散的根源在于迦太基教会的重复选举,而这个教会无论就位阶或富裕的程度,在西部的教会中都名列第二位。凯基利安(Caecilian)和马约里努斯(Majorinus)是阿非利加相互敌对的两位总主教,等到后者过世,就留下一个空缺给多纳图斯(Donatus),他因为才识过人而且品德高尚,受到他这一派教徒的坚定支持。凯基利安的圣职任命在前,应该在位阶上具有优势,但是他过于急躁,没有等努米底亚的主教们到达,就职成为不合法,至少也是不合程序。于是这些主教指责凯基利安,同时推崇马约里努斯,结果这七十名主教,因为有人的品格上发生丑闻,再加上努米底亚宗教会议发生涉及女性的阴谋、亵渎神圣的交易和嚣闹暴乱的议程,使得他们的职权再度受到削弱。

这些产生争执的党派,他们的主教仍然是争权夺利,互不相让,过去由于对手把《圣经》私下送给戴克里先的官员,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地位岌岌可危,也为众人所不齿。双方相互攻讦同时进行私下的活动,像是证实阿非利加的基督徒,在上次的迫害期因宗教信仰吃尽苦头,看来态度还是没有改过自新,分裂的教会没有能力进行公正的裁判。皇帝为了平息双方的争论,陆续成立五个法庭很慎重的审理本案,整个审判的过程从最早提起上诉到最后的宣判,拖延了三年之久。意大利禁卫军副统领和阿非利加以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负责进行全面的调查,两位主教的贵宾把处理报告带到迦太基,里面是罗马和阿尔勒御前会议所下达的敕令,以及君士坦丁在神圣宗教会议中至高无上的裁决。整个案件对凯基利安有利,全体一致承认他是阿非利加真正合法的总主教,具有民事和教会的全部权力。教会的位阶和财产判给他所指定的主教,这点毫无困难,君士坦丁将多纳图斯派的主要领导阶层全部处以放逐。这件案子要求公正处理的呼声甚嚣尘上,受到注意又进行鉴定,或许他们的冤情不是没有根据,完全是宠臣奥修斯(Osius)运用狡猾阴险的手段,取得皇帝的信任所致。欺骗和贿赂的影响力,可以使无辜者受到惩处,有罪者加重刑责。这种不公正的情况要是发生纠缠不清的争执,在专制政体看来只是微不足道的缺失,何况类似的案例多如牛毛,后代子孙觉察不到,很快就会遗忘。

这次事件要不是导致教会的分裂(315 A. D.),发生重大的影响,也不会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阿非利加的行省忍受三百年的痛苦,靠着基督教

本身的力量才完全平息下去。多纳图斯派受到争取信仰自由和发挥宗教狂热的激励,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拒绝服从篡夺者,因为他的当选引起争论,教职的权力不被承认。凡是有人接受凯基利安叛教者和邪恶的党派,使自己获得圣职任命,多纳图斯派就将这些人全部逐出教会,这样他们也失去与人类社会正常和宗教的交往。他们极为欣喜而又充满信心,因为欧洲和亚洲的主教受到罪行和分裂的影响,使徒的继承权因而中断,正统教会的特权限于所选定的阿非利加信徒,只有多纳图斯派的信仰和纪律,能够保持正直纯洁未受任何污染。他们用毫不通融的态度支持僵硬的原则,要是派来一个改信者,甚至是来自东方遥远行省的圣职人员,他们都怀疑这些人的合法性,视之为异端或分裂分子,对于这些人所主持的洗礼和任职,他们还要再重复神圣的仪式^①。这些教徒在获准接受多纳图斯派的圣餐礼之前,无论是主教、处女或是纯洁的幼儿,都要蒙受公开认罪の羞辱。要是多纳图斯派得到一座教堂的所有权,过去曾被正统教会的敌手使用过,就像获得一所崇拜偶像的庙宇那样,用猜忌的心理很小心的处理,净化这个亵渎神圣的建筑物。他们洗涤进出的道路,重新粉刷墙面,焚毁木制的圣坛,熔掉金银器具,把作为圣餐的面包丢给狗当食物,用尽一切侮辱的手段,使宗教的派系之间激起永恒的仇恨。

虽然存在着无法化解的嫌恶之情,这两个派别混杂在阿非利加的城市里,彼此有相同的语言和习惯,同样保持着宗教的狂热和知识,也有同样的信仰和崇拜仪式,成为水火不容的分裂局面。多纳图斯派受到帝国政府和教会的排斥,毫无权势可言,仍旧在有些行省保有人数的优势,尤其是努米底亚,有四百位主教承认总主教的管辖权,但是教派坚强不屈的精神有时会被人抓住要害。原本分裂的教会由于内部的离心离德,造成的后果更是惨不忍睹。多纳图斯派的主教有四分之一追随马克森提乌斯自立门户的旗帜,他们最早的领袖规划出窄狭而孤独的道路,继续要与人类的大社会分道扬镳,不相往来。就是与他们差异不大的祈祷派(Rogatians),竟敢大言不惭

^① 阿尔勒、尼西亚和特伦特(Trent)的会议,全都肯定罗马教会的运作非仅明智而且稳健,多纳图斯派能够维系西普里安的情感,而且在原创教会中具有相当分量,应该是占有很大的优势。文森提乌斯·利里尼西斯(Vincentius Lirinensis)曾经提出解释,说明多纳图斯派的信徒为什么会与魔鬼同受永恒烈火的煎熬,然而圣西普里安却与耶稣基督一起统治天国。

的宣称,等到耶稣降临世上进行最后的审判,发现真正的信仰保存在凯撒里亚·毛里塔尼亚(Caesarean Mouritania)几个无名的村庄里面。

二、三位一体论的哲学渊源和发展经过

多纳图斯派的分裂局限在阿非利加一地,酿成大祸的三位一体争论不断危害基督教世界的每个地区(360 A. D.);前者是滥用自由形成偶发性质的吵闹,后者是拿哲学当幌子带来神秘难解的争辩。从君士坦丁时代到克洛维(Clovis)或狄奥多里克(Theodoric)时代,罗马人和蛮族的世俗利益,深深涉入阿里乌斯教义(Arianism)的神学争论之中,因而允许历史学家用尊敬的态度掀开圣所的神秘,从柏拉图的学院到帝国的衰亡,推论出理性和信仰、谬误和激情的发展过程。

柏拉图的才智受到本人沉思冥想的激发,或是埃及僧侣传统知识的启示^①,竟敢探索高深莫测的神性。他把自己的心灵提升到超越的思维境界,首次出现自存的概念,进而考量宇宙的必要成因。雅典的智者没有能力领悟:为何经由个体本质极为简单的结合,能容许不计其数相异而又连续的观念,构成智能“理性”世界的模式;为何一个“人”纯粹的精神力能够执行完美模式,用易塑的手铸造出粗陋而自主的混沌状态。要从这种困难中能够脱身而出已是徒然无望,甚至人类心灵中微弱的力量也要受到压制,诱使柏拉图要考虑经过三次变形的神性:就是宇宙的首次成因、宇宙的理性或逻各斯(道)(Logos)、宇宙的灵魂或精神。柏拉图充满诗意的想象力有时会贯注在形而上的概念,有时又会受到这种概念的激发。这三种原始的要害在柏拉图的系统中,被述说成三个神明,在一个神秘莫测而又难以形容的世代,三者相互结合在一起,逻各斯对一位永恒之父的圣子来说,特别认为是最易获得的本性,至少圣父就是造物主和世界的主宰。隐秘难知的玄理在学院的花园里审慎的喁喁私语,就是柏拉图最私淑的门徒,经过三十年勤奋的学习,还是无法完全了解这也是很显然的事。

^① 埃及人仍保存以色列教长的传统信条,约瑟夫斯(Josephus, Flavius, 37 A. D. - 100 A. D., 犹太教士、学者和史学家)曾说服很多天主教神父,柏拉图从犹太人那里获得部分知识。这种一厢情愿的见解,与犹太民族卑贱的地位和不合群的生活方式完全格格不入,直到柏拉图死后一百多年,犹太人的经典仍引不起希腊人的兴趣。

马其顿人*^①用武力将希腊的语文和知识传播到亚细亚和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知名的学院教授柏拉图的神学体系,不仅保存原有的内容还能发扬光大。犹太人受到托勒密(Ptolemies)王朝*^②的庇荫,在他们的新都城建立人数众多的殖民区,这个民族的大部分人员遵守合法的传统祭典,从事赚钱的经商行业,只有少数希伯来人有更为自由开放的心灵,将一生奉献给宗教和哲学的沉思。他们对于雅典哲人的神学体系不仅全力钻研,而且心悦诚服,然而不会公开承认过去在这方面的贫乏,那将会使民族的自尊受到羞辱。他们勇敢的指出,就像从祖先继承神圣的金银和珠宝,都是后来从埃及主人那里偷窃的物品。在基督出生前一百多年,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创作一篇哲学论文,被当成受到所罗门智慧所启示的遗物^③,认为货真价实而且极为珍贵,毫无异议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种做法不符柏拉图学院的风格,也有伤哲人的感情。还有一些类似的状况,摩西信仰和希腊哲学的结合突显出斐洛(Philo)的作品,大部分写成在奥古斯都统治的时代^④。宇宙的灵性冒犯希伯来人的虔敬,他们把逻各斯的特质赋予摩西的耶和华以及以色列人的族长,神的儿子用可见的形象,以人的容貌降临世间,执行众所周知的职责,看起来与宇宙成因的本质和属性自相矛盾^⑤。

柏拉图的滔滔雄辩,所罗门的崇高名声,亚历山大里亚学院的学术权威,加上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几不兼容,使高深莫测的学说无法建立不朽的真

*^① [译注] 马其顿人指马其顿国王腓力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腓力在公元前 359 年登基,毕生最大愿望就是被推举为希腊联军统帅,从事对波斯的战争,在经过不懈的奋斗,运用军事和政治力量成为希腊的共主,突然在公元前 336 年被刺身亡,由其子完成遗志。

*^② [译注] 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逝世后,大帝国分裂为四个部分,由他的部将负责统治:埃及成立托勒密王朝,直到公元前 30 年屋大维占领埃及,克莉奥帕特拉女王自杀,王国才告灭亡;亚洲由塞琉西王朝(Seleucides)统治;马其顿王国由安提柯(Antigonids)称帝;印度成立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帝国。

^③ 《所罗门王的智慧》被当成以色列王作品,为很多神父所接受,虽然新教徒认为缺乏希伯来根源,却与拉丁文圣经的其他作品一样,经过特伦特宗教会议的核准。

^④ 斐洛揭橥柏拉图学说著名到无人不知的程度,经过勒·克拉克和巴纳热(Basnage, Henri, de Beauval, 法国律师和学者)的证实,不应产生任何疑问。他的神学作品在基督去世时就已完成,更可能早在基督出生之前。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斐洛的知识为世人带来惊奇,谈不上有什么谬误之处。

^⑤ 基督教神学采用这种观念并没有受到约束,直到阿里乌斯派过于浮滥,才产生不利的影响。德尔图良写出一篇值得注意而又充满危险的文章,他靠着一点小聪明,在对比神性与耶和华的行为以后,才获得这样的结论。

理,虽可取悦理性的心智于一时,却无法永远的满足。受到上帝启示的先知或是使徒,只有他在人类的信仰施展合法的统治,要不是《四福音》作者*^①用天赐的巨笔,完成卓越的神圣著作^②,肯定逻各斯的名声和神性,学院学派(Academy)、吕克昂学派(Lycaeuum)和画廊学派(Porch)*^③基于各自的哲学观点,柏拉图的神学必然会困惑得不知所措。基督教的改革完成在涅尔瓦(Nerva)统治的时代(97 A. D.),向世人揭露绝大的秘密,那就是逻各斯(道)太初与神同在,逻各斯就是神,他创造万物,万物都借着他被造,化身为人就是拿撒勒(Nazareth)的耶稣,为童女所生,钉死在十字架上。除了基督凭着神的荣誉建树永世不朽的根基,最古老而受尊敬的教会作者归之于福音神学家,特别提高警觉要驳倒两个持反对立场的异端邪说,它们曾破坏原创教会的和平^④。

其一就是伊比奥尼派(Ebionites),他们的信仰过于粗俗而且不够完美,这些人又称为拿撒勒派(Nazarenes),崇敬耶稣是最伟大的先知,具有超凡入圣的德业和权柄。他们把希伯来神谕中所有的启示,提到弥赛亚所应许属灵和永恒的国度^⑤,全部归之于他本人以及未来的统治。他们之中有人承认他为童女所生,但是对逻各斯或神的儿子存在于太初和保有完美的神性,仍旧非常固执的加以否认,这在《约翰福音》里有明确的释义。过了五十年以后,殉教者查士丁(Justin)提到伊比奥尼派的谬误,认为这个派别只保留基督徒的名义,成为微不足道的少数,不值得用严厉的口气加以谴责。

其二是以别号“幻影论者”(Docetes)而知名的诺斯替教派,完全逸出正

*^① [译注]《四福音书》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连同《使徒行传》,可算是《新约》的史书,记载耶稣降生、受洗、传道、领死、复活、升天、初期教会建立和扩展等事迹,涵盖公元前6年到公元60年这段期间。

^② 柏拉图学派推崇《约翰福音》的开头部分,把最基本的教义包含在很正确的抄本之内,在第三和第四世纪的时候,亚历山大里亚的柏拉图学派秘密研究基督教神学,对于三位一体说做了很大的修正。

*^③ [译注]学院学派、画廊学派和吕克昂学派代表希腊哲学的三大主流:柏拉图曾在雅典的学院讲学,故学院学派就是柏拉图学派;而斯多噶学派的创始人希腊哲学家芝诺,在雅典的讲学处是画廊,故用画廊学派代表斯多噶学派;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吕克昂学派,吕克昂学派代表亚里士多德学派。

^④ 《约翰福音》一般认为发表在基督逝世后七十年左右。

^⑤ 耶稣卑微的出身和受到羞辱的蒙难,一直是犹太人无法释怀的阻碍,这种异议使得愿意相信的基督徒,提升眼界到达属灵和永恒的天国。

道走向极端,主张基督的神性同时也显示他的人性。他们受教于柏拉图的学院,经常听到逻各斯极为玄妙的观念。他们想要表示,上帝最光明灿烂的“元气”或称为“流溢的光”,可以用来塑造成一个“人”的外表形体和可见容貌^①,他们又徒然无益的声称,世俗物体的缺陷和天国本质的纯净,两者之间根本无法共存。就在基督的宝血依然弥漫在髑髅地(Calvary)的山顶,幻影论者虚构邪恶和纵情的假说,认为耶稣并非生于处女的子宫,而是以完美的人形降临于约旦河的河岸,把旨意强加于敌人或门徒的身上,使彼拉多(Pilate)的手下对空虚无物的幻像,浪费无能为力的愤怒和杀戮,看来像是丧生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中复活。

三、三位一体论的主要观点和对基督教的影响

使徒借用柏拉图神学的基本原则,特别提到经过神的核准,第二、三世纪时博学的长老受到鼓励,可以欣赏并研究雅典智者的著作,因为这些作品有不可思议的先见之明,其中之一就是显示出基督教的改革。正统教会经常运用柏拉图可敬的名声,异端教派更是泛滥成灾,一般都是拿来支持自己的真理或是反驳别派的错谬。评论者的妙思所建立的权威,以及逻辑辩证的运用技巧,拿来证明柏拉图的见解,在遥远的后代所产生的影响完全正确无误,可以让受到启示的作者,能够补充保持沉默之不足。同样像是神奇莫测的三位一体^②,有关三个神格的性类、形成、区隔和平等,这些微妙而又深奥的问题,亚历山大里亚的哲学学院和基督教学校引起争论不休的激辩。热烈的好奇心促使他们探索深渊的秘密,导师和门徒的骄傲可以被文字的表达技巧所满足。那些最明智的基督教神学家,像是伟大的阿塔纳修斯,公开坦承^③,无论如何用尽理解力去思索逻各斯的神性,辛劳的工作不仅无济于事,徒然产生反效果,思考得愈多理解得愈少,写作得愈勤奋是无法表达出自己的观念。人们在探索的每一个步骤,不得不认识到或者是

① 阿里乌斯派信徒指责正统教派,从瓦伦提尼安派和马西昂派剽窃三位一体论。

② 三位一体虽然是很抽象的词语,在哲学的范畴非常普遍,如果安条克主教提奥菲卢斯是第一位使用的神职人员,可能是在2世纪的中叶引进基督教神学。

③ 阿塔纳修斯的措辞充满罕见的精力,由于他是写信给修道士,不太可能采用理性的语言。

感觉到,所望目标的大小范围与人类心灵的运思能力,其间不相称的程度已难及其万一。吾人可以努力萃取时间、空间和事物的概念,能与通过经验知识获得的理解力发生密切的关系,要想很快敢于合理推定无限的本质,或是属灵的世代,通常会从否定的概念推断出肯定的结论,就会陷入黑暗、困惑和不可避免的矛盾之中。由于这些困难起源于讨论主题的性质,带着无法负荷的重量压在哲学和神学的争论者身上,但是我们也可能观察到两种最基本,也是最特殊的情况,从柏拉图学院的论点中辨别出正统教会的义旨。

其一,在一个哲学家所精选的社会,其中的成员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格物致知的习性,在雅典的花园或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可以安静的沉思或是温和的讨论,有关形而上学深奥难解的问题,神游于物外的深思,由于他人的怠惰、忙碌或是勤奋从事其他的学问,不会引起注意而受到忽略。所以对柏拉图学派的弟子而言,个人的思考不会相信别人有所悟解,更不会激起大家辩论的热情^①。等到逻各斯被揭露出来,成为基督徒信仰、希望和宗教崇拜的神圣目标,高深莫测的神学体系,被罗马世界每个行省数量庞大而日益增加的群众所接受,这些人无论是年龄、性别和职业,很少习于抽象的推理和切望的沉思,没有资格来判定神性的制度。然而德尔图良大言不惭的提到,基督徒的神智可以回答任何问题,甚至困惑最聪明的希腊智者,都可以迎刃而解。当目标在我们所不及的远处,人类对它的理解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真要度量会发现小到微不足道,至于真正微弱到何种地步,要用固执和教条所产生的信心、所具有的标准来加以冲量。这种沉思不再是打发时间的休闲活动,变成当前生活中最严肃的责任,也是未来生活中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这种神学成为个人沉思和公众谈话最熟悉的主题,相信是义务,怀疑是罪恶,错误是危险,甚至带来致命的后果。冷酷的哲学所呈现漠不关心的态度,被虔诚的狂热精神激起腾空的烈焰,甚至就是用普通语言表示的隐喻,也暗示感觉和经验会产生谬误的成见。基督徒憎恨希腊神话粗俗而龌龊的世代,禁不住要用大家熟悉的

^① 有篇论文想对古代哲学家关于神性的见解提出解释,我们期望能在其中发现柏拉图的神学三位一体论,西塞罗坦承,虽然他翻译《蒂迈欧篇》(*Timaeus*),还是不了解神秘的对话。

子女和父亲的关系来加以证明。圣子的角色像是永恒从属于主动的创造者^①，由于世代继承的行为就最灵性和抽象的感觉而论，必定会传输自然之道的属性，以至于不会在圣子和永恒全能的圣父之间，树立起权柄和时效的界线。

基督去世后八十年，比提尼亚的基督徒在普林尼的法庭宣称，他们把他当成神明祈求保护，他那神性的荣誉在每个时代和国家都永垂不朽，所有的教派都尊他的名为圣，自视为他的门徒。他们崇敬基督，恐惧任何异教崇拜，原本可能让他们断言逻各斯相等和绝对的神性，但他们忧虑会违犯基督伟大的圣父和宇宙统合那独一的至高权柄，因而在不知不觉中阻碍他们迅速朝向天国的宝座上升。基督徒由于这种对立的意向，内心产生悬虑难安和变动不居，可以由神学家的作品看得出来，从使徒时代的末期到阿里乌斯派争论开始，在这段期间盛极一时。无论是正统还是异端教派，都以同样的信心，需要信徒的赞同。就是最吹毛求疵的评论家也得承认，即使他们走运获得罗马正统教会的真理，也会用散漫、含糊甚至矛盾的语言，来陈述他们的概念。

其二，区别基督徒和柏拉图学派的首要条件是个人的虔诚，其次是教会的权威。哲学的徒众强调学术自由的权利，对教师出于感情的尊敬，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出手大方和自愿呈送束修。基督徒形成人数众多而纪律严明的社会，法律和官吏的管辖权很严格的运用到心灵的信仰，想象力毫无拘束的漂荡状况，逐渐受到信条和忏悔的制约^②，个人判断的自由权利降服于集合公众智能的宗教会议。神学家的权威为教会的位阶所决定，主教是使徒的继承者，对背离正统信仰的人施以教会的谴责。在宗教争论的时代，任何压迫行动对心灵的弹性增加新的力量，一个精神叛徒的宗教狂热和固执作风，有时会为野心和贪婪的秘密动机所引起。形而上的论辩成为政治斗争的原因和借口，柏拉图学院的精妙之处用来当做党派倾轧的徽章标志，激烈刻薄的争论使双方揭橥的信条扩大分裂的距离。普拉克西阿斯(Praxeas)和撒伯

^① 很多早期的作者坦承，圣子由于圣父的意愿才得以存在。在另一方面，阿塔纳修斯和他的追随者，不愿承认到底是拒绝什么才让他们感到如此害怕。学院派人士倒是能从区别“原生意愿”和“附带意愿”的难题中脱身出来。

^② 最古老的信条在草拟的时候保留很大的伸缩余地。

里乌(Sabellius)的黑色异端,长久来竭尽全力要混淆圣父与圣子^①。要是他们对神格的区隔较之神格的对等,坚持得更为严谨而热烈,可能会受到正统派的谅解和宽恕。等到争论的狂涛消退,撒伯里乌派的发展不再成为罗马、阿非利加和埃及教会所恐惧的对象,宣扬神学见解的浪潮开始平稳的流向对立的极端,就是出于其他宗派之口受到谴责的名词和释义,最正统的神学博士现在也会拿来使用^②。

宗教宽容的诏书恢复基督教的平静和安宁之后,有关三位一体的论争又在动荡不安的亚历山大里亚复活,那里是柏拉图学派,以及才智和富有人士在古代的聚集中心。宗教纷争的火焰迅速从学术界传播到教士和人民中间,再散布到各行省和东部。有关逻各斯的永恒性这个玄妙的问题,在基督教大会和群众的布道会上也有人热烈鼓吹。阿里乌斯学说的离经叛道^③,通过他本人和对立教派的狂热宣扬,很快变成众所皆知,即使态度最坚决的反对者,都承认这位杰出的长老学问渊博,生活上无可指责。他还在前一次的选举中,气度大方拒绝登上主教的宝座^④。竞选对手亚历山大后来担任阿里乌斯的审判官,这一重大案件在他的面前进行法庭辩论。如果开始时亚历山大还有些犹豫,最后他却作出判决,认为这是一个有关宗教信仰绝对不容违背的原则问题。无所畏惧的长老决心要否定愤怒主教的无上权威,因而被排斥于教会的一切活动之外。孤军奋斗的阿里乌斯得到了人数众多这一派的支持,直接追随者中有两位埃及主教、七位长老、十二位执事以及七百名处女(简直可以说是不可思议)。亚细亚大多数主教都支持或赞成他的主张,提出的因应之道是促使两位欧西比乌斯采取行动,前者是凯撒里亚最博学的高级教士,后者是尼科米底亚的政治家,但仍未失去圣徒的身分。在巴勒斯坦和比提尼亚召开的宗教会议,与埃及的宗教会议对抗。皇帝和人民

① 普拉克西阿斯在2世纪末来到罗马,有时会欺骗头脑简单的主教,为愤怒的德尔图良用笔驳倒。

② 苏格拉底认为阿里乌斯之所以成为异端,源于他有强烈的意愿要直接反对撒伯里乌的论点。

③ 埃皮法尼乌斯(Epiphanius)对于阿里乌斯的形象容貌和举止言行,以及第一次改变宗教的性质和人数,叙述得极其生动,我们只能为他感到惋惜,竟然忘掉历史学家的教训,引起宗教的争论。

④ 斐洛斯托杰斯相信阿里乌斯派的教义,就正统教派而言,其可信度全被抹黑。假若合理加以批判,只能说他在宗教方面的热情、偏见和无知,会让人对他失去信心。

的注意力集中到神学的论争,经过整整六年后(318 A. D. - 325 A. D.)^①,最后结果仍然提交具有最高权威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做出裁定。

四、基督教有关本体同一和本体相类的争论

有关基督教信仰的神秘性,一旦进入民众的公开论争就会产生危险。提到神圣的三位一体说所具有的性质,按了解的状况,虽然这种区分并不完善,但是显然有三种不同的学说。而且早已有人很明确的指出,要是从宗教信仰绝对和纯粹的眼光看来,三种学说之中没有一种能免去异端邪说和思想错误之嫌。

其一,根据阿里乌斯及其门徒最先提出的第一种假说,逻各斯是圣父按自己意愿从虚无中创造出来,必须有所依附的自发性产物。至于创造出来的圣子^②,是在一切世界出现之前诞生,最长的天文年代也只能和他存在时间的一刹那相比。然而他的存在时间并非无限,在极其精微的逻各斯产生前,已有过一段时间。圣父在唯一的儿子身上注入他那博大的精神,赋予他灿烂的光辉。作为绝对完美的可见形象,他在脚下无比遥远之处,见到宝座上面光芒万丈的天使长;他只用一束反射的光,使得圣子如同罗马皇帝受到凯撒或奥古斯都封号的儿子一样^③,按照圣父和神王的意愿统治着宇宙。

其二,根据第二种假说,逻各斯具有一切与生俱来和不可言喻的完美,就宗教和哲学而论应归属于“最高神明”。三种相异和无限的心灵或物质,三种均等和永恒的存在构成神性本质。如果说其中任何一个不曾存在或停止存在,本身便是一种矛盾。拥护这种体系的人,相信共有三个神明独立存在,企图用这些神明的统治和意愿,能够永远协调和一致的说法,解释在世界的设计和秩序中第一动因显而易见的统一性。行动的统一这种若有若无的类似,在人类社会乃至动物社会中都经常出现。破坏相互之间的和谐,这种动因只能来之于功能的不完美或不平等;然而由无限的智慧和美德所引

① 阿里乌斯教义燃起狂焰,暗中蔓延开来,可能早在319年,就因而发生暴力行动。

② 无中生有所创造出来的教义,逐渐在基督徒中间传播,“创作者”的地位自然随着“作品”普遍受到推崇而升高。

③ 早期教会的神父使用这种俗气而荒谬的比喻,特别是阿西纳哥拉斯(Athenagoras)呈送马可皇帝和其子的《护教申辩书》中可以见到,布尔(Bull)提到这件事并没有任何指责。

导的全能全知,必然选择同样手段以达到同一目标。

其三,三个神明因自身需要而存在,具有神一切最完美的属性,彼此永远同时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具有永恒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令人惊愕的心灵有无可抗拒的力量,他们实际是同一个神明,只是在天恩和自然的体系中,可以同时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并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思考。按照这种假说,真正实质的三位一体经过精纯化和抽象化以后存在于心灵,只会想到有三位一体这个名字。逻各斯不再是一个神格而是一种属性,只有在比拟的意义之中,应用永恒的理性才能称呼为圣子,从开始便与上帝同在,而且是逻各斯并非圣子创造万物。逻各斯的化身只能成为神智的灵感,充满耶稣这个人子的灵魂,指导着他的行动。这个神学问题绕过一圈之后,让人感到非常惊奇,竟然发现撒伯里乌派所作出的结论,正是伊比奥尼派论争的起点,是以极难理解的神秘学说引起人们的崇敬,却规避有心人士的探究^①。

如果参加尼西亚大公会议(325 A. D.)的主教能凭良心公正行事,阿里乌斯和他的同道很难夸口,说基督教世界最主要的两种观点虽针锋相对,全是他们提出的学说,很有希望得到大多数人赞同。阿里乌斯派很快发现自己处于险境,马上审慎装出谦虚和友善的态度。这种卑躬屈节的模样,过去无论在民事纠纷和宗教争执中很少人采用,那是力量弱小的一方不得已而为,别人看到也不会赏识和钦佩。他们建议教友遵从福音书仁爱和宽容的训示,强调两种论点的特质是内容深奥难以理解,反对使用在圣经上无法找到的词句和解释,自愿作出重大让步,满足争论对手的要求,同时又不损害自己坚持的原则所具有的完整性。获胜的一方带着傲慢的怀疑态度接受他们提出的提议,同时又急于寻找相互之间无法调和的差异,只要阿里乌斯派加以拒绝,便会背上异端邪说的罪名。在一封公开宣读以后,感到惭愧又马上撕毁的书信中,他们的支持者尼科米底亚的欧西比乌斯坦承,柏拉图学派很熟悉本体同一(Homoousion)或同体论(Consubstantial)的说法,这种论点与神学理论体系的原则相违。控制大公会议的进行以获得各种决议的主教,见到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依照安布罗斯(Ambrose)生动的叙述,拿起

^① 要是撒伯里乌派对这些论点感到惊愕,等于被推下另一处认罪的悬崖,像是“圣父生自一位童女,他因而受到十字架的惩治”这种说法,因而他们被人安上可憎的称呼“恋父者”(Patri-passians),这是敌手给撒伯里乌派打上污辱的标志。

由异端邪说身上拔出的宝剑,斩断那个可恨怪物的头颅。圣父圣子同体的学说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得到确认,后来的希腊教会、拉丁教会、东方教会以及新教都一致同意它是基督教的根本信条。但是,如果这个“名词”不能用来指责异端教派,使得正统基督教会团结起来,那就无法达成多数派的目标,他们基于这种原因才把它纳入正统基督教教义之中。实际上多数派又分为怀有对立情绪的两派,分别支持三神论(Tritheists)和撒伯里乌派的观点。极端的对立将要推翻自然宗教或天启宗教的根本,双方都同意限制各派对原则的严格要求,避免在对手的催促下产生公正但又招人怨恨的后果。共同宗教事业的利害关系让他们愿意联合在一起,暂时隐匿不同的观点,仇恨心理由于宽容的和解协商而软化。采用神秘的“本体同一”这个名词,使双方的争论暂时搁置起来,对这个非常特别的字眼,大家可以用本派的教义灵活加以解释。

撒伯里乌派的解释,在五十年前迫使安条克会议禁止使用这个著名的专用名词,暗中抱有偏爱的神学家们对名义上的三位一体说产生好感,支持本体同一。然而在阿里乌斯时代享誉最高的圣徒,如无所畏惧的阿塔纳修斯、博学的格列高利·纳齐安赞(Gregory Nazianzen),以及其他一些教会的实力派人士,强力支持尼西亚教义,获得最后的成功,他们认为“本体”一词实际上就是“本性”的同义词。他们因而非常肯定的表示,根据他们对这个名词的理解,如果三个神格完全属于相同类型,那么彼此就是本体同一或同体。这种单纯而清楚的平等会受到干扰,一方面由于内在联系和精神渗透牢牢结合了神格,另一方面由于圣父的崇高地位,认为会尽量与圣子的独立相容^①。只是在这个限度内,那几乎不可见而极为恐惧的正教球体,才允许安全的颤动。不论哪一边只要超出这块圣地,都会有暗中埋伏的异端分子和魔鬼,袭击不幸在外的游荡者并把他们吞噬。神学的憎恨程度取决于好战的精神而非论争的实质,异端分子贬低圣子神格时所受到的待遇,比否定圣子神格时更为严苛。阿里乌斯派渎神的疯狂行为,使得阿塔纳修斯将一生的时光,奉献在无法讲和的斗争中^②。但是他对于安锡拉(Ancyra)的马

^① 布尔的《尼西亚信仰的辩护》第三部分尊崇至高无上的圣父,他的敌手认为毫无意义,其中有些根本就是异端邪说。

^② 阿塔纳修斯和他的追随者通常用“阿莱奥曼奈特”(Ariomanites)这个称呼,向阿里乌斯派信徒表示敬意。

塞卢斯(Marcellus),花二十多年为对方的撒伯里乌教义辩护,等到他被迫从会众中退出以后,在提起这位可敬友人的微小过错之际,总带着一丝暧昧的微笑。

五、阿里乌斯派主张的教义和拥戴的信条

将具有神秘特性的“本体同一”这个字,刻在正统基督教派的旗帜上,在一个大公会议上产生的权威,使阿里乌斯派也只有顺从,尽管引起私下的口角和阴暗的争斗,在维护和坚持信仰的一致或至少是语言的一致上,发生很大的作用。同体论人士获得成功,可以正大光明称为正统基督教教徒,具有简洁和稳定的信条深深引以为荣,对于敌对教派那种变幻无常的论点,以及在信仰原则上毫无定见的表现,百般加以羞辱。阿里乌斯派主要人物诚实或狡诈的习性、对法律或人民的惧怕、对基督的尊敬、对阿塔纳修斯的憎恨,以上这些理由,无论来自人间或天上,凡能影响和扰乱神学教派的协商,全部用来在分裂主义者之间注入混乱和变异的精神,不到短短几年时间建立十八种不同的宗教模式,这种报复的行为使正统教会的尊严受到亵渎。信仰狂热的奚拉里(Hilary)^①基于自身处境的困难,倾向于减轻而不是夸大东部教士的错误,宣称在他流放的十个亚洲行省极为广阔的地区内,几乎找不到一位高级教士认识真正的上帝。他所感受的压迫以及亲眼所见而又身受其害的混乱局面,在很短期间里平息灵魂深处的愤怒情绪。从下面抄录的几句话中,可以看出这位普瓦提埃(Poitiers)的主教极其不慎,竟然模仿一位基督教哲学家的风格。奚拉里说道:

有种状况既可悲而又危险,那就是世间有多少种观点就有多少种教义,有多少种思想倾向就有多少种宗教学说,有多少种谬误就有多少种渎神的理由。因为大家全都任性制订信条,随意对信条进行解释。在接连举行的大公会议上,“本体同一”在这次的议程里受到否定,下次

^① 伊拉斯谟(Erasmus, Desiderius, 1466 A. D. - 1536 A. D., 人文学者)用可敬的判断力和坦率的态度,正确描绘出奚拉里为人处世的风格。本笃会编辑尽到本分,校订奚拉里遗留的文稿,撰写他的年谱,证实平生的言行,展现圣徒的规范。

讨论又被接受,再开会竟然经过解释以后遭到排斥。在那段令人痛心的日子里,圣父圣子部分类似或全部相同的问题,变成了争论的主题。每年甚至每个月都在制订新的信条,用来描述无法目视而又难以理解的奥秘。我们为我们所做的事忏悔,再为那些忏悔的人辩护,最后诅咒那些我们为之辩护的人。无论是我们之中运用别人的学说,或是别人之中出现我们的论点,我们全部加以谴责。于是不惜相互把对方撕成碎片,最后彼此成为毁灭对方的根源。

没有人愿意我在此浪费时间谈论神学问题,特别是连听到名字都感厌恶的阿里乌斯十八种信条。然而举出其中最独特的一种当做范例,像是讨论一种植物所具有的外形特征,探索栽培种植的过程,倒是会令人感到兴趣盎然;如果单调的描述无花之叶和无果之枝,就是勤劳的学生也会失去耐心和好奇。阿里乌斯论战逐渐显现出来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值得特别注意,因为从而产生三个教派,并且使得相互之间有所区别,仅在共同反对尼西亚会议的“本体同一”,这三教派又联合起来。

其一,要是问到圣子是否与圣父相像,那些异端分子都会坚决作出否定的回答。他们追随阿里乌斯的理论,或者紧跟哲学的观念,确认造物主和他最神圣的造物之间存在无限差距。埃提乌斯(Aetius)支持这一明显的结论,因而反对他的宗教狂热人士,给他加上无神论者的称号。他那冲劲十足、永不停息的性格,几乎试过人世所有的职业,先后做过奴隶,还有就是农夫,串街的补锅匠、医生、小学校长、神学家、最后更成为一个新兴教会的使徒。全靠他的门徒优诺米乌斯(Eunomius)的能力,这个教会才能兴建起来^①。埃提乌斯的思想细密,脑袋装满圣经中的词句,加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吹毛求疵的三段论法,博得“战无不胜”纵横家的称号,没有人在任何问题上能驳倒他或使他保持缄默。这种辩才赢得阿里乌斯派主教的友情,后来由于他凡事据理力争,失去公众对他的支持,冒犯虔诚的追随者,使得阿里乌斯派转而攻击这位危险的盟友,甚至对他进行迫害。

^① 根据一位对两个教派都很尊敬的编辑的说法,埃提乌斯具有天赋的卓越理解能力,优诺米乌斯有更高明的手段和更丰富的学识。优诺米乌斯的忏悔和申辩,使他逃脱异端的指控,这种例子非常少见。

其二,造物主的万能对圣父圣子相像的问题,提出一个说得通而又冠冕堂皇的解释。至高无上的上帝传输无限完美、创造仅只与他自己相像的生灵^①。这些阿里乌斯派人士受到既有地位又有能力的领导人强有力的支持,早已控制欧西比乌斯的宗教事务,占据东部的主要宝座。他们对埃提乌斯缺乏虔诚之心表示厌恶,根据圣经毫无保留相信圣子与其他一切造物都不相同,公开宣称仅只与圣父相像。他们不承认他和圣父属于相同或相似的物质,因而有时大胆为自己不同的意见提出辩解,有时又拒绝使用本质这个字说明神的属性,其实这个字用起来很恰当而又明确。

其三,肯定本体相类学说的教派,在亚细亚各行省的人数最多。因此当两派的领导人在塞琉西亚(Seleucia)举行会议之际^②,他们的意见可能占优势,因为他们有一百零五位主教,对方只有四十三位。被选用代表神秘相似性的希腊字,和正统教会所支持的符号如此相近,以致历代世俗之士,都对 Homoousion(本体同一)和 Homoiousion(本体相类)两个字之间,只有一个音节之差,引起的剧烈争论大加嘲笑。发音和符号都彼此十分相近的两个字,正巧代表最为相反的两种含意,这种情况倒是所在多见。要是在半阿里乌斯派和正统基督教派的两种学说之间,真正找到确有意义的差异,那么这种说法本身就会显得十分可笑,事实上称之为半阿里乌斯派就已非常不恰当。普瓦提埃主教促进各派的联合是非常明智的行为,他在弗里吉亚流放期间力图证明,通过信仰虔诚和一心向主的解释^③,Homoiousion 就可以带有圣父圣子同体的含意。但是他承认这个字确有阴暗而令人可疑的一面。仿佛阴暗和神学的争论密不可分,到达教会门口的半阿里乌斯派,却带着难以释怀的愤怒对正统教会进行攻击。

埃及和亚细亚的行省曾经培育希腊人的语言和风格,现在深受阿里乌斯派论争的毒害。东部的教士和人民习于研讨柏拉图思想体系,倾向虚浮

① 按照埃斯提乌斯和布尔的见解,只有“造物”这种能力,神不能传输给“所造之物”。埃斯提乌斯是荷兰人,以担任经院神学家维生,精确定义全能上帝的权限。

② 萨比努斯仿效前例召集宗教会议,使得阿里乌斯派形成分裂,阿塔纳修斯和奚拉里特别提出解释。巴罗尼乌斯和蒂尔蒙特很仔细搜集资料,说明其他有关的情况。

③ 奚拉里在简短的辩护性注释(本笃会第一次的出版,是根据沙特尔(Chartres)的一份手稿)中,他提出这个问题的看法,措辞倒很谨慎。斐洛斯托杰斯通过不同的中介看到这个字眼,认为最好忘掉这个重要的双元音有什么不同(译按:意指 Homoousion 和 Homoiousion 两个辞语中的 ou 和 iou 双元音)。

而夸耀的辩驳,运用冗长而多变的语言,发表意见时滔滔不绝而且喜欢咬文嚼字。激烈争论使他们忘形,把哲学的审慎和宗教的顺从置之脑外。西部居民没有探究到底的精神,无从感觉的东西不会激起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习性也不愿与人辩论。高卢的教会安于无知的状况,奚拉里在第一次大公会议召开三十多年之后,还对尼西亚会议的信条感到极为陌生。拉丁人通过晦涩难懂和有失精准的翻译,获得神明知识的吉光片羽。他们的土语贫乏而呆板,不可能对希腊的专门词汇和柏拉图的哲学用语,提出相应的同义语,尤其是这些用语已被福音和教会神圣化,用以表达基督教的信念。而且只要一个字使用失当,便有可能在拉丁神学中引进一系列的错误或混乱^①。西部各教区的主教十分幸运,由于他们非常稳靠,所以保存原来恭顺接受的教义,等到阿里乌斯派的瘟疫接近边界时,及时得到罗马教皇像慈父一样的关怀,提供“本体同一”当做最有效的预防剂。

他们的思想感情在令人难忘的里米尼(Rimini)大公会议(360 A. D.)上完全表达出来。参加这个会议有来自意大利、阿非利加、高卢、不列颠和伊利里亚的四百名主教,人数甚至超过了尼西亚会议。从第一次辩论开始,只有八十多名高级教士装着诅咒阿里乌斯的名字和亡灵,实际却坚持这一派的观点。人数的劣势运用技巧、经验和纪律的优势得到了补偿。这个少数派由伊利里亚的两位主教瓦伦斯(Valens)和乌尔萨西乌斯(Ursacius)指挥,他们一直在法庭和议会的阴谋和斗争中生活,过去参与东部宗教战争时,在欧西比乌斯的旗帜下受过训练。他们通过辩论和谈判,使得正直而单纯的拉丁主教感到难堪和困惑,最后更玩弄欺骗的伎俩,终于靠着诈术和纠缠而非公开的暴力威胁,从这些主教手中夺走保护宗教信仰的权力。里米尼大公会议一些成员非常草率,同意接受一项不容分离的信条,被塞进一个带着异端邪说意味的单字,以代替“本体同一”的本意。按照杰罗姆(Jerom)的说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世界忽然完全成为阿里乌斯的天下,大家为此惊奇不已。拉丁各行省的主教刚回到各自的教区,便立即发现自己犯了大错,开始痛恨自己何其软弱。这样一个极不荣誉的妥协方案,最后还是因大家的厌恶而被愤怒抛弃。本体同

^① 拉特兰(Lateran)第四次大会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认为数值统一体较属性统一体,至少易于受到拉丁语文的赞同,在语意上带有本质的概念。

一论的旗帜虽曾被动摇,但是一直未曾倒下,此后在西部的基督教会中更加牢固的树立起来。

六、君士坦丁对宗教争论所持的态度和看法(324 A. D. - 337 A. D.)

君士坦丁及其子统治期间,神学争端使基督教教会的和平受到干扰,上文已简略说明争端产生和发展的经过及变革。皇帝总试图将宗教信仰甚至臣民的生命和财产,置于自己的专制控制下,做出的决定对宗教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神王的特权也得由人君的内阁来制订、变更或修正。

蔓延到东部各行省的宗教争端,造成的不良风气妨碍君士坦丁的常胜局面。皇帝有一段时间抱着冷静的从容态度,在旁观察双方的争执。他给各不相让的双方,亚历山大和阿里乌斯写一封语气温和的书信(324 A. D.)。这种情况完全可归之于军人政治家的天真意识,并非任何一位宗教顾问的出谋献策。他把整个争端的起因,认为是主教很愚蠢的提出一个法律问题,非常难以理解而又微妙到无关紧要,那位长老自不量力草率作出解释。他为此事感到叹息,共有同一个上帝、宗教和礼拜仪式的基督徒,没理由为一点意见的不同看法而分裂。他用非常严肃的态度劝导亚历山大里亚的教士,要效法希腊哲学家的精神,争论绝不丧失理性,就是各持己见也不致损害彼此友情。假若民众的情绪不是那么猛烈急躁,而且君士坦丁处于宗教斗争的狂热之中,能保持平静和清醒的心灵,那么君主的冷漠和厌恶,可能就是将争吵压制下去最有效的办法。

负责教会事务的大臣极力要行政官员保持公正,反激起长老的宗教热情。君士坦丁为自己的雕像受到侮辱而怒火冲天,对日益扩大的暴乱行为,无论规模大小或真假,都感到惊愕。从他把三百名主教召到皇宫集会起,等于是已丧失和平解决希望(325 A. D.)。君主的在场使辩论更形重要,注意聆听只会使争论更复杂。君王很有耐心愿意面对问题,更加激发争论各方的勇气。尽管君士坦丁的口才和智慧被普遍赞扬,但是一位罗马将领自己的宗教信仰尚属可疑,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未经过研究,更谈不上心得和成果。用希腊语讨论形而上学问题或宗教信仰问题,他恐怕不具有此资格。主持过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奥修斯是皇帝的亲信,他尽力使皇帝倾向正统教派。他只要适时地暗示,不久前拥护尼科米底亚暴君

的欧西比乌斯^①,此刻却在包庇异端分子,可能会使皇帝马上对反对派怒不可遏。尼西亚信条已得到君士坦丁批准,他明确地宣称,凡是反对这次大公会议神圣决定的人,都会受到放逐处分,立即消除反对派微弱的怨言。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主教,转瞬间从十七人减到二人。凯撒里亚的欧西比乌斯对本体同一的论点,用含糊的语气勉强表示同意^②。尼科米底亚的欧西比乌斯抱着迟疑的态度,只不过使遭受贬斥和流放的时间推迟约三个月。亵渎神圣的阿里乌斯被放逐到伊利里亚最遥远的行省,他本人和门徒全被按照法律扣上波菲利派(Porphyrans)的恶名,著作明令焚毁,凡是私自收藏的人员,一经发现定处以极刑。皇帝受到宗派纷争的精神感染,他的诏书表示出恼怒和讥讽的语气,目的是要在臣民的心中激起对基督教敌人的痛恨。

皇帝的行为看来像是一时冲动,他的决定并无任何指导原则。尼西亚大公会议过后不到三年,他又开始对被打压的教派表示同情,甚至于现出包庇的样子,主要是那个教派在暗中受到他喜爱的妹妹所保护。撤销放逐令以后,欧西比乌斯重新获得君士坦丁的赏识,官复原职,仍旧登上原来被屈辱赶下台的主教宝座。阿里乌斯在整个宫廷中像个清白无辜的人遭受迫害,获得应有的尊敬,他的宗教信仰得到耶路撒冷宗教会议的承认。皇帝急着要规正处理不公的过失,竟发布了一道旨意非常清楚的命令,要把他隆重迎回君士坦丁堡的正统基督教会。然而就在确定可使阿里乌斯胜利归来的日子,他却离开人世。使人们不免想到这一离奇而可怕的暴毙,是正统派的圣徒使得他们的教会,能够摆脱势力强大敌人的控制,而且圣徒在这方面的贡献,已经超过信徒祷告所提出的要求^③。教会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亚历山大里亚的阿塔纳修斯、安条克的优斯塔修斯(Eustathius)以及君士坦丁堡的

① 狄奥多里特保存一份君士坦丁致尼科米底亚民众的信函,君王宣称自己是臣民的公诉人之一,同时他把自己带有敌意的行为归咎于内战的关系。

② 可以参考苏格拉底或是狄奥多里特的作品,提到凯撒里亚的欧西比乌斯有一封信函的原件,在信中想说明他赞成“本体同一”的理由。欧西比乌斯的性格经常会产生非议,要是有人看过勒·克拉克第二封很重要的信,对于凯撒里亚主教的正统教派立场和个人的诚信,会抱着不以为然的看法。

③ 我们最早是从阿塔纳修斯那里得知此事,表示出很勉强的态度来叙述死者的平生,对这件事他可能夸大其辞,亚历山大里亚和君士坦丁堡的来往非常密切,倒是不会有虚构危险。任何人只要提到阿里乌斯的死(他在厕所时肠子突然爆裂开来),就会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说是被人毒死,还有人认为是老天的报应。

保罗,都因各种不同的指控经几次会议的判决而被免职,后来又被放逐到遥远的行省,因为第一位基督教皇帝是在临终前不久,由阿里乌斯派主教持护,在尼科米底亚接受洗礼。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府,无法规避轻率或软弱的指责,但是这位轻易听信于人的君主,并不熟悉宗教战争方面的策略,可能听到持异端邪说的派别讲得头头是道,被他们谦恭的言辞和忏悔的行为所欺骗,事实上他对这些人的思想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而且在他尽力保护阿里乌斯,迫害阿塔纳修斯之时,仍然认为尼西亚大公会议是基督教信仰的城堡和君士坦丁王朝的殊荣。

七、君士坦提乌斯偏袒阿里乌斯派的行为(337 A. D. - 361 A. D.)

君士坦丁的几位儿子从小就加入新入教者的行列,他们都效法父皇的做法,推迟举行洗礼的时间。他们同样公然要对并未正式参与其事的神秘活动作出自己的评判。有关三位一体争端的胜负,完全要视君士坦提乌斯的心情而定,他原来承袭东部各行省,后来拥有整个帝国。阿里乌斯派的长老或是主教,为了利益隐瞒已故皇帝的遗嘱,由于君王对国事的意见都听宠信家奴的撮弄,因而更为他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大家可以一起结成心腹。太监和奴隶在王宫里散布有毒的观念,这种危险的传染病由侍从传给警卫,由皇后传给不会生疑的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经常对欧西比乌斯教派表现偏爱的态度,在领导人的巧妙安排下无形中加强这种印象。他对僭主马格嫩提乌斯取得胜利,更倾向于使用武力推展阿里乌斯派的宗教事务。

当两军在墨萨(Mursa)平原进行交战之际,敌对双方的命运全取决于战场的机遇,君士坦丁之子停留在城里,进入一座殉教者的教堂,度过那段焦虑不安的时刻。教区的阿里乌斯派主教瓦伦斯成为他精神上的抚慰者,采取非常谨慎的巧妙措施,不仅可以保证得到他的欢心,也让他能安全逃离危险。秘密派遣行动敏捷而又可靠的信使,不断向他报告战场上的变化。当朝臣们全都围着恐惧万状而又全身发抖的主子的时候,瓦伦斯却肯定的告诉他高卢军团已经败退,仍旧相当理智的暗示说,事态发生变化的消息的确值得庆贺,是天使透露给他知道才向皇帝报告。感恩的皇帝于是把胜利归功于墨萨主教的德行和参与,认为他的忠诚公开获得上天奇迹的赐福。阿里乌斯派把君士坦提乌斯的胜利视为本派的胜利,认为君士坦提乌斯获得

更胜于其父的光荣^①。耶路撒冷的主教西里尔(Cyril)立即编出天空出现十字架的细节,四周有一圈彩虹围绕。而且说在圣灵降临节(Pentecost)那天大约有两个小时,十字架的形象出现在橄榄山(Mount of Olives)的上空,使得虔诚的朝圣者和圣城的人民都大开眼界^②。天空的一颗流星被说得愈传愈大,阿里乌斯派的历史学家们甚至断言,在潘诺尼亚平原上交战的双方都清楚地看到,并说有意把自己装扮成偶像崇拜者的暴君,在正统基督教的吉祥象征出现之前逃走。

有个局外人用公正的态度看待帝国内战或宗教纷争的发展情况,引起大家的注意。阿米阿努斯曾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军队中服役,研究过皇帝的为人处事,他的作品中一小段文字,也许会比若干页神学的谩骂文章更有价值得多。这位谦恭的历史学家说道:

基督教的本身纯真而又简单,但是却与愚蠢的迷信混为一谈。基督教非但不运用自己的权威使各方和解,反而整日在口头上争辩,被无聊的好奇心所挑起的分歧意识,变得日益扩大和四处传播。道路上有大群的主教,从四面八方赶着参加他们所谓的大公会议。他们尽力使整个教派统一于特殊观点,驿站的设施几乎被如此匆忙和频繁的奔走,耗用得一千二净。

要是你对君士坦提乌斯统治时期宗教活动的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那就能对这段奇特的文字作出合理评论,说明阿塔纳修斯的担心很有道理:那些不知疲倦的教士,在帝国各地奔走寻求真正的宗教信仰,在不信神明的世界引起轻蔑和耻笑。皇帝自从摆脱内战的恐惧以后,每当留在阿尔勒、米兰、西米乌姆和君士坦丁堡的冬营,就把闲暇时间用在让自己开心的辩论上面,当然有时会使整个过程变得艰苦不堪。为迫使这位神学家在理论上就范,无论是行政官员还是暴君,不惜使用刀剑的威胁手段。皇帝反

① 西里尔特意提到君士坦丁在位时期,在地球内部发现十字架,君士坦提乌斯统治的年代,十字架显然是出现在天际。这种不一致的说法,可以证明西里尔不知道,就是因为伟大的神迹,才会使君士坦丁改变宗教信仰。使人感到更为奇怪之处,君士坦丁死后不过十二年,西里尔被任命为耶路撒冷主教,接替凯撒里亚的欧西比乌斯,所以他不应该不知此事。

② 很难说清楚太阳光环这种自然现象,能对西里尔的聪明才智有多大帮助。

对尼西亚大公会议决定的正统教会信条,明白显示他无能无知和专横暴虐的程度相较,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宦官、妇女和主教左右皇帝虚荣而软弱的心灵,使得他对本体同一论无比反感,怯懦的良心又对埃提乌斯亵渎神灵的做法感到惊愕。可怜的加卢斯似乎对这位无神论者表示关怀,更加重他的罪行。甚至几位大臣在安条克遭到屠杀,也被说成是这位诡辩家的建议。

君士坦提乌斯的思想无可理喻,也不会因信仰而坚定不移,他对左右两极产生恐惧,被迫盲目向黑暗而空洞的深渊靠近。他时而接受或又谴责阿里乌斯和半阿里乌斯派的观点,时而放逐或又召回他们的领导人。在办理公务和召开宴会的季节,他利用整天时间甚至通宵不眠,对含义不明的信条逐字斟酌,甚至推敲每个音节。他所思索的题目常会进入睡眠,占据他的休息时间。皇帝支离破碎的梦境都被他说是上天显灵,心安理得的接受满足一时热情冲动、不顾教会利益的教士,授予他那“主教之主教”的荣誉称号。他忙着在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亚细亚召开多次宗教会议,计划要建立统一教派,因为构想和作为的轻率、阿里乌斯派的分裂,以及正统基督教会的反对,遭受到接二连三的挫折。他下定决心拿出最后手段,召开大公会议,强制推行钦定信条。尼科米底亚为地震所摧毁,难以找到合适会址,以及政治方面无法公开之原因,使这次集会有所改变。东部的主教指定在伊索里亚(Isauria)的塞琉西亚集会,西部的主教则在亚得里亚海海滨的里米尼聚商。前来开会的人,不是各行省选出的两三名代表,而是全教区所有教士。东部的会议经四天的激烈争论,毫无成效,结果不欢而散。西部的会议拖延将近七个月。禁卫军统领托鲁斯(Taurus)奉命,除非这些主教达成一致意见,否则不准散会。皇帝授权他可将十五名最倔强的主教处以流刑,应允他若有能力完成艰巨任务,就封以执政官爵位的权力,使他易于按指令行事。经托鲁斯的恳求和威胁、君王的无上权威、瓦伦斯和乌尔萨西乌斯的诡辩、饥寒交迫之苦,以及悲惨和绝望的流放,里米尼大公会议的主教只得全部勉强同意。东部和西部的代表团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谒见皇帝,君士坦提乌斯极为得意,终于强迫所有人接受圣子只是和圣父“相像”而绝非“同体”的信念。阿里乌斯教派在未获胜之前,便把拒不从命的正统派教士全部撤换。君士坦提乌斯对伟大的阿塔纳修斯,一直进行背弃正义而又无用的迫害,为其统治带来很大的羞辱。

八、阿塔纳修斯的宗教热忱和行事作风(326 A. D. - 373 A. D.)

无论是在实际或想象的生活之中,很少有机会看到这样一个人,全心意坚持要达成单一目标,排除许多障碍,仅凭个人心灵力量竟能产生这样大的效果。阿塔纳修斯^①的不朽声名,将永远和正统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连结在一起,他为维护神圣的学说,奉献毕生精力和时间。他生长在亚历山大里亚一个普通家庭,接受良好教育,对早期刚萌芽的阿里乌斯派异端邪说,便表示出激烈反对。他在一位年老的高级教士手下任秘书职务,这时便发挥重要作用。许多参加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神父,都以惊奇和敬佩的眼光,看待名望日益高升的年轻执事。在公众遇到危难之时,光是靠资格老和地位高没办法解决问题,执事阿塔纳修斯从尼西亚回来后,不到五个月便登上埃及大主教宝座。他任此要职达四十六年之久,漫长的任期一直不停和阿里乌斯派的势力进行斗争。阿塔纳修斯曾五次被赶下台,前后有二十年的时间是在流放地点或逃亡生活中度过。罗马帝国所有的行省,全都曾目睹他推行圣父圣子同体论的功绩以及他为此遭受的痛苦。他把这项工作视为唯一的乐趣和职务,视为责任以及整个生命和荣誉。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处于迫害的风暴之中,保持沉默努力工作,尽量护卫自己的名节,置个人安危死生于度外。尽管阿塔纳修斯的思想受到宗教狂热的影响,但是他表现出优越的品格和才能,能够治理一个巨大的王国,远比君士坦丁那堕落的儿子更为胜任。他的学识远不及凯撒里亚的欧西比乌斯那样渊博,直率的谈吐也比不上巴西尔和格列高利文雅的演说。无论处于何种情况之下,埃及大主教需要为自己的观点或行为提出辩解时,他那种不事修饰的风格,不管用口述还是笔录,总是那么的清晰、雄辩和极具说服力。在正统教会学派之中,他永远被尊为基督教神学最严谨的大师,同时被认为精通两门与主教身分

^① 格列高利·纳齐安赞只给阿塔纳修斯写了一篇颂辞,而不是一部传记,让我们感到惋惜。但是我们从他的书信和申辩书中,找到了更为丰富而可信的材料,真是令人喜出望外。我不愿模仿苏格拉底的办法,他根本不给自己找麻烦,去参考阿塔纳修斯的著作,就发表与他有关史实的初版著作。然而不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态度严肃的索佐曼,或者博学的狄奥多里特,提到阿塔纳修斯一定会与教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经过蒂尔蒙特和本笃会编辑孜孜不倦的努力,才搜集到所有相关的事实,查证所有发生困难的史料。

不相称的世俗学问,那就是法理学和占卜学。他对未来的事物有时会幸而料中,不讲迷信的通达之士会认为这是他凭经验作出的判断,他的朋友肯定来自上天的启示,敌人却说他精通万恶的巫术。

然而阿塔纳修斯在一生之中,不断接触从僧侣到皇帝等等不同类型的人物,要与他们的宗教偏见和狂热情绪交手应战,因此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学问还是对人性的研究。他对不断变化的现象,始终能保持态度清醒和前后连贯的看法;对于转瞬即逝具有决定意义的情节,一般人来不及注意而他绝不会放过。这位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能够清楚分辨当前的情势,有时可以大胆按命令行事,要是状况发生变化,必须能巧妙而细心加以安排。他知道能和权势人物抗争多长的时间,时机不对必须设法逃开免遭迫害。当他把教会的打击指向异端邪说和叛乱活动时,他要使自己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具有领导人的稳健作风,保持灵活机警和宽大为怀的态度。阿塔纳修斯的当选,免不了被人指责不合常规和过于鲁莽^①,他处处得体的行为举止,很快赢得教士和信徒的好感。亚历山大里亚市民都迫不及待拿起武器,保卫这样一位能言善辩而又思想开明的本堂神父。在他遭受不幸的时候,总能从教区的教士对他衷心的拥护得到支持和安慰,而且埃及一百名主教始终用无比热情,尽忠于阿塔纳修斯的教会事务。他的衣着和配备都很简陋,只要无碍于工作和主教的颜面,前往所管辖的各行省进行访问,区域从尼罗河河口到埃塞俄比亚边境。他与最下层的人民交谈非常亲切,用谦恭的态度向沙漠地区的圣徒和隐士致敬^②。阿塔纳修斯不仅在宗教大会显露超人的智慧,参与者的人品学识与他不相上下;即使在许多亲王聚会的宫廷,他也表现出从容不迫和坚定自信的举止,令人肃然起敬。在他几经波折的生活之中,不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从不曾失去朋友的信任和敌人的敬佩。

九、阿塔纳修斯多次遭到放逐及赦回(326 A. D. - 373 A. D.)

君士坦丁皇帝多次表示要恢复阿里乌斯在正统基督教会的地位,埃及

① 阿塔纳修斯不合常规的圣职任命,很少在宗教会议里提出来,作为反对他的证据。但是也很难想象,在埃及主教的集会中会正式证明伪造的谎言。

② 阿塔纳修斯并非不屑于撰写友人安东尼的传记,只是小心提到,安东尼这位圣洁的修道士预知阿里乌斯异端酿成灾难,感到悲痛。

大主教在年轻时就对这个主张一贯持反对立场^①。皇帝尊重阿塔纳修斯坚决的态度,可能也原谅他的言行。阿里乌斯派把他视为实力最强大的敌人,不得不暂时掩饰心中的仇恨,暗中准备对他发起远距离的间接攻势。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把这位大主教说成骄纵任性和专横跋扈的暴君,公然指控他与梅勒提乌斯(Meletius)^②那批搞分裂的追随者,一起破坏尼西亚大公会核定的协议。阿塔纳修斯公开表示,他反对接受屈辱的和平,而皇帝听信谗言;阿塔纳修斯曾滥用宗教和行政职权,对那些可恶的分裂分子进行迫害;他曾经在马里奥提(Maraeotis)教堂里,打碎一个圣餐杯,犯下亵渎神圣的罪行;据说他曾经残酷鞭打或关押了梅勒提乌斯那一派的六个主教;据说该派的第七位主教阿尔塞尼乌斯(Arsenius),被埃及大主教谋杀,或至少被砍去手脚^③。君士坦丁把这些有损阿塔纳修斯荣誉和生命的控告,通知他的兄弟达尔马提乌斯(Dalmatius),也就是镇守在安条克的监察官。于是在凯撒里亚和提尔(Tyre)相继召开两次宗教会议,东部的主教都得到指示,要他们在前往耶路撒冷参加新建的基督复活教堂庆典仪式前,先对阿塔纳修斯的案子作出判决。这位大主教可能深信自己清白无辜,却感觉到提出控告的仇恨情绪同样也会左右审判的进程,进而作出不公正的判决。于是他表现得非常机警,拒绝出席敌人为他安排的法庭,对凯撒里亚宗教会议的开会通知不予理会,而且运用计谋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拖延。终于皇帝说出重话,如果再拒不出席提尔会议^④,就用违抗圣旨的罪名加重处分,他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顺从皇帝专横的命令。当阿塔纳修斯作为五十名埃及主教的领队,从亚历山大里亚港开始航行以前,他采取明智的做法,和梅勒提乌斯派结成

① 君士坦丁一开始用口头的言辞来威胁,只在有需要的时候才使用文字,后来他的书信逐渐采用胁迫的口气。他要求教堂的大门应该为所有的人敞开,只是避免提到阿里乌斯那让人讨厌的名字而已。阿塔纳修斯就像手段高明的政客,非常清楚其中的差别,尽量利用机会找借口拖延下去。

② 梅勒提乌斯派在埃及就像多纳图斯派在阿非利加一样,由于主教的争执升高而成为宗教迫害。我没有空去追述这些默默无闻的争论,看来像是为阿塔纳修斯的偏见和埃皮法尼乌斯的无知所误导。

③ 索佐曼指出六位主教受到残酷的迫害,阿塔纳修斯对阿尔塞尼乌斯和圣餐杯的事件,已经大获全胜,所以对这些严重的指控,根本就没有理会。

④ 皇帝在召集宗教会议的信函中,好像预先评断某些教士,用来谴责阿塔纳修斯就更为有利。

同盟。受到诬告说被他杀害的阿尔塞尼乌斯,其实是他的好友,隐匿在随行人员之中。

提尔会议由凯撒里亚的欧西比乌斯主持,就他的学识和经验来看,可以说是热情有余而机智不足,拥有人数众多的阿里乌斯派,到处叫嚷对杀人犯和暴君的咒骂不休。阿塔纳修斯装出不敢争辩的样子,使他们更是得意忘形大声嚣闹,这时阿塔纳修斯平心静气等待决定性的时机,好把安然无恙活着的阿尔塞尼乌斯请到大会中来。还有一些指控因为性质关系,使他无法作出如此明确的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位大主教却也有办法证明,说他打碎圣餐杯的那个村子,从来既没有教堂,也没有什么圣坛,更没有什么圣餐杯。已经秘密决定要给敌人定罪的阿里乌斯派,试图借助司法形式来掩盖违法的行径。大会指派一个由六位代表组成的教士委员会当场搜集证据,这种做法遭到埃及主教的强烈反对,因而又引起一阵打斗争吵和公然作伪证的行动。在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代表离去以后,会议依靠多数派的投票,作出对埃及大主教降职和流放的判决(330 A. D.)。这份用最恶毒的语气写成充满怨恨和报复心理的决议,随即呈送给皇帝和正统基督教会。而且在这个时候,那些主教马上恢复温和及虔诚的仪态,仿佛他们都是前往耶稣墓地的朝圣者。

阿塔纳修斯的顺从或默认,并没有让教会审判官的不公正就此罢休。他决心要冒险一试,看看皇帝是否能听到真理的声音,因而在提尔最后判决尚未公布之前,无所畏惧的大主教匆匆登上即将扬帆开往京城的船只。正式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可能会受到拒绝或者借故推辞,因而阿塔纳修斯根本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到来,注意等待君士坦丁从附近一处别墅返回皇宫,看到皇帝骑马在君士坦丁堡的主要街道上走过,他便立即勇敢的站出来挡住面带怒容的君王。如此奇特的出现方式使皇帝感到惊奇和气愤,命令卫兵把强行求见的人赶走,他竟然不由自主的产生相当的敬意,暂时缓和恼怒的情绪。主教唤醒君王的良心请求主持公道,傲慢的皇帝被主教的勇敢和口才所折服^①。君士坦丁怀着公正和关注的心情,聆听着阿塔纳修斯的陈述,马上下令让参加提尔会议的人员,前来说明定讞的理由。要不是欧西比乌斯派人士想尽办法,又为大主教编造一个不可原谅的罪行,说亚历山大里

^① 在一座奉献给圣阿塔纳修斯的教堂里面,用这种场面当做主题绘制一幅画,比起神迹或殉教故事更有意义。

亚的粮船向新都城运送居民赖以生存的谷物,但他运用阴谋诡计加以拦截和扣押,否则阿里乌斯派恶意的审判可能会被揭穿^①。皇帝认为送走一个深获民心的领袖,因而可确保埃及的平静,倒是感到满意,但是他拒绝任命新的大主教来接替空出来的职位。皇帝犹豫不决考量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判决是珍惜名声的放逐(336 A. D.),并非带来羞辱的流刑。阿塔纳修斯被送到高卢边远行省,在特里夫(Treves)的宫廷里受到殷勤的接待,度过二十八个月的光阴。皇帝过世改变整个政局,年轻君王的统治较为松散,小君士坦丁发布措辞非常谦虚的诏书,阿塔纳修斯回到故乡恢复原职(338 A. D.),皇帝的礼遇充分肯定可敬客卿的无辜和才华^②。

年轻皇帝逝世使阿塔纳修斯遭受第二次迫害(341 A. D.),意志薄弱的东部君王君士坦提乌斯,很快成为欧西比乌斯派的秘密同谋。这一派的九十名主教借口为大教堂举行庆典在安条克集会,制定二十五条语意含混的信条,稍稍带有半阿里乌斯派的色彩,至今仍对希腊的正统派教徒起约束作用。会议作出一项外表看起来很公正的裁示,任何一位被大公会议免职的主教,在未经过同等级另一次宗教会议判定无罪之前,均不得重新行使教会职权。这条教规立即用在阿塔纳修斯身上,安条克会议宣布这项决定,也可以说是他的免职已获得批准。一个名叫格列高利的外乡人接替他的位置,埃及行政长官费拉格利乌斯(Philagrius)^③受命,运用行省的民政和军事力量支持这位新主教。

迫于亚细亚高级教职人员的阴谋陷害,阿塔纳修斯离开亚历山大里亚,在梵蒂冈圣洁的门槛外度过三年^④放逐和诉愿的生活。他刻意苦读钻研拉

① 欧纳庇乌斯提到在类似状况下,君士坦丁无情而轻信的特案。辩才无碍的索帕特(Sopater)是叙利亚哲学家,他与皇帝建立很好的友谊,使禁卫军统领阿布拉维斯感到很气愤。运谷物的船只因为南风未起而受到延误,君士坦丁堡的民众大为不满,索帕特被控使用魔法控制风向,判处斩首。苏伊达斯(Suidas, 11世纪拜占廷辞典编纂家)补充说明,君士坦丁希望借执刑证明自己已放弃异教徒的迷信。

② 阿塔纳修斯赦回以后,在卡帕多细亚的维米尼阿库姆(Viminianum)和凯撒里亚晋见君士坦提乌斯。蒂尔蒙特认为君士坦丁在潘诺尼亚,曾介绍他与三位皇家兄弟见面。

③ 这位行政官员对阿塔纳修斯感到极为厌恶,获得格列高利·纳齐安赞的赞许。

④ 阿塔纳修斯的编年记事不正确,造成很多查证的困难,留在罗马的年代有不同的说法。瓦列西乌斯和蒂尔蒙特各执一词,我赞同瓦列西乌斯的假定,格列高利篡夺他的职位以后这段时间,只够一次到罗马的行程。

丁语文,很快就能与西部的教士谈判有关问题。他讲出合乎身分的外交辞令,使高傲的尤利乌斯(Julius)改变态度,完全听从他的意见。罗马主教终于接受他的上诉,看成属于教廷管辖范围内的特殊案件,提到有五十名意大利主教参加的会议去讨论,一致肯定他的清白和无辜。等到第三年末了,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虽然荒淫无道,仍旧关心正统基督教会的信仰问题,在米兰的皇宫召见了这位大主教。金钱的力量推动真理和正义的事业^①,君士坦斯的大臣向皇帝建议,召开一次基督教教士大会,用来取代正统基督教会代表会。来自西部的九十四名主教和来自东部的七十八位主教在撒尔底迦(Sardica)集会,这个地方位于两个帝国的交界处,在阿塔纳修斯保护人的管辖范围之内。他们之间的辩论很快就变成充满敌意的争吵,亚细亚的教士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全部退到色雷斯的菲利普波利斯(Philippopolis),于是在这两个敌对的会议上,彼此把对方看做仇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攻击,谴责对手是上帝之敌。两个会议决定的信条,都得到各自所在行省的批准和发行。于是在西部被奉为可敬圣徒的阿塔纳修斯,在东部则被斥为可恶的罪犯^②。撒尔底迦会议第一次透露出希腊和拉丁教会之间的不和与分裂,由于在信仰上发生偶然的差异,以及在语言上无法克服的隔阂,最后终于分离。

阿塔纳修斯第二次在西部流放期间,经常在卡普亚(Capua)、洛迪(Lodi)、维洛那(Verona)、帕多瓦(Padua),阿魁利亚和特里夫等地,获得皇帝召见。一般都由当地教区主教帮助安排召见事宜,御前大臣总站在神圣觐见厅的幔帐或窗子前,这样一来,大主教抱着始终如一的谦恭态度,庄重地提出申诉,这些受到尊敬的证人便可加以证实^③。他就是出于谨慎的考量,也会使用温和而尊敬的语气,才适合一个臣民和主教的身分。在与西部君王友善的会见之中,阿塔纳修斯也可能对君士坦提乌斯的错

① 要是贪污能够用来促进宗教的利益,加图(Cato)和锡德尼(Sidney)就是很好的例子。为了一个流放获得释回的案件,前者说他花钱贿赂,后者答应已经收下。对于阿塔纳修斯有争议的动作,他的律师可以拿这个案例为他辩护,也可以证明他的行为完全合法。

② 撒尔底迦会议通过的教规,允许向教皇提出申诉,拥有的权威性跟宗教大会已不相上下,这样的行动不是出于无知就是人为安排,为尼西亚大公会议带来很大的困扰。

③ 阿塔纳修斯在暗中抨击君士坦提乌斯不遗余力,提出保证说他非常尊敬皇帝,我们并不相信总主教的表白。

误表示失望,肯定大胆指控他的宦官和阿里乌斯派大主教的罪行,为正统基督教会所遭受的不幸和危险表示痛心,鼓励君士坦斯在宗教热情和荣誉方面能追随他的父皇。这位皇帝宣称,他决定将欧洲的武力和财力用于推展正统基督教会的事业,并说他要写一封信给他的哥哥君士坦提乌斯,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告诉他如果不同意立即恢复阿塔纳修斯的职务,就会亲自率领军队和舰队去亚历山大里亚,把阿塔纳修斯请上主教宝座^①。

这场可怕的宗教战争,由于君士坦提乌斯及时让步得以避免,东部皇帝只得降贵屈尊向他曾伤害过的臣民请求和好。阿塔纳修斯很自傲的等待,直到接连收到三封信,确实保证能得到东部君王的保护、善意和尊敬。君士坦提乌斯在信中请阿塔纳修斯回去继续担任大主教职务(349 A. D.),甚至不惜自贬身分预先提出,可以要求几位主要大臣为他的真诚作证,同时还表现在更为公开的行动。他向埃及发出严格的命令,召回阿塔纳修斯的追随者,恢复他们的权力,宣告他们无罪,从一切文书卷案中,销毁欧西比乌斯派得势时期所留不合法的审判记录。无论基于正义和颜面,提出的要求全都得到许诺和保证以后,阿塔纳修斯大主教轻松穿过色雷斯、亚细亚和叙利亚的几个行省缓慢前进,一路上东部的主教对他非常恭敬,只激起他的厌恶,无法蒙骗他看穿世情的眼光^②。他在安条克晋见君士坦提乌斯,用谦恭而坚定的态度接受君主的拥抱和辩解。皇帝要求在亚历山大里亚为阿里乌斯派保留一个教会,他对这个建议用提出条件来加以规避,那就是除非在帝国其他的城市,对他那一派也能如此宽容。他的回答如同出于独立自主的亲王之口,只是显得比较温和与公正而已。这位大主教进入首府的情景完全像一次凯旋式,久别重逢和遭到迫害使得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对他倍感亲热。他原来就能严格执行的权威,现在更加牢固的树立起来,他的名声从埃塞俄比亚到不列颠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

^① 虽阿塔纳修斯见机保持沉默,苏格拉底伪造一封信加以反驳,但卡利亚里(Cagliari)的鲁西菲提出无破绽的证据,证实有威胁之事,就是君士坦提乌斯自己也都承认。

^② 我对于乌尔萨西乌斯和瓦伦斯的忍气吞声,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给罗马主教尤利乌斯和阿塔纳修斯的信,内容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差别,这样就有一封信出了问题,因为前者是要求赦免他们的罪,后者是以平等立场要求修好。

十、君士坦提乌斯对阿塔纳修斯的迫害行动(353 A. D. - 355 A. D.)

迫使君王不得不公然撒谎掩饰的臣民,永远不可能希望得到真诚和彻底的谅解。君士坦提乌斯的不幸命运,马上使阿塔纳修斯失去实力强大和慷慨真诚的保护者。弑君者和君士坦提乌斯这唯一幸存的兄弟之间进行内战,使整个帝国有三年多的时间陷入灾难之中,却给正统基督教会带来一段喘息时间。交战的双方现在都急于想得到这位主教的好感,因为他个人的威望,可能会对尚未作出最后决定的重要行省,尔后的倾向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阿塔纳修斯曾见过马格嫩提乌斯派来的使臣,后来他因而被指控曾与僭主秘密通信^①。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多次向最亲爱的教父阿塔纳修斯表示,不管他们共同敌人曾散布恶毒的谣言,他确实已经继承死去弟兄的信仰和皇位,只要埃及大主教怀着感激和仁爱的情分,就不能不为君士坦提乌斯的不幸感到悲伤,对马格嫩提乌斯的罪行深恶痛绝。但是阿塔纳修斯非常清楚,君士坦提乌斯心存顾虑是他唯一的安全保证,因而他可能降低为正义事业获胜而祈祷的热诚。少数顽固而愤怒的主教可以滥用君王的轻信,已不再存有恶毒的企图,非要置阿塔纳修斯于死地。这位君王自己宣布积压胸中多年的决心,要为受到的伤害报仇雪耻^②。君士坦提乌斯取得胜利后在阿尔勒度过第一个冬天,便完全用来对付比已失败的高卢僭主更为可恶的敌人。

如果皇帝率性而为,下令处死国内一位表现杰出和品德高尚的公民,公开使用暴力或滥用法律的大臣对这项残酷的命令,会毫不犹豫的加以执行。他想控告和惩处那位受人爱戴的主教,下达命令却不得不十分小心,必然遇到种种困难,才会一再向后拖延,这便向全世界表明,教会的特权已经使尊重秩序和自由意识,在罗马帝国的政府中开始复活。提尔会议宣布的判决一直未被撤消,上面有东部绝大多数主教的签名,既然阿塔纳修斯曾一度被同教的弟兄宣判,免去崇高的教职,那么他后来的一切行动都可以看成不

^① 阿塔纳修斯用诉诸情感的怨言、立场严正的反驳和强辞夺理的争吵,来为自己的清白无辜提出辩护。他认为当做证据由他具名的书信是出自伪造,要求他的秘书和僭主来出庭作证,前者是否写了这封信而后者是否收到。

^② 皇帝公开宣称,比起击败马格嫩提乌斯和西尔瓦努斯,他要阿塔纳修斯降服之心更为急切。

合法,甚至有犯罪的意图。埃及大主教过去曾经受西部教会坚定和强力的支持,基于这样的事实,使得君士坦提乌斯在没有得到拉丁主教的认可之前,不得不延缓执行判决的命令,而且教会内部的谈判竟费去两年的时间。皇帝和臣民之间的诉讼案,先在阿尔勒宗教会议,后来在有三百多名主教参加的米兰大公会议^①,都进行过严肃的争论。这些主教原本对教派的忠贞也逐渐受到破坏,主要是阿里乌斯派的判决理由、宦官运用的各种花招,以及一位皇帝的恳切请求。他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以寻求报复,滥用自己的权势以影响主教的情绪。贿选这最让人诟病的违宪行为,毫无疑问已经开始大为流行。荣誉、财物、免除赋税的许诺都私相授受作为交换宗教选票的条件^②,对这位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的判罪,却非常技巧说成是能使正统基督教会恢复和平的唯一办法。

阿塔纳修斯的朋友并没有抛弃他们的领袖和理想。他们依仗神圣地位所能给予的保护,拿出勇往直前的气概,在公开的辩论和私下与皇帝的商谈中,始终坚持维护宗教和法律尊严的立场。他们宣称不论是接受皇帝给予的恩宠,还是触怒皇帝所带来的恐惧,都绝不可能促使他们参加谴责一位不在场教友的活动,何况他全然无辜而且令人敬佩。他们相当有理的宣称,提尔会议作出违法和过时的判决,早已被皇帝的诏书、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的复职、到处抗议的敌人保持沉默或改变信仰,这些事实所完全推翻。他们再三强调,他的清白无辜得到参加埃及会议的主教一致证实,在罗马会议和撒尔底迦会议^③上得到拉丁教会公正的裁定。他们为阿塔纳修斯的艰难处境深表痛心,他在应有的地位、荣誉以及君王表面信任之中,刚刚安享几年宁静的生活以后,如今却又再次被传唤去为毫无根据和夸大其辞的指控辩解。

^① 希腊的作家提到米兰会议,问题甚多而且错误百出。好在巴罗尼乌斯从韦尔切利(Vercellae)教会的档案,获得欧西比乌斯的一些书信,还有就是一份年代久远的传记《米兰的狄奥尼西乌斯》(*Life of Dionysius of Milan*),后来经波拉达斯(Bollandus)发表,我们才知道会议的大致情况。

^② 很多主教受到职位、礼物和饮宴的诱惑而不能自拔,如果对他们期望太高,就会感到痛心。普瓦提埃的奚拉里说道:“我们与反基督君士坦提乌斯的斗争,他用手抚摸我们的肚子,而不是用鞭子抽打我们的背脊。”

^③ 撒尔底迦会议的正统教派感到非常得意,要是两派的主教很公平的投票,表决结果是九十四对七十六。蒂尔蒙特感到很惊异,多数派在优势不大的状况下,竟敢对敌手毫不留情,很多首长遭到免职。

他们立论虽然充分而且态度极为诚恳,然而,在这场相持不下的辩论中,把帝国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主教身上。论战的两派都准备牺牲真理和正义,以求达到对自己更为有利的目标,那就是保全或者除去捍卫尼西亚信念无所畏惧的勇士。阿里乌斯派仍然认为,用含糊的语言掩盖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意图是明智的做法。获得人民的爱戴和全国性宗教大会的信条作为后盾的正统教会,他们的主教在各种场合,特别是在这次米兰大公会议上,坚持要敌对派先为自己洗掉散播异端邪说的嫌疑,然后再考虑控诉伟大的阿塔纳修斯。

理性的声音(如果理性确实是在阿塔纳修斯这一边)却被多数人的喧嚣给压下去,所谓多数是在派别斗争中受到收买的人。阿尔勒和米兰大公会议继续开下去,直到西部教会和东部教会的法庭,都宣判亚历山大里亚主教有罪,将他免职以后才宣布散会。那些曾持反对意见的正统教会主教,现在都要在判决书上签字,从此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之中,要和阿里乌斯派居心可疑的领袖团结起来。帝国的信使将一份表示同意的文书送给不曾到会的主教,凡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立意与阿尔勒和米兰大公会议公开受到神灵启示的英明裁定相抗衡,这些人立即会被皇帝下令放逐,因为他们并没有认真执行正统基督教会会议的决议。

在那些因为坚持信仰而被流放的队伍中,有许多是身为高级教士的领导人,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罗马的利贝里乌斯(Liberius)、科尔多瓦(Cordova)的奥修斯、特里夫的保利努斯(Paulinus)、米兰的狄奥尼西乌斯(Dionysius)、韦尔切利(Vercellae)的欧西比乌斯、卡利亚里(Cagliari)的鲁西菲(Lucifer)以及普瓦提埃的奚拉里。利贝里乌斯曾管理过帝国的首都,担任过显要职位;奥修斯功绩卓著、经验丰富,一直被认为是君士坦丁的亲信而受人尊敬,并且是尼西亚信条的创始人。这些高级教士安置在拉丁教会的领导地位,无论是在顺从皇权还是在据理力争方面,都可能成为会众学习的榜样。皇帝多次威胁罗马和科尔多瓦的主教,逼使他们就范的企图,经过相当时间后并没有奏效。那位西班牙人公开宣布他已作好准备,要在君士坦提乌斯的统治下忍受苦难;想当年皇帝的外公马克西米安在位时,老主教已经受过六十年的折磨。那位罗马人觐见君主,坚持阿塔纳修斯的清白无辜和他自己的自由权利。等到利贝里乌斯被放逐到色雷斯的贝里亚(Beraea)后,就把一大笔供作为旅费的钱寄回来,并且出言不逊,侮辱米兰的

朝廷,说皇帝和他的宦官需要这笔钱付给士兵和主教。流放和监禁的艰苦终于磨损利贝里乌斯和奥修斯的意志。罗马主教靠承认有罪的让步,获得释放返回,后来能及时悔过而消除身负的罪行。逼着科尔多瓦年已衰老的主教奥修斯签字,除了说服之外,更使用暴力,他已年近百岁,这时非但精力不济,何况神志也有些不清醒。就是因为阿里乌斯派的胜利过于傲慢,使得有些正统教会的基督徒把责任推到不幸的老人身上,虽然他对基督教有过很大的贡献,仍然引起众人不遗余力的抨击,在他死后都没有放过^①。

十一、宗教争论引起亚历山大里亚大屠杀始末(356 A. D.)

利贝里乌斯和奥修斯的屈服,使那些信念毫不动摇,坚持阿塔纳修斯伟大德行和宗教真理的主教,觉得自己更加光彩。他们的敌人那种奸猾而恶毒的用心,更剥夺他们共同商量和互相安慰的机会,把这些被流放的杰出教士分送到相距甚远的行省,特别在庞大的帝国中挑选对他们最不友好的地点^②。他们却很快体会到,利比亚的沙漠和卡帕多细亚最野蛮的地区,比起某些城市来对他们还略好一些,城市里那些阿里乌斯派的主教,简直可以肆无忌惮发泄宗教仇恨。他们所能获得的安慰,只是自己的正直和不屈、追随者的拜访、来信和慷慨的救济,以及很快就能高兴看到,尼西亚信念的敌人在内部出现分裂,这给他们带来最大的满足。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理念非常怪异,反复无常难以捉摸,在基督教教义问题上看法稍不合他的标准,就会引起雷霆暴怒,以致他对那些坚持本体同一论、主张本体同类论,以及那些不承认圣父圣子相像的人,都用同样的狂热态度加以迫害。三个观点完全不同的主教同样被免职,有可能在同一流放地彼此相遇。根据他们当时不同的情绪,对于敌对派系盲目的热情,可能会相互安慰或是加以责骂,

^① 蒂尔蒙特搜集奥修斯的平生事迹,对于这位科尔多瓦的主教,在开始时极尽钦佩之能事,后来加以斥责。对他的堕落和变节大家一致感到哀恸,谨慎的阿塔纳修斯不置一辞,比起奚拉里盲目而极度的狂热,是有很大的差别。

^② 西部的悔过者陆续流放到阿拉伯或蒂巴伊斯沙漠、托鲁斯山区最僻远的地方、弗里吉亚最蛮荒的旷野与不信神的山民在一起。当判为异端的埃提乌斯流放到西里西亚的莫普苏埃斯提亚(Mopsuestia),心中感到极为快慰,但是在阿卡西乌斯(Acacius)建议之下,流放地改为安布拉达(Amblada),这个地区居住一群野蛮人,经常受到战争和瘟疫的蹂躏。

认为他们目前所遭受的痛苦,将来即使有再大的幸福也难以补偿。

西部正统基督教会主教的免职和流放,是为置阿塔纳修斯本人于死地,所预先安排的步骤。在过去的二十六个月里,帝国朝廷用尽各种阴险的手段和暗中的活动,要将他赶出亚历山大里亚,同时也撤回原来他向人民慷慨施舍的津贴。当埃及的大主教被拉丁教会抛弃并且开革逐出教会,已经失去任何外来援助的时候,君士坦提乌斯派遣两名使臣前来口头宣布放逐的命令,监督贯彻执行。本来,这项判决已得到全体教派的公开认可,因而君士坦提乌斯不肯给信使书面命令的唯一动机,只能说他对这件事尚有顾虑,担心如果人民决心以武力誓死保卫无辜的精神之父,他的第二大城市和帝国的最富庶行省有遭到攻击的危险。他这种过于谨慎的行动,给阿塔纳修斯提供装糊涂的机会。他以极有礼貌的方式否认这命令的真实性,说明这种做法有违宽厚君主一向所秉持的公正态度,同时也与从前发布的命令相抵触。埃及的民政当局发现不论是劝说还是强迫,都无法使大主教离开执掌教会大权的宝座。他们被迫不得不和亚历山大里亚深得人心的领袖达成一项保证协议,在没有进一步了解皇帝真实意图之前,暂时停止彼此控诉和敌对行动。这个外表看来很温和的做法,欺骗正统基督教会,造成一种致命的虚假安全感。实际上这时上埃及和利比亚的罗马军团已得到密令正迅速前进,准备包围或者袭击这座习于发动叛乱和已陷入宗教狂热之中的省都^①。

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大海和马里奥提湖之间,地理位置便于军队的接近和登陆,因此来犯的军队在城市还没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诸如关闭城门或占领重要据点,便已进入市区中心。签订协议后第二十三天的深夜,埃及公爵叙利阿努斯(Syrianus)亲自率领五千名全副武装作好袭击准备的士兵,出人意料的涌进大主教正带着一部分教士和教徒做夜间礼拜的圣提奥纳斯(St. Theonas)大教堂。这座神圣建筑物的大门被进攻的士兵砸开,随之而来的是一片骚乱和屠杀。但是由于被杀者的尸体和兵刃的残片,第二天全当做无可辩驳的证据留在正统基督教会手中,看来叙利阿努斯的行动,只能说是成功的闯入而非完全的征服。本市其他的教堂也遭到类似的暴力蹂

^① 阿塔纳修斯后来延请安东尼和经过挑选的修道士,从山区下来向亚历山大里亚人宣讲他本人的神奇事迹,这位大主教亲自到城门口去迎接。

躏,而且在此后至少四个月里,亚历山大里亚一直暴露在敌对教派神职人员的鼓舞之下,惨遭任意肆虐的军队残害无辜。大批虔诚的信徒被杀,如果他们并没有引起仇恨无故受难,都应该称为殉教者。主教和长老受到残酷的迫害和侮辱,圣洁的修女被剥光衣服,受到鞭打和奸污,富有市民的家园被抢劫。戴上宗教狂热的假面具,兽性、贪婪和私愤可以尽量发泄,不仅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受到鼓励。

亚历山大里亚的异教徒自成一派,人数众多且心怀不满,稍有人鼓动当然愿意抛弃他们既害怕又尊敬的主教。由于可能得到某些好处的希望,以及害怕被当做叛乱分子惩治,他们都表示支持阿塔纳修斯的继任者,卡帕多细亚很有名望的格列高利。篡位者在阿里乌斯派的宗教会议接受圣职,新委任的埃及伯爵塞巴斯蒂安(Sebastian),被派来执行这个重要计划,格列高利在武力支持下登上大主教的宝座。暴虐的格列高利无论是在使用权力或夺取权力,根本不考虑教规、正义和德行,使得首都出现的暴力和恶行,在埃及九十多个设有主教的城市重演。君士坦提乌斯在胜利的鼓舞下,坦然表示支持使臣的做法。公开发表充满热情的书信,皇帝提到那位暴虐的主教靠着三寸不烂之舌,蛊惑盲目信徒获得威望,现在能够从他的手里把亚历山大里亚解救出来,特别向大家恭贺。皇帝接着大谈新当选主教格列高利的品德和虔诚,可以说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庇主和恩人,名望超过建城的亚历山大大帝。皇帝又严正宣告,他将怀着不可动摇的决心高举着火和剑,穷追那些附和阿塔纳修斯的叛乱分子。这个邪恶的阿塔纳修斯已经承认自己的罪行,却避开审判,逃脱他早就罪有应得极为羞耻的死刑^①。

十二、阿塔纳修斯逃亡和藏匿的传奇事迹(356 A.D. - 362 A.D.)

阿塔纳修斯真的逃过一场凶险万分的灾难,这位奇特人物的冒险经历的确吸引大家注意。圣提奥纳斯大教堂被叙利阿努斯军队攻占的那个难忘夜晚,大主教非常冷静且无比威严的坐在宝座上,等待死神的来临。当大家的礼拜活动被愤恨怒吼和惊恐尖叫打断之际,他却鼓舞吓得发抖的会众高

^① 皇帝或他那群阿里乌斯派的秘书要是表现出极为气愤的态度,等于泄露对阿塔纳修斯的畏惧和尊敬。

唱“大卫之歌”，庆祝以色列的上帝战胜埃及骄横而渎神的暴君，用来表达他们坚定的宗教信仰。教堂的门终于被撞开，阵雨一般的箭矢射向人群，手举刀剑的士兵闯入圣所，铠甲在圣坛周围明亮灯光照耀下，闪烁着阴森可怖的光芒^①。阿塔纳修斯的周围把守着虔诚的僧侣和教士，他怀着高尚的情操拒绝他们的要求，在最后一名会众安全离开前，他不会放弃自己的职责。那天夜晚的黑暗和混乱，非常有利于主教的逃离。尽管他混杂在沸腾的人流中，被挤倒在地失去知觉全身不能动弹，终于重新恢复大无畏的勇气，躲开士兵急不可待的追捕。阿里乌斯派的向导早已告知那些士兵，阿塔纳修斯的人头将是皇帝最喜欢的一份重礼。从那个时刻后，埃及大主教完全从敌人的眼前消失，在绝对隐匿的环境中度过六年时光^②。

阿塔纳修斯誓不两立的敌人，用专制的手段统治整个罗马世界。穷追猛打的君王丝毫不肯放松，有一封紧急的信件送给埃塞俄比亚王子，要让阿塔纳修斯在地球上最遥远和最荒凉的地方也无法存身。伯爵、禁卫军统领、护民官和全国军队先后都用来搜捕逃亡的主教。皇帝的诏书让一切行政和军事力量都随时处于戒备状态，许诺对于不论死活能交出阿塔纳修斯的人将予以重赏，还公布对胆敢私下窝藏全民公敌的人员，施以最严酷惩罚的条例。然而，蒂巴伊斯(Thebais)沙漠现在已住着大群野蛮而又驯服的狂热信徒，宁愿听从教长的命令而不管君王的法令。安东尼和帕科米乌斯(Pachomius)为数众多的门徒，都把逃亡的大主教视为他们的父亲，敬佩他所表现的忍耐和谦卑，能吻合他们所信奉的严格信条，把他说出口的每一个字都收集起来，当成闪烁智慧之光的箴言。他们深信所有的祈祷、斋戒和守夜的功德，都比不上为保护真理和正义所表现的热情和所经历的危险。埃及的修道院一般建在偏僻荒凉的地方，像是在高山顶上或位于尼罗河的小岛。而谁都知道，塔本涅(Tabenne)*^③神圣的号角或喇叭，却能从各处召集来数千名体魄强健和意志坚强的僧侣，他们大多数是来自附近乡村的农民。

① 有关这次屠杀的详细情节非常奇特，引用的资料是一字不漏抄自抗议书，这是事件发生后第三天，亚历山大里亚的正统派教徒公开呈送给有关当局。

② 约翰逊教派信徒经常将阿塔纳修斯和阿尔诺(Arnauld)作一比较，乐于详尽叙述他们虔诚的信仰和宗教的热忱，对教会的功绩和遭受放逐，这两位都是知名的早期基督教神学家。

*^③ [译注] 埃及利比亚沙漠的一处绿洲。

当他们阴暗的藏身之处遭到强大军队的袭击,他们要是无法抵抗,全都保持沉默引颈受戮,也绝不会改变他们的民族性格。就是说他们所坚持的民族性格,即使再残酷的拷打,也不用想让一个埃及人供出他决心保守的秘密。亚历山大里亚的大主教就这样消失在一群人民的手中,他们纪律严明而且要誓死保卫他的安全,每当危险临近之时,便会用得手的手把他从隐匿的处所转移到另外的地方,直到最后他已来到可怕的大沙漠地带,按照无知和盲从的迷信说法,那里住满妖魔鬼怪。

阿塔纳修斯的隐居生活直到君士坦提乌斯死去才告结束,其间他大部分是在赤胆忠心充当他的侍卫、秘书和信使的僧侣中间度过。但是与正统基督教会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性,使他每当搜捕的风声有所缓和,便止不住要走出沙漠,潜入亚历山大里亚,把自身的安全交给朋友和追随者去安排。他经历种种冒险的行径,可以作为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题材。有一次,他曾躲在干涸的贮水池,直到一个女奴要将他出卖^①。还有一次他找到更为离奇的避难所,躲进一位年仅二十岁修女的住房,她以文雅娴静的美丽气质闻名全城。她在多年以后追忆说,有一天的半夜时分,大主教只穿着宽松的内衣突然出现在面前,使她感到十分惊愕。他迈着匆忙的步子走过来,告诉她得到上天的启示,让他来到友善的屋顶下寻求保护,所以求她一定设法保护让他免于危险。虔诚的修女答应他的请求,始终信守依靠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所作的诺言,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神圣的保证,立刻把阿塔纳修斯引进最隐蔽的内室,从此像朋友那样的关心和像仆人那样的殷勤,随时注意他的安全和舒适。在危险没有解除之前,她一直接时给他送来书籍和饮食,给他洗脚,处理来往的信件,而且品格高尚不能玷污名誉的圣者,和能引起最危险冲动的美貌少女,两人之间亲近的私下来往,一定要保持光明磊落,绝不让人存有任何疑窦^②。

阿塔纳修斯在遭到迫害和流放的六年生活之中,曾多次前往看望这位美丽而忠诚的朋友。从他公开宣称亲眼看到里米尼和塞琉西亚会议的进行情况看来,不能不相信他确实在会议召开期间曾秘密来到会场。为亲自与

① 这个故事和下一个都不太合情理,要是阿塔纳修斯居住在避难所,那也是特殊状况下偶一为之。

② 帕拉狄乌斯(Palladius)是最早写出这轶事的作者,他曾与那位少女谈过话,这时她已十分年老,仍旧很高兴记得虔诚而圣洁的关系。我对巴罗尼乌斯、瓦列西乌斯和蒂尔蒙特假正经的态度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像这样的故事与庄严的教会史很不相称。

朋友进行交谈,为亲眼看到敌人走向分裂并扩大相互间的矛盾,对于一个细心的政治家来说,这样大胆而危险的行动也许确有必要,何况亚历山大里亚又与地中海每个港口都有贸易来往和航运联系。勇敢的大主教从神秘莫测的隐匿所,向阿里乌斯派的保护者毫不中断的发动进攻,及时散发让人们争着阅读的文章,就是呼吁正统基督教会要联合起来,他不断鼓舞教士和信徒的信心和士气。在他公开写给皇帝本人的《申辩书》中,有时在表面上赞扬温和的政策,也会在私下气愤填膺的大声抨击,充分揭露君士坦提乌斯是懦弱而邪恶的君王、杀害家人的刽子手、与公众为敌的暴君、教会里的反基督分子。尽管获得胜利的君王在统治极盛时期,曾在东方惩治加卢斯的莽撞,在军营平息维特拉尼奥的野心,在战场歼灭马格嫩提乌斯的军团,在高卢压制西尔瓦努斯的叛乱,却从看不见的手中,受到一种既无法医治也无法报复的创伤。君士坦丁之子在基督徒的王国中,却是第一位感受为宗教效命的信条具有强大威力,能够抗拒任何暴君和虐政的侵犯^①。

十三、罗马帝国两个都城的宗教信仰状况(356 A. D. - 362 A. D.)

阿塔纳修斯受到迫害,就跟许多德高望重的主教一样,是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信念,要凭着良心去做正直的事,除了那些盲目献身阿里乌斯教派的人员以外,在所有基督徒之中引起愤怒和不满,使他的作为成为追求正义的目标。人们惋惜失去忠诚的本堂神父,受到放逐随之就有外人侵占主教的职位^②,于是他们大声抱怨,选举的权利受到侵犯。要是有谁服从一位图利的篡夺者,就会受到教徒的谴责,因为他们并不认识这位新人,对他秉持的原则抱着怀疑的态度。罗马正统教会向世人表示,可以公开举证对国教有异议的行为,要不就全部从教会团体中加以隔离。运用这两种方式,可以证明教会的管理者并未涉入罪行和异端。最早是在安条克采用获得很好的成

^① 阿塔纳修斯致修道士的信中,充满像这样的谴责之辞,公众自然信以为真。为对收信人表示恭维,特别把君士坦提乌斯比拟为法老、亚哈(Ahab)、伯沙撒(Belshazzar)等暴君。要是大无畏的奚拉里在尤里安叛教之后,再发表强烈抨击之辞,实在说不会有多大危险,但是鲁西菲把他的诽谤言论呈送给君士坦提乌斯,差一点就让他成为殉教者。

^② 阿塔纳修斯就这件事所作的抱怨,随后展现在菲利克斯的选举作弊事件。三个宦官代表人民,三个高级教士以宫廷作榜样,取代市郊的行省主教所具有的职权。

效,马上传布到整个基督教世界。荣耀颂或者是圣诗集用来赞美三位一体的荣名,文体固然要文雅典丽,更重要的是音调要抑扬顿挫。正统教会或是异端派系的信条,实质内容用反意或联系词的些微变化来加以表示。弗拉维阿努斯(Flavianus)和狄奥多鲁斯(Diodorus)虽然虔诚而热心,但都是不懂音乐的外行,他们信守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信条,并将“交互应答”和正规的赞美诗,运用到公开的礼拜仪式。经过这两位位的安排,一群修道士来自附近的沙漠地区,安条克的主座教堂配置受过良好训练的合唱团,用欢欣鼓舞的声音唱出“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和圣灵”(The Glory to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the Holy Ghost)^①。

罗马正统教会用典范的纯洁,羞辱阿里乌斯派的主教,是他篡夺年高德劭优斯塔修斯(Eustathius)的宝座。宗教的狂热激起歌声,唤醒正统派信徒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员,要自行组成分离的集会,暂时交给长老治理,直到被信徒遗弃的主教离去后,选出并任命一位新主教,担任本堂圣职为止^②。宫廷的变革增加觊觎者的人数,君士坦提乌斯统治的时代,这座城市经常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主教发生争执,对各自的追随者施展精神上的统治权,教会的暂时所有权在他们之间轮流失去或获得。基督教的滥权对罗马政府而言,是产生暴政和叛乱的最新起因,受到约束的平民社会因为宗教派系的怒火而被撕得四分五裂。位卑言微的市民冷眼旁观,不断有皇帝在兴起和没落,但是根据预判和经验,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事业前途,一定要与教会的利害连接在一起,特别是众望所归的教会。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都城就是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在君士坦丁的诸子统治时期,帝国的状况和人心的倾向。

其一,罗马主教长久以来,在众多人民忠义之心的护卫下,能保持崇高的地位和行事的原则,用蔑视的态度反对持异端思想的君王,无论他是在悬

^① 戈德弗罗伊对这个题材查验得非常仔细,这里有三种异端的表达形式:“荣耀归于圣父经由圣子在圣灵之中”(The Glory to the Father by the Son, and in the Holy Ghost)、“荣耀归于圣父和圣子在圣灵之中”(The Glory to the Father and the Son in the Holy Ghost)、“荣耀归于圣父在圣子和圣灵之中”(The Glory to the Father in the Son and the Holy Ghost)。

^② 君士坦丁统治的时代,优斯塔修斯被放逐以后,组织严密的正统教派开始离心离德,最后恶化形成分裂,整个时间延续达八十年之久。在很多教堂里的阿里乌斯派和本体同一论者,相互之间否定对方的领圣餐仪式,但是会一起参与祈祷。

求、威胁还是奉献。当宦官私下宣称要放逐利贝里乌斯时,事先就顾虑会发生动乱,尽力做好防备措施,使本案的判罪能够顺利执行。都城的四周派重兵包围,在统帅的指挥下逮捕主教本人,不论是用计谋诱骗或公开运用武力,都已无关紧要。等到遵奉命令达成抓人的任务,要在民众的惊愕转变成暴动之前,费了很大的力气,把利贝里乌斯在午夜时分,迅速运到罗马人民势力所无法抵达的地方。很快大家知道主教被放逐到色雷斯,就召开一次盛大的集会,罗马的教士为了约束自己的行动,公开进行庄严的宣誓,绝不背弃自己的主教和承认菲利克斯(Faelix)。这位篡夺者受到宦官的庇护,在一座亵渎神圣的宫殿里,进行选举和授任圣职。

等到过了两年,他们虔诚之心坚持到底毫无动摇,君士坦提乌斯巡视罗马,受到纠缠不断的请求而至为困扰。罗马人民还能保有古老自由权所剩余的部分,就是有权用无礼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君王。很多元老院议员和体面的公民受到妻子的压力,被要求出面为利贝里乌斯说项求情。丈夫劝说她们组成一个委员会,不仅减少危险也更容易获得成效。皇帝彬彬有礼接待女性代表,她们穿着华丽的服装,戴上贵重的饰物,显出富家豪门的气势和风采,皇帝钦佩她们有不屈不挠的决心,要追随敬爱的主教到世间最遥远的角落,答应要让利贝里乌斯和菲利克斯这两位主教,和平的管辖各自的会众。但是这种宽容的概念就那个时刻来说,无论是付诸实施还是从情感上考量,竟会引起民众极大的憎恨。君士坦提乌斯的答复在罗马的赛车场公开宣读,如此合理的调解构想被民众用轻视和讪笑的态度加以拒绝。观众在赛车紧要关头发出的激情表现,现在却直接对着不同的目标,重复不断的喊叫:“一个上帝!一个基督!一个主教!”罗马人民为了利贝里乌斯所引发的宗教狂热,并不只限于争吵而已。君士坦提乌斯离开以后,很快就激起危险和流血的叛乱,让皇帝决定接受全民的条件,将菲利克斯放逐,同时将没有划分的都城全部归还给利贝里乌斯。经过一阵无效的抵抗以后,利贝里乌斯的敌手在皇帝的核定下被逐出城市,连带对立党派的势力全部瓦解。菲利克斯的党羽在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浴场剧院,甚至在教堂里,都遭到惨无人道的谋杀。罗马在主教归来的那段期间,像是恢复马略(Marius)的大屠杀和苏拉(Sylla)发布“公敌宣告名单”那种恐怖的景象。

其二,基督徒人数虽在弗拉维家族统治时代急速增加,但是在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帝国其他重要城市,非基督徒的党派仍据有很大势力。他们

对基督教的繁盛感到嫉妒,甚至坐在剧院里还在讪笑教会的神学争论。只有君士坦丁堡享有不一样的优势,孕育在基督教信仰的腹地,得以成长茁壮。东部的都城从未受到偶像崇拜污染,全体人民都深入吸取基督教理念、德行和激情,在那个时代使自己有别于其他人类。亚历山大去世后,保罗和马其顿尼乌斯(Macedonius)争夺主教宝座,从宗教的奉献精神 and 能力来说,两人都够资格也都势在必得获此职位。若说马其顿尼乌斯在品格方面没有非议之处,那么他的对手先当选且以正统派自居,因而占有相当优势。保罗坚定支持尼西亚教条,使他在教会节日表中,名字得以与圣徒和殉教者并列,也因而受到阿里乌斯派憎恶。在长达十五年的任职期间,他曾五次被赶下主教座位,总靠着民众强烈抗议才恢复原职,倒不完全是君主的恩准,所以只有对手的死亡才能确保马其顿尼乌斯的权力。不幸的保罗拖着锁链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跋涉到托鲁斯山最僻远的地点^①,囚禁在黑暗而窄狭的地牢,留在里面六天不给食物,最后被绞死,这些都是菲利普(Philip)下的命令,他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主要大臣之一^②。

帝国的新都城第一次被鲜血所玷污,同时也泄露教会的斗争,在人民狂悖而顽强的暴动中,双方都有很多人被杀。保罗受到放逐宣判,强力执行的任务最早被交付给骑兵主将赫莫杰尼斯(Hermogenes),结果他因而送掉性命。正统教会的信徒起来反抗,要保护他们的主教,赫莫杰尼斯的豪华住宅被烧得片瓦不覆,帝国最高阶将领被脚镣手铐拖过君士坦丁堡的街头,死后尸体还受到示众的污辱。赫莫杰尼斯的下场使菲利普得到教训,禁卫军统领为应付同样的状况,先期完成很多准备工作,之后卑辞相求,伴随保罗前往宙克西普斯(Zeuxippus)浴场,这里有便道与皇宫和海边相通,并且已准备好一艘船在花园阶梯的下面,很快可以扬帆行驶。人民根本没有想到有这种亵渎神圣的事情发生,主教已经被押上船开往帖撒洛尼卡。

^① 保罗受苦的一生最后舞台是在库库苏斯(Cucusus),这偏远小镇位于卡帕多细亚、西里西亚和小亚美尼亚接壤处,地理位置很不清楚,容易产生混淆。罗马时代从凯撒里亚到安纳扎布斯(Anazarbus)筑有一条大道,经由这道路可直达那地点。

^② 阿塔纳修斯很肯定的表示,保罗是被谋杀,他认为下手的人不是泛泛之辈,有确凿证据就是费拉格利乌斯,他是阿里乌斯派的刽子手。然而他也很清楚,这些异端分子会把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死亡归之疾病。苏格拉底一味服从阿塔纳修斯的说法,不像索佐曼没有偏见,审慎怀疑阿塔纳修斯的意见。

他们立刻惊讶而气愤的看到,宫殿的大门打开,篡夺者马其顿尼乌斯在一辆高大的战车上,坐在统领的旁边,一队卫兵拔出剑在四周保护,军队的行列向着本座教堂前进。阿里乌斯派和正统教会的信徒情绪高涨,冲过去抢占这个重要的据点,在混乱的暴动中有三千一百五十人丧失生命。马其顿尼乌斯在正规部队的支持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他的统治受到骚乱和暴动的干扰。即使与争论主题最没关系的原因,也足够孕育和点燃引起社会混乱的火焰。存放君士坦丁大帝遗体的小礼拜堂很可能受到破坏,主教就将庄严可敬的骸骨移到圣阿卡西乌斯(St. Acacius)教堂。这种审慎而虔诚的措施,被坚持主张“本体同一”教义的宗派描述成最邪恶的亵渎神圣行为,于是他们立即全面备战,奉献给神的地面被当做战场。有位教会历史学家提到有一件是真正的事实,决非修辞的比喻,教堂前面有一口水井,从柱廊和邻近庭院流进的鲜血,都从井口满溢出来。作者把暴乱归于宗教缘故,等于透露出没能够充分了解人性,但是必须承认,动机能够误导宗教狂热所具有的诚挚,借口可以掩盖私心自用而产生的激情。被镇压下去的悔恨在另一个案例中,成为紧接君士坦丁堡基督徒愤怒之后的情绪。

十四、异端教派残酷和怪诞的宗教狂热行为

君士坦提乌斯并不需要叛逆的罪行和武力的抗拒才会怒火上升,首都的群众动乱和党派的犯罪行为,等于反对在他统治下的权威和宗教,就足以激起他残酷而专制的性格。通常的惩处方式是死刑、放逐和籍没财产,在施用尽量以“宁枉勿纵”为原则。希腊人对两名教士尊以圣名而永矢勿忘,其中一位是读经师,另外一位是副辅祭,被控谋害赫莫杰尼斯,定罪后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斩首。君士坦提乌斯有一份诏书反对罗马正统教会,后来被发现毫无价值,所以没有列入《狄奥多西法典》。诏书规定,教徒凡是拒绝接受阿里乌斯派主教的圣餐礼,特别是马其顿尼乌斯亲自主持的仪式,会被剥夺教会的豁免和基督徒的权利;强迫他们放弃教堂的所有权,严禁在城市的城墙之内举行集会;授权马其顿尼乌斯运用宗教的狂热,在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各行省执行这项不公正的法律,地方政府和军队都要直接服从他的指挥。为了支持本体相类的教义,半阿里乌斯派的暴政运用各种残酷的手段,不仅超越君士坦提乌斯授权的范围,也使得他的统治蒙受羞辱。教堂对抱

着自我牺牲勉强前来的教徒举行圣礼,这些人都拒绝接受马其顿尼乌斯的神召,憎恨他所尊奉的教义。授与妇女和儿童的洗礼仪式,要把他们从朋友和父母的手里硬拉过去;用木头做的器具让领圣餐的信徒保持口部张开,当做圣体的面包可以用力塞进喉咙;娇柔处女的胸部用红热的蛋壳去烧灼,或是用尖锐而沉重的木板很不人道的压住^①。

君士坦丁堡和邻近地区的诺瓦替安派,非常坚决的赞同本体同一,与罗马正统基督徒几乎难以分辨。马其顿尼乌斯获得消息,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有很大一片地区,全部居住此一教派的信徒,于是决定要使这些异端分子改信,再不然就将他们全部绝灭。他不相信教会的传教士能发挥效用,指挥一队人马包括四千员军团士兵在内,出发去讨伐叛徒,要征服曼提尼姆(Mantinium)整个区域,纳入教会统治的版图。诺瓦替安派的农夫被逼得走投无路,激起宗教的狂热愤怒,不惜牺牲要与入侵的部队决一死战。虽然有很多帕夫拉戈尼亚人被杀,罗马的军团被一群乌合之众所击败,他们仅有的武器是斧头和镰刀。除了少数人员很不光荣的逃走,有四千士兵在战场丧生。君士坦提乌斯的继承人用简短而生动的文体陈述,帝国遭受一些神学的灾难,特别是在东方,这位君主的统治使他自己成为宗教和宦官的奴隶:“很多人被捕下狱,受尽迫害或是强制放逐,成群的人被指为异端遭到屠杀,特别是在库济库斯(Cyzicus)和萨莫萨塔这些城市。在帕夫拉戈尼亚、比提尼亚、加拉太(Galatia)和很多其他的行省,城镇和村庄不是荒废就是完全受到摧毁。”

阿里乌斯争论的火焰正在焚毁帝国的生机,这时阿非利加的各行省受到外敌的蹂躏。这些特别具有宗教狂热的野蛮人称为切尔库姆塞隆人(Circumcellions),形成实力强大而且骇人听闻的多纳图斯派系(345 A. D.)。君士坦丁用严酷的手段执行法律,激起不满和反抗的精神。他的儿子君士坦斯费尽九牛二虎的力气去统一教会,使得相互憎恨的情绪更为变本加厉,就是这样才会造成第一次的分裂。两位皇室委员保罗和马卡里乌斯(Macarius)运用强制和贪污的方法,虽然使徒有宝贵的训诫,伪善

^① 马其顿尼乌斯执行宗教迫害工作的主要助手,是尼柯米底亚和库济库斯的主教,他们的德行受到尊敬,尤其都有仁慈的心肠。我忍不住要提醒读者,就是用最神明的神学眼光,也很难分清 Homoousion 和 Homoiousion 之间的差别。

教会继承者的行为形成完全背离的对比。居住在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村庄的农民，都是生性粗暴狂野的种族，并不完全信服罗马法律的权威，也没有真正皈依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们在多纳图斯派导师的指引下，会激起盲目而狂暴的宗教热诚。他们为了主教遭到放逐，教堂遭到破坏，秘密的聚会遭到禁止，一致感到愤愤不平。执法官员在军队的保护下所施展的暴行，有时会被同样的暴力所击退。那些颇得民心的传教士在争执中丧失性命，粗野的信徒内心燃起熊熊怒火，要为他们神圣的殉教者采取报复行动。由于他们既残酷而又轻忽，负责宗教迫害的大臣有时会让它们遭到毁灭的命运，然而突发的动乱所引发的罪行，让这些罪犯加速陷入绝望及叛变。

多纳图斯派的农民被驱离土生土长的村庄，就在杰图勒安(Getulian)沙漠的边缘结成剿不胜剿的匪帮，很快改变勤劳工作的习惯，过着不事生产和剽掠抢劫的生活，用奉献宗教的名义，不会受到教派里饱学之士的谴责。切尔库姆塞隆的首领僭用的头衔是“圣徒队长”，因不易获得刀剑和枪矛，主要武器是巨大沉重的棍棒——他们称为“以色列人”——以及“赞美神”的著名声音。他们在作战中常这样大声喊叫，将恐怖传遍阿非利加毫无武备的行省。最初他们抢劫很显然是基于生存的需要，很快就超过这种限度，毫无节制的纵情于酗酒和贪婪的恶行之中。他们把剽掠一空的村庄放火全烧掉，用肆意妄为的暴虐手段统治毫无防守能力的国土，农业的耕种工作和商业的贸易行为全部中断。切尔库姆塞隆人还借口说是要恢复人类最早的平等，改进文明社会的恶习，为奴隶和债务人设置安全的庇护所，这些人就蜂拥而来参加他们神圣的阵营。他们要是没有遇到抵抗，仅是抢劫也就了事，但是最轻微的抗拒会刺激他们的暴行和谋杀。有些罗马正统教会的教士非常不谨慎，想要表现出虔诚的信仰，这些宗教狂热的野蛮人就用精细无比的手法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技术，对这些教士施加最痛苦的酷刑。

切尔库姆塞隆人的勇气并不是完全用来对付无抵抗能力的敌人，他们与行省军队交战，有时会获胜。在巴该(Bagai)的一次血战中，他们在开阔地区攻击皇家骑兵部队的前卫。多纳图斯派的信徒被捉后，接受同样的待遇，值得拿来和沙漠里的野兽相媲美。俘虏毫无怨言丧生在刀斧下，或被火活活烧死。报复的手段很快要加倍奉还，叛变的恐惧更为剧烈，相互的宽恕毫

无希望。本世纪初期卡米萨德(Camisards)*^①的迫害行动、无畏作风、犯罪程度和信仰激情,等于是切尔库姆塞隆案例的翻版。如果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宗教狂热分子,在军事成就方面凌驾努米底亚这些家伙,那么阿非利加人要能更加决断和坚忍,才能维持强势的独立局面。

社会动乱不已是宗教暴虐行为的必然后果,多纳图斯派信徒的狠毒,是被一种很特别的狂乱所激发,要是真正到达人神共愤的程度,那在任何国家和时代,都找不到相与匹敌的例子。很多像这样的宗教狂热分子都恐惧生命,所以期望成为殉教者。只要自己的行为很神圣,目的是要献身于真正信仰的荣誉和永恒欢愉的希望^②,至于死亡用何种方式或出于何人之手,这根本无关紧要。他们有时会粗暴的扰乱节日祭典,亵渎异教庙宇,故意要激起偶像崇拜者更强烈的激情,要为受到侮辱的神明报仇。他们有时强行闯进法庭,迫使受到威胁的法官立即下令将他们处决。他们经常在道路上拦住旅客,要求把他们用棒棍打死成为殉教者,要是旅客答应就会给他报酬,如果不愿献给他们这份荣幸,他们就威胁要将旅客立即处死。当他们从别的方法感到失望,无法达到求死的目的,就会宣布一个日期,请他们的朋友和兄弟都来参加。这些宗教狂热分子就在高耸的断岩上,自己头朝下的纵身跳下去,有几处悬岩因宗教自杀的人数众多而知名于当时。绝望的宗教狂热所产生的行动,有些人视为神的殉教者而加以表扬,另外一部分人则产生憎恶,认为是撒旦的牺牲者。然而公正的哲学家会发现,这种不认输的倔强态度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趋于极端的决裂作风,完全是渊源于犹太民族的性格和特质。

十五、异端教派和宗教争论造成的重大影响

基督教会内部分裂,所造成的结果是破坏教会的和平,玷污教会的胜利,哪怕是很简单的加以叙述,等于肯定一位异教徒历史学家的说法,赞同

*^① [译注] 1702年法国路易十四在位时,对新教徒进行宗教迫害,在南部的塞文(Cevennes)山脉地区引发大规模的叛乱行动,随后颁发《南特敕令》给新教徒信仰自由,才使动乱平息。

^② 多纳图斯派的自杀行为用拉济阿斯(Razias)的例子当做正当的理由,这件事记载在《马加比二书》第十四章。

一位德高望重主教的指责。阿米阿努斯由于本人的经历,相信基督教教徒之间的仇恨更胜于野兽对人的仇恨;格列高利·纳齐安赞更是悲痛的哀叹,彼此不和已使天国一片混乱,变成黑夜的风暴和可怕的地狱。当代情绪激烈而怀着偏见的作家,总把一切功德都归于自己,将一切罪过都推给敌人,描绘出天使与恶魔的会战。冷静的理智否认邪恶或神圣的怪物竟会保持如此纯粹和完美的特性,应该把大致相等或不分轩轻的善与恶,归于称为正统基督教和异端邪说的敌对两派。他们原是孕育和成长在同一个宗教环境和政治社会之中,对于现世以及未来的希望和恐惧,就比例上来说大致相等。任何一方的错误都可能是无意而为,信仰都可能是真实无虚,行为都可能是值得嘉许或败坏不堪。他们用同样的目标激起奋斗的热情,有可能交互轮替滥用宫廷或人民对他们的支持。阿塔纳修斯派和阿里乌斯派在形而上学方面表达的意见,不会真正影响到道德品质。他们体会福音书纯真而简单的训诫,使得行为受到偏执和不宽容思想的驱使。

有一位颇为自信的现代作家,他的历史著作加上许多政治和哲学方面受人尊重的称号,批评孟德斯鸠的审慎作风几近怯懦的程度,说他在叙述帝国衰亡的原因之时,竟不曾提到君士坦丁所订的法令,用来取缔异教的崇拜活动,使得很多臣民失去他们的祭司、庙宇以及公开的宗教信仰。这位富于哲理的历史学家一向重视人权,竟然不经思考就轻率接受基督教牧师含混的证词,那些人把心目中英雄所实施的迫害行动说成功绩。其实用不着看那些在帝国法典编成之前,就已假装存在并且大放光芒的法令,只要把君士坦丁不再掩盖自己改变信仰的事实,不再害怕有人与他争夺王位,写给古老宗教的信徒那封信拿出来,便再也明白不过。他用十分恳切的口气敦请罗马帝国的臣民,效法他们君王的榜样,但是他同时又宣称,那些不愿睁眼看天空出现万丈光芒的人,仍然可以在自己的庙宇里供奉想象的神明。有关异教的宗教仪式遭到取缔的传闻,君士坦丁正式予以驳斥,这是他奉行温和政策的基本原则。他非常明智的说到,人类的习惯、偏见和迷信都无法用外力强加克服。这位高瞻远瞩的君王既不曾违背神圣的诺言,也不会引起异教徒的恐慌,只是运用缓慢而谨慎的步骤,摧毁多神教毫无纪律和日趋腐烂的组织。他偶然会采取一些过于偏激的行动,尽管在暗中受到基督教热情的驱使,外表却充分表现法律正义和公共利益的特色。

君士坦丁试图摧毁古老宗教的基础,看起来像是整治所引发的破坏作

用,他仿效一些贤帝明君的做法,用严厉的刑罚禁止玄虚诈欺和亵渎神明的占卜术。这些幻术挑起人们异想天开的希望,有时会刺激一些对现实不满的野心分子,不惜铤而走险危及社会的安全。对于已被公众认为虚幻不实毫无作用的神谕,他保持沉默根本不加理睬。尼罗河畔的女祭司受到取缔,君士坦丁自己行使监察官的职权,下令将腓尼基的几所庙宇全部拆除,因在那里为了向维纳斯献祭,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形形色色的淫乱活动^①。作为帝都的君士坦丁堡,从很多方面来说,靠着牺牲希腊和亚洲那些富裕的庙宇才能修建完成,并且拿那里抢来的物品把全市装饰得富丽堂皇。神圣的财产被没收,神灵和英雄的雕像被搬运一空,被当成满足好奇心的艺术品,而不是崇拜的偶像,抢来的金银则被重新投入流通市场。那些行政官员、主教和宦官利用这难得的机会,一举同时满足宗教热忱、贪婪私欲和深仇大恨。然而掠夺活动毕竟局限罗马世界的小部分地区,而且这些行省早已习惯君王和前执政官的籍没和搜刮,只有忍受他们利用暴政施展亵渎神明的行为,不过他们并没有企图破坏古老宗教^②的嫌疑。

君士坦丁诸子遵循着父皇足迹前进,情绪热烈且百无忌惮,掠夺和压迫的借口日益增多^③,基督徒的不法活动受到百般保护,所有发生争议的问题都被解释为异教徒的过失。在君士坦斯和君士坦提乌斯执政期间,毁坏庙宇的行为当做庆典加以颂扬。君士坦提乌斯颁布一项简明法令,拿自己名字来命名,认为这样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使得今后不必发布任何禁令:

立即关闭所有地方和城市庙宇,全部派人严格看守,任何人无权违背此规定。帝国的臣民都不得奉献牺牲,任何人胆敢犯下此一罪行,就会受刀剑加身的惩治,被处决后财产将没收充公。言明在先,行省总督

① 当局这种行为与罗马的异教徒官员不相上下,那时也大力镇压巴库斯信徒和摧毁伊西斯的庙宇。

② 欧西比乌斯和利巴尼乌斯都提到君士坦丁假虔诚之名的亵渎神圣行为,只是两人的看法不一样,后者很明白的宣称:“他使用奉献的金钱,没有改变合法的崇拜。即使庙宇都处于赤贫的状况,他还是会一味的搜刮不已。”

③ 利巴尼乌斯说,皇帝常把一座庙宇白白牺牲掉,像一条狗、一匹马、一个奴隶或一只金杯。虔诚哲学家很审慎的提到,这些亵渎神圣的宠幸很少有好下场。

对上述罪犯惩办不力者，将受同样的刑责。

但是，这道严酷的诏书可能写成以后未曾公布，或者是公布以后却未曾执行。具体事实的例证和现存的黄铜和大理石纪念物可以证明，在君士坦丁诸子统治期间，异教徒的祭拜活动一直在公开进行。帝国的东部和西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仍然有一大批庙宇受到人们的崇敬，并未遭到毁损。笃信异教的群众有幸在地方政府的赞同或默许下，热烈享受献祭、拜神和游行的活动。这道血腥的诏书发布以后又过了四年，君士坦提乌斯亲自拜访罗马的神庙，表现十分得体。一位异教的演说家公开推崇，认为是值得尔后君王效法的榜样。叙马库斯(Symmachus)说道：

这位皇帝已同意灶神处女不可侵犯的特权，将祭司的神圣地位赋予罗马的贵族，批准支付公众祭祀和牺牲费用的津贴。尽管他自己信奉另一种宗教，绝对无意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取消神圣的古老宗教活动。

元老院仍然通过庄严的敕令，把过去的君王封为神明，君士坦丁死后也和他生前百般诋毁和污蔑的众神坐在一起。努马首先设立总祭司的名衔、章纹和特权，为奥古斯都所僭用，七位基督教皇帝都毫不犹豫的接受。皇帝从他们抛弃的宗教所获得的信仰绝对统治权，比起他们从信奉的宗教中所获得的要大得多。

基督教的分裂延缓异教的衰亡，皇帝和主教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和热诚要全力进行反对“非基督徒”的圣战，在他们看来国内的叛乱罪行才是迫在眉睫的危险。根据已建立的不宽容原则，这种根除偶像崇拜的做法非常正当。轮流在帝国宫廷当权的敌对派系，对于拥有强大力量尽管日渐陵夷的教派，还是不愿彼此关系疏远甚或无谓的得罪。一切有关权威和潮流、利害和理智的动机全都对基督教有利，只是他们获得胜利所产生的影响，还没来得及普遍感受，两三个世代的光阴已经过去。一个源远流长的宗教，到很晚才在罗马帝国建立起来，后来之所以受到许多人的推崇，并非经过慎思明辨的考虑，仅仅不过出于旧日的习惯使然。国家和军队的荣誉都毫不珍惜赏给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提乌斯的所有臣民，相当多的知识、财富和勇气仍然

效力多神教。议员、农民、诗人、哲学家的迷信来自不同的根源，他们对庙宇里的神明同样都很虔诚。受到禁止的教派获得让人感到侮辱的胜利，无形中激起他们狂热的情绪。他们相信帝国的推定继承人，一位年轻而勇敢的英雄，曾经从蛮族手中解救高卢，现在已在暗中信奉祖先的宗教，他们的希望又开始出现曙光。

第二十二章

尤里安在高卢被军队拥立为帝 进军获得成功 君士坦提乌斯殁于军中 尤里安的内政修明(360 A. D. - 363 A. D.)

一、君士坦提乌斯逼使尤里安陷入绝境(360 A. D.)

罗马人在宦官和主教可耻的暴政下痛苦呻吟之时，赞扬尤里安的声音除了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宫廷中无法听闻外，早已喜不自胜的传遍整个帝国。日耳曼蛮族知道年轻凯撒的兵力强大而感到畏惧，他的部队与他并肩作战赢得胜利，感激的省民在他的统治下欢欣的庆贺。那些反对让他擢升的宠幸，为他的德业所激怒，总是秉持不正常的想法，认为人民的朋友就是宫廷的敌人。打开始起尤里安的名声就受到怀疑，宫廷的弄臣对于运用讽刺的言辞来损人很有一套，他们经常卖弄这种伎俩得到赞赏。这些小丑认为尤里安的简朴生活，不过是装腔作势而已，对于有哲学家气质的武士，有关他的穿着和人品，竟用“被发左衽”、“沐猴而冠”等荒谬的字眼加以嘲笑，把他处理公务的能力描述成多嘴希腊人虚张声势的传闻，而这个投机取巧的士兵，怎么能在古树参天的学院里学会战争艺术。恶意糟蹋的声音终于被胜利的欢呼所压倒，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征服者不再被当做蔑视的对象来肆意戏弄，甚至就是君王自己也把部下的功劳据为己有，以满足卑鄙的野心。按照古老的习俗，在用月桂冠表彰荣誉的信函中，根本不提尤里安的功绩，以君王的名义发布到各行省：“君士坦提乌斯综揽全局，调度有方；临阵当先，激励斗志；指挥若定，获得大捷。呈献战场生擒蛮族国王，使战胜之英名永垂不朽。”事实上，他离战场的距

离还有四十天的行程^①。像这样过分夸耀的说法,根本不可能杜天下悠悠之口,就是皇帝也不能自欺以满足骄纵的心态。而且君士坦提乌斯私下认为,罗马人的称誉和关爱,是随着尤里安的地位高升而来,因此内心产生不满,使他听得进技巧高明的阿谀者那些恶毒的谎言。他们设置害人的计谋,外表看起来不仅光明正大而且振振有辞。他们非但没有抹杀尤里安的功勋,反而承认并夸大他有极高的声望、优秀的才能和卓越的绩效。他们在暗中毫无根据的影射,要是善变的群众肆意妄为,拥戴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要是战胜军队的主将,受到报复私仇的诱惑,何况还要想成为独一无二的伟大君主,这时凯撒的德业很快就会转变为危险的罪行。君士坦提乌斯个人的担心害怕,在御前会议中被解释为着重公众安全的顾虑,但在私下甚至在他内心深处,用那比较不引人生厌的畏惧夺权说法,对尤里安无与伦比的德行,掩饰痛恨和嫉妒的心态。

高卢平静无事而东部各行省面临立即的危险,给皇家的大臣为了遂行大家一致同意的计谋,提供一个看来很有道理的借口。他们决定解除尤里安的兵权,把用来护卫个人安全和高贵地位,而又忠心耿耿的部队全部召回去。那些身经百战而又身强力壮的老兵,在莱茵河岸征讨凶狠蛮族,现在要调到遥远的战场对付波斯国王。就在尤里安趁着在巴黎的冬营期间,手里掌握行政大权,可以尽心发挥全力推行政务之际,有一位护民官和一位司法官匆匆抵达,让他感到非常惊异。他们带来皇帝的命令要贯彻执行,他不得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君士坦提乌斯的旨意是分别由克尔特人、佩图兰特人(Petulantia)、赫鲁利人(Heruli)和巴塔维亚人(Batavians)组成四个军团*^②,虽然目前军纪良好、威名大振,全部要调离尤里安的麾下。同时其他的部队每单位要挑选三百名最勇敢的青年,这些人数众多的特遣部队,也可以说是高卢军队的精华,要立即开拔加速行军,竭尽全力在战役开始前,抵达波斯

^① 演说家提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认为这封皇家信函,不论包含哪些内容,应该是发到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奥勒利乌斯·维克托在君士坦提乌斯最后一年发表编年史摘要,把日耳曼战争的胜利归于皇帝的睿智和凯撒的机运。然而后面这位历史学家对于尤里安感激万分,因为尤里安赐给他建立铜像的荣誉,在潘诺尼亚担任次于执政官的最高职务,成为城市的郡守。

*^② [译注]克尔特人是高卢人;佩图兰特人是日耳曼人的一个部族;赫鲁利人是以前的条顿人;巴塔维亚人是居于低地的日耳曼人,以上人员就是现地招募的军团。

的边界^①。

凯撒预知这道命令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感到极为悲伤。为了使参加协防军的志愿人员踊跃投效,特别规定他们不会越过阿尔卑斯山,调到别的地区去打仗,所以一定要保证遵守双方约定的条件,事关帝国的信用和尤里安的荣誉。像这种背约和高压的行为,使日耳曼不受羁绊的武士丧失信心,激起他们的愤怒之情,就他们而言,诚实是最高贵的德行,自由是最有价值的财富。过去军团的成员享有罗马人的头衔和特权,应征入营防守共和国的疆域,但是现在这些佣兵部队,听到共和国和罗马古老的名字,根本无动于衷。高卢是他们出生的家园,全心全意依附着这片土地,过着自古以来所习惯的生活。他们喜爱尤里安,从内心对他表示感激和钦佩,同时轻视并痛恨皇帝。他们害怕劳累不堪的行军、波斯人如雨的箭矢和亚细亚炽热的沙漠,因而提出抗辩,认为保护自己的家庭和朋友,不仅是当务之急也是神圣的责任,所以他们有权奉献自己去拯救家园,已经没有余力去做份外之事。高卢人得知迫在眉睫和无法避免的危险,更加深他们的忧虑和苦恼,等到把行省的兵力抽调一空,日耳曼人在无所畏惧之下,就会违犯所订的和平条约。虽然尤里安的指挥能力和战斗精神仍然存在,军队已经虚有其表,在无效的抵抗以后,国家的灾难会怪罪在他身上,让他不是成为蛮族营地的俘虏,就是君士坦提乌斯宫廷的罪犯。

设若尤里安遵从接到的命令,等于是给自己签下死刑判决书,还有受他提拔的部下都会被株连;正式拒绝是叛逆行为,不啻在向君士坦提乌斯宣战。皇帝冷酷的猜忌心理及有绝对权威的命令,再加上奸诈的计谋,使尤里安没有辩白和解释余地,何况凯撒没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很难借故拖延时日,以从容思考谋求对策。独处愁城更增加尤里安的困惑,宦官早就怀着恶意把萨路斯特从现职调走,现在连能放心商量的人都没有。他甚至不能用大臣的背书来加强说明的分量,因为他们也害怕涉入本案将随着高卢一起

^① 阿米阿努斯提到的时间,不可能完成三千哩的行军,等于是说君士坦提乌斯的命令针对尤里安而发,要剥夺他的兵权,所以是极度恶劣的行为。事实上,高卢部队要到秋末才能抵达叙利亚。所以阿米阿努斯的记忆不正确,或者是用语有了错误。

毁灭。解除兵权的时机事先经过挑选,骑兵将领卢庇西努斯(Lupicinus)^①被派到不列颠,去驱退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Picts)的入侵,佛罗伦提乌斯(Florentius)为了估算贡金前往维埃那(Vienna)。后者是一个狡猾而腐败的政客,遇到紧要关头不愿分担责任,一直规避与尤里安见面,因尤里安曾向他表示,在君王主持的会议中,任何重要的决定,一定要统领出席才有效。此时凯撒因宫廷信使言语粗鲁和纠缠不休的请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他们甚至表示,如果他想等大臣回来再处理,那等于是控诉自己犯下拖延的罪行,连带使他们遭到处决的命运。尤里安没有抵抗的能力,但也不愿执行命令,于是用很慎重的辞句表示请求辞去凯撒的职位,甚至说这是他的意愿。对于紫袍他无法光荣保有,更无法安全舍弃。

经过痛苦挣扎后,尤里安迫使自己承认,卓越的臣民应以服从为美德,只有君主才够资格判定全民福祉。他发布必要的命令,贯彻执行君士坦提乌斯的旨意。有些部队开始向阿尔卑斯山行军,从几个守备部队抽调出来的特遣队,运动到指定地点集结。士兵穿过成群惊惶而恐惧的省民时感到至为困难,群众想用无言的绝望或大声的哀鸣来激起他们的怜悯,士兵的妻子手里抱着幼儿,混合着悲伤、柔情和愤怒的语气,指控丈夫将她们抛弃。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使凯撒起了恻隐之心,派出相当数量的驿车运送士兵的妻子和家人^②,尽力抚慰他给大家带来的艰苦。这些可视为最高明的手段,更增加凯撒个人的声望和戍边部队的不满。一大群武装人员的悲痛很快产生暴戾之气,他们的怨言在帐篷之间传播,随着时间的消逝变得毫无忌惮,心里开始酝酿大胆的反叛行动。在护民官默许下,一份时机适当的诽谤文字在暗中散布,生动描述凯撒被罢黜的羞辱、高卢军团受到打压的痛苦及亚细亚暴君的卑劣恶行。君士坦提乌斯派来的奴婢对于危险情势的发展,感到惊慌且已提高警觉,逼着凯撒要尽快让部队开拔,但是对于尤里安诚恳而明智的劝告,没有经过考虑就加以拒绝。尤里安的意见是部队不要行军通过巴黎,并且暗示最后的会晤会产生危险和诱惑。

^① 卢庇西努斯的勇气和指挥才能都受到阿米阿努斯肯定,这位历史学家用过分做作的笔调,指控这位将领极其傲慢,喜欢表功,甚至怀疑他不仅残酷而且贪婪。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入侵状况很严重,甚至尤里安考虑要渡海过去亲自处理。

^② 尤里安批准他们使用《狄奥多西法典》里常说的驿车,可载运一千五百磅的重量。

二、尤里安为高卢军队拥立为帝之始末(360 A. D. - 361 A. D.)

收到部队快要接近的通报,凯撒亲自前往迎接,登上建在城门前一块平地的将坛,在仔细辨识军官和士兵以后,根据他们的阶级和功勋,特别加以示意。尤里安在部队的环绕下,对他们发表精心推敲过的谈话,用感激的语气赞许他们的战功,鼓励他们要用敏捷的态度接受赐予的荣誉,会受到极有权势而且出手慷慨的君主另眼相看,同时训诫他们在奥古斯都的指挥下,需要立即奉行和心悦诚服的从命。士兵担心不合礼仪的喧嚣会触犯他们的统帅,再不然让人怀疑欢呼是受到收买而伤了大家的感情,只有保持沉默,克制内心的激动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在踌躇一阵以后,部队解散回到驻地。凯撒招待麾下重要的军官,用很温馨的话语提到大家的友情,希望能报答一起赢得胜利的伙伴,现在因为大家的分离而失去这份荣幸。他们离开宴会之际,心中充满哀伤和困惑,也为未来崎岖的命运而懊恼不已,迫得他们告别敬爱的主将和自己的家园。现在只有鼓起勇气,众志成城,不得已采用权宜的办法,才能使高卢的军队不致分崩离析。大家这股冤气慢慢形成一场真正的叛乱,他们有正当的理由抱怨,使得不满的情绪急剧高涨,再加上饮酒消愁,激昂的热情完全失去控制。在离开的前夕,部队纵情在毫无节制的饮宴之中。到了午夜时刻,冲动的群众手拿着刀执着弓带着火把,蜂拥到郊区围住皇宫^①,根本不理会在未来会带来危险,大声叫出让人送命而且无法收回的字眼:“尤里安·奥古斯都!”烦恼的君王在悬而未决的时候,思考受到混乱欢呼声的干扰,只有紧闭宫门不加理会,现在要靠自己把持得住,让他本人和尊严的地位,不要与夜间产生骚动的意外事件扯上关系。

到了次日清晨,士兵因无人理会而情绪冲动,强行进入皇宫,到处找寻他们要拥立的对象,拔出刀剑护卫尤里安通过巴黎的街道,将他安置在将坛上面,不断用皇帝的名号向他欢呼致敬。他身为皇室后代子孙,谆谆受教于审慎和忠诚,抗拒叛逆的计谋,不以暴力作托辞,准备好无惧于压制的德行,

^① 很可能是设置浴场的宫殿,有坚固而高耸的大厅,现在还存在在巴黎的哈普(Harpe)区。这座建筑物有广宽的空间,成为大学的一部分。墨洛温(Merovingian)王朝的花园与圣吉曼德佩(St. Germain des Prez)修道院连在一起,受到时间的侵蚀和诺曼人的损毁,古老的宫殿到12世纪,成为一堆由废墟形成的迷宫,最幽暗的地方是偷情的好去处。

于是转过来要说服群众,更要坚定不变的意念。尤里安有时乞求他们的怜悯,有时则表现出自己的气愤,恳请他们不要污染不朽胜利所带给他的声名。同时他提出保证,只要他们即刻恢复原来的忠诚,从皇帝那里获得不仅是表示感激的赦免,甚至连惹起义愤的命令都可以撤销。士兵自知已经犯下大罪,他们的选择是尤里安的衷心感谢而不是皇帝的大发慈悲,大伙的热情逐渐变得没有耐心,等到失去耐心就会产生无法克制的狂怒。毅力惊人的尤里安在大家的祈求、指责和威胁下,一直坚持到这天的第三时刻^①,还是没有屈服,一直到最后他确信,要想活命,就必须答应登基。他在部队一致同意的欢呼声中,升坐在临时拿来的一面盾牌上,一件制作得很精美的项圈,很凑巧用来作为皇冠^②,答应发一笔相当数目的犒赏^③,最后才结束登基大典。新即位的皇帝不知是真的悲伤到了极点,还是表面上装腔作势,很快回到寝室最幽暗的角落,不再现身。

尤里安的悲伤是出于他的清白无辜,但是有些人根据传闻,不相信君王的动机和表白,在这些人的眼里,他的清白无辜显得极为可疑。他具有活跃而积极的心灵,能容纳各种对立的观念,像是希望和畏惧、感恩和复仇、责任和野心、爱护声誉和害怕指责。要从这些情绪中,计算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所占的分量,进而确定行为的原则,都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这些行为可能逃避旁人的观察,所依循的原则是用来指导或迫使尤里安采取步骤。部队所以产生不满完全是敌人恶意的阴谋诡计,他们发生暴乱是基于利害和情绪的自然影响。要是尤里安想用外表看来很类似的偶发状况,掩饰他早有深远计划的行事,那么他必须施展最高明的策略,不仅无此必要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他当着朱庇特、阿波罗、马尔斯、密涅瓦,以及所有其他神明的面前,发表很严正的声明,一直到推戴他当皇帝的前夜,还完全不知道士兵的图谋。要是对于一位英雄的荣誉和一位哲学家的诚实,都秉持怀疑的态度,那么这个人的气度未免太过于狭窄。然而尤里安抱着迷信的想法,认为君士

① 罗马人的时间无论白天或夜晚都以十二个时辰计算,只是每个时辰因季节不同而长短不一,如夏季白天每个时辰为现代时间的一个半小时,而冬天只有四十五分钟。白天的第三时是指日出后第三个时辰,约在上午九时或十时左右。

② 甚至在这样嚣闹的时刻,尤里安都注意到重视迷信的典礼形式,坚持拒绝使用女性颈链或马颈圈,认为很不吉利,急躁的士兵临时使用这些当成皇冠的代替品。

③ 这些犒赏用金银来支付大约是五块金币或一磅白银,合今日币值约五镑十先令。

坦提乌斯是上天的敌人，而自己是神明的宠儿，可能鼓励他去盼望和恳求，登极即位的幸运时刻尽快到来，天命注定能为人类恢复古老的宗教。当尤里安接到叛变的消息，带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只想暂时先休息一会。事后他告诉朋友，说他看到帝国的保护神在房里等候，带着不耐烦的神色催他赶快进去，责备他缺乏勇气和野心。他极为惊异而且感到困惑，于是向伟大的朱庇特祈祷，立刻收到明确的神谕，他必须遵从天国的旨意和军队的要求。这种说法完全违背理性的原则，不仅引起大家的怀疑也在规避我们的探查。无论他是否在暗示宗教狂热的精神，进入他那高贵的心灵，但是要是如此的加以轻信，或者是玩弄狡猾的手段，就已经慢慢腐蚀德行和正直的最重要原则。

安抚拥戴者的过度热情，保护敌对方面的人员，防范暗中的阴谋活动，表面要等闲视之以免产生意外，危害到君王的生命和尊严，这是新登基的皇帝第一天最关心的工作。虽然尤里安决心要维护既有的地位，仍然想要拯救国家不陷入内战的惨剧，拒绝与君士坦提乌斯的优势力量争高下，始终不愿让忘恩负义的指责有损自己的人格。在军队旗帜和皇家仪仗的装饰下，尤里安出现在战神广场的士兵面前，全体人员生气勃勃充满热情，因为他们的门生、他们的领袖以及他们的朋友能够登上帝座。尤里安简单叙述过去的胜利，叹息所遭的痛苦，称许正确的决定，激励未来的希望，同时要阻拦轻率的冲动。他特别提到非要获得部队严肃的认同，否则他不解散这次的集会，那就是东部的皇帝只要愿意签署相互平等的条约，他们必须放弃征战的念头，以平静保有高卢各行省为满足。

尤里安以这样的理念做基础，用自己的名义以及军队的副署，写了一封言不由衷但相当克制的信函，由御前大臣彭塔狄乌斯(Pentadius)和寝宫总管优锡里乌斯(Eutherius)前往传送，并且指派这两人充当使臣，负责接受回信，观察君士坦提乌斯的态度和表情。这封信的署名是用凯撒的谦恭称呼，尤里安虽然表现得彬彬有礼，却断然要求认可奥古斯都的头衔。这次晋升不合常规，仍然是正当的行为，基于部队的义愤和胁迫只有勉强从命。他承认他的兄长君士坦提乌斯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保证每年呈送诸如西班牙马匹之类的礼物，挑选相当数量的蛮族青年用来补充东部的军队，接受君士坦提乌斯依据权责和忠诚所挑选的禁卫军统领，但是他自己保有军队、税务和治理阿尔卑斯山以北各行省，所有文职

和军职官员的任命权。他规劝皇帝多向公正的老成之士请教,不要相信私心自用阿谀者的阴谋伎俩,他们就想趁着混乱可以大捞一笔。他劝皇帝接受这个公正而光荣的条约,对国家和君士坦丁家族同样有利。尤里安在这次谈判中,除了到手的利益并没野心要得更多,他职责所及的范围长久以来包括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各行省,仍旧会服从更有独立自主权势的西部皇帝。士兵和人民听到解决的信息极为喜悦,双手毋须沾染犯罪的血迹。弗罗伦提乌斯成为亡命之徒,卢庇西努斯是被关的囚犯,凡是不满新政府的人员全部解除武装,但是也保护他们的安全,留下的空缺按照功绩推荐,由君王分派任命,根本不理睬宫廷的勾心斗角和士兵的鼓噪叫嚣。

三、尤里安稳定内部迅速向东方进军获得胜利(360 A. D. - 361 A. D.)

进行和平谈判要有实力做后盾,必须拿出全副力量准备战争。尤里安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开始征兵,扩充编制,把军队掌握在手里可随时出动。马格嫩提乌斯的党徒之前遭到残酷迫害,使高卢充满无数逍遥法外的帮派和强盗,对于他们所信任的君王,很高兴接受他的招安,愿意服从军纪的节制;对于君士坦提乌斯本人和他的政府,还保持誓不两立的仇恨态度。这年到了适合大军作战的季节,尤里安亲自率领军团,在克利夫斯(Cleves)附近的莱茵河上架桥,准备惩罚阿陶里人(Attuarii)不守信用的犯罪行为,这个法兰克人的部落在分治帝国的边界上肆意掠夺,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件前所未有的冒险,行军要克服重重困难,突破以前君王认为难以进入的国土,终于征服敌人获得光荣胜利。等他赐给蛮族和平以后,从克利夫斯到巴西尔沿着莱茵河巡视防务,考察的重点是从阿勒曼尼人手里光复的区域,越过遭受蹂躏最惨重的贝桑松(Besancon)^①,然后在次年冬天将大本营设在维埃那。这条高卢的天堑在增添碉堡工事,已经改进和加强防御的能力。尤里安希望蛮族经过这次惨痛的教训,就算他无法亲身在此坐镇,慑于他远

^① 尤里安对韦松提奥(Vesontio)或称为贝桑松有很简略的描述,位于岩石的半岛被河流所围绕,有很多教堂是景色很壮观的城市,有很多教堂,现在已经衰落成为小镇,建立在原来的废墟上面。

播的威名而也不敢轻举妄动。瓦多迈尔(Vadomair)^①是阿勒曼尼人当中,唯一令人产生敬畏之心的君王,这个狡猾蛮族的作为和行动,影响到其他部族遵守条约的义务,瓦多迈尔的部队不受季节的限制可以随时出兵,危险的战争威胁到地区的安定。尤里安的策略是只有移樽就教,运用计谋奇袭阿勒曼尼人的君王。瓦多迈尔因为职责需要认识一位朋友,毫无戒心接受罗马总督的邀请,在宴会当中被逮捕,当做俘虏送到西班牙的内陆去囚禁。等到蛮族从极度惊愕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皇帝率领大军来到莱茵河,接着渡河抵达对岸,从第四次的远征行动,重新让敌人产生悚惧的印象,获得蛮族的尊敬。

尤里安派出的使臣奉到训令,要竭尽全力完成重要的任务。但是他们通过意大利和伊利里亚,行省的总督故意加以阻挠,要求办理各种费时的手续,使得行程受到耽搁。从君士坦丁堡到卡帕多细亚的凯撒里亚,这段路更是缓慢得让人心焦,最后终于获得同意觐见君士坦提乌斯。这时宫廷发现皇帝从官员送来急件,获知最不利的消息,让他用来对付尤里安和高卢军队的希望落空。他带着不耐烦的表情听读来信,战栗的信差在气愤和轻蔑的眼光下辞退下去,君王的容貌、姿态和狂暴的语气,现出内心的混乱。君士坦提乌斯和尤里安由于一位是海伦娜的兄弟,而另一位是她的丈夫,双方可以重新和好,现在因公主的死亡而解除家族的关系,海伦娜曾经多次怀孕,但是都流产,最后还因而丧失性命^②。优西比娅终其一生对尤里安保持善意的好感,甚至还会产生嫉妒的心理,同时她那温和的影响力,使君王能够节制愤怒的情绪。因此君士坦提乌斯在她亡故后,开始自暴自弃的纵情声色,完全落入宦官的奸谋之中。外敌侵略的危机使他暂时停止惩罚私人的仇敌,继续向波斯边界进军,认为不妨先明示条件。对于尤里安和他那一伙犯罪的死党,不法篡夺统治权,他有网开一面的仁心,因而提出严苛要求:僭越

^① 瓦多迈尔进入罗马军队服务,从蛮族国王晋升到军事阶级是腓尼基公爵。他仍保持爱耍手段的天性,瓦伦斯统治期间在亚美尼亚战争中英勇作战,表现优异。

^② 海伦娜的遗体运到罗马,葬在郊外的诺蒙塔纳(Nomentana),靠近她的姐姐君士坦提娜的墓地。后来尤里安受到很荒谬的指控,说他毒死自己的妻子,把他母亲遗留的首饰当报酬送给她的医生。利巴尼乌斯为心目中的英雄写了一篇辩白书,反而提出无法自圆其说的理由,只是一味认为他绝不会犯下这种罪行。利巴尼乌斯指控东部的禁军统领埃尔皮狄乌斯(Elpidius),颓废柔弱而且有不荣誉的行为,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是控诉尤里安的原告。然而杰罗姆称赞埃尔皮狄乌斯的信仰虔诚,阿米阿努斯也说他心地善良。

的凯撒要公开表示拒绝奥古斯都的称呼和位阶,这是来自叛徒的拥戴;他必须屈就过去的职位,是权责有限、行事不能独断的大臣;他必须将国家和军队的大权,交到宫廷指派的官员手中;他必须相信身家性命获得赦免,这项保证由加利克主教埃皮克特图斯(Epictetus)公开宣布,这位阿里乌斯教派的神职人员,是君士坦提乌斯的宠臣。谈判在相距三千哩的巴黎和安条克之间进行,浪费几个月的时间在条约的磋商,但是没有任何成效。

尤里安很快体认到自制而尊敬的行为,对于不共戴天的仇敌,只是助长对手嚣张的气焰,于是很勇敢的下定决心,不顾一切把生命和前途投入内战,要分出最后的胜负。他公开用军礼接见法务官李奥纳斯(Leonas),对着专注的群众宣读君士坦提乌斯倨傲的信函。尤里安用谦和的语气郑重声明,为了对原来拥护他登基的支持者有所交代,只要在获得他们的同意后,马上放弃奥古斯都的头衔。像这样装点门面的提议很快销声匿迹,高呼着“奥古斯都尤里安,在军队和人民的授权之下,继续统治你所拯救的共和国”的声音,像雷鸣一样响彻整个广场,君士坦提乌斯的使臣吓得脸色苍白。接着读信函的后面部分,皇帝指责尤里安忘恩负义:他曾授与尤里安紫袍的高位,抱着关怀之心很仁慈的让尤里安接受教育,当尤里安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幼年生活都是他在照顾。这时尤里安的情绪激动无法克制,要让大家来为他主持公道,因此打断读信,不禁喊道:“说我是孤儿!杀害我全家的凶手,怎么会拿‘我是一个孤儿’来责怪我?是他迫我要来报复这血海深仇,说真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忘掉这件事。”集会解散后,尤里安费很大的劲来保护李奥纳斯,没让群众拿他发泄心头的怒气,然后让他带着复信去回报自己的主子。尤里安表现出滔滔雄辩的豪放气势,带着藐视、痛恨和愤怒情绪,将忍耐了二十年之久的压制和痛苦,全部都发泄出来。送出这个信息之后,战争如箭在弦上势不可免。尤里安在几周前庆祝基督教的显观节(Epiphany)节期*^①,公开宣布要不朽的神明保佑他的安全,等于正式拒绝君士坦提乌斯的友情和宗教。

尤里安的处境立即获得改善,形势更为有利。他从拦截的信件中得知,敌手身为国君,却要牺牲国家的利益,再度诱使蛮族入侵西部的行省。有两

*^① [译注] 显观节庆典也称为主显节,是纪念耶稣向世人显现的节日,天主教和新教都是在1月6日,东正教在1月18日或19日。

个仓库区,一个已经整備完毕位于君士坦斯湖边,另一个位于科蒂安阿尔卑斯(Cottian Alps)山山脚,由它们的位置可以指出两支大军的进军方向。每个仓库区储存六十万夸脱的小麦或是面粉^①,等于是很明显的证据,可以看出敌军的实力和人数,能够对尤里安实施夹击。皇家的军团仍然在亚细亚遥远的驻地,多瑙河的守备兵力薄弱,要是尤里安突然进犯,占领伊利里亚最重要的行省,除了大群士兵会投效到他的旗帜之下,而且产量丰富的金矿和银矿可以为内战提供充足的经费。他将士兵集合起来,向他们提出大胆的冒险行动,鼓励他们对将领和自己要有信心,训诫他们要维护军队的名声,要使当面敌人胆战心惊,让本国人民安居乐业,并且要服从自己的上官。他那充满活力的谈话使得官兵欢声雷动,就是同样的部队,当君士坦提乌斯召集他们离开高卢时,竟会拿起武器来反抗,现在倒是很快速的回答,要追随尤里安远赴海角天涯,生死与共。举行效忠宣誓典礼的时候,士兵们把盾牌敲得砰砰作响,拔出佩剑指着自己的咽喉,发出恐怖的诅咒,要为解救高卢和征服日耳曼人的领袖献身,赴汤蹈火,百死不辞。像这种庄严的保证出于感情而非责任,只有担任禁卫军统领的内布里狄斯(Nebrius)表示反对,这位忠诚的大臣单独而且毫无奥援,在全副武装的暴怒群众当中,坚持主张君士坦提乌斯的权利,使他几乎不能发生作用,成为仅能空留虚名的牺牲品。他的一条手臂被剑砍断,只有投身到他所冒犯的君王膝下恳求保护。尤里安用自己的斗篷盖住统领,使他免于受到手下人员的伤害,让他安全返回家中,即使是敌人有这种美德,还是得不到尤里安的敬意^②。他把内布里狄斯遗留的职位授与萨路斯特,高卢的行省从难以忍受的高税下得到解救,享受尤里安友人温和而平等的施政作为。当他还是学生的年纪,内心受到爱民如子理念的熏陶,决心要贯彻实施。

尤里安成功的希望并非仗恃部队的数量而是迅捷的行动,在进行大胆的计划之前,先尽量完全各项准备工作,很审慎的设想可能的状况,要是在采取的步骤中,审慎已无济于事时,就用英勇冲破难关,或者付之于命运的

① 相当于三百万米丁尼(medimni)的粮食存量,米丁尼是雅典人用来量谷物的单位,等于罗马的六个摩笛(modii)[一个摩笛相当一配克(peck)]。尤里安是军人也像政治家,说明他的处境很危险,所以需要发起攻势作战。

② 尤里安坚定的表示拒绝接受统领的致歉,将他送到托斯卡纳。利巴尼乌斯表现出极为愤恨的态度,辱骂内布里狄斯的行为,称赞士兵敌忾同仇的精神,几乎要责备尤里安太过妇人之仁。

安排。他在巴西尔的附近地区集结部队,然后指派任务分别展开行动。一部兵力大约有一万人马,遵从骑兵将领内维塔(Nevitta)的指挥,直接指向雷提亚和诺利库姆的中部地区。同等兵力大小的部队,在约维努斯(Jovius)和杰维努斯(Jovinus)的率领下,准备顺着大道采斜进的方式,通过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北部的边界。将领接受训令的要点:要保持积极进取精神和准确的前进方向;要编成接近而密集的纵队使行军的速度加快,可按照地形的状况,很快变换成为会战的阵式;要派出强大的前哨和机警的卫兵,保障夜间的安全不会受到奇袭;要能出人意料先行抵达,使敌人不及编组抵抗;要能突然拔营离开以逃脱敌人的侦察;要尽量展现实力,让敌人闻名丧胆;最后是要与国君在西米乌姆(Sirmium)的城下会师。

尤里安自己执行最困难而特别的任务,他挑选三千名作战勇敢而又行动积极的志愿军,像他们的首领一样,要有只进无退、冒险犯难的精神。他率领这群忠诚的伙伴,毫无所惧投身到幽暗的梅西亚森林,也就是一般人熟知的黑森林,山高树密,遮天幔日,掩蔽着多瑙河的源头^①,世人有很多天都不知道尤里安的下落;他的行军、他的勤奋和他的勇气,在无所晓的状况下克服多少困难险阻;他强行通过山峦和沼泽,占领桥梁或是泅渡过河,追循最直接的路线^②,根本不考虑是越过罗马人还是蛮族的地域。最后在拉蒂斯邦(Ratisbon)和维也纳之间出现,计划在这个地方搭载部队,然后在多瑙河上航行。由于协调良好的欺敌行动,他夺取一小队轻型双桅帆船^③,这些船只当时下锚在岸边,获得足够的粮食供应,能够满足不讲究食物品质而胃口奇大的高卢军队,很勇敢的沿着多瑙河顺流而下。水手都很卖力工作,日夜

① 这个森林是黑希尼亚(Hercynian)大森林的一部分,在朱理乌斯·凯撒时代,从劳拉西(Rauraci)(巴西尔)的国土延伸到无边无际的北部地区。

② 甚至连圣者都赞许这次行军的迅速和隐秘,后面的诗句是为另外一位背教者而作,有位现代的神学家用来描述尤里安的进军。

这样匆忙的魔鬼,飞越沼泽和峭壁;
无论是直行或曲折穿过稠密或稀薄的空气。
运用它的头部、两手、翅膀或双足;
在那里游着潜着涉着爬着飞着好赶它的路。

③ 根据《职官志》的记载,这样大的间隔要配置两个或三个船队,像是劳里阿辛西斯(Lauriacensis)[在劳里阿库姆(Lauriacum),或是洛尔希(Lorch)],阿尔拉奔西斯(Arlapensis)、马吉尼西斯(Maginensis);同时提到在里本纳里(Liburnarii)有五个军团,或许是支队,也可能是水师的一种。

不停的划着桨,加上非常稳定的顺风,整个船队在十一天航行七百哩,在他的敌人接到任何信息,说他离开莱茵河之前,部队已经准备在波诺尼亚(Bononia)下船,离开西米乌姆只有十九哩。在漫长而迅速的航行途中,尤里安将他的冒险大业定出目标。虽然他接受一些城市所派出的代表团,很早就表示归顺,建下不战而降的功勋,他通过沿河设置带有敌意的据点,也尽量克制不必运用武力攻占,以免旷日持久,节外生枝。多瑙河两岸的群众观看到军容的壮大,预测会发生重大的事件。一位英雄人物率领无数西方军队,用惊人的速度进军,就把无敌的名声传遍邻近地区。

卢西利安(Lucilian)的职位是骑兵将领,指挥伊利里亚的部队,收到可疑的报告,并没有表示出拒绝或相信的态度,虽然感到非常困惑已经提高警觉。他为了集结部队,采取的各项措施不仅动作缓慢,而且犹豫不决,这时他受到达迦莱法斯(Dagalaiphus)的奇袭。尤里安手下这位行动积极的军官在波诺尼亚登岸后,带着一些轻步兵向前推进。被俘的将领未卜生死,骑着马被领去晋见尤里安。这时尤里安很仁慈的把他从地上搀起来,他看上去一副惊魂落魄、不知所措的样子,于是尤里安好言却除他的恐惧和惊慌。等卢西利安惊惶甫定后,就不知天高地厚的向征服者表示不服,他说是一时不察,率领兵力不足,才会自投罗网。尤里安带着藐视的微笑回答道:“像这样怯懦的强辩,留着对你的主子君士坦提乌斯去说吧!当我让你吻我的紫袍时,已经把你看成一位战败求饶的降将,并不是一位卖弄口舌的说客。”深感于成功已经证明他的预判正确,也只有大胆才能获得成功,于是他率领三千士兵继续前进,攻击伊利里亚各行省中最坚强且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他进入西米乌姆漫长的郊区,接受军队和民众喜悦的欢呼。他们头戴花朵,手里拿着点燃的细蜡烛,引导他们承认的国君到皇家的居所,全城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过了两天,赛车场也举行比赛来表示庆祝。在第三天的清晨,尤里安向着海姆斯山的隘道进军,占领形势险要的苏西伊(Succi)雄关。这里位于西米乌姆和君士坦丁堡的中途,分隔色雷斯和达契亚的行省,向着东边的地势极为陡峭,对着另一边是平缓的坡地^①,把防卫这个要点的责任托付给英

^① 阿米阿努斯的描述只是间接证据,可以用来证明安吉斯廷·苏卡隆姆(Angustioe Succorum)或苏西伊关隘的确实位置,丹维尔因为这两个名字的很小差别,认为应该位于撒尔底迦和纳伊苏斯之间。至于我必须指出,在这位值得敬佩的地理学家的地图和著作之中,这是唯一让我找出的错误。

勇的内维塔。他是指挥意大利支队的将领,能够达成主子的意图,贯彻行军计划,如期完成会师^①。

尤里安获得人民的效忠,无论是出于恐惧或是真心拥戴,已经远超过兵力所及的范围之外。意大利和伊利里亚的统领是君士坦提乌斯(Taurus)和佛罗伦提乌斯,同时他们两人拥有最高的职位,出任徒有虚名的执政官,竟然不战而退,很狼狈的缩回亚细亚的宫廷。尤里安有时无法约束他那逞口舌之快的脾气,为了谴责两位执政官的行为,在编年实录上,将他们的姓名前面加上“逃亡者”的字眼。被最高行政官员放弃的行省,全部承认皇帝的权威。他能调和军人和哲学家的气质,无论是在多瑙河的营地还是希腊的城市,都得到同样的尊敬。从他位于西米乌姆和纳伊苏斯(Naissus)的宫殿,也可说是大本营,他把一份详述自己行为的辩白书,分送给帝国各主要城市,公开列出君士坦提乌斯机密的信函,恳求大家站在公民立场来审判这两个竞争者,其中一位要把蛮族驱除殆尽,而另一位却要开门迎敌^②。尤里安被指责为忘恩负义,内心受到很深的伤害,激起他的雄心壮志,要在兵戎相见的局面,维持优势的地位,不仅要在战争的艺术方面胜过敌人,就是诉诸情理的文字写作,也要高人一等。他所以要写一封信函给雅典元老院和人民,就是自己的热情受到附庸风雅的指使,激励他把自己的行为和动机,提交给当时已经堕落的雅典人;他同样以谦卑的敬意,就像在亚里士多德时代那样,要在最高法院的裁判席上辩护。他向罗马元老院提出请求,而元老院仍旧可以赐予代表帝国权势的头衔,共和国虽然不存在,这种做法还是适合原有的形式。罗马郡守特图拉斯(Tertullus)召开会议,宣读尤里安的信函,承认现在他已成为意大利的主人。尤里安的请求得到同意,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他用很间接的方式谴责君士坦丁的改革,大力抨击君士坦提乌斯的罪恶行径,听的人倒是颇有同感。如同尤里安本人在场一样,元老院齐声高呼:“吾等乞求陛下怜悯,天命所归,惟有德者居之。”这是很技巧的表达方式,按照战争的结局有不同的解释,可以说是坦率的谴责篡夺者有负君恩,

^① 阿米阿努斯按照当时他所了解的状况加以叙述,跟我们采用的情节还是有点出入。

^② 尤里安非常武断的提到他拦截君士坦提乌斯给蛮族的信函,利巴尼乌斯肯定有这回事,说他在行军途中或到达城市的时候读到这封信。然而阿米阿努斯倒是不觉得有什么不得了,他特别指出就算拦截到瓦多迈尔给君士坦提乌斯的信,也不过是两人之间的私函而已。

也可以看做奉承的言辞。这次行动所带给国家的利益,可以补偿君士坦提乌斯所有的过失。

四、君士坦提乌斯逝世消弭帝国的内战(361 A. D. - 362 A. D.)

尤里安大举出兵和火速前进的信息,很快传到敌手那里。君士坦提乌斯自从沙普尔班师回国以后,在波斯战争之余获得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为了掩饰内心的焦虑,表面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君士坦提乌斯公开宣布要回师欧洲,迎击尤里安的部队,除了提到这次军事远征行动像打猎以外,其他就闭口不谈。等到营地搬到叙利亚的海拉波里斯(Hierapolis),他向军队说明他的计划,轻描淡写提到凯撒所犯的罪行和草率的行动,毅然向大家保证,要是高卢的叛贼胆敢在战场对阵,光凭大家眼中发出的怒火,就让他们撑不下去,要是听到大家在攻击时的呐喊声,他们马上就会一败涂地。皇帝的讲话获得军队的欢呼,海拉波里斯的议长狄奥多图斯(Theodotus)流出奉承的眼泪,请求皇帝把叛贼的头颅赐给他们,好挂起来装饰城市。皇帝挑选一个特遣队乘坐驿车出发,要是可能就得固守苏西伊关口。原来用来对付沙普尔的兵员、马匹、武器以及仓库,全部转拨供做内战之用。君士坦提乌斯过去在国内获得多次胜利,使他的党徒对于成功抱持极为乐观的看法。书记官高登提乌斯(Gaudentius)用自己的名义据有阿非利加各行省,罗马的粮食供应被截断,这样出乎意料的事件,给尤里安带来极大的灾难,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驻防在西米乌姆的两个军团和一个弓箭手支队,向尤里安投降。他根据很多消息来源,怀疑这些部队的忠诚有问题,特别是过去受到皇帝的青睐,于是想出一个权宜的办法,就是借口高卢边区处于暴露的状况,调动他们过去担任守备,可以离开未来行动最重要的地点。这些部队很勉强的前进到达意大利的边界,他们畏惧漫长的行军,以及要面对凶狠的日耳曼蛮族,于是在一位护民官的煽动下,决定留在阿魁利亚(Aquileia)不再前进,并且在这个难以攻陷的城市,从城墙上升起君士坦提乌斯的旗帜。机警的尤里安立即发觉这场灾难为害不浅,要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补救。在他的命令之下,约维努斯率领部分军队回师意大利,以坚毅不拔的精神和奋励争先的勇气,开始围攻阿魁利亚。军团的士兵拒绝接受军纪的制裁,发挥技巧和毅力来遂行防御作战,号召意大利其他地方也拿他们的勇气和忠诚作

榜样,可以威胁尤里安的退路。要是他真的败在东方军队的优势兵力之下,可说是死无葬身之地。

尤里安的人道思想,在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残酷抉择中得以保全,君士坦提乌斯的死亡正是恰得其时,使罗马帝国能够脱离内战的苦难。冬天即将来临,无法将君主留在安条克,就是他的宠臣也不敢忤逆他急着要报复的欲望。他有点轻微的发热,或许是近来心神不宁所引起,却因旅程的劳累而加重病情。君士坦提乌斯过了塔尔苏斯(Tarsus)山以后,在不到十二哩远的小镇莫普苏克里尼(Mopsucrene)停顿下来,经过短期的调养,终以大限已到,得年仅有四十五岁,在位二十四年(361年11月30日)。他的本性混合着骄奢和软弱、迷信和残酷,从以往国家和教会重大事件的叙述中,完全表露无遗。多年的滥权使他在当代人的眼中是极具争议的对象,仅留下个人的功勋值得后代子孙的关注,君士坦丁最后一个儿子离开尘世,唯一的评论是遗传其父的缺失而非能力。君士坦提乌斯在弥留之际,遗言要尤里安接位继承大宝,这并非不合情理,他留下年轻而温柔的妻子,要考虑她未来的命运,何况她还怀着身孕。临终时对妻儿的关怀之情,还是胜过永难平息的仇恨。欧西比乌斯和那批有罪的同伙,还抱着一厢情愿的打算,想要选出另一位皇帝,可以延续宦官的当政。军队不愿从事痛恨的内战,抱着不屑参与的态度粉碎宫廷的阴谋,指派两位高阶军官前往晋见尤里安,矢言帝国的军队要效忠他的麾下。这位君王原已完成三种不同的计划对色雷斯发起攻击行动,现在都可置之高阁,毋须牺牲市民的生命,不必冒着激战的危险,他一手攫走全盘胜利所获致的利益。

尤里安急着重访出生地和帝国的新都,他从纳伊苏斯出发,穿过海姆斯山区和色雷斯的城市前进。当他到达赫拉克利亚之时,相距六十哩以外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全都前来欢迎。他在士兵、人民以及议员恭敬的欢呼声中,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都城(361年12月11日)。无数的群众满怀崇敬之心拥挤在他的身旁,当他们看到这位英雄人物,在缺乏经验的幼小年纪,就曾击败了日耳曼蛮族,现在一帆风顺从大西洋岸边,直穿整个欧洲到达波斯普鲁斯海峡,身材竟如此矮小,衣着又极为简朴,也许感到颇为失望。几天后去世皇帝的遗体在港口上岸,他们的君王不论真假表现出悲伤的感情,臣民均报以热烈的欢呼。他不戴王冠身着丧服,步行跟随送葬队伍一直来到安放遗体的圣使徒大教堂。即使他这种表示尊敬的举动可以解释为出于自

私,纯粹因为死者享有皇室的出身和荣耀,他的眼泪毫无疑问向世人表明,他已经忘记死者对他的伤害,只记得君士坦提乌斯交托给他的责任。阿魁利亚的军团确知皇帝去世,便立即打开城门,以几位有罪的首领作为牺牲,很容易获得尤里安的赦免,这可以说是出于谨慎,也可以当成慷慨的举动。他这时年仅三十二岁,在毫无争议下据有整个罗马帝国^①。

五、尤里安持身之道及对宫廷的改革(362 A. D. - 363 A. D.)

尤里安所习得的哲理教导他应考虑个人未来行止得失,高贵的出身和生活所面对的特殊遭遇,从不容许他有选择的自由。他可能真心喜爱学院的林园和雅典的社会,迫于君士坦提乌斯早先的意愿,后来出于不公正的做法,全部无法实现,最后只有不顾性命声誉遭到危险,拯救帝国的伟大名声,要向世人和后裔保证对千百万人的幸福负责^②。尤里安记得导师柏拉图曾说:“管理国家和群众的工作,永远必须交托给特定的人物;要想规正各民族的行为,需要借助上天的智慧和众神的力量。”每当他想到这些话,便感到自身责任之艰巨,使人不寒而栗。据此原则,他得出正确的结论,任何人要想统治国家,便应力求使自己和神灵一样完美。应除去己身欲望,开阔眼界并调节情绪,不要让亚里士多德的比喻得逞,也就是要降服那头将登上专制君王宝座的野兽。君士坦提乌斯已经死亡,尤里安在独立的基础上建立理性、美德、或者也可能是虚荣的宝座。他藐视崇高地位,放弃享乐生活,永远勤奋的履行晋升高位加之于他的职责。要是他的臣民被迫按照这位具有哲学家头脑的君王用来自我约束的严格作息,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行动,没多少人会同意让他从王冠的重负下解脱出来。

尤里安的饮食非常简单,有位经常和他一同用餐的亲密友人曾说,简单而清淡的膳食(通常总以蔬菜为主)使他始终保持身心健康和舒畅,随时充满活力去进行繁乱而重要的工作,同时像一位作家、一位教皇、一个文官、一

^① 尤里安的出生年份不很确定,生日是11月6日,年份是331或332年,我认为是较早那一年。

^② 尤里安在给提米努斯一封长篇大论的书信中,有力的表达出极富哲理的概念,有的地方稍嫌装腔作势。布莱特里认为这份传神的翻译出自提米努斯的手笔,他的演说辞现在还留存。

位将军和一位君王。他在同一天里得接见好几位大使,给他的将领、文职官员、私人朋友以及统治下的一些城市,亲笔写下或口述大量的信函。他听人诵读刚刚收到的备忘录,考虑请愿书提出的问题,而且说明自己的处理方案,速度之快使得秘书连速记都有些来不及。他的思路敏捷,意图坚定,可以在同一时间内手写、耳听、口授;还可以同时进行几个不同问题的思索,彼此不会干扰,而且从无差错。等大臣都回去休息之后,君王还飞快处理一件又一件的工作,然后匆匆用完餐便躲到书房中去读书,一直到事先安排好决定在晚间处理的公务,打断他的学习和研究。皇帝的晚餐还要更为清淡,他从不会因消化不良而影响到睡眠。另外他的婚姻生活时间不长,完全基于政治考虑而无爱情可言,此后洁身自好的尤里安再没有和任何女伴同床共被。他的秘书在先一天已睡足,精神饱满进屋来将他叫醒,他的仆人也分班进来侍候。他们不知疲倦的主子除了工作,生活上毫无乐趣可言。

在尤里安以前的皇帝、他的叔父、兄弟以及堂兄弟,都用似是而非的理由打着与民同乐的幌子,沉溺于赛车场很幼稚的比赛,虽然可以用来装点热闹的场面,也只能当做无所事事的观众,把一天绝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那里,直到二十四场^①比赛全部结束为止。在盛大的节日期间,尤里安明确表示自己不合时尚,对那种无聊的娱乐不感兴趣,总要勉强在赛车场露面,毫不在意看完五六场比赛后,像一位不耐烦的哲学家那样匆匆离开竞技场。他认为任何一段时间如果没有用来为公众造福,或拿来增加自己的知识,便是最大的浪费^②。由于他惜阴如金,短暂的统治时间似乎被拉长。如果不是那些日期全都确凿无疑,简直无法令人相信,从君士坦提乌斯去世(361年11月)到他的继承人出发前往波斯战场(363年3月),其间仅只有十六个月的时间。尤里安的施政作为和功绩只能靠历史学家尽力保存,但是现存他留下卷帙浩瀚的著作,成为展示皇帝的贡献和才智的纪念碑。《厌胡者》(*Misopogon*)、《凯撒》、几篇演说辞,以及他反对基督教的一部巨著,都是在

① 赛车后来增加为每天二十五场,每次出赛四辆车一共一百车次,四辆车各用不同的颜色,通常绕着梅塔(Meta)跑五或七圈。要是按照罗马的马克西穆斯赛车场,或是君士坦丁堡的椭圆形竞技场的标准,比赛的距离大约是四哩。

② 朱理乌斯·凯撒在比赛激烈时阅读紧急送来的公事,触怒罗马的观众。奥古斯都为了讨好人民,对赛车场的事务非常重视,加上自己也有兴趣,会全神贯注于比赛的进行,而且经常宣称赛车是他最喜爱的运动。

两个冬季的长夜里完成,其中一个冬季在君士坦丁堡,另一个是在安条克度过。

皇家宫廷的改革是尤里安政府的当务之急,在他住进君士坦丁堡的皇宫以后,要找理发师来服务,立刻有位衣饰精美的官员来谒见。君王带着大惊小怪的样子叫了起来:“我要理发师,而不是管钱的主计长。”他询问这个人有关雇用他的报酬,知道除了一大笔薪水还有优渥的津贴和奖金,每天分派二十个仆人来伺候他,还有很多马匹供他使用。上千的理发师、侍酒和厨子,供应少数官员的奢侈生活,还有宦官的数量只有夏日的虫豸可以相比。国君把功绩和德行所获得的优势委付给臣民,要想显得与众不同,只能讲究壮观的排场,在衣饰、饮食、居所和随从上竞相争胜。君士坦丁堡和他的嫡子营建富丽堂皇的宫殿,运用很多不同花色的大理石,装饰大量的黄金材质;烹调最精致的美食,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展现炫耀的心理,来自遥远国度的禽鸟,越渡大洋捕获的鱼类,不是当令季节的水果,冬天的玫瑰和夏日的冰块。皇宫御用人员的花费超过军团,然而昂贵的宫廷只要很少部分,就足够身登宝座者使唤,甚至可以保持显赫地位的华丽排场。故意炮制不计其数的卑贱职务,以及用卖官鬻爵的方式设立众多的内廷高位,让一无是处的小人购买特权,然后就可以不劳而获,靠着国家的经费来维持尔后的开销。庞大皇室家族的浪费,增加的赏金和津贴,很快成为合法的债务。有些人为了害怕仇敌的陷害,或是想要讨取别人的欢心,最后到处送贿买个平安,使得这些傲慢的贱仆得以突然致富。他们滥用自己目前的运道,根本不考虑过去或未来的状况;他们抢夺和贪污所得,只有纵情于不正当的娱乐,最后还是挥霍一空;他们穿丝质长袍,上面用金线绣出花样,餐桌摆满各种美酒和丰盛的菜肴;他们建造自用的房屋,像古代的执政官那样四周围绕着农庄。就是地位最尊贵的市民,在大道上遇到宦官,也要下马恭敬的问候。皇宫的奢华挥霍使得尤里安深感不齿,有时难免义愤填膺。他通常睡在地上,只会勉强屈服于不可或缺的生理需要。同时他最感自负之处,不在于处处要争强斗胜,而是藐视皇家的排场。

为了要全面根除这场已超过实际范围的灾难,他急着要去解救人民的痛苦,缓和他们喃喃不满的怨言。要是人民知道勤勉的成果竟如此浪费,对于重税难免还会产生不快的心理。在执行这样重要而有益的工作之时,尤里安受到指责,说他的处置过于仓卒而且毫无必要的严厉。单单由于一件

诏书,他使君士坦丁堡的皇宫荒废得不堪用,很可耻的遣散奴隶和跟班的随扈行列^①。对于服务皇室全心奉献的家臣,不论他们的年资或是贫穷的状况,根本没有任何例外,也不采取补救的慈善措施。那倒确实是尤里安的作风,他很少想到亚里士多德最基本的原则,真正的德行位于两个相对的恶行之间,保持相等的距离,简单的说就是中庸之道。华丽和精致的亚洲式服饰,鬃发和化妆,项圈和手镯,让君士坦丁堡穿戴起来显得如此荒谬,一直受到他那哲学家风格继承人的严辞拒绝。为了不愿穿矫饰的服装,尤里安打算要抛弃正当的礼仪,表示重视安贫乐道的精神,连梳洗和清洁的习惯全都不顾。有一场讽刺剧在公众面前演出,戏中的皇帝不仅高兴而且很骄傲的谈到自己指甲的长度,以及被墨水染黑的双手,同时很郑重的声明,虽然他身体绝大部分长满毛发,但是使用剃刀只限于头部,带着自满的神态,赞许浓厚稠密的络腮胡须,看起来像希腊的哲学家,内心真是不胜欢喜。要是尤里安请教这简单的问题,罗马的执政官会看不起大流士和第欧根尼(Diogenes)*^②,说他们留着胡须不过装腔作势而已。

六、成立法庭审理罪犯及祛除前朝的暴政(363 A. D.)

尤里安要是仅仅纠正前朝的滥权恶行,而没有惩治犯罪的人员,改革的工作仍旧不够圆满。在写给亲密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提到:

我们现在能从许德拉(Hydra)吞噬一切的巨口里获得解救,真令人惊愕不已。我并没有意思把这个称呼安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头上,他已过世,愿他平静的安息!他那些奸诈而残酷的嬖幸,想尽一切手段来欺骗和怂恿君王,让他温和的天性被阿谀之言消除殆尽。虽然如此,我的意图不是用高压的手段制裁这些小人。他们会遭到起诉,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一样会获得公正无私的审判。

^① 然而尤里安受到控诉说他把整个市镇送给宦官,利巴里乌斯为他辟谣,说这件事是君士坦提乌斯所为。不过从这件讼案,可以泄露很多不为人知的情节。

*^② [译注]第欧根尼(412 B. C. - 323 B. C.)是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非常愤世嫉俗,安贫乐道,像是住在一个木桶里,在中午打着火把去找诚实的人。

他从政府和军队的高阶人员中,提名六位法官负责侦办这个案件,为了免于恶意的指责,说他是在公报私仇,就将这个特别法庭设置在卡尔西顿(Chalcedon),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这边的海岸,赋予审判官绝对的权力,可以宣判和执行最后的判决,不能延展日期也不接受上诉。主席由年高德劭的东部统领,另一位同名的萨路斯特担任^①。他的德行和地位,能够化解知名的希腊诡辩家与基督教的主教之间的争执,双方修好如初。口才出众的马梅提努斯(Mamertinus)在旁协助,他是年度执政官当选人,最大长处是乐于为善,相信别人。这两位官员在民事方面的智慧,敌不过内维塔、阿吉罗(Agilo)、约维努斯和阿尔贝提奥(Arbetio)这四位将领的凶猛暴力,其中阿尔贝提奥被认为获得秘密的授权,公众要是看到他在酒馆里倒是很平常,如果出现在法庭,那就令人感到很惊讶。约维乌斯和海克留斯两支部队的领导人员,全部一身戎装,怒气冲天围绕着法庭。法官在法律的公正和党派叫嚣之间,受到影响而摇摆不定。

寝宫总管欧西比乌斯长久以来滥用君士坦提乌斯对他的宠爱,施展蛮横、腐败和残酷的奴性统治。为了惩治他种种不法行为,处以耻辱的死刑。保罗和阿波德尼乌斯(Apodemius)受到处死(前者被判活活烧死),他们要为数百位罗马人的寡妇和孤儿负责,但这种赎罪的方式并不完全适当,因为这些人遭到合法暴君的出卖或谋杀。正义女神(要是我们用阿米阿努斯这种悲惨的表达方式)自己也要为乌尔苏卢斯(Ursulus)的命运痛哭流泪。帝国财务大臣流出的鲜血,将要指控尤里安的忘恩负义,因为在皇帝早年最不幸的时刻,诚实的大臣勇敢而慷慨的伸出援手。暴戾的士兵被乌尔苏卢斯毫不在乎的态度所激怒,认为案情严重,判处死刑。皇帝感到内疚并且公众多加指责,个人受到很深的伤害,为抚慰乌尔苏卢斯的家人,把充公的家产发还。在这年的年底,他们用禁卫军统领和执政官的纹章旗帜装饰法庭^②。托鲁斯和弗罗伦提乌斯向铁面无私的法庭俯首认罪,乞求大发慈悲饶恕他

① 两位萨路斯特一位是高卢的禁卫军统领,另一位是东部的禁卫军统领,要很小心才能区别清楚。我通常用第二名或家姓来称呼,第二位萨路斯特获得基督徒的尊敬,格列高利·纳齐安赞虽然谴责他的宗教,却钦佩他的为人。

② 共和政体古老的位阶仍然受到尊敬,当民众听到托鲁斯身居执政官的职位,被当成罪犯收押,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和愤慨。他的同僚弗罗伦提乌斯延到次年,等新的执政官就职以后,才被召上法庭。

们的性命,前者放逐到意大利的韦尔切利,后者还是判处死刑。明智的君王应该奖赏托鲁斯的罪行,因为当他没有能力阻止叛军前进的时候,就拿他的恩主和合法君王的宫廷作为避难所。佛罗伦提乌斯的罪行证明法官的严厉确实很公正,他逃避的行为更显出尤里安的宽宏大量。皇帝大义凛然制止告发人,不要为了图谋私利而进行辛勤的调查,即使自己非常气愤,也不愿打探这邪恶的逃亡者所藏身之处。

卡尔西顿法庭解散后过了几个月,阿非利加的统领代理人书记官高登提乌斯和埃及公爵阿尔泰米乌斯,在安条克被公开处决。阿尔泰米乌斯是这个最重要行省的僭主,进行暴虐而腐化的统治,高登提乌斯长期以来用诽谤的手法,污蔑尤里安本人和他的品格操守。然而审判和定罪的程序在执行时显得极为拙劣,对公众而言,他们像是君士坦提乌斯的支持者,因坚守忠诚的原则而遭到杀害,使得邪恶的罪犯反而获得莫大的光荣。至于服侍过君士坦提乌斯的其他人员,受到法条不究既往的保护,可安享他们所接受的贿赂,无论是用来抗拒所受的压力,还是压迫孤独无依者,都不会遭到惩罚。这些措施在执行的时候,必然会贬低皇权的无上尊严,就治国最正确稳健的原则而论,实在值得我们的嘉许。尤里安因群众不断的请愿感到非常头痛,尤其是埃及人大声要求归还他们呈献的礼物,因为过去的政府行事太过草率或者违法。他预见这令人困扰的案情会引起不断的诉讼,于是提出保证,一般而言出于皇帝之口应该很神圣,要是这些埃及人能前往卡尔西顿,他愿亲自接见,听取他们的请愿并作出裁决。等这些人登岸后,他颁布一道严厉的命令,禁止船员运送埃及人到君士坦丁堡。这些失望的当事人只有留在亚洲海岸,等到耐性和金钱全部消耗得一干二净,只能在不停的抱怨声中回到自己的家乡。

君士坦提乌斯招募一支密探、特务和告发者的大军,为使一人酣然入睡,不惜干扰数百万人的安宁,现在被心胸开阔的继承人全部解散。尤里安产生疑惧时会缓慢处理,施展惩处时用慈悲心肠,基于判断、自负和勇气的效益,藐视叛逆的行为,自认有莫大的功绩,相信他的臣民之中,没有人敢在战场上与他交手,或者企图谋害他的性命,甚或坐上已空的宝座。哲学家能够原谅不满情绪在仓卒间发起的攻击,英雄人物瞧不起空有野心的计谋,知道叛逆分子会为情势所迫,完全谈不上机运或能力,全都无法胜任篡夺的工作。安锡拉有个市民为自己准备紫色的服饰,这是轻率的违制行为,在君士

坦提乌斯统治之下,能够定为死罪。这个市民有个敌人,想尽办法向尤里安提出控告。国君派人经过详尽的调查,就派告发者带着一双紫色的拖鞋,送给这位市民当礼物,使他的特殊嗜好能够增加光彩。一件更危险的谋叛涉及十位贴身侍卫,他们决定在安条克附近的教练场下手刺杀尤里安,由于饮酒过量而泄露罪行,被链条锁着带到自尊心受打击的君王面前。尤里安把他们邪恶而愚蠢的行为数落一顿后,并没有像他们想象那样处以受尽酷刑的死罪,只是把两名首恶分子宣判放逐结案。只有一件案例尤里安违反已成习惯的仁慈作风,那就是处决一名少不更事的青年。他幻想用无缚鸡之力的双手,抢夺执掌帝国的大权。年轻人是骑兵将领马塞卢斯的儿子,这位将领在高卢战争的第一次战役中,背弃凯撒的阵营,成为共和国的叛徒。尤里安并没有因个人的气愤任性施加报复,只是把儿子和父亲所犯的罪行混淆,没有完全弄得很清楚。马塞卢斯的不幸使他与君王得到和解的机会,对于公正的法律所施于他的痛苦,皇帝愿意尽力去治愈这个伤口。

七、尤里安的施政作为及其治国的风格(363 A. D.)

尤里安并非不知自由权利的可贵,他从学习中吸收古代圣贤豪杰的精神,然而他的生命和机运,完全取决于一个暴君反复无常的个性。等他登上宝座,个人的自负感觉有时受到羞辱,因为宫廷的奴隶不敢指责他的缺失,也就没有资格称赞他的德性。他确实痛恨东方的专制政体,在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及漫长的八十年之后,这种体制终于在帝国建立。尤里安经常沉思考虑,要把贵重的皇冠视为无物,即使舍弃帝座也在所不惜,只是迷信的动机制止他采取行动。他绝对拒绝使用“我主”或“主上”的称呼^①,虽然罗马人对这个用语已经是耳熟能详,不再想到原来具有奴性和屈辱的根源。君王对覆没的共和国怀抱尊敬之心,连带对执政官的位阶和职称都极为珍视。审慎奥古斯都所装出的行为,尤里安经过选择很乐意加以采用。元旦破晓(363年1月1日)新任执政官马梅提努斯和内维塔赶往皇宫向皇帝致敬。听到他们快要到达的消息,尤里安从帝座上一跃而起,很热诚的走到前面去

^① 他并没有立法正式废除“君王”或“主上”这些傲慢的称呼,在他颁发的奖章上仍可见到,只是私下装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但是对宫廷的奴仆又是不同的声调。

迎接,表现出非常谦恭的态度,使得面红耳赤的官员不知所措。他们离开皇宫向元老院进发,皇帝步行走在他的抬舆前面,注视的群众赞许带有古代遗风的行列,私下不免责怪,这种行为看在眼里会贬低帝王的尊严^①,尤里安的举止和态度赢得一致的支持。在赛车场观看比赛节目的时候,他不知是出之故意还是疏忽,当着执政官的面前举行释放奴隶的仪式。这时他忽然记起已经侵犯另一位官员的审判权,立即下罪己诏处以十磅黄金的罚鍰,等于是向罗马世界宣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尤里安基于施政的概念和对出生地的关怀,把古代罗马的元老院所能享受的荣誉、利益和权势,照样授与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有一个合法假设被提出来,后来也逐渐建立,那就是国家议会有一半迁移到东部,尤里安的专制政体继承人接受元老院议员的头衔,承认自己是备受尊敬团体的成员,获准代表罗马令名的尊荣。国君把他的注意力从君士坦丁堡延伸到行省的地方元老院。他一再颁布诏书,取消不公正而且带来危害的豁免权,就是这类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怠惰的公民毋须服务国家。他运用强制的手段,让公民以平等的方式共同负起公共的责任。要是按照利巴尼乌斯非常生动的说法,是他让帝国垂危的城市恢复活力、光辉和灵性。

古老的希腊在尤里安的内心激发最温柔的怜悯之情。当他思念起那些显赫天神、盖世英雄,以及超越于神明和英雄之上的凡夫俗子,不禁感到向往不已,就是这些人把才智的碑铭和德行的典范,遗留给千年万世的后代子孙。他把伊庇鲁斯(Epirus)和伯罗奔尼撒的城市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恢复原有的美丽和壮观。雅典视他为恩主,阿尔戈斯(Argos)受他的奥援。高傲的科林斯(Corinth)享有罗马殖民区的尊荣,再度从废墟中崛起,向邻近的自主城邦要求贡金,目的是支付大地峡(Isthmus)的竞赛费用,以在竞技场中猎杀黑熊和花豹而名闻遐迩。伊利斯(Elis)、德尔斐(Delphi)和阿尔戈斯这三座城市,从古代遥远的祖先继承神圣的职位,能够使奥林匹克、德尔斐和涅墨亚(Nemean)的竞赛永垂不朽*^②,对于提供贡金的要求可以获得豁

^① 执政官马梅提努斯认为那一天是幸运的日子,为主子的屈尊降贵感到惊异而又兴奋,像个口若悬河的奴隶在旁边恭维不已。

*^② [译注]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古希腊为纪念宙斯,每四年举行一次的赛会,比赛项目有运动、诗歌和音乐;德尔斐赛会是希腊人为纪念阿波罗杀死巨蟒毕颂(Python),每四年举行一次竞技大会;涅墨亚赛会希腊人隔年举行一次,以体育和音乐为主。

免。科林斯人很尊敬伊利斯和德尔斐,让他们免去缴纳贡金的义务,贫穷的阿尔戈斯受到无礼的迫害,没有获得同意。他们派出代表团提出微弱的抗议,在行省长官的敕令之下只有闭口不言,因为长官住在首府,只考虑当地的利益。裁决以后过了七年,尤里安同意将这个案子提交高等法庭。他在审判的中间进行干预,用犀利的口才为一个城市辩护,所以后来才得到平反,他认为这个城市是阿伽门农的皇居^①,马其顿的国王和征服者的发源地^②。

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繁重的军事和民治工作倍增,锻炼着尤里安的才能。他常以演说家和法官的身分出现,这在现代欧洲的君主看来是不可思议之事。早期有几位凯撒热心精研以理服人的艺术,他们的继承人在军事上无知,却偏偏充满亚洲那种讲究排场的自傲,把这些重要的统治术忘得干干净净。身为君王对于自己惧怕的士兵,不惜自贬身分向他们高谈阔论,但对看不起的元老院却始终保持疏远的沉默。君士坦提乌斯尽力避开元老院的会议,就尤里安看来这正是他大谈共和制的原则,充分显露一位雄辩家才能的最佳场所。他像在学校演练雄辩术般,轮番试验多种方式的赞颂、批评和告诫话语。他的朋友利巴尼乌斯提到,尤里安对荷马有深入研究,他不仅学会且能模仿墨涅拉俄斯(Menelaus)言简意赅的风格,涅斯托耳(Nestor)滔滔不绝的气派,以及尤利西斯(Ulysses)悲愤有力的雄辩*^③。

法官的职能与君王的身分并不相称,尤里安把它当做一种职责和个人的乐趣来行使。尽管他能信赖禁卫军统领的诚实和能力,还是常常亲自坐在他们身边提出自己的判断。他具有敏锐洞察力,可揭穿和击败极力掩盖事实真相、曲解法律含义的公诉人所使用的肮脏伎俩。他有时忘记自己处于极为特殊的地位,提出一些考虑不周或不合时宜的问题。当他不同意法

① 阿伽门农统治迈锡尼离阿尔戈斯有三十个斯达底亚的距离,大约是六哩。这些城市兴衰不已,希腊的诗人都混淆不清。

② 这些从提米努斯(Temenus)和赫尔克里士开始的家谱,让人感到怀疑,用奥林匹克会期的时间推算,那个时候的马其顿国王在希腊还没有名望。等到亚该亚同盟反对腓力的擅权,阿尔戈斯撤回代表团被认为是正当的做法,也就是自认有乡亲的关系。

* ③ [译注] 墨涅拉俄斯是斯巴达国王,希腊美女海伦是他的妻子,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他苦苦哀求其兄阿伽门农出面邀集大军,夺回其妻;涅斯托耳是特洛伊战争时期希腊的贤明长者,向双方提出呼吁;尤利西斯是希腊英雄,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海上漂泊十年方始返家,真是感慨万分。

官、公诉人和其委托人的看法,坚持己见的时候,放大的声音和激动的身体流露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然而他清楚自己的脾气,促使他鼓励甚至请求友人和大臣对他的话提出反驳。每当他们对他一时情绪冲动的表现,大胆提出异议,在场人员都能看出他们的君主表现出羞愧与感激之情。尤里安的法令以公正原则做基础,君王的法庭最容易出现两种危险倾向,就是讲求表面的同情和平等,他都极力加以避免。他判定案件的是非,从不考虑当事人的处境,虽然极愿意帮助穷人,有钱有势的对手完全合理,穷人也被判罪。他特别注意分清法官和立法者的界线^①,尽管他曾考虑需要对罗马的法律进行改革,判案完全依据法律条文明确和严格的含义,此一原则是为行政官员所必须执行,广大臣民所必须遵守。

如果皇帝被剥去紫袍,光着身子抛到广大的人群中去,必然立即沉入社会的底层,绝无出头的希望。尤里安的德行和能力,就某些方面看来,和他幸运的出身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论他选择何种谋生之道,靠着他无畏的胆略、灵巧的机智以及强烈的进取精神,他都应当得到他所从事职业的最高荣誉,即使尤里安在一个国家中生而为普通平民,有可能使自己上升到大臣或将领的地位。如果可厌而难以捉摸的权力转移使他的希望落空,或者他明智的拒绝那条通往伟大的道路,他把现有的才能用于勤奋学习,所获得的幸福生活和不朽名声绝非任何一位帝王所敢想象。要是非常仔细甚或用挑剔的眼光描述尤里安,总感到似乎还缺少某种特质,才能达到最完美的整体形象。他的才智不如凯撒那样崇高而伟大,没有具备奥古斯都无比周详的审慎,图拉真的美德显得更为稳定和自然,马可的哲学显得更为简朴和单纯。然而尤里安在逆境中表现极为坚定,在顺境中又是那么谦和。从亚历山大·塞维鲁去世以后,整整过了一百二十年,罗马人才又看到一位以履行职责为乐趣,不辞辛劳减轻臣民的痛苦,振奋臣民的精神,始终要把权威和才能、幸福和美德联系起来的皇帝。无论是政坛上的党派或宗教方面的教派,虽然对背教的尤里安不无感叹,都认为他在和平时期及战争时期,已经表现出超人的才智,对他的国家充满爱心,身为君王能与世界的帝国相得益彰。

^① 尤里安在位只有十六个月,制定的法律纳入《狄奥多西法典》有六十四种。

第二十三章

尤里安的宗教信仰 一视同仁的宽容作风 企图恢复
异教的多神崇拜 重建耶路撒冷神庙 运用各种手段对
基督徒进行迫害 宗教外衣下的偏袒行为 (351 A. D. - 363
A. D.)

一、尤里安的宗教信仰和叛教行为 (331 A. D. - 351 A. D.)

尤里安扮演“背教者”的角色损害到他的名声，德性受到狂热情绪的蛊惑，结果使得他的过错被夸大和渲染。后人对他的了解不多，总认为他是一位具有哲学思想的君王，多方设法用一视同仁的态度保护帝国所有的教派，同时要缓和从戴克里先的诏书到阿塔纳修斯的放逐，这段时期在人民心胸涌起的神学热潮。深入研究尤里安的性格和行为，知道他并未免于当时普遍存在的通病，就不致对这位君王产生偏爱的印象。将他最要好的朋友和势不两立的敌人，对他描绘出不同的形象加以比较，可以保持公正的立场，避免有先入为主的想法。一位明智而坦诚的历史学家，是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的公正目击者，忠实描述尤里安的种种行为。当代人士提出的证言看法倒是一致，从皇帝本人许多公开和私下的声明中得到证实。他的多种著作完全表明他对宗教所抱持的观念，要是从政策上考虑，他只会尽量加以掩饰，绝不会大声张扬。虔诚而忠实的崇拜雅典和罗马的神祇，形成尤里安的主导情结。受到迷信和偏见的影响，开明思想的实力被腐蚀和削弱，原来只存在这位皇帝脑海里的幻影，对帝国政府产生真正有害的后果。基督徒憎恶他人崇拜神话和传奇中出现的神明，不惜将他们的圣坛推倒，这些狂热的信徒集中力量，对臣民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保持着势不两立的状态。尤里安

有时出于渴望求得胜利或遭到排斥产生羞辱,真禁不住想要破坏法律的正义和谨慎的作为。他所唾弃而极力反对的教派竟然获胜,不免要用耻辱来污蔑尤里安的名字。他的背教行为终于失败,使他遭到虔诚教徒那种排山倒海的抨击,发动谴责的信号是格列高利·纳齐安赞^①吹出响亮的号角^②。在积极进取的皇帝短暂的统治期间,接二连三发生很多重大事迹,值得详细而公正的描绘一番。现在谨将他的动机、意图以及各种行为,凡与宗教史有关的部分都将在本章一一说明。

状况奇特而影响重大的背教行为,产生的原因可以从尤里安成为孤儿,落入杀害他全家的凶手手里,那段早期的生活中去寻找。幼小的心灵对生动的印象十分敏感,于是基督和君士坦提乌斯的名字,奴隶和宗教的概念,很快在他的内心深处联系在一起。他的童年生活是由尼科米底亚大主教欧西比乌斯照顾^③,这位主教与他的母亲一方有亲戚关系,直至尤里安满十二岁以前,他从基督导师那里学到的不是如何成为一位英雄,而是要成为一位圣徒。当时的皇帝关心尘世的皇冠远胜过天上的宝座,满意自己仅保有新人教者的地位,让君士坦丁两个侄儿^④去接受洗礼^⑤。两兄弟还得在教会中担任低阶教职,尤里安曾在尼科米底亚教堂当过读经师。皇帝刻意培养他们对宗教进行研究,希望产生信仰虔诚的后果。他们祈祷、斋戒、向穷人散发救济、对教士赠送礼物、到殉教者的坟墓致祭,加卢斯和尤里安在凯撒里亚共同建立圣马马斯(St. Mamas)雄伟的纪念碑^⑥。他们用恭敬的态度

① 在格列高利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篇幅很长的抨击文章,但是很不智的分列为两个演说辞,分别是格列高利和他的朋友巴西尔,在尤里安死后六个月公开发表,这时他的遗体已运到塔尔苏斯,而且约维安仍旧在位。我从1735年在里昂出版的法文译本和评论,获得很大的帮助。

② 演说家用文雅的词句、炽热的信仰和虚荣的心态,对着天堂和人间、凡人和天使、活者和死人,特别是伟大的君士坦提乌斯,发表谈话。他提出惊人保证,说他形同为君士坦提乌斯建立纪念碑,不但与赫尔克里士之柱一样耐久,而且也较轻便。

③ 尤里安从未对阿里乌斯这位高级教士表示感激之意,他推崇他的老师宦官马多尼乌斯,同时也提到他施教的方式,能够激起学生热烈敬仰荷马的才华和宗教。

④ 尤里安向亚历山大里亚人保证在二十岁以前一直是基督徒。

⑤ 他可能尽力冲淡祭牛洗礼中牛血的神圣记号。

⑥ 指派给加卢斯的任务进行很顺利,能够圆满完工;这座认为由尤里安亵渎神圣的手所建造的建筑物,遭到大地拒绝,刻意将它摧毁。这次局部地震为当时在世的人证实,后来在教会历史里成为很有名的奇迹。

和以圣洁闻名的大主教交谈,诚恳的请求僧侣和隐士为他们祝福,这些人自愿过艰苦的修行生活,并把这种精神引入卡帕多细亚^①。

等到这两位亲王接近成年,他们在宗教问题上看到彼此性格的差异。迟钝而固执的加卢斯天生具有宗教热忱,完全接受基督教的各种论点,但是基督教从未影响他的行为或约束他的欲望。弟弟的个性非常温和,对福音书的信条并没有反感,神学体系可以满足他那活跃的好奇心,解释神明奥秘难知的本质,对看不见的未来世界展示出无限远景。尤里安的独立精神使他不愿屈就被动和无条件的服从,那是教堂里傲慢无知的神职人员,借着宗教的名义所加之于人的要求。他们把主观的看法当成正式的法律,拿永恒惩罚的恐怖作为后盾。他们试图改变年轻亲王坚定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这时等于在无形中激发早已伺机而动的天才,从此他再也不承认神学导师的权威。他在小亚细亚有关阿里乌斯思想斗争的攻讦中接受教育^②,东部主教的激烈言论和信条的不断更换,以及唆使采取行动的非宗教动机,无形中坚定尤里安的偏见,认为他们对如此吵闹不休的宗教,既不能深入理解也无法真正相信。他没有办法用关切的心情聆听基督教的证言,增强对教会的信心,而是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和无法克服的厌恶情绪,固执而机敏的抵制那套教义。每当年轻的亲王奉命对正在进行的争论发表演说,尤里安总是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异教教派那边,借口为力量弱小的一派进行辩护,可以使他的学问和智慧得到充分的训练和发挥。

加卢斯一朝得势穿上紫袍以后,尤里安也可以获得自由,从事文学和异教思想的研究。有一大批诡辩家受到皇家学生的爱好和慷慨所吸引,在希腊的学术与希腊的宗教之间建立严密的联系,荷马的诗篇不被看成人类天才的极致而受到赞扬,却被一本正经归之于阿波罗和缪斯的灵感。不朽的诗人描述奥林波斯神祇的形象,即使对毫无迷信心理的人而言,脑海里也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都熟悉他们的名字、性格、外形和特征,使得这些虚幻的人物都能真实而具体的存在,让神话产生令人向往的迷惘,明知与理智

① 哲学家嘲笑这些孤寂的宗教狂热者要用铁链将自己锁住,但是忘了人类原本就是合群的动物。异教徒认为这些人弃绝神祇,所以受到邪恶魔鬼的奴役和折磨。

② 尤里安说道:“你们迫害这些不百分之百依照你们认可的方式去哀悼死者的异端分子。”他显示自己是位宽容的神学家,但是他始终认为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不论是从保罗、耶稣甚至摩西,都找不到丝毫理论依据。

和经验完全格格不入,却在想象中能够暂时而且局部的接受。在尤里安那个时代,各种情况都会有助于延续和加强虚无的幻觉:希腊和亚细亚的神庙、艺术家借着绘画或雕刻表现诗人的作品领会到神祇的恩典、节日及献祭活动的盛大场面、占卜术的流行、民间关于神谕和奇迹的传统说法,以及两千年古老的传统习俗。多神教表现出软弱的一面,因为主张很温和而能获得相当程度的谅解,异教的宗教热忱和任性的怀疑学派颇能相容^①。希腊人的神学思想并不要求完整而统一的体系,把信徒的心灵全包括在内,而是由上千个松散而坚韧的部分组成,神祇的仆人可以自行确定宗教信仰所欲到达的程度。

尤里安为适合自己的处境,选择范围非常广泛的信条。有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他排斥福音教加在身上的有益束缚,却自愿把理性献给朱庇特和阿波罗的神坛。尤里安有一篇献给天神之母希比利(Cybele)*^②的祷词,提到她曾向个性柔弱的祭司要求供奉牺牲,弗里吉亚的男童毫不考虑后果答应照办。虔诚的皇帝用严肃的态度,亲自提笔描述女神从帕加马的海滨来到台伯河口的全部航程,并且讲到一件极重要的神迹,使得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全都相信,他们的使臣远涉重洋运来用泥土做成的神像,真正具有生命、情感和力量^③。他为证明这一神迹的真实性,请求大家去观看该城的公共纪念碑,然后用带有几分刻薄的笔调,攻击有些人装腔作势和不识大体,竟然讥笑自己祖先的神圣传统。

存在于人民之中的迷信思想为虔诚的哲学家真诚接受,并且大力宣扬和鼓舞,尤里安却为自己保留自由解释的特权,而且已经静静告别教堂的圣坛,全身转向庙宇神殿。希腊神话极其不可思议,等于是用清晰可闻的声音向众人宣告,虔诚的探索者不能自满于表面的涵义,更不可以感到惊异害怕,必须勤奋探求深奥难测的智慧,谨慎的古人有意用愚昧和寓言的面具加以掩盖。

① 休谟很巧妙地比较一神教和多神教的不同运作方式,有关怀疑或信念如何在人类的心灵引起共鸣。

*② [译注]希比利是古代小亚细亚人崇拜的自然女神。

③ 伊达恩(Idaean)之母大约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来到意大利,克劳狄娅(Claudia)是位处女或贵夫人,经过她的倡导使罗马妇女以羞怯为耻,因而使得自己的名声大振,这种神迹有很多人可以证明确有其事。德拉肯波克(Drakenborch)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但我们看到李维(Livy, Titus Livius, 59 B. C. - 17 A. D., 罗马历史学家,著《罗马史》一四二卷,记述罗马建城到公元前9年的全部历史)对这件事倒是轻描淡写,不着边际的叙述一番。

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诸如柏罗丁(Plotinus)、波菲利(Porphiry)和圣洁的扬布利库斯(Iamblichus),将嘲喻作用发挥到极限,被人尊为大师,可以缓和与修正受到扭曲的异教形象。尤里安在扬布利库斯入门弟子埃得西乌斯(Aedesius)的指导下进行研究,一心只想获得这方面的学问。他一本正经的声明,这种价值远高于帝国在世上的财富^①。这倒真是财富,只有透过主观意见才能产生价值。任何艺术家如果自以为从杂乱的岩层中找到珍贵的矿脉,也有同样的权利赋予名称和形象以表达自己的爱好。阿提斯(Atys)*^②和希比利的神话已由波菲利作过解释,他的努力更激发尤里安的勤奋和虔诚,创作和出版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寓言故事。这种毫无根据任意解释的作法,可能满足柏拉图学派的高傲情绪,却暴露出他们在文艺上的虚荣。要是没有冗长的细节描写,对于充斥着怪异的隐喻、揣摩的字根、夸张的琐事,以及那些自认为在揭露宇宙体系的哲人难以捉摸的奥秘,现代读者很难获得正确的概念。异教神学的传统说法多如牛毛,研究者在进行解释的时候,随意挑选对他而言最方便的情节。翻译是一种可以任意作解释的密码,能从任何一个寓言故事中,得出心目中可能的观念,用来配合他们的宗教和哲学体系。裸体维纳斯的淫荡形象可加以歪曲,用来揭示道德观念和实质真理;阿提斯受到阉割,可解释为太阳在回归线之间运行,人类的灵魂要与罪孽和过错永远分离^③。

二、尤里安的哲学思想和神学体系(351 A. D.)

尤里安的神学体系包括“自然宗教”崇高和重要的原则,但是整个架构未能建立在神启的基础之上,信仰缺乏坚实的保证,柏拉图的门徒落入低级迷信的习惯行为。而且尤里安的行动、著作和思想,把神性的普通概念和哲

① 尤里安以最狂热的献身精神发誓,同时害怕会过度泄露这种神圣的奥秘,因为世俗可能会以邪恶的嘲讽笑容加以鄙视。

*② [译注]阿提斯在古代的传奇人物中有不同的说法,奥维德的长诗里提到他是美貌英俊的牧羊人,受到希比利的宠爱,被指定当祭司,条件是要守贞,后来河神的女儿爱上他,他怕受不起诱惑,于是自宫。

③ 可以参阅尤里安的第五篇演说辞,所有的讽喻来自柏拉图学院,不值得卡图卢斯(Catullus)用这种题材写一首短诗。阿提斯因为无可补救的损失所产生的转变,使得他从最粗野的宗教狂热,冷静下来发出悲惨的怨言,这种情景必定使男人感到怜悯,阉人感到绝望。

学概念全部混淆在一起。虔诚的皇帝承认并崇拜宇宙永恒动因,认为它是无限自然之中最完美的根源,为凡人肉眼所不能见和理解所不能及。用柏拉图的观点来说,至高无上的上帝创造或产生不同层次的神祇、魔鬼、英雄和凡人,全部依赖他那不灭的灵魂,从第一动因获得生命的造物都被赐予天赋的永生。如此珍贵的恩惠不能随便给与卑下的生物,因而造物主把制造凡人,以及安排动植物和矿物界的美好和谐,交付给有此种技术和能力的下级神明去做,把这个低等世界的各种工作委托给神圣的使臣去管。他们的治理工作不够完善,难免出现矛盾和失误。于是,将地球及居民加以区分,马尔斯、密涅瓦、墨丘利或维纳斯的性格,从他们各自不同的信徒所遵循的法则和态度,可以很清楚找到根源。只要人类不朽的灵魂还被桎梏在不能长存的躯壳里面,请求上天赐恩或赦罪就符合所要的利益和职责,因人类虔诚崇拜可以满足神明的骄傲情绪,神明的感官则假定会从下界所献牺牲的烟雾中得到滋养^①。下级神祇有时可能会在神像上附身,居住在为他修建的神殿,偶尔会到地上巡视,但是他的宝座安置在天上,代表真正的荣誉。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运行有不变规律,尤里安很大意用来作为万物永恒存在的证据,这种永恒足以充分证明这不是下级神祇,而是万能造物主的高深技术。在柏拉图学派的理论体系之中,可见世界是不可见世界的一种形式,各种天体的形成都弥漫着神明灵性,可作为接受宗教崇拜最适当的对象。太阳发出暖和光芒遍及整个宇宙,生命得以繁殖绵延,生生不息,应该被视为逻各斯(Logos)明亮的代表,当做全能天父鲜明、理性和仁爱的形象,受到人类的顶礼膜拜。

无论在哪个缺乏真正创作灵感的时期,总会代之以狂热的强烈幻觉和欺骗的模仿伎俩。如果是在尤里安那个时代,这类手法只有异教的祭司拿来使用,维持他们即将灭亡的行业,应该说是特有的兴趣和习惯使然。但是哲学家竟然帮着滥用人类的迷信思想^②,希腊的神秘教义得到现代柏拉图

^① 尤里安采用的这种粗鄙想法归之于他私淑马可·安东尼。斯多噶和柏拉图的门徒,在形体的模拟和精神的纯洁间犹豫不决,然而最严肃的哲学家也相信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和琉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就是说,在无信仰的时代,不朽的神明没有牺牲奉献就会饿死。

^② 欧纳庇乌斯的诡辩家像沙漠的圣徒那样行使很多神迹,唯一让人感到欣慰之处,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悲观的面容。扬布利库斯从两座相邻泉水召来的是爱神厄洛斯(Eros)和安忒洛斯(Anteros),并不是长着角和长尾的魔鬼。两个俊美的幼童从水中跃出来,把他当成父亲那样深情拥抱,听从他的命令才告退。

学派惯用魔法或妖术的支持,确实令人吃惊而且茫然不知所措。这些人士吹牛说自己能控制自然的变化,探索未来的奥秘,命令亡灵鬼魂服务侍候,欣然会晤高层神祇相谈甚欢,能使灵魂与臭皮囊分离,重新与无限的神灵结合在一起直到永恒。

尤里安的好奇心虔诚而无所惧,使那些哲学家怀抱很大的希望,认为他是很容易掌握的对象,且从刚改变信仰的年轻人所处地位来看,他们成功以后可能产生极关重要的效果。埃得西乌斯在帕加马(Pergamus)建立的学院,受到迫害而四处漂泊,尤里安倒是从他的口中,第一次了解有关柏拉图学说的基本知识。受人尊敬的哲人精力日衰,无法满足积极勤奋而又才思敏捷的学生所提出的要求,于是由两位最有学问的门生克里桑特斯(Chrysanthes)和欧西比乌斯,按照他的意愿取代年事已高的老师。两位哲学家为扮演不同的角色,事先有充分准备并完成分工合作。他们运用沽名钓誉和假装争辩的手法,挑动那迫不及待渴求者的希望,最后又把他交给同伙,胆大包天且最有能耐的魔术大师马克西穆斯(Maximus)。刚满二十岁的尤里安经过安排,在以弗所(Ephesus)秘密入门。从他在雅典住所的来往人士,可清楚看到哲学和迷信违反自然的结合。他获得正式加入埃琉西斯秘密教派*^①的特权。这个教派在希腊宗教普遍衰颓的情况下,还能保留一些原始圣洁的遗迹。尤里安的宗教热情是如此高涨,竟为了通过神秘的仪式和奉献,完成清洗罪孽的伟大工作,就拉拢埃琉西斯教派的大祭司,专程邀请他前往高卢王宫。入会仪式是于寂静夜晚的山洞深处进行,新人教者要对这种神秘仪式绝对保守秘密,因此我就不必描述,通过入会者^②的感官或想象会诞生阴森可怖的声音和火花四射的妖魔,以及后来沐浴在一道天光的照射,感到舒适并且豁然领悟。在以弗所和埃琉西斯的深山,尤里安的头脑渗透真诚、深刻、坚定的信仰热情,难免有时会表现出虔诚的欺骗和伪善,这是最认真的狂热信徒性格中无法避免的过失。

尤里安从那时起决定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神祇效力,当战事、政务和学习

*^① [译注] 古希腊每年在埃琉西斯举行秘密的宗教仪式,祭祀谷物女神得墨忒尔(Demeter)和冥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

^② 当尤里安在恐慌的一刹那间做出十字架的手势,恶魔突然消失。格列高利认为恶魔害怕手势的威胁,而祭司宣称他们是基于气愤不平。读者可以依据自己的信仰程度,决定哪种答案最为适合。

占去他的全部时间,仍然在深夜保留部分时光专为自己私下祭拜祈祷之用。这位身为军人又是哲学家的严厉态度所以会趋于缓和,与宗教信仰的节制私欲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要奉行严格而琐碎的规定。为了祭拜牧神潘(Pan)或墨丘利、赫卡特(Hecate)或伊西斯(Isis)*^①,尤里安在规定的日子,拒绝食用引起守护神反感的食物。自愿的斋戒使得他的感觉和意识保持在最适合的状态,有幸经常接待神祇非常亲切的访问。尽管尤里安本人出于谦虚从不谈及此事,但据忠心的友人演说家利巴尼乌斯说,他一直都与神祇和女神保持交往。他们为了和所喜欢的英雄交谈,经常从天上来到人间,常常触摸他的手或头发,使他从睡梦中醒来;遇有什么危险即将来临,总是预先提出警告,运用正确无误的智慧,为他的一生指示行动的方向;还提到他与这些天上来客的关系极其亲密,能够很容易分辨出朱庇特与密涅瓦的声音,阿波罗和赫尔克里士的神态^②。长期禁欲和狂热情绪引起睡梦或清醒时见到幻象,使得皇帝的高贵身分降低到普通埃及僧人的地位。安东尼和帕科米乌斯(Pachomius)终其一生,全在虚无飘渺之中度过,致使一事无成。尤里安能够从迷信的梦幻中清醒过来,拿起武器去作战,在沙场上征服罗马帝国的敌人以后,安详回到御帐之中,敏睿而合理的指导帝国执行法律,在文艺和哲学方面发挥他的才智。

三、宗教狂热所形成的宽容政策(361 A.D. - 363 A.D.)

尤里安基于友情和宗教的神圣联系,将背教行为的重大秘密告诉一些忠诚的新人会者^③。有一个动人的谣言不断在笃信古老宗教的人们中间流传。帝国所有行省的异教徒,把他未来的伟大成就当成希望、祈求和预言的目标。他们抱着美好的期望,靠着热忱而善良的皇家改变信仰者,可

*^① [译注]潘是人身羊足,头上有角的牧神;墨丘利是朱庇特和自然女神迈厄(Maia)之子,商业和贸易之神,也是神的使者;赫卡特是月亮、大地和冥界女神,也是魔法和巫术之神;伊西斯是古代埃及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

^② 尤里安谦虚节制,不愿公开说明,只能不在意的做出暗示,但是利巴尼乌斯很高兴详述宗教英雄的斋戒和幻想。

^③ 加卢斯可能发觉他的兄弟已经背教的秘密,因而大家以为他真的写了一封信,告诫尤里安要皈依祖先信仰的宗教。这个论点看起来好像无懈可击,实情可能并非如此。

以消除所有的祸害,重获每一种福分。对他们虔诚的渴望和热情,尤里安公然巧妙的表示,他决心要到达的地位,能够对他的国家和宗教都发生作用。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对古老的宗教始终抱着敌视的态度,他那喜怒无常的脾气时而保护时而又威胁着尤里安的生命。专制政府公然愚蠢到惧怕法术和占卜,严格禁止此类活动。要是异教徒的祭拜活动,还能勉强得到同意,但是以尤里安所处的地位,这种宗教的宽容对他并不适用。不久以后,背教者成为王位的推定继承人,现在显然只有他的死亡才能除去基督徒的恐惧^①。但是年轻的亲王并不愿意成为殉教者,而是要获得英雄的荣誉,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开始隐瞒自己的宗教信仰,对于这个内心感到十分厌恶的教派,多神教的温和态度容许他参加基督教的礼拜活动。利巴尼乌斯把他这位朋友的虚伪态度,说成值得赞扬而不是应该批评的行为,这位演说家说道:

就像玷污过的神像重新安置在宏伟的圣殿,尤里安接受教育所带来的愚昧和谬误,全部从头脑里清洗干净,重新发射出美丽的真理之光。他的思想已经产生变化,要是公开承认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他的行为只能一如既往。伊索寓言的驴子用狮皮掩饰自己,恰好相反,我们这头雄狮要用一张驴皮将自己伪装起来。他听从理性的指导,奉行审慎和需要的生存法则。

从在以弗所秘密加入异教直到内战开始,尤里安的伪装隐匿有十多年。在开始东征以后,才公开宣称他是耶稣和君士坦提乌斯誓不两立的敌人。强迫自己忍耐的情况更坚定其信仰,他在庄严的节日尽自己的义务参与基督徒的集会。尤里安怀着恋人的急切心情,回到供奉朱庇特和墨丘利的家庭圣殿,自由自在的焚香膜拜。诚实的人要时时伪装必然十分痛苦,公开承认自己信奉基督教,使得他的思想自由受到压制,迫使在行为上违反人性中的高贵品德,也就是丧失忠诚与勇气,更增加他对这种宗教的厌恶。

尤里安虽然受过基督教的神圣洗礼,成为其中的一员,但是就他的思想

^① 格列高利的宗教信仰毫无人性可言,他竟然责备君士坦提乌斯当年为何不斩草除根。

倾向而言,宁可接受荷马和西庇阿父子的神祇,也不愿信奉他的伯父在罗马帝国建立起来的新宗教。作为哲学家他有责任说明自己所以反对基督教的道理,因为现在有众多的信徒、持续的预言、光辉的神迹和大量的证据在支持这个教派。他在准备波斯战争期间写了一部长篇著作,其中叙述的具体内容,许多都是他经过长期沉思默想所探索的论点。有些残篇断简被亚历山大里亚的西里尔(Cyril)抄录并保存下来^①,这个人是他的敌对分子。尤里安的文章是机智和学识、诡辩和宗教狂热的奇妙结合,高雅的风格和作者的地位使这些作品大受欢迎。被视为基督教仇寇的邪恶人员名单中,波菲利的名字与品德高尚而又名声远扬的尤里安相比,难免显得大为逊色。虔诚的心灵受到诱惑或觉得可耻,或震撼不已。异教徒有时胆敢参加寡不敌众的争辩,可以从皇帝传教士的通俗著作中,得到取之不尽却谬误的反驳论点用来大声激辩。这位罗马皇帝对神学的研究极其喜爱,吸取了好辩的神学家的狭隘偏见和狂热。他为自己订下永不后悔的誓约,要竭尽全力支持和宣传他的宗教观点。当他为自己使用的辩论武器所发挥的力量和技巧,在私下激赏不已之时,对于敌手抗拒他所提出的理由和辩论的才华,竟会如此固执己见,难免要怀疑对手是否诚心参加辩论,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理解的能力。

基督徒对尤里安的叛教行动心怀恐惧和愤怒,他们真正感到害怕的不是他的论点而是他的权力。异教徒看到他的狂热信仰,急切盼望立即点燃一场迫害的烈火,歼灭神祇的敌人,用带着恶毒仇恨的智慧发明独特的死刑和残酷的刑具,要超出前任皇帝的意想之外,不像他们空有专横的愤怒而缺乏经验。但是这位看重自己名声、重视社会安宁和人民权利的君主,谨慎小心运用仁善为怀的做法,对所有的教派而言,有的希望感到破灭,也有的恐惧未能成真。尤里安接受历史经验的启发,经过反复的思考,认识到尽管身体的疾病有时可以用下重药的办法治愈,心灵的偏差意识无论是烈火或刀剑都无法祛除。毫无意愿的受害者可以被强拉到圣坛下,内心对亵渎神灵的活动十分憎恶完全不能接受。压迫只能更加深宗教信仰的执着甚至可以

^① 在尤里安过世大约七十年以后,他继续锡德(Side)的菲利普企图着手的工作。菲利普是个很啰唆而且格调不高的作家,就是西里尔的著作也不过尔尔,没有办法满足最善意的评审。布莱特里希望,一些精通哲学的神学家(奇异的半人半马怪物)可以反驳尤里安的作品。

为之疯狂,况且等到迫害时期过去以后,曾经屈服的人会马上表示忏悔,照旧恢复自己原来的信仰。那些始终坚持己见的人,得到荣名成为圣徒或殉教者。尤里安非常清楚,如果他采用戴克里先及其共治者所采用的残酷政策,不仅没有办法获得成功,结果只能使自己在后人心目中留下暴君的骂名。早先就是因为异教徒行政官员的严厉手段,使得基督教得以成长茁壮,如果还要照旧施为,会使基督教增添新的荣誉。在这些动机的驱使之下,加上担心打乱尚未稳固的统治和社会的安宁,尤里安展现政治家或哲学家的胸襟,颁布出乎世人意料之外的诏书,向罗马世界全体臣民许诺,要实行自由和平等的宽容政策,对基督徒提出唯一的严厉要求,是剥夺折磨其他教派的权力,包括那些被他们恶毒称作偶像崇拜者和异端分子。异教徒获得优惠的许诺和明确的命令,将他们的庙宇对公众开放,人人有参拜的权利^①。异教徒在君士坦丁及其子统治下一直忍受压迫的法令和无穷的痛苦,转瞬之间被解救出来。

同时那些被阿里乌斯派君王放逐的主教和教士,从囚禁地释放回到各自的教堂,其中包括多纳图斯派、瓦诺替安派、马其顿派、优诺米派以及那些信守尼西亚大公会议教义的富有教派。尤里安非常了解他们在神学问题上的争论并且感到可笑,就把敌对各派的领袖请到皇宫,欣赏他们之间激烈交锋的精彩场面。他们在争论中互不相让的声势,有时使得皇帝不禁大声喊道:“听我说!法兰克人全都听我的,还有阿勒曼尼人。”但是他很快就发现,现在遇到的敌人不仅更加固执,而且更难征服。尽管他施展三寸不烂之舌,劝诫他们要和谐的生活在一起,至少也要和平相处,他在让他们离开时感到十分满意,因为他一点也不用担心基督教徒的联合。立场公正的阿米阿努斯把表面装出来的宽厚态度,解释为有意煽起基督教的内部分裂。这种从根本上推翻基督教的恶毒用心,和公开表示要恢复帝国古老宗教的无比热情,就尤里安的策略而言,两者息息相关,互为表里。

^① 希腊的密涅瓦神庙在尤里安的指示下开启,这是在君士坦提乌斯过世以前的事。尤里安在给雅典人的公开信中宣布自己是异教徒,这件意义极不寻常的证据,可以更正阿米阿努斯过于仓卒的说法,他认为君士坦丁堡才是尤里安皈依异教神明之处。

四、恢复异教信仰的具体措施和行动(361 A. D. - 363 A. D.)

尤里安登基后照前朝诸帝惯例,立即担任大祭司的职位。他认为这是一位伟大帝王极光荣的称号,而且决心要竭尽忠诚全力以赴,完成这个神圣而重要的职务。繁忙的政务使皇帝不可能全都参加臣民公开的祭祀活动,他设立一个供奉守护神太阳神的家庭殿堂,花园里布满各种神灵的雕像和祭坛,皇宫的房间装饰得像辉煌的庙宇。每天清晨他要用一头牲物向光明之父献祭,等到太阳于地平线落下时,还要再宰杀一只动物,用流出的鲜血敬神。夜晚的月亮、星星和守护神也都得到及时的拜祭,尤里安对于宗教活动从不知疲倦,每逢重要的神祇祭典节庆,总要亲自到那位神祇或女神的庙宇去参拜,尽量拿自己做榜样,激起官员和人民的宗教热情。尤里安并没有突出身为君王的显赫地位,穿着光辉灿烂的紫袍,让手执金盾的卫士在四周围绕,而是表现崇敬而热情的意愿,尽量亲身担任最卑微的工作去侍奉神祇,处在一群祭师、助手和舞女的中间,这些为神庙服役的人员,工作虽然神圣但是行为很随便。皇帝的工作就是搬柴、吹火、掌刀、宰杀,然后将血淋淋的手伸入死去动物的腹腔,掏出心或肝,然后用一位动物肝肠占卜家的高超技术,凭一些想象的征兆预言未来的祸福。对这种异乎常情的迷信活动,比较明智的异教徒也会提出指责。在严格厉行节约君王的统治下,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的经费,竟占去帝国税收的极大部分。各种美丽和珍奇的鸟类源源不断从遥远的地方运来,供宰杀用来祭神。尤里安常会在一天之内杀掉一百头公牛作为牺牲,当时很流行一则笑话,说如果他在波斯战争中胜利归来,所有的长角牛必将绝种。皇帝亲自或命人给罗马世界著名的宗教圣地,送去无比珍贵的礼物。有些古代的庙宇因年久失修或新遭到基督徒的洗劫,皇帝支付大量的修缮经费,献祭的费用跟这些比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虔诚的君王亲自作出榜样,在公开鼓励和慷慨支持的影响下,许多城市和家庭都开始实施已放弃多年的祭祀活动。利巴尼乌斯带着虔诚的狂喜心情,不禁大声叫道:

帝国每个地方的宗教信仰,呈现出一幅喜气洋洋的景象,到处是灯火通明的圣坛,流着鲜血的牺牲,缭绕香烟的殿堂,以及排场庄严的祭

司和先知队伍,毋须再感到危险和恐惧。祷告和奏乐的声音一直在最高的山顶回响,用公牛作为祭神的牺牲,同时也为受到保佑的信徒提供一顿晚餐。

没有神学基础、道德准则和教会戒律的宗教,单凭尤里安的才智权力,都不足以完成复原和重建的工作,迅速走向衰落和瓦解的道路,任何强势而坚持的改革全都无济于事。基督教教皇的审判权,尤其在与皇室的尊荣结合后,范围扩大到整个罗马帝国。尤里安任命好几个行省的代理人,都是他认为最能和自己合作,完成宏伟计划的祭司和哲学家。在他有关宗教事务的信函中,可看到他对未来的意愿和打算,所叙述的事项都非常有趣。他指示所有城市的祭司团成员,应由热爱神祇和民众的人士组成,根本不必考虑他们的出身和财产。他继续说道:

假若他们犯下可耻的罪行,应受到大祭司斥责或撤职处分;但是只要他们还在现职,就有权受到行政官员和人民的尊敬。穿上粗布衣服便可很谦卑的表示已受到斥责,因为崇高地位要穿着显现尊荣的神圣服装。当他们轮流在圣坛执事期间,在指定的日期不得擅自离开神庙,更不得停止为国家和个人祈求繁荣昌盛的祷告和献祭仪式。履行神圣职责需保持心灵和身体的纯洁,即使在离开神庙过普通生活亦应随时检点,使自己的言行品德始终高于一般同胞的标准。身为神庙的祭司不得进入剧院和酒店,谈吐应当高雅,饮食讲求清淡,结交的朋友都受尊重。在进入法院或皇宫的时候,只替那些祈求正义和含冤莫白的人讲话。祭司所研究的学问都应与神圣职务相关。一切色情故事、喜剧剧本和讽刺作品都应从书房里清除,只保留真实可信的历史书籍和与宗教有关的哲学著作,伊壁鸠鲁和怀疑学派亵渎神明的观点应遭到厌恶和唾弃^①。他要努力钻研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斯多噶学派的学说,肯定神祇的存在,世界完全受着神祇的旨意支配。他们的仁慈是人世短暂幸福的根源,在未来世界为所有人的灵魂准备应得的奖赏或惩罚。

^① 尤里安对于邪恶的教派和他们的作品全部遭到毁灭,感到极为欣慰。

这位皇家大祭司用最动听的言词宣扬仁慈和友善的做人责任,鼓励属下的祭司要全力普遍推展这些德行,答应用国库的钱财来救济他们的贫困,郑重宣布他决心要在每座城市建立医院,将不分居住地区和宗教信仰收容所有穷人。尤里安用妒恨的眼光看待基督教会,他们非常明智的建立合于慈善行为的规章制度。他认为基督徒垄断慈善机关和救济活动,从而得到公众的赞扬和实际利益^①,他公开宣扬要加以制止和废除。皇帝想运用模仿精神采用教会的几种制度,这些制度所产生的作用和重要性,因为敌人获得成功而受到证实。即使想象中的改革计划真正得以实现,这种勉强且不完美的效法,不会对异教徒产生多大好处,只会提高基督教的声望^②。异教徒安静遵守祖先的习惯,对于从外面引进的作法只是感到吃惊并不表示高兴。尤里安在为时不久的统治时期,经常抱怨自己的教派太过缺乏宗教的热忱^③。

尤里安具有宗教狂热,使得他把朱庇特的信徒都当成自己的友人和兄弟。虽然他未能充分认识基督徒坚持宗教信仰永不改变的美德,有些异教徒如果把神祇的恩惠看得更胜于皇帝的恩惠,他会在这种高贵而忠诚的态度大加赞赏和奖励^④。要是他们对希腊的文学如同对希腊的宗教一样爱好,更有权利获得尤里安的友谊。因为他把九位缪斯*^⑤也都列在自己的守护神

① 然而他暗示基督徒以慈善为名,拐骗孩童离开他们的宗教和父母,得手后用船运走,在遥远的国度让这些受害者过着贫苦的生活,甚至出卖为奴。只要证据属实,他的责任不仅是控告而是惩处。

② 格列高利·纳齐安赞的个性好开玩笑,智慧超人而且议论风生,所以他嘲讽异教徒的模仿不仅愚蠢而且毫无用处,然而他自己也异想天开,要探索希腊的神话,看看能获得哪些美德和神学上的经验教训。

③ 尤里安指控他的一位大祭司,竟与基督教的主教和长老在暗中结党营私。

④ 他赞许卡利逊妮(Callixene)的纯洁,她是克瑞斯(Ceres)女神(希腊神话中负责谷物和耕作的女神)的女祭司,保持贞节的时间是佩妮洛珀(Penelope)(奥德赛的妻子,在家中等夫二十年,誓不再嫁)的两倍,所以派她到佩西努斯(Pessinus)担任弗里吉亚女神的祭司长。他钦佩海拉波里斯的索帕特能够坚持志节,一直在抗拒君士坦提乌斯和加卢斯要他改教的压力。

* ⑤ [译注] 缪斯是司文艺和科学的九位女神,都是宙斯和记忆女神的女儿,分别是:卡利奥佩(Calliope)司辩论和英雄史诗;克利奥(Clio)司历史;埃拉脱(Erato)司情诗;厄特普(Euterpe)司音乐和抒情诗;墨尔波墨涅(Melpomene)司悲剧;波吕许谟尼亚(Polyhymnia)司颂歌;特尔普西科瑞(Terpsichore)司舞蹈和合唱;塔利亚(Thalia)司喜剧和田园诗;乌拉妮亚(Urania)司天文。

名单之中,在他所信奉的宗教里,虔诚和知识几乎成了同义语,大批的诗人、修辞学家、哲学家都匆匆赶到皇宫,好据有主教所空出的位置,当初这些主教用各种手法骗到君士坦提乌斯的信任。他的继承人却把同人会的约束,看做比血缘更为神圣的关系。他总是从精通法术和占卜之类玄奥学问的智者中挑选亲信,因而每一个施展骗术、宣称能揭示未来秘密的江湖郎中,保证可以获得眼前的荣华富贵。在哲学家之中,马克西穆斯在皇帝门徒的朋友里居于最崇高的地位,即使在内战最紧张的时期,为了表示极其信任起见,尤里安会向他通报自己的行动、想法以及在宗教方面的计划。

尤里安刚进入君士坦丁堡的皇宫,立即向马克西穆斯发出一份尊重而急切的邀请函。马克西穆斯这时与克里桑特斯同住在吕底亚(Lydia)的萨尔代斯(Sardes),一起研究技艺和学问。谨慎而迷信的克里桑特斯拒绝参加,因为从占卜的结果看来,这次旅行充满凶险极为可怕,伙伴的狂热情绪却表现得毫不畏惧,继续坚持询问未来的凶吉,终于看到神祇同意满足自己和皇帝的愿望。马克西穆斯穿过几座亚细亚城市的旅行,充分显示哲学名不虚传的胜利,各地的行政官员竞相以无比的热情接待皇帝的朋友。尤里安得知马克西穆斯来到的消息,这时正在元老院讲话,立即中止演说前去迎接,两人相互亲密拥抱之后,他抓住马克西穆斯的手领他到会场中间,当众宣称他曾从这位哲学家的教导中获得助益。马克西穆斯很快赢得尤里安的信任,后来并且能左右皇帝的思想,但是在宫廷的诱惑之下逐渐堕落。他的穿着十分奢华,举止高傲,以致在继位君王统治时期,终于接受极其羞辱的调查,迫使柏拉图的弟子回答受到哪些优厚的待遇,能够在短短几年中聚集起大笔惊人的财富。还有其他的哲学家和诡辩家,无论是尤里安自己选择,还是由马克西穆斯推荐进入皇宫,大都未能保持自己的清白和名声^①。慷慨赠与的钱财、田地和房产都无法满足贪得无厌的胃口,民众对他们过去的贫穷和自命清高的生活记忆犹新,自然激起应有的义愤。尤里安有敏锐的洞察力,不可能长期受骗,对那些在才智方面值得他尊敬的人,他却不愿意对他们的品德表示憎恶,力图使自己避开轻率无知和言而无

^① 克里桑特斯不愿离开吕底亚,被指派担任行省的大祭司。他一直谨言慎行不滥用职权,在发生变革以后很安全,能够平静的过日子,不像马克西穆斯和普里斯库斯,在当时受到基督徒大臣的迫害。

信的双重责备,害怕产生侵犯文艺和宗教的行为,在教外人员的眼中留下无法抹除的污点。

尤里安把他的恩惠和利益,公平分配给坚定信奉祖先宗教的异教徒,还有那些谨慎皈依君主宗教的基督徒。看到有许多人新近改变宗教^①,满足他内心深处的主导情结、迷信思想和虚荣心理,而且有人还曾听到他用传教士的热情宣称,如果他能使每一个人都变得比米达斯(Midas)*^②更富有,每一座城市都变得比巴比伦还伟大,仍然不认为自己是人类的造福者,除非他同时还能使臣民中所有反对不朽神祇的人都能回心转意。一位通晓人性又拥有罗马帝国财富的皇帝,可以让自己的论点、承诺和奖赏满足任何等级基督徒的需要,而且及时转变宗教信仰,可以当做一种德行来弥补候选人所欠缺的资格,甚至还可以用来为罪行赎过。军队是专制权力的强大保障,尤里安特别努力要尽量破坏军队的宗教信仰,因为没有军队的真正同意,他的任何措施不仅危险而且也难以实现,士兵的习性使得如此重大事件很容易获得成功。高卢的军团都忠于胜利领导者的宗教信仰和气数运道,甚至在君士坦提乌斯去世以后,尤里安经常兴高采烈的告诉朋友,军队带着热烈的虔诚和旺盛的食欲,常参加在营地举行的百牛祭典。

东部军队在十字架和君士坦提乌斯的旗帜下接受训练,劝服他们需要花费更大气力,付出更大代价才行。在庄严的节庆祭典期间,皇帝接受军队的欢呼致敬,在这时奖赏有功官兵。皇帝的宝座被罗马和帝国各种旗帜和队标围绕,基督教的神圣名字从拉伯兰旗上去掉。象征战争、皇权和异教信仰的标志巧妙混合在一起,使得虔诚的基督教臣民,在向君主本人或画像致敬行礼时,常会犯下偶像崇拜的罪行。所有的士兵排队依次觐见皇帝,尤里安按照他们不同的官阶和功绩,亲自递交他们一份慷慨的赏赐。每个人都必须往圣坛上正在燃烧的火焰中丢入几粒香料,有些坚守基督教信仰的士兵会抵制这种做法,也有人会在事后忏悔,更多的士兵在金钱的诱惑和皇帝亲自在场的威严之下,也就参与这种形同犯罪的活动。至于后来他们还坚持崇拜神祇,完全是出于对义务和利益多方面考虑的

^① 路易十四在位时,不论哪个阶层的臣民,都渴望获得“改信者”的头衔,好证明他们信仰的虔诚和宗教改换的成功。这个用语和概念后来在法兰西逐渐作废,但是从来没有引进到英格兰。

*^② [译注]米达斯是弗里吉亚国王,性贪财,有点石成金的本领。

结果。尤里安经常使用这种计谋,付出的费用足够买下半个西徐亚族的男子前来服役,终于逐渐使军队获得神祇的保护,赢得罗马军团坚决有力的支持。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表示,异教之所以能够复辟和再度兴旺,那就是有一大批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员,出于眼前利益的考量,默默接受在位统治者的宗教,后来因为良心有极大的弹性,重新回归尤里安继位者所倡导的信仰。

五、尤里安在耶路撒冷重建犹太神殿(363 A. D.)

虔诚的君王在大力恢复祖先的宗教,并且到处宣扬,竟然又拟订重修耶路撒冷神庙的伟大计划。犹太人分散居住在帝国各行省,尤里安在写给他们的一封公开信中,哀叹他们所遭受的不幸,颂扬他们对信仰的坚贞,痛恨过去那些专制的压迫者,宣称自己是善意的保护者,表示他虔诚的希望从波斯战争归来以后,能有时间到全能上帝的圣城耶路撒冷向他感恩许愿。那些可怜的亡国奴过着低贱的生活,充满盲目的迷信思想,就一位精通哲理的皇帝来说,理应引起他的厌恶,但是犹太人对基督教这个名称的深仇大恨,就能赢得尤里安的友谊和好感。冷落的犹太会堂对叛逆教会的富饶既厌恶又嫉妒,犹太人的能力无法达成恶毒用心的目标,有些道貌岸然的犹太教领导人,却赞成阴谋杀害背教者^①,作乱的喧嚣会将异教的行政长官从迷梦中惊醒。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犹太人变成基督徒的臣民,没有多久便体会到暴政的痛苦。塞维卢颁布或批准的民事豁免权,也都逐渐被几位基督教君主所废除。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挑起一次骚动,为君士坦提乌斯的主教和宦官找到理由,可以施展攫取暴利的压迫政策。犹太长老居住在太巴列(Tiberias),仍能行使的审判权随时有被撤销的可能。在巴勒斯坦邻近的城市,人群仍然依恋应许之地,不肯离开。哈德良的诏书重新发布并加以执行,他们只能从远处观望的圣城城墙,已经为十字架的胜利和基督徒的崇拜所亵渎。

^① 犹太法律提出公开的指责,要用处死来对付放弃基本教义的人。君士坦丁立法保护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信徒。

在这块满是岩石而又贫瘠不毛的地区,耶路撒冷的椭圆形城墙长约三哩^①,将锡安(Sion)和阿克拉(Acra)两座山全包了进去。上城和大卫城堡都修建在锡安山靠南的高坡;下城的建筑在北面覆盖了宽阔的阿克拉山山顶,经过人工整平的部分取名叫做莫利阿(Moriah),矗立犹太民族庄严的神殿,自从被第度(Titus)和哈德良的军队彻底毁灭以后,曾用犁在这块圣地上划出一道长线,永久作为禁区的标记。后来锡安山日趋荒废,城市下方的空地则被艾利安(Aelian)殖民地公共或私人的高大建筑所占据,一直延伸到邻近耶稣受难的髑髅地小山。这些圣地受到偶像崇拜纪念物的侵入,一座供奉维纳斯的神庙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出于偶然,在耶稣死后复活的地点兴建起来。像这样重要的事件过了三百年,君士坦丁才下令拆除维纳斯亵渎的庙宇,清理土地移去石块,使得人们可以看到神圣的墓穴。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在这块神圣奥秘的土地,修建一座雄伟的教堂,表示虔诚的慷慨行动发生很大的影响,流风所及,所有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和上帝的儿子足迹所到之处,全都奉为神圣的地点^②。

成群朝圣客从大西洋岸边和遥远的东方国家来到耶路撒冷,怀抱成熟的情绪想要瞻仰为他们赎罪最初的纪念地点^③。虔诚的教徒以海伦娜皇后为榜样,她的朝圣行动像是新近改宗者的欣喜搀入年老人的轻信。圣地的纪念表示出古代的智慧 and 荣誉,凡是拜访过的智者和英雄,都说自己曾受到神灵感召。在圣墓前跪拜过的基督徒,把自己更崇敬的信仰和更热忱的虔诚,完全归于圣灵的接触。耶路撒冷的教士基于宗教热情,也可能起于贪婪心理,非常珍视且要扩大带来收益的朝圣行动。他们根据无可反驳的传统说法,确定所有重大事件实际发生的地点,展示曾用以折磨耶稣的实物,像是穿透他的手、脚和身体的铁钉和长矛,戴在头上用荆棘编成的冠冕,被鞭

^① 我参考丹维尔那篇罕见而详尽的论文,提到耶路撒冷古代城市的周长是二十七个斯达底亚,合二五五〇突阿斯(长度单位为一点九五公尺)。现在这个市镇没有超过一九八〇突阿斯,倒是跟这个地点的原始规划很相合,因为城市的周围受自然的地标所限制,不可能弄错也不会移动。

^② 皇帝把盖在橄榄山和马布利(Mambre)橡树园的教堂,照样在伯利恒(Bethlehem)各建一座。

^③ 从布尔多(Bourdeaux)到耶路撒冷的行程指南,写成在333年供朝圣客使用。杰罗姆提到也有不列颠人和印度人来朝圣,韦塞林(Wesseling)所写博学而合理的序文里,曾经讨论宗教传播快速的原因。

打时绑在上面的柱子。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展示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是在前面几位君王统治时从地上挖出来,已把十字架的形象用于罗马军团旗帜上,作为基督教的象征^①。这些非常必要的神迹可表明实物能经久不坏,又恰好及时发现,在无法反驳的情况下,逐渐让世人周知。“真十字架”的管理权属于耶路撒冷主教,只在复活节的礼拜天才向公众展示。只有他有权满足朝圣者的虔诚心理,赠送给他们一小片用金银和珠宝镶嵌起来的木块,让他们无比得意带回各自的家乡。这项有利可图的生意很快便无物可卖,于是他们想到非常奥妙的办法,说是神圣的木材具有奇妙能力,可自行生长,尽管被不断分割,始终无损完整形状^②。一般人认为圣地及不断出现的神迹,会对信徒的道德品质和宗教信仰产生有益的影响。最受人尊敬的教会作家也承认,耶路撒冷的街头随时可看到,由于买卖争执或娱乐活动引起的骚乱。这座圣城里的居民对各式各样的罪恶,像是通奸、偷窃、偶像崇拜、下毒、谋杀,全都见怪不怪^③。耶路撒冷的财富和声望,使阿里乌斯教派和正统教派候选人垂涎不已。死后被尊为圣徒的西里尔,德业表现在他出任主教行使职权的期间,并非在获得主教职位之前^④。

尤里安雄心壮志的抱负,可能希望恢复耶路撒冷神殿古代的光辉^⑤。基督徒被说服摩西的诫律将遭到永恒毁灭的判决,身为皇帝的诡辩家,可能会

① 君士坦丁在位时期,产生十字架的神奇传说,巴罗尼乌斯和蒂尔蒙特都是这方面的历史学家和忠实的拥护者。最古老的证人是保利努斯、提尔庇西乌斯·塞维鲁(Sulpicius Severus, 363 A. D. - 420 A. D., 早期基督教苦修者)、鲁菲努斯(Rufinus, Tyrannius, 345 A. D. - 410 A. D., 教士、作家和神学家)、安布罗斯以及耶路撒冷的西里尔。保持沉默的欧西比乌斯以及布尔多的朝圣客,他们只要想起这件事就感到满足,至于要讨论是否相信,那只会带来困扰。

② 保利努斯相信十字架的神奇功能,好像是把西里尔的修辞比喻改为确有其事,同样超自然的特权出现在处女的牛奶和圣者的头颅,以及其他的圣徒遗物,在很多不同的教堂重复发生。

③ 整篇书信都在指责宗教的朝圣之途一无是处,对于天主教的圣职人员而言一定感到痛苦,倒是有利新教徒所主张的论点。

④ 西里尔拒绝正统教会的圣职任命,像一个执事那样主持教会的事务,然后在阿里乌斯派人员的手里重新接受圣职,他掌握时机改变派系,非常审慎的遵从尼西亚教义。蒂尔蒙特对于他的过去行为抱着恻隐之心和尊敬之意,把他的德行写在本文让众人得知,过失放在注释里,留在卷终最不起眼的地方。

⑤ 耶路撒冷神庙就是在非犹太人的庙宇中也极为著名。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的庙宇(像是在示剑[Sichem]有五座、加沙(Gaza)有八座、罗马有四百二十四座),只是犹太民族的宗教和财富全部集中在一个地点。

将他的成功转变成似是而非的主张,驳斥先知的可信性和神祇的真实性^①。他不欣赏犹太教堂的礼拜方式,对于不肯放弃采纳埃及许多仪式和祭典的摩西教规甚表赞同^②。犹太人的神受到尤里安的欢迎,他相信多神教,盼增加神明的数目^③。尤里安对于奉献牺牲祭神的规模受到所罗门信仰虔诚的启发,所罗门曾在一次祭祀大典中杀死两万两千头牛和十二万只羊^④。过多的考量会影响他的计划,基于当前有利的状况,性情急躁的君王不愿等待波斯战争以后再处理,何况未来吉凶未卜,夜长梦多。他决心不再延迟,立即动手在俯视耶路撒冷的莫利阿山最高处,建立一座气势宏伟的神殿,使邻近耶稣受难山的耶稣复活教堂为之失色;组成一批重视本身利益的教士队伍,将能识破敌对基督徒的计谋,不让他们有抗拒的能力;邀请大批犹太人前来殖民,因为他们的坚强的宗教狂热,会使他们随时准备支持或者期待异教政府,对付基督徒采取敌视政策。

皇帝的友人之中(如果皇帝和朋友这两个名词能够兼容的话),照皇帝自己的看法,处在第一位是品德高尚、博学多才的阿利庇乌斯(Alypius),待人慈善而且有强烈的正义感,是择善固执的正人君子。当他在不列颠负责行政工作施展才能的时候,他的诗作却模仿萨福(Sappho)颂诗*^⑤和谐与柔美的韵味。尤里安把军国大计到个人私事,毫无保留告诉他所信任的大臣,因而阿利庇乌斯接受一项特殊的委托,要去重建耶路撒冷神殿,恢复昔日的繁荣华丽。只要阿利庇乌斯勤奋工作,必然获得巴勒斯坦总督的大力支持。帝国各行省的犹太人受到伟大解救者的号召,聚集到祖先曾长期居留的圣

① 格洛斯特主教沃伯顿(Warburton, William, 1698 A. D. - 1779 A. D., 学者和议论家)博学多闻而且精研教义,就是他揭穿尤里安的秘密意图。他曾发挥神学家的权威,很武断的律定上帝的动机和行为。他把这篇论文的题目定名为《尤里安》,很强烈的表现出沃伯顿学院的特殊风格。

② 我拿迈蒙尼德(Maimonides, 1135 A. D. - 1204 A. D., 犹太法学家、哲学家,生于西班牙,定居埃及)、斯宾塞(Spencer)、勒·克拉克、沃伯顿当挡箭牌,他们嘲笑有些迷信神学家的畏惧、愚行和谎言。

③ 尤里安尊称摩西为“先知”,提到时均表示极度的恭敬。尤里安加倍指责基督徒,因为他们相信同时也否认犹太教。就他的观点,神是真实不虚但并非唯一。

④ 众多的百牛大祭使血流成河、香烟迷漫,产生很多不便,“轻足”(Lightfoot)是身为基督徒的犹太教法士,运用神迹将这些全部移走。勒·克拉克竟胆敢怀疑数量的精确性。

*⑤ [译注] 萨福,620 B. C. - 565 B. C., 希腊女诗人,作品有《抒情诗》和《哀颂》,仅残篇传世,有同性恋倾向,出生地在小亚细亚的里斯本岛,为女同性恋专用语。

地,摆出凯旋来归的胜利姿态,使现住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备感惊愕,为之震怒不已。多少世代以来,重修神殿一直是以色列子民最迫切的愿望。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男人都抛弃贪婪之心,女人也不再珍惜服饰,摆阔的富豪拿出银制的铲和锅来当工具,运出的泥土上都盖着紫色丝绸。所有的人都慷慨解囊,争着要为圣洁的工程出力,伟大君王的计划得到整个民族热烈支持。

不过,单就这件事情而论,世俗权力与宗教热忱联合起来,所产生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犹太神殿的地基现在建立一座穆罕默德的清真寺^①,看上去仍是一片发人深思的荒凉废墟。这项浩大的工程是在尤里安去世前六个月开工^②,后来所以停工是因为皇帝的离去和死亡,以及在继位者统治下推行新的策略。然而基督徒很自然抱有虔诚的想法,认为在这场难忘的竞争,应该有表明天意所归的神迹出现,可以重振宗教的声誉。像是发生一次大地震、刮起一场龙卷风以及地下喷出的烈火,因而把新建神殿的地基掀翻,毁弃已经完成的建筑,等等说法不脛而走,从当时人士的记忆中可以找到相当可信的证据。关于这个众所周知的事件,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在写给狄奥多西皇帝的书信中,曾经加以描述,当然这封信要是给犹太人看到一定深感不满。能言善辩的克利索斯托也提到此事,安条克会众中有些年岁较大的人,对此事仍旧记忆犹新。格列高利·纳齐安赞就在同一年里也发表描述神迹出现的文章。上述作者中最后一位还大胆宣称,这件不可思议的神迹,连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丝毫不觉得意外。纳齐安赞的说法不管听来多么奇怪,却得到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的证实。这个精通哲理的士兵喜爱尤里安的美德,但是并未完全接纳他的成见。他那公正而又诚实的作品记载当时的历史事件,其中记录不可思议的神迹,使得重建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中途停止:

正当阿利庇乌斯在行省总督协助下,不辞辛劳加快工程进度之时,

① 这座清真寺是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Omar)所建造,他死于644年。宏伟的清真寺覆盖犹太神庙整个神圣的地面,建筑物的面积有七百六十个突阿斯见方。

② 阿米阿努斯在继续提到尤里安的想法之前,先记录363年执政官的姓名。沃伯顿在暗中有所预谋,想作其他的打算,但是他必须了解,要执行这样一件大工程,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可怕的火球突然从地基附近喷射出来,时断时续不停爆发,使得被烧灼或炸伤的工人无法接近。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没有止息的样子,好像下定决心要把这里的人全赶走,工程只有被迫放弃。

这种权威性的叙述虽然可以使信服的人感到满意,却使不肯轻信的人感到吃惊,但是有见识的人,要找到不带偏见而且知识丰富的目睹者,所能提出的原始证词。在那样一个事关重要的时刻,任何一件奇特而偶发的自然现象,都很容易被当做真正的神迹,而且实际上已经产生预想的效果。由于耶路撒冷教士虔诚加以修饰,基督教世界用积极的态度全盘接受,这种奇妙的说法得到修饰和夸大。在事隔二十年之后,一位对神学论争毫不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再拿起这个似乎可信而又光彩绚丽的神迹,当做装饰品来提升著作的价值^①。

六、迫害基督徒的方法、手段和目标(363 A.D.)

重建犹太神殿与破坏基督教在暗中发生连带的关系。尤里安仍然公开维护信仰自由的权利,容忍态度究竟出于正义还是仁慈,却完全难以区别。他对选择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时误入歧途的可怜基督徒,装出一副同情的样子,只是他的同情透出蔑视,他的蔑视充满仇恨。尤里安经常用卖弄聪明的讥讽口气表达他的感情,这种话出自君王之口,便会造成极重要甚至致命的伤害。他非常清楚,基督徒永远以救世主的名字为荣,他却有意纵容让人使用另一个带侮辱性的称呼“加利利人”^②。他把加利利派描述为人所厌恶和神所唾弃的狂热教派,声称由于他们的愚蠢行为,整个帝国曾一度濒临毁灭的边缘。他还在一份公开的诏书中暗示,对得到疯病的患者,适度的暴力有时可达成治疗的效果。在尤里安的观念和构想之中显然产生不公正的分界

^① 拉德纳可能是唯一的基督教学者,竟敢怀疑这件重大神迹的真实性。杰罗姆保持沉默也会引起更多的质疑。类似的故事要想受到欢迎,就得发生在相当距离以外的地点,在耶路撒冷只会引起闲言闲语。

^② 尤里安自己保持不变的习惯,使得这种称呼受到后人的肯定。沃伯顿用公正的态度提到此事,柏拉图学派相信字句的神秘力量,尤里安不喜欢“基督”这个名字,可能出于迷信与轻视。

线,那就是根据不同宗教情绪,一部分臣民应该得到他的恩宠和友情,基于对顺从的人民不能拒绝正义的要求,另外那些人只配得到一般的照顾。根据一条充满恶意和压迫精神的原则,皇帝把原由君士坦丁和其子授与基督教教会管理,由国家税收拨出大笔慈善事业津贴的权力,转交给他自己教派的大祭司。花费大量心血和代价建立起极为自负的教会体系,享有荣誉和种种豁免权,全部摔得粉碎。接受遗赠的愿望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加以阻挠,基督教各派的教士已落到人民中最下等和最卑贱的地位。有些规章制度对于遏制教士的野心和贪婪确有必要,有位属于正统教会的君王很快起来效尤。政策规定给予特殊优惠,以及使用在迷信行为的费用,都仅限于那些自承信奉国教的祭司。立法者的意志难免掺杂偏见和意气用事。尤里安极为恶毒的政策,目的是要剥夺基督徒世俗的荣誉和特权,让他们在世人眼中不再因此受到尊敬。

有人对禁止基督徒教授文法和修辞学的法令,给予公正和严厉的指责。皇帝申说自己的动机,为这项不公正的高压政策提出辩护,在他统治期间只有满身奴气的人才会保持沉默,也只有献媚拍马的人才会鼓掌叫好。尤里安随便将一个语义暧昧的字,不加区分使用于希腊人的语言和宗教。他十分轻蔑的提到,凡是公开颂扬绝对信仰的人,都不配得到或享受科学带来的好处。他还自以为是的争论,如果这些人拒绝崇拜荷马和德谟斯提尼所提到的神明,那他就只配在加利利派的教堂里解说《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①。罗马世界所有城市里,教育年轻人的工作完全交托给文法和修辞学家,他们由行政官员选出,一切费用由国家负担,额外享有金钱和荣誉方面的特权。尤里安这份诏书把医生和其他一些自由业者包括在内,皇帝对候选人有最后批准权,实际是依据法律掌握有学识基督徒未来的就业状况,可以用收买或惩罚的方式来摧破他们坚定的信仰。等到最顽固的教师辞职以后,异教的诡辩家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获得在教学方面的大权。尤里安号召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可以自由到公立学校去学习,他相信幼小的心灵必会对文学和偶像崇拜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大部分基督教青年出于自身

^① 诏书仍旧存在于尤里安的信函中,可以与格列高利的严辞抨击相比较。蒂尔蒙特搜集古代和现代不同的看法,好像没有什么差异,基督徒受到直接的禁止不允许他们教书,等于受到间接的禁止了允许他们学习,因为他们不可能去异教徒的学校。

或其家长的疑虑,不肯接受这种危险的教育方式,那他们也同时必须放弃接受自由教育的机会。尤里安相信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基督教会将会退化回到过去的简陋状态。目前神学家具备当代最高水平的学识和辩才,将被新一代盲目而无知的狂热分子所代替,再也没有能力为自己信奉的原则进行辩护,更没有能力揭露多神教的愚蠢行为^①。

尤里安的意愿和计划,毫无疑问是要剥夺基督徒在财产、知识和权力方面的优越地位,运用各种不公正的手段,将他们从所有肩负重责和有利可图的职位上排斥出去,这就是他所推行的政策期望达成的结果,绝非仅靠某一项法令直接获得成效。优越的才能实际上应得到非常的待遇,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官员,都逐渐被解除在政府、军队和行省所担任的职务。皇帝公开表明他的偏见,更完全绝灭他们将来再次任职的希望,因为他曾经不怀好意的提醒大家,不论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战争,让一个基督徒从军服役都算违法。他还坚持己见,要用各种偶像崇拜的标记守护军营和法庭。政府的权力交托公开宣称虔诚崇拜古老宗教的异教徒,皇帝选贤与能常常为占卜所支配,他挑出合于神明意愿的亲信,往往得不到人民的认同。处于敌对教派统治下的基督徒已吃尽苦头,时刻担心有更大的灾难来临。尤里安的天性不赞成残暴,世人看到他对名声的重视。公正和宽容的尺度刚刚建立不久,这位有哲学家头脑的君王绝不愿轻易破坏。然而他所指派的行省官员地位较低,为了讨好就会毫无顾忌,在执行专制权力的时候,往往考虑君主的意愿而不是他颁发的命令。他们不随便把殉教者的荣誉加在所敌视教派的成员身上,却在暗中实施骚扰性的暴政。皇帝对用他的名义进行的不公正做法,本人却尽量佯装不知,最后他对这些官员施以象征性的责备和实质性的奖励,表达出真正的情绪和意图。

用来压迫基督教的一个最有效工具,是规定基督徒必须为他们在前代皇帝统治期间,对毁坏的神庙支付巨额赔偿。获胜的基督教会在那时完全凭着敌对的感情,往往很少考虑要获得官方的批准。主教认定自己不会受到惩罚,经常带领会众前往捣毁黑色魔鬼的堡垒。划定的圣地原都有明确

^① 他们求助于权宜之计,只有写书供应自己的学校。阿波利纳里斯(Apollinaris, 310 A. D. - 390 A. D., 拉奥狄凯亚异端教派主教)在几个月内,写出基督徒模仿荷马、品达(Pindar)、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和米南德(Menander)的作品。索佐曼感到满意,说这些作品不仅可以媲美甚至可以超过原作。

的界限,后来被君王和教士夺走,用来增加自己的财产,这种地方倒是很容易恢复原状。在这些圣地以及异教庙宇的废墟上,基督徒已经修建自己的宗教建筑,必须先拆除基督教堂才能建筑神庙。皇帝的公正和虔诚只受到一方的欢呼,另外一部分人不禁痛哭叹息,斥责亵渎神明的暴行。等到地面清除完毕,重新整修雄伟的结构,把转用在基督教建筑的贵重装饰品恢复原样,显然形成一笔数额巨大的赔款和债务。原来进行破坏的人员,现在既无能力也无意愿来处理愈来愈大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公正而明智的立法者要用平等对待和态度温和的调停态度,求得敌对双方之间的平衡。但是整个帝国特别是东部地区,这时已被尤里安根本不考虑后果的诏书,瞬息之间变得天下大乱。异教行政官员为狂热信仰和复仇心理所激怒,滥用罗马法律赋予他们的严厉特权,使得基督徒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成为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人。

在君士坦提乌斯统治期间,阿雷苏萨(Arethusa)^①的马可主教竭尽全力要让教区的人民改变信仰,显然觉得采用强制比说服的办法更为有效^②。现在地方官员要他按原价赔偿出于任性而为的狂热所捣毁的神庙,看到他的确十分贫穷,即使只能得到少量赔偿,也要转过来制服他那虔诚的信仰和刚毅的精神。他们把这位年迈的高级教士抓来,残酷鞭打他的脊背,撕扯他的胡须,还把他涂上满身蜂蜜,赤身裸体用大网兜住,吊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高处,任凭各种蚊虫叮咬和叙利亚的烈日曝晒。尽管身在半空,马可仍然坚持以自己的罪过为荣,对那些无计可施的迫害者百般嘲笑。他最后终被救走,尽量享受神圣胜利的光荣。阿里乌斯派教徒为这位虔诚的神父隆重庆功,正统基督教会也非常热中将他视为同道,那些异教徒不免感到羞愧或悔恨,再也不愿采用这种无用的残暴行为。尤里安饶恕主教的性命,但是如果马可确实救过年轻时的尤里安,后人只会谴责皇帝忘恩负义,不会赞扬他的仁慈宽厚。

① 雷斯坦(Restar)或称阿雷苏萨,距埃米萨和埃皮法尼亚(Epiphanian)都是十六哩,为塞琉古·尼卡托(Seleucus Nicator)所建立,时间根据城市所颁的奖章是罗马建城后685年。等到塞琉古王国衰亡之后,埃米萨和阿雷苏萨被阿拉伯人桑普西塞拉穆斯(Sampsiceramus)篡夺,他的后代成为罗马诸侯,一直到韦斯巴芗在位都没有绝灭。

② 说来让人感到惊异,格列高利和狄奥多里特要尽量把这件事压下来。从他们的立场来看,这场风波会增加马可这位悔罪者在教会的功劳。

七、安条克的异教神庙和月桂树林(363 A. D.)

在距离安条克五哩有处异教世界最美好的地方,叙利亚的马其顿国王早已决定作为圣地奉献给阿波罗,为光明之神修建一座雄伟庙宇。巨大的神像几乎填满宽敞的内殿,到处装饰着金银珠宝,这些踵事增华的工作完全出于技艺精湛的希腊名家之手。供奉的天神手执金杯,躯体略向前弯,正向大地酹酒,恳求尊贵的大地之母,让美丽而冷艳的月桂女神(Daphne)投入自己的怀抱。这个地点充满神话传奇显得更为高贵,叙利亚诗人凭着想象,把这段爱情故事从佩尼乌斯(Peneus)河畔移到奥龙特斯(Orentes)河的两岸来。安条克的皇家殖民地跟着效法古希腊的宗教仪式,一条预言之溪的准确和声望可以和德尔斐神谕媲美,从月桂树林的卡斯塔里亚(Castalian)泉流泻出来^①。他们向伊利斯(Elis)河买下特权,在附近田野建造一座运动场,可取代希腊市镇在这里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②,每年拨款三万英镑以供公共娱乐之用^③。于是在神庙的周围,以及规模宏大和人口众多的月桂村,自然形成朝圣者和观光客的永久活动区,虽然没有省城的称号,市面的繁华却可分庭抗礼。神庙和村庄深藏在一大片茂密的月桂树林和柏树林的包围之中,向外延伸已达方圆十哩,在最闷热的夏天为人们提供一片凉爽的浓密树荫。一千条纯净的溪水从一座座小山上流下,维持着土地的青葱和空气的清新,到处鸟语花香,使人心旷神怡,这片安谧的树林实际已成为有益健康和欢欣的乐园,享受生活和爱情的圣地。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像阿波罗一样,追逐心爱的情侣;含羞的少女以月桂女神的遭遇为戒,再不会愚蠢到不解风情。那位士兵和哲学家明智避开这个情欲天堂的诱惑,在这里寻欢作乐活动打着宗教的幌子,就是高贵德性的坚强意志也会遭到瓦解。然而

① 哈德良从浸在卡斯塔里亚溪水的一片树叶上,读到自己未来命运的预言。根据旺达勒(Vandale)医师的意见,这是一场骗局,用化学制剂很容易玩出这种把戏。皇帝把水源堵住不让危险的消息流出去,虔诚的尤里安基于好奇心重新开放。

② 安条克建城第九十二年也就是公元44年,获得办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权利,但是以后都未能按期举行,直到康茂德登基才保持正常。

③ 索西比乌斯(Sosibius)逝世于奥古斯都在位之时,他遗赠十五泰伦的黄金。在君士坦丁时代,曾经比较叙利亚各城市剧院的好坏。

月桂树林多少世代以来,却一直受到当地和外乡人士的崇敬。这块圣地所享受的特权,随着尔后几代皇帝的慷慨更为扩大,每代都会给辉煌的神殿增加光彩夺目的饰物。

在一年一度的庆典节期,尤里安匆匆赶去祭拜月桂树林的阿波罗神像,这时他的宗教热忱表现出极度的焦躁不安。他有着丰富的想象力,早就在盼望排场盛大的牺牲,群众酹酒和焚香的壮观场面,大队童男童女身着白袍以象征他们的纯洁,为数众多的人民参与喧闹的集会。安条克人的宗教热情,自从基督教得势以来表现在完全不同的方面。皇帝抱怨没见到一个富足的城市,向他们的守护神奉献百牛大祭。他到这里也只见到破败的神庙,有一个面色苍白的孤独祭司敬献一只鹅而已^①。祭坛已经荒废,神谕已归寂静,这片圣地已因基督徒进入里面举行葬礼而遭到亵渎。巴比拉斯(Babylas)^②(在德西乌斯的迫害下死于狱中的一位安条克主教)在坟墓中沉睡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遗体在凯撒加卢斯的命令下迁往月桂树林,骸骨上方修建一座雄伟的教堂。这片圣地有一部分土地被强占,作为维持教士的生计和墓地之用。安条克有些基督徒渴望安息在这位主教的脚下,于是阿波罗神庙中的祭司,连同他们既害怕又愤恨的会众一起撤走。直到另一场革命重新使异教徒得势,圣巴比拉斯教堂又被拆除,由虔诚叙利亚国王早年修建的神庙已开始毁败,旁边开始又增修一些新建筑。

尤里安首先认为最关切的事,要把遭受压迫的神灵从在场的基督徒中解救出来,不论这些可恶的教徒已经死去还是活着,留下来就会压制自己欺骗或狂热的呼声^③。受到玷污的地点都按古老的仪式加以净化,原葬于此的遗骸要正式迁走,教堂的教士获准将圣巴比拉斯的遗骨,迁回安条克城内原来的位置。这种温和措施可以缓和带着敌意当局的忌恨心理,在目前情况下被狂热的基督徒所忽略。装载巴比拉斯遗骨的高大马车后面,一路上有无数的人群在跟随陪伴和迎送,用雷鸣般的吼声高唱着赞美歌,全部都是大

① 尤里安的性格能保持赤子之心,非常的简单纯朴,有时表现出真正的幽默感。

② 巴比拉斯受到欧西比乌斯提名继任安条克主教,他的凯旋超过两位皇帝(第一位是出于想象,第二位才是真实的皇帝),克利索斯托特别加以扩大庆祝。

③ 教会那些特别喜欢圣徒遗物的学者,对于尤里安和利巴尼乌斯的坦白大喜欲狂:阿波罗因为附近的一位死者而受到干扰。然而阿米阿努斯按照雅典人在提洛(Delos)岛举行的仪式,已经将整个地面清洗和涤罪。

卫王的《诗篇》，非常明显表示出藐视异教神明和偶像崇拜。圣徒的凯旋归来是在侮辱皇帝的宗教，他只能用一股傲气掩饰自己的愤恨。游行的队伍实在是很不智的行动，就在结束后当天晚上，月桂树林的神庙为大火吞噬，阿波罗的圣像化为灰烬，整座建筑物只剩下断壁残垣，点缀着荒凉可怕的废墟。安条克的基督徒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认为圣巴比拉斯施展神力，使得上天的雷电击中殿堂的屋顶。尤里安必须考量是罪犯问题还是出现神迹，虽然一时还找不到证据，他毫不犹豫把月桂树林的大火，归之于加利利教徒的报复行为^①。于是他关闭安条克的基督教会，并且没收教会的财产。要是这种恶行可以充分证明，那么尤里安立即下令惩处，倒也无厚非。为了查出制造骚乱和纵火以及隐匿教会财产的主犯，好几位基督徒受到酷刑逼供，有位名叫狄奥多里特(Theodoret)的主教被东部法庭判处斩首。这种过于草率的行动受到皇帝的斥责，他表现关切之情出于真或假无人得知，实在说是担心大臣的迎合，会给他的统治带来宗教迫害的污名。

尤里安的大臣过于热心的行动，在君主表示不满以后立即知道收敛；当一国之君宣称自己是一个教派的领袖，这时在群众中爆发出来的愤怒却不那样容易控制，也不可能全部施以惩罚。尤里安有一篇公开的作品，里面赞许叙利亚一个圣洁城市的坚贞和忠诚，那里的居民在开始听到召唤时，便捣毁加利利人的坟墓。他也隐约表示不以为然，认为对亵渎神明行为所采取的报复行动，应该还要更温和一点才合于理性的要求。这种语焉不详、吞吞吐吐的表白，看来可以证实一些基督教教士的叙述。在加沙、阿什凯隆(Ascalon)、凯撒里亚和海拉波里斯等地，异教徒在得势期间作恶多端，任意横行，受到残酷迫害的可怜对象只能一死了之，血肉模糊的尸体在大街上拖过示众。还有人(当时群众的愤怒情绪正无比激昂)用厨子烤肉用的铁叉来戳刺，激怒的妇女用纺纱杆来乱扎。基督教教士和修女的内脏在被嗜血的狂热分子品尝之后，很厌恶的搀和大麦投给城里肮脏的牲畜去吃^②。这种表现宗教疯狂的景象，反映出人性中最可耻和最丑恶的一面，然而亚历山大

^① 尤里安宁愿暗示而不要肯定他们所犯的罪行。阿米阿努斯将受责难的污名视为不可信的谣言，所以在叙述这件事时会格外的坦诚。

^② 索佐曼也许可以被视为最初的证人，虽然他并不公正。这位加沙的当地人士，曾经与迈乌玛(Maiuma)主教芝诺谈过话。主教就是悔罪者，后来活到一百岁。菲罗斯托杰斯增加许多戏剧性情节，是有一些基督徒牺牲在诸神的祭坛前面。

里亚的大屠杀事件,则由于史料的真实可靠和受害者的阶级地位,以及事情发生在富裕的埃及首府,引起更大的注意。

八、圣乔治的事迹和传奇(356 A. D. - 363 A. D.)

乔治^①生在一个布匹漂洗工家庭,位于西里西亚的埃皮法尼亚,因为父母的籍贯或所受教育的关系,获得卡帕多细亚人的称呼。他出身贫苦而又卑贱,凭着依附权贵的本事使自己能够发达起来,尽力巴结恩主,最后赞助人为这个没有前途的家伙,弄到一份收入丰厚的合同。他获得委任,为军队供应咸肉。这个差事本来就被人瞧不起,他更是搞得臭名远扬,用尽各种最卑鄙的欺骗和贿赂手段,终于为自己累积大笔财富。他的贪污行贿行为变成众所周知,只有高飞远走逃避法律的惩罚。乔治牺牲名誉而能保全财产,经过这段可耻的历练以后,开始皈依阿里乌斯教派,至于信仰的热诚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他出于对知识的喜爱或炫耀的心理,收藏大批有学术价值的历史、修辞、哲学及神学方面的书籍^②。

卡帕多细亚人乔治选择的教派当时占有优势的地位,终于登上阿塔纳修斯的宝座。新接替职务的大主教到任,等于一个出身蛮族的征服者,在他统治期间无时无刻不施展暴虐和贪婪的手段。亚历山大里亚和埃及的正统基督教徒被丢给一个暴君,从他的天性到所受的教育,完全适合奉行残酷的宗教迫害政策。不过他对广大教区的各种不同居民能够一视同仁,在凌辱欺榨方面倒是没有差别待遇。埃及大主教摆出华丽的排场和傲慢的姿态,仍然掩饰不住卑劣下贱的出身和邪恶残暴的本性,仗着权势和手段,获得了垄断硝石、食盐、纸张和丧葬的专利,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人全都陷于困境。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之父,竟堕落成为一个从事卑贱和恶毒行径的告密者。

① 阿米阿努斯、格列高利·纳齐安赞和埃皮法尼乌斯,对于卡帕多细亚的乔治,都叙述过他的平生和死亡。对于两位圣徒的强烈抨击之辞,除了有非基督教徒冷静而公正的证言加以肯定,否则都不能全部采信。

② 在乔治被杀以后,尤里安一再下达命令保存图书馆供自己使用,同时刑求涉嫌私藏任何书籍的奴隶。他赞许收藏者的功劳,当年他在卡帕多细亚求知苦读的时候,曾经借阅并抄写几卷手抄本。他衷心希望毁弃与加利利人有关的作品,但是他需要正确的数据甚至包括神学书刊在内,以免更有价值的条约和协议因为这些书刊的丧失而产生困扰。

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能原谅,他用早已过时的借口对城内的住房征税,理由是尊贵的奠基人亚历山大大帝把土地的永久拥有权移交给他的继承人,就是托勒密的国王和帝国的凯撒。城内的异教徒曾经受到应许,可以获得自由权利和宗教宽容的希望,现在刺激他的贪婪之心。亚历山大里亚富有资财的神庙,受到这个傲慢高级教士的搜括掠夺和凌辱侮辱,并且公然大声威胁说:“这些坟墓我们还能容忍多久?”在君士坦提乌斯的统治下,他被人民的愤怒或正义所驱逐,后来运用国家的行政和军事权力,恢复原有的职权,满足他的报复心理,可以说这段期间的斗争是格外的惨烈。

使者来到亚历山大里亚宣告尤里安即位,同时也判决大主教的垮台。乔治和两名从命于他的大臣,狄奥多鲁斯(Diodorus)伯爵和铸币厂的负责人德拉康提乌斯(Dracontius),同时被毫不讲情面戴上枷锁关进公共监狱(361年11月30日)。二十四天后,迷信的群众对徒具形式的审判无法忍耐,在愤怒之下冲开监牢的大门。受到残酷无情的百般凌辱,这几个神明和人类之敌当场被杀死。兴高采烈的群众将大主教和两个同僚残缺不全的尸体放在骆驼背上,游街示众。阿塔纳修斯派对于此事完全漠然视之,这件事明显证明福音教具有无限耐性。可怜罪人的尸骸全被丢进大海,骚乱群众的领袖公开宣称,他们下定决心要打击基督徒的宗教热忱,虽然这几个人和前辈一样为敌人处死,一定不能让他们成为光荣的殉教者^①。异教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们的预防措施完全无效。大主教的壮烈牺牲抹除人们对生前恶劣的回忆,阿塔纳修斯的手获得殉教者的称呼,对阿里乌斯派来说是既亲切又神圣。等到所有的宗派完全皈依以后,使他进入正统基督教会庙堂受到崇拜^②。这位可恶已极的异乡客,掩盖住有关时间、地点问题的一切细节,立即戴上殉教者、圣徒及基督教英雄的面具^③。臭名远扬的卡帕多

① 埃皮法尼乌斯向阿里乌斯派证明,乔治不是殉教者。

② 有些多纳图斯派和西普里安派的信徒,用同样的手法篡夺正统教派圣徒和殉教者的荣誉。

③ 卡帕多细亚的圣徒巴西尔和格列高利,根本不知道他们有这位圣洁的同伴。教皇杰拉修斯(Gelasius, 494 A. D.)是首位承认圣乔治的教皇,将他置于圣徒之列。他将他的短祷斥为异端者的作品。有一些伪造的短祷,可能不算年代最为久远,还继续存在。虽然被虚构的情节所掩盖,卡帕多细亚的圣乔治所支持的战斗,我们还是分辨得出。他竟会在亚历山大里亚皇后的面前,对抗术士阿塔纳修斯。

细亚人乔治摇身一变^①,成为著名的英格兰圣乔治,尊为兵器、骑兵和武士的守护神^②。

大约在尤里安得到亚历山大里亚发生骚乱消息的同时,也传来埃德萨情势不安的情报。倨傲而富有的阿里乌斯教派欺负弱小的瓦伦提尼安派,犯下掀起骚乱和暴动的罪行,任何治理有方的国家都不能等闲视之而不加以惩处。皇帝大为光火,对于缓慢进行的司法程序感到不耐,立即下令埃德萨行政当局,没收教会所有财产,现金分给士兵,土地划归地方。法令的压力再加毫不留情的讽刺,使得教会的处境更为难堪。尤里安说:

我曾经很清楚表明自己的立场,一直是加利利派忠实的朋友。他们令人钦佩的教义许诺穷人拥有天国,我现在帮助他们解除世俗财产的负担,就可以更加专心一志推展德行,朝着拯救世人的道路前进。

君王接着以更为严肃的口吻说道:

不过务请注意你们正在刺探我的耐心和仁慈。如果这种骚乱继续发生,我会运用行政官员来惩治迫害人民的罪行。那时让人恐惧的不仅是籍没和流放,而是身家性命一切化为乌有。

亚历山大里亚的暴乱无疑具有更残暴和更危险的性质,一位基督教的主教已被异教徒杀害,尤里安发布公告又充分显示行政机构的偏袒。他对亚历山大里亚市民的谴责夹杂着推崇和关心的情绪,同时他担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市民会背离希腊血统那种温顺和宽厚的性格。他非常严厉的谴责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完全违反法律的正义和人性,难免带着幸灾乐祸的味道,详细叙述亵渎神明的暴君卡帕多细亚人乔治的恶行,他们在他的统治下忍受长期的苦难。尤里安承认这项原则,明智而强势的政府必须惩治人民

① 世事的变迁常出人意料之外,有时会化不可能为可能。

② 有关崇拜圣乔治这段奇特的历史,是从6世纪开始(他在巴勒斯坦、亚美尼亚、罗马和高卢的特里夫都受到尊敬),可以摘录海林(Heylin)博士和波朗德派(Bollandists)信徒有关资料。他在欧洲的名望随着十字军的进行而日益光大,特别是在英格兰更是显赫无比。

桀骜不驯的态度,考虑到奠基者亚历山大大帝和保护神塞拉皮斯,他却对这个感到兄弟情谊的城市,还是愿意赦免他们的罪行。

九、阿塔纳修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动乱(362 A.D.)

亚历山大里亚的动乱平息以后,阿塔纳修斯的竞争对手因素行不良而垮台,阿塔纳修斯便在人民的欢呼声中登上宝座(362年2月21日)。大主教的宗教热情因谨言慎行而受到约束,行使所拥有的权力之际,难免在观念上倾向于和人民取得谅解,并非激起他们的对立情绪。他在教会的工作不仅限于狭窄的埃及境内,活跃而博学的头脑念念在兹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状况,而且以阿塔纳修斯的年龄、品德和声望,都使他在基督教危急存亡的时刻,能够担负起身为教会独裁官的重任。从西部多数派主教出于无知或无奈在里米尼宣言上签字起,到现在的时间还不过三年,他们对正统教会的弟兄不分时机的严厉做法,不仅感到懊恼,相信必然会心怀恐惧。如果这些主教的傲气胜过信仰,或许会投入阿里乌斯派的怀抱,避免受到当众悔过认罪屈辱,使自己降到世俗下等人的地位。基督教内部因神格的结合与分离所引起的纷争,在正统基督教会学者之间愈演愈烈。这个形而上学的争论正在逐步扩大,会使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公开形成永久的分裂。为此特别召开一次宗教会议,非常明智使用阿塔纳修斯的名义,而且他亲自参加,因而具有大公会议的权威性。同时规定所有一时误入歧途的主教,只要在尼西亚信条上签名,毋须正式承认过去的错误,也不会对他们原来所持的学术意见加以深究,便可以恢复教内的活动。埃及大主教的建议早已使高卢、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教士,对接受这种正面的措施在心理上先有所准备。同时尽管还有一些强硬派坚决反对^①,对于共同敌人的恐惧,却增进了基督教内部的和平与妥协。

埃及大主教凭着高明的手段和持续的努力,在皇帝带有敌意的诏书对局势进行干预以前,已设法使和平的局面更为稳定。厌恶基督徒的尤里安

^① 我没有空闲追随卡利亚里(Cagliari)的鲁西菲(Lucifer),像他行事那样的盲目无知而且刚愎自用,看看蒂尔蒙特的描述,即可以观察到叙述的语气在慢慢改变,悔罪者摇身一变成为分裂主义者。

把发自内心的憎恨全加在阿塔纳修斯的头上。尤里安完全为了主教的缘故,任意实施差别待遇,至少在精神上与过去发布的宣言相抵触。他曾下令从流放地召回加利利人,但是还坚持一点要求,就是不能依靠普遍的宽恕而全面恢复原来在教会的领导职位。一个曾由多位皇帝判刑的罪犯,竟敢无视法律的尊严,不等得到君主的命令,擅自登上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的宝座。尤里安对这种狂妄的行为感到震惊,再次将阿塔纳修斯逐出该城(362年10月23日),作为对莫须有罪行的惩罚,自认合乎正义的举动必然会得到虔诚的臣民的拥护,心中感到极为欣慰。然而民众接连提出强烈的要求很快让他明白,亚历山大里亚大部分民众都是基督徒,坚决要和受尽苦难的大主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尤里安虽然明了真相,并没有收回成命,反而变本加厉把流放阿塔纳修斯的命令,扩大为适用于整个埃及的基督徒和教士。广大民众的宗教热情使得尤里安更要坚持到底,他已经提高警觉,让一位敢作敢为并深得人心的领袖,出来领导一个已经十分混乱的城市,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危险。从他那些愤怒的言词中,不免看出他对阿塔纳修斯的勇气和能力感到极为忌憚。埃及行政长官埃克狄乌斯(Ecdicius)基于谨慎也可能出于疏忽,对皇帝的命令拖延不予处理,直至遭受严厉的斥责后才打起精神来办理。尤里安说道:

尽管你对其他一些问题没有写报告给我,至少你有责任告诉我,对于处理神明的敌人阿塔纳修斯,你有什么看法。我早已把我的意图告诉你。现在我用塞拉皮斯之名发誓,如果阿塔纳修斯在12月还没有离开亚历山大里亚,不,要是还没有离开埃及,我将对你的政府官员罚款一百磅黄金。我的脾气你很清楚,我不轻易责备人,但是更不会轻易饶恕人。

为强调问题的严重,这信的后面还加上皇帝亲笔写的附言:

这种对神明侮慢的态度使我非常悲伤和气愤,没有什么事能比听到阿塔纳修斯被赶出埃及,更能使我感到欣慰。这个讨厌的坏蛋,在我的统治下有几位地位很高的希腊贵夫人接受洗礼,这都是他进行宗教迫害造成的结果。

他没有下达明确的命令将阿塔纳修斯处死,埃及行政长官很清楚,执行这位盛怒君主的命令,超过标准总比不及对自己来说要安全得多。大主教谨慎的隐退到沙漠修道院里去,靠着一贯的机智行动,巧妙避开敌人设下的陷阱,继续活下去获得最后的胜利。皇帝在生前曾用令人胆寒的语言宣称,他认为所有加利利派的毒箭都集中在阿塔纳修斯一身^①。

我在此要忠实叙述尤里安试图玩弄权术,不必蒙受宗教迫害的指责或恶名,却能收到实际效果。一位贤君的心灵和意识,竟受到置敌手于死地而后已的疯狂情绪毒害,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基督徒遭受真正的苦难,完全是人类的激情和宗教的狂热造成。传播福音最早的门徒具有驯良和恭顺的美德,对于他们的继承人而言,只是值得颂扬的目标,并非愿意仿效的模范。基督徒掌管帝国行政部门和教会机构,长达四十余年,沾染功成名就的傲慢恶习,深信只有圣徒才有资格统治世界。君士坦丁基于偏爱给予教士特权,怀有敌意的尤里安则加以剥夺。他们发出怨言遭受残酷迫害,对崇拜偶像者和异端传播者免于迫害的宽容,却被正统基督教会视为极其可悲和无法容忍的亵渎行为。行政官员虽不纵容暴力活动,带有宗教狂热的人民还是照样施为。希比利的祭坛在佩西努斯(Pessinus)几乎是在皇帝面前被推翻,异教徒在卡帕多细亚的凯撒里亚只剩下几处作为祭典的场所,命运女神的殿堂被愤怒的群众在骚乱中捣毁。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关心神明荣誉的皇帝还是不愿干预正常的司法程序。当他发现理应当做纵火犯惩罚的宗教狂热分子,却享有殉教者的尊荣时,实在难以忍受。尤里安统治下的基督教臣民,非常清楚君王存心和他们为敌。他们免不了要担心,政府不论出现任何情况,都可以当成对他们不满和怀疑的理由。在正常司法体系里,基督徒占有很大的人口比例,自然有人被判刑。同教的弟兄对问题的是非曲直不加深究,要求更为宽容处理,那就是认定他们无罪,承认他们额外的要求,把法官的严判说成恶毒偏见和宗教迫害^②。这些目前的困苦虽然看来难以忍受,偏被说成一场大灾难来临前的小小序曲。

基督徒把尤里安看成凶残而狡猾的暴君,说他把即将进行的报复行动,

^① 尤里安有三封书信,可以用来说明在有关阿塔纳修斯的问题,他所秉持的意图和处理的方式,这些都应列入编年史的项目。

^② 尤里安决定用诉讼来对付在梅乌玛的新兴基督徒城市,这是加沙的一个港口。虽然他的判决被归咎于偏袒的行为,还是没有被他的继任者取消。

等待从波斯战场胜利归来再开始动手。他们猜想一旦他打败罗马的外敌获得凯旋,就会抛弃戴着厌烦的伪装面具。隐士和主教使得大竞技场血流成河,那些仍然公开坚持自己信仰的基督徒,将被剥夺一切人身自由和社会权利^①。一切可以用来损害背教者名声的流言恶语,被充满恐惧和憎恨的反对者到处传播,听者全都信以为真。说到为他们轻率的喧闹所激怒的君王,事实上基于职责应给予尊敬,为了利益应加以奉承。他们仍旧公开叫嚣,要用祈祷和眼泪当武器反对暴君,为伸张正义将他的头颅交给震怒的上天去处置。他们同时怀着怨恨的决心不断暗示,他们的顺从已不再是懦弱的表现。在人类品格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依据生存原则而产生的耐心,会在长期的迫害中消耗殆尽。我们无法断定,尤里安的宗教狂热会在何种状况下超越理性和仁慈,只要认真考量基督教会强大的精神力量,就必然深深相信,不等这位皇帝能够完全消灭基督教,帝国已经陷入可怕的内战^②。

① 格列高利扬言这些话是从尤里安的密友嘴里说出,但这些人奥罗修斯从未见过。

② 格列高利的辞职的确可以产生教海的作用。是当尤里安的一位军官试图占领纳济安祖斯(Nazianzus)的教堂,这时要是他不屈服于主教和人民的宗教狂热之下,就必然会丧失性命。

第二十四章

尤里安进驻安条克 远征波斯的成就 渡的底格里斯河 尤里安撤军后崩殁 约维安被推举为帝 为拯救罗马军队与波斯签订丧权条约(314 A. D. - 390 A. D.)

一、尤里安进驻安条克准备波斯战争(362 A. D.)

尤里安的《凯撒》是一篇带有哲学意味的寓言，古代才智之士令人感到愉悦和得到教诲的作品之一^①。罗马的农神节*^②是讲自由和平等的日子，罗慕路斯为奥林波斯的神明和罗马的帝王准备宴席，赴会众神把罗慕路斯当成够资格的伙伴，帝王统治好战的民族和地上被征服的国家。不朽的神祇按着天上的次序安排宝座，凯撒的席位接着月神，俯视人间的天界。那些给神明和人类社会带来羞耻的暴君，被铁面无私的涅墨西斯(Nemesis)*^③头朝下扔进鞞鞞里亚(Tartarean)的深渊，其余的凯撒继续向着座位前进。年老的西勒诺斯(Silenus)神*^④是笑容满面的道学家，为了掩饰哲学家的智慧，

① 施潘海姆(Spanheim)研究过希腊的“萨堤尔”(Satyrs)(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戏剧，通常在悲剧之后演出。他在一本著作的序文里，很广泛的讨论到它的语意、起源、类似和相异之处。拉丁文学里的“萨泰尔”(Satires)(源于农神 Satura)是包罗万象的作品，可以是韵文或散文。尤里安的《凯撒》是风格很独特的著作，学者很难将它归到那种文学类型。

*② [译注] 农神是意大利本土的神祇，司耕种和收成，节庆祭日是12月17日。

*③ [译注] 涅墨西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也是罗马复仇三女神之一。

*④ [译注] 西勒诺斯是森林诸神的领袖，也是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养父和师傅。

故意戴上酒神巴库斯(Bacchus)的面具^①,当凯撒经过面前,就不怀好意大声宣布他们的恶行、过错和瑕疵。等宴会结束,墨丘利(Mercury)宣示朱庇特的旨意,要将天国的冠冕赐给功高盖世的人作为奖赏。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图拉真和马可·安东尼成为最有声望的候选人,优柔颓废的君士坦丁^②并没有被排除在竞赛外,亚历山大大帝也受邀前来与罗马英雄人物角逐光荣奖品。每位候选人可展现他们的丰功伟业,从神明评判的角度来看,比起倨傲的竞争对手展开滔滔雄辩,马可谦逊的沉默显得分外感人心扉。等这场势均力敌的竞赛,进行到裁判官检视每个人的内心,详细审查行为的动机,皇室斯多噶派学者的优势显得引人注目,产生决定性的作用^③。亚历山大、凯撒、奥古斯都、图拉真和君士坦丁都感到羞愧,承认他们在世努力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名声、权力或乐趣。但神明用尊敬和关爱的眼光,注视一个德行高洁的完人,他即位后施展哲学的训示,渴望有缺失的人类能效法神明的属性。这篇立意良佳的作品(尤里安的《凯撒》)因为作者的地位而提升价值,一位君王要是尽情描述历代皇帝的功过得失,等于对自己的言行作出盖棺论定的评价。

尤里安经过冷静的思考,要效法安东尼益世和慈爱的德行,他那积极进取的精神为亚历山大的荣名所激发,以同样的热情追求智慧所带来的尊敬,和群众所给予的赞美。皇帝精力旺盛,身心正处于一生之中的巅峰时期,获得日耳曼战争的经验教训,鼓舞起雄心壮志,决定要在他的统治之下,创造光辉灿烂和永垂不朽的成就。从印度大陆和锡兰岛^④派来的东方使节,非常

① 西莱努斯神矛盾的性格,在维吉尔(Virgil)的第六首《牧歌》里有传神的描述。

② 每位不带成见的读者,对于尤里安反对他的伯父君士坦丁和基督教,都看得很清楚,而且免不了加以指责。在这种情况下,诠释家基于宗教的因素,很多地方与原意相违,也舍弃原作者的观点。

③ 尤里安在私下表示愿意做希腊人而不是罗马人,当他一本正经比较一位英雄和一位哲学家之时,他觉得人类对苏格拉底的感激之心超过亚历山大。

④ 这个岛屿的称呼有塔普洛巴纳(Taprobana)、塞伦底布(Serendib)和锡兰,都陆续使用过,显然很难分得清楚到底是陆地还是海洋,罗马人只知道位于科摩林(Comorin)角的东方。(1)克劳狄在位时期,有个自由奴承包红海的关税,在偶然的状况下,乘船随着季风来到陌生而不为人知的海岸,与当地人在一起相处六个月。锡兰国王第一次听到罗马的强大国势和公正的态度,受到说服派遣使节去觐见皇帝。(2)地理学家(甚至托勒密也如此)过于夸张这个新世界的面积,比起实际的版图要大十五倍之多,向南一直延伸到赤道,向东与中国接壤。

谦恭向罗马的皇帝致敬^①。西方的国家对尤里安的丰功伟业,无论是平时或战时都极为尊敬而忌惮。尤里安对高卢战争胜利所得到的战利品,根本没有放在眼里。他增添防备工事,加强色雷斯和伊利里亚边区的作战能力。多瑙河以抢劫为生的蛮族害怕他的名气,就会遵守条约的规定,未来不再恶意违犯,这方面使他感到甚为满意。居鲁士和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的继承者现在是唯一的敌手,值得他运用武力大动干戈,他决定最后必须征服波斯,惩治这个长久以来就反抗和羞辱罗马尊严的傲慢国家^②。

波斯国王很快知道君士坦提乌斯的帝座已经易主,接位君王的个性与前任大相径庭。他为了表示谦虚亲自提出富于心机的建议,也可能是出于一番好意,希望双方可以进行和平谈判,傲慢的沙普尔被尤里安的坚持所吓住。尤里安非常严厉地表示,他绝不同意在美索不达米亚几个城市的硝烟和废墟中召开和平会议,同时带着藐视的微笑,说不必派遣使臣,他决定尽快亲自访问波斯的宫廷。性急的皇帝敦促加紧军事准备工作,将领的职务已经调派,编组一支所向无敌的大军担负起重要的任务。尤里安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过小亚细亚各行省抵达安条克(362 A. D.),时间大约是前任皇帝过世后八个月。他雄心万丈想要立即向波斯的腹地进军,但是整顿帝国的状况是他无可旁贷的责任,他的宗教信仰要恢复对古代神明的崇拜,这些都是刻不容缓的事。再加上明智友人的劝告,高卢的军团要进入冬营,经过一段时日的休养生息,才能重振耗损的实力,东方的部队也要借此机会加强训练,培养高昂的士气,这样一来,只能暂时将作战行动延后实施。尤里安听从属下的意见,在来年春天以前将大本营设在安条克,这里的人民带着恶意嘲笑君王仓卒的行动,要是稍为延迟就会受到指责。

二、安条克概述以及尤里安的作为(362 A. D.)

尤里安若吹嘘说他在东方的首府与民众关系良好,双方都感到满意,那

① 这些使节原本是派来晋见君士坦提乌斯。阿米阿努斯实在有欠考虑,流于低俗的奉承,因为他一定忘记尤里安在位期间很短,使节来的路途非常漫长。

② 这位凯撒将亚历山大当成竞争的对手,把在亚洲的获胜看得太容易,一定会功成名就,无往不利。但是他应该知道克拉苏(Crassus)和安东尼的前车之鉴,就是失败在波斯人弓马之下。罗马人经历三百年的战争,在美索不达米亚或亚述地区,没有征服过一个行省。

是他对自己的性格估计错误,也不了解安条克的风俗习气^①。温暖气候使当地民众尽情享受安宁和富裕的生活,放荡不羁的希腊人和天生软弱的叙利亚人混杂在一起,追求时髦是仅有的生活原则,寻欢作乐是人生唯一目标。安条克市民的身分全依据华丽服饰和家具来区别,讲求奢华挥霍的本领才能获得荣誉,诉诸阳刚气概的德行反倒引来讪笑。歧视女性的谦卑与长者的年龄,成为这个东方首府普遍的堕落现象。喜爱壮观的场面,可发挥叙利亚人的鉴赏能力和生命热情,从邻近的城市能获得技巧卓越的艺人^②,岁人有相当大的经费用于公众娱乐,剧院和赛车场的表演富丽堂皇,令人目眩神迷,可说是安条克的福气和光荣。生活朴素的君王瞧不起这种光荣,也感觉不出这种福气,厌恶臣民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尤里安保持严肃简朴的习性,有时还刻意表现,优柔颓废的东方人既不会欣赏更不会仿效。饮宴的节日是依据古老习俗,将荣誉献给神明,尤里安只有在这种场合,才会松弛哲学家的严谨态度。安条克的叙利亚人仅在宗教节庆的日子,才不会受到勾引去寻欢作乐。大多数民众以身为基督徒为荣,是祖先最早皈依的宗教^③,他们以不遵从道德的训示感到自满,对于理论性的教条,却小心翼翼不敢有违。异端教派和宗派分裂一直困扰着安条克教会,阿里乌斯派和阿塔纳修斯派,及米勒提乌斯和保利努斯(Paulinus)^④的追随者,相互之间激起信仰虔诚所产生的仇恨。

背教者是先帝的敌人和嗣君,势力强大的教派一直受到君士坦提乌斯的关爱,所以对背教者怀有强烈偏见,再加上尤里安迁移圣巴比拉斯的遗体,激起群众对他产生无法平息的恨意。他的臣民带着迷信的愤怒情绪抱怨,饥谨追随皇帝的脚步从君士坦丁堡来到安条克。救灾行动采用的方法不当,更引起饥民的不满。天候的失调影响到叙利亚的收成,安条克市场的

① 尤里安的讽刺诗和圣克利索斯托的讲道集,对安条克的描绘大致没有差别。

② 拉奥狄凯亚(Laodicea)供应赛车手,提尔和贝莱图斯培养喜剧演员或丑角,凯撒里亚以哑剧演员知名于世。其他像是赫利奥波里斯的歌唱家、加沙的角斗士、阿什凯隆(Ascalon)的摔角手以及卡斯塔巴拉(Castabala)的绳技,在整个帝国都很有名气。

③ 安条克的民众非常机智,把对象用希腊字母来表示,于是他们宣称忠于 Chi(代表基督教)和 Kappa(代表君士坦提乌斯)。

④ 安条克的教会分裂因保利努斯的圣职任命不当而引发,当时尤里安就驻在该城,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达八十五年(330 A. D. - 415 A. D.)之久。

面包价格^①自然会随着谷物的缺乏而上涨,有人怀着贪婪的心理,运用投机的手法,合理而公道的涨幅被垄断,价格急剧上升到难以收拾的程度。在这场不公平的竞争中,土地的收成被某一方声称是他独有的财产,被另一方当成可以出售赚钱的商品,被第三方购买以维持每天的生命,中间代理商所累积的利润,全落在毫无反抗能力的顾客身上。他们愈是焦虑不安,愈会夸大和增加艰苦的情况,开始担心谷物的缺乏,饥荒的面貌也逐渐出现。当安条克过惯舒服日子的市民,抱怨家禽和鱼类的价格居高不下,尤里安公开表示,节俭的城市以对葡萄酒、油和面包的正常供应感到满足为限。但是他也知道让民众获得温饱是君主的责任。皇帝基于这种观念,竟敢采用非常危险而且让人疑惧的办法,根据合法的权限,固定谷物的价格。他立法规定在谷物缺乏之时,出售的价格尽量不得超过产量丰富的年份。他自己采取行动来加强法律的效力,在他的命令下,从海拉波里斯(Hielapolis)、卡尔息斯(Chalcis)甚至埃及的谷仓,将四十二万二千摩笛*^②的粮食送进市场。可以预知后果并且立刻感受得到有关的反应,那就是有钱的商人买下皇家的小麦,握有谷物的地主不供应城市的需要,只让少量粮食在市场出现,用不合法的高价私下出售。

尤里安仍旧继续推动自己的政策,认为民众的抱怨是不知感激的诽谤,同时让安条克知道,虽然他没有像他哥哥加卢斯那样残酷,同样遗传着倔强的性格。地区元老院的抗议更激起他那坚定不移的意志,他听进谗言,也可能事实就是如此,说是元老院的议员握有土地并且关心交易投机,是他们造成国家的灾难。因此他认为这批人胆大包天,竟敢把私人的利益置于公众责任之上。于是整个元老院包括两百名身分高贵和家财富有的市民,全部被警卫从议事的宫殿押送到监狱,虽然后来他在入夜以前放他们回家,就是因为让他们太容易获得自由,反而无法获得感激。聪明而嫉妒的叙利亚籍希腊人也利用这个机会,发出同样的抱怨,到处传播他们的苦况。农神节是金吾不禁的假期,城市的街道上到处听得到毫无惮忌的歌声,嘲笑着皇帝的

① 尤里安依据收成的好坏,订出三种不同的价目,那就是一块金币可以买到五、十或十五摩笛(modii)的小麦。从这个事实以及相关的旁证得知,在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当政时期,小麦的一般价格大约是英制一夸脱(约八个蒲式耳)为三十二先令,等于本世纪前六十四年的平均价格。

* ② [译注] 摩笛是罗马的干量单位,相当于一个配克,或者是两加仑或九公升。

法律、宗教、个人的言行,甚至他的胡须。安条克所以有这种勇气,是得到官吏的默许,以及获得民众的称赞^①。

尤里安身为苏格拉底的信徒,在遭到民众羞辱时只会深受震撼,虽然位居皇帝之尊,掌握绝对的权力,过于敏感不会采用报复来满足自己受到伤害的情感。如果尤里安是一个暴君,就会采取报复的手段,根本不让安条克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得到法律的保护。毫无抵抗能力的叙利亚人,到时只有屈服在忠诚高卢军团贪财好色和残酷暴虐的淫威之下。皇帝也可以用一项温和的判决剥夺东部首府的地位和特权,廷臣甚至臣民都会赞许这公正的行为,能够保持国家元首的尊严^②。尤里安并没有滥用国家的权力,为个人受到委屈进行报复,而是用一种无害于人的方式,为自己讨回公道,有能力如此的君王很少。他受到讽刺诗和诽谤图书的侮辱,就写了一篇名叫《厌胡者》(Misopogon)的文章加以回报,用自嘲的口气承认犯了错误,对安条克优柔阴险和虚伪矫情的言行举止大加挞伐。皇室的答复正式公布在宫殿的大门前面,这篇作品《厌胡者》仍旧是尤里安展现气愤、智慧、仁慈和鲁莽的独一无二纪念物。虽然他装出笑容表示无所谓,其实内心还是耿耿于怀^③,就指派一位格调与安条克臣民差不多的总督,用这种蔑视的态度总算出了一口气。皇帝甚至拒绝留在忘恩负义的城市,于是宣布他的决定,下个冬天要在西利西亚(Cilicia)的塔尔苏斯(Tarsus)度过。

就尤里安的看法,安条克只要有这样一位市民,凭着他的才智和德行,就可以弥补整个城市所有的过错和邪恶。诡辩家利巴尼乌斯(Libanius)(314 A. D. - 390 A. D.)生于东部的首府,在尼斯、尼科米底亚、君士坦丁堡、雅典教授修辞学和演讲术,到了晚年才留在安条克。希腊青年在他的学塾孜孜不倦的求知,经常有八十多个门徒在身边,赞许他是举世无匹的大师。他的敌手却满怀嫉妒和猜忌的心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对他进行迫害,大家异口同声认定他危言耸听,而且虚有其表。尤里安的老师曾经要尤里

① 利巴尼乌斯很像高明的律师,严厉责备民众行为愚蠢,干下少数贱民和醉鬼才会犯的罪行。

② 利巴尼乌斯提醒安条克的民众,凯撒里亚新近遭受的惩罚。就是尤里安也曾经暗示,他林敦(Tarentum)因为侮辱罗马的使臣,付出多大的代价来赎罪。

③ 阿米阿努斯特别提到,尤里安精心写出讽刺的文章,到后来情绪就爆发开来,成为严厉而直接的猛烈抨击。

安提出保证,绝不前往他们对手的讲座听课。这种做法是很轻率,但可以看出利巴尼乌斯受到重视的程度。皇室的年轻人受到劝阻更引起好奇心,私下找到这位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诡辩家所写的作品,深入研读并且模仿他的风格,逐渐能够超过他门下最勤奋的弟子。等到尤里安登基以后,他宣称急着想与叙利亚的诡辩家见面,并且要酬谢他为人师表的风范。在这个世风日下的时代,只有利巴尼乌斯保持希腊最纯粹的艺术观、人生观和宗教观。皇帝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因为受到敬爱的大师表现出孤傲的气质,更加受到肯定和推崇。利巴尼乌斯不像一般人那样趋炎附势,赶往君士坦丁堡的宫殿,而是心平气和的期盼皇帝能够前往安条克,可以免除宫廷那种冷淡而虚假的印象,也就是每次觐见都是正式的礼仪。这种做法教导君王很重要的一课,君王可以要求臣民的服从,对朋友就要端视自己值得效忠。

每个时代的诡辩家用藐视的眼光或是装出这种模样,看待因出身和机运所形成的偶然差异^①,对于心灵的优势素质保持尊敬,主要原因是他们具有这种天赋能力。尤里安不睬贪渎宫廷喝彩的声音,那是登基称帝的装饰品。有位独立特行哲学家拒绝他的恩惠,仅是喜爱他个人,钦佩他的声誉,保护他的令名,所以尤里安对利巴尼乌斯的赞誉、训诫、自由和羡慕,深深感到心悦诚服。利巴尼乌斯有长篇大论的作品仍旧存留在世,大多数是这位演说家的老生长谈,在那里咬文嚼字,言之无物,是个隐居学者的创作,他不理会当代人的信念,内心完全沉溺在特洛伊战争和雅典的共和政治。然而安条克的诡辩家有时也会从幻想的高处屈身,写出包罗万象而又文辞典雅的书信^②。他赞扬当代人物的丰功伟业,勇敢指责公众和私人生活的滥权,为着尤里安和狄奥多西的气愤用事找出理由,用出众的口才为安条克辩护。在年纪衰老之时,终生奋斗的事业毁于一旦,这种不幸极为普遍^③。特别是利巴尼乌斯将才智奉献给宗教和学术,然而在这些宗教及学术都已消失,他

^① 经由欧纳庇乌斯的报导,知道利巴尼乌斯拒绝接受禁卫军统领的荣誉位阶,他认为这不见得比诡辩家的头衔光彩。学者可从他的一封书信中,看到同样的表示。

^② 利巴尼乌斯大约有两千封书信留存下来,都已经公开发表。他对这种写作的方式非常擅长,学者称许他的文体简洁,表达非常精致而高雅。然而本特利(Bentley)博士的说法与众不同,认为“读他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空洞而无生气,就像一群腐儒整日无事在那里书空咄咄”。

^③ 利巴尼乌斯出生的年代经过推算是314年,有次曾说自己已经七十六岁(390 A. D.),而且还似乎提到一些后来才发生的事。

还继续活在世上,却是他最大的憾事。尤里安的这个友人冷眼旁观基督教胜利,气愤填膺,他的偏见使世界的前途变成一片黑暗,对天国的光荣和幸福不再抱有任何指望。

三、尤里安的进军部署与内河航运(363 A. D.)

尤里安满腔热血急着要在春天开始时挥军赶赴沙场,安条克元老院的议员陪同到达行省的边界(363年3月5日)。他用轻视的口吻责备他们一顿后飭回,决心以后不再前来这座城市。经过两天辛苦的行军^①,第三天停在贝里亚(Beraea)也就是阿勒颇(Aleppo)休息,他很懊恼的发现元老院几乎清一色是基督徒。对于背教者带有异教徒性质的讲话,他们很冷淡的接受,只是表现出彬彬有礼的恭敬态度。贝里亚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市民,他的儿子不知是出于良知或基于利害关系,竟赞同皇帝的宗教观念,被怒不可遏的双亲剥夺继承权利。尤里安邀请这对父子参加御宴,坐在这两个人之间,用宗教宽容的训示和例证反复开导,没有任何效果,还是装出平静的态度支持年长的基督徒。宗教狂热让这父亲做出轻率举动,忘记应有的礼节和作为臣民的责任。尤里安最后对倍感痛苦的青年说道:“你已经失去了父亲,对我而言,我有义务代替他的位置。”皇帝在巴特尼(Batnae)受到群众欢迎,这个小镇风景优美,位于长满丝柏的树丛之中,离开海拉波里斯大约二十哩。巴特尼的居民已经准备好呈献牺牲的庄严仪式,崇拜他们的保护神阿波罗和朱庇特,尤里安虔诚的态度并不赞许为群众表面的欢呼声,他非常清楚地看出,从神坛上升起的烟雾不是真诚的祈祷,而是虚伪的谄媚。

海拉波里斯有座古老而堂皇的庙宇,很多世代以来使得本地享有神圣的地位,这种状况已经不再存在。民众奉献的财物过去很慷慨的维持三百位僧侣,也许因此加速其衰败。然而尤里安遇见一位哲学家和一位老朋友,衷心感到满足和喜悦。这个朋友的宗教信仰能够保持坚定,抵抗君士坦提乌斯和加卢斯要求改教的压力,这些君王在经过海拉波里斯,都会住在他

^① 从安条克到利塔比(Litarbe)的道路,经过卡尔息斯地区因为要穿越山丘和沼泽,路况很坏。当做基础的石块直接放在沙地上,根本没有用泥灰固结在一起。看来很奇怪,安条克和幼发拉底河之间这么重要的交通线,罗马人竟如此大意。

家。尤里安全身散发着生气勃勃的热情,忙碌的进行军事准备工作,在写给朋友的信函中充满信心。他现在从事重要而困难的战争,对于事态的发展极为焦虑,就是微不足道的预兆都非常注意的观察和记录,依据占卜的规则,可以借此了解到未来各种事件的状况。他在一封文笔优雅的书信中,告诉利巴尼乌斯他已经到达海拉波里斯,从这里我们知道他运用才能克服艰辛险阻,以及和安条克的诡辩家建立真诚的友谊。

海拉波里斯的位置很靠近幼发拉底河河岸,通常指定为罗马军队的集合点,早先已经构建由船舶搭成的桥梁,可以立刻渡过这条大河^①。要是尤里安的脾气也像他的前任,就会在萨摩萨塔(Samosata)的赛车场和埃德萨(Edessa)的教堂,把一年中最适合行动的季节白白浪费。这位英武过人的皇帝不苟同君士坦提乌斯的行为,倒是选择亚历山大当榜样,毫不迟疑向着离海拉波里斯八十哩,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城市卡雷(Carrhae)前进^②。著名的月神庙引起尤里安虔诚之心,停留几天主要是完成波斯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远征行动的秘密之前全部装在他的脑海里,卡雷是两条主道路的会合点,他的计划是要攻击沙普尔在底格里斯河这边的领土,还是幼发拉底河那边的疆域,现在已经隐瞒不住。

皇帝派出一支部队有三万人马,由他的亲戚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和埃及公爵塞巴斯蒂安(Sebastian)率领,奉命直接向着尼西比斯(Nisibis)进军。在他的主力通过底格里斯河以前,确保这方面的边境不受敌军牵制性的侵犯,至于后续的作战交由主将自行视状况处置。尤里安期望他们用强大的武力,平定米底(Media)和阿底阿贝尼(Adiabene)这些富饶的地区以后,能够同时到达泰西封(Ctesiphon)的城墙。他自己会用相等的速度沿着幼发拉底河前进,一起包围波斯王国的都城。像这样协调周密的计划要想获得成功,主要依靠亚美尼亚国王强力的支持和协助。然而他不愿自己的

^① 这里有三条通路,相互之间的距离不到几哩,(1) 经过措伊格玛(Zeugma),这个地方在古代非常有名;(2) 现代的通路是经过比尔(Bir);(3) 门贝兹(Menbigz)或赫利奥波利斯的桥梁,离开城市的距离大约是四个帕拉森(波斯的距离单位,每个帕拉森大约是五公里)。

^② 哈兰(Haran)或称卡雷,是古代萨巴人(Sabaeans)居住地,亚伯拉罕也在此住过。可以参阅舒尔廷斯(Schultens, Albert, 1686 A. D. - 1756 A. D., 荷兰东方学者和语言学家)的《地理索引》,我从这本著作中获得很多东方的地理知识,特别是叙利亚和邻近地区有关古代和现代的状况。

国土在安全上发生问题,派出一支军队有四千骑兵和两万步兵,配合罗马的军团对波斯人作战。亚美尼亚国王阿尔萨息·提拉努斯(Arsaces Tiranus)软弱无能,与他那充满男子汉气概的祖先伟大的提里达特斯(Tiridates)相比,已堕落到比他父亲科斯罗伊斯(Chosroes)更为可耻的状况。由于这位怯懦的君王反对一切会带来危难和荣誉的冒险行为,现在更可用种种宗教和感恩作为借口,来掩饰他的胆小和怠惰。

提拉努斯对于君士坦提乌斯怀有诚挚的忠义之心,表示深切的怀念。统领阿布拉维斯(Ablavius)的女儿奥林匹娅斯(Olympias)在宫廷接受教养,原来指定为君士坦提乌斯的妻室,后来罗马皇帝将她许配给提拉努斯,这样的联姻可提高蛮族国王的地位。提拉努斯信奉基督教,统治全是基督徒的国家,不论从良知和利益来考量,都抑制自己不要对胜利有所贡献,否则会给教会带来毁灭的后果。尤里安的言行不够谨慎,使原本产生心结的提拉努斯更加怒气填膺。他对待亚美尼亚的国王如同奴隶,把他视为诸神的敌人。皇帝给提拉努斯的指令非常傲慢无礼,字里行间带着威胁意味,独立的国家像是处于屈辱的状态,也让国王唤醒久藏内心的愤懑。提拉努斯仍自许为阿尔萨息德斯(Arsacides)的皇室后裔,这位东部君主是罗马帝国的敌人。

尤里安的兵力部署,最大着眼是要用巧妙的手法欺骗敌方密探,转移沙普尔的注意力。军团表面上看来是直接向尼西比斯和底格里斯河进军,突然间转向右方,越过卡雷平坦无垠且寸草不生的荒野,在第三天抵达幼发拉底河畔。这里有防卫严密的城镇尼西丰里乌姆(Nicephorium),也可称之为卡林尼库姆(Callinicum),原是马其顿国王所建立。从此开始皇帝的进军路线,顺着曲折的幼发拉底河走了九十哩,终于在离开安条克一个月后,看到奈尔切西乌姆(Circesium),抵达罗马疆域最遥远的边界。在对抗波斯的历任凯撒中,尤里安率领的大军数量最多。共有六万五千名装备优良纪律严明的士兵,步兵和骑兵充满身经百战的老兵队伍,不论是罗马人或蛮族,都是从各行省挑选出来。强壮的高卢人不仅拥有忠诚和英勇的名声,还护卫着敬爱君王的帝座和个人安全。西徐亚人组成的协防军是战斗力极强的团体,来自水土天候完全相异的地区,几乎是不同的世界,去侵犯他们连名字及状况都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土。萨拉森人有几个部落,都是游牧的阿拉伯人,纯粹是基于喜爱抢劫和战争,投效到皇帝的旗帜之下,愿听从尤里安指挥,拒不接受根据惯例所支付给他们的赏金。

幼发拉底河的河道宽阔,壅塞着七百条船的舰队,伴随着罗马军队一起行动,负责提供所需的补给品。这个舰队的作战实力包括五十艘全副武装的快船,及同样数量的平底船,在需要时可快速连接成一座暂时的桥梁。其余船只有的用木材建造,也有一些在外面蒙上兽皮,装载的武器、机械、用具和粮食,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尤里安关怀部属福利,将大量库储的食醋和干粮装船供士兵食用,他禁止部队饮酒,同时严格规定,不让过多的骆驼连成长串跟随在军队后面前进。查波拉斯(Chaboras)河在奈尔切西乌姆注入幼发拉底河,分隔两个庞大而相互敌对的帝国,号角响起开始行军的信号,罗马人越过这条当做国界的溪流(363年4月7日)。照古老军纪规定,要对全军发表演说,尤里安不放过展现辩才的机会。他用祖先的坚忍勇气和光荣胜利作例证,鼓励军团要发挥冒险犯难的精神,非常生动的描述波斯人的傲慢无礼,激起同仇敌忾的高昂士气,训诫大家要效法他的决心,绝灭这个奸诈邪恶的国家,为共和国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尤里安对每个士兵犒赏一百三十个银币,使演讲更有说服力,同时提到在查波拉斯河上的桥梁要拆除,让部队知道安全的希望要靠作战的胜利。然而行事审慎的皇帝为维护遥远边疆的宁静,不受带敌意的阿拉伯肆意入侵,就在奈尔切西乌姆留下四千人的特遣队,加上原来的守备部队共一万人,来防卫这个重要的据点。

四、尤里安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作战行动(363 A. D.)

罗马人从此刻起进入敌人国土,要面对行动积极且手段高明的敌军。行军序列编成三个纵队,实力坚强的步兵形成主力位于中央,交给主将维克托(Victor)指挥;右边是内维塔(Nevitta)率领由几个军团组成的纵队,沿幼发拉底河岸边前进,经常与舰队保持通视的状况;大军的左侧翼有骑兵纵队掩护,指定霍尔米斯达斯(Hormisdas)和阿林苏斯(Arinthaeus)担任骑兵将领。霍尔米斯达斯的平生事迹值得我们注意^①,他是出身萨珊皇家族裔的波

^① 很多搀混在一起的传奇故事,提到霍尔米斯达斯的探险事迹,当时波斯国王是遗腹子而且又是长子,所以霍尔米斯达斯不可能是国王的兄弟,而且我也没有看到阿米阿努斯用这个头衔来称呼他。

斯王子,属于反对沙普尔的少数派,从监狱逃到君士坦丁大帝友善的宫廷里安身。霍尔米斯达斯一开始获得新主子的同情,后来则得到他的尊敬,在罗马军队中靠着英勇行为和忠诚态度,获得荣誉晋升到很高的职位。他虽是基督徒,对于背叛自己的国家倒是心安理得,受压迫的臣民是最危险的敌人,确是所言不虚。上文提到三个主要行军纵队的部署,卢西里阿努斯(Lucilianus)率领一千五百名轻骑兵组成的分遣队,行动迅速又敏捷,负责掩护大军前卫和侧翼,搜索远距离的各种情况,发现敌军接近可尽早传报信息。达迦莱法斯(Dagalaiphus)和奥斯若恩(Osrhoene)公爵塞康狄努斯(Secundinus)指挥后卫部队。辎重位于纵队之间的空隙,受到严密保护。行军单位为便于运用或夸张声势,采用疏散队形,整个行军队伍延伸有十哩长,尤里安的位置通常在中央纵队先头。他情愿负起一位将领的责任,并非一位国君而已,在一小队轻骑兵护卫下,迅速赶往前卫、后卫或侧翼,用御驾亲临的方式,对罗马军队鼓励士气和保障安全。

他们从越过查波拉斯河到亚述的农耕地区,中间经过的国土是阿拉伯沙漠的一部分,大片干燥贫瘠的荒野,人类运用最有力的技术也无法改进。尤里安行军经过的地区,就是年轻的居鲁士足迹所至之处。那次远征行动有位伴随者,就是才识卓越的英雄人物色诺芬(Xenophon),曾经叙述道:

这片国土像海洋一样平坦,上面覆盖着苦艾树,只要是生长在这里的灌木或是芦苇,全部都有芳香的气味,但是没有看到树木。鸨鸟、鸵鸟、羚羊和野驴是沙漠仅有的居民,出猎是辛劳的行军之中唯一的娱乐活动。

松散的沙土被大风刮起来成为尘暴,尤里安有很多士兵连带帐篷,被突如其来的飓风吹倒在地。

美索不达米亚的沙质平原被放弃给羚羊和野驴,很多人烟繁密的村庄和市镇,安适地坐落在幼发拉底河岸边,有些位于河流偶然形成的岛屿上。安纳(Annah)或称为安纳索(Anatho)这个城市,有一位阿拉伯酋长的居所在此,由两条长街组成,位于幼发拉底河的小岛,为天然的防御工事围绕,两侧都是肥沃农地。安纳索好战成性的居民摆出阵式,阻止罗马皇帝的行军纵队。经过霍尔米斯达斯王子温和的开导,加上舰队和军队吓人的阵容,他

们才转变傲慢态度,乞求尤里安饶恕,也感受到他那宽大的心胸,就把民众全迁移到叙利亚的卡尔息斯附近,一个条件更有利的垦殖区。尤里安也接受总督普塞乌斯(Pusaesus)的输诚,赐给他高官和友谊。提卢塔(Thilutha)的堡垒难以攻克,皇帝只有对自己立下很难堪的保证,等他征服波斯国内各省后,提卢塔这时更可拿来增添征服者胜利的光彩。没有防御能力的市镇无法抵抗也不愿屈服,事先闻风赶紧逃走。他们的房屋里都是战利品和粮食,全被尤里安的士兵占用。有些无人保护的妇女被屠杀,没人追究和处分犯罪的士兵。在罗马部队行军期间,波斯的将领苏雷纳斯(Surenas),还有迦山(Gassan)部落^①著名的酋长马莱克·洛多萨息斯(Malek Rodosaces),不断在大军四周盘旋窥伺。迷途人员被拦截,分遣单位受攻击,机警的霍尔米斯达斯也差点遭到毒手,这些蛮族最后还是被驱离。整个国土愈来愈不适合骑兵作战,当罗马人到达马西普拉克塔(Macepracta),发觉到城墙遗迹是古老的亚述国王构建,用来确保领土的安全,防范梅德人(Medes)入侵。尤里安的远征行动最初阶段花了十五天的时间,从奈尔切西乌姆的堡垒到马西普拉克塔的城墙,距离约为三百哩。

五、入侵亚述以及毛盖马尔恰的围攻(363 A. D.)

亚述是个富裕行省,越过底格里斯河一直延伸到米底的山区^②,从马西普拉克塔古老的城墙,到巴斯拉(Basra)地区有四百哩。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此会合,再注入波斯湾^③。这一大片国土有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美索不达米亚,两条大河在此区流过,相距不超过五十哩,特别在巴格达或称

^① 迦山部落位在叙利亚的边缘地区,在大马士革的统治王朝有三十一位国王,或称埃米尔,从庞培的时代直到欧默尔哈里发(Khalif Omar)。洛多萨息斯的名字并不见于国王世系表内。

^② 阿米阿努斯提到最早的亚述包括尼努斯(Ninus)(就是尼尼微)和阿贝拉(Arbela),后来最常用的称呼是阿底贝尼,同时他把特伦敦(Teredon)、沃洛吉西亚(Vologesia)和阿波罗尼亚(Apollonia),都当成亚述行省最遥远的城市。

^③ 这两条大河会合在阿帕梅亚(Apamea)或称科尔纳(Corna)(离开波斯湾大约一百哩),河面更为宽广,名叫帕斯底格里斯(Pasitigris)河或称萨特·乌尔·阿拉伯(Shat-ul-Arab)河。幼发拉底河从前有单独的河道入海,在离现代巴斯拉东南方约二十哩的地方,被奥科伊(Orchoe)的居民加以阻断后改道。

为巴比伦,接近不到二十五哩。由于土壤松软挖掘不费力气,有很多人工的渠道连接两条河流,并且纵横交错密布在亚述的平原,这些人工的渠道有各种用途而且非常重要。两条河因季节各有不同的泛滥期,可以把多余的水量排放到另一条河流。渠道可以再细分为更小的水沟,用来灌溉干燥的田地,补充原本缺乏的降雨量。这些河道有利于社会的交往和商业贸易,河床的堤坝很容易决口,成为亚述人与敌同归于尽的武器,对入侵的敌军造成突如其来的大洪水。亚述由于水土和气候的关系,有些很重要的作物像是葡萄、橄榄和无花果都无法生长,那些用来维持人类生存的食物,特别是小麦和大麦,产量极为丰富到取用不竭的程度。农夫把种子洒在田地里,通常的报酬是两三百倍的收成。地面上到处散布着无数的椰枣树丛,勤勉的土著用诗篇和散文歌颂这种植物,说它的树干、树枝、叶片、树液和果实,经过技巧的处理,可以有三百六十种用途。有些产物特别是皮革和亚麻布,雇用很多民众来加工,是最有价值的外销商品。看来这些贸易全部操纵在外人的手里。巴比伦成为皇家的园林,靠近古老首都的遗址,新的城市继续兴起。人口稠密,从众多的城镇和村庄可以得知。房屋用晒干的泥砖兴建,再用沥青很坚固的黏合在一起,这是巴比伦地区很特殊的天然产品。当居鲁士的继承人统治亚洲地区之时,万王之王所有豪华排场的饮食和家用的物品,全年三分之一的需要量,仅仅由亚述一个省就能如数供应。有四个很大的村庄负责提供饲养印度猎犬的食物,负担皇家马厩八百头种马和一万六千头母马的全部费用,每天付给省长的贡金是一个英制蒲式耳的白银,可以计算出亚述每年的岁入是一百二十万英镑^①。

尤里安使亚述的田园陷入水深火热的战争之中(363年5月),哲学家用掠夺和残酷的行为报复在无辜民众的身上,如同过去那些傲慢的主子施加于罗马行省的痛苦。惊惧的亚述人只有请求河流给予帮助,用自己的手完成破坏家园的工作。道路根本不能通行,洪流灌进敌军营地,尤里安的部队

^① 亚述每天缴纳给波斯总督等于国王体重的银块,这可以用银和水的比重测量出来,然后根据金属的价格,算出我所提到的每年岁入。国王从亚述获得的总额不会少于一千欧波克泰伦,也称腓尼基泰伦(约等于二十五万二千英镑)。比较希罗多德在《历史》里的两段文章,显示出波斯的总岁入和净岁入有很大的差别。行省支付税收的总额,黄金和银块存放在皇家金库,国王从向人民征收一千七百万或一千八百万磅的岁入中,每年可以储存三百六十万磅。

有很多天要与令人气馁的艰辛苦苦奋斗。由于军团官兵的坚忍,终于克服种种困难。他们像面对危险那样惯于劳累的工作,更重要是受到领导者不屈不挠精神的鼓舞。士兵修复受到损害的堤防,洪水又流回原来的渠道。整个椰枣树林都被砍倒,置放在道路受到冲刷的地点,用漂浮的木筏当桥梁,下面拿充气的皮囊作为支撑,军队可以渡过宽而深的渠道。

亚述有两个城市敢于抵抗罗马皇帝的大军,为草率的行动付出惨痛的代价。佩里萨波(Perisabor)或称安巴(Anbar)是行省第二大城,离开皇家行宫所在地泰西封有五十哩。这座城市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戒备非常森严,构筑有双重城墙,还有一条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在外环绕,负责的防守部队兵强力大作战英勇。霍尔米斯达斯劝降游说,被很轻蔑的加以驱退,同时被谴责的言辞伤害,说他背弃皇家血统,指挥外籍军队对抗自己的君主和祖国。亚述人竭尽防守的技巧和勇气,用来表现忠诚的行为,直到攻城撞车奋力冲击,粉碎城墙的角隅打开一个很大的裂缝,他们只有很快退守内围的城堡工事。尤里安的士兵蜂拥冲进镇内,等到战争的欲念得以满足,佩里萨波已成为一片焦土。在冒烟房舍的地面架起各种机具攻击内堡,双方不断用投射武器展开战斗,现在各种弩炮可架设在围攻的地区内,使罗马人掌握有利地形,获得更大优势。等到攻城塔构建好后,可以和高耸的防壁处于同等平面来接战。这种可以移动的塔车确实令人视之生畏,现在内堡的守军已经丧失抵抗的希望,只有屈服求饶。从尤里安开始在佩里萨波城下出现,只有两天工夫就让对方献城投降。这座人口繁盛的大城,残余的民众不论男女只有两千五百人,后来得到允许可以离开。存量非常丰富的谷物、兵器和华丽的家具,除了部分分配给军队以及保留作为公共设施外,其余不能运用的军需物资用火烧毁,或是投入幼发拉底河里,佩里萨波的毁灭等于给阿米达(Amida)悲惨的下场报了大仇。

毛盖马尔恰(Maogamalcha)这个城市可以说是一座城堡,整个防御设施有十六座大型高塔,一道很深的护城壕,以及双层的砖石城墙,全部由沥青黏合得极为坚固,离开波斯的都城有十一哩,构建起来成为外围的重要据点。皇帝害怕把这样重要的堡垒留在后面,所以要立即围攻毛盖马尔恰。罗马军队因而分为三部分,维克托率领骑兵及配属的重装步兵,奉命扫荡整个地区的敌人,一直到底格里斯河的河岸以及泰西封的郊区。尤里安亲自指挥攻击行动,看起来像是依靠各种攻城的机具,全部对着城墙架设起来,

然而他设计出更有效的方式,可以使部队攻入城市的中心。在内维塔和达迦莱法斯的督导下,在相当的距离开挖对进的壕沟,逐渐延伸到护城壕的边缘,然后很快用泥土将护城壕填满。部队不断卖力工作,在城墙的基础下方挖出一条坑道,每隔相当距离用木材支撑,特别选出三个支队,排成单列在黑暗而危险的通道里,很静肃的探路前进。大胆的队长在前面领路,等到向后传出信号,准备从幽暗的地下突入敌方城市的街道。尤里安让他们先不要轻举妄动,为了确保突击成功,发起喧嚣而吵闹的正面攻城作战,立刻吸引守备部队的注意。波斯人在城墙上带着蔑视的眼光看着攻城的行列被他们击退,没有发生一点作用,于是唱着胜利的歌曲,把荣誉归于沙普尔而大声庆祝,同时向罗马皇帝提出保证,在他攻占固若金汤的城市毛盖马尔恰之前,早就一命呜呼到群星闪烁的宫殿觐见阿胡拉(Ormud)*^①。

城市已经落在皇帝的手里,对于第一位从坑道里攀登到弃守高塔的列兵,史书已记下他的名字。通道被他的同伴加宽,他们带着按捺不下的热情一涌而出。一千五百名敌人已经出现在城内,惊愕万分的守备部队只有放弃城墙,唯一能够确保安全的希望也随之丧失。他们立刻对城门纵火将它烧开,士兵为了报复进行残酷的屠城,只有在满足色欲的需要和抢劫的贪念,才暂时停下滥杀的行动。总督获得饶命的保证就献城投降,指控对霍尔米斯达斯王子说出不敬的话有损他的荣誉,过没有几天就判决活活烧死。所有的堡垒和防御工事全部夷为平地,没有留下一点遗迹显示毛盖马尔恰这个城市曾经存在。

波斯都城的近郊兴建三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到处堆金积玉珠光宝气,表现东方君主穷奢极侈的豪华和倨傲。花园沿着底格里斯河迤迤延伸,天然的景色极为优美,根据波斯风格装饰着对称的花坛、高耸的喷泉和浓荫的廊道。广大的园林用高墙围绕,里面豢养着熊罴、狮子和野猪,作为皇家狩猎之用,维持的费用相当可观。现在高墙倾圮,各种猛兽任由士兵射猎。在罗马皇帝的指使下,沙普尔的宫殿化为一片焦土。在文明时代,两个敌对的国君还是会保持审慎的态度和高尚的举止,尤里安处于当前的情况,完全舍弃合于法律规范的待人之道。然而这些任性的破坏行动没有必要在我们胸

*^① [译注]琐罗亚斯德的祆教教义为二元论,崇拜的神明是善神阿胡拉,是光明和至善的创造之神,而与善神对立是恶神阿里曼,象征着黑暗与邪恶,并且率领所有的牛鬼蛇神。善神和恶神之间的斗争永无休止,信仰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善神的旗帜下与恶神抗争到底。

中激起怜悯或愤恨的情绪。希腊艺术家用手完成一座风格单纯的裸体雕像,比起蛮族运用庞大劳力兴建这些粗俗的建筑物,更能显现天才的价值。要是宫殿的残迹比木屋的火灾让我们更为感动,我们的人性对生命的痛苦一定有错误的判断。

六、尤里安的将道和底格里斯河渡河之战(363 A.D.)

尤里安成为波斯人恐惧和仇恨的对象,当地的画家把侵略他们国家敌人画成凶暴的狮子,口里喷出毁灭一切的烈火。然而对他的朋友和士兵来说,这位哲学家风格的英雄显得非常平易近人,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这段期间,他的功业表现得格外引人注目。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更是令人难以忘怀,他的言行举止已经习于自省节制和庄重沉着,这种与生俱来的特质很自然的发挥出影响力,毫不费力也不必刻意表现。他靠着后天培养的智慧,能够完全控制身体和心灵,坚持自己的行为,不会沉溺于人类最原始的生理需要^①。在亚述的温带气候里,等于在诱使一个生活奢华的民族要尽量满足性欲,然而年轻的征服者保持贞节,能够纯洁到不受任何侵犯。那些极为美丽的女性俘虏,不仅无法引诱尤里安,甚至连好奇心都没有产生。何况这些美女并不会抗拒他的权力,甚至以博得他的青睐为荣。他用抗拒爱情诱惑这种坚定的毅力,拿来支持艰辛困苦的战斗。

当罗马人行军通过一望无垠和洪水泛滥的原野,他们的君王在军团的前面步行,用同甘共苦的行动激励高昂的士气。每一项要使用劳力的工作,尤里安都带头拼命苦干,皇帝的紫袍就如同等级最低的士兵所穿的粗制羊毛战袍一样,全都沾满了汗水和尘土,变得污秽不堪。两次围城作战中,让他有机会展现个人的英勇。在军事艺术有相当进展的时代,一位行事谨慎的将领,都不会用这种“身先士卒”的方式来领导部队。皇帝站在佩里萨波的城堡之前,完全不理睬极为危险的场面,鼓励部队要把铁铸的城门烧开,这时他几乎被一阵投射武器的箭矢所击中,同时巨大的石块也向着他抛掷

^① 从居鲁士、亚历山大和西庇阿这些有名的例子可以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基于正义的行为。尤里安保持纯洁的本质,完全是出于自发的举动,就他的观念认为这是个人最大的成就。

过来。就在他巡视毛盖马尔恰的内城防御工事之际,两个波斯人为了国家不顾自己的性命,拔出他们的弯刀突然冲杀过来,皇帝非常熟练举起盾牌挡住致命的砍劈,然后用短剑很稳定而又准确的戳刺,把一个敌手杀死在他的脚前。建立丰功伟业的皇帝,对值得赞誉的臣民给予尊敬,这可以说是最高的报酬,尤里安从自己的功勋中树立权威,能够恢复传统的军纪,要求得更为严厉。三名骑兵犯有可耻的行为被他判处死刑,他们在与苏雷纳斯的部队作战,不仅临阵逃走还丧失一面队标;同时他也用攻城冠奖励奋不顾身的士兵,他们首先攀登城墙攻进毛盖马尔恰市区。

皇帝的坚毅作风在围攻佩里萨波,因部队的贪财抢夺而受到考验。他们大声抱怨献身军旅的报酬,只有一百多个银币这样微不足道的赏赐。他显现古罗马人的风度,用庄严而坦诚的语气表达出愤慨之情,说道:

发财是你们盼望的目标,这些钱财都在波斯人的手里,富饶国度的战利品都可以当成英勇和纪律的奖赏。请相信我的话,罗马共和国过去拥有庞大的财富,自从那些懦弱和贪财的大臣说动君王,要用黄金向蛮族购买和平以来,现在已经陷入短缺和可悲的程度。税收已经枯竭,城市已经没落,行省的人口大量减少。对我而言,从皇室祖先所继承的仅是无畏的精神,很久以来就相信真正的优势位于心灵,知道自己清寒还能保持高尚的品格,就不会感到羞愧,在把贫穷算是古老德行的时代,可以认为是能与法比里修斯(Fabricius)媲美的荣誉。要是你们愿意听取天神和领袖的话,一样可以获得这种德行和荣誉。但是如果你们毫不考虑还要坚持目前的做法,决心要恢复古老的暴乱那种可耻而错误的案例,就去做吧。身为人中之龙的皇帝,我准备随时可死,瞧不起时时刻刻靠着偶然的狂热得到登上宝座的生命。要是我发现自己不配领导在座各位,当前许多首长(我以骄傲及欢欣的语气说)都可以凭着功绩和经验指挥这场重要的战争,我会放弃统治的权力退位,既不悔恨也不烦恼,去过与世无争的平民生活^①。

^① 我引用这段讲话完全是真正的原本,阿米阿努斯听到过也可能抄写下来,而且不可能虚构此事,我只是做了一点修改,使得结论更为简洁有力。

尤里安很诚挚的表达他的决心,受到罗马人一致的鼓掌和衷心的拥戴。他们会在英雄的君主麾下奋战到底,有信心赢得最后的胜利。他经常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这些都是尤里安誓词的内容)激起他们无比高昂的勇气:“征服波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重振共和国昔日的光荣”。他的心灵里充满热爱名声的激情,只是在踏上毛盖马尔恰的废墟,他才允许自己说:“我们现在已给安条克的诡辩家提供一些撰写文章素材。”

尤里安继续鼓起勇气,努力克服各种障碍,能够顺利向着泰西封的城门进军。现在要想波斯人的首都降服,甚至就是进行围攻,还有很长一段艰辛的历程。就是实施勇敢而又发挥技巧的作战,如果不知道何处才是决战的战场,皇帝的军事指挥也不可能获得考虑周详的赞誉。巴格达南边二十哩,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好奇的旅客可以发现泰西封一些宫殿的遗迹。然而在尤里安那个时代,泰西封是面积广大人口稠密的城市。邻近的塞琉西亚无论是名声还是光荣都已完全湮灭,这个希腊殖民地残余部分区域,完全使用亚述人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只保留最早的称呼科切(Coche)。这个地方位于底格里斯河的西边,要把它算成泰西封的郊区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两者之间有一座船只搭成的永久性桥梁,整个区域连接起来以后称之为阿尔·摩代因(Al Modain),就是“城市”的意思,东方人用来称呼萨珊王朝的冬季居所。波斯都城的四周为宽阔的河流、高耸的城墙和难越的沼泽所围绕,防守的能力非常坚强。尤里安在靠近塞琉西亚的遗址设置营地,用壕沟和防壁确保安全,阻止位于科切实力强大的防备部队主动出击。在这片物产丰富和景色优美的乡土,罗马人的饮水和草料可以获得充分供应。有几处堡垒会干扰大军的行动,经过一阵抵抗以后,还是屈服在英勇的攻击之下。

舰队可以从幼发拉底河通过一条人工河道,这条水量充沛可以航行的溪流,正好在城市的下方不远处注入底格里斯河。要是舰队贸然进入这条名叫纳哈尔-马尔查(Nahar-Malcha)的皇家渠道^①,因为科切所处的位置关系,立刻使舰队和尤里安的军队形成分离。要是不小心的操舵对抗底格里斯河的急流,船只的航路就会穿过带有敌意的城市,使罗马整个水师全部遭

^① 皇家渠道必然不断进行整修水道、转换流向或者重新分段等工作,这种改变的结果,可以解释古代的状况跟现在已经大不相同。在尤里安那个时代,皇家渠道应该在泰西封的下方流入幼发拉底河。

到毁灭。有先见之明的皇帝预判有这种危险发生,所以要采取补救措施。他过去曾经研究图拉真当年在这个地区的作战状况,立刻想起这位武功盖世的皇帝曾经重新挖掘一条可以通航的渠道,把科切留在右边,在城市的上方不远处,将纳哈尔-马尔查的水量从这里注入底格里斯河。尤里安从农夫那里打探消息,找到古老工程的遗迹,原来的渠道完全消失在有意的填塞,或是时间的湮灭之中。经过士兵不知疲劳的努力工作,挖出一条宽而深的渠道,很快可以容纳幼发拉底河的水量,然后构建一道坚固的堤坝,阻断纳哈尔-马尔查的正常水流。一道洪流立即冲进新挖的河床,罗马舰队经由安全的航道驶进底格里斯河,泰西封原来设置作为阻塞舰队之用的障碍,现在全部不能发挥功效。

需要把罗马军队运过底格里斯河,虽然是件很费力的工作,比起过去的远征行动,不会那么辛苦,倒是更加危险。河流很宽广而且流速很快,堤岸的斜坡很陡峭,攀登极为困难,河岸的脊部有一道很长的堑壕,后面排列重装的胸甲骑兵、技术精良的弓箭手和巨无霸的战象(要是按照利巴尼乌斯修辞法的夸张说法)。这些野兽践踏罗马的军团,就像踩平一块黍米田般容易。面对这样强大的敌军,要想建造一座桥梁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大无畏的君王立刻抓住唯一的机会,隐瞒企图不让敌人和自己的部队知道,甚至对手下的将领,都保持到最后快要执行才告知。他借口要检查补给品的供应状况,八十条船只逐渐开始下卸。一个精选的特遣队受命准备好武器,接到信号就要从事秘密行动。尤里安用充满信心和愉快的笑容,掩饰内心的紧张和不安,举行军事比赛,以盛大场面来嘲笑敌人,带着侮辱对方的神情在科切的城墙下从事各种庆祝活动。白天的献祭显得喜气洋洋,等到晚餐的时刻一过,皇帝召集将领到他的帐篷,交代大家在今夜要渡过底格里斯河。他们听了感到非常惊异,为表示尊敬只有默不作声,高龄的萨路斯特,仗着年长和经验所具有的特权提出意见,其余首长在权衡轻重以后,都支持萨路斯特审慎的抗议。尤里安神色安然提出说明:“征服和安全要靠攻击,当面敌军实力不会减弱,加上源源不断的援军,兵力更会增加。我们就是再等下去,河流的宽度既不会缩小,河岸的高度也不会降低。”

尤里安立刻发出信号,部队马上采取行动,急着要打仗的军团士兵跳上靠近岸边的五艘船,大家使出全力来划桨,很快就消失在暗夜之中。对面升

起一片火光,尤里安了解最前面的船只已经登岸,一定是敌人在放火烧船,于是他非常机智,把极端危险的情况转变成胜利的预兆,充满热情的大声喊叫:“我们的弟兄在对岸已经获得成功!看!他们发出指定的信号,让我们尽快赶过去协助他们,也可以与敌军在战场一比高下。”一只庞大的舰队采取统一和迅速的行动,冲破水势汹涌的急流,抵达底格里斯河的东岸,速度快得可以扑灭船只的火焰,尽快援救冒险犯难的同伴,要攀登陡峭而高耸的斜坡,因为盔甲的重量和伸手不分五指的黑夜而增加不少困难。一阵阵的石块、标枪和火把,不断向着攻击者的头顶投射下来,他们经过艰苦的奋斗终于爬上堤岸,以胜利态势站在敌人的防壁上面,占领更大的作战面积,获得势均力敌的态势。尤里安率领轻步兵要发起攻击,疾驰过后面的队列以后,用富于经验的眼光明了状况,最勇敢的士兵依荷马训示,已经布满在前列与后卫。皇家军队号角长鸣,发出会战信号,罗马人在发出呐喊声之后,配合充满生气的乐曲,以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等到投出无坚不摧的标枪,拔出短剑冲上前去肉搏战斗,这样可以抵消蛮族在投射武器所占的优势。整个接战延续了十二小时,直到波斯人从逐渐后退变成丧失秩序溃逃,最高阶级的领导人苏雷纳斯自己做出可耻的榜样,罗马人在后追赶到泰西封城门前。要是他们的将领维克托没有恳求大家中止莽撞的攻击,战胜者就会进入士气沮丧的城市,如果不能获得胜利,那追进去的人也就有去无回。因为维克托被箭射中,伤势非常危险,大家才停止行动。罗马人这边知道仅有七十五人丧生,蛮族留在战场的尸体有两千五百具,甚至说是损失六千名最勇敢的士兵。战利品就像东方人的营地所预期那样奢华而丰富,大量金块和银币,精美的武器和马饰,连床和桌子都是大块纯银制作。胜利的皇帝为了奖励作战的勇士,颁发很多有价值的礼物,像是公民冠、登城冠和海战冠。对尤里安来说,获得尊敬比整个亚洲的财富更珍贵,举行庄严的仪式向战神献祭,牺牲显示出最不利的征兆。透过不甚明显的迹象,尤里安很快发现他的丰功伟业已到尽头。

七、尤里安战争指导和破釜沉舟的作为(363 A.D.)

会战的次日,皇帝的随身侍卫,约维乌斯(Jovians)和海克留斯(Herculians)两个禁卫军军团,以及其余的部队,大约占全军三分之二的兵

力,安全渡过底格里斯河^①。这时波斯人从泰西封的城墙上看出去,邻近的四野是一片孤寂。尤里安向着北面投以焦虑的眼光,心中充满期望,他自己已经胜利的抵达沙普尔的首都,塞巴斯蒂安和普罗科皮乌斯也会奋勇迈进,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行军和会师的任务。他的期待完全落空,亚美尼亚国王主导背叛行动,协防军从罗马人的营地里潜逃溜走;再加上两位将领不和,无法拟定有利大局的任何计划,更谈不上贯彻执行。皇帝放弃获得主要援军的希望,亲自主持军事会议,有的将领认为围攻泰西封没有任何价值,而且会带来很大的祸害,极力加以劝阻。在经过充分的讨论以后,他赞同所提出来的意见。就这方面来说,让我们非常难以理解,这个城市曾被尤里安以前的皇帝围攻三次,结果都获得成功,现在能有多大的防卫能力可以抗拒罗马六万大军。何况这些部队由最勇敢而有经验的将领指挥,船只、粮食、攻城器具和军用物资的供应非常充足。我们大可相信,凭着尤里安热爱荣誉和蔑视危险的性格,不可能为无足轻重或虚幻不实的障碍,丧失攻城的勇气。就在他放弃围攻泰西封这个重要时刻,有人异想天开提出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遭到他严辞拒绝。

沙普尔很久以来已经习惯君士坦提乌斯迟疑不决的作风,对于继位者的明快和勤奋感到极为惊异。遥远的行省靠近印度和西徐亚的边界,省长奉命征集部队,不得有任何拖延,尽速行军前来勤王。他们的准备工作缓慢,行动受到耽误,在沙普尔领军进入战场之前,已经接到凄惨的信息。亚述受到蹂躏,他的宫殿被毁灭,用来防守底格里斯河主要门户的军队,英勇的官兵受到杀戮。皇室的骄纵在顷刻间化为尘土,他坐在地上用餐,头发也不梳洗,显示出内心的悲伤和忧虑。这时就是要求他拿出一半的国土,来换取另一半国土的安全,也许不会遭到拒绝,他会很高兴签署和平条约,成为罗马征服者忠诚和听命的盟友。他派遣一位职位很高而又蒙受信任的大臣,借口私人事务秘密向霍尔米斯达斯示好,请求代为缓颊,安排觐见皇帝。萨珊王朝的王子为来使所说服,不知是基于自负或仁慈的心理,或许是身分和责任使然,认为最有利的结果,是能终止波斯的灾祸和确保罗马的胜利。

^① 舰队和军队分别由三大部分组成,只有先头部队在夜间过河。后续单位在第三天运过去,包括支持部队在内,还有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和未来的皇帝约维斯,以及在内廷担任警卫的约维乌斯和海克留斯军团。

他惊讶发现皇帝意志坚定,这位英雄人物竟然记得当年亚历山大曾经拒绝大流士的建议,对他自己及国家都极其不幸。尤里安感受到要是对安全和光荣的和平怀抱希望,就会断丧部队高昂的士气,因此他诚挚要求霍尔米斯达斯,私下让沙普尔的大臣离去,隐匿替敌人说项的危险行为,不能让营地的人员得知^①。

尤里安的尊严和利益都不能让他屯兵在泰西封坚城之下,浪费宝贵的时光。他不断向守城的蛮族挑战,两军何妨在开阔的平原决一胜负;对方用审慎的态度答复,如果他要表现英勇的气概,不妨去寻找国王的军队。他只有忍下这口气,倒能接受他们的劝告。于是他不愿局限行军的目标在受制于人的状况下,仅及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决心效法亚历山大冒险犯难的精神,大胆向着内陆行省进军,逼得他的对手为了争夺选亚细亚的帝国,会跟他在阿贝拉(Albela)的平原决战*^②。尤里安的气度宽宏大量,一位身分高贵的波斯人玩弄手段,对皇帝极口称赞获得信任,最后却背叛尤里安。他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国家,扮演充满危险、反间和羞辱的角色^③,带着一群忠诚的追随者投效敌营,编出一段故事说他忍受无情的迫害,用夸张的语气提到沙普尔的残酷、人民的不满和国势的衰弱,带着非常自信的神情,愿意在罗马军队进军时充当人质和向导。霍尔米斯达斯聪明而且富于经验,对这些理由产生怀疑,但是皇帝听不进去,没有发生效果。尤里安抱着轻信的态度,把叛贼当成心腹言听计从,发布很仓促的命令。就一般人来说,不仅违反他原有审慎的作风,也危及自己的安全。

尤里安不到一小时内,就摧毁整个水师。这些部队不知花费多大的劳力、金钱和生命,才能行驶五百哩的距离来到这里,只有十二条小船保留下来,最多不过二十二条,用来伴随行军的部队,作为运输的工具,或者搭建临时桥梁通过河流,保留给士兵二十天粮食的供应量。其余的仓库和停泊在底格里斯

① 教会历史学家把拒绝谈和归之于马克西穆斯的建议,一位哲学家的身分不够资格提出那种建议,但是哲学家倒是很像魔术师,会附和主子的愿望和爱好。

*② [译注]阿贝拉目前称为阿比尔(Arbil),位于伊拉克北部。公元前331年9月,亚历山大大帝在此与大流士决战,又称高加米拉(Gaugamela)会战,大流士惨败,波斯一战而亡。

③ 这位新一代佐派鲁斯(Zopyrus)所运用的技巧,从两位简单描述者(瑟克斯图斯·鲁弗斯和维克托)的证词,以及利巴尼乌斯和阿米阿努斯不小心的暗示中,获得相当真实的史料。阿米阿努斯的原文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产生矛盾,真正的历史过程因而无法知晓。

河的一千一百艘船只,在皇帝指挥下全部葬身烈焰之中。基督教的主教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讥讽背教者的疯狂,等于用自己的手来执行上帝公正的判决。一个有经验的士兵作出冷静的判断,认为主教的著作就军事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分量,他亲眼看到放火烧船,也没不赞成部队发出的喃喃怨言。然而尤里安这种行动并非不正当,有还算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幼发拉底河的航行过了巴比伦以后就无法溯流而上,在底格里斯河不能超越俄庇斯(Opis),后面提到这个城市离罗马人的营地并不远。尤里安必须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能强迫庞大的舰队克服湍急的激流向上游航行,何况有几处地方还有人为或天然的瀑布,靠着风帆和橹桨已经是无能为力,需要拖曳船只对抗向下冲流的河水,两万名士兵的体力耗尽在冗长辛劳的工作中。要是罗马人继续沿着底格里斯河行军,领导者即使有能力和运道也无法完成伟大的建树,只能期望早日班师回国。反之,要是很合理的向内陆进军,摧毁舰队和粮食是唯一之道,否则人数多且行动积极的敌军,会从泰西封的城门蜂拥而出,这些有价之物就会落在他们手中。如果尤里安的军队已获胜利,我们就会钦佩这位英雄人物的指挥和作战能力,竟敢剥夺他们撤退的打算,留下死亡和征服让他们选择^①。

八、态势逆转下罗马大军的撤退行动(363 A. D.)

笨重的炮兵和辎重队列会延迟现代军队的作战行动,对于罗马人营地当时所处的状况,我们所知甚少,然而不论在哪个时代,六万大军的粮草是审慎的将领应该优先考量的问题。这些生存的必需品不是自行携带就是取自敌国,即使尤里安能在底格里斯河上维持一条可供运输的桥梁,以及保持对亚述的征服,一个经过刀兵蹂躏的行省,不可能供应数量庞大而且定期运送的补给品。在一年的这个季节,整个地区被幼发拉底河的泛滥所淹没^②,疾疫流行的环境里,天空

^① 阿加索克里斯(Agathocles, 361 B. C. - 289 B. C.,西西里岛叙拉古的僭主)和科特兹(Cortez, Hernando, 1485 A. D. - 1547 A. D.,西班牙探险家,1542年征服墨西哥)都有这种破釜沉舟的案例,获得成功受到赞许,其分别在阿非利加和墨西哥海岸把自己的船只烧掉。

^② 底格里斯河发源在亚美尼亚山区南麓,幼发拉底河发源在北麓,前者在3月泛滥,后者要延到7月。这种情况在福斯特(Foster)的地理论文里有详尽的解释,斯佩尔曼(Spelman, Edward,色诺芬作品的译者)的《居鲁士的远征》一书里也加以说明。

都被成群的昆虫遮成黑色^①。这个充满敌意的国家一点都不讨人欢喜,位于底格里斯河和米底山地之间的广阔地区,满布着村庄和城镇,大部分土地都很肥沃,农业的耕种和生产非常发达。尤里安认为征服者手里据有两样深具说服力的工具,那就是刀剑和黄金,很容易从畏惧或贪婪的当地人那里获得大量粮食。等到罗马人大军开到以后,所有如意算盘全部落空。他们所到之处,居民放弃无人防守的村庄,在有防卫工事的城镇寻找庇护。牛群都被带走,干草和成熟的谷物被纵火焚烧,有时为了扑灭火灾妨碍到部队的行军。尤里安举目所见是四处冒烟和空无一物的原野,展现出凄凉无比的景象。具有宗教狂热的民族认为独立自主比田园财产更为重要,才会实施坚壁清野的防卫手段,要不然就是专制政府的严苛策略,只考虑国家的安全根本不让人民有选择的自由。处于目前的情势,波斯人的信仰和忠诚支持沙普尔的作为。

皇帝立即感受到粮食存量的缺乏,而且还继续在他的手里浪费掉。事实上在他全部耗光之前,如果运用快速而直接的行军,可以抵达富裕而毫无武备的城市埃克巴塔纳(Ecbatana),或称为苏萨(Susa)^②。他丧失最后的机会,因为不熟悉道路,再就是被他的向导出卖。罗马人朝着巴格达东边的旷野前进,在里面毫无目的飘荡几天。这位波斯的变节者运用计谋把罗马人引进陷阱,自己逃脱愤怒的报复,他的追随人员经过刑求以后,供出阴谋行动的秘密。长久以来征服希尔卡尼亚(Hyrkania)和印度的幻想,一直萦回在尤里安的脑海,现在却折磨着他的心灵,自觉到由于个人的疏忽和冒失,才会给全军带来灾祸与不幸。他急着想从安全或成功的希望中求得平衡,不论是从神明或凡人中间,都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最后唯一可行的办法,他决心直接走向底格里斯河的河岸,企图用快速的行军进入科朱尼(Corduene)的边境,这个行省富足而友善,承认罗马的主权,这样才能救出全军。神情沮丧的部队接获信号开始撤退,离通过查波拉斯河仅七十天,那

^① 阿米阿努斯描述洪水泛滥、酷热天气和虫类骚扰种种不便之处,都是他亲身的经历。亚述的土地非常肥沃,命运不幸而且缺乏耕种技术的农人,只要将种子洒到地里,就可得到十、十五甚至二十倍的收成,但是这个地区一直受到土耳其人的压榨,库德人(Curds)和阿拉伯人的蹂躏。

^② 从塞琉西亚和泰夫诺到埃克巴塔纳或哈马丹(Hamadan)的距离,沙拉克斯(Charax)的伊希多尔(Isidore)计算是一百二十九个斯契尼(schaeni),而从巴格达到埃克巴塔纳行军要走一百二十八小时。这种计算单位,不论是用斯契尼还是每小时行军的距离,并没有超过正常的帕拉森(parasang),也就是三个罗马里。

时充满乐观的气氛要推翻波斯王朝。

罗马人进到所望的地区,有几队波斯骑兵保持一段距离,观察和监视他们的行军状况,有时用散开队形,有时也用密集队形对前卫实施小规模接战。这些分遣队有更强大的兵力在后支持,等到纵队的先头刚要指向底格里斯河,就看到平原上升起一阵尘烟。罗马人现在只盼望安全而迅速的撤退,为了尽量让自己安心,把看来极具威胁的征候,当成是一群奔跑的野驴,或者是友善的阿拉伯人正要赶来。他们停下来搭起帐篷,构筑营地防御设施,整夜保持严密警戒,等到天明以后,发现被波斯的大军包围。这支军队只是蛮族的前锋,由胸甲骑兵、弓箭手和战象组成的主力陆续来到,全部听从著名的高阶将领麦兰尼斯(Meranes)指挥。伴随他的是国王的两个儿子及很多地位重要的省长,名声及期望夸张了后续部队的强大,在沙普尔亲自指挥之下从容不迫的向前推进。罗马人还是继续行军,为将就地形变化,绵长的行列有时会弯曲或者中断,对保持警觉的敌人提供很好的机会。波斯人不断发起狂暴的冲击,受到顽强的抵抗一再被驱退。马罗迦(Maronga)的作战行动,规模之大够资格说是一场会战,特别是损失相当多的战象和省长,这在国君的眼里看来,两者的价值没有多大的差别。

罗马人这边没有显著的优势,几名阶级较高的军官被杀或受伤。皇帝本人亲自赶到最危险的场合,鼓舞或引导部队发挥奋勇杀敌的精神,部下受到感召才会奋不顾身的作战。罗马人的攻击或防御武器都比较重,构成作战的实力也为个人提供更大的安全,但是无法进行长距离和有效的追击。东方的骑兵所受的训练,可以在全速之下向任何方向投掷标枪,或是张弓射箭。波斯的骑兵部队在快速而且毫无秩序的飞驰中,最能发挥无可抗拒的作战能力。罗马人无可挽回的损失现在就是时间的飞驰,身经百战的老兵习惯高卢和日耳曼的寒冷气候,亚述夏天的酷热使他们感到头昏眼花,重复不断的行军和战斗耗尽他们的精力。面对行动积极的敌人,在缓慢而危险的撤退行动中,为了预防敌人的攻击,只有因应状况打打停停,变得一切都失去章法。随着时间的消逝,补给品愈来愈少,罗马人营地的粮食价格猛涨^①。尤里安对吃毫不讲究,

^① 马克·安东尼在撤退之际,一希腊斗的麦粒要卖五十个德拉克马,换句话说,就是一磅面粉要十二或十四先令,大麦面包的价钱等于同样重量的白银。不可能在读完普鲁塔克趣味盎然的著作以后,还不知道马克·安东尼和尤里安被同样的敌军所追击,陷入同样的困境之中。

连饥饿的士兵都不屑一顾的食物,他都会感到满足。他把为皇室准备的补给品,以及用驮马载运供应护民官和将领的粮食,尽量节省下来供给部队食用。这种杯水车薪的救济方式更加深大难临头的印象,罗马人开始心存着最悲惨的想法,认为在他们抵达帝国的边境之前,不是死于饥饿就是在蛮族的刀剑下身亡。

九、尤里安苦战重伤及最后崩殂之情况(363 A. D.)

尤里安目前所处的情势,是在无法克服的困难之中继续奋斗。夜晚最寂静的时刻,还在研究和盘算解决之道,即使他闭上眼睛暂时避开干扰可以休息一下,心中激动不已感到万分悲痛。想来一点都不会惊讶,帝国的守护神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头部和丰饶角挂着一面丧礼使用的面纱,慢慢退出皇帝御用的帐幕。国君从卧榻上起身,漫步走到外面,疲惫的精神在夜凉似水的空气中清醒过来,看见一颗火红的流星,斜扫过天际以后突然熄灭。尤里安认为他看到战神带着威胁的面貌^①,于是召开会议举行托斯卡纳人的肠卜仪式^②,所得征兆获得部将一致的认同,他应该避开作战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和理性比迷信占有更大的优势。

拂晓时响起号角的声音,部队行军经过丘陵起伏的原野,波斯人很秘密的埋伏在小山的后面。尤里安有如一位卓越的将领,不仅富于作战的技巧也能提高警觉,亲自率领先锋部队。传来示警的信息说是后卫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天非常炎热,他冒险将胸甲脱下放在一旁,他随从的手里攫取一面盾牌,带领相当多的增援部队,急着赶去救助后卫。同样发生危险的情况,要召回大无畏的君王防卫正面的敌人,就在他疾驰过行军纵队之际,中央部位的左方遭到攻击。波斯人的骑兵部队和战象发起狂暴的冲锋,几乎就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好在及时机动上来的轻步兵,非常灵活的运用投

^① 尤里安很热诚的誓言,他与战神起了争执,像这种幻想的状况,发生在神祇和傲慢的崇拜者之间,倒是没有什么不得了。就是生性谨慎的奥古斯都在他的舰队两次遭到船难以后,也公开的宣布,要把海神逐出众神的行列。

^② 对于这门无用而赚钱的行业,肠卜者仍旧保有施术的特定权利。这种技艺最早在伊特鲁里亚(Etruria)发展出来,后来他们声称从托斯卡纳一位哲人塔奎提乌斯(Tarquitius)的古老著作中,获得有关各种迹象和预兆的知识。

射武器,对准马背上的骑士和战象的腿部,矢无虚发获得良好的战果,击败数量庞大的敌人。蛮族向后逃走,尤里安在危急关头始终站在前面,这时大声喊叫并且做出姿势激励大家发起追击。他的侍卫现在都很紧张,在混战的状况下,散布或被压制在友军或敌人之中。

他们记得毫无畏惧之心的君王没有穿甲冑,劝他要注意即将来临的危险。就在他们大声喊叫的时候,从飞驰的骑兵分队中投射出一阵掷矢和箭雨,有一根标枪擦破他手臂上的表皮,贯穿肋骨插在深处的肝脏。尤里安想从身侧拔出致命的武器,手指被锋利的矛头所割破,失去知觉从马背上摔落到地面。他的侍卫飞跑过来援救,把受伤的皇帝轻轻从地上抬起来,离开混乱的战场运进邻近的帐篷。发生不幸事件的报告在队列之间传播,悲伤的罗马人激起莫之能御的勇气,要为他们的国君复仇雪耻。两军激战不退,继续进行血流成河的搏斗,直到天色全黑才收兵停战。波斯人在左翼方面战绩辉煌取得优势,罗马主将安纳托里乌斯(Anatolius)被杀,统领萨路斯特仅以身免。但是这天的战事对蛮族不利,他们被迫放弃战场,包括两位将领麦兰尼斯和诺霍德特斯(Nohordates)^①、五十名贵族或省长,以及大批最勇敢的士兵,全部丧生在敌人的手中。要是尤里安没有逝世,罗马人的成就可能转变为决定性的胜利。

尤里安因失血过多而陷入昏厥状态,等他苏醒过来以后,所说的话表现出军人的武德。他叫人把他的兵器和马匹带过来,急着要冲向战场,但是痛得太厉害把精力都消耗殆尽。军医检查他的伤势,发现症状严重会很快死亡。在最紧要的生死存亡之际,英雄和智者的坚定性格表露无遗。这次致命的远征行动中陪伴他的哲学家,把他的帐篷比拟为苏格拉底的监狱。那些基于责任、友情和好奇,围绕在他卧榻四周的部属,用尊敬的态度表示出伤感的神色,静听垂死皇帝的遗言^②:

朋友们! 弟兄们! 离别的时刻就快到了! 我带着欢愉的心情走完

^① 沙普尔把他的做法告诉罗马人,凡是总督以上高阶人员战死,主人身旁要是还有活着的卫士和军官,他会把他们的头颅砍下来,当成礼物送去安慰死者的家人。

^② 尤里安的性格和处境使人产生怀疑,最后的遗言不是实时的谈话,而是事先已写好这篇精心准备的讲演,阿米阿努斯听到后抄写下来。布莱特里的译笔忠实且行文高雅,能够表现出柏拉图学派激发元气的理想,原作中只不过旁敲侧击而已。

人生道路。哲学使我得知灵魂超越肉体,能够脱离高贵的皮囊,并非痛苦而是快乐。宗教让我领会到早死是信仰虔诚的报酬^①,迄今为止我靠着德行和坚忍支持,是神明赐我恩惠,现在接受致命一击,尔后使我不再有玷辱名誉的危险。由于我生前没有触犯罪行,死时也毫无遗憾。我很高兴自己的私生活能清白无邪,也很有信心肯定最高神明对我的赐福,在我手中保持纯洁和干净。憎恶专制政体的腐化败坏和草菅人命,我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使人民得到幸福;我的行为都能遵从审慎、公正和稳健的规范,把一切事物都委之于天命。我的建议是要以和平为目标,长久以来和平与全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当国家在紧急关头召唤我拿起武器,我就会献身危险的战争,同时有明确的预兆(我从占卜中已经得知此种结局),命定要在剑下亡身。现在我用崇敬的言行向不朽的神明献上我感恩的心,没有让我在暴君的残酷、阴谋的暗算或慢性的病痛中丧失生命,他让我在荣誉的事业和灿烂的生涯中告别这个世界。说来可笑我还想拖延死亡的打击,还有很多想要说的话,但是我的精力不济,感到死亡即将临头。我很小心的抑制不要说出任何话,以免影响到你们投票选出皇帝,我的抉择可能考虑不够周延,或许不够明智。要是无法获得军队的同意,我的推荐会危及他的性命。我仅以一个好市民的身分表示我的希望,祝福罗马人能有一位贤明的君主。

经过这番讲话以后,尤里安用坚定而温和的语气交代后事,使用军事遗嘱^②分配他剩余的私人产业,同时询问安纳托里乌斯为什么没有在场。从萨路斯特的答话中知道安纳托里乌斯阵亡,他哀悼朋友的去世,与他刚才的说法有点矛盾,这也是友情的表现。就在这个时候,他责备旁边的人太过悲伤,劝他们不要用毫无男子汉气概的眼泪,来污辱即将去世的君王。再过不

^① 希罗多德用含意深远的故事(《历史》第一卷),表示赞同“早死有福”此一观念。然而朱庇特对他的儿子萨耳珀冬(Sarpedon)之死(《伊利亚特》第十六卷),竟悲痛得哭出血泪来,这对于死亡能带来欢乐和荣誉的观念,就不见得很适合。

^② 士兵在执行作战勤务时可以口头交代后事,也能够使用口述遗嘱,免于罗马法律要求举行仪式的规定。

了一会他就会上到天国,四周都是闪烁的群星^①。旁边的人保持静肃,尤里安开始与哲学家普里斯库斯(Priscus)和马克西穆斯(Maximus)讨论形而上学的问题,特别着重在灵魂的性质这个部分,结果使得他的心灵如同肉体一样急着去迎接死亡。他的伤口很快开始大量出血,由于静脉肿胀,呼吸发生困难。他感到口渴要饮冷水,等到喝下去以后,毫无痛苦安详的过世(363年6月26日),大约是午夜时。这就是当代明君贤帝最后崩殂的情况,享年不过三十二岁,从君士坦提乌斯逝世之后,统治罗马帝国的时间是一年零八个月。从他最后的表现来看,虽然有的地方过于夸张,热爱德业和名声却是他一生的最佳写照^②。

十、约维安被推选为帝及后续的撤退(363 A. D.)

基督教获胜以及帝国惨遭重创,照说应由尤里安负责,因为他竟没有想到为实现自己未完成的计划,及早公正选出一位共治者和储君。但是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皇族的成员,现在只剩下他自己一人。设若他认真考虑在罗马人中挑选一个最高尚的人士,让他穿上紫袍与自己一起治理国家,但是又舍不得让人分享自己的权力,害怕选中的人忘恩负义,这都是很自然的事。何况他的身体很健康,年纪很轻,前途还大有可为,这种种考虑都会动摇安排继承人的决心。尤里安突然死亡,使帝国无主,没有接位人选,自戴克里先登基以来的八十年中,国家还从未经历这样的混乱和危险。这个政府早已不在乎纯粹的贵族血统,出身的贵贱已无关紧要,官位的高低不过是暂时状况,随时会有变化。有希望身登大宝的人,便只能凭个人的才能是否受到别人肯定或人民的爱戴。是当时一支饥饿的军队,处于蛮族四面包围下,要缩短悲伤和考虑的时间。在这痛苦环境中,皇帝的遗体遵照最后愿望,按照仪式涂抹香膏。

黎明时分,几位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邀请军团的指挥官、骑兵和步

① 依照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古老准则,人类的灵魂与宇宙中精神层次的以太结合起来,但是并不同意任何人或意识能够永生。

② 阿米阿努斯是个观察能力很强的在场人士,叙述尤里安的死亡状况非常详尽;利巴尼努斯对于当时的场面感到恐惧,提供了一些细节;格列高利的诽谤言词和后来一些圣徒的传奇故事,现在都受到忽略已经默默无闻。

兵官员协助完成各项工作。在当天夜晚会议前的三四个小时,暗中进行的各种密谋一刻也没有停止,在会议中提出的皇帝人选,因为派系的关系使得程序大乱。维克托和阿林苏斯纠合君士坦提乌斯宫廷的旧人,尤里安的友人拥护高卢领袖达迦莱法斯和内维塔。这两个派系的性质和利害关系、执政策略,甚至宗教原则,全都形成对立,双方的不和可能导致最严重的灾难。唯一能调和分歧的意见、获得一致支持的候选人只有品德高尚的萨路斯特,如果不是他一再坚决、谦虚而诚恳的声称自己年高体弱,实难当重任,受拥戴的禁卫军统领肯定马上会被选为尤里安的继承人。这些将领对他的推辞颇为吃惊,也感到不解。不免想听听一位下级军官甚为可行的建议^①,他劝他们应该像皇帝因故不在那样照常工作,尽一切能力使军队摆脱目前困境,托天之福能够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境内,再本着团结的精神共同商讨,选举出合法的君王。

就在他们进行辩论时,有几个声音向着约维安(Jovian)高呼皇帝和奥古斯都,当时他不过是内廷侍卫的首领^②。在一片混乱之中,帐篷四周站岗的卫兵也随声附和,在短短几分钟内传到远处的军营。这位新选上的皇帝为自己的好运深感意外,匆匆穿戴皇室的服饰,接受将领对他宣誓效忠(363年6月27日),谁知他刚才还求这几位将领的照顾和保护。约维安能够脱颖而出的重要条件,是他的父亲瓦罗尼安(Varronian)伯爵功勋卓著,长时期为国效力,后来光荣退休,一直过着清闲的生活。他的儿子志愿从军从最低阶的士兵干起,喜欢醇酒女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能尽一个基督徒^③和军人的本分。约维安的表现很平常,不会引起他人的羡慕和嫉妒,但是朴实的外貌、愉快的性格、随和机灵的谈吐,却使他赢得战友的好感。对于不会受到对手的计谋操纵,纯粹由群众推出的人物,两派的将领全都默认。约维安怀着恐惧的心情,不会因遽然身登大宝而得意忘形。当天的状况随时都可能

① 个性温和而且思维周密的历史学家,叙述推选皇帝的情景栩栩如生,毫无疑问当时他一定在场。

② 宫廷内侍的首领享有元老院议员的位阶,虽然只是一名护民官,军方阶级是公爵。内侍享有这种特权,可能比约维安那个时代还要晚一些。

③ 教会历史家像是苏格拉底、狄奥多里特和索佐曼,把约维安的功勋看成是前朝统治以后的皈依者,而且非常虔诚的提到,他拒绝接受帝位,直到全军一致大声欢呼他们都是基督徒,这样他才回心转意。阿米阿努斯很平静的继续叙述整个事件,只用一句话就推翻整个的传闻。

结束新皇帝的性命和统治,敌情的紧迫使大家只有听从会议的决定。约维安在前任帝王去世不过几小时之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是实施行军,使罗马军队脱离目前的困境^①。

获得敌人尊重最切实际的表现莫过于他们的恐惧,可以从庆贺脱离危险时的欢欣神情,准确衡量出恐惧的程度。一个逃兵向沙普尔军营报告尤里安逝世,天大的喜事使沮丧的君王忽然感到胜利在望。他立即派遣皇家骑兵,也就是一万名“铁骑军”^②,用来支持并加强追击作战,全部兵力一起压向罗马军队的后卫。罗马行军纵队的后卫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用戴克里先和善战同僚的名字命名的几个著名罗马军团,数组被敌人的战象冲散和蹂躏,三位护民官阻止士兵逃跑时送掉性命。最后的战斗终因罗马士兵拼命坚持有了转机,波斯军队的人员和战象伤亡惨重,被迫后退。罗马军队在酷暑中经过整整一天的行军和战斗,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底格里斯河岸,位于泰西封上游约一百哩的萨马拉(Samara)^③。第二天蛮族不再牵制行军的部队,却袭击设置在安静深谷的约维安御营。波斯的弓箭手从山上辱骂和骚扰疲倦已极的罗马军团士兵,有一支奋不顾身的骑兵冲进警卫军守护的寨门,经过一阵混乱的砍杀,全部丧生在皇帝的营帐旁边。当天晚上设在卡尔契(Carche)的营地,完全靠底格里斯河的高耸堤岸作为防护工事。尽管追击的萨拉森人不断前来骚扰,罗马军队在尤里安逝世后四天,仍然在杜拉(Dura)附近扎下营帐^④。

这时底格里斯河还位于他们的左边,却已面临粮尽援绝的困境。有些性情急躁的士兵,自以为帝国的边界就在前面不远处,向他们的新君王提出

① 阿米阿努斯很公正的描绘出约维安一生的形象,小维克托再加上几笔更为传神。他的在位期间虽然很短,布莱特里竭尽心力写了一本传记,以文雅的风格、批判的专论和宗教的偏见而知名于世。

② 原文的意义就是“皇家骑兵”,普罗科皮乌斯提到“铁骑军”是居鲁士和他的继位人使用的部队,当时极为有名,等到萨珊王朝又恢复这个名字,所以才引用这个并不适当的字眼。

③ 这些默默无闻的村庄位于两河之间的乡土,失去以后再也无法夺回。尤里安吃败仗的那场会战,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但是丹维尔指出苏美尔(Sumere)、卡尔契和杜拉的精确位置,全部都在底格里斯河的岸边。到了9世纪,苏美尔或称萨马拉,名字有点改变,已经成为阿拔斯(Abbas)王朝哈里发的皇家居所。

④ 在安条克(Antiochus)对抗米底和波斯的叛乱战争中,杜拉是一个防卫能力很强的重要据点。

准许冒险渡河的要求。约维安和一些有见识的军官,力图劝阻此种冒失行动,让他们了解即使确有能力和勇气,渡过这条深不可测的急流,也只会赤手空拳毫无抵抗能力,落在占据对面河岸的蛮族手中。在他们的一再请求之下,他只得勉强同意派出五百名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冒险一试作为全军的榜样,要是失败等于对全军提出警告。这些人员从小生长莱茵河或多瑙河畔,全都精通水性。他们在寂静的夜晚游过底格里斯河,袭取一个没有戒备的敌军哨所,等到天亮便在对岸发出成功的信号,证明他们不仅勇气十足而且机运良好。渡河成功使约维安立即听从几位建筑师的建议,他们说可以用充气的羊皮和牛皮连接起来,上面铺上泥土和木柴便可以在河上建起一座浮桥^①。极关重要的两天时间花费在无效的工程上,每日忍受饥饿之苦的罗马人,抱着绝望的心情看着底格里斯河以及对岸的蛮族,随着皇家军队苦难的加深,敌军的兵力和固守不退的决心正在加强之中^②。

十一、约维安的软弱以及与波斯的和平谈判(363 A. D.)

罗马人处在毫无希望的境地,完全崩溃的意志忽然在和平的呼声中又开始复苏。沙普尔心中一度出现的狂妄想法很快消失,现在感到十分不安。有鉴于多次胜负难分的对阵,他丧失最为忠实和英勇的贵族,作战最勇敢的部队和大部分战象,经验丰富的君王畏惧挑起负隅顽抗和命运无常,更害怕罗马帝国大张旗鼓前来解救尤里安的继承者,甚至为他报仇雪耻。苏雷纳斯带着另一位波斯总督来到约维安的御营,声称他的君主宽大为怀,只要他提出的条件能使人满意,答应让凯撒带着被俘部队的遗物,安全返回国门。生还的希望立即瓦解罗马人的斗志,皇帝在军事会议的建议和士兵的呼声中,不得不同意接受和平协议。他立即派出禁卫军统领萨路斯特和将领阿林苏斯,前往了解国王的意愿。狡诈的波斯人却找出各种借口,故意讨论困难的问题,要求进一步解释,想到变通的办法,然后再反悔同意的条款,提出

^① 古希腊万人大撤退中,有人曾向首领提出渡河方案,但首领非常明智加以否决。现代旅客可看到架在充气皮囊上的筏子,在底格里斯河航行运送人员和货物。

^② 阿米阿努斯、利巴尼乌斯和佐西穆斯都提到约维安登基以后第一个军事行动。虽然我们可能不相信利巴尼乌斯能够公正无私,优特罗皮乌斯的目击证词让人难免要多方揣测,阿米阿努斯的考量是否太过于重视罗马军队的名誉。

更苛刻的要求。就这样使尽谈判手段,足足拖延了四天,以致耗尽罗马军团仅存的一点给养。设若约维安能采取大胆慎重的步骤,应该毫不松懈继续行军,议订和约的进程必会暂时阻止蛮族的进攻,那么用四天时间,便已安全到达相距仅一百哩的科朱尼^①。优柔寡断的皇帝没有识破敌人的计谋,耐心等待命运的安排,最后只能完全接受无力拒绝而且带来屈辱的和平条件。底格里斯河以东五个行省被沙普尔的祖父割让给罗马,现在又归还给波斯君王。他就凭一纸和约马上把固若金汤的尼西比斯拿到手中,这座城市曾经挡住三次大军压境的围攻。辛格拉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最坚强据点之一的摩尔人城堡,都一并从罗马帝国的疆域中割让给敌人。这些要塞的居民在撤离的时候,可带走自己的财产作为优惠条件,但这位战胜者表示强硬的坚持态度,罗马人必须永久放弃亚美尼亚国王和王国的主权要求。这两个敌对国家签订长达三十年的和平条约,也可说是停火协议。为了信守条约的签订,举行隆重的宣誓和宗教仪式,同时双方还交换地位极高的人员充当人质,以保证协议条款的执行。

安条克的诡辩家利巴尼乌斯感到极为愤怒,看到英雄的令牌落入软弱的基督徒继承人手里,不禁公开表示,沙普尔的温和态度实在令人钦佩,竟然仅要求罗马帝国割让这么小一块地方就会满足。他还提到波斯国王要是非常狂妄将领土一直扩展到幼发拉底河畔,保险也不会遭到拒绝。即使要拿奥龙蒂萨河、西德努斯(Cydnus)河、桑迦里乌斯(Sangarius)河*^②,甚至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波斯的边界,约维安宫廷也有人向懦弱的君王提出保证,剩下的国土仍可以满足权势和奢侈的要求。对于这种恶意的讥讽虽然很难接受,必须承认带来如此屈辱的条约所以会顺利签订,的确与约维安的个人野心有很大的关系。这位默默无闻的内廷侍卫头目,凭着运气而非才能一举登上皇帝的宝座,迫不及待要从波斯人手中脱身出来,想要阻止普罗科皮乌斯的阴谋计划,这位将领目前统率美索不达米亚军队。而且在底格里斯河畔混乱的军营中匆匆进行选举,很多军团和行省对此一无所

^① 怎么竟敢驳斥阿米阿努斯的意见,他不仅是个士兵也是在场人士,然而很难理解:科朱尼的山岭怎么会延伸到亚述的平原,特别是底格里斯河和大扎卜(Great Zab)河的会合口地势很低,而且六万人的大军四天的行军怎么能走一百哩。

*^② [译注] 奥龙蒂萨河流经安条克;西德努斯河流经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桑迦里乌斯河流过小亚细亚和比提尼亚。

知,约维安想从胜败难卜的状况中建立自己的统治。同样就是在这条河的附近,距离杜拉这个要点不远的地方^①,一万名希腊人在没有将领、向导和给养的状况之下,距离他们的家园有一千两百多哩,被原来的雇主抛弃,任凭另一边得胜的君王去处置。希腊人的行动和成败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性格而非处境,不愿用顺从的态度,任凭一己之私和个人观点,来决定他们的命运。希腊人举行的联合会议表现出群众大会慷慨激昂的情绪,每个公民的思想中都充满荣誉的热爱、自由的豪迈以及死亡的藐视。他们很清楚自己在武器和训练方面都优于蛮族,不屈服也不投降,靠着耐心、勇敢和军事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值得怀念的万人大撤退*^②,暴露并嘲笑波斯王国的衰弱^③。

十二、羞辱的和平条约和尼西比斯的放弃(363 A. D.)

罗马皇帝大可以提出要求,作为屈辱让步的代价,像是为饥饿的部队供应足够的粮食^④,容许他们通过波斯人架设的桥梁渡过底格里斯河。约维安即使敢于坚持这种合法合理的条款,傲慢的东方暴君虽然宽宏大量饶恕入侵者,也会严辞拒绝这种要求。萨拉森人不时阻截掉队的罗马士兵,沙普尔的官兵却信守停火协议,容许约维安寻找最合适的地点渡河。从放火烧掉舰队中保留的几条小船发挥最重要的作用,首先载运皇帝和他的亲信,然后经过多次往返,把大部分官兵都渡过去。每个人都为本身的安全担心,害怕最后被抛弃在敌区的岸边。有些士兵等不及行动迟缓的船只,冒险靠一些

① 希腊的将领在扎巴图斯(Zabatus)河岸被谋杀,这条河在亚述又叫大扎卜河,有四百呎宽,离摩提尔(Mosul)下方约十四个小时路程的地方注入底格里斯河。希腊人的错误是不该把大扎卜河和小扎卜河叫为狼(Lycus)河和羊(Capros)河,他们创造出动物的名字好来陪伴东方的老虎(译按:指底格里斯河)。

*② [译注]万人大撤退是在公元前401年,希腊佣兵一万人帮助波斯王子居鲁士争天下,结果居鲁士死亡,佣兵的将领中了敌人诡计全被处决。士兵选出领袖,团结一心,历尽艰辛,从波斯腹地突围而出,退到黑海,回到希腊。

③ 《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这本书语意含糊而且软弱无力,《远征记》(Anabasis)情节详尽且生气勃勃,这就是虚构故事和真实事件最大的不同。

④ 按照鲁非努斯(Rufinus, Tyrannius, 345 A. D. - 410 A. D., 教士、翻译家和神学家)的说法,根据条约的规定要立即供应粮食。狄奥多里特证实波斯人守信履行义务,就过去的经验有可能是事实,对于当前的状况毫无疑问是不打虚构。

轻巧的竹筏或充气的皮囊渡河；有的在后面还拖着马匹一起游过去；有些人成功抵达对岸；但是还有很多人在冒险的途中被大浪吞没；还有很多被湍急的水流带走，最后成为贪婪和凶残的野蛮阿拉伯人送上门的猎物。部队这次渡过底格里斯河遭受的损失，不低于一天战斗的伤亡。

罗马军队到达西岸以后，算是摆脱蛮族充满敌意的追击，穿越美索不达米亚长达两百哩平原的艰苦行军，忍受饥渴的折磨。他们必须横过绵延七十哩的沙漠，一路看不见绿色的草地或可饮用的泉水，那些冷酷无情的荒漠根本看不到敌人还是朋友的足迹。军营中如能发现少量的面粉，每二十磅便有人抢着花十块金子买去。部队的驮兽早都被杀来充饥，沙漠随处可见罗马士兵丢弃的武器和行囊。他们破烂不堪的衣物和面黄肌瘦的容颜，充分说明过去的灾难和遭受的痛苦。少量的食粮远远运到乌尔(Ur)城堡来迎接大军，由这件事表明塞巴斯蒂安和普罗科皮乌斯的忠心，因此这点给养愈显得令人感激。皇帝在提尔沙法塔(Thilsaphata)非常亲切的接见美索不达米亚的几位将领，这支劫后余生的部队终于能在尼西比斯好好休息一下。约维安的信使早已用谦虚的言辞向国人宣布他被选为皇帝，与波斯签订和约以及他安全归来。同时这位新君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各地的官员，以确保欧洲部队和行省对他的忠诚。这样他们出于利害关系或思想倾向的动机，必将坚定支持他们的恩主身登大宝。

尤里安的友人在早先曾满怀信心的宣称，这次远征必定大获成功。他们抱着一厢情愿的想法，神祇的殿堂堆满东方的战利品，整个波斯降到很卑下的地位，成为一个纳贡的行省，接受罗马法令和行政官员的管辖。蛮族将改着征服者的服饰，采用他们的习俗和语言，埃克巴塔纳或苏萨的年轻人都是从希腊老师习修辞学^①。尤里安的军事进展中断与帝国的联系，在他渡过底格里斯河以后，拥戴他的臣民便对君王的命运和前途一无所知。他们对胜利的憧憬不幸受到皇帝逝世传说的干扰，直到无法否认重大噩耗时，仍旧对真实性坚持怀疑的态度^②。约维安的信使开始传布有关议和的明智做法，认为事出无奈确有必要，等于很清楚证实传闻无误，透露所接受的可耻条约内

① 这些自然是一位修辞学家的愿望和幻想。

② 卡雷是一座信奉多神教的城市，民众竟把前来报凶耗的信差，埋在一堆石块下面。利巴尼乌斯接到令人悲痛的噩耗，就想拔剑了此残生，考虑到柏拉图指责自杀是怯懦的行为，而且他必须活着好给尤里安写墓志铭。

容,说明新接位的皇帝丧权辱国。当人民得知接替尤里安为帝的卑鄙继承人,竟归还伽勒里乌斯战胜获得的五个行省,毫无羞愧把东部行省最坚强的堡垒,也是重要城市的尼西比斯拱手让与蛮族,心中无不充满震惊、悲痛、愤怒和恐惧^①。像这样深刻而危险的问题,与公众的安全息息相关,无论了解到何种程度,一定会在民众的谈话中引起争论。更有些人抱着一丝希望,相信皇帝会对怯懦的行为赎罪,不惜用爱国做借口,玩弄欺骗敌人的背信手法。罗马元老院一贯坚持择善固执的精神,拒不承认罗马军队被敌人俘虏以后,被迫接受的不平等条款。如果为了维护帝国的尊严,必要时将一位有罪的将领交给蛮族去处置,绝大多数约维安的臣民,都会接受古代的先例,一定会欣然默许^②。

皇帝无论法定权力受到哪些限制,就国家主权而言,他是法律和军队的绝对主人。当初迫使他签订和约的动机,现在照样逼迫他履行协议。他急着牺牲几个行省换取帝国的安全,看起来让人肃然起敬的宗教和官位称号,只不过拿来掩盖约维安的恐惧和野心而已。尽管尼西比斯居民按照礼仪,请求约维安进驻位于城内的皇宫,皇帝基于谨慎的作风和个人的颜面,很委婉的拒绝。在他到达的第二天早晨,波斯的特使拜尼西斯(Bineses)进入皇宫,从阁楼上升起伟大国王的旗帜,用他的名义宣布残酷的惩罚条例,凡不服从者将处以流放或苦役。在这个决定时刻到来之前,尼西比斯的多数居民还匍匐在君王脚下祈求保护。他们恳求他不要抛弃他们,至少不要把忠诚的殖民地交给盛怒下的蛮族暴君。他曾在尼西比斯的城下连续三次进攻受挫,已气得快要发疯。他们仍然有武器和勇气,可以逐出入侵的敌寇,只求皇帝允许他们用自己的力量进行防卫。一旦获得独立自主,他们仍会恳请恩准作为他的臣民。他们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都无济于事,约维安说话语无伦次一再强调发过誓无法更改。他带着几分勉强接受当做礼物的金冠,市民已完全了解毫无希望,有一个代表西尔瓦努斯(Sylvanus)忍不住叫道:“啊,皇帝陛下,愿你统治下的所有城市都会这样为你加冕!”

^① 阿米阿努斯和优特罗皮乌斯值得赞许,他们是公众舆论最正直可信的证人。安条克的民众咒骂可耻的和平条约,在毫无防御能力的边境上把他们暴露给波斯人。

^② 布莱特里虽然是位不讲情面的决疑论者,但是公开宣称约维安并未受到约束,不必执行他的承诺。如果不是获得人民的同意,他不会分割帝国,更不会舍弃忠诚的民众。我从未发现“政治玄学”能如此令人愉悦而且受益良多。

约维安在短短的几周时间内,便俨然摆出君王的架势^①。他对自由非常反感,更是厌恶真理。根据他的推断,人民的不满情绪可能使他们投向波斯政府,因而他发布了一道诏书,限所有的人在三天内离开这座城市,否则将处死刑。阿米阿努斯曾用形象生动的笔调,描述当时普遍感到万分绝望的情景,仿佛这一切都是他抱着无比怜悯的心情亲眼所见。年轻的战士满怀愤怒和悲伤,离开他们全力保卫的城池。哀悼死者的人们来到儿子和丈夫的坟前,最后流洒几滴告别的眼泪,眼看就要落入野蛮的新主人手中,使得阴灵惨遭亵渎。年老的市民亲吻自家的楣柱,抓住屋门不肯放手,他们曾在这里度过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大路上挤满前途茫茫的群众,在这场大难临头的灾祸中,阶级、性别和长幼之分全都不复存在。每个人都尽最大能力带走自己的家产,不可能马上弄到足够的马匹或车辆,还是得把绝大多数值钱的家产都扔下。无动于衷的约维安保持冷酷的态度,更加重这些不幸流亡者的苦难。后来他们在阿米达新建的住处安顿下来,这座新兴的城市来了数量可观的大批殖民者,很快就恢复往日的光辉,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首府。皇帝对辛格拉和摩尔人的城堡,下达同样的撤离命令,同时将底格里斯河以东五个行省归还波斯。沙普尔对胜利所带来的荣誉和成果感到极为愉悦。这次可耻的和平谈判被视为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重要转折点。约维安以前的统治者,曾对僻远而又无益的行省放弃管辖的主权。自从建立罗马城以来,罗马的守护神也就是守卫着共和国疆界的护界神,从未在战胜敌军的刀剑下向后撤退。

十三、尤里安的葬礼及后世对他的评价(363 A. D.)

约维安在人民大声疾呼的反对下履行协议以后,匆匆离开使他蒙受羞辱的国土,带着整个宫廷前往安条克享受奢华的生活。他完全没有遵从宗教的情绪,只是基于礼仪和感激,向已死的君王遗体表示最后致敬^②。因为失去亲人而真正痛苦的普罗科皮乌斯,在要让他护送灵柩的冠冕堂皇借口

① 他在尼西比斯表现出皇室的行为,有位勇敢的军官与他同名,被认为会觊觎帝座,在晚餐时被拖走丢进一口井里,然后用石头砸死,既没有经过审判程序,也没有犯罪的证据。

② 布莱特里大胆揭发巴罗尼乌斯残酷的偏见行为,他要把尤里安的尸体丢给狗吃。

之下,被免除对军队的指挥权。尤里安的遗体从尼西比斯运到塔尔苏斯,行进缓慢用了十五天时间。护灵队伍走过东部各城市,同时受到敌对两派的痛心哀悼和破口大骂。异教徒早已把深受爱戴的英雄,归入靠他的力量得以享受人间香火的神祇之列;基督徒的诅咒将背教者的躯体送入坟墓,灵魂要打下地狱^①。有一派人痛心他们的祭坛将面临毁灭,而另一派人则欢呼教会又将获得解救。基督徒用傲慢暧昧的声调欢呼,神圣复仇之剑早悬在尤里安的头上,现在终于落了下来。他们到处宣扬暴君在底格里斯河对岸咽气之时,埃及、叙利亚以及卡帕多细亚的圣徒已得到神的启示^②。他们并不承认他死于波斯人的标枪,却说像这样的伟大壮举,乃是出自一位信仰虔诚的勇士之手,此一凡人或不朽的神灵并不为人所知^③。这种论调极为草率而且不智,立即被不怀好意或出于轻信的教徒所接受^④。他们有的盲目的跟着喊叫,有的公然断言其事,教会的领导人指使并着手进行宗教狂热的谋杀活动。尤里安死去十六七年以后,利巴尼乌斯还要呈送狄奥多西皇帝的一篇公开文告,严肃而激烈的提出这项指控。他的怀疑并没有事实或理论的根据,安条克的诡辩家对死去已久的朋友始终忠心耿耿,我们只能表示钦佩而已^⑤。

按照古老的习俗,罗马人举行葬礼以及凯旋式,赞美的颂辞要用一些讽刺和嘲笑加以冲淡*^⑥。在表现生者或死者荣耀的盛大庆典上,也会将他们

① 基督徒演说家很含糊的喃喃自语,说些谦虚和宽恕的训诫之言,但是他们私心感到满意,因为尤里安所受的惩罚,远超过神话中伊克西翁(Ixion)和坦塔罗斯(Tantalus)的苦刑。

② 蒂尔蒙特搜集到此类的幻想作品,提到有些圣徒或天使夜间不在,是因为负有秘密的远征任务。

③ 索佐曼赞赏希腊人“诛戮暴君”(Tyrannicide)的理论,但是整篇文章被省长库辛(Cousin)很谨慎的加以取缔,有一位耶稣会教士曾经把它翻译成拉丁文。

④ 尤里安死后谣言很快传播开来,有些逃兵把这个消息带到波斯军营。罗马人指责皇帝遭到沙普尔和他的臣民所杀害,始终没有一位波斯人出来接受奖励,这才是决定性的证据。但是在飞奔中的骑兵投出致命的标枪,他自己也不知道会发生那样的后果,也可能在那次的行动中被杀。阿米阿努斯也没有发现到底是谁下的手,其实也没有必要。

⑤ 这位演说家到处散布值得怀疑之处,要求进行调查,同时暗示仍然可以找到证据。后来他把匈奴获得胜利,归于没有为尤里安复仇所得的报应。

*⑥ [译注]公元前46年8月15日,尤利乌斯·凯撒在罗马接连举行四次凯旋式,纪念对高卢、埃及、本都及努米底亚的作战胜利。游行时,士兵在队伍中高声呼叫:“市民们!快把老婆藏起来!拐骗女人的秃子又回来了。”凯撒听到只有苦笑而已。

的缺点暴露于世人眼前^①。这一种习俗在尤里安的葬礼充分体现出来。由于他在生前向来轻视和厌恶戏剧活动,所以喜剧演员对他非常反感,就在基督徒观众的掌声之中,生动而夸张的扮演过世皇帝种种错误和愚蠢的行为。他那多变的性格和独特的处世态度,为滑稽戏和讽刺剧提供大量素材^②。他施展超人才干竟然忘记自己高贵的地位和尊严,亚历山大变成第欧根尼(Diogenes),又从哲学家降为传教士。他纯真的品德被极度的虚荣心所玷污,迷信的思想扰乱伟大帝国的平静并危害到社会的安全。他行事不按常理,说话不像冲口而出仿佛是用心的做作。尤里安的遗体被埋葬在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庄严的墓地位于寒冷而荒凉的西德努斯河畔^③。很多忠诚爱戴故世伟大人物的友人,对此事表示不满。哲学家表明合情合理的愿望,说柏拉图的门徒应该安息在学院的园林之中;军人却又用更响亮的声音喊道,尤里安的骨灰应该和凯撒的骨灰搀混起来,在古罗马纪功碑的环绕下放置战神广场。帝王史中像尤里安这种伟大人物真是难逢敌手世所罕见。

① 韦斯巴芗(Vespasian)的葬礼上,喜剧演员扮演节俭的皇帝,焦急的询问丧事要花多少钱,说是八万镑,吝啬的皇帝说:“给我十分之一,然后把我的尸体丢进台伯河。”

② 格列高利认为这场葬礼可耻而荒唐,根本无法与君士坦提乌斯相比,他的遗体是在天使的颂歌声中越过托罗斯山。

③ 这位历史学家的叙述过于华丽和修饰,因而经常受到批评,这条河几乎把亚历山大给淹死,他有必要加以描述。

第二十五章

约维安的统治与崩殒 瓦伦提尼安继位为帝,其弟瓦伦斯辅佐,导致帝国的分裂 政教合一统治方式 日耳曼、不列颠、阿非利加、东方地区与多瑙河地区的状况 瓦伦提尼安崩殒 两子格拉提安与瓦伦提尼安二世继承西罗马帝国(343 A. D. - 384 A. D.)

一、约维安的统治和逝世的情况(363 A. D. - 364 A. D.)

尤里安的逝世使得帝国的政局陷入难以为继的险恶处境。罗马军队全靠一纸充满羞辱的条约逃脱毁灭的命运^①,信仰虔诚的约维安利用最早那段和平时期,拿来恢复教会和国家的内部安宁。前任皇帝的作为不够谨慎,非但没有化解各派的歧见,反倒有意煽起宗教战争。表面上他像是在两个敌对教派间,致力于建立均势的平衡。这样双方感受到希望和失败的运道无常,都有机会夺取古老的所有权和实际的恩宠,斗争就会永不止息。基督教徒忘记福音书的教义,异教徒反倒吸取教会的精神。就在每个人的家庭里,人性和亲情被盲目的宗教狂热和报复心理所抹杀。法律的尊严受到恶意破坏或滥权自为,东部的城市到处血流成河,罗马人的世仇大敌却据有国家的心腹重地。约维安所受教育使他公开承认信仰基督教,在他从尼西比斯回师安条克,罗马军团的前头高举十字架的旗帜,那就是君士坦丁的拉伯

^① 约维安的奖章上装饰着胜利的字眼、月桂冠和趴倒在地上的俘虏。谄媚阿谀是最愚蠢的自杀行为,用自己的手毁灭自己。

兰旗,等于向人民表明新任皇帝的宗教信仰。等到他一登上皇帝宝座,立即向各行省的总督发出一封传阅信函,宣告基督教的神性真理和合法地位。尤里安居心险恶的诏书受到废止,恢复教会的豁免特权并且扩大范围。约维安还不无遗憾的表示,由于灾祸频仍,他不得不削减对慈善事业的拨款^①。

基督教徒异口同声赞许尤里安的虔诚继位者,他们对他还不了解,到底会选哪些教条或哪次大公会议,作为正统基督教教会标准。教会得到和平立即恢复激烈的争论,过去倒是基于宗教迫害的原因而暂时搁下。相互竞争的各派教会领袖,根据过去的经验,知道未来的气运取决于最早的印象,能深植在一片空白的士兵脑海之中,匆匆赶往埃德萨或安条克的宫廷。东部的大道上挤满本体同一论、阿里乌斯派、半阿里乌斯派和优诺米派的主教,在这场神圣的赛跑中尽力奔走,想要越过对手。皇宫的房间都回响着嘈杂的叫嚣,皇帝的耳朵充满形而上学的争论,混合着冲动的抨击,形成一片乱哄哄的奇特景象。态度温和的约维安要求相互和谐与体谅,准备在未来召开宗教大会解决他们的争端,反而被认为是置身事外的征兆。他尊敬伟大的阿塔纳修斯,认为主教的德行配享天堂^②,终于让世人非常清楚的了解,皇帝完全相信尼西亚教义。这位信仰战场上骁勇坚毅的老兵已达七十高龄,听到暴君死亡的消息立即从退隐地点走出来,在民众热烈欢呼声中又一次登上大主教的宝座,非常明智愿意接受约维安的邀请。阿塔纳修斯德高望重的形象、处变不惊的勇气和令人折服的辩才,在连续四代君王的宫廷里,都能保持早已获得的名望^③。等他得到基督教皇帝的信任,并且确定皇帝对基督教的信仰以后,立即返回自己的教区,用极为精练的议事程序和老当益壮的精神体力,对于亚历山大里亚、埃及以及正统基督教会,又继续管理十年之久^④。他在离开安条克之前曾向约维安提出保证,只要皈依正统教

① 约维安恢复教会机能,用此种方式作出有力的表示,且极易让人理解它的重要性。

② 皇帝用“天堂”这个字来恭维总主教,隐约表示出过于夸张的语气,反而带有嘲讽的意味。格列高利·纳齐安赞赞扬约维安和阿塔纳修斯的友谊。总主教长途跋涉去觐见,是受到埃及教士的劝说。

③ 布莱特里很高兴的提到阿塔纳修斯在安条克宫廷的状况,他把皇帝、埃及总主教和阿里乌斯派代表开会的记录,翻译为拉丁文。布莱特里并不满意约维安粗俗的幽默话,但是他偏向阿塔纳修斯,所以认为约维安的态度很公正。

④ 阿塔纳修斯死亡的真正年代已经混淆不清,日期倒是与历史的事实相吻合,教会曾经核定他的平生事迹。

义,上天必定赐与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阿塔纳修斯希望后人赞许他的预言成真,要不然也会原谅他的祈祷无效,无论如何他已表达衷心的感谢。

微小的力量要是因势利导就能发挥无可抗拒的作用。约维安的机运来自宗教的理念,能够掌握时代的精神和最有势力教派的支持,他们的信仰最虔诚而且人数众多^①,基督教在他的统治之下轻易获得最后的胜利。过去仗着尤里安的机谋,异教徒能够无往不利,曾几何时受到皇家赞助的眷顾立即消失,守护神也委弃在尘土之中。很多城市的庙宇不是关闭就是废弃,哲学家经历的富贵有如过眼烟云,为着审慎起见还刮光胡须,隐匿自己的真才实学。基督徒欣喜欲狂,对于前朝所遭受的折磨,他们现在的打算是宽恕还是报复,全都操在自己手里。异教世界的惊惧被明智和仁慈的宽容诏书所驱散,约维安非常明确的宣示,虽然巫术魔法那些亵渎神明的仪式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他的臣民可以自由而安全的奉行古老崇拜的祭典。演说家提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仍旧熟知过去这些法律,受到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的托付,要对新登极的皇帝表达忠诚拥戴的心意。于是他详述至高神性的仁慈、人类易犯的过失、良知良能的正义,以及独立自主的心灵,用议论风生的辩才,谆谆教诲理性的宽容原则,毕竟在“迷信”遭到灾祸的时刻,不会耻于诉诸宽容原则。他公正的指出,在最近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动中,两个宗教都感到颜面尽失。那些毫无价值的改宗者,以及追随统治者紫袍的信徒,毋须提出任何理由,更没有感到自惭,先从教堂走向庙宇,再从朱庇特的祭坛回到基督徒的圣殿^②。

罗马军队在七个月内行军一千五百哩,历尽战争、饥馑和天候的险阻艰辛,终于又回师安条克。虽然他们服务牺牲而且劳累不堪,时节又即将接近冬季,但怯懦而又焦急的约维安,只让人员和马匹有六个星期的休息时间。皇帝无法忍受安条克人民的轻浮举止和恶意嘲笑,按捺不住要据有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防止有野心的竞争者趁机占领虚位以待的欧洲。他很快接到让人安心的信息,从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大西洋沿岸,全都承认他的权位。他从美索不达米亚营地传递出去的首批信件,将高卢和伊利里亚的

① 阿塔纳修斯把正统教派的人数说得太多,几乎与整个世界的人口不相上下。这种说法是累积三十到四十年时间的信徒,所得到的总人数。

② 布莱特里提到,索佐曼不记得有宗教宽容这事,提米斯提乌斯也忘掉天主教的兴起。他们都避开不喜欢的题材,也希望隐瞒诏书中不恰当的部分,以免有损约维安的令名。

军事指挥权授与马拉里克(Malarich)和卢西利安(Lucillian)伯爵。前者是位勇敢而忠诚的军官,土生土长的法兰克人;后者是他的岳父,过去指导尼西比斯的防务,因骁勇善战而称誉全军。马拉里克自谦无法胜任婉拒职位;巴塔维亚支队突然发生哗变,卢西利安在兰斯惨遭杀害。骑兵主将约维乌保持稳健的态度,丝毫不以个人的荣辱为念,立即安抚骚动的部队,平息士兵心中的疑惧,举行效忠宣誓并且齐声欢呼表示赞同军队的推选。等到约维安越过托罗斯山抵达卡帕多细亚的提亚纳,西部军队的代表团向新即位的君王致敬。

约维安离开提亚纳,继续用急行军赶往加拉太(Galatia)的首府安卡拉,以执政官的名位和服饰授与他的幼子(364年元月1日)^①。达达斯塔纳(Dadastana)^②是个毫无名气的小镇,正好位于安卡拉和尼斯之间的半途,因约维安在此丧生而为世人所知(364年2月17日)。他享用极为丰盛的晚餐而且痛饮美酒,退回寝室休息。第二天早晨发现约维安皇帝暴毙在床,突然死亡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有些人认为是消化不良所引起,可能是饮酒过量,或许是夜晚食用蘑菇出了问题。也有人认为是睡眠中吸入煤气引起窒息,行宫的墙壁用潮湿的泥灰粉刷后,会产生有毒的气体。对一位君王的死亡缺乏正规的调查,他的统治和名位很快为人遗忘,唯一会发生的情况,就有人造谣生事在底下窃窃私语,说是宫闱之间发生下毒的罪行^③。约维安的遗体运往君士坦丁堡,与以前的国君一样举行葬礼。悲痛的行列在路上遇到他的寡妻查丽托(Charito),是卢西利安伯爵的女儿,仍在为新近去世的父亲哭泣,急着想擦干眼泪好投入身为皇夫的怀抱。她在失望和悲伤之余更要为母爱的焦虑而受尽折磨。就在约维安去世前六周,幼小的儿子被安置在高官的爵位,荣饰着“尊贵者”的头衔和执政官的虚名。皇家青年沿用祖父的名字瓦罗尼安(Varronian),并未察觉自己的命运,只有受到当政者猜

① 奥古斯都和他的继承人为他们的儿子和侄儿,很尊敬的请求元老院放宽年龄的限制,可以擢升为执政官。第一位布鲁图斯的官椅却从来不曾遭到婴儿的羞辱。

② 安东尼的行旅指南上,把达达斯塔纳到尼斯的里程定为一百二十五罗马里,到安卡拉定为一百一十七罗马里。布尔多的朝圣客少算几个驿站,整个的行程从二百四十二里缩短为一百八十一里。

③ 阿米阿努斯实在太好讲话,竟把约维安的意外死亡跟第二位阿非利加努斯相比。后者是党派倾轧所引起的畏惧和气愤,才因而身亡。

忌,才提醒他是皇帝的儿子。十六年后他仍存活在世,已经丧失一目。他那受苦的母亲一直在担心,随时会有人把无辜的牺牲者从她的手中夺走,用他的鲜血来平息在位君王的疑虑^①。

二、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即位为帝(364 A. D.)

约维安过世以后,罗马世界的王座有十天没有主宰(364年2月17日—26日)^②。大臣和将领继续集会商议,要执行各自所负的职权,维持公众秩序,平静调动部队前往比提尼亚的城市尼斯,选来作为推举皇帝的地点^③。掌握帝国军政大权的人物举行庄严的会议,帝王的冠冕再度一致呈给统领萨路斯特,他第二次拒绝接受所赐予的荣耀。当有人托称父亲的德行可以使其子获得恩惠,统领就用公正无私的爱国心坚持到底,正告所有的选举人,一位是衰弱的老人而另一位是没有经验的青年,无力担负统治国家的重责大任。接着提出几位候选人,他们的性格作风或工作表现受到质疑,在权衡各种状况后,陆续遭到否决。等到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的名字被宣布,这位军官的功绩受到全体与会人士的赞许,投票结果获得一致通过,连萨路斯特也诚挚认可。瓦伦提尼安^④是格拉提安(Gratian)伯爵的儿子,伯爵是潘诺尼亚地方西巴利斯(Cibaliss)河的土著,出身寒微,力气惊人又武艺高强,晋升为阿非利加和不列颠的军事指挥官,带着丰富财产从军中退休,难免让人对他的操守说闲话。不过凭着格拉提安在军中的阶级和经历,对儿子的事业发展有很大帮助,有机会显示自己的真才实学,在晋升方面优于

① 克利索斯托这位基督教的演说家举出极为著名的不幸例子,想用来安慰这位寡妇,说他这一生受到九位皇帝的统治(包括加卢斯凯撒在内),只有两位寿终正寝(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提乌斯),像这种话听了只有使人更加难过。

② 只有十天时间用来行军和选举看来不够,也可能处于这种状况:(1)将领带着随员和传令,可紧急使用公家驿站;(2)部队都停留在附近城市,可分为几个不同的行军梯队兼程赶路。可能纵队的先头抵达尼斯,后卫还停在安卡拉。

③ 菲罗斯托杰斯像是获得一些奇特而可信的消息,把选择瓦伦提尼安归功于统领萨路斯特、主将阿林苏斯、内廷伯爵达迦莱法斯和贵族达提阿努斯(Datianus),他们在安卡拉可以发挥最大的影响。

④ 阿米阿努斯和小维克托对瓦伦提尼安提供非常详细的描述,自然是在开始统治之前的模样。

同侪。

瓦伦提尼安身材修长,举止优雅,态度端庄,刚毅的面容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信心,让人印象深刻,使朋友油然而生敬重之感,仇敌难免怀有畏惧之心。身为格拉提安之子继承其父的最大优点,就是有强壮而健康的体格,使得无畏的勇气能发挥最大效果,养成纯真和自制的习性,约束私情欲念,发挥天赋才能。瓦伦提尼安不仅自重自爱,也获得国人的尊敬。他从小喜爱军人生活,不愿咬文嚼字附庸风雅,对于希腊文和修辞学可说是一窍不通,具有演说家的特质,绝不会怯场紧张,能够适应当时的情况,用滔滔不绝的雄辩,表现出胸有成竹的风范。他所研习的法规,全部跟军事纪律和仗阵用兵有关,很快以工作勤奋和要求严格著称,不仅善尽军营的职责,还能排除万难达成任务。尤里安在位时期,他公开藐视正在当红得势的宗教,因而陷身遭到罢黜的险境^①。从他后来的作为看来,瓦伦提尼安的生活不知检点,有时会大胆妄为,所受到的影响是军队的粗鲁习气,而不是基督教的狂热信仰。由于君王赏识他的才干,原谅他的过失,仍旧加以重用^②。他在波斯战争中历经各种状况,又像过去在莱茵河的作战一样,建立骁勇强悍的名声。他在执行重要任务的时候,能不负所望快捷完成使命,赢得约维安的器重,指挥第二梯队盾牌兵担任内卫勤务,从安条克开始行军,抵达安卡拉营区。他在非常突兀的状况下受到召唤,所以就这次选举而言,不可能犯有罪行和先期密谋。他在四十三岁那年,开始全权统治罗马帝国。

大臣和将领在尼斯开会建议的人选还不能算数,除非获得军队众口拥戴的肯定。德高望重的萨路斯特深知人数众多的集会,经常产生意外状况而使预定的人选有所变动,故提议与会人员在就职典礼那一天,不能出现在公众前面,要是违犯就处以死刑。这样做可避免因个人的声名,受到有心人士的拥立而节外生枝,难以善后。然而还是古老的迷信优于一切,由于闰年

^① 瓦伦提尼安在安条克的时候,不得不随着皇帝前去庙宇。有次他殴打一位祭司,因为祭司竟敢要他用净水洁身。这种当着公众挑战权势的行为,倒很像他的个性,但是也不至于严重到被当成把柄,让哲学家马克西穆斯拿来告发,可能还有其他的冒犯行为。

^② 索佐曼和菲罗斯托杰斯都顺便提到,瓦伦提尼安早先有一次被放逐到梅利泰内(Melitene),或者是蒂巴伊斯沙漠。

的关系,使得典礼那天要置闰^①,变成自动增加的日期带来凶兆,大会只有延后直到吉时来临才开始(364年2月26日)。瓦伦提尼安站在高耸的将坛,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最明智的作法,是赞同会议的选择。部队按照军阶环绕在将坛四周,在官兵欢呼雷动声中,对于新登基的皇帝很庄严的授与冠冕和紫袍。就在他伸出手要向全副武装的群众讲话之际,一阵嘈杂的低语突然从队伍中间爆发开来,逐渐增强成为洪亮而迫切的喧嚣,那就是他必须即刻为帝国的共治提名一位共治者。瓦伦提尼安不动声色的镇定态度使场面安静下来,也获得大家的尊敬。然后他向集会人员发表演说:

弟兄们,几分钟前你们有权把我留在默默无闻的地位,是你们依据我过去的表现,经过判断,认为我可以治理帝国,所以推举我登上帝座。那么考虑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现在已是我的责任。与宽广的天地相形下,人类是多么渺小,我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而生命无常,因而对各位的要求我绝不会有婉拒之心,也急切恳求有价值的共治者给予协助。但是要知道双方不和会产生致命危险,抉择一位忠诚的朋友需要周详而审慎的考量,这也是我最关切的事。各位的作为是要善尽本分和有始有终,现在就回到营房去,安静休养身心。按照惯例,新皇登基,各位会得到应有的赏赐^②。

惊讶的部队混合着骄傲、满意和畏惧,承认这才是一位主子的语气。愤怒的叫嚣声音平息下来,鸦雀无声的气氛表示出尊敬的态度。瓦伦提尼安在军团的鹰帜以及骑兵和步兵各种旌旗的围绕之下,摆出军容威武的排场,引导进入尼斯的皇宫。

瓦伦提尼安感觉这件事极为重要,为了防止士兵借故产生草率的拥立行动,召集首长集会讨论。性格直爽的达迦莱法斯简短的表示,最能代表大

^① 阿米阿努斯经常会毫无道理的说些节外生枝的话,好像只有他懂天文学而读者都是傻瓜,事实上琴索里乌斯(Censorinus)和马科罗皮乌斯(Macrobius)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所谓置闰是用来表示凶年是指闰日当天而已,3月的初盈在第六日,通常用来当成闰日就多算一天。

^② 瓦伦提尼安第一次讲话,阿米阿努斯全都记录下来,菲罗斯托杰斯摘录重点和警句。

家的心声,这位军官说道:“贤明的君主,要是你只照顾家庭的利益,那么你有一位兄弟;如果你热爱国家,可以考虑四周最够资格的罗马人。”皇帝压下他的不满,但是没有改变心意,开始缓慢的行程,从尼斯经尼科米底亚到君士坦丁堡。就在首都的一处郊区^①,他把奥古斯都的头衔授与自己的弟弟瓦伦斯(Valens),是他登基以后的第三十天(364年3月28日)。现在就是最有胆识的爱国分子也很清楚,他们的反对于国家毫无好处,倒是会给自己带来生命的危险。皇帝的绝对意志在宣布以后,只能用无言的屈服表示接受。瓦伦斯当时是三十六岁,从未在军事和民政的职位上一展长才。从他的个性来看,世人无法抱持乐观的看法。他具有的唯一特点,是在瓦伦提尼安的提挈之下,可以保持内部的安宁。他会忠心耿耿满怀感激的依附恩主,在他一生之中不论有任何行动,都会谦卑而愉悦的听命,唯兄长的地位、才智和权势马首是瞻。

三、西罗马和东罗马帝国最后的分治(364 A. D.)

瓦伦提尼安在划分行省之前,先着手改革帝国政府组织。无论哪个阶级的臣民,假若在尤里安统治期间受到伤害或压迫,只要提出公开控告就会受理严办。人们保持沉默可证明萨路斯特统领无瑕的廉洁^②,他也提出恳求希望从政府职位上退休。瓦伦提尼安表示出友谊和尊敬,诚挚的拒绝。在故世皇帝的宠臣中,很多人过去滥用所获的信任,或假借宗教名义图利自己,现在无论是君王施恩或司法的公正,都不可能全身而退^③。宫廷大臣和行省总督有很大部分从现职调开,有些绩效卓越的官员,还是得到另眼相看,没有受到牵连。反对的叫嚣虽非常激烈且满怀义愤,微妙的调查程序不断进行,看来很多地方倒是明智且温和^④。两位君主突然病倒,给新的统治

^① 著名的七里铺(Hebdomon)或称为战神教练场,离开君士坦丁堡的距离是七个斯达底亚,也有人说是七哩。

^② 虽然佐纳拉斯、苏伊达斯和帕斯卡尔编年史都提出很确凿的证据,蒂尔蒙特还是不愿相信这个故事。

^③ 欧纳庇乌斯很高兴马克西穆斯受到折磨,同时还要夸大其辞的报道。然而他认为这个诡辩家也是个术士,身为尤里安恶贯满盈的宠臣也是瓦伦提尼安的仇人,竟然只付很少的罚款就被打发回家去了。

^④ 一般的说法不过是受到罢黜,蒂尔蒙特在调查以后加以反驳。

带来干扰也产生疑虑,幸好他们很快恢复健康。就在初春离开君士坦丁堡,梅迪亚纳(Mediana)的宫殿也是一坚固城堡,距离纳伊苏斯只有三哩远,他们做出罗马帝国分治的严正决定(364年6月)。瓦伦提尼安把东部统领掌管的富裕地区授与他弟弟,从下多瑙河直到波斯边界;在伊利里亚、意大利和高卢统领掌管的地区,经常发生战事,由他亲自统治,范围从希腊的东疆到喀里多尼亚的防壁,再从不列颠的边墙到阿特拉斯山脉的山麓。所有行省的治理按照上述的疆域划分清楚,两个国务会议和宫廷需要加倍的将领和官员,依他们的功勋和地位有所区别,另外是骑兵和步兵都增设七个主将。当这些重要的事务全部在友善的气氛下处理完毕,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最后一次拥抱才分手。西部皇帝把暂时的行宫设置在米兰,东部皇帝回到君士坦丁堡,他的疆域有五十个行省,而他根本不会说民众使用的语言。

四、普罗科皮乌斯在东部叛乱的行动(365 A. D. - 366 A. D.)

东部的平静局面很快被叛乱打破,瓦伦斯的宝座受到一位大胆敌手的攻击而变得岌岌可危。这位祸首是尤里安皇帝的亲戚^①,唯一的过错是名声太高引起猜忌。普罗科皮乌斯的晋升极为快速,出身没落家世的他先是担任军事护民官,然后是司法官,最后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军队的联合指挥官。那位君主还没有子息,公众的看法是他可能成为继承人。还有就是他的朋友之间盛传,说是尤里安在卡雷月神庙的祭坛,私下把皇家的紫袍授与普罗科皮乌斯^②,当然这些话也可能是仇敌在造谣。他用遵守本分和服从负责的态度,尽力化解约维安的猜疑,然后退休带着妻子和家人归隐田园。他在卡帕多细亚行省有庞大产业,像这样与世无争的生活竟然受到干扰。出现一名官员带着一队士兵,奉新即位君王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的名义,派遣前来处理普罗科皮乌斯所涉及的案件。不幸的命运可能使他遭到终生监禁或者是耻辱的死刑,镇定的态度会获得较长的缓刑和光辉的结局。他根本不与官员争辩皇家的命令,只要求给予片刻时间的恩惠,好拥抱哭泣的家人,同

^① 原文所表示的意义并不是姻亲或血亲,普罗科皮乌斯的母亲是尤里安的母亲巴西丽娜(Basilina)和舅舅尤里安伯爵的姊妹。

^② 阿米阿努斯在提及这件传闻时有点支吾其辞,特别注意到普罗科皮乌斯是异教徒,然而宗教信仰对他应有的权利并没有影响。

时用非常丰富的招待,松弛卫兵的警觉。于是他用尽手段逃脱追捕,来到黑海海岸,越过海洋抵达波斯普鲁斯这个国家*^①,在很偏僻的地区停留了几个月,尝尽流离失所和孤独匮乏的痛苦。他那悲哀的心情沉思不幸的灾难,为当前的处境激起更大的忧虑。要是发生任何意外使人得知他的姓名,不守信义的蛮族会毫无顾忌的违犯待客之道。

普罗科皮乌斯感到急躁而绝望,就乘坐航往君士坦丁堡的商船,只能寄望成为统治者才能生存,因为作为一个臣民,已经无法享受安居乐业的生活。一开始他潜伏在比提尼亚乡村,过着埋名隐姓的日子^②,逐渐敢进入首都,把自己的生命和气运全托付给两位忠诚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元老院议员,另一位是宦官。他从获得的信息中了解公共事务的状况,感觉到一线成功的希望。民众间普遍弥漫着不满气氛,他们怀念萨路斯特的公正和能力,他被解除东部统领职务,让很多人愤愤不平;他们藐视瓦伦斯的为人处事,粗鲁又缺乏勇气,软弱又不和善;他们畏惧皇帝的岳父所具有的影响力。彼得洛尼乌斯(Petronius)被封为大公,是个残酷而贪婪的大臣,严厉追缴所有拖欠的贡金,从奥勒良皇帝以来大家一直没有偿付。就篡夺者的图谋叛逆来说,目前局势极为有利。波斯人的敌对行动需要瓦伦斯在叙利亚坐镇,从多瑙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部队都在调动,首都有时驻扎很多士兵,要从这里渡过色雷斯的波斯普鲁斯海峡。有两个支队的高卢部队接受阴谋分子建议,他答应成功后给予他们丰盛赏赐。同时部队对尤里安尊敬之情仍未忘怀,对他无故受到压迫的亲戚,同意支持他的继承权利。第二天清晨支队在靠近安娜斯塔西亚(Anastasia)浴场的地方列阵,普罗科皮乌斯穿着紫袍看来像演员而不是皇帝,如同死中复活一样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士兵已完成接待准备,对着心惊胆战的君王发出欢乐的呼声和忠诚的誓言(365年9月28日)。从邻近地区集合一群强壮的农夫,使得人数增加,声势更为浩大。普罗科皮乌斯在党徒用武力护卫下,陆续掌握法院、元老院和皇宫。在他开始暴动夺取政权的时刻,对于人民在一边袖手旁观而且态度沮丧,感到极为

*^① [译注] 波斯普鲁斯王国位于克里米亚半岛,是罗马帝国的属国,扼亚述海出口,形势险要,与波斯普鲁斯海峡分别在黑海南北两端,相隔甚远,很容易弄混淆。

^② 异端分子优诺米乌斯(Eunomius)的乡间邸宅成为他的藏身处,主人不在场也不知此事,完全没有涉及叛案,他很惊险逃脱死刑的判决,但是活罪难免,被放逐到遥远的毛里塔尼亚边陲地区。

惊慌和恐惧,那是因为民众并不清楚叛乱的原因,也忧虑事变会带来苦难。他的军事力量远超过任何实质上的抵抗,不满分子全部聚集到叛军的旗帜下。穷人激起趁火打劫的希望,富有人家畏惧抢劫才受到裹胁。群众的心理是容易说服而且坚信不疑,革命成功应允会带来好处,结果他们上当受骗,官员都被抓了起来,监狱和军械库被打开,海港的进口和通道也被占领。不到几个钟头,普罗科皮乌斯的地位虽然还未稳固,已经成为皇城独一无二的主人。

篡位者运用勇气和手段,使料想不到的成功获得进一步发展和改善。他非常技巧的传播于己有利的谣言和评论,同时为了迷惑民众,故意接见遥远国家派来的使臣,当然有些是虚构人物。色雷斯各城市以及下多瑙河地区的碉堡,驻扎庞大的军队,逐渐涉入反叛罪行。哥特君王愿意供应君士坦丁堡统治者数千名协防军,更增强他的阵营。普罗科皮乌斯的将领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不费吹灰之力控领比提尼亚和亚细亚没有防卫能力而富裕的行省。位在岛屿上的城市库济库斯倒是尽力防守,但还是屈服在他的势力之下。约维乌斯和海克留斯这两个名声显赫的军团,奉命前来清剿,也投入篡位者的怀抱。他开始征召新兵来增强老兵部队的实力,很快就率领一支军队,无论就数量还是战力而论,可以与相互竞争的伟大对手处于势均力敌的局面。霍尔米斯达斯的儿子^①是位活力充沛而又精明能干的青年,不惜以尊贵的身分拔剑反对东部合法的皇帝。这位波斯王子立刻被授与罗马代行执政官这个古老而特别的职位。福斯蒂娜(Faustina)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遗孀,与篡位者联姻,把自己和女儿交到他手中,更增加起事的地位和声望。君士坦提娅(Constantia)公主大约有五岁,坐在舁床上随着部队行军,被后父抱着在武装人员的集会中亮相。等她经过陈列的队伍,激起士兵的侧隐之心油然而生英勇的气概^②,回想起当年君士坦丁家族的光荣,他们在效忠的欢呼声中,誓言要捍卫皇室幼女的权利,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

就在此时,瓦伦提尼安接获东部发生叛乱的可疑信息,已提高警觉,但

^① 波斯王子的地位和安全都没受影响,后来还出任比提尼亚的总督。我不知道萨珊家族在帝国是否兴旺发达,子孙绵延不绝,倒是发现有位教皇名叫霍尔米斯达斯(514 A. D.),他的本籍是意大利的弗鲁西诺(Frusino)。

^② 这位年幼的叛徒后来成为格拉提安皇帝的妻子,年轻时去世也没有子女。

是又感到非常困惑。日耳曼战争的危机迫得他只能关心自己疆域的安全,每一处通信管道不是中断就是讹传。他所听到的谣言满天飞,更是感到焦虑,说是瓦伦斯战败死亡,留下普罗科皮乌斯单独成为东部的主人。其实瓦伦斯还好好活着,在凯撒里亚接到叛变的信息,基本上他对生命和前途已感到绝望,要提出与篡夺者谈判的建议,私下打算在必要时为了保命可以逊位。怯懦的国君因大臣的坚持免于耻辱和毁灭,现在上下一心决定从事内战。萨路斯特在承平时被免除职位毫无怨言,等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就自告奋勇要负起辛劳而危险的任务。德高望重的大臣恢复原职出任东部统领,这是瓦伦斯所采取的第一步措施,表示他的悔恨,使人民感到满意。普罗科皮乌斯的统治所能获得的支持,是来自军队的势力和行省的顺从。很多地方的文职或军职官员,不论是出于责任或利益考量,尽力使自己不要涉入叛乱的罪行,或是找机会背弃篡夺者的阵营。卢庇西努斯(Lupicinus)率领叙利亚的军团,用急行军前来援救瓦伦斯。阿林苏斯的武艺、英俊和骁勇在当代英雄人物中可谓首屈一指,用小部队攻击数量占优势的叛党。当他看到士兵的面孔很熟,过去曾在他的麾下服务,就大声叫唤他们赶快投诚,并将造反的头目抓住带过来,这完全是他的才华出众能让人信服,通常对方都会遵从这种极不寻常的命令^①。阿尔贝提奥(Arbetio)是君士坦丁大帝麾下身经百战的老将,曾经出任执政官而名重一时,受到劝说从隐退生活出马,再度领军赶赴战场。在激战之中他平静的取下头盔,露出满头白发和衰老面孔,在子弟和战友的亲切叫唤声中,普罗科皮乌斯的士兵发出致敬的欢呼。他向他们规劝,不要支持可鄙僭主毫无希望的举事,要追随他们的老指挥官,一定会领导他们获得荣誉和胜利。在塞阿提拉(Thyatira)^②和纳科利亚(Nacolia)的两场接战中,部队受到背叛军官的影响和指使,抛弃命运乖戾的普罗科皮乌斯。篡夺者在弗里吉亚的森林和山区流窜一段时间,被丧失前途的党徒出卖,擒送到御营立即斩首(366年5月28日)。普罗科皮乌斯

① 阿林苏斯力大无穷而且容貌英俊,被圣巴西尔誉为当代的赫尔克里士,说是神创造他要当做人伦无与伦比的模范。画家和雕塑家也无法表现出如此美好的形体,当他们提到他的功勋,就连历史学家也难以置信。

② 虽然是同一处战场,阿米阿努斯说是在吕西亚(Lycia),而佐西穆斯把它放在塞阿提拉,两地相距150哩。塞阿提拉有一条河名叫吕科(Lyco),抄写员很容易弄错,把毫无名气的河流变成众所周知的行省。

遭到失败僭主同样的下场,这是战胜君王在合法审判的形式下所实施的残酷行为,激起人们的怜悯和义愤^①。

五、严厉取缔魔法和暴虐的恶行(364 A. D. - 375 A. D.)

上述行动都是专制和反叛的必然后果。在两兄弟统治下,罗马和安条克对运用魔法的罪行,展开如火如荼的调查和雷厉风行的惩罚(373 A. D.),可以解释成天国的烦恼和人世的堕落最为适当的征兆^②。在当前这个时代,最让我们直言无讳感到骄傲的事,莫过于欧洲最文明的区域,已经废止这种残酷和可憎的偏见^③。过去这些偏见曾在整个世界肆虐,还涉及所有宗教观念的各个体系^④。罗马世界的民族和教派,全都相信而且痛恨“阴间的法术”^⑤,认为它可以控制自然的运行和人类的心灵。他们畏惧符咒的经文、奇妙的草药和邪恶的仪式所具有的神秘力量,能够取人性命也能起死回生,激发心灵的热烈情绪,破坏人类创造的成果,迫使恶魔吐露未来的秘密。他们怀着矛盾的心情,相信那些满面皱纹的女巫和到处巡行的术士,虽然在贫贱和不齿中度过卑微的一生,却因害人利己的极度可厌动机,在空中、地面和阴世的超自然疆域发生很大的作用^⑥。社会的舆论和罗马的法律同样在指责魔法奇术,他们期盼满足人心最迫切的激情,所以形成的现象是愈禁愈

① 阿米阿努斯和佐西穆斯都提到普罗科皮乌斯的冒险、篡夺和失败,叙述很有条理,而两人并没有矛盾之处。提米斯提乌斯增加一些卑劣的颂辞,欧纳庇乌斯倒是恶意讽刺一番。

② 利巴尼乌斯为民众的暴乱感到悲痛(犯事的人被处死以后),倒没责怪皇帝的公正。

③ 当代的法国和英国律师承认巫术的理论,但是否认施术的行为。个人的理性通常胜过公众的智慧,所以孟德斯鸠校长公开驳斥魔法的存在。

④ 鹿特丹怀疑论者的习惯,是用放任的知识和鲜明的才智,把这些体系全部很怪异的弄成一盘大杂烩。

⑤ 异教徒认为魔法有好有坏要辨别它的正邪,不可以含糊区分作为辩护之辞,来对抗贝尔(Bayle)非常严苛的逻辑。因此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体系里,所有的魔鬼都是地狱的精灵,只要与他们发生任何交往,都是偶像崇拜和背教变节,应该处死受到永恒的诅咒。

⑥ 贺拉斯笔下的康妮迪亚(Canidia)是一位民间传说的女巫;卢坎(Lucan, Marius Annaeus Lucanus, 39 A. D. - 65 A. D., 罗马叙事诗诗人)对艾瑞克梭(Erictho)的描写冗长得令人生厌,有的地方倒是非常精彩:她叱责复仇三女神的延迟误事,威胁要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宣布她们的真名,揭露冥神赫卡特像魔鬼一样的面容,求助留存在地狱深处的神秘力量。

烈。有一种基于想象的原因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带来很大的灾难,那就是有人在暗中预测皇帝的死亡或阴谋的成功。要是考虑产生的效用,就会鼓动野心分子的希望,解除忠诚誓言的束缚,使得魔法涉及大逆不道和亵渎神圣,成为十恶不赦的罪行^①。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恐惧会扰乱社会的安宁和个人的幸福,就像不会伤人的火焰一样,可以逐渐溶化蜡制的人像。被恶意锁定的目标受到惊吓,胡思乱想,火焰就可以获得无与伦比和为害甚烈的力量。草药泡制的饮料,认为可以汲取超自然的影响力,当做毒药使用极为方便,愚蠢的人类有时成为最凶残的罪恶所利用的工具,或者拿来作为掩饰的面罩。

瓦伦斯和瓦伦提尼安的大臣暗中指使,立刻使得告发者大肆活动。在上者表明不会拒绝罗织的控诉,何况这种罪行几乎是无所不在。虽然定罪的条文就量刑的标准而言并不严重,在虔诚但过度严苛的君士坦丁最近的判决中,仍然以死刑作为唯一的惩罚。这种死罪是把叛逆、魔法、下毒和通奸全部毫无条理的混杂一起,对于有罪和无辜、赦免或加重的认定完全没有限制,要看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基于个人的情绪,无论是愤怒还是谬误,做出最后的裁决。大臣很容易发现,宫廷可以根据各个法庭提供判处死刑的人数,用来评估他们办案的勤奋和能力。他们并不是不愿做出无罪开释的判决,他们热中于炮制伪证和来自酷刑的证据,用莫须有的指控套在最受尊敬的人员身上。调查的过程为刑事起诉找出新的项目,即使无耻大胆的告发者提出的谎言查明清楚,也只是无罪加以饬回。可怜的受害人在发觉真正或推定的同谋以后,很少获得允许可以接受可耻的代价,那就是说自己送命还不够,必须株连更多的人员。从意大利和亚细亚遥远的边疆,不论是青年还是老人,都被锁在铁链上拖进罗马和安条克的法庭,元老院议员、贵妇人和哲学家惨死在羞辱而暴虐的酷刑之下。有些被指派看管监牢的士兵,带着怜悯而气愤的怨言提到,如果这么一大群囚犯要想逃走或激起抗拒,他们的人数不足难以应付。最富有的家庭因罚款和籍没而破产,最清白无辜的市民也为自己的安全而颤栗。我们可以为这些罪孽的为害之烈提出一些概念,古代有位作家非常肯定的断言,在很多令人憎恶的行省里,囚徒、流人和

^① 扶乩在安条克属于罪行,会引起宗教迫害。一个很神奇的三足鼎里排列二十四字母,把一个转动的小环放在中间,会指出其中四个字母,就是未来皇帝的名字。

逃犯在居民中占最大部分^①。

塔西佗叙述无辜和卓越的罗马人被处死,牺牲在最早那些凯撒的残酷暴政之下。历史学家的手法和受害人员的功绩,在我们的心头激起鲜明的情绪,感到恐惧、钦佩和怜悯。阿米阿努斯用庸俗毫无特色的笔调,描绘双手沾满鲜血的人物,极为详尽而冗长,使人读之生厌。我们的意图不再着重在自由和奴役、伟大和悲惨的对比,只想提及这两兄弟统治时期,用令人感到羞辱的手段,在罗马和安条克的处决所带来的恐怖状况(364 A. D. - 375 A. D.)。至于这两个皇帝的性格,瓦伦斯是怯懦胆小^②而瓦伦提尼安是暴躁易怒。瓦伦斯在位的统治原则就是处心积虑关切个人的安全,当他还是臣民的时候,带着惊惧的敬畏之心,亲吻在上位者的手;一旦身登大宝,就期望人民像他过去那样,对皇帝充满惧意,为了忍辱保生永远降服。瓦伦斯的宠臣用豪夺的手段和籍没的特权来弄钱发财,他本人非常节俭没有贪婪的意念^③。这些人鼓起如簧之舌向他进言:其一,任何叛逆案,涉嫌就是证据;其二,权力的最大祸害是会产生不良意图;其三,图谋未遂的罪行并不轻于已遂的行动;其四,任何臣民威胁到君王的安全,干扰君王的起居,生命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瓦伦提尼安的判断有时会受到蒙骗,让他的自信受挫,告发者用危言耸听的手法,只会让他产生警惕之心而更为坚毅不移,就用藐视的笑容使告发者保持沉默。他们赞誉他能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然而皇帝讲求司法公正,很容易受到误导,认为仁慈是软弱的表现,忿怒倒是至高的德操。瓦伦提尼安有积极进取的伟大抱负,一生都在不断的奋斗,克服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对于曾经损害到他的人不会法外施恩,对侮辱他的人更是睚眦必报。要是有人指责他行事过于谨慎,他勇往直前的精神更值得赞扬。事实上就是傲慢而有莫大权势的将领,一旦激起奋不顾身的士兵产生愤怒之心,就会带

① 阿米阿努斯和佐西穆斯都提到罗马和安条克残酷的宗教迫害,有的地方可能夸大其辞;哲学家马克西穆斯涉及施展魔法的起诉,得到公平的判决;年轻的克利索斯托偶而发现一本禁书,使他受害匪浅。

② 小维克托提到瓦伦斯,就说他胆小如鼠,然而他率领军队倒是还算果断,和一般人差不多。这位历史学家一直认为他虽然容易发怒,但是没有害人之心。

③ 我认为瓦伦斯并没有贪婪的恶习,他的手下人应受到指责。一般而言都是大臣比国王更喜敛财,由于君主有绝对的所有权,所以对这方面的要求不会很急切。

来流血五步的后果,因此他们会感到戒慎恐惧。在他成为世界霸主以后,很不幸把重要的原则忘掉,那就是阻碍都可排除,勇气克服困难,凡事要合情合理,对人要宽宏大量。现在只要臣下让他感到不满,或是无意中使他感到不快,就任凭自己发泄狂暴的情绪。不论是管理皇室还是帝国,那怕是轻微的触犯和顶撞,甚至有些是纯属想当然耳,像是一句逆耳的回话、一件意外的疏失、一次无心的迟误,所受到的惩罚是立即判处死刑。西部皇帝经常冲口而出的话是:“砍掉他的头”、“把他活活烧死”、“用乱棍把他打死”^①。就是最有权势的大臣都非常清楚,对于他那血腥的命令不能稍加争辩或延迟,否则会让自已受到抗命的罪行和惩罚。这种野蛮的审判是他得意之作,瓦伦提尼安养成冷酷作风,毫无恻隐之心和悔恨之意,突然产生的激情更证实暴虐的习性^②。他观看刑求和处死犯人所产生的剧烈痛苦时,不仅泰然自若且感到满足。对那些有同样脾气臭味相投的手下,只要忠心耿耿就会受到重用和友谊。马克西明(Maximin)功在杀戮罗马的贵族家庭,于是赐予皇家称号作报酬,出任高卢的统领。瓦伦提尼安养有两只凶狠巨大的熊,以封号“纯纯”(Innocence)和“小金”(Mica Aurea)而知名,像马克西明一样受到宠爱,把它们当成信任的侍卫,住的笼子靠近寝宫。他经常带着愉快的心情,把罪犯丢进去引起狂怒的咆哮,看着野兽撕开血淋淋的肢体吞吃下去。罗马皇帝会小心检查它们的饮食和训练状况,“纯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效劳,获得退役的荣誉,这只忠诚的野兽在原来的森林里恢复自由。

六、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宽容政策的颁行(364 A. D. - 375 A. D.)

罗马帝国反映出平静时刻的状况,那是瓦伦斯的内心不感受到恐惧的威胁,或者是瓦伦提尼安已经压制住狂暴的脾气。暴君只要恢复正常的情

① 瓦伦提尼安有时会拿“处死”来开玩笑,变成他的口头禅。有一个管狗的家伙不小心放走一只斯巴达猎犬,还有一个甲冑匠制造一套华丽的胸甲但重量不合标准,都成为他暴怒下的牺牲品。

② 米兰的无辜受害者是一位代理人和三位执法官,瓦伦提尼安在判处他们死罪之时,表示已发出合法传票。阿米阿努斯有怪异的想法,认为凡是被不公正处决的人都会受到民众敬重,就像基督徒的殉教者一样。他那公正无私的沉默无法让人相信,位高权重的寝宫总管罗德努斯(Rhodanus),受到牵连竟被活活烧死。

绪,至少在作为上像是国家君父。西部皇帝运用大公无私的决断,能够清楚的考量到自己和公众的利益,然后锲而不舍的全力以赴;至于东部皇帝完全拿他兄长当榜样,亦步亦趋跟着仿效,有时明智而仁慈的萨路斯特统领会给予指导。两位君主在位期间都能保持节约和简朴的习性,宫廷的生活享受并未使人民感到羞惭或叹息。他们逐渐改革君士坦丁时代许多腐败和放纵的行为,合理的采用并改进尤里安和继承人的构想,展示出守法的风格和精神,使后代子孙对他们的为政之道有更高的评价。我们期望君王关心臣民的福利,看起来这种方式不像身为“纯纯”的主人应有的作风,瓦伦提尼安怎么会责备遗弃新生婴儿的不法行为,同时在罗马的十四个区设置十四个技术高明的医生,供应薪水和特定的权利。这名大字不识的士兵基于良知设立用途广泛的机关,用来教育青年和支持已衰微的科学。他的目标是在每一个行省的都会区,都要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修辞学和文法课程。学校的规模和地位要与城市的重要性相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学院更要卓越和突出。瓦伦提尼安的诏书文辞优美,从留下的残本看来,君士坦丁堡的学院还不够完善,后来设置规章逐渐改进。不同的学习科门一共有三十一位教授,其中有一位哲学家、二位律师、五位诡辩家、十位希腊语文法教授、三位演说学以及十位拉丁语文法教授。此外还有七位抄写员,通常称为古文家,用笔墨辛勤的工作,制成古典作家的各种正确抄本,供应公立图书馆的需要。设定管理学生的各项规则都很严格,对于现代的大学提供最早的纲要和教育的方式,入校要有原籍地方官员所颁发的证书,公家登记的资料上注记姓名、职业和出生地点。用功的青年严格禁止在饮宴和剧院浪费时间,教育的期间限制在二十岁以内,为了责罚怠惰和不听管教的学生,授权城市的郡守可以鞭打或开除。郡守也要直接对御前大臣提出年度报告,评鉴学者的能力可以推荐为国家服务。

瓦伦提尼安所设定的制度,对于国家的和平与社会的富裕有很大的贡献。那就是创立辩护士来维护城市的权益,经过自由的选举获得,功能等于是人民的护民官和律师,在民事官员的法庭前面保障权利和陈述冤曲,甚至可以上诉到皇帝的御座。两位君主对财务的管理非常尽心,长久以来不积私产而且极为俭省,在收取和支用国家岁入方面,只有内行人才能看出东部和西部的政府稍有不同。瓦伦斯听从大臣的建言,只有受到公众的压力,皇家才可以不惜经费大量供应所需。同时他不会好大喜功,要确保国家万年

之基,只是发生实际的灾难才尽力而为。因此他不要增加税额,要知道在过去四十年,税收已经逐渐调高两倍之多,就在他登基的第一年,将东部的贡金减低四分之一^①。瓦伦提尼安对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倒是不太注意也不甚操心。他改进政府会计和财政的浮滥现象,毫无顾忌的征收私人财产的大部分收益,认为财富与其拿来让个人过奢侈的生活,不如用来使国家得到防卫和进步更为有利。东部的臣民享受到当前的福利,赞颂君王赐给他们恩惠;瓦伦提尼安让后世的子孙感受到实质的勋绩,从外表看来倒不会目眩神迷^②。

瓦伦提尼安性格中最足以令人称道的一面,是在宗教竞争的时代始终保持坚定而有节制的公正无私。他在经过研究以后产生很强烈的理念,因为对神学的无知再加上心灵并未腐化,所以拒绝就微妙的问题进行神学的争论,只是表现出尊敬的态度置身事外。统治尘世使他提高警惕也能满足野心,他记得自己是教会的信徒,更不会忘记自己是教士的君主。当背教者在位之时,他表露出热心敬仰基督教的态度,因之他允许臣民有他自己所拥有的权利。一位君王所同意的普遍宽容原则,大家非常感激的接受并且深具信心,每个人都能满足于宗教的热情,毋须恐惧和掩饰。所有的异教徒、犹太人和承认基督神性的教派,都可以获得法律的保护,免于专制的压迫或公众的侮辱。瓦伦提尼安并不禁止任何形式的崇拜,除了那些秘密和有罪的行径,假借宗教之名在暗中进行邪恶和脱序的勾当,于是非常严厉的取缔魔法,施以残酷的惩罚。皇帝用正式的鉴别来保护古老的占卜术,只要经过元老院的核准,由托斯卡纳的肠卜官来施作。他指责在夜晚进行纵情声色的献祭行为,连有理性的异教徒也都深表赞同。他立即批准普雷提克塔图斯(Praetextatus)的请愿,这位亚该亚的总督特别提出说明,要是剥夺希腊人在埃琉西斯秘密仪式里极为珍贵的祝辞,他们会畏惧灾祸从天而降,使生活受到影响。人类的内心潜伏着宗教狂热的致命原则,只有哲学夸口(也不过是哲学的吹嘘而已)可以用温和的手段加以根除。这个阶段有十二年的

① 提米提乌斯的整篇演说充满阿谀之辞,完全是卖弄学问的陈腔滥调,抵不上阿米阿努斯三行颂扬的表述。口齿伶俐的托马斯百无聊赖,竟然赞许提米提乌斯的德行和才华,说他是那个时代中不可多得的人物。

② 瓦伦提尼安匡正很多擅权浪费的恶习,倒是值得接受后人的嘉许,但是也有人批评他的节俭,有些地方就可称为贪婪。

休战,是在瓦伦提尼安政府的强迫之下不得不尔。这种明智而果断的做法,使得宗教的派系暂时中止相互伤害的争执,减轻双方的偏见和敌对的行为。

七、瓦伦斯偏袒阿里乌斯派的宗教迫害(367 A. D. - 378 A. D.)

宽容的赞助者瓦伦提尼安很不幸离开发生激烈争论的地点实在太远。西部的基督徒很快能从里米尼信条的罗网中脱身,满心欢愉回复到正统信仰的安宁状态,还有少数的阿里乌斯派信徒留存在西米乌姆和米兰,被认为只是轻视的对象而非泄愤目标。在东部各行省,从黑海之滨直到蒂巴伊斯沙漠,敌对教派之间的实力和人数几乎达成平衡,因为势均力敌的缘故,反而无法和平协商,只能永无休止的笼罩宗教战争的恐怖。教士和主教用恶毒的咒骂进行争辩,有时会大打出手。阿塔纳修斯仍统治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的宝座落在阿里乌斯派高级教士手里,每次主教出缺就会引起群众暴乱。本体同一论的声势大增,有五十九位马其顿派主教的认同以示修好。这些人也称为半阿里乌斯派,他们在私下对圣灵神格抱着勉强认同的态度,使得正统教会凯旋的风光大为失色。瓦伦斯在登基的头一年,公开宣布要仿效皇兄不偏不倚的行事作风,对阿里乌斯派信徒而言是很重要的胜利。这两兄弟在私人生活里还保持新加入者的身分,瓦伦斯的虔诚信仰促使他请求施洗。就在他出发亲身涉险从事哥特人战争前,自然将这件事交给皇都的主教优多克苏斯(Eudoxus)来办理^①。

要是一位无知的君王,被本堂神父灌输异端邪说的神学教义,那么他的过失和罪行是错误抉择不可避免的结果。不论皇帝基于何种原因做出这项决定,都会触犯基督徒臣民中人数最多的教派。就像本体同一论和阿里乌斯派这两边领袖人物的看法,要是他们不能统治,就等于遭到最残酷的伤害和压迫。瓦伦斯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以后,最感为难之处在如何保持公正无私的德行和名声。他不像君士坦丁喜欢浪得虚名,对深奥的神学也没兴趣。他的思想单纯且尊敬优多克苏斯传授的教义,于是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听

^① 优多克苏斯的个性温和而软弱,当他给瓦伦斯施洗时已经是老耄之龄,后来成为博学而虔诚的殉教者,早在五十五年前就在琉善(Lucian, 120 A. D. - 180 A. D., 希腊修辞学家和讽刺作家)门下研究神学。

从教会的指导。在受到权威人士的影响以后,促使他将阿塔纳修斯视为异端派系,重新导正回归纯正信仰的主流。瓦伦斯在开始时可怜他们的盲目无知,慢慢为他们的冥顽固执所激怒,逐渐憎恶这些教徒,因为他们把他当成痛恨的对象^①。瓦伦斯怯懦的心灵一直摇摆不定,那些跟他熟悉的人会在谈话中左右他的行为。在专制的宫廷经常把放逐和监禁平民,当成施惠笼络有势力教派的手段。因而这种惩处落在本体同一论教派的领袖人物头上,加上君士坦丁堡的灾难事件,有八十位神职人员遭遇意外烧死在船上,归罪于皇帝和手下阿里乌斯派大臣的残酷和预谋。每一次的冲突,天主教徒(要是我们可以预先使用这个称呼的话)都要为自己的过失和对手的计谋,付出银铛入狱的代价。每一次的选举,阿里乌斯派的候选人总能占上风。要是他们受到大多数人民的反对,通常会得到地方官员凭着职权所给予的支持,甚至动用军方势力来威胁恫吓。阿塔纳修斯的仇敌趁他衰老施加打击和骚扰,于是他暂时退隐到父亲的墓园,被人当成第五次放逐而大肆庆祝。一大群民众激起宗教的狂热,急忙拿起武器威胁统领。总主教的统治长达四十七年,心满意足在和平与荣耀中结束他的一生(373年5月2日)。阿塔纳修斯的逝世等于在埃及发出宗教迫害的信号。瓦伦斯的异教徒大臣费尽力气,将一无是处的卢西乌斯(Lucius)推上总主教宝座,用基督教教友的生命和苦难,换取优势教派的支持。对异教徒和犹太人的宽容精神让正统派教徒悲叹不已,等于加重他们的灾难,也加重东部邪恶暴君的罪行^②。

正统教派的最后胜利使瓦伦斯背上宗教迫害的污名,这位君王到底是为善为恶,还是弄不清楚,因为他不懂教义且个性软弱,没人愿意花工夫对他写《护教申辩书》。倒是发现有些疑点,瓦伦斯负责教会事务的大臣,在很多地方独断专行,让主子背黑锅。由于对立的教派基于义愤且不了解状况,把事情真相夸大或误传^③。

其一,瓦伦提尼安保持沉默可联想到可能的论点,即瓦伦斯在所属行省实施的偏袒行为,相对于已建立的宗教宽容政策而言,只是一时偏离正轨,

① 格列高利·纳齐安赞责骂阿里乌斯派的迫害作风,是错谬和异端的必然征兆。

② 从苏格拉底、索佐曼、狄奥多里特的著作和蒂尔蒙特大量编纂的书刊中,描绘出瓦伦斯在位时教会管理的大致轮廓。

③ 乔廷(Jortin)博士不仅觉察到一些可疑之处,同时也暗示问题何在。

根本微不足道。明智的历史学家赞誉兄长没有发脾气,不认为需把东部的残酷迫害,拿来对比西部的宁静无事^①。

其二,不论怎么相信含糊而隐约的报告,瓦伦斯的品格或行为在个人记录中看得很清楚。提到的资料与善于雄辩的巴西尔有关,这位凯撒里亚的总主教接替阿塔纳修斯,是支持三位一体论的主要负责人^②。巴西尔的朋友或仰慕者对此有详尽的叙述,我们要是剥去修辞和奇迹这层厚重外衣,就会感到极为惊奇,想不到这个阿里乌斯派的暴君竟会有宽大的胸怀。瓦伦斯钦佩巴西尔的坚定,同时感到忧虑,若运用武力镇压,会在卡帕多细亚行省引起全面叛乱。总主教用绝不屈服的高傲态度断言,基于他的良心和地位,完全诚实无虚。皇帝在主教座堂很虔诚的奉行庄严的服务,并没有发布放逐的判决,相反的是捐出一大笔值钱的土地来盖医院,巴西尔后来设置在凯撒里亚地区^③。

其三,我没有发现瓦伦斯发布任何法条用来对付阿塔纳修斯派信徒(就像狄奥多西后来制定法律对付阿里乌斯派一样),就是诏书激起非常强烈的器闹,也不应受到如此严苛的指责。皇帝提到有些臣民妄自菲薄,以宗教作借口掩饰怠惰习性,要到埃及加入僧侣的行列。他命令东方伯爵将他们从隔绝之地抓回去,强制这些遁世者接受公平的选择,要就是宣布放弃世俗的所有权,再不然就要克尽男子和市民的公众责任^④。瓦伦斯的大臣要将这种精神用刑事法规来表示,主张有权征召年轻强健的僧侣到皇家军队服役。一支骑兵和步兵分遣队包含三千人马,从亚历山大里亚出发进入邻近的尼特里亚(Nitria)沙漠,那里居住五千僧侣。因而传出

① 这种评述非常明显而有力,奥罗修斯等到瓦伦提尼安逝世后,才开始发起宗教迫害。另一方面,苏格拉底认为是提米斯提乌斯在374年,发表富于哲理的演说,用较为和缓的语气加以说明而已。这种矛盾的现象,使瓦伦斯的宗教迫害看起来就不会那样证据确凿,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② 蒂尔蒙特从两位格列高利的颂辞中摘录最可信的情节,这两位格列高利一位是巴西尔的兄弟而另一位是朋友,于是我在简化以后再加采用,至于巴西尔的信函倒是没有提到活灵活现的宗教迫害。

③ 高贵的慈善事业兴建规模庞大的基础工程(几乎像一座新的城市),伟大之处比得上埃及的金字塔或者是巴比伦的城墙,更重要的是它用来收容麻风病人。

④ 戈德弗罗伊执行评论家和辩护者的任务,蒂尔蒙特用法外开恩的说辞,为正统教派的朋友脱罪,说他误用瓦伦斯的诏书,压制自由选择的权利。

士兵接受阿里乌斯派教士的指使,很多传教士不服从君王的命令惨遭屠杀^①。

八、政教合一制度及对教会的严格要求(366 A. D. - 384 A. D.)

现代的立法者运用智慧制定严格的规定,限制教士敛财和贪婪的行为,主要是渊源于瓦伦提尼安的先例(370 A. D.)。他颁给罗马主教达马苏斯(Damasus)的诏书^②要在城市的教堂公开宣读,儆戒传教士和僧侣不得常去寡妇和处女的家屋,提出警告要是违犯就送民庭法官给予谴责。神职人员不得从慷慨的“属灵女儿”的手里接受任何礼物、遗物和继承产业,凡是遗嘱违背诏书,一律不具法定效力,非法的赠与没收送缴国库。后续的规定有类似的条款,将修女和主教包括在内,所有教会阶层的人员均不得收受任何遗赠物品,严格限定自然与合法的继承权利。瓦伦提尼安像是监护人一样掌管家庭的幸福和慈爱,用严厉的方法来遏阻正在成长的恶行。在帝国的首都,贵族和富豪人家的妇女分到极为丰盛的自主家财,其中有很多是虔诚的基督徒,不仅保持冷静的心灵相信教义,而且怀抱着极为热切的爱慕之情,甚至成为流行的风尚。她们舍弃服饰和奢华所带来的愉悦,为了赞誉贞节牺牲婚姻生活的闺房之乐。有些传教士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打着主意去指导她们羞怯的天性,使空虚的芳心有所寄托。于是她们很快给予无限的信任,通常会为骗子和神棍趁机滥用。这些人来自东部的边陲之地,在华丽的剧院享受僧侣生涯才能得到的特权。他们无视于世俗礼法,逐渐获得满足异性的长处,就有年轻美貌的妇女投怀送抱,享受富埒王侯的生活,像元老家庭那样受到奴隶、自由奴和部从的服侍。

罗马贵妇万贯家财因任意的施舍和昂贵的朝圣耗用殆尽,手腕高明的僧侣在“属灵女儿”的遗嘱上名列首位,或者成为唯一的“受益人”。他

^① 埃及的僧侣施展很多神迹,用来证明他们的信仰真实不虚,乔廷说得很对,但是如何去证明神迹的真实不虚?

^② 戈德弗罗伊效法巴罗尼乌斯,对于这个重要法规,保持公正的态度,搜集很多神父对此题材发表的说法。过了很久直到12世纪,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 II)大帝、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及其他的基督教君主,也恢复这种作风来约束教士。

们打着伪善的面孔,恬不知耻的宣称,自己是慈善事业的工具,也是救济贫民的大管事。这是有利可图而又极不光彩的行业^①,有些教士甚至使用手法欺骗合法的继承人,就是在迷信流行的时代也会激起人们的气愤。两位最有名望的拉丁神父诚挚的承认,瓦伦提尼安的诏书虽令人感到羞辱但确有必要。基督教教士应失去这种特权所带来的好处,让演员、赛车手和崇拜偶像的神棍仍旧享用。立法者的智慧和权势,对付既得利益者无所不用其极的伎俩,倒是很少能占到上风。杰罗姆和安布罗斯对无效而有益的法律,很有耐心抱着默许的态度。要是神职人员受到制止不能追求个人的报酬,就会尽心尽力增加教会的财富,获得更大的声誉。他们存在于内心的贪念因目标的改变而受到尊重,升华成为虔诚的行为或爱国的举动。

瓦伦提尼安公布法律规定,迫得罗马主教达马苏斯要指责教士的贪婪。达马苏斯为人善良,能掌握很好的机会,曾网罗博学多才的杰罗姆为他服务,杰罗姆不仅热心而且成效优异。心存感激的圣徒对于这位很难界定的人物^②,称赞他的功绩和纯洁。罗马教会在瓦伦提尼安和达马苏斯的统治之下,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很奇怪的提到教士所犯的恶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天理不容。他用公正的态度写出下述文字:

行政长官尤维提乌斯(Juventius)带来和平与富裕,发狂的人民引起血腥的暴动,立刻扰乱安宁的统治。热中权势的达马苏斯和乌尔西努斯(Ursinus)争夺主教的职位,已经超越人类野心的正常尺度。他们用狂怒的党派进行斗争,追随双方的信徒在口角中发生重大的伤亡。统领没有能力阻止或安抚骚动,受到强大暴力的逼迫只有退到郊区。达马苏斯占上风,他的党派最后获得胜利,基督徒用来宗教集会的西西

① 要是比较杰罗姆激烈的抨击,我的表达方式可说非常节制而且不动肝火。反过来说,杰罗姆受控犯下他指责教士弟兄同样的罪行,不仅是亵渎神圣而且还会变幻为狼人,公开控诉他是寡妇保拉的爱人。毫无疑问他同时获得母亲和女儿两人的爱慕,但是他宣称从未滥用这种影响力,来达成自私和情欲的目的。

② 杰罗姆用极为推崇的几句评语,就洗刷掉他所有的污点,连蒂尔蒙特虔诚的眼睛也被蒙蔽。

尼努斯(Sicininus)主座教堂^①,里面发现一百三十七具尸体^②。在恢复惯有的平静以前,民众的内心还是愤怒不已。当我考量到首都是如此的繁华富饶,目前的状况使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丰盛的奖品一定会燃起野心分子的欲念,产生凶狠而顽强的斗争。获胜的候选人在贵妇人的奉献之下,确定可以大发利市^③。他的衣着立刻有专人照料并且极为高雅,他坐在自己的马车上通过罗马的街道^④。就是皇家餐桌的奢侈浪费,无论是菜肴的精美、品项的丰富和花费的浩大都无法与罗马教皇的享受相比。

这位诚实的异教徒继续提到:

要是更合理的说,这些教皇应考虑真正的幸福,那就不必拿伟大的城市所具有的奢华作为自己享受的借口。他们要效法有些行省的主教那些可以当做楷模的生活,饮食节制而清醒,衣着简单朴实,很谦卑的低垂着双眼,把纯洁温驯的德行奉献给神,以及真正崇敬他们的人。

达马苏斯和乌尔西努斯的分裂活动因后者被放逐而平息。统领普雷塔克塔图斯^⑤智慧过人,终于恢复城市的宁静。他是富于哲学理念的异教徒,为人

① 西西尼努斯或称利贝里乌斯主座教堂,也可能是位于埃斯奎林(Esquiline)丘(罗马七山之一)的圣马利亚·马焦雷(St. Maria Maggiore)教堂。

② 最早的诉状或请愿书是敌对教派的两位长老提出,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后来就逃走不见。他们很肯定的提到教堂的大门烧坏,屋顶是片瓦不覆。达马苏斯率领自己的教士、挖墓人、赛车手和雇来的角斗士,一拥而上,他的党派没有人被杀,但是留下一百六十具尸首。这份请愿书被西尔蒙(Sirmond)放在他的作品第一册里发表。

③ 达马苏斯的敌人把他称为贵妇人的“搔耳器”,意思是在女人耳边甜言蜜语、搬弄是非、唠叨不休。

④ 格列高利形容高级教士的骄纵和奢侈,他们统治着皇都,坐着镀金的车子,驾着雄伟的骏马,跟着众多的随从,老百姓像是看到凶狠的野兽一样赶快让路。

⑤ 有一块碑铭成两栏,记着普雷塔克塔图斯宗教和政府的职衔,一栏上面刻着太阳神和灶神的大祭司、占卜官、神谕官、祭司。另外一栏是(1)财务官,可能是名义上的官衔;(2)法务官;(3)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Umbria)的监察官;(4)卢西塔尼亚(Lusitania)的行政长官;(5)亚该亚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6)罗马郡守;(7)意大利禁卫军统领;(8)伊利亚禁卫军统领;(9)当选的执政官。他在385年年初去世。

博学多才、器识高迈而且风度翩翩,用嘲笑的方式来掩饰谴责的行动。他告诉达马苏斯,如果自己能获得罗马主教的职位,立即改信基督教。这是四世纪教皇一副鲜明的图画,表现出集财富和奢华于一身的样子,显得更为奇特,因为代表着中间阶层,位于身为使徒的贫贱渔夫和皇室地位的尘世君王之间,他的领地从那不勒斯的边界到波河的河岸。

九、蛮族的入侵和帝国对外的征战(364 A. D. - 375 A. D.)

将领和军队做出明智的选择,把罗马帝国的令牌交到瓦伦提尼安的手里,主要的原因是基于他在军中的声望,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作战经验,坚持古代严格纪律和训练要求。部队所以热切期盼他提出副手人选,有鉴于国家的局势已处于危险的状况,要有能干的将领才能替他分忧分劳。瓦伦提尼安自己也知道,就是能力最强的人,在遥远的边疆地区,面对入侵的敌国君王,同样无法胜任防卫的工作。自从尤里安逝世以后,蛮族过去畏惧他的威名,现在无所忌惮,使得位于帝国东部、南部和北部的部落,产生掠夺和进犯的乐观心理,燃起满天的战火。蛮族的入侵通常杂乱无章,有时根本无法抵挡,在瓦伦提尼安十二年的统治期间,他秉持坚毅的心志和高度的警觉,能够保卫帝国的疆域,同时运用强势作为,指导个性柔弱的兄弟,激起奋发图强的进取心。或许用编年史的记事方式,即使两位皇帝关心的对象有所不同,更能表达出他们急迫的心情。不过这样一来,读者会因冗长而不连贯的叙述,就会分心不能抓任重点,因而分为五个主要的战场来加以评论:一、日耳曼;二、不列颠;三、阿非利加;四、东部地区;五、多瑙河地区,使得在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统治下的帝国,可以呈现出以军事为主所具有的特色。

十、日耳曼地区的陆上和海岸的蛮族入侵(365 A. D. - 371 A. D.)

新任皇帝登基之时,按照惯例和条约规定应该赐给蛮族大批礼物。乌尔萨西乌斯(Ursacius)是瓦伦斯的御前大臣^①,为人吝啬又态度傲慢,送给

^① 瓦列西乌斯(Valesius)对御前大臣补充很好的长注。

蛮族的东西不仅数量减少,而且品质很差,使得阿勒曼尼人的使臣大为不满。他们在强烈的抗议后,表示要把受冒犯的状况告诉族人。阿勒曼尼人的酋长怀疑受到藐视,激起满腔的怒火,黠武好战的青年蜂拥至作战的旗帜下面。在瓦伦提尼安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前,高卢人的村庄已受到战火的蹂躏。等到他的部将达迦法拉斯领兵前去迎战,阿勒曼尼人带着俘虏和战利品安全退回日耳曼人的森林。次年年初(366年1月)阿勒曼尼人将整个民族的武装力量,编成几个实力坚强而且人数众多的纵队,趁着北国酷寒的冬天河流冻结,渡过莱茵河所形成的天堑。两位伯爵率领的罗马军队被击败,自己也都受重伤而死,赫鲁利人和巴塔维亚人的鹰帜落入战胜敌人的手里。他们用侮辱的叫声和威胁的姿态,展示自己所获得的战利品。鹰帜后来又夺回来,但是巴塔维亚人玷污声誉逃走的丑态,看在要求严厉的领导者眼里,真是无法挽救的奇耻大辱。

瓦伦提尼安的治军观点,是士兵畏惧自己的长官更甚于畏惧敌人。部队在气氛很严肃的状况下集结,面无人色的巴塔维亚人被皇家的军队包围在中间。瓦伦提尼安步上将坛,他说要是判处这些胆小鬼死刑等于玷污他的手。但他无法忍受那些身为军官的人给他带来难以洗刷的耻辱,那就是他们的无能和怯懦,才是被敌人打败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把担任军官的巴塔维亚人从军阶上除名,剥夺他们的武装,然后当众指责,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为奴隶。在令人胆战心惊的宣判中,犯罪的部队全部匍匐在地上,祈求君主的宽恕同时提出保证,要是给他们另一次机会来考验,可以证明他们不会羞辱罗马的名声,和身为军人的责任。瓦伦提尼安装出勉为其难的样子,为他们的乞求所感动,就把武器发还,同时赦免他们的罪行。巴塔维亚人举着武器发誓,要用阿勒曼尼人的血来洗刷他们的耻辱^①。

达迦莱法斯婉拒主要的指挥责任,很谨慎的表示工作非常艰巨,要不是获得跟他竞相杀敌的同僚约维努斯(Jovinus),在战役快要结束时处置得宜,趁着蛮族的兵力分散,把当前的困境转变成有利的态势,这位经验丰富的将领难免要吃败仗。于是命令约维努斯率领纪律严明的大军,包括骑兵、步兵和轻装部队,展开严密的搜索,迅速向着梅斯(Metz)地区的斯卡波那

^① 巴塔维亚的不荣誉事件被当时的士兵所隐瞒,因为要尊重军方的名声,而且不会让后来的希腊修辞学家拿来作文章。

(Scarponna)前进^①,在阿勒曼尼人来得及抵抗之前,对一大群敌人发动奇袭作战,部队毫无伤亡轻易赢得胜利,使士兵感到极为兴奋。敌人另有一批人马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主力,在邻近地区烧杀掳掠,无所不为,直到人畜为之一空,正在摩泽尔河荫凉的岸边休息。约维努斯是对地形有独到眼光的将领,带领部队衔枚疾走,穿过一条深幽而林木丛生的溪谷,直到发现怠惰的日耳曼人并没有派出警戒,忽视休息时的安全。有些人在河里洗濯健壮的躯体,梳理淡黄色的长发,还有很多人肆意的大口痛饮美酒,突然听到罗马人的号角声音,发现敌人已经进入营地,大家在惊惧之中乱成一团,丧失秩序以后随之是慌张的逃命。就是最勇敢的武士在混乱的群众当中,都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被罗马军团和协防军的士兵,用刀剑和标枪像砍瓜切菜一样当场杀死。幸存的人员逃避到最大的第三座营地,位于卡塔劳尼亚(Catalaunian)平原,靠近香槟(Champagne)省的沙隆,星散开来的分遣部队都被召回到主将的旗帜下。蛮族的首长看到自己的同胞遭到这种下场,全部都提高警觉并且深感警戒,准备迎击瓦伦提尼安的部将,要与得胜的敌军进行决一生死的会战。相持不下的战斗使双方血流成河,不仅势均力敌而且互有胜负,整整厮杀了一个长长的夏日,罗马人终于取得优势,损失一千两百人,阿勒曼尼人有六千人被杀,四千人受伤。英勇的约维努斯追杀逃走的敌军残部,一直赶到莱茵河的岸边,然后班师回到巴黎(366年7月),接受君王隆重的欢迎,在次年擢升到执政官的名位^②。

凯旋的罗马人因为对待被俘国王的做法,使得英名受到玷污,在气愤的罗马将领不知情的状况下,部队把国王吊死在绞架。所以产生这种不荣誉的残酷行为,是因为瓦多迈尔(Vadomair)的儿子威西卡布(Withicab),在精心策划之下被谋杀。这位日耳曼人的王子身体虽然衰弱多病,具有勇敢和无畏的精神,这件事激起部队的愤怒。在罗马人的唆使和包容之下,发生多起的国内暗杀事件,这种行为违犯法律的仁慈和公正,也暴露出一个懦弱而衰亡的帝国,深藏在内心的忧虑和恐惧。假若能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维持信心,在大庭广众下就不必用短剑来解决问题。

^① 阿米阿努斯并没有提到摩泽尔河,但是马斯库(Mascou, Johann Jacob, 1689 A. D. - 1761 A. D., 英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知道得很清楚。

^② 阿米阿努斯和佐西穆斯都叙述这次会战,他们认为瓦伦提尼安御驾亲临。

就在阿勒曼尼人新近遭到变故显得卑躬屈节时,上日耳曼地区的主要城市莫甘提阿库姆(Moguntiacum),也可称为门兹(Mentz)遭到奇袭,使高傲的瓦伦提尼安大失颜面。伦多(Rando)是勇敢而有心机的酋长,经过长时间的规划,在最不会让人起疑的基督教节庆,突然渡过莱茵河,闯进没有防备的城市,掳走一大群俘虏。瓦伦提尼安决心要对整个部族实施严厉的报复,命令塞巴斯蒂安伯爵率领意大利和伊利里亚的部队,从雷提亚方面入侵蛮族国度。皇帝自己在其子格拉提安的陪伴下,率领无敌大军渡过莱茵河(368 A. D.),两翼由约维努斯和塞维鲁(Severus)负责掩护,这两位是西方的骑兵和步兵主将。阿勒曼尼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村庄不遭蹂躏,就把营地安置在高峻而难以进入的山区,就是现代威尔登堡(Wirtemberg)大公国的位置,很勇敢的期望罗马人向此地进军。瓦伦提尼安有强烈的好奇心,坚持要侦察隐秘而且没有敌军戒备的小径,结果差点丧失生命。有一队蛮族突然从埋伏的地点冲出来,皇帝非常机智操纵坐骑从险峻的斜坡上滑下来,只有把持甲者留在后面不管,遗落头盔上镶嵌着光彩耀目的名贵宝石。罗马军队在一声号令之下,从三方面对包围的索利西尼乌姆(Solicinium)山发起攻击,每向前攀登一步就能增加成功的激情,减低敌人的抵抗。等到同心协力的军队占领山顶,毫不留情将敌军赶下北面的斜坡,塞巴斯蒂安伯爵的部队部署在那里,正好拦截蛮族的退路。瓦伦提尼安获大捷以后,返回特里夫进入冬营,展开排场华丽的凯旋盛会,与民同乐^①。明智的君王并没有因为征服日耳曼人而得意忘形,他把注意力摆在高卢边境的防御上,要加强这边的工作来对付敌人,因北方的部族带来源源不绝的志愿军,这些勇敢的人员可补充对方的实力。在莱茵河的河岸上,从源头一直到大海,紧密构建坚固的堡垒和适用的木塔。由于一位聪明的皇子精通各种机具,特别引进最新的工程和武器,征召无数罗马和蛮族青年,加以严格的训练,以熟悉各种作战的要求和技巧。工程施工时,有时受到议会代表的反对和引起蛮族的袭击,但瓦伦提尼安在尔后当政的九年中,真能确保高卢的安宁和平静。

行事审慎的皇帝非常勤奋的实践戴克里先明智的规范,处心积虑要在日耳曼各部族之间煽动不和,造成离心离德和相互残杀的局面。大约在 4

^① 阿米阿努斯提到瓦伦提尼安的远征,奥松尼乌斯特别大肆庆祝,同时他很愚蠢,以为罗马人根本不知道多瑙河的源头在那里。

世纪中叶,易北河两岸地区还要算上卢萨斯(Lusace)和图林吉亚(Thuringia),这一大片不明确的国度全被勃艮第人(Burgundians)所据有。这个黠武好战而且人多势大的民族是汪达尔人的一支,名不见经传,逐渐茁长壮大成为强势的王国,最后安定下来变做繁荣富裕的行省。勃艮第人古老风俗习惯中最明显的情况,是民事和教会的制度迥然相异。亨德诺斯(Hendenos)用来称呼国王和将领,西尼斯图斯(Sinistus)的头衔给高级教士。教士的身分很神圣,地位可以永远保持。世俗统治的任期非常的不稳定,要是战争的事务涉及国王的勇气和指挥受到控诉,很快就被赶下台来。臣民的行为要是具有私心,有时连土地的不够肥沃和天时的不正歉收,都要由他负责,其实照说这些应该归于宗教的部门比较适合^①。有些盐矿的主权归属未定^②,在阿勒曼尼人和勃艮第人之间引起不断的争议。后者在秘密的唆使和慷慨的收买之下,很容易受到皇帝的勾引,同时他们的血统带有神话的性质,说是渊源于罗马的士兵,就是很早以前德鲁苏(Drusus)*^③留在碉堡的防守部队,使得相互之间产生信任的关系,更能促进彼此的利益。勃艮第人有支八万人的大军很快出现在莱茵河岸(371 A. D.),急迫要求瓦伦提尼安答应供应和赏金,倒是对于罗马人的借口和推脱没有产生怨恨之心,终于在达不成期望的结果被迫撤离。高卢边境的武备和工事,在蛮族冲动时可以产生阻止作用。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相互屠杀俘虏,所产生的世代深仇使双方都吃尽苦头。一位贤明的君主之所以多心善变,可解释为受到环境的影响,在瓦伦提尼安的原始规划,或许对蛮族要施加威胁而不是绝灭。由于日耳曼民族之间都亟想将对方斩草除根,保持实力的平衡有利于相互残杀。马克里阿努斯(Macrianus)是个有罗马名字的阿勒曼尼君王,能运用士兵和政客的技巧,赢得罗马人的仇视和尊敬。皇帝亲自率领一支应变灵活的轻装部队渡过莱茵河,行军五十哩深入敌境,部队缺乏耐心以致功败垂成,否则必然可捉住要追捕的目标。后来马克里阿努斯与皇帝亲自协

① 我总是怀疑历史学家和旅行家,将特殊的事实归纳到一般的原则。阿米阿努斯认为埃及有这种习惯,中国人将它归于大秦或罗马帝国。

② 他们可能在争执萨拉(Sala)河的主权,这条河生产盐巴,自古以来就是争夺的目标。

* ③ [译注] 德鲁苏(Drusus, Nero Claudius, 38 B. C. - 9 B. C.)是奥古斯都皇帝之子,提比略皇帝之弟以及盖乌斯皇帝之父,曾领军在日耳曼作战获得胜利,驻防莱茵河以防蛮族入侵,获得日耳曼尼库斯的称号,后因伤去世。

商,获得罗马人给予的殊荣,所接受的恩惠使他到死都与帝国保持良好的友谊关系^①。

瓦伦提尼安的碉堡工事保护陆地安全,高卢和不列颠的海岸却完全暴露在撒克逊人的蹂躏之下。像这样一个声威显赫的名字,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却没有引起塔西佗的注意。托勒密的地图也不过隐约提到辛布里克(Cimbric)半岛窄隘的颈部,以及易北河口三个很小的岛屿^②。像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现在是石勒苏益格(Sleswig)大公国,或许是荷尔斯泰因(Holstein)大公国的领地,不可能容纳撒克逊人永不衰竭的狂潮。他们统治着整个海洋,使不列颠岛国满布他们的语言、法律和殖民地,能够长时间捍卫欧洲北部的自由权利,对抗查理大帝的武力统治^③。由于日耳曼的部落有相同的风俗习惯和松散的规章制度,使得这个问题很容易找到答案,而且这些部落基于战争和友情的偶发因素,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理由,都会使他们混合在一起。土生土长的撒克逊人所处的位置,使他们喜爱渔人和海盗这两种极为危险的职业,等到首度的冒险活动获得成就,那些天性英勇的同胞自然就会起而效法。他们的故乡全是森林和山地,阴暗和孤寂的环境使人无法强忍久留,独木舟的船队像潮水一样顺着易北河漂流而下,里面拥挤着强壮而无畏的伙伴,渴望去观看海洋彼岸充满希望的远景,尝试未知世界的财富和奢华。很可能是居住在波罗的海四周的民族,提供撒克逊人数量庞大的生力军。他们拥有武器、船只、航海的技术和海战的习性,困难所在是出发以后要通过北方的赫尔克里士之柱(由于一年中间有几个月被冰块所堵塞),限制他们的技巧和勇气只能留在宽阔内海的范围之内^④。等到一支兵力从易北河口发航获得成功的消息传播开来,立刻刺激他们越过石勒苏益格狭窄的地峡,船只很容易航向大海。这些海盗和冒险家有很多不同的队伍,作战的目标都打着同一旗号,在不知不觉中联合成为长期的利益组

①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很详尽的叙述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之间的战争和谈判,奥罗修斯以及杰罗姆和卡西多里乌斯的编年史,确定一些日期并且增加一些情节。

② 托勒密认为残余的辛布里人定居在半岛的极北端,在撒克逊人和辛布里人之间再摆上六个名不见经传的部族,早在6世纪就联合在一起称为丹麦人。

③ 丹维尔特别提到在查理大帝时代,撒克逊的边疆极为辽阔。

④ 德鲁苏的舰队打算通过海峡(因为很相像所以称为赫尔克里士之柱),还没有接近就已经失败,从此海上的探险事业没有再恢复。罗马人想要获得波罗的海的霸权,是为了寻找琥珀,从陆上的旅程中得到这方面的知识。

织。开始是为了掠夺后来形成统治,一个军事联盟由于通婚和血缘产生的作用,逐渐塑造成一个国家团体,邻近的部落要求加入联盟,就接受撒克逊人的名号和法律。

要是这些无可置疑的证据还不足以说明事实,那只有详细描述当时使用的船只来取信于读者,撒克逊海盗就是靠着它在日耳曼海、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Biscay)湾的波涛上耀武扬威。这种大型平底船的龙骨用质轻的木材构造,船舷和甲板的上部结构是用柳条编成,再蒙上坚固的皮革。海上缓慢而长距离的航行期间,经常暴露在船难的危险之中,事实上这种不幸事件屡见不鲜。撒克逊人的海上编年史,毫无疑问会充满损失的记录,大都发生在高卢和不列颠的海岸。海盗无畏的精神敢在大洋和海岸冒险犯难,习于进取的作风也肯定他们的航海技术。出身卑微的水手熟悉划桨用橹、升降船帆和操控船只,而且撒克逊人喜爱有暴风雨的天气,可以用来隐匿行动和企图,吹散敌军的舰队。等到他们把西部滨海行省的底细弄清楚以后,就扩大可以烧杀掳掠的范围,使最偏僻的地点也无法保证本身的安全。撒克逊人的船只吃水很浅,在较大的河川很容易溯航深入八十哩甚至一百哩。船只的重量很轻,可以放在大车上从一条河运往另外的河流。海盗从塞恩河口或莱茵河口进入,再顺着罗纳河(Rhone)的急流进入地中海。

瓦伦提尼安在位期间,高卢的滨海行省受到撒克逊人的肆虐极其严重,特别设置一员位阶为伯爵的军官,负责海岸的防卫,责任地区包括阿摩里卡(Armorica)在内。这位官员发现不管是自己的能力或手上的实力,都无法胜任这项艰巨的使命,就恳求步兵主将塞维鲁给予协助。有一次撒克逊人被围而且兵力居于劣势,迫得归还所掳获的战利品,答应选出一队高大而强壮的青年,送到皇家的军队服役,然后照协议的规定,同意他们安全撤回自己的国家。所有的条件经过罗马将领的批准,他经过再三的考量,实施一次背信的杀俘行为^①,非常草率的执行,可以说是极为残忍无情。这时还有一名撒克逊人活着,准备作战要为死去的同胞报仇。蛮族把步兵秘密部署在深谷里,因为过于急功心切反而泄露埋伏的位置,罗马人自己背弃条约,反

^① 阿米阿努斯认为这次对海盗和土匪不守信用很有道理,奥罗修斯明白表示他们的罪状。

而差一点成为受害者。要不是一大队铁甲骑兵在后跟进,作战的声音使他们提高警觉,急着赶上前去解救袍泽,否则就无法制服不惧死亡的撒克逊人。最后留下一些俘虏的性命,要让他们的血流在竞技场中。演说家西曼库斯(Symmachus)用抱怨的口气提到,二十九名绝望的野蛮人用手勒死自己,使想看好戏的观众感到失望。然而文雅而明理的罗马市民,听到消息说撒克逊人把掳到当战利品的活人,以十分之一拿来祭神,用抽签的方式成为蛮族的牺牲,无不感到大惊失色^①。

十一、在不列颠对苏格兰人的绥靖行动(343 A. D. - 370 A. D.)

我们那些未开化的祖先以为在传说之中,埃及人、特洛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西班牙人,都曾在不列颠建立殖民地,因而感到骄傲并深信无疑,慢慢因为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这种说法在无形中完全消失^②。当前这个时代只能接受简单而合理的见解,也就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岛群的居民,最早是来自邻近大陆的高卢。从肯特(Kent)的海岸直到极北的凯斯内斯(Caithness)和阿尔斯特(Ulster),凯尔特人的起源还是历历可见,非常明显的保存在类似的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中。不列颠部族的特性可以归于偶发状况和地区环境的影响^③,罗马的行省虽然能够享有文明与和平,地位已经贬到奴化状态,身为野蛮人能享有的自由权利,缩小到只限于喀里多尼亚很狭小的地区。

北部的居民早在君士坦丁统治时代,已分为两个主要的部族就是苏格

① 西曼库斯仍旧敢提到苏格拉底神圣的名字和哲学,克莱蒙(Clermont)主教西多尼乌斯(Sidonius)责备撒克逊人用活人当牺牲献祭,这样说多少还是有点矛盾。

② 上个世纪初期,博学的卡姆登(Camden, William, 1551 A. D. - 1623 A. D., 英国历史学家)虽然怀疑,至少还有一份尊敬之心,不得不抛弃布鲁图斯的罗曼史以及特洛伊人的战争,跟着的是法老的女儿斯科塔(Scota),还有人数众多的后裔,一起被埋葬在无声的遗忘之中。然而有人告诉我,说是米利都人(Milesian)殖民地的勇士,仍旧在爱尔兰的土著中间出现。要是有一个民族不满意当前的状况,就会抓住过去或是未来的光荣幻影紧紧不放。

③ 塔西佗或者是他的岳父阿格里科拉(Agricola)特别注意到,有些不列颠部族的肤色跟日耳曼人或西班牙人很相像。凯撒提及他们有共同的宗教,在他那个时代,从贝尔京高卢(Belgic Gaul)的迁移就是最近的事,至少在历史上发生过这种状况。卡姆登是不列颠的斯特拉博,很谦虚的确定我们古代的真相。

兰人和皮克特人(Picts)^①,它们都经历过相似的命运。皮克特人不管是权力还是留存的事迹,比起成功的对手真是相形见绌;苏格兰人很多世代都能保持独立王国的地位,经由平等而自愿组成的联合国协,更能倍增英国的荣耀。自然界的力量自古以来将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区分得非常清楚,前者是山地人而后者居住在平原。喀里多尼亚的东海岸可以看成平坦肥沃的国度,甚至用粗作农耕还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谷物。肉食的高地人用轻视或羡慕的口吻,称呼皮克特人为克鲁尼克(Cruinich)或“食麦者”。土地的耕种能够很精确区分所有权,以及建立定居生活的习惯,皮克特人喜爱的武力和抢劫,仍旧支配着生命的激情。他们的战士在作战的日子里把衣服全脱光,在裸露的身体上,用鲜艳的颜色和怪异的图案,画成非常奇特的模样,在罗马人的眼里看来真是感到不可思议*^②。

喀里多尼亚西部非常不规则的突起荒凉而又贫瘠的山地,农夫终日劳苦很难谋得温饱,用来放牧牛羊较为有利。高地人的职业都是牧羊人和猎人,很少长久停留在固定住所,因而获得苏格兰人的称呼,就凯尔特人的语言中是“漂泊者”或“流浪汉”之意。不毛之地的居民被逼得向大海去寻找新鲜食物,深邃大湖和海湾贯穿整个国土,渔产非常丰富,他们逐渐也敢于到大海的浪涛中撒网打鱼。赫布里底(Hebrides)群岛沿着苏格兰的西海岸散布开来,这个附近的区域吸引他们的注意,是他们改进所需技巧的场所,暴风雨袭的海洋慢慢掌握控制船只的技术,也能习惯这种危险的生活,夜晚可依据熟悉的星星引导海上的航路。

喀里多尼亚有两座陡峭的海岬,几乎要接触到另一个大岛的海岸,因为生长着繁茂的植物,所以获得“绿地”(Green)的称呼,也保存着埃林(Erin)、伊尔尼(Ierne)或是爱尔兰(Ireland)的名字,听起来没有多大的变化。可能在遥远的古代,阿尔斯特肥沃的平原成为苏格兰人荒年时的殖民地。北地

① 探索喀里多尼亚的古代状况,要走过黑暗而可疑的道路,我选择两位博学而敏慧的高地人当向导,他们的出身和教育特别有资格担任这项任务。我曾经参阅约翰·马克弗森(John Macpherson)博士所著《有关喀里多尼亚人的起源和古代状况的重要论文》以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史导论》,麦克弗森博士是天堂岛(Isle of Skye)的牧师,他的作品真是使现在这个时代生色不少,可以充分供应智识和批判,而且竟然在最遥远的赫布里底(Hebrides)群岛上写作。

*② [译注] 凯撒在《高卢战记》第五卷提到不列颠的蛮族,喜欢裸体用菘兰画出各种图形,看起来全身染成天蓝色,在战斗中显得格外恐怖。

的异乡客竟敢迎战军团的武力,就在孤悬海外的岛屿上,对尚未开化不知战阵为何物的土著,展开征服的行动。罗马帝国衰亡的时代,喀里多尼亚、爱尔兰和人岛(Isle of Man)全都住着苏格兰人,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同宗的部落,经常为了军事的冒险活动联合起来,基于共同命运因而产生的意外事件,对他们的影响甚大,长久以来就珍惜很普通的姓氏和出身,所带来源远流长而又鲜明耀目的传统。像是圣岛(Isle of Saints)的传教士,把基督教的光芒传播到北不列颠,建立非常自负的观念,使得爱尔兰的同胞成为苏格兰族裔的生父,也是精神的导师。德高望重的比德(Bede)*^①还保存着无拘束力而又籍籍无名的传统,在第八世纪的黑暗时代放射出一线光明,在这样就外人看来不足为道的基础上,吟游诗人和修道士逐渐树立神话的巨大上层结构。两种阶级的人士同样肆意滥用杜撰传奇的特权,苏格兰民族基于误导的自傲心理,采用爱尔兰人的家谱学。在波伊西乌斯(Boethius)的天马行空和布坎南(Buchanan)的自我标榜之下*^②,编年史上装点着一长串虚无缥缈的国王^③。

君士坦丁过世六年以后,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的入侵造成地区的破坏(343 A. D. - 366 A. D.),迫得他那统治西部帝国的幼子要御驾亲征。君士坦斯巡视不列颠这块领域,要说到他有什么建树,从颂辞的字里行间,只知道他为战胜恶劣的天候而大事庆祝。换句话说从布格涅(Boulogne)的海军

*^① [译注] 比德(Saint Bede, 672 A. D. - 735 A. D.)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神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是《英格兰教会史》。

*^② [译注] 波伊西乌斯(480 A. D. - 524 A. D.)是罗马哲学家和政治家,用拉丁文译注亚里士多德作品,后以通敌被处死;布坎南(1506 A. D. - 1582 A. D.)是苏格兰人文主义者和教育家。

^③ 苏格兰人有爱尔兰血统这种说法正在式微之时,因为有惠特克(Whitaker)教士大力的支持又开始死灰复燃,然而他应该知道:(1) 阿米阿努斯·马克西努斯(340 A. D.)所提到的苏格兰人,已经定居在喀里多尼亚,罗马的作者没有任何人暗示他们从其他国家迁移过来;(2) 跟迁移有关的各种报告,无论是来自爱尔兰的吟游诗人、苏格兰的历史学家还是英国的古物专家(像是布坎南、卡姆登、厄舍(Usher)、斯提林弗里特(Stillingfleet)等等),全部都是传说;(3) 托勒密(公元150年)提到三个爱尔兰部族,渊源于喀里多尼亚血统;(4) 一位年轻的喀里多尼亚王子,是芬戈尔(Fingal)家族的一个分支,获得并据有爱尔兰王国。在经过这些让步以后,惠特克先生和他的对手之间的差异可说是微不足道。他所创造的真正历史是奥西安(Ossian)的表弟弗格斯(Fergus),在320年从爱尔兰迁到喀里多尼亚,这种说法是根据盖尔(Erse)语的长诗所补充的臆测之辞,还有就是14世纪的一位僧侣,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的理查德非常薄弱的证据。

基地出发到桑威奇(Sandwich)的港口,托天之福能够风平浪静安全抵达。苦难的省民遭受不幸的灾祸,来自国外的战争和国内的暴君,接着在君士坦提乌斯统治之下,宦官的作威作福和贪污腐化,更是变本加厉使得民不聊生,只有尤里安的仁政让他们暂时能松一口气。由于恩主的离去和逝世,所有的希望随之而去。征收人民的血汗钱辛苦运到作为士兵的薪饷,也因指挥官的贪婪而受到中饱,从军中除役甚或免除兵役都可以公开出价。士兵的苦难在于被极不合理的剥夺合法的给养,原本就已无法维持生活,这样只有激起他们经常逃离军队。军纪的要求已经松弛,大道上有盗匪不断出没,良民受到欺凌打压,放纵莠民四处为恶,整个岛屿弥漫着不满和犯上的风气。每一位野心勃勃的臣民和前途绝望的逃犯,心里存着迫切的愿望,要推翻软弱无能而又施政乖张的不列颠政府。北方充满敌意的部族憎恶世界霸主的权势和傲慢,积怨已深,无法消除。陆地和海上的蛮族像是苏格兰人、皮克特人和撒克逊人,带着难以抗拒的愤怒,从安东尼边墙迅速扩展到肯特海岸。很多工艺或天然的制品,以及令人生活舒适的产物,蛮族自己没有能力制造,也不能用交易获得,现在都累积在不列颠富裕而多产的行省^①。

有一位哲学家感叹人类之间恒久的争执,他承认比起满足征服的虚荣,饕足掠夺的欲念才是产生一切冲突的主要原因。从君士坦丁时代一直到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s)*^②,这种巧取豪夺的风气不断煽动贫苦而又强壮的喀里多尼亚人,他们已经堕落到不知和平的美德和战争的法则为何物。就是同样那个民族,过去发散出慷慨好义的气质,激起诗人的灵感写出《奥西安颂歌》。住在南部的乡亲感受到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残酷无情的蹂躏,将各种事件加以夸大渲染^③。喀里多尼亚人还有一个更骁勇的部族叫做阿塔科提人(Attacotti)^④,瓦伦提尼安视为心腹之患。他的士兵指控这些蛮族喜欢吃人肉,而且有证人曾经目击,提到他们在森林里出猎,袭击牧羊人更胜

① 喀里多尼亚人非常赞赏而且垂涎异乡人的黄金、马匹和照明的火烛。

* ② [译注]金雀花王朝又称安茹王朝,统治英国的时期从1154年亨利二世登基,到1485年理查三世死亡为止。

③ 利特顿(Lyttelton)勋爵详尽叙述苏格兰人野蛮的入侵行动,大卫·达尔林普尔(David Dalrymple)爵士只是稍稍提到一下,在那个时代(1137 A. D.),法律、宗教和社会已经软化他们的风俗习惯。

④ 卡姆登在杰罗姆的原文里恢复他们真正的姓名,杰罗姆在高卢看过成群结队的阿塔科提人,后来他们定居到意大利和伊利里亚。

于他们的羊群。在极为恐怖的食人饮宴中,无论是男女一律不放过,他们会精挑细选认为最可口的部分。格拉斯哥是商业和学术的城镇,要是附近真有食人生番存在,那么在苏格兰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野蛮和文明极端相反的实例。影响之大可说无远弗届,能够扩大我们的观念,使人存着美好的希望,有朝一日在南半球的新西兰,也会出现休谟(Hume)这号人物*^①。

每位逃过英吉利海峡的信差,把最可悲和示警的信息带到瓦伦提尼安的耳中。等到皇帝得知行省的两位指挥官受到蛮族突袭惨遭杀害,立即派内廷伯爵塞维鲁前往,但又立刻将他召回特里夫宫廷。派遣约维乌更显示出邪恶的敌军声势极为浩大,经过一段长时间进行详尽的磋商,把防卫不列颠的责任托付给狄奥多西(Theodosius),靠着他那英勇无敌的能力去恢复失土(367 A. D. - 370 A. D.)。这位将领的丰功伟业,以及身为后代皇帝的本生父,特别受到当代作家的青睐,极力加以赞美。他真正的勋劳应该受到行省和军队的颂扬,派遣他的提名获得批准,预兆着即将来临的胜利。狄奥多西掌握航海的最好时机,率领数量庞大由赫鲁利人和巴塔维亚人组成的老兵部队,加上约维安和维克托的禁卫军团,在不列颠安全登陆。他从桑威奇行军前往伦敦的途中,击败几股蛮族,解救成群的俘虏,将部分战利品分给士兵作为奖励以后,其余的东西全部物归原主,赢得大公无私的名声。伦敦的市民几乎已经绝望,现在大开城门迎接。这时狄奥多西从特里夫宫廷获得援助,宫廷特别派来一位军方的部将和政府的总督,于是他运用智慧和勇气执行光复不列颠的艰巨任务,呼吁逃亡在外的士兵回归部队,颁布大赦的诏书免除他们心中的疑虑,一直带着愉快的笑容缓和军纪的肃杀气氛。

他只能在陆地和海上对骚扰的蛮族进行零星的战事,无法获得一场重大胜利的荣誉,但是这位罗马的将领行事谨慎而且精通兵法,领导统御的能力在两次战役中展现无遗(368 A. D. 及 369 A. D.),经过不断的努力,把行省每个地方都从蛮族残酷而贪婪的手中解救出来。狄奥多西用父辈的关切态度,重建城市的繁茂昌盛,尽力恢复堡垒工事的安全机能,使用强大的武力将颤栗不已的喀里多尼亚人,局限在岛屿北部的一隅之地。他建立新的

*^① [译注] 休谟(Hume, David, 1711 A. D. - 1776 A. D.)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者理论家,主要作品有《人性论》、《人类理智的研究》。

行省命名为瓦伦提亚(Valentia),开始设置拓垦区,用来彰显瓦伦提尼安统治的光荣使之永垂不朽。在诗人的著作和颂辞里,提到图勒(Thule)这块未知区域,在极北的大地上也沾染着皮克特人的鲜血。狄奥多西的船橹冲破海勃波里安(Hyperborean)海的波涛,遥远的奥克尼(Orkneys)是他击败撒克逊海盗,赢得海战胜利的战场。他带着公正而光彩的名气离开行省,君王对他在军中服务的绩效深为钦佩,而且毫无猜忌之心,立即将他擢升为骑兵主将。不列颠的胜利者在上多瑙河这个重要的位置,阻止阿勒曼尼人的大军并将敌人击溃,这件事是发生在被选派镇压阿非利加叛变之前。

十二、阿非利加的莠政所产生的后果(366 A. D. - 376 A. D.)

君王不愿当法官判处邪恶大臣的罪行,使得臣民认为他就是共犯。长久以来阿非利加的军事指挥交由罗马努斯(Romanus)伯爵负责,他能力不足以适任职位,但是所作所为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谋取卑鄙不法的私利,所以他的行动看起来像是处处与行省为敌,倒是成为沙漠里蛮族最要好的朋友。奥亚(Oea)、利普提斯(Liptis)和塞卜拉泰(Sabrata)是三个繁荣兴旺的城市,久远以来以的黎波里(Tripoli)的名称构成一个联邦^①,还是第一次关上城门,防止盖突利亚(Getulia)的蛮子带有敌意的进犯(366 A. D.)。一些有相当地位的市民遭到袭击和屠杀,村庄和郊区被敌人剽掠,肥沃土地上栽种的葡萄树和果树,都被恶意的蛮子砍倒在地。受害的省民请求罗马努斯出兵保护,发现军事总督的暴虐和贪婪比起蛮族未遑多让。他们没有能力供四千匹骆驼及荒唐过度的礼物,要在他出发协助的黎波里前交付,这些要求受到拒绝等于断了出兵的念头,于是他就受到控诉,被指为民众灾难的始作俑者。在三个城市的年度会议中,他们选出两名代表,按照习惯向瓦伦提尼安呈献胜利金冠和贡金,这是他们的责任也表达感激之情,同时提出很谦卑的指控,他们受到蛮族的凌虐使得家破人亡,总督未尽保护之责,有亏职守。要是瓦伦提尼安坚持公正和严厉的处置,仅就罗马努斯的罪行就会人

^① 阿米阿努斯经常提到他们每年的集会和法律等状况。利普提斯和塞卜拉泰很久以来已经残破不堪,只有奥亚这个城市还很兴旺,它是阿普列乌斯(Apuleius, Lucius, 2世纪罗马文学家,著有《金驴记》)的故乡,现在的名字是的黎波里。

头落地。伯爵非常精通贪赃枉法的技巧,派出一名机警的心腹迅速赶往宫廷,花钱买通御前大臣里米吉乌斯(Remigius),请他念及多年友情给予援手。御前会议虽然可以明智处理多种问题,还是可以施展奸计使君王受到蒙骗,民众基于义愤的枉屈经过搁置就冷淡下来。

等到再度发生公众的重大祸害事件,引起再次的赴京控诉,终于从特里夫宫廷派出司法官帕拉狄乌斯(Palladius),前往调查阿非利加的全盘状况,以及罗马努斯的施政作为。帕拉狄乌斯不能保持铁面无私的立场,受诱中饱部分公款,原来这是付给军队的薪饷。从此他自知犯下大罪,被迫只有包庇伯爵,证明他的清白和政绩,宣布的黎波里人的控诉案是挟嫌诬告。帕拉狄乌斯带着一个特别委员会从特里夫再回到阿非利加,对于反对君王代理人的邪恶阴谋,要找出首脑人物加以惩罚。他的调查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大获成功,迫使利普提斯的市民否认发出求救的公事,他们当时已忍受八天的围攻,同时指责代表团的渎职行为。于是在瓦伦提尼安草率而刚愎的暴虐作风下,最后宣布不堪卒闻的判决,要立即执行不得延误。的黎波里省长认定有包庇和同情的行为,在尤蒂卡(Utica)公开斩首,四位地位显赫的市民以欺君之罪的从犯判处死刑,而且在皇帝的直接命令下,另两名涉案人被判割去舌头。罗马努斯为宣判无罪而得意忘形,同时也为受到民众的反对而恼怒不已,仍旧官复原职,负责指挥军队。阿非利加人因为他的贪婪行为而义愤填膺,参加摩尔人菲尔穆斯(Firmus)的叛乱阵营^①。

菲尔穆斯的父亲纳巴尔(Nabal)是富甲一方和位高权重的摩尔人王子,非常了解罗马的势力已臻巅峰,在他逝世之时留下成群的妻妾和无数子孙。继承权的惊人财富引起激烈的争执,另外一个儿子扎玛(Zamma)在家庭口角中被他的兄弟菲尔穆斯杀死。这种无法化解的狂暴情绪,可以归之于贪图家财的动机,也可能是兄弟阋墙的仇恨。罗马努斯对谋杀行为判处合法的报复性惩处,他具有很大的司法审判权力,在这种状况下的处置倒很公正。菲尔穆斯很清楚,如果不想伸出脖子让刽子手下刀,就得诉求皇室法庭的判决,那要靠着他的武力和人民^②。他在自己的家乡被当成解救苦难的英

^① 蒂尔蒙特探索罗马努斯伯爵的史实,曾经讨论在编年上所发生的困难。

^② 阿米阿努斯的编年史料不太可靠,奥罗修斯好像把菲尔穆斯的叛变放在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死后,蒂尔蒙特努力要选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最滑溜的小径上,看来阿尔卑斯山耐劳负重、脚步稳健的骡子最为可靠。

雄,同时很快发现,罗马努斯仅在归顺的行省可以作威作福,这个阿非利加的酷吏普遍成为藐视的目标。无法无天的蛮族在抢劫之后,纵火将凯撒里亚烧成一片焦土,等于让倔强固执的城市知道,顽抗到底的下场是多么危险。菲尔穆斯至少在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已经建立起他的势力范围,现在他要考虑的事项,到底应该戴上摩尔国王的冠冕,还是穿上罗马皇帝的紫袍(372 A. D.)。

行事轻率而又满怀忧苦的阿非利加人立即得知,揭竿而起的行为太过冲动,根本没有顾及自己具有的实力和领导人物的才能。就在菲尔穆斯能够获得任何可靠的情报之前,西部帝国的皇帝已经选好将领,有支运输船队在罗讷河口集结。这时菲尔穆斯突然获得消息,大将狄奥多西率领一小批老兵部队,在阿非利加海岸靠近伊吉尔吉利西(Igilgilis)河或称吉杰里(Gigeri)的地方登陆(373 A. D.)。怯懦的篡贼被对手优势的德性和才能压得无法动弹,虽然菲尔穆斯的手里有兵员也有钱财,但是毫无获胜的希望。就像在同样的国度和类似的情况,狡猾的朱古达(Jugurtha)*^①所实施的伎俩,他依样画葫芦拿来运用,想用冒充的投降行为欺骗警觉心很高的罗马将领,不断花钱雇用阿非利加独立的部落,支持他与政府的争执和保护他在失利时的逃亡,然后可以借机收买对方部队的忠诚,延长阿非利加战事的时间。

狄奥多西仿效前辈梅泰卢斯(Metellus)的战例,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当菲尔穆斯装出哀求者的样子,归咎于自己轻举妄动,谦卑的乞求皇帝大发慈悲,瓦伦提尼安的部将用友情的拥抱接受他的说辞,并且打发他离开。狄奥多西一直向他说明,真诚的悔改要有实质的誓言。身为罗马将领可不会被和平的保证所说服,让正在进行的战争,不过中止片刻功夫又死灰复燃。经过狄奥多西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查明阴谋,虽然经过私下的安排,他行事的公正,倒是让人民无话可说。有一些菲尔穆斯的从犯,按照古老的习惯,丢给喧嚣的群众处以军队的死刑,还有更多人被砍掉双手,展示出非常严苛的恐吓效果。叛徒的仇恨会伴随着畏惧而升高,罗马士兵虽然害怕当

*^① [译注] 公元前112年罗马帝国与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发生战争,先前以执政官梅泰卢斯(Metellus)为统帅,107年马略出任执政官,派往阿非利加接替作战任务,遂于105年平乱。

前的状况,但是对主将感到由衷的钦佩。盖突利亚广阔无边的平原,阿特拉斯山区不计其数的山谷,菲尔穆斯都可能藏身其中。如果篡贼想让敌手失去耐心,就应该要手下躲在偏僻不见人迹的地方,期待在未来发生革命带来希望,他被狄奥多西的毅力所击败。罗马的将领下定决心,不达目的绝不停止追捕,只有僭主的死亡才能终止战争。任何阿非利加的国家要是胆敢支持叛贼,就会同样遭到毁灭的下场。

他亲自率领一支不超过三千五百人的小部队,保持沉着稳重的态度,丝毫不掉以轻心但是也不畏惧,进入敌人国土的深处,有时受到摩尔人两万大军的攻击。狄奥多西实施大胆的冲锋,使乌合之众的蛮族一蹶不振,等到罗马军队井然有序的后撤,也使对手感到大为惊异。总之是罗马军队精通战法使得蛮族极为困惑,最后终于承认文明国家的领导人物,看来究竟棋高一着。当狄奥多西进入伊萨弗伦西斯人(Isaflenses)的地界,傲慢的蛮子国王伊格马泽尔(Igmazer)用挑战的语气,要他报上自己的姓名和他劳师动众来此的目的。睥睨自雄的伯爵答道:“我是世界之主瓦伦提尼安的将领,受命前来追捕走投无路的叛贼,给予严厉的惩罚。你应该立即将他交到我手中,要是不遵从君王的命令,我就把你和你的臣民全部赶尽杀绝,寸草不留。”伊格马泽尔听到感到自己的处置没错,敌军有实力和决心来执行致命的威胁,牺牲一个有罪的逃犯获得所需的和平,是很合算的事,就派出警卫看管菲尔穆斯,怕他找机会逃走。摩尔人的僭主饮酒浇愁,横下心来在夜间自缢而死,不让罗马人在凯旋式中称心如意。伊格马泽尔所能交给战胜者的礼物是他的尸体,只有很小心的装载在骆驼背上。狄奥多西率领得胜的部队回到西提非(Sitifi),居民热烈欢迎表示喜悦和忠诚^①。

阿非利加几乎丧失在罗马努斯的恶行之下,靠着狄奥多西的功业才能解民倒悬之苦,然而这两位将领分别受到宫廷不同的待遇,倒是让人要深入探索其原因。骑兵主将暂时解除罗马努斯的职权,在维护安全和兼顾个人荣誉的状况下派人看管,直到战争结束再来处理。罗马努斯的罪行在提出可信的证据后已经坐实,公众抱着很大的期望,能够明正典刑还大家一个公道。他获得梅洛包德斯(Mellobaudes)的奥援,激起求生的意志挑战适法的

^① 在原文上这是很长的一章,但是到处都是破绽和谬误,由于缺乏编年数据和地理上的陆标,所以叙述的状况让人感到困惑。

判决,在获得一群对他友善的证人以后,整个案情又再三的拖延下去。最后用伪证和作假消除不利的证据,使他逃脱法网的制裁。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光复不列颠和阿非利加的将领,就身为臣民而言已经到达功高震主的地步,以莫须有的罪名在迦太基斩首(376 A. D.)。这时瓦伦提尼安已逝世,狄奥多西的处死和罗马努斯的无罪,都要归咎于大臣玩弄权谋,仗着君王的信任,欺骗他儿子是没有治理经验的青年。

要是狄奥多西在不列颠的战绩,有幸获得像阿米阿努斯那样的作者,对于地理的记载非常精确,我们可以抱着很大的好奇心,踏着他行军的足迹亦步亦趋追随前进。阿非利加有很多未知的部族,要是一一列举不仅冗长而且引不起兴趣,所以只能做一般性的叙述。他们都是摩尔人黝黑的种族,聚集在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行省靠背后的居留地,阿拉伯人称呼为“椰枣和刺槐的国度”。等到罗马人的权势在阿非利加日趋衰微,文明生活和农耕区域的范围也跟着逐渐收缩。越过摩尔人极其辽远的边界,是广大无垠而又荒凉不毛的沙漠,向南延伸的距离超过一千哩,一直抵达尼日尔(Niger)河的河岸。古人对阿非利加这个巨大半岛所知极其有限,所以才会相信炎热的地区根本没有人类居住^①,有时又会沉溺于幻想中,说是只有“无头人”留在这片一无所有的空间,或是一些怪物,像是长着羊角和羊蹄的森林之神萨堤尔(Satyrs)^②、神话里半人半马的森陶(Centaurs)^③,以及矮小的侏儒非常勇敢和鸛鹤打斗不停^④。迦太基听到奇异的传闻而惊惧不已,赤道两边的国度有很多民族,与人类在容貌上最大的差异是皮肤的颜色。罗马帝国的臣民抱着很大的期望,从北边出发的大群蛮族,马上就与南边的蛮族遭遇,都

① 古代的地理学到现在有很大的进步,所以无人居住的地区逐渐在缩小,从纬度四十五度到二十四度,再减到十六度。

② 如果萨堤尔是指猩猩这种巨大的类人猿,当君士坦提乌斯在位的时候,有个这样的品种确实活生生的在亚历山大里亚展示过;圣安东尼在蒂巴伊斯沙漠,曾经与这种虔诚的野人谈过话,现在要想这样做确实有一些困难。

③ 圣安东尼像是遇见这样的怪物,克劳狄皇帝斩钉截铁说有这种怪物存在,引起公众的嘲笑。他派在埃及的行政长官很有本领,送回一个处理好的标本,是半人半兽(Hippocentaur)经过防腐的尸体,以后在皇宫里几乎保存了一个世纪。

④ 侏儒的传说像荷马的史诗一样历史悠久。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侏儒只有二十七吋高,每到春天他们的骑兵(骑在山羊的背上)就要列阵,冲锋前去打破鸛鸟的蛋。他们的房屋是用泥土、羽毛和蛋壳造成。

是同样凶狠,而且交手以后互不相让,就会同归于尽。要是熟知阿非利加敌人的情况,这种令人沮丧的恐惧就会烟消云散。黑人(Negroes)的怠惰,似乎既非美德也不是怯懦所导致。他们就像其他人类一样,沉溺于激情和欲念之中而无法自拔,相邻的部族始终处于敌对行动之中^①,毫无知识以致不能创造出有效的防卫或破坏武器,也没有能力形成大规模的统治计划或征战方案。这种天赋心智的明显低落被温带民族所发现或滥用,每年有六万黑人在几内亚海岸被押送上船,再也无法返回故土。这些人都是带着锁链离岸,未曾间断的迁移已历经两个世纪的时间,供应的人力资源足够占领整个地球,这要归咎于欧洲的罪恶和非洲的软弱。

十三、波斯战争的结局及有关的事迹(365 A. D. - 384 A. D.)

丧权辱国的条约拯救约维安的军队,罗马人这边一直忠实的履行规定事项,严正放弃对亚美尼亚和伊比利亚的主权要求和联盟关系。这些从属的王国缺乏保护,暴露在波斯君主的大军虎视眈眈之下^②,面临丧权失国的命运。沙普尔率领铁甲骑兵、弓弩部队和佣兵步卒组成的无敌大军,进入亚美尼亚的国土,然而沙普尔常用的伎俩,就是战争和谈判的交互运用,认为欺骗和伪誓是帝王术最有威力的工具。他装模作样的称许亚美尼亚国王明智而审慎的作为,用阴险的友谊提出再三的保证,毫不疑惧的提拉努斯(Tiranus)竟然被他说服,把自己交到不守信义而又残酷无情的敌人手中。在一次盛大的饮宴欢会之中,因为提努拉斯具有阿尔萨息德斯(Arsacides)的高贵血统,特别用银链将他锁住以表示尊敬,后来幽禁在埃克巴塔纳的遗忘之塔,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就结束悲惨的一生,不是用自己的佩剑就是被暗杀身亡。亚美尼亚王国的地位贬低到成为波斯的一个省份,由卓越的贵族和受宠的宦侍分享军政大权。接着沙普尔毫不耽搁,进军去平服黠武好战的伊比利亚人,萨洛马息斯(Sauromaces)获得皇帝的允许统治这个国家,现

^① 《航海史》是很有价值的一本书,第三和第四卷叙述黑人当前的状况。靠近海岸的民族因为与欧洲人通商,文明有很大的进步,内陆地区只有摩尔人的殖民地才有一点改良。

^② 阿米阿努斯的原始证据才具有决定性,克里尼的摩西和普罗科皮乌斯提出来的资料,只能供作参考。这些历史学家把明显的事实弄得混淆不清,同样的事件会重复提出来,而且会引进无关的传闻,所以在运用时特别要谨慎小心。

在被优势的兵力驱逐出境。

万王之王为了羞辱罗马的尊严,故意把国王的冠冕放在卑鄙家臣阿斯帕库拉斯(Aspacuras)的头上。整个亚美尼亚只有阿尔托格拉萨(Artogerassa)^①一个城市,竟敢抗拒入境的大军,储藏在坚固堡垒的金库,引发沙普尔觊觎之念。奥林匹娅斯(Olympias)是亚美尼亚国王的妻子,现在成为孀妇,处于险境,激起公众的同情。他的臣民和士兵不惜负隅决一死战,被围的残部英勇发起协调良好的突击,波斯人在阿尔托格拉萨城下受到奇袭被迫后撤。沙普尔的兵力不断增加,调来精锐的部队,防守部队暴虎冯河的勇气消耗殆尽,固若金汤的城墙屈服在持续的攻势之下。傲慢的征服者用烈火和刀剑摧毁反叛的城市之后,只单独押走不幸的皇后,而她在运道最好的时刻,曾指婚为君士坦丁之子的新妇^②。要是沙普尔为轻易征服两个独立王国而沾沾自喜,那么他立刻就获得不同的感受。只要人民的内心还是坚持到底,始终产生敌对的情绪,这个国家并没有真正的归顺。他不得不信任的总督却第一次掌握机会,可以跟自己的同胞恢复原来的友情,而且显示出对波斯的姓名表露出永世的恨意。自从亚美尼亚人和伊比利亚人改变宗教以后,认为基督徒受到最高神明的宠爱,拜火教徒成为痛恨的敌人。教士对迷信的人民发挥影响力,一直在努力支持罗马。君士坦丁和阿尔塔薛西斯的后裔,对于位在两国中间的行省,从发生争夺主权的问题开始,就帝国的立场而论,宗教的联系总是一个决定性的优势。有一个人数众多而且行动积极的党派,承认提拉努斯的儿子帕拉(Para)是亚美尼亚合法的统治者,有权利继承已经延续有五百年之久的王位。伊比利亚人一致同意国家分属两个相互敌对的君主,阿斯帕库拉斯(Aspacuras)得到沙普尔的垂青才能戴上皇冠,只有宣称由于他的子女被暴君扣为人质,为了考虑子女的安全,无法公开否认与波斯的联盟关系。

瓦伦斯皇帝尊重履行条约的义务,而且又忧虑东部会涉入危险的战争,采用缓慢而小心的措施,冒险在伊比利亚和亚美尼亚这两王国,支持罗马人的党派。有十二个军团在居鲁士河畔协助萨洛马息斯建立权威,英勇的阿

^① 阿尔托格拉萨可能就是阿尔塔格拉(Artagera)或阿尔迪斯(Ardis),奥古斯都的孙子盖乌斯(Gaius)曾在此地受伤。这个城堡在阿米达的上方,靠近底格里斯河的一个源头。

^② 蒂尔蒙特从编年史获得证据,奥林匹娅斯就是帕拉的母亲。

林苏斯保卫幼发拉底河这条战线。在图拉真伯爵和阿勒曼尼人国王瓦多迈尔的指挥之下,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沿着亚美尼亚边界设置营地。他们得到严格的指示,禁止在第一次的敌对行动中投入部队,因为这样就违背条约的规定。罗马将领绝对服从这些要求,在波斯人的箭矢如雨的状况下撤退,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真是值得嘉勉,一直到完成应尽的义务以后,才能获得正当而合法的胜利。然而这些故意摆出的战争姿态,逐渐消失在冗长而无结果的谈判之中,感到安心的代表团为了支持自己的立场,相互指责对方背信和恶意违犯条约。看来原始条约有的条文过于暧昧不清,最后变成各说各话,由两国的将领提出片面的证据,根本得不到决定性的结果,而这些将领无事可干,都用来协助谈判^①。哥特人和匈奴人的入侵造成立即影响,动摇罗马帝国的基础,将亚细亚的行省暴露在沙普尔的武力之下,毫无反抗的余地。国王已经到达衰老之年而且病痛缠身,只有奉行新的治国方针,趋向安宁和稳健为上策。他统治满了七十年才过世(380 A. D.),波斯的宫廷和政府立即产生重大的变革,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国内问题,还有就是尽力应付卡曼尼亚人(Carmanian)的战争^②。在享受这么多年的和平以后,古老历史的相互攻伐早已遗忘。两个帝国心照不宣,容忍亚美尼亚和伊比利亚王国成为中立的缓冲区。狄奥多西在位第一年,波斯使节抵达君士坦丁堡,为前朝的不当举措深表歉意,带来宝石、丝绸和印度象当礼品,为缔结双方的友谊作为向皇帝致敬的贡物。

瓦伦斯在位期间,东方的事务就一般状况而言只有帕拉的历险事迹引人注目,值得一提。这位贵族青年听从母亲奥林匹娅斯的劝告,在波斯大军围攻阿尔托格拉萨时趁机逃走,恳求东部皇帝给予庇护。亚美尼亚的国务会议极为软弱,对于帕拉的支持、征召、复位和背叛,随着时势的变化而转移。亚美尼亚人认为在有继承权的统治者即位以后,才感到国家的前途有希望。瓦伦斯的大臣对于这种要求所持的立场,只要诸侯不僭用国王的冠

^① 阿米阿努斯提到过波斯战争里这个事件,但是没有日期,克里尼的摩西只是添增一些实情,但是很难将真相与传说分得清楚。

^② 阿尔塔薛西斯是伟大的沙普尔的继承人和堂兄弟,也是他的儿子沙普尔三世的监护人,可以参阅《世界史》。作者编纂这本作品的比重并不平衡,非常勤奋的搜集萨珊王朝的史料,内容充实极具参考价值,但是把罗马和东方分开成为两部不同的历史,这种安排毫无意义。

冕和头衔,就可以维持威望。大臣立即为草率的决定深感懊悔,波斯国君的指责和威胁让他们不知所措,终于找到理由可以不遵守答应的事项:一方面是帕拉的脾气非常暴虐而且喜怒无常,为了细微的猜疑之心就会牺牲最忠诚的臣属,再则还与杀害他父亲的凶手,也是国家的仇敌,保持私下很秘密而且极不荣誉的通信。

帝国的大臣找到借口要他与皇帝磋商有关的事务,说服帕拉从亚美尼亚的山区下来。他原来有自己这派人马的保护,现在等于把个人的安全和独立,交付给不守信义的宫廷去为所欲为。亚美尼亚国王不论是他亲眼所见,还是来自他的国人所获得的印象,就是在他经过的地方都受到行省总督非常得体的尊敬。等到抵达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帝国找出很多理由使他的行程停顿下来,他的行动受到监视,说是为了尊敬起见所以要提高警觉,这样他逐渐发现自己已经成为罗马人手里的囚犯。帕拉压制自己的气愤,掩饰自己的恐惧,在暗中做好逃走的准备,带着三百位忠心的随员立即上马。布置在行馆门口的军官,尽速把他逃跑的消息通知西里西亚的行政长官,接着纵马在郊区赶上帕拉,极力劝阻他不要任意妄为,免得给自己带来危险,但是没有产生效果。一个军团奉令追捕身为皇室的逃亡分子,在后追赶的步兵对一队轻骑兵无法发挥吓阻作用。等到他们发射出第一群箭雨,对方已经争先恐后从塔尔苏斯的城门逃走。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行军,帕拉和亚美尼亚人全部到达幼发拉底河岸,只能靠着泅水渡过河流,不仅人员有损失时间也受到耽搁。整个地区都已经提高戒备,有两条道路其间相隔三哩,被一千名乘骑弓箭手所占领,由一位伯爵和一员护民官在场指挥。要不是突然出现一名友善的旅客泄露当前的危险,告诉逃脱的方法,帕拉就会被优势的兵力所生擒活捉。一条阴暗而几乎无法通行的小径,使亚美尼亚人的部队安全通过浓密的树丛,帕拉就把伯爵和护民官留在后面,他们还在耐心的等待这批骑兵会沿着大道前进。他们回到宫廷为自己没有完成任务提出辩解,很严正的力陈亚美尼亚的国王是法力高强的魔术师,用遁形法让他自己和所有的人马在军团的眼前通过。

等到帕拉回到祖国,仍旧声称自己是罗马人的朋友和盟邦,罗马人自认感情受到伤害无法谅解。瓦伦斯在御前会议中秘密签署他的死刑判决,执行这项血腥的任务交付给狡猾而又谨慎的图拉真伯爵,而且他有一项长处,就是很容易获得君王对他的信任,然后找到机会用短刀刺进国王的心脏。

帕拉受邀参加罗马人的宴会,按照东方的标准装饰得富丽堂皇,醇酒美人无不具备,大厅回响着令人愉悦的音乐,所有的人都在痛饮美酒。等到伯爵要告退下去一会,就拔出他的短剑,然后发出谋杀的手势。一名强壮的蛮族亡命之徒立刻冲向亚美尼亚国王,虽然帕拉的手边正好有一件武器,就挥舞起来英勇保卫自己的生命,皇家将领的餐桌上,竟然流浸着一位客人也是一位盟友的鲜血。这就是罗马政府的大政方针,如此软弱而邪恶,为了达成政治利益的可疑目标,不惜面对整个世界的指责,违犯国家的法律和荣誉,亵渎神圣的待客之道。

十四、哥特人的崛起和多瑙河地区的征战(366 A. D. - 375 A. D.)

在长达三十年的和平时期,罗马人固守边疆,哥特人扩张领域。东哥特国王伟大的赫曼里克(Hermanric)^①以及阿马利(Amali)的贵族,鼓舞同胞的热情,所获得的胜利几乎可以媲美亚历山大的功绩。最难以置信而特别让人感到惊异之处,这位哥特人的英雄所具有的雄心壮志,不完全靠着年轻人的勇气,而是展示出个人生命的极限,来完成举世无匹的丰功伟业,特别是在他从八十岁到一百一十岁这段期间。独立的部族被说服或受到胁迫,承认东哥特人的国王是哥特民族的共主。西哥特人或称特尔文吉人(Thervingi)的首长放弃皇室的头衔,采用“土师”这个比较谦虚的称呼。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像是阿萨纳里克(Atharic)、弗里提根(Fritigern)和阿拉维乌斯(Alavivus),都因为邻近罗马的行省,才能建立个人的勋业。赫曼里克靠着国内的征战增强军事实力,扩展狼子野心的企图。他侵入位于北疆的邻近国家,大概有十二个民族,他们的名称和领地已不可考,都陆续屈从在优势的哥特人大军之下^②。赫鲁利人居住在靠近梅奥蒂斯湖的沼泽地区,以实力和机敏著称于世。他们组成的轻步兵在蛮族的战争中备受重视,交

^① 赫曼里克统治和征战的简单记录,其中很多有价值的断简残篇,是乔南德斯引用阿布拉维斯或卡西多尼乌斯的《哥特史》。

^② 比亚(Buat)研究被赫曼里克军队所降服的民族,虽然非常尽力但是收效不大,他拒绝承认瓦西诺布朗奇(Vasinobroncae)的存在,因为他们的名字太过于冗长,然而法兰西派往拉蒂斯邦(Ratisbon)或德累斯顿(Dresden)的特使,就要穿过梅迪欧马特里西(Mediomatrici)这个地区。

战各方都急着请求协助,然而赫鲁利人积极进取的精神,还是被哥特人审慎而稳健的毅力所降服。国王在一场血腥的冲突中遭到杀害,好战部族的余众成为赫曼里克营地非常管用的帮手。哥特人接着进军对付维尼第人(Venedi),这个部族不谙战阵之道,仅凭人多势众取胜,据有面积广大的平原,就是现代的波兰。战胜的哥特人在操练和纪律上占有决定性优势,何况兵力强大,在数量上并不输对方,当然会稳操胜券。等维尼第人归顺以后,征服者在毫无抵抗之下挥军指向埃斯蒂人(Aestii)的边界^①,这个古老民族的名字仍旧保存在爱沙尼亚行省。波罗的海沿岸这些遥远地区的居民,依赖辛勤的耕种为生,靠着琥珀的贸易致富,崇拜大地之母而祭祀不绝。埃斯蒂人缺乏铁器,战士只能使用木棍,这个富裕国家的归服靠着赫曼里克的智慧而不完全是武力。他的疆域从多瑙河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包括哥特人原有的领地和新近获得的国土,用征服者的权威统治着日耳曼人和西徐亚人的大部分地区,有时候就像一位暴虐的僭主。在地球上他所统治的部分,没有能力修饰和记述英雄的事迹,使之流芳千古。赫曼里克的名字几乎埋在历史的灰烬当中,他的功勋外界所知有限,就连罗马人也不清楚他那气焰冲天的权势是如何发展形成,已经威胁到北疆的自由和帝国的和平。

哥特人对君士坦丁皇室的继承权,遵守双方的约定,保持忠诚的态度。由很多证据得知,哥特人所以如此听命,是基于罗马皇帝炙人的权势和慷慨的赐与。他们重视公众的和平,要是有一股带着敌意的帮派竟敢越过罗马人的国境,做出违犯规定的行为,就会坦诚承认过失,归咎于蛮族青年犯上作乱的习气。两位新近即位的皇帝没有显赫的出身,为他们所轻视,只是受到推选才擢升帝座,也激起他们产生更为大胆的希望,公开鼓吹他们的企图,是要打着国家的旗帜出动联盟部队。因而这种想法很容易受到引诱,与普罗科皮乌斯的叛党一拍即合,提供的援助极其危险,可以煽起罗马人的内战。公开签订的条约规定协防军的人数不超过一万人,西哥特人的酋长抱着雄心万丈的企图,越过多瑙河的军队总数已超过三万人^②,带着高傲气势和自满信心开始进军,凭着所向无敌的勇气决定罗马帝国的命运

^① 《格劳修斯全集》出现过埃斯蒂这个名字,但是安布罗斯手抄本也要恢复埃斯蒂的理由,是因为塔西佗的笔下叙述过他们的状况和处境。

^② 比亚经过仔细的查证,才确定协防军的真实数量。阿米阿努斯说是三千人,而佐西穆斯提到有一万人,这些都是哥特大军的先头部队。

(366 A. D.)。他们的行为展现出主子的暴虐无理和敌人的纵军殃民,使色雷斯的行省在蛮族压迫下呻吟不绝。这种不知节制的任意妄为和过度滥饮,虽可满足贪念却也延迟行程。在哥特人接到普罗科皮乌斯战败逝世的消息以前,已感受到整个地区对他们充满敌意,而且对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都在复苏之中。瓦伦斯或瓦伦斯的将领展现高明的将道,构成前后呼应的警戒哨所和堡垒工事,拒止哥特人前进也牵制他们的退却行动,让他们的粮草补给全部中断。蛮族的凶狠气焰因饥饿而消失无踪,变得驯服听话,只有忍气丢下兵器投降,为得到食物活命,任凭征服者处置。无数俘虏分配给东部城市,省民很快就看惯蛮族狰狞的面貌,长久以来连听到他们的名字都感到恐惧,现在敢估量自己的实力与可怕对手一比高下。西徐亚人的国王(只有赫曼里克够资格用这样崇高的称呼)为族人的灾难感到悲痛和愤恨,他派出的使臣在瓦伦斯的宫廷,对于长久存在于罗马人和哥特人之间,古老而尊重的联盟关系受到破坏,大声提出严正的抗议。使臣宣称他们为了履行联盟的责任,才援助尤里安皇帝的亲属和继承人,所以要求立即归还具有贵族身分的俘虏,而且提出非常奇特的论点,就是哥特人的将领,即使随着部队一起行军,在敌对行动中列阵作战,仍旧具有使臣神圣不容侵犯的地位和特权。骑兵主将维克托立即断然向蛮族明示,拒绝接受这种狂妄的要求,同时用他的实力和地位,表达东部皇帝对这件事有截然不同的看法^①。谈判破裂之后,瓦伦提尼安用坦诚的诚言激励生性怯懦的皇弟,对于帝国受辱的尊严要有自处之道。

哥特人战争的光彩夺目和声势浩大,当代有历史学家大事颂扬^②。其实除了成为帝国衰亡的先声之外,没有突出的事件值得后代子孙特别重视。哥特人的国君年迈,并没有领导日耳曼人和西徐亚人的部族到达多瑙河畔,更不可能远抵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只是把危险而光荣的防卫作战托付给英勇的阿萨纳里克,为了对抗眼前的敌人,竟想用衰弱无能的手控制庞大国家的全部力量。罗马人在多瑙河上架起一座浮桥,瓦伦斯御驾亲征(367 A. D.、368 A. D.、369 A. D.)鼓舞部队的士气,个人的英勇倒是可以弥补对兵

^① 欧纳庇乌斯未佚失的残本里叙述这次行军和后来的谈判,等省民熟悉蛮族后,发现他们的体能状况未免言过其实,身材虽比较高大,但是两腿无力,肩部瘦削。

^② 希腊的诡辩家认为都是同样的战争而且只有一次,整个哥特人的历史到狄奥多西的胜利和获得和平为止。

法的无知,同时很明智的决定要尊重维克托和阿林苏斯的意见,这两位分别是骑兵和步兵主将。于是他们运用技巧和经验指导战役的遂行,发现无法将西哥特人从山区坚强的据点中驱走。在冬天快要接近之际,经过兵燹的平原空无一物,迫得罗马人退过多瑙河。翌年夏天霖雨不断使得河水高涨,双方只有暂且休兵,瓦伦斯皇帝整个期间困在梅西亚纳波里斯(Marcianapolis)的营地。战事到了第三年,变得对罗马人有利,哥特人的状况益为艰苦。贸易中断使蛮族无法获得满足享受的物品,这些已成为生活所必需,要是缺乏就会感到狼狈不堪。广大的区域赤地千里,很可能发生饥馑,对蛮族形成威胁。阿萨纳里克被迫背水一战,在平原上损失惨重。战胜的将领运用更毒辣的手段在后面穷追猛打,只要将哥特人的头颅带到皇家的营地,均能获得高额的悬赏。

蛮族的降服,平息瓦伦斯和军事会议成员的怒气,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奉承颂扬的谏言,首次以公论之名进行,皇帝听到后感到心满意足。负责指挥战事的将领维克托和阿林苏斯,被授权制定议和的条件:迄今为止蛮族所享有的贸易开放权利,将严格限制在多瑙河的两个城市;由于他们的首领胆大妄为,扣留应有的赏赐和补助金作为严厉惩罚,这些规定只针对阿萨纳里克一人;除此以外对于西哥特人的其他士师而言,比起作战的浪得虚名,可以获得更大的好处。瓦伦斯的大臣举行会谈的时候,提出这些条件,阿萨纳里克面对当前的情势,完全着眼个人的利益,不管在他统治下其他阶层的死活,只想保留自己和族人的地位。他坚持自己的声明,说战事不应完全由他负责,而且他并没涉及违犯条约的伪誓罪,甚至没有踏上帝国的疆域,同时他重视神圣的誓言,从新近发生的罗马人叛乱案,可以肯定他的立场。多瑙河分隔两个独立国家的领土,被选来作为会议的地点。东部的皇帝和西哥特人的士师,在相等数量的武装随员陪伴下,乘坐平底船前进到河流中间。在批准条约和提供人质以后,瓦伦斯摆出凯旋的场面回君士坦丁堡。哥特人维持宁静的状况达六年之久,等到成群结队的西徐亚人从北方的寒冷地区长驱南下,逼得哥特人又开始冲进罗马帝国^①。

^① 阿米阿努斯、佐西穆斯和提米斯提乌斯都提到过哥特人战争。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派演说家提米斯提乌斯去祝贺胜利的皇帝,把多瑙河的瓦伦斯吹捧成斯卡曼德河上的阿喀琉斯。乔南德斯根本没有提及这次特别是与西哥特人之间的战争,因为有损哥特人的威名。

西部皇帝将下多瑙河的指挥责任委付给皇弟,自己专心照顾雷提亚和伊利里亚各行省的防务,等于沿着欧洲最长的河流延伸数百哩。瓦伦提尼安的政策有积极进取的精神,要继续构建新的工事堡垒来巩固边疆的安全。在执行这种政策之时,唯一的缺点是会激起蛮族的不满和愤慨。夸迪人(Quadi)提出申诉,预定兴建的堡垒选在他们的领地内,这些怨言促使采取合理和温和的行动。伊利里亚的主将埃奎提乌斯(Equitius)答应暂时中止工程的进度,静候君王颁布明确的指示。这样的处置受到高卢统领的热切赞同,正好伤害到一位竞争的对手,就是像暴君一样毫无人性的马克西明,倒是使他的儿子能够平步青云。瓦伦提尼安无法控制急躁的个性,听信宠臣所提出的保证,说是把统治瓦伦里亚(Valeria)的大权和工程的执行,全部交付给埃奎提乌斯负责尽职的儿子马塞利努斯(Marcellinus),皇帝就可高枕无忧,不再为蛮族厚颜无耻的抗议而烦心。然而这位年轻而卑劣的大臣,傲慢自大的行为侮辱罗马的臣民和日耳曼的土著。他认为要建立盖世功勋,用来证明快速擢升是应有的报酬。他假装收到夸迪人国王盖比尼乌斯(Gabinius)逊恭有礼的来函,表示出重视和关切之意,这种别有用心殷勤姿态掩盖住血腥而毒辣的阴谋,轻信别人的国君被说服,接受马塞利努斯迫切的邀请。我在叙述类似的罪行之时,要想表达的方式能不完全雷同,实在已经感到辞穷。虽然在帝国遥远的地区,竟会同一年内有两位皇家的将领,他们那不谙待客之道的桌上沾染着君王的鲜血,而且奉命当着他们的面,毫无人性谋杀贵宾和盟友,关于这些我又如何能交代清楚?盖比尼乌斯和帕拉的命运完全相同,君王的惨死所激起的愤怒之情,就亚美尼亚人卑躬屈节的奴性和日耳曼人豪迈不羁的精神,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夸迪人无与伦比的实力已经消退,在马可·安东尼当政的年代,曾将恐惧带到罗马的城门。他们仍旧拥有武力和勇气,绝望中的奋斗更是势不可当,还能获得盟友萨尔马提亚人的骑兵支援。凶手马塞利努斯缺乏远见,选择的时机正好善战的老兵抽调一空,去镇压菲尔穆斯的叛乱,整个行省的防御能力薄弱,暴露在蛮族狂怒的报复之下。他们在作物收成的季节入侵潘诺尼亚(374 A. D.),抢劫的物品只要无法运走就毫不留情的毁弃,对于空虚无人的堡垒工事不是不予理会,就是加以破坏。

君士坦提娅公主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女儿,也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孙女,在险象环生的状况下逃过一劫。这位皇室贵夫人曾经愚昧支持普罗科

皮乌斯的叛变,现在许配给西部皇帝的嗣子作为妻室。她的随行队伍经过安宁的行省极其铺张但却没有防护力量,行省总督梅萨拉(Messalla)主动负责拯救她于危险之中,使得国家免于羞辱。就在他接到通知说是公主驻扎用膳的村庄受到蛮族的包围,火速将她安置在自己的战车上,全速驰骋直抵西米乌姆的城门,行驶的距离有二十六哩。要是夸迪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继续前进,官员和民众产生恐慌的心理,就是西米乌姆也无法保证安全。迟缓的行动使得禁卫军统领普罗布斯(Probus)有足够时间镇静下来,恢复市民的勇气。他费尽心思辛勤工作,修复废弃的工事,增强防御的力量,及时获得一队弓箭手有效的增援,保护伊利里亚行省的首府。蛮族为西米乌姆坚固的城墙所阻无法得逞,转用兵力对付边区的主将,把谋杀国王的事件不甚公正的归咎于他的主使。埃奎提乌斯率领进入战场的部队只有两个军团,但包括梅西亚和潘诺尼亚身经百战的老兵单位。他们不识大体,为着阶级和职位的高低发生争执互不相让,这是惨遭绝灭的主因。就在他们的兵力分离各自行动,被剽悍凶狠的萨尔马提亚骑兵袭击,全部横尸战场。寇边入侵的成功激起邻近边界各部族的效尤,要不是边区的军事指挥官,年轻的公爵狄奥多西发挥英勇过人的才能,击败帝国的敌人,梅西亚行省必然无法幸免于难。所以他的作为不仅可媲美其父的功勋,也不愧后世赐以大帝的称号。

十五、瓦伦提尼安的崩殒和格拉提安的接位(375 A. D.)

瓦伦提尼安虽居留在特里夫,却念念不忘伊利里亚的灾难,现在季节太迟,只能将计划延到次年春天执行(375 A. D.)。他率领相当数量的高卢部队从摩泽尔河畔启程,在半途遇到萨尔马提亚派出乞求宽恕的使臣,只是含糊的回答等他赶到事发现场,详细调查后再公开宣示。当他抵达西米乌姆后接见伊利里亚行省的代表,他们齐声感激皇帝的高瞻远瞩,在禁卫军统领普罗布斯^①的治理下过着幸福生活。瓦伦提尼安看他们表现出忠诚护主和

^① 阿米阿努斯认可彼得洛尼乌斯·普罗布斯的功劳,带着一股怒气指责他的高压统治。当杰罗姆继续翻译《欧西比乌斯编年史》时,他表示这些都是事实,而且这个地区的舆论也是这种说法。圣徒后来与普罗布斯的孀妇建立很亲密的友情,他在原作里就用埃奎提乌斯伯爵的名字来取代,虽然并不得体,倒是还算公正。

受恩深重的态度,心中十分得意,于是不加思索的询问伊庇鲁斯(Epirus)的代表,一位真诚率性的犬儒学派哲学家^①,派遣他前来是否出于行省的意思。“是一群苦难的人民用眼泪和呻吟派我前来[伊菲克里斯(Iphicles)就这样回答]。”皇帝为之语塞。于是他指责大臣的施政作为产生不良后果,还是赦免文武官员的过失。这种做法顶多会使臣民受到损害,却可赢得服务的忠诚;而且只有对谋杀盖巴尼乌斯的案件严厉惩处,才能重建日耳曼人的信心,维护罗马人的荣誉。傲慢的君主胸襟不够开阔,难以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忽视激起事变的原因,只记得所受的损害,要进入夸迪人的国度大开杀戒寻求报复^②。野蛮的战争造成全面的破坏和滥杀,不论就皇帝或世人看来,这种冤冤相报的残酷行为不仅合理而且正当。罗马军纪严明,敌人已陷入惊愕混乱状况。瓦伦提尼安毫无损失,安然撤过多瑙河大胜而返。

他决定发起第二次的作战,彻底毁灭夸迪人的实力,就将冬营设置在多瑙河边的布雷格提奥(Bregetio),靠近匈牙利的城市普雷斯堡(Presburgh)。作战的行动因气候的酷寒而延迟,夸迪人非常谦卑的期望征服者能够息怒,想尽办法说服埃奎提乌斯,将使臣引导到御前会议。他们躬着身体,面带沮丧的表情趋向宝座,并没有敢抱怨国王遭到罗马人谋杀,只是严正发出誓言,肯定上次的人侵是一些不守规定的强盗所犯下的罪行,国内的全民会议已经给这些人定罪,一致表示深恶痛绝的态度。皇帝的回答没有一点仁慈同情之心,让他们完全丧失希望。他口无遮拦肆意辱骂他们卑鄙无耻、忘恩负义和倨傲粗暴,皇帝的眼神、声音、面容和姿态,表露出狂怒的程度已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时全身激动引起强烈的痉挛,体内一根血管突然爆裂,口不能言的倒在随从的怀中。他们极力照料,立即掩饰整个情况不让群众知晓。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西部皇帝在极大的痛苦中亡故(375年11月17日),直到最后还能保持清醒,对于围绕在御用卧榻四周的将领和大臣,不断挣扎要宣布他的意图,但是已经无能为力。瓦伦提尼安享年五十四岁,还差一百天他的统治就满十二年。

一位教会历史学家煞有介事证实瓦伦提尼安有一夫多妻的行为:

① 尤里安提及他的朋友伊菲克里斯的为人正直,对国家也有贡献,后来他的服装和行为都模仿犬儒学派的哲学家,那种愤世嫉俗的作法显得很荒谬。

② 杰罗姆一直在夸大瓦伦斯的错误,就是最后对他的报复行动说几句慰勉的话,也都加以拒绝。

塞维拉(Severa)皇后(我转述这件八卦消息)把意大利总督的女儿,可爱的贾斯蒂娜(Justina)视为闺中昵友,皇后在出浴时看到她裸体,感到极为艳丽惊人。这样轻率的谈话难免使皇帝动心,就把贾斯蒂娜弄上床成为第二号妻子。帝国的臣民从诏书中知晓此事,他可以说真是艳福不浅。

但确定历史事件要有合理证据,瓦伦提尼安是有两次婚姻,先后与塞维拉和贾斯蒂娜结缡,运用古老的方式,先离婚再取得结婚许可,虽然会受到教会指责,但是合于法律规定。塞维拉虽然是格拉提安的母亲,对格拉提安而言,他已具备各种条件,毫无疑问有资格继承西部皇帝。他是国君的长子,瓦伦提尼安的光荣统治,能自由且合理选择继承人,一定会获得军队首肯。而且格拉提安在九岁之龄,皇家的少年人就从溺爱的父亲手里,接受紫袍和冠冕及奥古斯都头衔。高卢军队在满意和欢呼声中,庄严的批准推举人选^①。罗马政府所有合法的文件,格拉提安列名在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签署的后面。由于他与君士坦丁的孙女结婚,瓦伦提尼安的儿子获得弗拉维家族的全部继承权利。基于时势、宗教和人民的尊敬,皇室接连三代的传承已视为神圣的事物。

格拉提安在父亲过世时仅有十七岁,军队和人民对他的器度都表示好感。格拉提安无忧无虑的居留在特里夫宫廷,瓦伦提尼安突然在布雷格提奥崩殂,他离那里有数百哩路的距离。争权夺利的风气受到主子在位的压制,现在立即在皇室宫廷蔓延开来。梅洛包德斯和埃奎提乌斯两人,指挥伊利里亚和意大利配属的地方部队,玩弄权术阴谋拥立幼儿,可在背后操控施展野心。他们运用借口遣走有声望的领导人,调开高卢部队,因这些人会全力维护继承人的合法权利,同时他们大胆实施具有决定作用的计划,根绝国内外敌人的希望。贾斯蒂娜皇后留在距布雷格提奥仅一百哩的宫殿,很尊敬地被奉请到营地,同时带着故世皇帝的儿子。在瓦伦提尼安皇帝死后六天,同名的年幼王子仅有四岁,由母亲抱着在军团前亮相,接受军队欢呼,

^① 阿米阿努斯提到军队拥立的形式和庄严的典礼,瓦伦提尼安好像没有与罗马元老院磋商,甚至都没有通知。

庄严授与最高权位的头衔和服饰。格拉提安皇帝明智而稳健的作为及时消弭内战危机,他愉快地认同军队的拥立,公开宣称他一直认为贾斯蒂娜的儿子是手足而不是仇敌,同时建议皇后带着儿子瓦伦提尼安住在米兰,位于美好而安宁的意大利行省,他自己多尽心负责阿尔卑斯山以外疆域。格拉提安掩藏心中愤怒,直到能安全地惩罚阴谋指使人,也有人受到解职处分。虽然他始终保持友爱和关切的态度对待同是国君的幼弟,在治理西部帝国的工作上,他逐渐混淆自己的身分,成为一位君主的监护人。罗马世界是瓦伦斯和他的两位侄儿联名统治,东部软弱的皇帝已承受长兄的位阶,对西部帝国的御前会议从来无法产生权威和影响^①。

^① 蒂尔蒙特证明格拉提安统治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伊利里亚,我已经尽力表示他的权势超过他弟弟统治的领域,只是使用比较含糊的称呼而已。

第二十六章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 匈奴人从中国到欧洲的发展过程
哥特人被迫渡过多瑙河 哥特人之战 瓦伦斯战败殒身
格拉提安举狄奥多西为东罗马皇帝 狄奥多西的出身背
景和功勋成就 哥特人定居得到和平(365 A. D. - 395 A. D.)

一、罗马世界天灾示警及蛮族状况(365 A. D.)

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统治第二年(365 A. D.)7月21日早晨,罗马世界大部分地区,受到强烈地震的摧毁与破坏。震动传入大海,突然之间发生退潮,地中海的海岸变成干地,可以用手捉到大量鱼类,大船全部搁浅在泥滩。好奇的观众^①看见海里现出的深谷和山脉,无不大开眼界,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暴露在阳光的下面。接着浪涛卷天盖地而来,声势惊人而且无法抗拒,西西里、达尔马提亚(Dalmatia)、希腊和埃及的海岸受害最烈:船只被大浪卷起搁在屋顶上面,要不就送到离岸边两哩远的内陆;民众连同住所被高涨的浪潮一扫而空;很多城市像亚历山大里亚一样,每年要哀悼这个不幸的日子,因为有五万人在海啸中丧失生命。这场巨变的报告在行省之间传递,更扩大了灾情的状况,使得罗马的臣民惶恐不安,人人都有大难临头的感觉。他们回想过去那些地震,曾经摧毁巴勒斯坦和比提尼亚的城市,认为这次的打击不过示警而已,仅是发生巨大灾变的序曲。他们的虚荣心何其惊

^① 这是阿米阿努斯很坏的写作习惯,不容易把事实和比喻分得清楚,然而他很肯定说是看到腐烂船只的残骸,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索尼(Methone)。

人,分不清楚到底是帝国衰亡,还是世界陆沉的预兆^①。那个时代所流行的观点,是把一切特殊事件归之于神明旨意。自然界的变迁,可说在冥冥之中,与人类的心灵产生道德和形而上的观点息息相关。具有莫大智慧的神学家依据各自的宗教主张,就可辨识出异端邪说通常会引发地震,洪水是人类罪恶和过失无法逃避的后果。历史学家对这些立论崇高的臆测之辞,毋须讨论其真伪或恰当与否,就他的经验得知,人类的激情较之自然的震怒更为可怕^②。地震、海啸、飓风和火山爆发所产生的灾害,与战争相比根本无法及其万一。现在欧洲君王把闲暇用来研究战争艺术,激起臣民的勇气,战争却因为君王的审慎或人道而有所节制。现代国家的法律和习性,使战败士兵的安全和权利受到保护。过着和平生活的市民,很少抱怨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会受到战争的蹂躏。罗马帝国的衰亡引发连绵的灾祸,这个时期起于瓦伦斯的统治,臣民的幸福和安宁全部被断送,多少世代的成就毁于西徐亚和日耳曼蛮族之手。匈奴人在西部行省突然犯边,然而早在四十年以前,哥特民族靠着武力,从多瑙河到大西洋打开一条前进的通道,让后来更多带着敌意的部落,用更野蛮的方式达成入侵的目标。群体漂泊的动机湮灭在遥远的北国,深入观察西徐亚人^③或称之为鞑靼人(Tartars)^④的游牧生活,倒是可以说明这种破坏性迁移的潜在因素。

地球上的文明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关键在于运用还是浮滥不加节制理性,从而为欧洲人或中国人,塑造出形形色色的人为习性和信念。本能较之理性更为直截了当说明一切,四足兽的食欲也比哲学家的沉思,更容易让人领悟。人类之中的野蛮人部落,由于生存条件接近野兽,彼此之间保有

① 利巴尼乌斯、佐西穆斯、索佐曼、西德努斯和杰罗姆都对地震和海啸有不同叙述。伊庇道鲁斯(Epidaurus)为市民没信心而难过,假若能把埃及修道士圣奚拉里(St. Hilarion)请到海滩,比出十字架的姿势,像山一样高的波涛很快就会退回去。

② 狄凯阿科斯(Dicaearchus)是逍遥学派的哲学家,写了一篇正式的论文,证明这项非常显明的真理,对人类而言并不光彩。

③ 希罗多德提到最早的西徐亚人,局限在多瑙河和帕卢斯·梅奥蒂斯(Palus Maeotis)海之间,范围大约是长阔各为四千个斯达底亚(约合四百罗马里)。狄奥多鲁斯·西库卢斯(Diodorus Siculus)提到名称和民族的逐渐演进过程。

④ 鞑靼人是最原始的部落,也是蒙古人的仇敌,最后成为蒙古人的臣民。在成吉思汗和继承人所领导的军队,鞑靼人通常担任前锋,赢得战无不胜的赞誉,他们的名字从首次被外国人听到起,就用来称呼整个民族。我只要提到欧洲或亚洲北部的游牧民族,不论称为西徐亚人或是鞑靼人,其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强烈的类似。他们的行为模式稳定不变,完全是天赋才能具有缺陷的必然后果。他们的需要、欲望和乐趣与兽类处于同样的情况,而且还要继续存在下去,食物和天候的影响极具威力,用以形成和维持蛮族的民族特性。在进步的社会当然产生相当多的伦理因素,这种本能的要求就会受到阻止或抑制。历史上每个时代,西徐亚或鞑靼地方的广阔平原,猎人和牧人部落停留在上面依水草而移居。怠惰的习气无法忍受耕种的劳苦,好动的天性拒绝定居生活的限制。综观历史,西徐亚人或是鞑靼人因所向无敌的勇气和迅速无比的征服,获得闻名于世的声誉,亚细亚的帝位一再被北方的牧人所覆没。他们用武力将恐怖和毁灭,散布到欧洲富裕进步和能征善战的国家。处于这种状况再加上其他原因,冷静的历史学家不能一厢情愿用和平天真这些美好品德,来装饰游牧民族的浪漫色彩,必须勉为其难承认他们的习性和行为,更适合于坚忍和残酷的军营生活。为证明我的观察无误,要从两个最主要的论点,对游牧人和武士构成的民族加以说明:其一是他们的饮食和居住状况,其二是他们的游猎和部族的统治。古代的记录用现代的经验加以证实^①,在玻里斯提尼斯(Borysthenes)河、伏尔加(Volga)河和塞林加(Selinga)河的河岸,当地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跟过去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变化^②。

二、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和居住状况

一个文明的民族通常以谷物或稻米作为主食,虽然有益于健康,仅能来自农民辛勤的工作。有一些天生好命的野蛮人,居住在热带地区,靠着大自然的赏赐过着衣食无缺的生活;然而在北方的天候条件之下,以畜牧为生的

^① 希罗多德的《历史》第四卷对西徐亚人描绘出奇特而不完整的画像,但是等到现代,阔万林汗王(Khan of Khowaresm)阿布加齐大人(Abulghazi Bahadur)的叙述还是同样不变的景色,表现出栩栩如生的乡土之情,他的《鞑靼谱系史》(*Genealogical History of the Tartars*)同样长篇累牍为法国和英国的编者所引用。卡尔平(Carpin)、阿塞林(Ascelin)和鲁布鲁基斯(Rubruquis)的作品介绍14世纪的蒙古。除这些导师外,还要加上张诚(Gerbillon)和其他的耶稣会教士,他们很精确的测绘出中国的鞑靼地方。还有就是为人诚挚而学识渊博的大旅行家,安特摩尼(Antermony)的贝尔(Bell)。

^② 乌兹别克人的早期生活习惯到现在已有很大的改变,主要原因是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其次是他们据有布加里亚(Bucharia)的城市和田地的收成。

民族,只能依赖牛只和羊群勉强度日。医术高明的医生决定人类的性情(要是他们能如此决定的话),因为肉食或素食的缘故,所受的影响会到达相当的程度。无论食肉和残酷是否有连带关系,无论从任何观点来衡量,不杀生对人性的建立还是大有裨益。虽然有这种说法,实际上看到和动手在家庭屠宰牲畜,人类的同情心所受的影响可说是微乎其微。我们观察到那些悚惧的动物,因为欧洲人的文雅而受到掩饰,要是在鞑靼牧人的帐篷里,令人厌恶的宰杀动作可以一览无遗。他们习于屠杀牛羊作为每日的食物,血淋淋的肢体毋须经过多少的处理,就被毫无感觉的屠夫拿到餐桌上食用。军队这个行业,特别是要指挥一支大军,专门使用动物当食物明显会产生实际的好处。谷物的运送不便而且易于败坏,必然需要大型仓库用来供应军队赖以生存的物品,使用大量的人员和驮兽,费尽辛劳进行缓慢的运输。牛只和羊群可以伴随鞑靼人行军,保证提供充足的肉食和奶类,所经的地方绝大部分是未耕种的荒野,草类生长迅速而且繁茂,只有少数极为贫瘠的不毛之地,北方强壮的牲口只有在那里不会发现可用的牧场。鞑靼人对饮食不讲究而且能忍受饥渴,可以增加牛羊供应的数量,延长使用的时间。他们靠着这些动物的肉为生,不管是宰杀或病死都一律下肚毫无差别。在任何时代和国家,无论是欧洲或亚洲;文明社会一般都忌讳食用马肉,但是鞑靼人贪吃的胃口特别嗜爱,独特的口味有助于军事作战的成功。西徐亚人的骑兵部队主动积极,在距离遥远的快速入侵行动中,通常都会带着相当数量的备用马匹,随时用来增加速度,或是免于饥饿之苦。众多的马匹是发挥勇气的源泉,使食物的供应不致匮乏。当鞑靼人营地四周的秣草耗用殆尽,就宰杀大部分的牛只,把鲜肉用烟熏过或晒成肉干,可以长久保存。突发状况下的紧急行军,他们为自己准备相当分量的干酪或是坚硬的凝乳,需要时溶在水中立即食用。坚忍的战士靠着轻便饮食,维持很多天的精力,不致因缺粮而丧生。这种戒除食欲的克制能力,斯多噶派哲人奉行不渝,基督教的隐士极为心仪,蛮族接着就用暴饮暴食来补偿。鞑靼人把来自温暖地区的美酒,视为最喜爱的礼物和最贵重的商品。他们孜孜不倦愿意从事的生产工作,是运用技术从马奶中提炼发酵的烈酒,饮后很容易醉倒。无论是旧世界或新世界的野蛮人,对于交替出现的饥馑和丰盛所带来的兴衰,身受其苦而深具经验。就像猎食的动物,他们的胃已习惯于极端的饥饿和暴食,并未感到有任何不适。

一个社会简化到以农立国和崇尚武力的时代,成群的士兵和农夫散布

在广阔的土地,这是一片耕种过的地区。当好武的年轻希腊人或是意大利人,集会在同样的旗帜之下,不论是保卫自己的领土,还是侵略邻近部落的区域,必然已有很多世代悠然消逝。生产制造和商业贸易的发展过程,逐渐聚集一大群人在城市的防壁之内,只是这些市民不再是士兵。技艺可以美化和改良文明社会的状况,同时也会腐蚀军事生活的习惯。西徐亚人的游牧方式看来可以结合简朴和精练的不同利益,同一部落的个人可以经常集会,但是他们只聚集在一个营地里。这些生性勇敢的牧人,相互之间有时共同勉励,有时彼此竞争就会激发天赋的本能。鞑靼人的寓所不过是很小的庐幕,大致成卵形,居住的环境寒冷而污秽,年轻的男女混杂在一起。富人的大厦也不过是木屋而已,大小以能方便的装置在大车上为准,可能要用一队牲口来拖曳,数目多达二十到三十头公牛。大群家畜白天放牧在邻近的草地,到夜晚赶回来受到营地的保护。人与动物永远聚合在一起,需要防止产生有害的混乱,在所分配的扎营地点,就得建立秩序和警卫,这是初步的军事动作。等到地区的牧草消耗殆尽,部落的牧人就像军队一样,要开拔到新的牧场。这在游牧生活中是例行工作,等于在演练作战行动中最重要的而困难的项目,可以获得这方面最实用的知识。位置的选择依据不同的季节有常例可循,鞑靼人在夏天向北方进发,把帐篷安置在河岸,至少也要靠近奔腾的溪流。冬天回到南方,营地选在山峦的背面要能进出方便,避开从西伯利亚冰冻地区刮来的寒风。这种生活方式普遍为逐水草而居的部落所采用,等于把迁移和征战的精神传播开来。人民和地域的关系是脆弱不堪的结构,经常为微小的意外事件而损毁。对货真价实的鞑靼人来说,营地才是自己的家园,土地并不是。在营地的区域内,环绕着他的家人、同伴和财产。经过长距离的行进以后,他所熟悉的东西,或是那些他所喜爱或有价值的物品,仍旧在他的四周。渴望抢劫掠夺的欲念、抗拒束缚羞辱的性格、爱好自由无羁的生活,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能用来驱策西徐亚人的部落,大胆进入前所未知的国家,希望发现更丰盛的物产、实力不足畏惧的敌人。北方游牧民族的变革通常会决定南方农业民族的命运,从中国的国境到日耳曼的边界,敌对民族之间的冲突方兴未已,胜败进退不停的流转,永无止息^①。民族

^① 德吉尼(de Guignes, Joseph, 1721 A. D. - 1800 A. D., 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是精通中文的翻译家,工作勤奋,发现鞑靼人的迁移运动,为人类历史展开研究的新领域。

的大迁移受自然现象的因势利导,易于反掌折枝,有时则费尽千辛万苦始克成行。鞑靼地区虽然位于温带,严酷的寒冷来自矗立的高原,特别是在东部上升到海平面以上半哩的高度,到处都是盐渍地,浸入土壤的浓度已达饱和^①。那些注入黑海、里海和北冰洋(Icy Sea)的河流,不仅宽阔而且水势急湍,到了冬季全部冻结。田野覆盖厚雪,无论是逃亡流离或乘胜追击的部落,带着家人、大车和牛只,在平整而坚实的地面上,安全横越广大的平原。

三、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猎和部落的统治

游牧生活与辛劳的农地耕种和生产制造相比,看来是懒散得多。鞑靼族群里地位最尊贵的牧人,只把牛只管理这些家务事委付给俘虏,至于自己的琐事很少需要奴隶服侍或细心照顾,打发闲暇的时光不在于享受乐趣和满足嗜好,而是花在更为暴力和血腥的狩猎。鞑靼地区的平原放牧强壮而耐久的纯种马,很容易加以训练用于战争和出猎。每个时代的西徐亚人都被称誉为勇敢而精练的骑士,他们在马背上稳如泰山,是长年累月不断乘骑的结果。就外乡人看来,他们的日常生活与马匹息息相关,无论吃喝睡眠都可不离马鞍。他们在马上使用长矛,讲求技术是克敌致胜的主要武器。要有健壮的手臂才能拉开鞑靼人的长弓,沉重的箭矢可达成百步穿杨的效果,贯彻力很强难以抵挡。他们用弓箭来射杀荒原中无害的动物,只要天敌一旦离开,像是野兔、野羊、麝獐、水鹿、麋鹿和羚羊之类的动物,很快繁殖增加数量。骑士和马匹的活力和耐性,能够不断从事辛劳的追猎活动,丰富的猎物可以供应生活所需,也可成为鞑靼人营地的奢侈品。西徐亚猎人的成就不在残杀胆怯而无害的野兽,他们要勇敢的面对愤怒的野猪,激起动作迟缓的黑熊,转过身来攻击追逐的猎人,也要逗引藏身在丛林里的老虎,让它凶狠的冲出来。只有危险才带来荣誉,狩猎的方式可以在美丽的原野,尽情展现勇武的精神,正好用来考量战争的需要,成为最佳的训练场所。鞑靼的王

^① 中国鞑靼地区有一块平原,离长城只有八十里格(旧时的长度单位,等于三英里或五公里),传教士发现位于海平面上三千个几何步度(每个几何步度为五英尺)。孟德斯鸠(Montesquieu, Baron de la Brede et de, 1689 A. D. - 1755 A. D., 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哲学家)运用旅客的叙述,当然不免有浮滥之嫌,推论出亚洲的变革主要是受环境影响,像是冷与热、强与弱,非常极端,缺乏温带气候。

侯感到骄傲和愉悦的活动,莫过于狩猎竞赛,对人数众多骑兵部队构成最富教育意义的演习。把围猎的队伍拉开来,形成范围扩大到很多哩的圈子,将广大地区的猎物围在里面。然后部队从外圈向着中心点前进,在紧密的包围下,捕获的猎物被猎人用标枪任意射杀。出猎的行军路程经常会连续很多天,骑兵部队非得要爬过山岭、游过河流,迅速穿过山谷,才能在逐步展开的过程中,没有违反预先规定的命令和序列;将眼光投向遥远的目标,加快脚步尽快赶到,养成剑及履及的良好习惯;保持适当的间隔,按照左右两边部队的运动状况,调整自己的步速不致超前或落后;注意接收以及传送首领所发出的信号。他们的首领在这个演习场,能够磨炼战争艺术最重要的课程,对于地形、距离和时机作出立即和正确的判断。只要将所学交替运用,同样的耐性、精力、技巧和纪律,在实战中可以拿来对付世仇大敌,狩猎的消遣活动为征服一个帝国拉开序幕^①。

古老日耳曼人的政治社会,外表看来像是独立无羁的武士自愿组成的联盟。西徐亚人的部落,现在的称呼是“旗”(Hords),也因此而知名于世,采用的形式像是人口众多而日益兴旺的家族。家族在后续的世代因同一血统家系,能够繁衍绵延生生不息。就是最卑贱和最无知的鞑靼人,也把家谱当做无价之宝,很骄傲的长久保存。不论两个人的阶级差别有多大,主要是个人的财富差距所造成的社会贡献不同而形成,双方之间都会相互尊重,因为都是部落创始者的后裔。根据仍旧流传的习惯,会收养最勇敢和最忠诚的俘虏,或许能支持可能的疑虑,那就是这样广泛的血缘关系,从相当程度来说,绝非只遵从法律的规范。这种有用的偏见会产生真实的效果,因时间和舆论而获得认可。傲慢的蛮族对血缘的首领表达乐意和自愿的服从,他们的酋长或称为穆萨(Mursa),代表着他们的父辈,在平时执行法官的职责,战时享有领袖的权威。在游牧世界最早期的环境里,每位穆萨(要是我们能够使用这个现代的称呼)执行自己的职责,相当于大家族中独立自主的酋长。特定领域由于优势的力量或者相互的同意,逐渐得到固定的界线,但是各种永久因素的不断运作,有助于联合到处漂泊的“旗”成为民族团体,接受最高

^① 珀蒂·克鲁瓦(Petit Croix)描绘出蒙古人出猎的伟大场面;耶稣会教士张诚和南怀仁(Verbiest),曾随驾参加康熙皇帝的木兰秋狝;等到乾隆即位,结合满蒙的武功和中国的文治,这位诗人也是猎者,用诗句表达出欢悦之情。

首领的指挥。弱者意欲获得支持,强者产生统治野心,权力是联合的结果,用来压制或是并吞邻近部落分散的力量,由于被征服者可以自由分享胜利的收获,最骁勇的首长急着安排自己和他的追随者,加入联盟团体实力强大的旗帜之下。最有成就的鞑靼君主取得军事指挥权,凭着功勋和实力得到最高地位的头衔,在同侪的欢呼声中登上宝座。可汗的头衔就亚洲北部的语言来说,把帝王的尊荣全部包括在内。世袭继承的权利长久以来限于有王国创始者血缘的后裔,这时所有的可汗,从克里米亚到中国的长城,全部都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①。

鞑靼国君无可推卸的责任,就是领导好战的臣民进入战场。幼童对王座的权利通常无人理会,有些皇亲国戚以年龄或勇武著称,授以前任国君的刀剑和令牌。部落课以两种不同的定期税收,分别用来支付国君和特定的酋长,维持他们尊贵的地位。两种所奉献的总额是十一税,无论是财产或是战利品皆如此。鞑靼的君王享用人民十分之一的财富,由于自己牲口的价值成长速度较快,能够维持宫廷到达朴素无华的场面,对有身价或宠爱的追随者给予报酬。这些人有时会拒绝严苛命令所具有的权威性,但是从施惠所产生的温和影响力,更能获得下级立即服从的效果。臣民的习性和首领一样喜爱杀戮和掠夺,因此暴君的偏袒行为可能会激发文明民族的恐惧感,从他们的心目中却可以找到借口。专制君王的权力在西徐亚的荒原,从来没有得到认可。可汗的直接管辖权只限定在自己部落的范围,行使皇家的特权因古老的部族会议制度而受到制约。鞑靼人的库利尔台(Coroultai)也就是节庆大会,春秋佳日定期在平原之中举行。统治家族的王侯、各部落的穆萨,带着孔勇有力人数众多的随从,很适当的乘坐在马背上集会。雄心勃勃的君王在商询大家的意愿以后,可以校阅武装民众的实力。西徐亚或鞑靼民族的制度中可以发现雏形的封建政体,这些敌对民族之间的宿仇有时会造就有实力的专制帝国。战胜者脱颖而出,让其他王侯处于从属的地位,收取他们的贡金而富于战争资财,重视武备而增强防卫力量,将征服行动扩展到欧洲或亚洲。北方功成名就的牧人屈从于艺术、法律和

^① 参阅《鞑靼谱系史》第二卷,《成吉思汗传》之后附有大汗的列表。帖木儿(Timur)统治的时代,他的臣民之一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仍旧运用可汗的称号,表示王室的血统。亚洲的征服者对拥有埃米尔(Emir)或苏丹(Sultan)的头衔就已心满意足。

城市的同化力量,传入的奢华生活在摧毁民众的自由权利,必然会腐蚀帝座的基础^①。

目不识丁的蛮族在经常性的长距离迁移行动中,无法记录久远年代前发生的历史事件,现代的鞑靼人根本不知道祖先的征战行为^②。我们所了解的西徐亚人历史,是来自他们与文明的南方民族相互间的交往,像是希腊人、波斯人和中国人。希腊人在黑海上航行,沿着海岸建立殖民地,虽然不够深入,还是能够逐渐发现西徐亚人的大致情况。从多瑙河以及色雷斯的边界,远达冰冻的梅奥蒂斯(Maeotis)海,那里有恒久的冬天,以及高加索山,被诗意描写成地上的终极界线。诗人以人云亦云的态度赞美游牧生活的豪情诗意^③,对于好战蛮族的数量和实力,认为他们轻易抗拒希斯塔斯皮斯(Hystaspes)之子大流士(Darius)的大军^④,心存唇亡齿寒之忧倒是很理性的看法。波斯国王向西部征讨,延伸到多瑙河的两岸,以及欧洲部分的西徐亚边界,帝国的东部行省暴露在亚洲的西徐亚人眼下。平原上野性未驯的居民越过阿姆(Oxus)河和锡尔(Jaxartes)河两条大河,前进路线直接指向里海。伊朗人和图朗人(Touran)之间悠久不息的交锋,令人难以忘怀,成为历史和传奇的最佳题材。罗斯坦(Rustan)和阿斯芬迪尔(Asfendiar)是神话人物,也是波斯的民族英雄,防卫自己的国家对抗北方的阿法拉斯亚人(Afrasiabs),同时也效法蛮族绝不服输的精神,就在这一片地方,力拒居鲁士(Cyrus)和亚历山大所向无敌的大军^⑤。

在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心目中,西徐亚的真正地理位置,东边以伊穆斯(Imaus)山或卡夫(Caf)山为界。亚洲那些绝域和人迹罕至的部分,遥远的景色被无知所掩盖,或因杜撰的想象之辞而使人迷惑不已。这些难以抵达

① 孟德斯鸠费很大的力气,想要说明阿拉伯人的自由和鞑靼人的奴役两者之间的差异,事实上这种差异根本不存在。

② 阿布加齐汗王在他的《鞑靼谱系史》中,提到乌兹别克的鞑靼人悲惨的传说和传统,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统治以前的时代。

③ 在《伊利亚特》第十三卷,朱庇特将眼光从特洛伊血腥的战场,转向色雷斯和西徐亚的平原。改变场地以后,我们看不到更安宁平静或更纯洁清白的情景。

④ 参阅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五卷。大流士进军到达位于多瑙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荒原,西徐亚人的国王送给他一只鼠、一只蛙、一只鸟和五支箭,这真是富有哲理的寓言。

⑤ 希腊人在《亚历山大远征史》中提到里海及流入里海的河流,还有位于邻近的部落。要是与实际的位置比较,就知道希腊人基于虚荣心作祟和无知,才产生这些错误。

的区域,早就安居一个势力强大、文明发达的民族^①。要是按照传统的说法,可以追溯四十个世纪^②,就是靠历代精确历史学家恒久不断的作证^③,也仍有近两千年之久。中国的历史列举游牧部落的状况和变革,仍然使用含混的名字称呼他们,像西徐亚人或鞑靼人。这些部落是伟大帝国的臣属、敌人,有时也成为征服者。帝国政策持续不变,就是要抗拒北方蛮族,免于暴虐惨烈和玉石俱焚的侵略。从多瑙河河口到日本海,西徐亚的疆域横跨经度达一百一十度,对比之下已超过五千哩。这片广袤旷野的纬度很难测定,从北纬四十度接触到中国的长城算起,向北面不断推展达一千哩,直到前进为西伯利亚的酷寒所阻。在这个极度寒冷的冻原,见不到生气勃勃的鞑靼人营地,只有轻烟从地面或雪堆中飘出,显示通古斯人(Tongouses)或称萨莫耶德人(Samoiedes)的地底住所。由于土地无法充分供应所需的马匹和牛只,他们使用驯鹿和大型犬类,取代驮兽的原有功能。这些地球上最凶狠的征服者,逐渐退化成猥琐而软弱的族群,听到兵刀的声音就颤抖不已。

四、匈奴的兴起以及对中国的征战和败亡(201 B.C - 93 A.D.)

匈奴人在瓦伦斯统治朝代威胁着罗马帝国,更早的时期在中华帝国所

① 汉族最早位置在中国西北的山西省和陕西省。两个开始的朝代夏朝和商朝,主要的城市还是可移动的营地,散布着稀疏的村落,大部分土地不是耕地而是牧场,按照规定出猎以消灭为害人民的野兽。北直隶(北京所在地)当时还是一片荒原,南方各省都是苗瑶诸族的天下。到汉朝(206 B.C.)才有帝国的形式和规模。

② 中国君主专制时代的开始时间,从公元前 2952 年到 2132 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当前在位的皇帝(译按: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钦定为公元前 2637 年(译按:黄帝即位之年,经查现有资料,有公元前 2673、2698 及 2674 年等三种说法。原文所谓 2637 年,不知是否笔误),成为能合法的中国纪元起算的年份。原来所以有很大的差异,是两个最初朝代的纪年未确定所致,再加上更早的史实或传说,可以推到黄帝或伏羲。司马迁把所作的《史记》开始时期定为公元前 841 年;根据孔子的记载,从公元前 722 年(译按:春秋编年开始,公元前 481 年西狩获麟,春秋结束)到 480 年共发生三十六次日蚀(其中有三十一一次得到证实)。要是根据这个资料计算,中国的历史时期未超过希腊的奥林匹克时期(译按:从公元前 776 年开始,每四年计算一次)。

③ 经历几个混乱和专制的朝代以后,汉朝是恢复儒家学术的时期,保存残留的古代经史和文艺,把各种学说加以发扬光大。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使得书籍的保管更为方便。在公元前 97 年,司马迁完成中国历史第一部巨著《史记》。修史的工作传承下去,前后共有一百八十位历史学家参与。他们的作品精华还在流传,法国的皇家图书馆收藏部分书稿。

向无敌。他们古老的根据地也可以说是发源地,是一片面积广袤的区域,虽然干旱而贫瘠却正好位于长城的北面,现在是蒙古四十九个旗的领地,每个旗是一个草原的部落。这个游牧民族一共有二十万户人家,孔武有力的匈奴人扩张狭窄的疆域,粗野的首长获得单于的称号,逐渐成为横扫欧亚大帝国的征服者和君主,所向无敌的军队向东的征战只受到海洋的阻挡。那些在黑龙江(Amoor)和极远的朝鲜半岛之间稀疏散布的部落,被迫追随着匈奴人的旗帜。他们在西边靠近额尔齐斯(Irtish)河的源头以及伊穆斯山的谷地,发现水草丰美的瀚海和为数甚众的敌人。单于有名部将在一次远征中降服二十六个国家,伊果人(Igours)^①在鞑靼族群中以使用文字而闻名遐迩,成为统治下的属国。说来巧合,一个流浪的部落逃离匈奴人的统治,进入波斯人的疆域,迫得入侵叙利亚的帕提亚人将战胜的军队撤回。在北边以大洋成为匈奴人势力范围的界线,没有敌人可以阻止他们的前进,当然也找不到证据可以用来反驳他们的夸耀之辞,可以说只有他们真正征服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广大世界,当然有的地方还要凭着想象。北海成为帝国最遥远的边界,这个名字指的可能是贝加尔湖(Baikal),爱国的苏武曾在湖岸牧羊^②。这是个面积很大的盆地,长度超过三百哩,所以才不愿使用湖来做名字^③。实际上有几条大河像是安加拉(Angara)河、通古斯河和叶尼塞(Jenissea)河,从大湖流出可以直通北方的海洋。很多遥远国家降服,使得单于的气焰高涨,但是匈奴人的英武作战,只为了享用南方帝国的财富和奢华。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终于构建一千五百哩的长城,防卫边疆抵抗匈奴的入侵,伟大的工程在世界的地图上据有显著的位置,对保护和平的人民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单于的骑兵通常有二三十万人,弓马之熟谙举世无双,历经严酷天候之考验,机动的速度极为惊人,大举入侵的寇边,高山峻岭和长江大河都无法阻挡。

匈奴立即在国土的正面发起快速的攻击,行动钝重和战术精巧的中国军队受到奇袭,张皇失措无还手之力。汉高祖刘邦出身行伍,靠战功登上帝

① 伊果人或称维果人(Vigours),分为三个阶层,就是猎人、牧人和农人,最后这个阶层受到前面两个的轻视。

② 苏武的忠贞气节和冒险经历,直到现在还受到中国人的颂扬。

③ 按照民间说法,假若有人敢把神圣的海称为湖,它就会怒气冲天引发剧烈风暴。像这样的用词,会在水手的荒谬迷信和旅客的荒谬固执之间,带来很多的争执。

座,率领逐鹿天下所训练的百战王师,出兵与匈奴相抗衡(200 B.C.),结果被夷狄大军围困七日,毫无解救的希望,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才释放归国。后续诸帝竭尽全力,善用各种笼络手段谋取和平,又大兴土木起造宫殿,以致国势陵夷而羞辱不堪。朝廷很快承认军队和防御工事已不足恃,而且很轻易相信,当烽火在不同的地点燃起,即使军队枕戈待旦,日夜不懈,也会因疲于奔命而不堪一击。为了在局势不稳的状况下维持暂时的和平,条约规定支付定额的金钱和丝绸。就像后来的罗马人一样,中国皇帝因权宜之计而甚为苦恼,就用礼物和赏赐的名义,来掩饰让人感到羞辱的贡金。还有比贡金更为难堪的项目,为天理人情所不容。蛮荒之地的生活艰苦,婴儿在出生时要是体格不够强壮,在幼年时期很容易夭折,使得两性之间的数量根本不成比例。鞑靼人是面貌丑陋体态笨拙的种族,把自己的妇女看成劳动和家事的工具,他们贪色的欲念要享用更文雅的美人。中国每年挑选一群娇丽的少女,奉献给举止粗鲁的匈奴人,靠着皇室亲生或收养的女儿,与傲慢的单于联婚,可以稳固双方的结盟关系。这样一来皇室神圣不可侵犯的血缘,在无形中便受到污染。有位中国公主成为可怜牺牲品,就把这种处境用长诗表达出来,为她的父母将她远适异国,嫁与夷狄为妻而长吁短叹,饮唯酪浆、食唯腥膻、居唯庐幕而恨声不绝,希望能变成一只归雁飞回自己的故乡,充分表达出哀怨之情,千秋万世,永无止息。

中国在历史上有两次被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匈奴人的实力并不输于蒙古人或女真人,他们抱着很大的野心,对成功充满乐观的希望,实力强大的汉朝,第五代的汉武帝运用武力和政策,挫折敌人的锐气,阻止蛮族南下牧马。他在长达五十四年的统治期间(141 B.C. - 87 B.C.),平服南方各省的苗族,让他们接受法律和文教的治理,扩展帝国古老的界线,从长江到达广东的口岸,不再将自己局限于怯懦的防卫作战。他的部将深入匈奴的国境数百哩,在杳无边际的沙漠,不可能构建仓库,很难运送足够的粮食。汉武帝的大军一再陷入难以忍受的困境之中,十四万士卒出征扫荡敌人,只有三万人安全归来。巨大的损失获得决定性的成功和光辉的胜利,中国的将领统率部队沉着应战,运用战车克敌,加上鞑靼人辅助部队的效命,战力获得很大的优势。单于的部队因睡眠和贪饮在营地被奇袭,英勇的匈奴国王突围而去,留下一万五千臣民在战场任凭宰割。这场重大的胜利以及前后很多次血战,对于摧毁匈奴人势力所作的贡献,还是比不上有效的分化政

策,使各属国不再服从匈奴的命令。汉武帝和后续各帝运用武力威胁和各种承诺的利诱,使在东方和西方有相当多的部落不再承认单于的权势。这些部落把自己看成帝国的盟邦或属国,全部成为匈奴不共戴天的仇敌(70 B. C.)。还有大量生性蛮横的人民,容纳在长城之内,成为中国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都市^①,这也就相对削弱原本的势力。臣民的背离和内战的困惑,最后使得单于放弃独立君王的尊荣,不再是一个充满尚武精神的国家。他在首都长安,当着部队和官员的朝会,接受皇帝的封号和各种赏赐,虽然有别于献俘的凯旋,还是中国人最为自负的胜利(51 B. C.)。有一所壮丽的宫殿作为接待之用,他的爵位在皇室所有皇子之上,夷狄之君的耐性都用来应付宴会的礼仪,其中包括八道肉食和九段庄严的音乐。他为了善尽职责,跪在地上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用自己和子孙的名字立下效忠的誓言,有感激的姿态接受印信,当做合法成为属国的章纹和表记。

在这次羞辱的归顺以后,单于有时还会背弃联盟的关系,抓住战争和掠夺的有利时机,匈奴的君主政体逐渐衰微,后来发生内争而分裂,变成两个敌对的王国(48 B. C.)。其中一国的君王受到恐惧和野心的驱策,率领八个旗,大约由四万或五万家庭组成,投奔到南方。他获得单于的称号,划给能适于生存的区域,位于中国北方各省的边缘,一直成为附属为帝国提供服务,等到势力减弱以后,还要求帝国为他复仇。自从分裂造成致命的伤害,北方的匈奴处于积弱不振的局面有五十年之久,这时他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受到外部和国内敌人的压迫。有块巨大的石碑上刻着骄傲的文字竖立高山之上,向后世子孙昭示,中国军队进兵七百哩,攻入敌人的心脏地区^②。鲜卑人是东方鞑靼种族的一个部落,要报复过去所忍受的伤害和耻辱。经过一千三百年的统治以后,公元1世纪末叶,单于的权力完全遭到摧毁(93 A. D.)^③。

^① 这种说法出现在呈给汉文帝的奏文中。我没有采纳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伊萨克·福修斯(Issac Vossius)的夸大之辞,而是合理假定北京有两百万人口,南方的城市是中国的生产中心,人数更多。

^② 燕然勒石铭文是出于班固之手,他曾任兰台令史,这类纪念碑在西域各地都有发现。(译按:班固负责修史的工作,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汉书》的著述。)

^③ 中国史书上匈奴出现在公元前1210年,国王的名字要到公元前230年才提到。

五、匈奴人向西迁移及其产生的影响(100 A. D. - 300 A. D.)

战败的匈奴人受到所处位置和状况的影响,各自的命运产生很大的变异^①。大约有十万最贫穷而毫无志气的民众,对原有的家园感到满足,就放弃自己的姓氏和身分,与鲜卑这个获胜的民族混杂在一起。五十八个旗大约有二十万人,即使要过奴役生活,也要获得更有利的位置,就退到南边恳求中国皇帝的保护,获准定居下来,可以守卫陕西省最遥远的边界和鄂尔多斯(Ortous)地区。匈奴人最有实力而好战的部落,面对气运不利的状况,还能保持祖先大无畏的精神。西方世界为他们的英勇而门户大开,他们在世袭酋长的领导之下,决定要发现并降服遥远的国家,到达鲜卑人的武力和中国人的法律所不及之处(100 A. D.)。所选定的迁移的路线,很快让他们越过高峻的伊穆斯山脉以及中国的地理边界。然后我们很明显的看出,这次势不可当的逐离行动,分为两个主要的方向,一个直接指向阿姆河,一个对着伏尔加河前进。在里海的东侧,肥沃多产、面积广大的粟特(Sogdiana)平原上,他们建立第一个有统治权的垦殖区,可以保持匈奴人的名称,也获得优泰莱特(Euthalites)或尼泰莱特(Nepthalites)人的称呼。他们的生活习惯已经较为驯顺,因为长久居住在温和的气候之中和富裕的行省里^②,就连面貌也逐渐改变。须知这个行省还对希腊的艺术保持模糊的印象^③,他们因皮肤的颜色获得白匈奴的外号,很快放弃西徐亚人的游牧生活。戈尔戈(Gorgo)是国王的居住地,又称卡里斯姆(Carizme)。国王可以对服从的人民行使合法的权威,享受短暂的繁荣和兴旺。由于粟特人勤劳工作,能够维持奢华的生活。唯一留存的古老野蛮习性,是把所有曾分享富有君主恩典的侍从,为了陪葬全部活埋在同一座墓穴,人数能有二十位之多。匈奴人邻

① 有关匈奴的兴亡的各种重大事件,在《通鉴纲目》里有详尽的叙述,人数较少的各旗也会因作战伤亡和离开领地而消失。

② 当成吉思汗率蒙古人入侵粟特之时,该地受卡里斯姆苏丹穆罕默德的统治。东方的历史学家颂扬这个人口众多的城市和富裕的国土,都被成吉思汗所蹂躏。

③ 查士丁(Justin)留下希腊国王巴克特里亚纳(Bactriana)一部简短的传记。这个国家所以能兴旺繁荣,在于建立一条新而特别的贸易路线,把商品从印度运到欧洲,经过阿姆河、里海、居鲁士山、发西斯河和黑海。其他的路线不论是陆地或海上,都操纵在塞琉西亚人和托勒密人的手里。

近波斯的行省,为了争权夺利经常卷入血腥的斗争。但是他们在平时遵守条约的规定,战时用人道的行为对待敌人,普遍获得大众的尊敬。他们对佩鲁西斯(Peroses)或称菲鲁兹(Firuz)的作战,获得难以忘怀的胜利,不但展现蛮族的武勇,同时表露温和节制的态度。

匈奴第二支族人逐渐向西北方发展,历经寒冷天候的艰辛,克服劳苦困难的行程,基于需要迫使他们拿出中国的丝绸,来交换西伯利亚的毛皮。他们的文明生活仅限于初期阶段,现在被岁月抹去所有的痕迹,匈奴人天生凶狠的性格,在与野蛮部落的交往过程,受到刺激更为变本加厉。这些野蛮的部落就某些行为看来,与荒漠的野兽没有多大区分。他们具有独立不羁的气质,立即拒绝单于的世袭继承制度,每个旗由特别选出的穆萨或称为旗主来治理,喧嚣的会议掌管全民族的公共事务。迟至13世纪获得伟大的匈牙利(Hungary)^①这个称呼,才在历史上证实这个国家的存在,这时还短暂居住在伏尔加河东岸。他们在冬季带着牲口前往这条大河的入海口附近,夏天逐水草抵达萨拉托夫(Saratoff)高纬度区域,或是卡马(Kama)河的合流处。这些地方至少还是黑色卡尔梅克人(Calmucks)最近的边界,在俄罗斯保护下已有一世纪之久,还有些人又回到中国边界附近原来的发源地。这些四处漂泊的鞑靼人无论是离开或回归,联合在一起的营地,包括五万个庐幕或家庭,展现出古老匈奴人长距离迁移行动^②。

从匈奴抵达伏尔加河,在中国人眼中消失,到出现在罗马人的前面,几百年时光转瞬而过,这段期间的历史陷入黑暗,无人知晓。倒是可以提出一些理由,知道是同一股力量逼得他们离开本乡本土,继续不断向着欧洲的边界前进。鲜卑是不共戴天的世仇,声势强大以致从东到西横跨三千哩^③,匈奴无法力敌这个邻居,逐渐感受到强大的压力和恐吓;西徐亚人的部族也不敌鲜卑人大败而逃,对匈奴而言,难免可以增加自己的实力,相对也会缩小

^① 鲁布鲁基斯(Rubruquis)教士在13世纪研究匈牙利这个不寻常的名字,从追踪它的语言和起源着手。

^② 1771年有三十万土尔扈特族人,也就是俄罗斯的卡尔梅克人,归顺清朝。中国的乾隆皇帝勒石刻碑,已由在北京的传教士译成外文。皇帝以天子和国君的名义,辞藻华丽而优美。

^③ 《通鉴纲目》叙述鲜卑人的征战范围有一万四千华里,按照现在的标准,二百华里(要是更精确的话应是一百九十三华里)等于纬度一度,而一英里要超过三华里,而且知道古代的华里不到现代的一半,所以算起来只合三千哩。

既有的疆域。读者要是不了解这个民族,光是听到名字就会感到刺耳,因此在进入主题之前,有若干可疑之处不能避而不提。首先就是北方的匈奴因为南朝的灭亡,而获得相当的人力增援,这是3世纪发生的事件,南方地区全部纳入中国的版图;其次是英勇的战士远离家园,是要获得自由的乐土,寻找冒险犯难的乡亲;再者是他们因兴旺繁荣而分为较小的部落,一旦时运不佳遭遇困难,自然就会团结起来^①。

匈奴人带着牛马牲口、妻儿子女、随从盟友,一起迁移到西方的伏尔加河地区。接着放胆前进侵入阿兰人(Alani)的国土,而阿兰人是一支游牧民族,一度占领并蹂躏广阔无垠的西徐亚旷野之地。位于伏尔加河与塔内斯(Tanais)河之间的平原,上面散布着阿兰人的帐篷。他们的声名和习惯随着征战的胜利,扩展到广大的区域,阿加瑟西(Agathyrsi)和格洛尼(Geloni)这些喜欢在身上彩绘的部落,被击败成为部属。他们向北发展,深入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处于当地的野蛮人当中,在暴怒或饥饿之时习惯以人肉为食。他们向南进犯,一直推进到波斯和印度的边界。混合萨尔马提亚人和日耳曼人的血统,可以改进阿兰人的容貌,黝黑的皮肤变得较为白皙,尤其是头发成为淡黄色,这在鞑靼人的种族中很少发现。他们与匈奴人相比,体形面容不会那样丑陋不堪,行为习性也不会那样残忍粗暴,在英勇无畏和放任不羁的精神上,一点都不输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热爱自由,所以拒绝使用家养的奴隶。他们爱好武艺,认为人类最愉快和最光荣的事务,莫过于战争和掠夺。一柄出鞘的弯刀固定在地面,是宗教崇拜的唯一对象,敌人的头皮是最有价值的马饰。他们用怜悯和蔑视的眼光来看待胆怯的战士,只有这种人期望活到老死之龄,才会忍受缠绵床榻的病痛。匈奴人和阿兰人的兵力在塔内斯河两岸遭遇,双方就勇气来说势均力敌,总得分一个高下。匈奴人在血腥的斗争中占了上风,阿兰的国王被杀,遭到击溃民族的余众一哄而散,通常不是逃走就是降从。有一群自行流放的族人,在高加索山脉的深处,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发现一个安全的避难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当年的姓氏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另外一个族群本着大无畏的勇气,向着波罗的海的海岸前进,与北方的日耳曼部落结合在一起,入侵在高卢和西班牙的罗

^① 匈奴的后续历史还延长三或四个朝代,有很明确的证据证明,虽然他们在中国的内地久居,仍旧保持原有的尚武精神。

马行省,分享所获得的战利品。绝大部分阿兰人还是加入带来荣誉和利益的联盟,而且匈奴人尊敬运道不佳但勇气十足的敌人,成立联盟可以增加兵员的数量和作战的信心,共同侵入哥特帝国的疆域。

六、哥特人被匈奴人击败恳求罗马保护(375 A.D.-376 A.D.)

伟大的赫曼里克(Hermanric)据有的领土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寿至颐期而又威名显赫,可以享受胜利的成果。当他获得警报,说是一群前所未知的敌人^①,以雷霆万钧之势快速接近,那些野性未驯的臣民因此封以蛮族的称号,不能说没有道理(375 A.D.)。惊慌失措的哥特人看见自己的田园和村庄被焚毁,家人惨遭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对于匈奴人的兵员数量、作战实力、快速行动和残酷无情,不仅感到畏惧而且更要夸大其辞。除了带来恐惧以外,匈奴人尖锐刺耳的喊叫、粗鲁古怪的动作以及丑陋畸形的容貌,更引起人们的惊愕和厌恶。这些西徐亚的野蛮人要是拿来与野兽作比较(图画看来有些相似),只不过用两条腿走路而已,何况姿态还极为不雅;要是拿奇形怪状的身材来作比较,就跟古代放在桥头的护界神(Termini)一样,是一块矮墩墩的石碑。他们有宽阔的肩膀、扁平的鼻梁、小小的黑眼睛陷在深凹的眼眶里,几乎都不留胡须,所以无法享受年轻时短髭的风流潇洒,和年迈时长髯飘然所带来的尊敬,只能从这些方面与别的人种有所区分。这个民族的起源带有神话的性质,与他们的外形和习惯很相配。西徐亚的女巫全身恶臭从事死亡的勾当,被人类社会所驱除,就在沙漠里与地狱的精灵交媾,这种受到诅咒的结合,产生的后裔就是匈奴人^②。对于充满恐惧和荒谬无比的传说,怀恨在心的哥特人倒是深信无疑,然而在满足自己恨意的同时,无形中就增加了恐惧感。恶魔和女巫的后代,必然继承不可思议的神奇能力和凶恶不祥的性格作风。

赫曼里克为了对付像这样的敌人,准备组成哥特人的联军,立刻发现那

^① 所谓匈奴人可靠的历史,全是传闻的无稽之谈。有关他们的起源和发展,都找不到任何根据,提到他们追随一只公牛或者一只雄鹿,通过泥泞的梅奥蒂斯海。

^② 像这样令人厌恶的起源,乔南德斯以哥特人的仇恨心理加以描述,好像模仿希腊人,不像他们的神话那样富于诗情画意。

些臣属于他的部落,过去一直受到高压统治,深感愤愤不平,现在不仅不愿击退来敌,反倒支持匈奴人的入侵行动。罗克索拉尼(Roxolani)族^①有位酋长,已经背叛赫曼里克的阵营。他的妻子虽然无辜,还是受到残酷暴君的严辞指责,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惨死的妇人有一群兄弟,要找机会为她报仇,年迈的哥特国王被他们用短剑围攻,严重的伤势使他缠绵在床榻之上,虚弱的身体妨害到战事的指挥和遂行。由于成员之间各怀鬼胎不断发生争执,全民会议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赫曼里克感到绝望而亡,治理国家的大权落在威悉默(Withimer)的手里。在一些西徐亚人佣兵部队的协助下,他虽然实力不足,还是维持着对抗匈奴人和阿兰人的局面,直到在一场决定性的会战,受到击溃被杀为止。东哥特人只有认命降服,从此以后,就连阿兰人的王室阶层,都被傲慢的阿提拉(Attila)看成手下的臣民。冲龄国王威特里克(Witheric)被两位积极进取的武士救出来,阿拉瑟乌斯(Alatheus)和萨弗拉克斯(Saphrax)用行动来表现英勇和忠诚。东哥特人那些不愿受奴役的余众,在这两位武士的指挥下,小心翼翼的向着达纳斯图斯(Danastus)河前进,这条巨川又叫德涅斯特(Dniester)河,现在正好分隔土耳其和俄罗斯两大帝国的疆域。

在西哥特人这方面,生性谨慎的阿萨纳里克(Athanaric),非常重视自身的安全,就把西哥特人的营地设置在德涅斯特河的两岸,虽然有坚定的决心要反抗战胜的蛮族,自认目前以不激怒对方为宜。匈奴人受到大批行李和俘虏的拖累,无法保持以往正常的行军速度,他们运用军事技巧来欺骗阿萨纳里克的部队,让对方几乎难逃全军被歼的命运。西哥特人的士师*^②防守德涅斯特河两岸,匈奴人大量骑兵部队趁着月明之夜,在可以徒涉的位置渡河展开包围攻击。面临这种状况一切作为全部无济于事,西哥特人只有朝向多山的地区撤退。胸有成竹的将领拟定深谋远虑的计划,遂行尔后的防卫作战,准备运用普鲁斯(Pruth)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山地,构成坚强的防线,要从匈奴人破坏殆尽的入侵行动中,确保这片广大而富饶地区的安全,也就

① 罗克索拉尼人可能是俄罗斯人的祖先,在诺夫哥罗德·维利奇(Novogrod Veliki)时期的居留地(862 A. D.),跟拉文纳的地理学家指出罗克索拉尼人的位置(886 A. D.),相距并不算远。

* ② [译注] Judge,运用圣经的名称,两者的性质很类似。

是现在所称的瓦拉几亚(Wallachia)^①。但是西哥特的士师怀抱的希望和安排的措施全部落空,那些全身颤抖的同胞非常焦急,被恐惧所驱策,认为只有多瑙河才是唯一的障碍,可以把他们从所向无敌,在后追赶的西徐亚蛮族手中救出来。整个民族接受弗里提根(Fritigern)和阿拉维乌斯(Alavivus)^②的领导,枉其仓卒向着这条大河的河岸前进,恳求东部的罗马皇帝给予保护。阿萨纳里克战败之后,担心会犯下通敌的罪行,带着一群忠实的部下,向着考卡兰(Caucaland)这个多山地区退却。获得外斯拉夫尼亚(Transylvania)难以穿越的森林掩护,安全可以确保无虞^③。

瓦伦斯结束高卢战争,赢得相当的荣誉和成就以后,带着大批人马穿过亚细亚的疆域,最后将行宫设置在叙利亚的首府。他在安条克花了五年时间^④,从相当安全的距离以外,注意观察波斯国王带有敌意的企图;阻止萨拉森人(Saracens)和伊索里亚人(Isaurians)^⑤的抢劫行动;用理性的态度和有力的论证,力行阿里乌斯教派的神学信仰;并且采用处决有罪和滥杀无辜的手段,以祛除心中的疑惧。瓦伦斯派往多瑙河驻守的文职官员和武将,送来重要的情报资料(376 A. D.),使他极为关注当面的状况。据报北方激起强烈的动乱,局势极为不安,匈奴人是个来历不明的民族,极其邪恶凶狠,入侵的行动业已摧毁哥特人的武力。前来恳求收容的群众原本是好战的土著,惨遭打击以致尊严扫地以后,被逼来到多瑙河岸,人数络绎不绝,占有长达若干哩的正面。他们高举双手,声泪皆下,痛悔以往的不幸和当前的危险,认为获得安全的唯一凭借,完全寄望罗马政府的宽大处置,并且郑重提出声明,只要皇帝仁慈为怀,允许他们垦殖色雷斯的荒地,他们有勇于责任道义和受恩之深重,必定自我约束,严守国家法律,防卫帝国疆域。哥特人的使

① 阿米阿努斯的原文并不完整,也可能有谬误,依据地面的自然状况,可以说明哥特人建造防御用土堤的位置,事实上也只能局限在这几个地方。

② 比亚(Buat)有个很奇怪的想法,他把阿拉维乌斯和哥特主教乌尔菲拉斯(Ulphilas)看成是同一个人,乌尔菲拉斯是一个卡帕多细亚俘虏的孙子,成为哥特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君主。

③ 阿米阿努斯和乔南德斯都曾经提及,是匈奴人颠覆哥特帝国。

④ 阿米阿努斯的年代含糊不清而且内容不够完整,蒂尔蒙特花很大力气把瓦伦斯的编年史整理得很清楚。

⑤ 伊索里亚人每到冬天就在小亚细亚一带拦路抢劫,最远会到君士坦丁堡的邻近地区。

者心急万分,迫切期望能从瓦伦斯的口中,获得决定同胞命运之答复,只要恩准渡河肯定上述保证奉行不违。

瓦伦提尼安在上年逝世(375年11月17日),东部皇帝无法获得睿智而极具权威的指导。哥特人的状况急需当机立断,无奈手下的宠臣胆小怕事,以为拖延不决和含糊其辞,才是最稳靠的办事方法,瓦伦斯终于为群臣所误。只要人类存有好恶之情和利害之心,有关战争与和平、正义与政策等问题,自古以来在会议中争辩不休者,恒为近世深思熟虑之主题所在。当大量蛮族受到绝望和饥馑的驱使,恳求在一个文明国家的领域内定居,到底是同意还是拒绝,就其适当和危险所做的考量,却不曾请教欧洲最有经验的政治家,听听他们有何高见。有关国家安全之重大议题,瓦伦斯交给大臣讨论。他们当然会深感困扰而意见分歧,但是很快获得默契,提出一项极为中听的意见,投合君王傲慢自大而又怠惰贪婪的性格。那些授与禁卫军统领和将领头衔的奴隶,对于此次哥特人大迁移带来的严重后果,不是等闲视之便是漠不关心。要知与以往在帝国边陲地区,建立局部而临时的移殖区,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他们赞许上天赐予的恩惠,掌握为数众多又难以征服的外籍军队,来自地球上遥远的国度,可用来拱卫瓦伦斯的宝座,同时据以减少行省年度征兵员额,收取省民大量黄金作为补偿费用,充实皇家财源。哥特人的恳求得到批准,宫廷接受他们效力,命令很快颁给色雷斯行政区的各行省总督和军方将领,对大量人员所需的交通和给养,完成必要的准备,俾能安置在适当地区供未来定居之用。皇帝的恩典附带两项严苛的条件,就罗马人而言,审慎处理是正当的要求,不满的哥特人处于困境只有接受。那就是他们在越过多瑙河之前,先要解除武装;还要把子女留下,分送到亚细亚各行省,接受教育过文明生活,当做人质,保证父母的忠诚。

七、哥特人渡过多瑙河遭受严苛的待遇(376 A. D.)

距离遥远的协商一定会耽误时间,有一群哥特人缺乏耐心,认为已经恳求保护,虽然没有得到罗马政府的同意,就想先行渡过多瑙河。他们的行动被配置在沿岸、严加戒备的部队发觉,蛮族的先锋被击退,蒙受相当的伤亡。然而在瓦伦斯统治之下,国务会议经常表现出怯懦的一面。像这次处理蛮族事件,勇敢的军官为国家服务负责尽职,结果受到免职的处分,能够保住

性命已是万幸。皇帝的敕令终于下达,要运送整个哥特民族渡过多瑙河,执行这个命令就得完成艰辛而困难的工作。流经此地的多瑙河宽度在一哩以上,而且连日大雨使得水位暴涨,不少人在渡河途中被急流冲走,遭到溺毙。一支庞大的船队由各型船舰和独木舟组成,已经完成整备,日夜在两岸之间穿梭运输,不知疲劳的辛勤工作。瓦伦斯的下属要竭尽所能,不让一个蛮族留在对岸,谁知这群人竟会颠覆罗马的基础。原来的构想是要正确计算渡河的人数,负责的官员感到大惊失色,这项永无止境的工作根本不切实际,只有半途而废。大流士和薛西斯(Xerxes)的大军,长久以来视为不经的传说,只是古人的夸大之辞,世人只要看到目前的景况,就可证明那个时代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完全据实记载。相关的证据显示渡河的哥特武士有二十万人,要是加上相当比例的妇女、儿童和奴隶,包括男女老幼在内总数将近一百万人,极其庞大的群众形成无与伦比的迁移行动。哥特人的儿童要与平民大众分离,尤其是出身高贵阶层的小孩更是如此,一点都不耽搁就被送到遥远的地点,在那里居住和接受教育。无数的车队载运人质或俘虏通过城镇,行省属民看见他们穿着华丽的服饰,具有强壮而勇武的体魄,感到惊愕不已,难免产生羡慕之心。对罗马人极为重要的协议,为哥特人带来羞辱,他们就想尽办法加以规避。蛮族认为武器是荣誉的标志,也是安全的保障,打算付出代价让好色和贪财的军官能够接受。于是生性傲慢的武士为了保有武器,勉强同意拿妻子和女儿供罗马人淫乐。美丽少女或俊俏变童的诱惑,使检查人员大开方便之门。有人还不以此为满足,要染指新盟友的华丽地毯和亚麻衣服^①,甚至滥用职权不惜巧取豪夺,让自己的农场塞满牲口,住宅充斥奴隶。哥特人手执武器也获准登船,等到实力集结在对岸,巨大的营地满布下梅西亚(Lower Maesia)的平原和山丘,就像大军压境一样,带来杀气腾腾的敌意。阿拉瑟乌斯和萨弗拉克斯是东哥特人的首领,也是幼君的监护人,随后出现在多瑙河北岸,立即派遣使者赶赴安条克宫廷,请求给予西哥特人所获得的待遇,他们会同样答应归顺并且会感恩图报。瓦伦斯断然拒绝,使东哥特人中止南下的行动,同时也显现宫廷的懊恼、疑虑

^① 欧纳庇乌斯和佐西穆斯不厌其烦,将哥特人认为值钱和奢华的物品列出清单。然而这些都是行省制造的产品,蛮族获得的方式,在战时可以当成战利品掠夺,但是也可能在平时是赠送的礼物,或是自己花钱购买。

和恐惧。

当时所谓的蛮族是毫无纪律而且居无定所的未开化群体,需要最坚定的性格来调解,最技巧的方式来管理。将近一百万额外的臣民,要供应每日生活所需,工作必须极为勤奋又要毫不懈怠,何况经常会遭到失误和意外的干扰。哥特人要是感觉到自己成为畏惧或藐视的对象,不是无理取闹就是气愤填膺,促使他们采取极端的手段,因而国家的命运取决于瓦伦斯的将领是否谨慎和正直。在这个重要关头,卢庇西努斯(Lupicinus)和马克西穆斯(Maximus)负责色雷斯军政府诸般事宜。岂知两人利欲熏心,稍有中饱私囊的机会,便置一切公益于脑后。他们的罪行唯一可减轻之处,在于毫无能力可以察知种种倒行逆施竟会招致严重的后果。他们非但未能遵奉君主的命令,以慷慨好施的作为满足哥特人的要求,反倒对饥饿的蛮族所急需的用品,课以毫无人性的重税。腐臭粗劣的食物售价奇昂,市场不供应卫生而足够的粮食,倒是充斥着狗肉和病死的不洁动物。哥特人要获得一磅面包,需要放弃一个实用而所费不赀的奴隶,用十磅贵重而已无用处的金属^①抢购小量肉类。一旦耗尽家财,就要靠着鬻儿卖女维持最低生活。虽然他们酷爱自由,每个哥特人都想保有这种胸襟,但是在无可如何之时,只得屈从令人丧气的格言:子女与其死于无望之境,不如苟活于奴役之身。有名无实的恩主,向他们讨债的种种暴虐行为,令人最为愤慨,何况那点恩情早被随之而来的伤害所抵销。不满的情绪在蛮族的营地逐渐滋长,他们把忍耐和负责的行为当做长处来诉说,到处恳求也没有结果,最后只有大声抱怨,从新盟友那里得到冷酷无情的待遇。举目所见是一片富裕的景象,在这个肥沃而丰收的行省,他们却因人造的饥馑,身受不堪负荷的苦难。自从帝国的贪官让受伤害的民族可以保有和使用武器,他们不仅掌握自救的手段,也有报复的工具。喧嚣的群众不会掩饰他们的情绪,抗议就是反叛的征候。卢庇西努斯和马克西穆斯不仅怯懦而且自知犯下大罪,这时起了警惕之心。这些狡猾的大臣运用巧妙的手法,把集思广益的会议中所定出的政策,以暂时的权宜办法来取代,想将哥特人从帝国边陲的危险位置,分散开来以后,送

^① 所谓“无用的金属”就是指白银。乔南德斯是哥特人,难免大为光火,把一切不法作为全都掀出来;奴性很重的希腊人,帮着为罗马人掩饰令人发指的行径,反而责怪蛮族不守信用;阿米阿努斯是爱国心很重的历史学家,对这个难堪的题材轻描淡写提到一下;杰罗姆很公正的指出罗马人的罪行,但是叙述的内容很简略。

到内陆各行省的军队驻扎地点。他们知道自己不值得蛮族尊重或信任,很快从各地召集军队,对于群众缓慢而拖延的行动,用武力加以催促,然而这些蛮族对于身为罗马的属民,并未否认其名分和责任。瓦伦斯的将领现在把全部注意力投向心怀不满的西哥特人,对于构成多瑙河防卫要点的船只和工事,非常大意以致疏于戒备。阿拉瑟乌斯和萨弗拉克斯很焦急的等待机会,好摆脱匈奴人蹑踪追击,发现罗马人产生重大的疏失就善加利用,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尽快获得木筏和船只。东哥特人的首领很顺利将幼主和军队运到对岸,在帝国的领域内形成独立而带有敌意的阵营。

八、哥特人叛乱及与罗马帝国的争战(376 A. D. - 377 A. D.)

阿拉维乌斯和弗里提根拥有士师的称号,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是西哥特人的首领,权威来自他们的门第,得到国人的认可和拥戴。在承平时期,两人的权势和地位相当,等到国人受到饥饿和高压痛苦,才识高人一等的弗里提根负起军事指挥之责,依据公众利益行使授与之职权。他在抵抗暴虐政府的伤害和侮辱,成为世人公认的正当行为之前,一直约束着西哥特人暴虎冯河的冲动,也不会为博得公正和稳健的虚名,牺牲任何实际的利益。他深知团结哥特人的力量在一个旗帜之下,所能产生的优势和好处,于是暗中与东哥特人建立友情,就在信誓旦旦要绝对服从罗马将领之时,开始慢慢向梅西亚诺波里斯(Marcianopolis)前进。这个城市是下梅西亚的首府,离多瑙河约有七十哩。就在这个决定生死存亡的地点,双方之间仇恨的火花,点燃无法扑灭的熊熊烈焰。卢庇西努斯邀请哥特酋长参加豪华的饮宴,身强力壮的扈从全副武装留在宫殿的入口,各处城门戒备森严,坚持不让蛮族在货品充足的市场购物。然而他们认为具有臣民和盟友的身分,就应该有这份权利。这些扈从卑辞请求同意,却受到无礼和嘲笑的口吻加以拒绝,等到忍耐到达极限,市民、士兵和哥特人发生激烈的口角和对骂,接着互相殴打,很快举起刀剑,意外争执所流出的鲜血,变成长期毁灭性战争的发起信号。正当喧闹而纵饮的欢宴之际,有位传令私下向卢庇西努斯报告,很多士兵被杀,武器被夺。这时他饮酒过量,睡意很深,竟然下达轻率的命令,要杀光弗里提根和阿拉维乌斯的卫士,以为死者报仇。骚动的叫声和垂死的呻吟惊醒弗里提根,感到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就像一位英雄具有冷静和无畏的精

神,他知道要是再给敌人有考虑的时间,让他们下手采取行动,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哥特人的领袖用坚定而稳重的语气说道:“双方因细故发生争吵,看来已经扩大。只有保证我们的安全,运用我们的权威,才能缓和这场骚动,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讲完话以后,弗里提根和他的同伴拔出长剑,穿过挤满群众的宫殿、街道和城门,没有遭到拦阻就跨上坐骑,在吃惊的罗马人面前飞驰离去。

哥特的将领回到自己的营地,受到群众热烈动人的欢呼,毫不迟疑立即宣战,按照祖先的习俗竖起代表各部落的旗帜,蛮族号角回响着粗犷而哀怨的旋律。罪大恶极的卢庇西努斯在激怒可畏的敌人以后,未能及时一网打尽,反倒是用轻蔑的态度来处理。他以发生紧急状况为理由,尽量召集军队,率领前去征讨哥特人。蛮族在离梅西亚诺波里斯约九哩的地方,等待敌人来攻。这场作战的胜负取决于将领的才能,而不是部队的武器和纪律。英勇的哥特人在弗里提根的指挥下,用奋不顾身的近接战斗,摧破罗马军团的数组。卢庇西努斯把武器、将旗、部属和勇敢的士兵扔在战场,部队奋战到底徒然牺牲性命,只能用来帮助可耻的主将逃命而已。有位哥特史学家赞颂民族的光荣事迹,很骄傲的说道:

就是这个得胜的日子,终结哥特人的苦难。罗马的安全响起警钟,自此后哥特人从流离失所的异乡逐客,变成当家做主的市民身分,向原来的地主显示出绝对的统治权,最后终于据有以多瑙河为界的帝国北部行省。

蛮族遂行统治权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和破坏。他们应享有的天赐恩惠和社会交往,都被帝国大臣剥夺,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才会对帝国臣民施加报复。卢庇西努斯的罪行,使得色雷斯生性和平的农民受到蹂躏,村庄被焚毁,无辜的家人被屠杀或掳走。哥特人战胜的信息立刻传遍邻近地区,罗马人感到无比惊慌和沮丧,仓卒之间只能鲁莽从事,使得弗里提根的气焰高涨,行省的灾祸加剧。就在大迁移发生前不久,一大群哥特人在苏里德(Suerid)和科利阿斯(Colias)的指挥下,接受保护可以为帝国效力,开往亚德里亚堡(Hadrianople)城墙下扎营。瓦伦斯的大臣急着要他们离开,搬迁到越过赫勒斯滂海峡的亚洲地区。在遥远的距离就不易与同胞联系,也不会

产生危险的诱惑力,惹起大家效法。为示忠诚的归顺不产生贰心,他们只有委曲求全,接受远移的命令,婉转要求给予足够的粮食,并延后两天出发。亚德里亚堡的最高行政长官,因为在乡间的宅邸受到骚扰而大为光火,摆出毫不通融的态度,将城市里的众多居民和工人武装起来,语带威胁的他们要立即开拔。蛮族感到惊愕还是心平气和据理力争,最后被群众辱骂的叫嚣和投射的武器所激怒,失去耐心且无法忍受对方的轻蔑行为,痛击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逃走的市民不敢还手,很多人的背后留下可耻的伤口。蛮族夺得华丽的胄甲^①,过去自命英勇不屑于披挂。哥特人的两支部队由于遭遇雷同而惺惺相惜,得胜的分遣队立刻和西哥特人联合起来,苏里德和科利阿斯的部队期望弗里提根尽速抵达,就会列阵在他的旗帜之下,在亚德里亚堡的围攻作战中扬威立功。守备部队激烈抵抗,等于让蛮族知道,攻击正规的工事碉堡,毫无军事技术可言的蛮勇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将领明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解围而去,临走前爽直的说,他只跟石头城墙言和,于是把一股怨气发泄在邻近地区。弗里提根很高兴有一群强壮的工人加入阵营,这些人在色雷斯的金矿^②服行劳役,残酷的主人鞭策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③。新加盟的人领着蛮族穿过无人知晓的小径,到达最偏僻的地方,选来安置民众、牛只和储备的谷物。在这些向导的协助下,蛮族了解当前的状况,可以到处通行无阻,使当地民众无可遁形,结果是抵抗必亡,逃走难行,一切希望破灭之后只有归顺,也难获得蛮族征服者怜悯之情。在四处受到蹂躏和破坏之际,有一大批当奴隶卖掉的哥特儿童,重回到双亲的怀抱。他们过去备尝丧失子女的痛苦,但是双方在见面以后,照说心灵受到亲情的安慰,能够恢复人道的关怀,反而激起凶暴的天性,急欲报仇雪恨。他们听到子女的诉苦,说身为奴隶受到主人的摧残迫害,真是觉得痛心疾首,于是如法炮制,把这些残酷的行径,同样施为在罗马人的子女身上。

① 有些皇室的物品像是盾牌之类,确实是在亚德里亚堡制造。群众就是在这些工人带头之下,与哥特人发生争吵。

② 矿场位于贝西(Bessi)地区的万山丛中,罗多彼(Rhodope)山脉在腓力比(Philippi)和菲利普波里斯(Philippopolis)之间迤邐而过。这两座马其顿城市,都因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而得名,他每年从色雷斯矿场获得价值一千泰伦(等于二十万英镑)的贵金属,仅这项收入就可以用来支付组成方阵的军队,收买希腊的演说家。

③ 这些处境恶劣的工人常逃走,瓦伦斯制定严苛法律,好把他们从藏身处抓出来。

瓦伦斯和朝廷大臣将一个敌对的民族带进帝国的中枢地区,的确是草率而不智的决定。只要坦诚的承认以往的缺失,然后很实在的按照原来的保证行事,还是能够调解双方的隔阂。从东部君王怯懦的个性来看,这种息事宁人的温和措施应该获得他的同意,但是,唯独他对这件事表现出英勇的作风,暴虎冯河的举动断送自己的性命,也害惨他的臣民。从安条克回师君士坦丁堡,等于是明示他的意图,在于救平危险的叛乱活动(377 A. D.)。他知道这件大事很难料理,由于格拉提安皇帝亲自统率西部的军队,他请求侄儿给予援助。久经阵战的部队防卫着亚美尼亚,也被火速召回,放弃重要的边区任凭沙普尔自由处置。在皇帝还未到达前线这段时间,把当前指挥哥特战争的责任,交付给部将图拉真(Trajan)和普洛弗图拉斯(Profuturus)。这两位将领对自己的能力抱着一厢情愿的看法,等他们抵达色雷斯,内廷伯爵里绍默(Richomer)率军加入。西部的协防军由高卢的军团组成,在行军时打着他的旗帜,逃亡的风气很盛,无论是实际战力或兵员数量都是虚有其表。召开作战会议的时候,根本不考虑状况,完全是爱面子的虚荣心作祟,决定寻找敌军主力一决胜负。

蛮族扎营在开阔而肥沃的草原,多瑙河分成六条支流出海,这地方靠近最南边的河口^①,营地用大车环绕成为坚固的城寨^②,蛮族很安全的留在封闭的保护圈内,享受英勇行为所获得的成果,以及从行省掠夺的战利品。就在大家痛饮作乐之时,机警的弗里提根从观察罗马人的行动,洞悉他们所望达成的企图。他知道敌军的数量会继续增加,也了解对方意图攻击他的后方。就在这时因为缺乏牧草,逼得他要移动营地,于是把散布到邻近地区从事掠夺的分遣队,召回他的旗帜下列阵。这些在外的单位远远看到烽火信号^③,服从首领的命令,用最快速度赶回去。营地充满蛮族好战的群众,都在大声喧闹叫嚣,一副等不及的样子要求出战,酋长也在一旁鼓动,火爆的情绪更形高涨。很快接近日暮,两军已经完成接战准备,只有延到第二天清

① 可以从安东尼的行程指出这个地点的位置,在奥维德放逐地托米(Tomi)的北方约六十哩处,由命名为沙利西斯(Salices)(意为柳树)可知道土壤的性质。

② 蛮族把大车围成一圈成为车城,用来当成工事供防御之用,他们的后代把这个名字一直保持到15世纪。

③ 这句话的拉丁文原文是一种隐喻,用在这里等于是破坏阿米阿努斯的文体,实际指的是用火炬或者是举火作为信号。

晨再动手。战备的号角响起,哥特人相互立下重誓,激励视死如归的勇气。向前迎敌的队伍,用粗俗的歌声颂扬祖先的光荣事迹,同时混合着凶狠而刺耳的呐喊,来对抗罗马人经过训练、全军一致的齐声吆喝。弗里提根施展作战的技巧,在指挥方面高人一等占到上风,流血成河的短兵相接,无论是开始或结束,双方都很清楚,完全取决于每位战士坚持到底的决心,发挥体力、勇气和机敏的战斗效果。亚美尼亚的军团要用武器来保护他们的声名,受到优势敌军的压迫完全无还手之力。罗马军的左翼陷入混战之中,地面遍布着零乱的尸体。双方倒是有失有得打成平手,等到接近黄昏时,两军收兵各回营地,谁也没能赢得决定性的战果。真正的损失对罗马军而言会感到很严重,因为他们的兵员数量较少。哥特人没有料想到竟会遭到坚强的抵抗,不但感到困惑而且极为沮丧,就在围成的城寨内停留七天,坚守不出。只要情况容许而且时间和地点适合,死者要是阶层较高的军官,就很虔诚的举行葬礼仪式,对于无法分辨的平民大众,只有不加掩埋留在平原上。腐烂的肉体被贪吃的猛禽所吞食,在那个时代,只有鸟类可以经常享用到如此盛大的宴会。几年以后,裸露的白骨散布在广阔的原野,看在阿米阿努斯(Ammianus)眼里,是沙利西斯(Salices)会战最可怕的纪念物^①。

九、哥特人的联合行动及罗马帝国的各项作为(378 A. D.)

一场血战使哥特人的前进受阻,帝国的将领因为军队在不断的激战中消耗殆尽,因此要运用更合理可行的计划,采取坚壁清野的方式,让数量庞大的蛮族得不到给养,在饥饿的压力下陷于毁灭的绝境。他们准备将东哥特人局限在多瑙河、西徐亚荒原和海姆斯(Haemus)山地之间,很狭小的一隅之地,必然会引起饥馑,让蛮族的战力和意志在无形中冰消瓦解。执行这个计划获得相当的成就,蛮族几乎耗尽自己的存粮和地区的收成。骑兵主将萨图尔尼努斯(Saturninus)勤奋的工作,加强罗马人的工事堡垒,缩小包围圈的防线。告警的情报干扰到他的任务,一群新到的蛮族越过毫无防备

^① 历史学家可能亲自到过这块平原,那时他的身分要不是士兵就是旅客。阿米阿努斯的个性很谦逊,亲身参加君士坦提乌斯和尤里安的波斯战争以后,把有关自己的冒险事迹全部都隐藏起来,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在何时离开军职。等他退休回到罗马,才开始写作那个时代的历史。

的多瑙河,不是要支持弗里提根,就是要仿效他的举动。萨图尔尼努斯对敌人的兵力大小弄不清楚,顾虑会被截断后路,有遭到歼灭的危险,只能忍痛放弃围困哥特人的营地,以致功败垂成。怒气填膺的东哥特人从包围圈里冲出来,为了满足饥饿难忍的胃口和深仇大恨的心理,一再蹂躏这块富裕的国土,从多瑙河河岸延伸三百哩直到赫勒斯滂海峡。行事明智的弗里提根成立蛮族联盟,以感情和利益为诉求的目标,获得很大的成功。派出的使者用爱好掠夺和仇恨罗马说服他人共襄盛举,当然有时视状况对自己的困难避而不提。弗里提根把大部分的同胞团结起来,纳入组织严密的同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他们都服从阿拉瑟乌斯和萨弗拉克斯的指挥,把两人视为冲龄国王的监护人。为了共同的利益,敌对部落之间的长期仇恨,都搁在一边暂时不予理会,整个民族那些各行其事的分子,全都聚集在一个旗帜之下。东哥特所有的酋长,全部都为西哥特主将的才干所折服。弗里提根从实力强大的泰法勒人(Taifalae)那里获得协助,这个部落由于很可耻的家庭习性,使得军事的名声受到玷辱。每个年轻人早在呱呱坠地之时,就与部落的武士建立密不可分的友谊,也可以说是淫荡下流的恋情,一直要等年轻人单独在森林里杀死一只巨熊,或者是一头野猪,证明他有男子汉的气概,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才能解除。哥特人最强大的生力军来自敌人的营地,就是这些对手将他们驱出原来的家园。匈奴人和阿兰人之间的隶属关系原本就很松散,加上他们的收获非常丰硕,所以延后了征服行动,也使得会议受到干扰。弗里提根开出很高的价码,使好几个旗的人马受到诱惑。西徐亚的骑兵队速度惊人,对于屹立不摇、坚持到底的哥特步兵,可以增强机动和打击的效果。萨尔马提亚人对继承瓦伦提尼安的皇帝怀恨在心,利用当前混乱的局势,不仅趁火打劫还要加以扩大。阿勒曼尼人也浑水摸鱼,入侵高卢的行省。这些状况引起西部皇帝的关注,也转移他用兵的方向^①。

蛮族进入军队和皇宫,引起最危险的事件之一,是逐渐发觉他们与有敌对意图的同胞相互通信,无论是出于不慎或是有意为之,把罗马帝国的弱点泄漏出去。有个士兵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曼尼人,担任格拉提安的贴身侍卫。他属于伦提恩西(Lentienses)部落,居住在君士坦斯湖的对岸。为了处理家

^① 杰罗姆特别列举出这些民族,等于标明二十年的苦难时期,这封给希利奥多鲁斯(Heliodorus)的书信是写于397年。

务事他请假返乡,在和家人与朋友短暂相处时,对他们好奇的询问都详细的回答。这个多嘴的士兵虚荣心作祟,把他所熟知的国家机密和主子的意图,尽情宣泄无遗。他提到格拉提安准备率领西部帝国以及高卢的兵力,前往协助他的叔父瓦伦斯。永不服输的阿勒曼尼人获得这个情报以后,可以预先安排正确的时间和方式,使入侵行动获得成功。他们派出轻步兵先遣部队担任危险的任务,在2月渡过冰冻的莱茵河,为这次影响深远的战争拉开序幕。他们怀抱着极为大胆的理念,要达成掠夺或征服的目标,把深思熟虑的审慎作为置之度外,也不遵守国家之间的诚信原则。一群群强壮的亡命之徒,从每处森林和村庄中蜂拥而出。在阿勒曼尼人大军前进的途中,畏惧的民众将他们的兵力估计为四万人。善于奉承的宫廷为了夸耀起见,把数量扩大为七万蛮族。奉令向潘诺尼亚进兵的军团,立刻被召回,或是停留不再开拔,用来防守高卢遭到入侵的行省。军事指挥权分别赋予纳尼努斯(Nanienus)和梅洛包德斯(Mellobaudes)。年轻的皇帝虽然尊重前者的经验和智慧,更赏识后者临阵当先的大无畏精神。对于内廷伯爵和法兰克人国王之间水火不容的个性,也只有后者能调停得相安无事。他的对手是阿勒曼尼国王普里阿里努斯(Priarius),为人刚愎任性,行事宁折不弯。部队也受到领导者这种精神的感召,就在阿尔萨斯(Alsace)平原,靠近阿根塔里亚(Argentaria)镇或称为科尔马(Colmar)的地方^①,双方的部队遭遇,引起激战。这一天的光荣战绩要归功于投射武器,以及罗马士兵准确的射击技术。阿勒曼尼人坚守阵地不退,在毫无还击余地之下惨遭屠杀,只有五千蛮族逃到山林里保住性命。国王光荣战死沙场,免于族人的责备。他们通常会将无法获胜的战争,归咎于领袖的不讲道义或政策不当的缘故。

这次重大胜利确保高卢的和平,罗马的武备获得极高的荣誉,看来格拉提安皇帝进行东部的远征,再也不会受到耽误。等他快接近阿勒曼尼人的边界,突然向左方转进,在料想不到的状况下渡过莱茵河,对阿勒曼尼人发起奇袭,大胆进入敌人国土的心脏地区。蛮族用天然的障碍和战斗的勇气,来对抗他的前进,在不敌之下只有败退,从一个山头撤到另一个山头,经过再三努力,总算认清敌军的实力和坚毅。他们的归顺并非证明他们真诚悔

^① 丹维尔精确标定阿根塔里亚会战的位置,在斯特拉斯堡的南面约二十三高卢里格,或是三十四罗马里,离遗址不远处是邻近的市镇科尔马。

改,而是证明他们陷入苦境(378年5月)。为惩罚这个不守信义的民族,皇帝从他们之中挑选一批勇敢强壮的青年,作为征集的兵员,用来保证双方在未来能够相安无事,这才是最实际的誓词。帝国的臣民对于阿勒曼尼人既不被武力所降服,也不受条约的拘束,已经习以为常,因而不认为自己能获得长久的平静局面,他们发现在这位年轻君王统治下,倒是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当军团爬过崎岖的山岭,翻越蛮族的工事防线,英勇的格拉提安显著站在队伍的前列,卫士穿着镀金和颜色斑驳的胄甲,为弓箭所穿透和损毁,那是他们奋不顾身的保护着君王的安全。瓦伦提尼安之子以十九岁的年龄,具备安邦定国的才华,对抗阿勒曼尼人获得成功,被视为赢得哥特战争胜利的先兆。

当格拉提安的作为受到臣民称誉和歌颂之际,瓦伦斯皇帝终于带着宫廷和军队离开安条克,君士坦丁堡的民众,把他看成国家的罪人和公众的蠢贼。他不过停留首都休息十天(378年5月30日-6月11日),椭圆形大竞技场就发出喧嚣的叫吼,催促他出兵去讨伐蛮族,因为是他引狼入室。市民在离真正的危险有一段距离,总是显得英勇无比,甚至信心十足的表示,只要他们执有武器,就能把受到蹂躏的行省,从厌恶之极的敌人手中解救出来。无知民众的交相指责,加速罗马帝国的灭亡。瓦伦斯对于民众藐视之心,无论是出于自己的名声还是内心的想法,表示不以为然,但是在受到激怒以后,他只有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不久以后,他看见部将轻易获胜,对于哥特人的实力,觉得不过尔尔,可说事先已存轻敌之念,岂不知弗里提根克服万难,已将大军集结在亚德里亚堡近郊。泰法勒人的进军受到勇将弗里杰里德(Frigerid)的拦截,这批无法无天蛮族的国王在战场阵亡,哀求饶命的俘虏被送到遥远的意大利,在空旷的摩德纳(Modena)和帕尔马(Parma)地区,定居下来务农垦荒。塞巴斯蒂安(Sebastian)^①在纳入瓦伦斯麾下不久,凭着功勋晋升为步兵主将,声望日隆,成为国之干城。他获得批准从各军团挑选三百名士兵,组成单独履行任务的特遣部队,立即加强训练和军纪要求,要熟悉部队各种武器的运用,这件事在瓦伦斯即位后几乎已被遗忘。

^① 佐西穆斯详述塞巴斯蒂安杂乱无章的功勋,但是有关亚德里亚堡会战如此重大事件,只有寥寥数行文字。有些教会学者很痛恨塞巴斯蒂安,按照他们的说法,佐西穆斯的恭维令人感到羞愧。佐西穆斯的偏见和无知,使他失去月旦人物的资格。

这次在塞巴斯蒂安英勇过人的指挥下,突袭哥特人大军的营地,夺回大量战利品,摆满亚德里亚堡市区和附近的平原。将领呈报自己的战功,表现出卓越的才华,精彩的叙述反倒使宫廷起警惕之心。虽然塞巴斯蒂安很小心的加以强调,说明哥特人战争的艰辛,君王只赞许他的武德,倒是听不进他的谏言。瓦伦斯听信宫中宦官奉承阿谀之辞,滋长骄纵和乐观的心理,急欲完成轻易获胜的征战,以留名千古,永垂不朽。

他增援大量百战沙场的老兵,提升军队的战力。进军的路线从君士坦丁堡指向亚德里亚堡,充分发挥军事策略的有利条件,可以制止蛮族采取主动作为,使他们无法占领位于中间的隘道,不致拦截部队的前进和粮草的运送。瓦伦斯把营地开设在亚德里亚堡城墙的外面,根据罗马人的备战要求,挖掘壕沟,构筑防壁,四周形成坚固的工事。他召开最重要的军事会议,从而决定皇帝和帝国的命运。有一派人主张缓进,先要明了当前的状况再采取行动。维克托(Victor)强烈支持这个论点,他从累积的经验获得教训,也修正了身为萨尔马提亚人的天生鲁莽性格。塞巴斯蒂安的说话像一位朝臣,四平八稳而又曲意奉承,用诸般手段暗示,要是怀疑当前唾手可得的胜利,等于是怀疑皇帝的勇气和尊严。由于弗里提根的欺敌和西部皇帝的谏言,使瓦伦斯的绝灭已成定局。蛮族的主将深知谈判在战争中可获得莫大的利益,就派遣一位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担任神圣的和平使节,直接闯入敌人的军事会议,给与会人员带来极大的困扰。使者的陈述非常有力而诚挚,一再诉说哥特民族的灾难和愤慨,以弗里提根的名义提出郑重的声明,若漂泊无依的同胞,能在色雷斯的荒原获得平静的垦殖区,所需的谷物和牲口获得充分供应,蛮族就会放下武器,或用来防守帝国。但他接着又说,像是偷偷告诉知心的朋友,愤怒的蛮族反对这些合理的条件,要不是他知道罗马军队这样强大,可以在后面支持他的主张,就连弗里提根会不会签订条约,都让人感到可疑。正在这个时候,里绍默伯爵从西方回来,宣布阿勒曼尼人的惨败和归顺;接着知会瓦伦斯,他的侄儿率领高卢的老兵和获胜的军团,正在火速的进军之中;同时用格拉提安和国家的名义提出要求,任何危险而有决定性的措施暂时停止实行,等到两位皇帝会合后,可以保证赢得哥特战争的胜利。东部的皇帝自以为是,出于傲慢和猜忌的动机,采取的作为是致命的错误,藐视令人厌恶的谏言,拒绝大失颜面的援助。他的统治要是与大无畏青年的名声相比,真是感到相形见绌,羞愧难当。他要在凯旋的光荣硬被西

罗马的皇帝分享之前,先行树起战胜的纪念碑。于是瓦伦斯怀抱这种念头,匆匆出兵赶赴战场。

十、亚德里亚堡会战的始末及后续状况(378 A. D.)

8月9日就罗马历书来说,该是大凶的日子^①。瓦伦斯皇帝把行李和军用金库都留下来,在强大卫队的护驾下,从亚德里亚堡出发,去攻击扎营在十二哩外的哥特人^②。由于命令的错误以及对地形的不熟,右翼也就是骑兵纵队,已到达看见敌人的位置,而左翼还在相当距离以外。于是士兵在夏日骄阳照耀下,被迫突然加快脚步。行进的队伍极为混乱,花了很长时间才排出战斗序列,造成毫无必要的延误。哥特人的骑兵派到邻近地区去放牧,弗里提根还是继续施展他那骗人的伎俩,派遣和平使者,提出建议事项,要求安排人质,这些都是用来争取时间。罗马人毫无掩盖的暴露在烈日之下,让口渴、饥饿和难以忍受的疲劳,榨干士兵的意志和体力。皇帝被说服就派一位使者前往哥特人营地,热心负责的里绍默受到嘉许,只有他敢接受这项危险的任命。内廷伯爵身着代表使节的华丽标志,旗帜招展的前进一段距离,到达两军之间的空地,这时他被会战的警报突然召回。巴库里乌斯(Bacurius)和伊贝里安(Iberian)发起仓卒而草率的攻击,指挥一群弓箭手和盾牌兵,由于开始时毫无章法一拥而上,受到损失以后就不光彩的退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阿拉瑟乌斯和萨弗拉克斯飞驰的骑兵队,正在哥特将领热切的期望中赶回来,从小丘上像旋风一样扫过平原,为蛮族军队奋力向前的攻击,增添声势惊人的力量。

亚德里亚堡会战给瓦伦斯和帝国带来致命的打击,可以用几句话加以描述:罗马骑兵部队不敌退逃,留下步兵被敌包围,砍杀殆尽。要知步兵单位一旦在开阔的平原,被数量优势的骑兵包围,即使射术精良,勇敢坚定,很

① 只有阿米阿努斯叙述会议和行动,直到亚德里亚堡会战结束为止。我们可以指责他的写作风格有很大的缺点,而且记事杂乱无章。他的作品写到此为止,我们必须告别这位公正的历史学家。对于这种无法挽回的损失深感遗憾,谴责也说不出口。

② 不同之处是阿米阿努斯说的距离是八哩,埃达提乌斯提到十二哩。就这方面就能让很多评论家感到困惑,事实上他们只想知道一支大军的正确位置,根本不会考虑这支军队要占多大的空间和范围。

难能够全身而退。瓦伦斯的部队遭到敌人雷霆万钧的攻击,惊慌之际只有各自为战,壅塞在狭小的地区之内,无法展开列出阵式,甚至就是运用短剑和标枪,也不能发挥武器的威力。在喧嚣、砍杀和慌忙之中,皇帝被卫队所抛弃,已经受伤也可能是被箭射中,正在寻求兰斯阿里人(Lancearii)和马提阿里人(Mattiarri)的保护,只有他们的部队仍能坚持不退,奋战到底。忠心耿耿的将领图拉真和维克托,发现皇帝身陷险地,于是大声呼叫,除非能把皇帝救出来,否则就会全军覆没。有些部队受到忠义之言的感召,拼死冲上前去抢救。在一块浸满鲜血的地点,散布着成堆折断的武器和零乱的尸体,不管是在活人或死人当中,都没有找到蒙难的君王。有几位历史学家叙述皇帝之死,要是所记详情属实,那么从开始他就没有幸存的希望。瓦伦斯在随从的照料下,从战场移送到邻近的木屋,想把伤口包扎好以后,再找更安全的地方避难。敌人很快包围这个简陋的藏身地点,准备破门而入时,箭矢从屋顶上射下来,使蛮族战士大为光火,等到最后不愿拖下去,就堆起干柴放火烧屋,烈焰立刻吞噬整间茅舍,罗马皇帝和随从全部殉难。有一位青年从窗口跳出去,才逃得性命,证实瓦伦斯被火烧死的悲惨信息,同时也传到哥特人那里,只因为他们太过于鲁莽,丧失奇货可居的战果。许多勇敢而知名的军官在亚德里亚堡会战中丧生,实际损失和罗马过去在坎尼(Cannae)平原的惨败相当^①,对后世的影响则远过之。骑兵和步兵两位主将、宫廷两位显要,以及三十五名军事护民官全部被杀,这次灾难的始作俑者塞巴斯蒂安也在战死之列,倒是罪有应得。罗马军队大约损失三分之二的兵力,剩余人员趁着黑夜的掩护,惊弓之余逃得性命。只有维克托和里绍默率领的部队,在千军万马混乱之中,沉着应战,遵守纪律,能够井然有序地退却。

日前所产生的悲痛和恐怖印象,仍旧留存在人们内心,当代最有名望的修辞学家,为被击败的军队和不得人望的君王,写出在葬礼中使用的悼词,后来有位异乡人,登上这位皇帝留下的宝座。利巴尼乌斯坦率地说道:

^① 要是按照波利比阿悲观的估算,只有三百七十名骑兵和三千名步兵,逃离坎尼会战的战场,一万名成为俘虏,被杀的人数总计有五千六百三十名骑兵和七万名步兵。李维提到的损失没有这样惨重,只有两千七百名骑兵和四万名步兵被杀。罗马军队的参战人员大约是八万七千二百名。

指责皇帝没有自知之明,把国家的不幸归罪部队缺乏勇气和训练,其实都毫无必要。就我个人来说,对他们昔日的功勋,致以最大的敬意;我对他们在数组中英勇接战,坚持不退,奋战到底,光荣牺牲,致以最大的敬意;我对他们血染疆场,也使蛮族血流成河,致以最大敬意。表现将士荣誉的碧血会被雨水冲刷,留下成堆的白骨,这些都是将领、百夫长和无畏战士的忠骸,确能名垂千古。国君自己在阵线的前列对决,力战身亡。本来他的随从可以从皇家马厩,牵来脚程最快的骏马,载着他立刻逃脱敌人的追击,请求他保存宝贵的生命,能继续为国效劳,怎么说也是徒然。他始终存有这种信念,丧失这么多勇敢而忠诚的臣民,他也不能苟且偷生。高贵的君主已葬身在杀戮战场之中,因此我们不能冒着大不韪,把蛮族的胜利归于罗马军队的畏惧、懦弱和轻率。首长和士兵受到祖先遗留的德行所激励,在纪律和兵法上占有优势。他们靠着热爱荣誉的支持才会奋勇杀敌,同时要战胜酷热和口渴的考验,抵挡烽火和刀剑的威胁,到最后不惜一死免于败逃苟生的耻辱。我们只能说,神明的恼怒是敌人胜利的唯一原因。

历史真相与这篇悼辞大有出入,与瓦伦斯的性格和战场的情况也不尽吻合,但安条克的雄辩家口若悬河而且气度宽宏,才真是最好的赞颂之辞。

十一、哥特人围攻亚德里亚堡及对帝国的蹂躏(378 A. D. - 379 A. D.)

哥特人的傲气因前所未有的胜利而威风八面,不能满足贪念却又大失所望。他们痛心得知,最值钱的皇室战利品都留在亚德里亚堡城墙之内。他们急着要让英勇的行为获得最大报酬,谁知遭到残兵败将抵抗,这些人处于绝境要想保全性命,只有下定视死如归的决心。城市的墙堞和邻接营地的防壁,靠着各种弩炮和投射器具,将防御阵地连成一体。这些装备可抛掷很重的石块,发射的响声和速度,比实际的杀伤效果更让无知的蛮族感到害怕。所有的士兵、市民、行省属民和内廷人员,同处险境而能团结起来,众志成城,击退哥特人狂暴的进攻,暗中的内应和叛贼也被发现。在激战数个钟头后,蛮族只有退回帐篷开会,经过一番讨论,根据经验认为双方可签订条

约。明智的首领考虑这座人口稠密的大城,工事如此坚固,于是匆忙而不智地屠杀三百位逃兵,气恼而去。这种杀俘的行动对重整罗马军队的纪律有很大的帮助。战争和动乱的场面马上波及到宁静的僻远之处,群众很快逃离家园。树林和山岭无人知晓的小径,出现颤栗不已的逃难人员,要在伊利里亚和马其顿遥远的城市寻找安身之所。忠于皇室和经管金库的官员,还在详细搜寻皇帝的下落,他们没获得主子殉难的信息。哥特人侵略的洪流,从亚德里亚堡的城墙下漫淹到君士坦丁堡的郊区。蛮族看见东部首都的壮观形势,高大而蜿蜒不绝的城墙,成千上万富足而倍感惊惧的市民拥挤在防壁后面,以及海陆观之不尽的景色,无不惊异万分。就在他们凝视美丽的君士坦丁堡,因无法进入而食指大动之时,有一群萨拉森人正好在瓦伦斯麾下效力^①,从一处城门冲杀出来。西徐亚骑兵看见阿拉伯人的马匹,迅如闪电又动若脱兔,感到自叹不如。这些骑士精于非正规作战的各种技巧,南方蛮族那种毫无人性的残暴,使北方蛮族大为失色,生出畏惧之心。有个哥特士兵被阿拉伯人用短剑刺杀,长发而赤裸的蛮子,竟用嘴唇在敌人的伤口吸食鲜血,带着极其恐怖的愉快表情。哥特人的军队满载战利品,全都是从富裕城郊和邻近地区掠夺而来,离开博斯普鲁斯,前往形成色雷斯西方边界的山区。形势险要的苏西伊(Succi)隘道,由于莫鲁斯(Maurus)的惧敌畏战和处置失措,竟然轻言弃守。蛮族不再担心东部分散而战败的部队会有任何抵抗行动,面对肥沃利耕的乡园,开始四处烧杀掳掠,一直到达意大利的边界和亚得里亚海^②。

在行省遭受蛮族大军的侵略和蹂躏的时候,罗马人对于军团未能采取至当的行动^③,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但是对省民的苦难,充满同情心,滔滔不绝的诉说。很简单的报告(这份报告还保存到现在)只提到一个城镇

① 瓦伦斯花钱买到萨拉森人的友谊,这些部落经常骚扰腓尼基、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边界,令人不胜其烦。后来其中竟有一个民族将基督教的信仰,转变成另一种宗教,传播开来造成新的时代。

② 这一序列事件在阿米阿努斯作品最后几页仍有迹象可循。我们对佐西穆斯已不寄予厚望,他竟把阿拉伯人的出击,误记在瓦伦斯去世之前。欧纳庇乌斯对色雷斯、马其顿的富裕状况,赞许不已。

③ 凯撒在《高卢战记》中以无动于衷的语气叙述,像维内蒂人(Veneti)投降乞求宽大处理,他竟将所有元老处死;像他想尽办法要绝灭厄布罗尼人(Eburones)整个部落;像在布尔吉(Bourges)不分男女老幼,屠杀四万人,为被害的士兵报仇。

被毁,有一个家庭遭到不幸^①,表现出人性中极其有趣而又富于教育意味的一面。要是重复冗长而咬文嚼字的怨言,就是最有耐心的读者也会弃而不顾。在那个不幸的时代,无论是异教或教会的作者,都曾提出责难之言,只是程度有别而已。他们的内心因群众和宗教的仇恨激起愤怒的感情,有很多事件的规模和性质已不合于真相,被以讹传讹的言辞加以夸大或窜改。个性狂热的杰罗姆谴责哥特人和那群野蛮的盟友,为他的故乡潘诺尼亚以及面积辽阔的行省,带来巨大的灾难。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尤里安·阿尔卑斯(Julian Alps)山的山脚,到处进行抢劫、屠杀和纵火,真是草菅人命,无恶不作。更让人不敢苟同,是亵渎神圣的教堂,用来当做马厩,以及毁弃殉教者的遗骸。这位圣者有时实在是心神恍惚,已经越过历史和自然的限制。他很肯定的说到:

在这个成为一片焦土的地区,除了天空和大地,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等到城市被破坏殆尽和人类被绝灭根除以后,地面上布满浓密森林和纠缠荆棘,整个呈现荒芜残破的状况,就像先知西番雅(Zephaniah)所宣示那样,到达鸟兽绝迹、鱼虫消失的地步。

提出这种控诉,已经是瓦伦斯死后二十年,伊利里亚各个行省还是不断受到蛮族入侵和借道。后来又经过十个世纪的苦难,现在还是继续为蹂躏和毁灭提供新的对象和素材。像这样面积广阔的地区,不能说是没有耕种和居民,就连生机蓬勃的自然界所滋长的产物,也会受到致命的影响。有用而柔弱的家畜,受到人类的喂养,要是失去保护,就会患病以至于死亡。但是在森林里的野兽,无论是猎食者还是被猎者,要是自由自在而且不受干扰,据有杳无人迹的领域,一定会繁衍绵延,生生不息。至于在空中或水里的生物族群,与人类的命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真可以这么说,多瑙河的鱼群,对于凶狠而贪吃的梭子鱼快速接近,比起哥特大军的入侵行动,感到更为恐惧和慌张。

不管欧洲的灾难严重到何种程度,有理由担心战火蔓延到亚洲的和平

^① 当时的教会和渔夫有洗劫马格德堡(Magdeburgh)的记载,哈特(Harte)在刊印的时候,竟顾虑到会损及历史的尊严。

乐土。把哥特人作为人质的儿子,分散到东部的城市是很明智的措施。想要用教育的力量教化或驯服天生粗野凶狠的性格,经过十二年的时间,他们的数量继续增加。第一次大迁移时送来的儿童,运过赫勒斯滂海峡后再加以安置,到现在已长大成人,看起来身强力壮充满活力^①。发生哥特人战争的各种情况,不可能隐瞒让他们毫不知晓,何况这些大胆的青年口无遮拦,泄露他们的意欲和打算,要效法父执辈的光荣事迹。那时的危险局势,证实省民的疑惧不是空穴来风,也获得确凿的证据,在亚细亚的哥特人组成秘密而危险的叛乱团体,会危害到公众的安全。瓦伦斯死亡后东部没有产生继位的君主,尤利乌斯(Julius)出任军队主将这个重要职务。他的名声显赫,勤奋负责而且能力很强,认为基于职责所在,遇事要与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磋商,现在正处于空位期,只有这个机构可以代表国务会议。他研判应采取权宜措施以确保国家的利益,立即获得独断的权力可以展开行动。他召集主要的官员开会,私下协调具体办法,来执行狠毒无情的计划。他立即颁布一道命令,哥特青年要在指定的日子,集合于各行省的首府。消息很快传播开来,说是集合他们是为了赠送土地和大量金钱。美好的希望缓和他们因愤恨而产生的狂怒,或许使他们推迟谋叛的行动。到指定的那天(378 A. D.),经过仔细安排,把没有武装的哥特青年集中在首府的广场上。罗马军队把守着街道通路,房屋的顶上布满弓箭手和投石手。东部所有城市在同一时间,发出一网打尽的屠杀信号。尤利乌斯运用残酷的计谋,把亚细亚各行省从内部敌人威胁的状况下解救出来。要不然在几个月内,会把兵刀之灾从赫勒斯滂海峡带到幼发拉底河^②。有关国家安全的急迫要求,毫无疑问会授权采取行动,即使违犯所有的实体法亦在所不顾。至于考量究竟可以到达何种程度,甚至可以排除人道和正义的自然约束,是否有准则可依循,就我而言,这方面宁可一无所知。

^① 欧纳庇乌斯认为年轻的哥特人有超自然的成长能力,真是愚不可及。他提到卡第穆斯(Cadmus)的士兵,全副武装从恶龙的牙齿里蹦出,那是希腊人常用的雄辩之辞。

^② 佐西穆斯把时间弄错,才会感到好奇,长篇累牍的找理由,说明尤利乌斯为何没有请示狄奥多西皇帝。其实很简单,那时狄奥多西还未登上东部的帝座。

十二、格拉提安拔擢狄奥多西为东部皇帝(379 A.D.)

格拉提安皇帝行军赶往亚德里亚堡的平原,这时传来混乱不一的信息。接着维克托和里绍默带来准确报告,领兵轻进的东部皇帝在战场被杀,罗马大军有三分之二人员,丧生在哥特人刀剑之下。他的叔父由于轻敌和嫉妒才落得这个下场,原本让他怨恨难消,好在他为人心地宽厚,很快压下不满反而感到悲愤和哀伤,考虑到国家面临的危险状况,只有撇开怜悯之情。格拉提安的援兵来不及帮助遇难的同僚,为他报仇则力有未逮。这位英勇而稳健的青年,感到仅自己一人,实在无法拯救沉沦的世界。日耳曼蛮族酿起巨大的风暴,好像准备刮过高卢的行省,萦绕格拉提安的脑海主要还是西部帝国的为政之道和应变之策。为应付当前危机,像是治理东部帝国以及指导对哥特人的战事,需要一位英雄又是政治家的人物,负起专阍之责。一位被授与指挥大权的臣民,不会对遥远的恩主保持长久的效忠,于是大家在御前会议,一致赞同明智而坦诚的解决办法。与其将来屈于现实而受到侮辱,不如目前主动挑选赋予义务,这就需要格拉提安以酬谢功勋的方式,授与皇帝的紫袍。他以十九岁之龄,自小接受皇家的教育,想要明了大臣和将领的本质和才能,就身为君王而言确非易事。这时他排斥过于自信的狂妄野心,也不信任小心翼翼的睿智言论,认为国家迈向无望之途。他丝毫不假手于人,站在公正的立场权衡属下的功过得失。时间的拖延,对于未来东部的君王会造成权力和资源的消失,状况发展不容许作冗长讨论。格拉提安立即宣布,他的选择是一位遭到放逐的人员,那人的父亲在三年以前,经过皇帝的批准,遭到不公正的审判受辱而死。狄奥多西(Theodosius)大帝在历史上留名百世,受到天主教会的恩宠^①。他被召回宫廷之际,格拉提安为安全起见,已从色雷斯的边境退到西米乌姆(Sirmium)。瓦伦斯死后过了五个月,格拉提安集合军队,在大家的面前宣布自己的共治者和东部的主子。狄奥多西开始非常谦虚加以婉拒,部队齐声欢呼,他只有接受皇冠和紫袍,同时

^① 狄奥多西大帝的传记是上个世纪的作品,使年轻的法兰西王储心中激起天主教信仰的火花。作者弗莱希耶(Flechier)是知名的修道士,后来成为尼姆(Nismes)的主教。他的历史著作陈腔滥调充斥说教的辞句,但是他曾受教于巴罗尼乌斯门下,追随圣安布罗斯和圣奥古斯丁的理念。

授与奥古斯都的头衔(379年1月19日)。瓦伦斯治理的色雷斯、亚细亚和埃及所属各行省,全部交给新帝;由于要负责指挥哥特战争,就把伊利里亚统领的辖区划分开来,达契亚和马其顿两个最大的行政区,成为东部帝国的领土。

同个行省的另一城市^①,有德行高洁的图拉真和才识过人的哈德良,登上皇帝宝座;后来也是另一个西班牙家庭的故乡,在苦难频仍的年代,主宰几近衰败的罗马帝国达八十年之久^②。老狄奥多西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从默默无闻的自治区阶层中崛起,身为将领,在不列颠和阿非利加建功立业,是瓦伦提尼安编年史中最光辉夺目的一页。这位将领的儿子同样命名为狄奥多西,年轻时在谆谆教诲的老师门下受业,但是有关的战争艺术,接受父亲的细心指导和严格训练^③。在这样一位领导者的麾下,从最遥远地点的军事行动,追求荣誉和知识,锻炼自己的体魄,习惯各种不同的季节和天候,在海上和陆地的作战中表现英勇无敌的气概,研究苏格兰人、撒克逊人和摩尔人的各种战法。他凭着自己的功绩和阿非利加征服者的推荐,很快独当一面,荣任梅西亚公爵的职位,击败萨尔马提亚人的军队,拯救行省免受蛮族蹂躏,赢得士兵爱戴,也引起宫廷猜忌^④。他的父亲位高权重,受到不光荣的指控而被处决,使他的擢升坦途遭受致命的打击。狄奥多西等于获得恩惠能够全身而退,到西班牙的老家去过仕绅生活。他很自在的表示出坚定和节制的态度,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和地位,把闲暇的时间平均花在城镇和乡村,热心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善尽社会的责任,同时像士兵一样勤奋,有助于庞大世袭家业的经营和改善^⑤。他的田地处于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和

① 伊塔利卡(Italica)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为意大利的老兵,受伤退役以后安置在西班牙的殖民区,遗址现在保存很好,离塞维尔大约有一里格,位于瓜达几维亚(Guadaluquivir)河的对岸。

② 我赞同蒂尔蒙特的意见,怀疑狄奥多西是皇室的后裔,到他登基为帝仍然讳莫如深。帕卡图斯(Pacatus)对这件事闭口不言,看来比提米斯提乌斯、维克托和克劳地亚这些御用文人的说辞,分量更重,因为这些人认为狄奥多西的家世,出于图拉真和哈德良的血胤。

③ 帕卡图斯把狄奥多西在年轻时所受的教育,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小阿非利加努斯相提并论,因为他像这几位名将,开始时都在父亲的麾下服务。

④ 阿米阿努斯提到这次胜利,有些事项也经过提米斯提乌斯和佐西穆斯证实,狄奥多里特增加很多情节,有些跟空位期发生的事件混在一起,令人感到百思不解。

⑤ 帕卡图斯把狄奥多西的乡居生活比拟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但是一位在此时获选为帝,而另一位却能安贫乐道。

塞哥维亚(Segovia)之间,是生产富饶的区域,仍旧以培育优良品种的绵羊举世知名^①。清白而谦卑的狄奥多西从在农场工作,到接任东部皇帝的宝座,不过四个月的时间。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找不到一个类似的例子,就那个时代的状况来说,有哪一次擢升是如此纯洁无玷而且充满荣誉。君主能够和平继承父皇的令牌,为了确保安全起见,明确主张可以坐享合法的权利,显然有别于来自个人的功勋,获得紫袍和宝座。

无论是君主国家或民主政体的臣民,要想获得最高权位,必须在德行或才能方面具有优势,领先同侪而能出人头地,只是他们的操守很少幸免于野心之祸。候选人接位成功之后,难逃阴谋或内战的罪行。哪怕就是政府的状况,允许统治的君王指定一位共治者或是继承人,基于私心自用甚或盲从冲动的影晌,以毫无价值的人选当成任用的对象。狄奥多西处于僻远而不为人知的考丘(Cauchia),就是最引人猜疑的恶毒批评,也不能说他是耍手段玩计谋,或者是怀抱希望的野心政客。要不是他有真正突出的品格,让宫廷留下深刻的印象,只要打上放逐者的名字,很快就会被遗忘。国泰民安的时代他不会受到重视,目前处于国家多难之秋,出众的功勋通常会被人感受而且获得肯定。格拉提安怎么这样有信心,凭着对方的正直,竟会相信有孝心的儿子为了国家,可以忘记杀父之仇!格拉提安怎么能够期许他具有这样的能力,鼓起最大的希望,仅一个人就可以拯救并重建东部帝国!狄奥多西在三十四岁之年接受紫袍加身,民众用钦佩的眼光,注视他那充满大丈夫气概的面容,得体合度的庄重神情,乐于把他的形象和勋奖拿来与图拉真皇帝作比较。同时有智慧的观察家可以发现,他在为人的心地善良和体谅宽恕方面,可以媲美最受推崇的罗马君主。

十三、狄奥多西赢得哥特战争的重大事迹(379 A. D. - 382 A. D.)

我感到非常遗憾,现在必须与正直而可靠的导师作别,他写出那个时代的历史,没有被偏见和感情蒙蔽,然而其他当代人的内心多少受到影响。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以瓦伦斯的战败和死亡终结他的作品,把下一个统

^① 丹维尔认定考丘位于古老的加利西亚(Gallicia)行省,佐西穆斯和埃达提乌斯则认为此处是狄奥多西的出生地,继承的家产也在这里。

治时代更光荣的主题,托付给富于朝气和才华的后起之秀。这位后辈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也没有模仿他的风格^①。因而研究狄奥多西统治的时代,我们只有采用佐西穆斯带有成见的记载和叙述:这些都来自残缺史料和编年记事的推测和影射之辞;来自诗作和颂辞的比喻体裁;来自教会作家毫无价值的协助。这些作家致力于宗教派别之争,把异教美德的诚挚和稳重视若无物。自觉于这种不利的情况,会继续涉及罗马帝国衰亡的相关部分,我将踏着可疑而胆怯的步伐开始前进。然而我要大胆宣布,狄奥多西对蛮族并没有赢得决定性的重大胜利,以报亚德里亚堡会战之仇。就是御用演说家也三缄其口,不置一辞,对于那个时代的状况和情势,可以得到明证。只要实际的灾祸没有夸大到造成致命的损害,经由多少世代胼手胝足树起的巨大国家结构,不致会因一天的失误而土崩瓦解。亚德里亚堡平原之战惨败,罗马帝国损失四万人马。人烟稠密的东部行省有数百万的居民,可以立刻接受征召;士兵的勇气更是人类习性最平凡而常见的素质,作战幸存的百夫长用心加以调教,他们就能习得足够的战技来对抗毫无纪律的敌军;要是蛮族从溃败的部队夺得马匹和盔甲,卡帕多细亚和西班牙养育的马群,用来供应成立新的骑兵队;帝国有三十四个军械库,储存大量攻击和防御的武器和装备;富裕的亚细亚可以筹措资金,使战争的费用不致匮乏。亚德里亚堡会战在心理上造成的影响,不论是蛮族的胜利和罗马帝国的失败,都远超过当天所能想象的范围之外,而且后果极为严重。一位哥特酋长提到,虽然说话的语气很粗野还是有所保留,他说他杀人已经杀得手软,最令他感到惊讶之处的,在于这些像一群绵羊四散奔逃的家伙,竟胆敢坚持拥有举世财富和众多行省。罗马帝国的臣民和士兵,就像哥特人过去听到“匈奴人”的名字一样,现在听到“哥特人”就惧怕不已。如果狄奥多西很仓卒的收容游兵散勇,领上战场去迎战高奏凯歌的敌人,他的军队连自己的畏战心理都无法克服,鲁莽的行动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

狄奥多西的确配得上“大帝”此一头衔,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时刻,采取坚定而忠诚的防护措施来保卫国家。他把大本营设在马其顿首府帖撒洛尼

^① 阿米阿努斯是罗马最后一位臣民,以异教徒的身分用拉丁文撰写历史作品。到下一个世纪,东方产生一些讲究修辞的历史学家,像是佐西穆斯、奥林庇奥多鲁斯(Olympiodorus)、马尔库斯(Malchus)和坎迪杜斯(Candidus)等人。

卡,在那里监视蛮族的动静。从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一直到亚得里亚海的海岸,直接指挥部将的作战行动。每个城市都要构筑工事堡垒,加强守备能力。部队服从命令恢复军纪,自身的安全有了信心,士兵在无形中增加胆识。对骚扰邻近地区的蛮族,经常发起突击,如果在兵力和地形上不能获得决定性优势,就不允许部队接战。要是一旦交锋,多半都是罗马军队的胜算较大。他们从经验中慢慢体认,歼灭强敌应是意料中事。原来分散配置的守备部队,逐渐组合成小型军团,经过仔细规划和良好协调,在统一指挥下发起作战。罗马军队的战力和士气,日复一日更为壮大和高昂。皇帝运用各种计谋,不断发布作战胜利的信息,用来挫折蛮族的威风 and 斗志,激励臣民的希望和勇气。以上不过提纲挈领叙述概要,狄奥多西获得四次战役的胜利。要是如实详细说明他的构想和作为,相信每一位有军事常识的读者,都会为他那无与伦比的兵法素养,致以最高的敬意。法比乌斯(Fabius)在过去用坚壁清野的守势作战,拯救共和国于败亡之际;后来西庇阿在扎玛(Zama)战场树起光辉的战胜纪念碑,吸引后代子孙的敬仰和钦佩;独裁官在坎帕尼亚(Campania)的丘陵进出,虽然没有接战也能获得应得的名声。所以将领在这时也不必靠着运道,非要带领部队打了胜仗,才能赢得应有的荣誉。狄奥多西倒是像法比乌斯那样建立盖世的功勋,他的身体很衰弱,经常因重病而缠绵床榻,但是英勇的心志和服务国家的能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①。

拯救行省得到和平,这项工作靠的是审慎而非勇武。狄奥多西除了审慎从事以外,还有极好的运道,身为皇帝没有错失良机,都能善加运用。蛮族只要在弗里提根的卓越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合作无间,凭着实力,并非不能征服伟大的帝国。等到这位英雄人物亡故,著名的阿拉里克(Alaric)继承职位成为主子,把禀性暴躁的群众,从纪律和规范的重轭中解救出来。蛮族不再受权威的制约,随心所欲任意行动,而且毫无章法可言。征服者的军队化为无数盗匪帮派,成为一片散沙,盲从无知和意气用事奈何不了敌人,反倒是伤害到自己。对于没有能力运走或无法鉴赏价值的物品,就恶意加以破坏,充分显示出野性难驯的性格。就连过不多久以后,需要用来维持生存

^① 多数作者提到狄奥多西罹患重病,在帖撒洛尼卡长时间休养。佐西穆斯是为了有损他的光荣战绩,乔南德斯是为了对哥特人有利,而教会作者是为了宣扬他的受洗。

的作物和谷仓,因一时的愤怒,也都毫不在意加以毁弃。独立自主的部落和族群过去自愿加入松散的联盟,还能发挥团结的力量,现在相互之间充满对立的气氛。匈奴人和阿兰人的部队叱责哥特人不告而别,这时哥特人已不能发挥机运所带来的优势。须知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之间,自古以来积不兼容,当前再度反目成仇。傲慢的首长回想没有渡过多瑙河之前,在本乡本土的状况,以及后来相互的指责和陷害,所带来的侮辱和痛恨。内部派系的倾轧消除对外的同仇敌忾心理。狄奥多西的军官受到指示,用大量礼物和慷慨承诺,收买不满的派别,使他们从敌对的场合退却,或者前来投效帝国。有阿兰人王室血统的摩达尔(Modar)^①,身为王子受到罗马人的笼络,给帝国增添一员忠诚的勇将。这位尊贵的投诚者立刻获得主将的阶级,是最重要的指挥官,趁自己同胞的军队沉溺于酒醉和梦乡,发起大胆的突击,残酷屠杀惊愕的哥特人,带回大量战利品,包括四千辆四轮大车。在政略家巧妙的操作下,迥然相异的手段可以运用于同样目的。过去罗马帝国因哥特民族的分裂而获得的和平,现在靠着哥特民族的再度统一,反倒能够维持于不坠。对于这些非比寻常的事件,阿萨纳里克在一旁静看待变,看到有武装壮大的机会,终于从考卡兰森林的深处现身而出,毫不犹豫渡过多瑙河。弗里提根有相当数量的属下,深感缺乏领导中枢所造成的混乱,很容易去追随他们所认可的国王,无论是他的出身、能力和经验,都可成为哥特人的士师。阿萨纳里克已届高龄,失去斗志,不再率领民众走向战场争取胜利;以他的睿智,情愿倾听公平的建议,那是光荣而有利的条约。狄奥多西深知新盟友的功勋和权力,在离开君士坦丁堡七哩远的地方,亲自前去迎接,用对朋友的信任和对君王的排场,在皇城款待阿萨纳里克的来访。

蛮族的国王极为好奇,各种事物使他目不暇给,深受感动之际,发出赞美的呼声。他说道,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真不相信有这样壮观的首都!他举目四望,欣赏城市的绝佳位置,城墙和公共建筑既坚固又华美,广阔的港口停满无数船只,与遥远的国家保持不断的来往,部队的武器和训练也令人叹为观止。阿萨纳里克继续说道,罗马皇帝是地上

^① 佐西穆斯把摩尔达当成西徐亚人,后来希腊人根据他的名字,把他视为哥特人。

的神明,胆大妄为之徒要是违命不从,誓必取他性命来赎罪^①。

哥特国王未能长久享受豪奢而尊荣的接待,节制并非蛮族所推崇的美德,致命的疾病来自皇家饮宴所带来的欢乐(381年元月25日)。就狄奥多西的政策而言,从盟友死亡所获得的实际利益,超过期望他能提供的忠诚服务。在东部的都城为阿萨纳里克的葬礼,举行庄严的仪式,建立宏伟的纪念碑,狄奥多西用慷慨的恩情和悲伤的面容,赢得蛮族军队的感激,全体加入罗马帝国的军籍^②。西哥特大军的归顺产生极为有利的后果,再结合武力、游说和贿赂的影响,范围日益扩大而有力。每位独立自主的酋长争相要求签订条约,唯恐落人之后,形成孤立失去保护,受到征服者的报复和制裁。在瓦伦斯皇帝战败惨死以后,过了四年一个月又二十五天,哥特人最后还是全体投降^③。

阿拉瑟乌斯和萨弗拉克斯有积极进取的精神,要找寻新的地点,满足掠夺的要求,获得光荣的成就,于是率众主动撤离,使得多瑙河的各行省,能从格鲁杜吉人(Gruthungi),也就是东哥特人的重压下脱身。烧杀一空的破坏路线指向西方,只是后人对他们的冒险事迹所知有限。东哥特人将高卢行省几个日耳曼部落驱走,与格拉提安皇帝缔结条约,很快就加以撕毁,然后进入北方不知名的国土,这样过了四年以后,带着聚积起来的力量重新回到下多瑙河的两岸(386年10月)。他们的部队征召日耳曼和西徐亚凶狠的武士,帝国的士兵甚至就是历史学家,也都不认得这个过去敌人的姓名和外貌。指挥色雷斯边区军事和海军单位的将领马上了解,他具有的优势对于公众会带来很不利的后果。蛮族畏惧他的舰队和军团可以立即出动,可能会拖到冬天快到才渡河。他派出高明的密探进入哥特人的营地,引诱蛮族中计自投罗网,用大胆的策略说服他们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偷袭在睡梦中的罗马大军,要求这群乌合之众,应该尽速登上三千条独木舟编成的船队。最勇敢的东哥特人担任先锋,主力由剩余的臣民和士兵组成,就连妇女和小

① 读者若能参阅乔南德斯的原文,想来不会反对这种说法,何况这部书很可能是经过他的抄写才编成。除这段文字,乔南德斯在后面还提到阿萨纳里克的死亡和葬礼。

② 佐西穆斯也赞许狄奥多西的气度恢宏,为自己增添光彩,为国家获致利益。

③ 埃达提乌斯所撰《岁时记》,内容简略但可信度高,受到那时代强烈情绪影响;提米斯提乌斯所撰第十四篇演说辞,对当时的和平与执政官萨图尔尼努斯,大肆恭维。

孩,都可以很安全的跟着后卫一起前进。于是他们选择一个无月的黑夜,按着计划展开行动,在快要抵达多瑙河南岸之际,满怀信心会找到容易登陆的地点和没有警卫的营地,然而蛮族的进军受到未曾意料的阻碍,就在河面上停顿下来,面对排成三列的船队,首尾相接很坚固的连在一起,沿着河流有二哩半长,构成无法穿越的铜墙铁壁。他们在螳臂挡车的搏斗中挣扎,想要打出一条血路,右翼受到一队战船的攻击,毫无还手的能力,被打得落花流水。这些战船顺流而下,加上桨橹并用,真是势不可当,利用重量和速度,把蛮族粗制滥造的独木舟不是撞毁击沉,就是加以驱散。蛮族虽然奋战到底还是无济于事,阿拉瑟乌斯是东哥特人的国王和主将,随同英勇的部队,死于罗马人的刀剑之下,再不然就丧生在多瑙河的波涛之中。受到围剿的船队有一部分抵达对岸,惊慌而混乱的群众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也无法做出任何打算,只有乞求战胜的敌人大发慈悲。对于这次事件以及很多类似的状况,狄奥多西时代的作家,很难获得一致的论点。有一位带有成见和恶意的历史学家,把狄奥多西的统治批评得一无是处,说他并未参加这次作战,完全是英勇的部将普罗摩图斯(Promotus)在场指挥,彻底歼灭蛮族的大军^①。有位曲意奉承的诗人,在霍诺留的宫廷,写诗赞美先帝和其子的光荣事迹,把胜利归于狄奥多西个人具有大无畏的精神,甚至隐约提及当时的情节,说是皇帝亲手宰了东哥特人的国王^②。在这些偏激和矛盾的说辞之中,我们只有持平而论,才能发现历史的真相。

十四、安置哥特人在帝国各地及其影响(383 A. D. - 395 A. D.)

最早的条约对哥特人指定居住区域,给予各种特权,规定应尽义务,这些都是狄奥多西和其继承人的光辉事迹。由于数据有限,所以不能正确了解相关条款的精神和内容。面积广阔的肥沃土地,因战争的破坏和暴政的摧残而没有耕作,就拨给蛮族使用,照说他们不会拒绝从事农业生活。大群西哥特人定居在色雷斯,部分东哥特人迁到弗里吉亚(Phrygia)和吕底亚

^① 佐西穆斯经常显示出判断力不足,叙述重大历史事件,充满繁琐可疑的情节,令人不堪卒读。

^② 罗马将领赢得作战的胜利,亲手杀死敌军的国王或是大将,就可以把他的胄甲剥下来当战利品,这种例子在罗马战无不胜的时代,也不过只有三次。

(Lydia), 分配所需的谷物和牛只。为鼓励他们辛勤工作, 免除一定年限的贡金。要是把蛮族分散在各行省, 怕他们会认为这是朝廷的猜忌之心在作祟, 未免不近人情。事实上他们在指定居住的村庄和区域, 拥有土地所有权; 仍旧维持原有的习惯和语言, 并被允许推广和传承; 在专制政体的辖区内, 他们拥有内部管理的自主权; 他们必须承认皇帝的统治权, 但是对罗马的次级管辖权, 不必服从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官员的判决; 各部落和家族的世袭酋长, 无论平时或战时, 仍旧统治他们的族人; 不过蛮族的王室阶层要废除, 哥特将领的任免由皇帝决定。纳编四万名哥特人成为东部帝国的建制部队, 授与“联盟军”的称呼, 穿着金领服装, 发给高额薪饷, 享受优待特权, 兵器的运用和纪律的要求, 增强天生的尚武精神。蛮族成为帝国的“双刃之剑”, 可以保卫也可以威胁公众和国家。从此, 罗马人心中唯一能激起军事热情的火花, 终告熄灭。狄奥多西用言词说服盟友, 为对哥特民族表示诚挚的友谊, 才提出和平条件, 事实是基于审慎和需要, 情势所逼不得不尔^①。羞辱而危险的让步引起多方指责, 狄奥多西生动描绘战争的灾难, 特别强调目前已出现秩序、富裕和安全的征兆, 他用这种成就来为自己辩护, 也向不满人士表示歉意。狄奥多西的拥护者肯定他的作为, 他们认为太多勇武的蛮族失去祖国, 陷入铤而走险的绝境, 要想全部歼灭, 根本不可能; 若能善加运用, 反获得许多士兵和农夫, 使衰竭的行省得以恢复活力。很多人同意这种看法。蛮族仍怀有敌意, 表现出怒气冲天的样子, 过去的经验使人产生希望, 他们终究会习于勤勉和服从。他们的风俗习惯和言行举止, 会因时间、教育和基督教的影响, 产生教化作用而大为改观。他们的后裔也逐渐同化在罗马民族的大熔炉之中^②。

这些乐观的臆测之辞听起来虽有几分道理, 有识之士认为哥特人终是心腹之患, 将成为罗马帝国的征服者。他们用粗野的言辞和狂妄的举动, 侮辱罗马市民和行省人员, 却免于任何惩罚^③。狄奥多西的常胜英名, 靠着蛮

① 这是哥特历史学家自誉之辞, 认为他的同胞天真无邪, 爱好和平, 不迁怒, 不记仇, 充满宽恕之心。要是按照李维的说法, 罗马的征战完全是为了自卫。

② 提米斯提乌斯写出一篇精心推敲而且理由充分的辩白, 不过还是无法避免希腊修辞学家那种观念幼稚的通病; 奥尔甫斯(Orpheus)只对色雷斯的野兽施展魔法, 狄奥多西迷惑吸引这个地区的居民, 他们的祖先曾经把奥尔甫斯撕成碎片。

③ 为了惩罚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杀害哥特士兵, 把每天配给的面包分量减少一半。

族的拥戴和英勇,他们的协助既不稳靠又会带来危险,在最需要他们卖力的时候,天生叛逆而多变的性格,使他们放弃自己的职责。内战时期征讨马克西穆斯时,大量哥特逃兵藏身在马其顿沼泽地区,蹂躏邻近行省,迫使无畏的君王用尽心机,使出全力,才扑灭叛乱火焰^①。公众起了猜疑之心,至感忧虑,认定这些暴乱并非一时的意外事件,而是精心策划的敌对行动。大家相信哥特人签订和平条约,就带着敌意和阴谋。他们的酋长过去在暗中发下重誓,绝不能相信罗马人,所以表面上显出忠诚和友好的态度,完全是在等待良机,进行掠夺和征服,以报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蛮族并非不知心存感激,有些哥特人的首领是真诚报效帝国,或至少是对皇帝效忠。

整个民族逐渐分裂为两个对立派系,就第一次和第二次条约所律定的权利义务,展开激烈辩论。一派哥特人认为自己是罗马的友人,支持公正与和平,听从弗拉维塔(Fravitta)的领导。这位勇敢而正直的青年,举止优雅,慷慨大方,和蔼可亲,在族人之中是鹤立鸡群。人数众多的派系,追随性格凶狠不讲道义的普利乌尔夫(Priulf),他热情暴躁,带着好战的族人主张独立。在一个庄严的节庆,两派的酋长应邀参加皇家宴会,酒酣耳热之余,忘却礼仪和地位应有的规范,当着狄奥多西的面,掀出不容旁人置喙的家务事,发生激烈争执。皇帝在旁静观极其不当的口角,强忍心中的惊愕和愤慨,接着就宣布散会。弗拉维塔对敌手的无理取闹,不仅受到激怒而且起了警惕之心,知道从宫中分手就会引起内战,于是大胆跟在普利乌尔夫后面,拔出剑来把他当场杀死。双方的随护人员迅速拿起武器,要不是皇家卫队及时介入,罗马的忠诚勇士在对方的人数优势状况下,受不到保护就会丧生^②。蛮族的狂暴场面羞辱罗马皇帝的宫廷和宴会。狄奥多西坚定而严正的态度,才能约束性格急躁的哥特人,看来国家的安危系于皇帝一人的命运和能力。

^① 佐西穆斯讲了一个有关这位冒险犯难君王冗长而荒谬的故事,他带着五名骑士在外到处漫游,结果抓到一名探子,经过鞭笞以后在一名老妇人的木屋里将他杀死。

^② 要是比较欧纳庇乌斯和佐西穆斯的作品,知道同一个故事有不同的情节,而且主角的名字也不尽相同。弗拉维塔也可称之为特拉维塔(Travitta),后来成为执政官(401 A. D.),继续忠心耿耿在狄奥多西的长子手下服务。

罗马帝国历代皇帝年表

一、西罗马帝国：从奥古斯都到西部帝国灭亡

B. C. 27	A. D. - 14	奥古斯都(Augustus)
	14 - 37	提比略(Tiberius)
	37 - 41	盖乌斯(Gaius)即卡利古拉(Caligula)
	41 - 54	克劳狄(Claudius)
	54 - 68	尼禄(Nero)
	68 - 69	伽尔巴(Galba)
	69	奥托(Otho)
	69	维特里乌斯(Vitellius)
	69 - 79	韦斯巴芗(Vespasian)
	79 - 81	第度(Titus)
	81 - 96	图密善(Domitian)
	96 - 98	涅尔瓦(Nerva), 97 - 98 与图拉真共治
	98 - 117	图拉真(Trajan)
	117 - 138	哈德良(Hadrian)
	138 - 161	安东尼·皮乌斯(Antoninus Pius)
	161 - 180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161 - 169 年与卢修斯·韦鲁斯(Lucius Verus)共治, 177 年起与其子康茂德共治。

- 180 - 192 康茂德(Commodus)
- 193 佩尔蒂纳克斯(Pertinax)
- 193 德第乌斯·尤利安努斯(Didius Julianus)
- 193 - 211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 自 198 年与其子卡拉卡拉以及 209 年与其子格塔共治。
- 211 - 217 安东尼(Antoninus)即卡拉卡拉(Caracalla), 211 - 212 年与弟格塔(Geta)共治。
- 217 - 218 马克里努斯(Macrinus), 自 218 年与子迪亚杜米尼阿努斯(Diadumenianus)共治。
- 218 - 222 安东尼(Antoninus)即埃拉珈巴卢斯(Elaghabalus)
- 222 - 235 塞维鲁·亚历山大(Severus Alexander)
- 235 - 238 色雷斯人马克西明(Maximinus the Thrax)
- 238 戈尔狄安一世(Gordian I), 戈尔狄安二世(Gordian II), 普皮努斯·马克西穆斯(Pupienus Maximus)及巴尔比努斯(Balbinus)
- 238 - 244 戈尔狄安三世(Gordian III)
- 244 - 249 阿拉伯人菲利普(Philip the Arab), 247 - 249 年与其子菲利普共治。
- 249 - 251 德西乌斯(Decius)
- 251 - 253 特雷波尼努斯·加卢斯(Trebonianus Gallus)与其子沃卢西阿努斯(Volusianus)共治。
- 253 - 260 瓦列里安(Valerian)与子伽利埃努斯共治。
- 260 - 268 伽利埃努斯(Gallienus)
- 268 - 270 哥特人克劳狄二世(Claudius II Gothicus)
- 270 - 275 奥勒良(Aurelian)
- 275 - 276 塔西佗(Tacitus)
- 276 弗洛里努斯(Florianus)
- 276 - 282 普罗布斯(Probus)
- 282 - 283 卡鲁斯(Carus)
- 283 - 284 卡里努斯(Carinus)与其弟努梅里安(Numerian)共治。
- 284 - 305 戴克里先(Diocletian), 305 年退位。

- 286 - 305 马克西米安(Maximian), 305 年退位。
- 305 - 311 伽勒里乌斯(Galerius), 在不同时期与他共同统治的君主, 有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克洛卢斯(Constantius I Chlorus)、塞维鲁二世(Severus II)、李锡尼、君士坦丁一世、马克西米努斯·达扎(Maximianus Daza), 在 309 年共有六位奥古斯都。
- 311 - 324 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与李锡尼(Licinius)共治。
- 324 - 337 君士坦丁一世
- 337 - 340 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 及君士坦斯(Constans)共治。
- 340 - 350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与君士坦斯共治。
- 350 - 361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
- 361 - 363 尤里安(Julian)
- 363 - 364 约维安(Jovian)
- 364 - 375 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与瓦伦斯(Valens)共治, 自 367 年起加上格拉提安(Gratian)。
- 375 - 378 瓦伦斯、格拉提安与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共治。
- 378 - 395 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于 378 - 383 年与格拉提安, 瓦伦提尼安二世共同统治; 于 383 - 392 年与瓦伦提尼安二世, 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共同统治; 从 392 年起至死与阿尔卡狄乌斯、霍诺留共同统治。
- 395 帝国被划分为东西两部, 自霍诺留至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均统治西罗马帝国。
- 395 - 423 霍诺留(Honorius)
- 423 - 455 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
- 455 彼得洛尼乌斯·马克西穆斯(Petronius Maximus)
- 455 - 456 阿维图斯(Avitus)
- 456 - 461 马约里安(Majorian)

- 461 - 465 利比乌斯·塞维鲁(Libius Severus)
- 467 - 472 安特弥乌斯(Anthemius)
- 472 奥利布里乌斯(Olybrius)
- 473 - 474 格利西里乌斯(Glycerius)
- 474 - 475 尤利乌斯·尼波斯(Julius Nepos)
- 475 - 476 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Romulus Augustulus)

二、东罗马帝国:从狄奥多西王朝的分治到君士坦丁堡陷落

狄奥多西王朝

- 395 - 408 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
- 408 - 450 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
- 450 - 457 马西安(Marcian)

利奥王朝

- 457 - 474 利奥一世(Leo I)
- 474 利奥二世(Leo II)
- 474 - 491 芝诺(Zeno)
- 491 - 518 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

查士丁尼王朝

- 518 - 527 查士丁一世(Justin I)
- 527 - 565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 565 - 578 查士丁二世(Justin II)
- 578 - 582 提比略二世(Tiberius II)
- 582 - 602 莫里斯(Maurice)
- 602 - 610 福卡斯(Phocas)

赫拉克利乌斯王朝

- 610 - 641 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
- 641 - 668 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
- 668 - 685 君士坦丁四世波戈纳图斯(Constantine IV Pogonatus)
- 685 - 695 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被废)
- 695 - 698 利奥提乌斯(Leontius)

- 698 - 705 提比略三世(Tiberius III)
- 705 - 711 查士丁尼二世(复辟)
- 711 - 713 巴尔达尼斯(Bardanes)
- 713 - 716 阿纳斯塔修斯二世(Anastasius II)
- 716 - 717 狄奥多西三世(Theodosius III)
- 伊索里亚(Isaurian)王朝
- 717 - 741 利奥三世(Leo III)
- 741 - 775 君士坦丁五世科普罗尼穆斯(Constantine V Copronymus)
- 775 - 780 利奥四世(Leo IV)
- 780 - 797 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被母后艾琳刺目后杀害)
- 797 - 802 艾琳(Irene)
- 伊索里亚王朝终结后称帝者
- 802 - 811 尼西弗鲁斯一世(Nicephorus I)
- 811 斯陶拉修斯(Stauracius)
- 811 - 813 米凯尔一世朗加比(Michael I Rhangabe)
- 813 - 820 利奥五世(Leo V)
- 弗里吉亚(Phrygian)王朝
- 820 - 829 米凯尔二世(Michael II)
- 829 - 842 狄奥菲卢斯(Theophilus)
- 842 - 867 米凯尔三世(Michael III)
- 马其顿(Macedonian)王朝
- 867 - 886 巴西尔一世(Basil I)
- 886 - 912 利奥六世(Leo VI)与亚历山大(Alexander)共治。
- 912 - 959 君士坦丁七世波菲洛吉尼图斯(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itus)
- 919 - 944 罗马努斯一世勒卡佩努斯(Romanus I Lecapenus),与君士坦丁七世共同称帝至 944 年,其子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在 924 年图谋篡位。
- 959 - 963 罗马努斯二世(Romanus II)
- 963 罗马努斯寡后狄奥法诺(Theophano)为其子巴西尔二世(Basil II)和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摄政,尼西弗鲁斯·福卡斯(Nicephorus Phocas)娶狄奥法诺后称帝。

- 963 - 969 尼西弗鲁斯二世(Nicephorus II)(被约翰一世所弑)
- 969 - 975 约翰一世齐米塞斯(John I Zimisces)
- 976 - 1025 巴西尔二世布尔加诺克托努斯(Basil II Bulgaroctonus)
- 1025 - 1028 君士坦丁八世
- 1028 - 1034 罗马努斯三世阿吉鲁斯(Romanus III Argyrus)
- 1034 - 1041 帕夫拉戈尼亚人米凯尔四世(Michael IV the Paphlagonian)
- 1041 - 1042 米凯尔五世卡拉法提斯(Michael V Calaphates)
- 1042 佐伊(Zoe)与狄奥多拉(Theodora)两位女皇共治,摩诺马克斯(Monomachus)娶佐伊后称帝。
- 1042 - 1055 君士坦丁九世(十世)摩诺马克斯(Constantine XI (X) Monomachus)
- 1050 佐伊去世。
- 1055 - 1056 狄奥多拉
- 1056 - 1057 米凯尔六世斯特拉提奥提库斯(Michael VI Stratioticus)马其顿王朝终结
- 科穆宁(Comnenian)王朝前期
- 1057 - 1059 艾萨克一世科穆尼努斯(Isaac I Comnenus)(被废)
- 1059 - 1067 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Constantine X Ducas)
- 1067 - 1071 罗马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Romanus IV Diogenes)
- 1071 - 1078 米凯尔七世杜帕拉皮纳西斯(Michael VII Parapinaces)
- 1078 - 1081 尼西弗鲁斯三世波塔尼阿特斯(Nicephorus III Botaniates)
- 科穆宁王朝
- 1081 - 1118 亚历克修斯一世科穆尼努斯(Alexius I Comnenus)
- 1118 - 1143 约翰二世卡洛约哈尼斯(John II Calo-Johannes)
- 1143 - 1180 曼纽尔一世(Manuel I)
- 1180 - 1183 亚历克修斯二世(Alexius II)
- 1183 - 1185 安德洛尼库斯一世(Andronicus I)
- 安吉利(Angeli)王朝
- 1185 - 1195 艾萨克二世安吉卢斯(Isaac II Angelus)(退位)
- 1195 - 1203 亚历克修斯三世(Alexius III)
- 1203 - 1204 艾萨克二世(复辟)与亚历克修斯四世(Alexius IV)共治。

- 1204 亚历克修斯五世杜卡斯·穆尔佐菲穆斯(Alexius V Ducas Murtzuphius)
- 1204 第四次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成立拉丁王国。
东罗马帝国在尼西亚(Nicaea)的流亡政权
- 1204 - 1222 狄奥多鲁斯一世拉斯卡里斯(Theodorus I Lascaris)
- 1222 - 1254 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西斯(John III Ducas Vataces)
- 1254 - 1258 狄奥多鲁斯二世拉斯卡里斯(Theodorus II Lascaris)
- 1258 - 1261 约翰四世拉斯卡里斯(John IV Lascaris)
- 1259 - 1282 米凯尔七世帕拉罗古斯(Michael VII Palaeologus)
- 1261 收复君士坦丁堡重建东罗马帝国
- 帕拉罗古斯王朝
- 1261 - 1282 米凯尔八世帕拉罗古斯(Michael VIII Palaeologus)
- 1282 - 1328 安德洛尼库斯二世(Andronicus II)
- 1293 - 1320 米凯尔九世(Michael IX),处于无政府状态。
- 1328 - 1341 安德洛尼库斯三世(Andronicus III)
- 1341 - 1376 约翰五世(John V)
- 1341 - 1354 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John VI Cantacuzenus)
- 1376 - 1379 安德洛尼库斯四世(Andronicus IV)
- 1379 - 1391 约翰五世复辟
- 1390 约翰七世(John VII)
- 1391 - 1425 曼纽尔二世(Manuel II)
- 1425 - 1448 约翰八世(John VIII)
- 1449 - 1453 君士坦丁十一世德拉伽塞斯(Constantine XI Dragases)
- 1453 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攻占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



罗马帝国行政区图

(180 A. D.)

罗马帝国行政区图(180 A. D.)

- 1 下不列颠尼亚 *Britannia Inferior*
- 2 上不列颠尼亚 *Britannia Superior*
- 3 下日耳曼尼亚 *Germania Infeior*
- 4 贝尔京 *Belgic*
- 5 卢格都尼斯 *Lugdunensis*
- 6 阿奎塔尼亚 *Aquitania*
- 7 上日耳曼尼亚 *Germania Superior*
- 8 雷提亚 *Rhaetia*
- 9 阿尔卑斯·潘乃 *Alps Poeninae*
- 10 阿尔卑斯·科蒂安 *Alps Cottian*
- 11 阿尔卑斯·玛里提摩 *Alps Maritimae*
- 12 纳博讷 *Narbonensis*
- 13 塔拉格尼西斯 *Tarraconensis*
- 14 卢西塔尼亚 *Lusitania*
- 15 贝提卡 *Baetica*
- 16 毛里塔尼亚·廷吉塔尼亚 *Mauretania Tingitana*
- 17 毛里塔尼亚·凯撒里亚 *Mauretania Caesariensis*
- 18 努米底亚 *Numidia*
- 19 阿非利加直属领地 *Africa Pronconsularis*
- 20 昔兰尼 *Cyrenaica*
- 21 埃及 *Aegyptus*
- 22 阿拉伯 *Arabia*
- 23 叙利亚·巴勒斯坦 *Syria Palaestina*
- 24 叙利亚·腓尼基 *Syria Phoenice*
- 25 叙利亚 *Syria Coele*
- 26 西利西亚 *Cilicia*

-
- 27 卡帕多细亚 Cappadocia
 - 28 加拉太 Galatia
 - 29 吕西亚 Lycia
 - 30 亚细亚 Asia
 - 31 比提尼亚与本都 Bithynia et Pontus
 - 32 亚该亚 Achaea
 - 33 克里特 Creta
 - 34 伊庇鲁斯 Epirus
 - 35 马其顿 Macedonia
 - 36 色雷斯 Thracia
 - 37 下梅西亚 Moesia Inferior
 - 38 达契亚 Dacia
 - 39 上梅西亚 Moesia Superior
 - 40 达尔马提亚 Dalmatia
 - 41 下潘诺尼亚 Pannonia Inferior
 - 42 上潘诺尼亚 Pannonia Superior
 - 43 诺里库姆 Noricum
 - 44 意大利 Italia
 - 45 撒丁尼亚 Sardinia
 - 46 科西嘉 Corsica
 - 47 西西里 Sicilia